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六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史部·載記類

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配清鈔本)(二)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一

朝鮮國紀一卷

〔明〕黃洪憲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三〇〇

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一卷

〔明〕馬蓋臣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錢德洪刻本

三一

後梁春秋二卷

〔明〕姚士粦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濮陽春刻本

三二八

南詔野史一卷

〔明〕倪輅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三七四

南唐拾遺記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四〇八

十六國年表一卷

〔清〕張愉曾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四一九

中山沿革志二卷附中山詩文一卷

〔清〕汪楫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三〇

十六國年表不分卷

〔清〕孔尚質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七一

越嶠書二十卷(卷一卷二)

配清鈔本(二)

〔明〕李文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越嶠書二

十卷》提要

越嶠書卷之五



宜山李文鳳編次

元

睿宗癸丑歲世祖即平雲南留太師兀良合得
經畧丁巳冬命太師統師自雲南途經安南邊
邑欲出邕桂會大兵於鄂以征宋十二月師次
弩原國主陳日熨遣士卒乘象迎敵時太師子
阿木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驚奔交趾其
衆大潰翌日陳日熨斷扶鹵橋對岸而陣師欲
濟未則淺深乃沿江仰空射之驗箭墮水而不
浮者知爲淺處即以騎兵濟馬躍登岸冀而擊
安南兵潰大軍繼殺萬人斬其宗子富良侯陳
日熨乃降于是班師明年春陳光曷上表納款
臣附遣使貢方物

憲宗七年丁巳冬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敗
之入其國安南王陳日熨竄于海島遂班師初
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
攻諸夷之未附者至是以兵次交趾先遣使二
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
進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木往爲之
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木遣軍還
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木

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繼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昃軍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膏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昃還見國都皆已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

兀良合解兵至安南陳顥遣陪臣學士某來貢方物

是年安南始臣于元後二年世祖即位陳日昃遣使上表稱賀貢方物詔封日昃爲安南國王

○平屋書屋

遣禮部郎中孟甲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充安南宣諭使

八年戊午二月安南陳日昃傳國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持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先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刺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

刺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昺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爲質王命納刺丁乘傳入奏世祖是年日昃死

陳遂陳日昃甥國封威文王聰明好學自號岑樓有文集傳世詩云古來何物不成土死後惟詩可勝金挽姪文憲侯云山豈忍埋成器王月空自照少年竟遂年三十四卒國人惜之陳氏其驗也

陳晉陳日昃用爲左藏遷翰林長常作越志

黎泰愛州人溫恭博學陳日昃用爲翰林長丁已冬隨王

○平屋書屋

隻領兵救王官兵殺具隻大王走免至冷美溝緣登舟騎兵追至亂射王泰以舟板翼之僅免以功封泰爲保文侯入內判首

黎休才行俱備爲昭明王傳遷檢法官修越志萬妃春姓名未詳父母居萬春里因名焉少清淑長將嫁同里文士蕭雅國主聞其美納入宮中寵次妃十載餘而萬春獨念蕭之聘雖居寵貴非志願也嘗托疾求出宮醫療國主許之俾還故里時雅已入仕有政績擢清化有路安撫使任解歸偶喪由是妃與雅復爲夫婦如初僅十年雅卒停柩于家每以吉葬無期日夜撫棺

號泣三年氣絕而死國人哀之

戒珠戒行精嚴祈雨輒應陳日哭嘗置寬度中

師致雨盈甕內外無消滴王嘉禮之其國東南隅我鎮僧徒得之者必祝

還元儒人學佛又歸俗尚國姑瑞姿陳日哭封

為列侯常律瑞姿以正曲是及目尋為道士工

詩賦愛游泉石王命為道錄俗呼道錄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為禮部郎中充

南諭使李文俊為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

諭安南仍戒甲等曰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

視之母致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

二年春二月孟甲自安南還陳光昂遣其族人

○平屋書屋

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

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

光昂為安南國王

三年秋九月以西錦三蜀錦六賜陳光昂復降

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

歲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

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硃砂沉香檀香

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

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四年冬十一月訥刺丁自安南還陳光昂遣楊

安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

即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米使王帝給帛幣鉅

按舊有差違致前范巨地陳喬來貢參優詔令

安南三歲一貢

至元二年秋七月安南使還援優詔答之仍遣

侍郎齊瑞府郎中張立道奉使安南諭旨賜曆

及頒改元詔書

三年冬十二月陳光昂遣使楊安養上表三通

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

願請訥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

四年秋九月安南使還答詔許之仍賜陳光昂

王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

○平屋書屋

事一召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緇民數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冬十

一月又詔諭光昂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

西域事令發遣以未是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

往鎮大理鄧開交趾諸國

五年秋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刺丁為達魯花

赤張寔軫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遣大夫

范產周覽貢

六年冬十一月陳光昂上書言商賈回鶻一名

伊溫死已久一名婆娑壽亦病死又據忽籠

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

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勅旨於後貢之年
當進獻也又具衣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
藥物

七年冬十一月中書省移牒陳光昌言共受詔
不拜待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
貴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
藥物品味不佳所徵回鶻筆托辭欺誑自今以
往其審察之尋命也實納為安南赤魯花亦殘
於其國

陳光昌遣大夫黎陀丁拱垣貢

八年冬十二月陳光昌遣大夫馮莊阮元入貢

○平屋書堂

且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
乎天朝奉使接攝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
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
退避別室此國舊典也來諭索象前恐忤肯故
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
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陀等陸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
復論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

九年以檄式捏為安南達魯花亦李元副之

光昌遣其大夫段子充達魯花亦李元副之

十年正月檄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以合撒兒

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昌言此歲奉使還者

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手不拜與使者相見
或燕席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
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
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
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
上蓋以為重也後世列王為爵諸侯之尤貴者
顧豈有以王爵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是言
邪抑辭令之臣誤為此言抑至於天子之詔人
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
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

○平屋書堂

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
此實頗驚訝王之為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
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
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
子之詔而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國中
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為何如君子貴於
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

十一年陳光昌遣大夫童子治黎文隱來貢

十二年正月陳光昌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亦

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

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亦仍令子弟入侍

復遣尚書合撒兒海牙侍郎李克忠召陳光禹入見以久疾辭

十三年二月陳光禹遣黎克復黎文粹入貢以所奏執節開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衣謝罪并乞免六事

十四年陳光禹死國人立其世子日恒遣中侍大夫同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大夫潘公直既必昭來貢

遣大夫黎克復黎文粹貢會大兵平宋明年復等由湖廣還國

愛川黎則記元伐安南始宋云中統二年制封

陳日獎為安南王至元間累徵入見以疾不朝

丁丑年堯世子陳光禹立上遣使召每辭以疾至元壬午右丞峻都左丞劉深政阿里用兵占

城朝廷遣使諭安南假道助軍給旅世子不聽至元甲申冬復命鎮南王脫懼平章阿里海牙

等進兵助占城追十二月二十日甲子師次安南界分道萬戶李羅合答而招討阿深西由立

溫縣進法薛撒畧而萬戶李邦憲來由急嶺進王大兵繼之東兵破可利隘嬰兒閔獲問謀人

杜偉等新之共宗長興道王陳峻守內傍關二

十七日庚子大軍擊破退守諫江州又敗走獲

舡四十艘西兵破之交隘即老鼠關至乙丑正

月九日壬午世子自將十萬衆大戰于排難元帥烏馬兒招討納海鎮撫孫林德以所獲船破

之十三日丙戌世子守瀘江又潰走鎮南王渡江安其宮庭獻俘受餼二十一日壬辰破天漢

隘斬其將保義侯其重世子退守海市隘築堦木截江西戰官兵上下交射衆大潰特大王咬

奇右丞咬都左丞唐古戴恭政黑的奉旨由占城進兵入布政府攻其後世子遣弟昭文王陳

適侯鄭廷瓚拒子又安敗走世子勢急遣兄子張憲侯陳鍵迎戰于清化持久力弱無援

彰憲遂與黎則等以其兵降二月二日乙巳咬

奇率騎兵涉衛布涇口破彼衆殺其將丁奢阮漆桶三日丁巳鎮南王破世子兵于大黃江共

宗子文義侯陳李峻以全家降六日己酉交奇率彰憲等破國弟大師陳啓兵于富津渡斬首

千級清化長安悉降世子俱遣宗人忠憲侯陳陽請和繼遣近侍官陶堅奉國妹于鎮南王乞

解兵王令父十戶往諭既欲請和弓不躬自來議世子于三峙幾獲之阮強等與世子克復其

圍世子不聽三月九日咬奇唐古戴舟師入海金帛于女十五日戊子國弟昭國王陳益授半

老我師夜乃遣其敢死者劫諸營王怒命萬戶
解震焚城左右諫止神弩總管賈若愚獻言曰
地熱水濕糧匱兵疲遂班師水道將校告曰糧
艦兩入俱陷不若毀舟從陸爲上計王欲聽左
右阻之三月三日丁亥右丞程鵬飛貪省達木
率騎兵逆舟師過東湖市阻水乃還故橋梁皆
爲彼斷以俟我戰程右丞即詢所獲鄉老夜引
從他道馳及大軍出內傍聞彼又伏兵攻斷我
萬戶答刺赤劉世英擊走擒其將范籌沉駢斬
之七日辛卯舟師至竹洞彼兵追戰劉珪擊退
獲二十艘烏馬兒不由海還却由白藤江遇敵

○平定書

○

烏馬兒自領精兵逆戰焚叅政獲峯爲應潮退
軍陷王聞彼兵抵陷馬奔守女兒關達思明州
牧黃堅引由他道徑至祿川全師歸按前此與
元史互補
兩存

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刺
脫因工部郎中李亢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
亢後等持詔往安南諭陳日烜入朝受命初使
傳之通也止由鄧開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
陵直抵邕州以達安南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
餘年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後不
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曰

烜謝曰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夫使之來開諭詔
書使予喜懼交戰於胃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
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如憐若親朝之禮
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
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護上表達誠燕
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
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
來召汝非取物也日烜辭以君喪遣陪臣鄭庭
瓚杜國計入貢

○平定書

○

十六年陳日烜遣中贊杜國計鄭廷讚奉表陳
情言孤臣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
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
國之遠遠令臣得以鯨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
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無
貢方物及二馴象

是年留來使鄭廷瓚復命柴椿引杜國計還論入
覲世子以疾辭柴公以理詰難之世子懼遣族
叔陳遣愛代觀黎仲佗副之遣大夫陳國寶貢
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不顏帖木兒爲
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設僚屬有差詔立
陳遣愛爲安南王加授柴椿行安南宣慰都元
帥李振副之領兵送遣愛就國命不顏帖木兒

爲達魯花赤至永安州界國人弗納遺愛懼夜
先逃歸世子遣陪臣迎崇公入國諭旨尋遣大
夫黎弩鄧右點來貢

十九年壬午命右丞唆都征占城

二十一年以陳日烜累召不朝命荆湖占城等處
行中書省諭安南假道勒右丞唆都征占城阿
里海牙以書抵日烜俾助兵糧鄂州達魯花赤
趙翥往諭日烜尋復遣使賫書繼諭之日烜
遣中亮大夫子元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
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即杜抱
真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

陳日烜書

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
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餘
年于茲干戈永不得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
朝貢獻一示心無二致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
小國地勢頗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
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日不服給然閣
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
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
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于避敵不耐
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途暴白骨以國陪臣往

來尚爲冷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聞
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
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受
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享此長久自天之太
福也

日烜遣大夫阮文彦白舍來貢會王師再舉留
文彦等數年放還國

二十一年陶東正使安南還陳日烜復上表陳
情又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畧同
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
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隻應援又致書行

陳日烜書

省其畧曰占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矜
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
今占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人
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
雖三尺童兒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察
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榮致書于荆湖占城
行省自願內附

鎮南王征占城師次永州安南興道王率衆屯
街要以拒王師十一月師至殺其守兵分六道
進興道王復以兵扼萬劫進擊敗之行省右丞
唆都言交趾與真蟻占城雲南邊緬諸國接壤

可即其地立省及於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
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海道轉輸之勞二
十二年三月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
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解馳驛往占城約右丞
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塔海撒里
同安南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
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迭境令其就輪比
官軍至樹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境上旣而曲烈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
德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
城水陸亦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安

卷之五

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預
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
萬戶趙脩已以已意復書移公文令開路備糧
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
領兵屯可蘭帝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
令移文與之至梧州復開日烜調兵拒守且溫
立急嶺隘路行省還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
其善忠大夫阮德興朝請即阮文翰奉書與鎮
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
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
橋梁往往相持實深驚懼幸俯照忠誠少加矜

卷之五

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
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
德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
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盡屯兵七源
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
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料酌調軍然
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
御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遇
可離隘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
秦岑中傷死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
住村諭其收兵開路并迎鎮南王不從至內傍
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
攻執其將大僚班旣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
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八千餘艘距萬
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及木丁反置場
打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按都部領數與戰
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
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
爾境今以占城旣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
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
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

獻優有異於前者行省優以書批之以爲朝廷
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粮不意
故違朝命俾與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
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
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
皇帝誼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
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不擾世子宜出迎鎮南
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
使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
聖炯等軍船千餘艘助與道王拒戰鎮南王遂
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

○平倭書

二十餘艘與道王敗走官軍縛擒爲橋渡富良
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
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
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
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
請罪并獻方物且諸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
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
官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毀外
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
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至
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

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吳天成命之
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保日
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官室五門額書大興
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
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
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迎
降其隘險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
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
屯聚與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
疊駐四路求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
與交都等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

○平倭書

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
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明遠遁不
敢復出又於安南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
婿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棄郎將千四百餘人
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
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寨驛
公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歸字羅哈答兒由
六路李左引馬兒技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
擒其建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
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婿張

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魯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解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咬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又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與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咬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咬都襲擊太師等復令唐兀解沿海追日烜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國侯皆爲與道王所執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中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官軍雖數敗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叱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與道王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擊浮橋渡江左丞唐兀解等軍未及渡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咬都戰沒李

恒爲後拒力戰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其左膝歸至思明州毒發而卒唐兀解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總之

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新軍附軍四千人選良特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尤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尤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九月初征交趾諸軍除留蒙古軍百軍四百爲鎮南王宿衛餘悉令還

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舉南伐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陳日烜罪惡言其戕害叔陳遣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類帖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爲安南國王賜符印秀峻爲輔義公奉陳氏之祀又申命鎮南王脫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多死傷者辟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

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厯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暫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十七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實住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倍其數官無儲蓄和糴於民間百姓得不勝其困宜如宣

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還鄂

先是甲申冬朝廷遣使諭日烜假道進兵俾助兵輸糧日烜懼遣大夫陳謙甫陳均赴荆湖占城行省求緩師不允復遣段宴黎貴入貢大兵旣發留宴等于京師繼遣阮文翰乞止師是冬鎮南王大兵臨境以文翰導前破內飭聞喜釋文翰還諭其主早附弗聽文翰乃誘宗子文義侯陳秀峻挈家歸順明年朝廷授文翰中順大夫遙授歸化江路宣撫使

乙酉正月官兵下羅城日烜遣宗人忠獻侯陳

湯大夫阮銳副來請和即留軍中五月鎮南王以暑瘡班師將銳北歸銳逃伏草澤卒伍獲斬之是歲日烜遣其大夫阮義全阮德榮入貢土以日烜不朝留義全于京師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子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募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萬于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交趾行尚書省與魯亦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左丞程鵬飛還荆湖

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優奏令烏馬兒與樊叅政率軍士水陸並進八月詔諭鎮南王禁戢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花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李羅合答兒以漢募兵萬人由西道永平與魯亦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文兒闌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

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李羅合答兒經老鼠陷沙英行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下復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二十五年正月陳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

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迂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人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擊橋破三江口攻下柵三十三斬首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固言交趾無城可守倉庫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

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焚糧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

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也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祿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遂於海趨瓊州費振辰糧船以十二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與張文虎合徐度糧船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戮力戰出關

陳平屋書堂

謀知日烜及世子與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文兒關及立趨嶺連百餘里以過歸師鎮南王遂由草已縣趨盡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度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近侍官朱脩段可容貢方物謝罪進金人代己罪十一月以劉廷直李思愆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

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陳日烜遣其大夫譚衆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

二十七年陳日烜死子日燾遣使來貢命山

北邊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衍兵部侍郎萬奴引其來使阮義全還國諭旨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安州兩淮萬戶府上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上不報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誅大舉平章政事不忽木曰烏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共子日燭襲位發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改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

左丞郭吉兒亦上疏其畧曰臣聞兵以氣為主

而上下同欲者勝此者連事外夷三軍委劬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以安國家

日燭遣大夫嚴仲維陳子長來貢

命禮部尚書張立道兵部郎中正引其來人嚴仲維等還諭陳日燭入見以父喪遣其令公阮代之來貢

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陳日燭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誠使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使今汝國罪愆既

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開使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

日燭復遣其令公阮代之中散何維嚴來貢三十年梁曾等使安南還陳日燭遣其相陶子奇大夫梁文藻來貢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亦里吉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蛋船百斛者十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八

撥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撒里蠻為右丞從征安南陳巖趙煥已雲從龍張文虎岑推等亦令共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獲兵而止

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征陶子奇歸國陳日燭遣使上表慰國家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堅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作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

已初有司罷矣建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

元貞元年乙未陳日燁遣其大夫阮孟憲陳克用

來貢

成宗大德元年丁酉陳日燁遣其大夫阮文籍

范葛來貢是年命尚書馬合麻禮部侍郎喬

宗寬奏詔諭安南依前三歲一貢及其自來朝

廷後遣使仍引其來使鄧汝霖等還國

二年戊戌陳日燁遣其大夫鄧丕文武丕執來

貢

四年庚子陳日燁遣其大夫鄧霖阮必來貢

陳日燁遣其大夫鄧霖阮必來貢

五年壬寅陳日燁遣其相黎克復大夫陶永來

貢

七年甲辰陳日燁遣其大夫阮若拙蘇欽來貢

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盜呂

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

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

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

合麻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陳日燁大意以

汝霖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勅有

司放遣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惻

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悻改圖以貽

後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還帝即位下詔諭之發遣使來貢

九年丙午陳日燁遣其大夫費木鐸黎元宗來

貢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命禮部尚書安魯威吏部

侍郎李京兵部侍郎高復禮往宣即位詔陳日

燁遣其大夫阮克遵范敬資來貢賀

二年己酉陳日燁遣其大夫童應詔謝大董入

貢

四年辛亥命禮部尚書乃馬及吏部侍郎聶玄

栢兵部郎中杜典可往宣仁宗即位詔陳日燁

陳日燁遣其大夫黎仁傑武子班入貢

遣其大夫黎仁傑武子班入貢

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趾軍約三萬衆馬軍二

千餘騎犯鎮安州雲峒殺掠居民焚燒倉庫廩

舍又陷祿峒知峒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皆

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也兵未退廷議

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世

于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

且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

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

商人取金一礮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讐殺六

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

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盪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其畧曰昔漢至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恩亦至聖朝奈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請禍焉斯答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典國所關甚大薰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不敢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自作不請本國安得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知且以貨賂偕至復元亨復牒責安南歸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直貴國以為寶而使者以不貪為寶米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之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求平邊境今復倣倣成風燕聞阮盪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為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田土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求平置募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

邊境安靖求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使至即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謐貢獻不絕是年陳日燾遣其大夫阮文瑛黎時髦入貢賀仁宗即位

延祐元年甲寅陳日燾遣其大夫鄧國用具元老入貢

四年丁巳陳日燾遣其大夫尹世材丁觀入貢七年寅申海南窮民掠百姓女子入安南鬻為婢國王聞之遣人擒獲追其元鬻人口遣使送還海北海南元帥府是年日燾死世子日養立遣其陪臣鄧恭儉杜士遜入貢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英宗至治元年命吏部尚書教化禮部郎中文矩往宣即位詔陳日養遣其大夫莫節夫賴維舊來貢賀泰定帝泰定元年命吏部尚書馬合謀禮部中楊宗編往宣即位詔陳日養遜國于世子日燿日燿遣陪臣莫節夫等來貢

陳益稷久居於鄂遠校湖廣行省平章事當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紫光祿大夫

二年乙酉陳日燿遣其大夫黎老吾阮維翰來貢

文宗天曆元年戊辰陳日燿遣其大夫阮處樂

譚吳少來貢

二年夏陳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十緡至順元年益稷忠懿王陳益稷陳日嬰第五子也聰俊好學其國封昭國王爲大將軍掌沱江路令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入境其姪日烜舉國拒敵敗走明年益稷孳家內附五月隨師歸北狄入覲至元丙戌春二月帝憫其忠茅特賜益稷爲安南光祿大夫給符印賜錢五千緡長子伯懿授嘉議大夫選授沱江路安撫使賜衣物弓矢鞍轡馬疋丁亥歲支給月俸冬隨師還國明年正月大兵破其國都日烜遠遁

陳益稷

官軍欲戰不得三月鎮南王以暑潤班師安南國王隨師還鄂秋入見給衣褥賜錢萬緡至壬辰加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癸巳始遣使進表賀天壽節甲午春隨師南討會獲兵還居汚憂四月入見成宗賜五萬緡大德辛丑又入見賜錢五萬賜其屬官五千緡乙巳春正月遣使赴都進呈白兔上召其使至玉德殿庭慰賜肉幣大紫金盃二疋丙午歲賜田二百頃屬官安撫勅王議等田二百頃丁未秋遣賴益歸黎剎進表賀武宗即位皇太子正位東宮入見至大戊申加銀青榮祿大夫賜銀一百五

陳益稷

陳益稷

陳益稷

十兩辛亥春三月仁宗即位秋進表賀皇慶壬子入見加金紫光祿大夫賜錢五萬緡金第一全段四追祐戊子兄加儀同三司追祐庚辰春三月美宗即位遣使進表賀回賜禮物大厯戊辰文宗即位進表賀賜麥有加明年四月辛酉七十六葬于漢陽賀家山湖廣行省奏開上憫其忠追諡忠懿王賜錢五千緡贈其葬正吾佛老工於詩有拱極樂吟集行於世元統甲戌子沱江宣撫使陳端午入見順帝命襲父爵爲安南國王寵襲而還陳秀峻安南國王姪武追侯子共國封文紹侯更文義侯秀而文至元年甲申冬元兵至明年春秀峻勸其父母歸順四月入見於上國道亡者八牌章三世八喪千古痛一身萬里百年孤九月至京師上嘉之詔封秀峻爲輔義公賀苦大夫給虎符賜錢五千緡子德漸進授安撫府路宣撫使嘉議大夫表第賴益歸進授南柵江路安撫使嘉議大夫至元乙亥各賜弓矢錢物鞍馬隨師南討明年還居漢陽鎮南王初納其妹陳氏爲次妃生宗子二至元乙丑夏五月卒於柁山有吟葉傳後初寓武昌陳文升國叔統國王太師陳度之孫仁誠侯忱子也本國封彰懷上侯謙恭溫粹用爲大將守

三帶江至元甲申冬鎮南王大兵至明年文弄
擘家內附天朝授嘉議大夫遷授歸化江路宜
撫使賜錢帛弓矢鞍馬隨師征進効有政至元
辛卯入覲欽授宣命降虎符大德辛丑再覲欽
授宣命陞大夫遷授廣西道宣慰使賜錢二萬
五千緡金段二大德丙午罷支共屬月報賜田
一百頃以自養皇慶壬子入見轉正奉大夫職
如故明年二月卒葬于漢陽馬家湖子孫時祀
不絕

陳鍵日哭孫清國王子本國封彰憲上侯貌
傾暫讀兵書苦騎射代父領靜海軍節度使娶

以平康書

太師昭明王女瓊微生墨侯至元甲申因與日
烜子佐天王有隙托莊老學隱居仁陸鄉是冬
鎮南王大軍入境世子戰敗右丞唆都復自占
城進其后日烜舍皇無策乃起鍵率兵拒唆都
力弱無援時日烜存亡未可知鍵謂黎駒等曰
世子被召不朝以致討危在旦夕執迷不悞其
忍國覆家亡乎明年正月卒駒等數萬衆獻兵
器降鎮南王嘉賞襲衣鞍馬四月遣明里昔
班伴彰獻侯等入見驛馬至支交國入畫夜圍
攻階伴官彰憲等破圍突出前又為逸擊輜重
掠盡彰憲恐恭雅量待下以恩人民莫不哀恭

之不幸中道殞越不能以其事達朝廷生封死
贈之典不及初出國時尚有母國始黎氏及親
從在行間國人殺獲堂勝痛哉惟其母父以世
子親兄僅免

天曆三年夏四月安南世子陳日煚遣其臣鄧
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

至順三年壬申文宗以復位故命吏部尚書撒
只瓦禮部郎中趙期熙性詔安南陳日煚遣其
大夫鄧世延入貢

順帝元統二年戊寅改至元元年遣大夫童和
鄧阮固夫來貢及賀即位

越嶠書卷之六

宜山李文鳳驛次

皇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壬辰遣漢陽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二年夏六月安南王陳日燧遣陪臣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梯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琮往使其國封日燧為安南國王 賜以駝紐金

金銀印賜日燧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同時敏段梯黎世安阮法四人文綺線羅

各一匹紗二匹共副阮熱及從人二十三人賜

各有差以寧等以十月至安南界而日燧以五月先卒其姪日燧嗣立以寧護詔留洱江

上使諒往其國諭以來意安南遣其臣阮汝亮來迎因講詔印款即授日燧以寧不許且日爾

國有喪不可行吉禮况奉詔封爾先君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得 旨而行庶合典禮於

是陳日燧接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等請命于朝以寧往安南侯命 冬十二月安南與占

城構兵相攻占城遣使來訴

上命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復齋詔諭

兩國各聽命罷兵

三年夏五月杜舜卿等至自安南以陳日燧討音告且為日燧請封

上自製祭文遣翰林編脩王濂克昂祭使吏部考功主事林唐臣唐臣字元愷後克頌封使往安南

齋詔封日燧嗣安南國王拜取前使張以寧等所護印及賜物畀之 六月丁丑翰林編脩羅

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傳等詔還自安南先是其國饋黃金寶具諸物俱却之不受

上曰不受其饋是也命中書加賜其使莫季其龍而還秋八月王濂林唐臣等至安南陳日燧典

其陪臣出迎於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濂厲聲呵之乃奉

御製文於絲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燧靈位于殿前使者南面而宣之之日燧卒群臣再拜俛伏

以聽我禮而退翌日林唐臣等捧 詔印詣壽光殿陳日燧君臣北面跪受繕首頓拜如藩臣

禮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張以寧援古禮折之彼國奉

詔始行稽首頓首之拜

上聞之喜御製律詩七章賜以寧因序其事於首又賜以寧詩令諭日燧守制

四年春二月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吏部主事林唐臣翰林編脩王瀛自安南使還其王陳日燈遣其臣阮汝亮等上表謝恩貢方物張以寧卒于道初以寧留安南俟命逾年及王瀛林唐臣等至始與俱還在途遇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素自守所居省約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重索都無陸賈金

五年秋八月乙丑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連班瓜卜農來朝奏言安南侵欺境土乞賜兵器俾安南知彼國乃聲教所被之地則不敢欺

上命平厓書卷中書省移咨其國王諭以不可之義自是安

南歲常入貢謹脩臣職

上嘉其忠誠屢遣使慰諭特有陪臣謝師言者自安南來貢將歸

陸解

上降勅諭之未幾安南遣使來貢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

上訝之詢其使者乃知陳日燈陰爲叔明所篡即命翰林學士宋瀛草詔諭之

天使自安南回奏其國以詐侮爲先勅中書省毋令其使人數入

十一年安南遣倍臣阮士諤來貢

安南陳叔明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過豐詔諭之既而陳端纂立尋攻占城走死海濱

上遣使祭之

十三年占城王使復言安南以兵攻其國因賀聖書表備訴其事

上降勅慰諭之

十六年冬以海外諸蕃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者多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所以通彼此之情杜奸詐之弊但

遇入貢咨文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

二十一年夏五月遣使賚

御寶詔書及金素紵絲線羅各五十匹苧布一百

匹賜安南嗣陳日煚遂遣倍臣大中大夫阮完等奉表詣闕陳謝

二十二年冬有旨今後安南除三年一朝仍依舊制外間暇並不許遣使往來遂爲定例

二十八年欲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奉制書往諭

其國亨泰等既至五溫先與王書告以所以來

之故尋遣前刑部尚書楊晴等至其國索牒數萬以供邊儲日焜皆奉永性謹

二十九年春二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還降為監察御史蓋以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耳

二十年春二月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陳日焜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論議往復久而不決識以譯者言不達意乃自為書與日焜辯倫日焜復書謂為已地不復退誠等得書復與之辯論不已日焜饋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却之日焜曰賂者禮也

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遜誠曰尉陀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以賈處人抑何陋哉日焜復移咨戶部詞旨狂悖及誠等復命

上召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太宗皇帝永樂元年夏四月丁未安南黎李聲詭稱權理國事胡套遣事奉表及方物賀即位且奏祈封爵事下禮部議禮部言遠夷荒忽難信

宜遣使廉察從之

冬十一月癸丑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教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求封詔從之

丁卯遣禮部郎中夏止善等齎詔往安南封胡套為安南國王

二年安南故王陳氏孫添平從老撾遣至京師懇其主日焜為賊臣黎季犛所殺盡屠其族季犛遂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套矯稱陳氏絕嗣套為其甥自稱權署國事冒請封爵之故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四年春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

陳添平

添平歸犛前大理寺卿陝州薛嵩為輔行至芹站黎季犛伏兵劫添平虜嵩殺之事聞

上赫然震怒時占城亦來告季犛侵軼疆界強授以印又聞其僭國號曰大虞紀元紹聖偽稱尊號及詆毀中國儒教爰議致討群臣咸贊成之乃告

郊廟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勅大將軍卒右副將

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開榜示咸知其曲在彼

奪富良江

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輔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樓海將軍魯麟驛騎將軍劉劄出援因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余判鄧厚南策州人莫選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泡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府泡江南岸拿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束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帝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固故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聚聚屯守

陳平屋書卷

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輔以書諭李聲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幸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

軍門以聽處分輔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來勸責

初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共國李聲不出見以說辭答曰文書此對勘合不同此必非

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佳脩輔知此

初是欲以疑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蘭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回會議造舡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舡出沒江口輔命魯麟夜舡從上流下水奪其舡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舡不敢出沒輔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營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舡筏為欲渡以勢以製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舡筏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輔與西平侯議曰賊遠江立柵勢迫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濶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且無不脩

陳平屋書卷

而外設坑坎布竹截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其若雲梯仙人洞知類俱脩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勇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詐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又出

內府所製夜明先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然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辛官軍潛并攻其重濠低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督

揮蔡福等數人先竄登用刁 新賊衆驚呼城
上入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南列
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 內有所製獅子儀象
馬象形獅形驚長而額文為銃箭所傷倒回奔
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
大軍衆勝長驅明日進至傘圓山又明日宿富
良江南岸而不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峽天辛
亥五持其東都克之輔與左輔將軍駐軍于城
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以數萬計輔召其
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
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
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芻蕘于遁于海
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樓其城池餘黨保天建山
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校交
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通賊所在而征勦之
五年春正月計舊年冬至是前後所賊斬級共
三萬七千有奇輔留交州鎮遏聞賊于黎澄聚
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
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舡三
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
餘級溺死者無算 二月乙巳輔聞賊首遁于
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

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輔謂左副將軍
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觀我動
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賊水間兩岸留戰舡
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並
擊之賊必成擒 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
賊果犯賊水間報至已酉輔與左副將軍合兵
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
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為柵輔棄其柵之未
成親督其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
會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為之亦積屍數十里
右參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
子聞敗東舡遠遁于靈原輔諭諸將宜乘破竹
之勢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將軍守鎮協禦
黃江等處 四月乙亥輔與左副將軍統軍田
清化府陪道兼進調柳昇曹麟吳遠等分領戰
船由水路窮追戍寅舟師至清化之嘉江賊衆
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五月丁卯輔至演州柳昇等舟師未會途中降
者相繼調知黎賊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輔
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舟師由水
陸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縣輔從舉廢
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

卒每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前領軍士王崇明等七人擒賊為上皇黎李聲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偽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遠下土人武如卿等五人獲偽國王黎詹及共偽大子芮子高望山凡黎民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家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美

遣都督柳昇等獻俘

闕下露布以聞先是輔等受

命時詔令永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輔桶訪國

王碩立其子顏面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

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十餘人血屬盡絕無

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群縣於內地以復

古輔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都指揮使司察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

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共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

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列設立溫

衛及坡壘隘留二字禦所軍練廣西民屬交趾

以相制馭是歲

詔諸天下以平安安復古邵縣之故并

勅有司為陳王贈隘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

以官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禁株各路尸

三十凡黎賊苛政暴飲悉皆除之擢用賢能擾

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

以來之上守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

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群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

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新城

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清遠伯王

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進安遠伯餘擢用增祿有

差賜輔詰券王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三千

石既大安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慶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

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

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銘阮帥陳希葛謀反

偽稱日南既而階號大越稱興慶年號事聞于

朝命黔國公沐晟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張輔不可乞再命之

七年春正月再命張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勦

簡定等輔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躬督

戰艦破孔目柵再破成于閩斬俘無數賊退保

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軍義安偈江
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棚
之山并其黨陳希第等輜送京師

八年春二月張輔還自交趾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李擴復嘯聚楷稱重
光年號李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帥等所慶
而立李擴定敗楷遠竄開輔班師復與陳景吳
等同反

九年春正月復授張輔以征虜副將軍印征交
趾賢師征陳李擴等夏五月師次東閣六月

進兵賊開輔至以右項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

癸酉年

拒木以抗輔督將士悉起共石以道舟揖賊懼

立堡常月江輔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共山南陰
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辛士兵搜山采

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隨所至而
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特聞以求群

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
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率之

擾性性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首所
至輒馬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委下

詔撫之授李擴以布政使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

大將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

不能成功輔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將疲

於奔走往往因循玩愒都督黃中不用命輔以

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進險是時

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

堡以守輔辛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

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於奈揭江連進兵破

之賊驚日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江城譟

知賊志衆守變于江復追其境賊伏巨象數十

癸酉年

以為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輔戒將

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輒馬先進象

伏突起輔一箭落其象怒再箭中共奔象叫號

退走自跡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

賊徒散遁追至蠻等處輔部分將領隨處捕至連

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一馬不能前

輔乃下馬徒步履陰蕙經趨之士卒不能從惟

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賊數千人

十一年冬賊首陳李擴暨其妻子皆就擒

年始獲首虜說者謂此後校之前平定之功為

尤難云

十三年四月交趾賊陳月湖又反

上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平之

十五年以張輔父勞於外自交趾

詔還京師初交趾既平以刑部尚書黃福總領布

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

輯訓飾躬儉不倦旦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功

吏承無敢違戾福以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

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戢福如父時中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兄溫恤或有疾病躬造

視之按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加

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教裁之騏誣奏福

有異志

上探其志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

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驛召福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

號泣不忍別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安南黎利叛日南知州何

忠死之利安南夷中之夷也先是為中官馬騏

激變乃舉兵作亂寇邊境遂進圍交趾之城

稱復封國脅民土皆靡然從之守臣欲疏于

朝廷道路四梗忠謂藩鎮諸臣曰今勢猖獗若此吾

輩去天萬里之遙坐受困辱何時獲寧盍一才

智之官潛身出城往請王師幸而得志天京六

軍之來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外耳藩鎮諸臣食

曰城中文武諸官才智膽略皆無出於足下右

者今茲請救非足下不可也忠慨然應命乃與

知縣張姓者夜縋出城步走二百餘里為賊伏

兵所執搜檢其衣乃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忠

謂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相公何

以處我忠曰汝姑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

脫遇賊間即遁歸語諸公知之吾若與爾若出

此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吾不屈徒碎身於賊

乎共為無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謂張曰爾記

此詩為藩鎮諸公言之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

何知州我聞其名久矣乃廷忠上座具酒餼以

賓禮待之舉酒酌忠曰公能相我當與公同享

富貴之樂忠大奴嚙也詈曰豚拘奴是何是言

也曩者爾黎賊兇暴悖逆殘害無辜我

聖朝伐其罪而弔其民設藩鎮臬司宰治爾邦政

令置郡邑立學校撫教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

畔鑒遂仰事俯育之道知天網常之理幸其

舊染汚俗為吾輩憂良民一視同人之恩至矣

爾曹不思報效

朝廷又遣送天之罪指日六師至討爾曹皆如
齎粉矣尚何富貴之樂哉賊有笑曰姑息怒飲
酒忠厲聲呼曰吾為進士嘗飲瓊林宴之酒此
犬彘之食吾豈食焉奪其五擲之正中虜面流
血盈頤賊衆大呼而退志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之

初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賜謚曰忠節忠字廷臣世
為江陵者姓龔訖時聰敏有志既長遊祁庠永
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諫言正色有
古賢之風尋遷日南知州事專以德禮導民

夷民信服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

詔總兵官太子太傅安遠侯柳昇約會雲南總兵
官太傅黔國公沐晟各率官軍征討黎利

是年師集安南與賊戰我師敗績守臣陳洽死
之初黃福召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福字藩泉
二司事累奏乞福還並以交人思福之深耳既
而師出乃以福偕行比戰總師者失律為賊所
得并得福入營諸賊見之皆下馬拜福曰公不
北歸我曹必不至此言已皆泣且曰公我父母
也願自全歸輔

朝廷福厲聲叱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
其酋長謹以餼糧乘以有與贈以白金送之出
境福至龍州悉以所贈歸之 未幾繼達成山
侯王通率大軍往安南再舉戰亦不利通遂與
賊和而擅退兵

朝廷罪通罷之時黎利有賊將黎季黎善者實
頑兇狠為亂已久前後屢陷官軍王通既至勇
等以兵拒敵值地利不便通身中數槍僅以一
騎得免我師敗績詰且利等卒賊眾簿城圍且
數匝城中人期一死無復生望復招募諸軍士
迄得數千分為三軍選精銳訓練再出擊賊遂
斬季季復生擒黎善檻送軍門自是我軍氣勢
稍振利勢窘不敢後出拒戰僅止江岸堅壁固
守遣頭目詣軍門請休洪武舊制額歲歲稱臣
奉貢乞退兵官照初免交江改事奏

閉班師通會諸將校議曰交蠻負固叛服不常每
勞王師靡費鉅萬不應以此彈丸無益之地致累
本空虛萬一中原有變改何應之之為謂此地似
可棄而不可守也諸將校以我軍相持日久且瘴
癘時作死士甚多遂從通議與利達和而擅退兵
朝廷以通縱寇誤國乃逮諸偏裨論罪有差因罷
通不復用

初通引兵渡可洽力陳利害
弗聽翌日兵與賊遇洽遂死

三年黎利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側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未出黎利之謫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處此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遂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二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福為福

○平定書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卻縣其地十數年未兵民困于交趾之後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待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且罷朝出高表示文武群臣且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立

毒害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

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仰不從之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平定書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佩按是時交趾後為中國有者數交然所憚者英國威名耳使當時有識者請令英國開府交州以鎮之如黔國之在雲南雖百黎利其何能為計不出此乃藉言於遠而棄之遂使死者之靈不復國耻不啻立非千載之遺恨哉

是年春遣工部右侍郎羅肅齋

詔往安南封陳高為國王俾復其國先是黎利弗

靖王通等出師無功嘗遣肅與李倚奉

爾書諭往利未至而通與和利自帥眾出境矣

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兇暴必不敢拒

詔與琦丞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覬率其屬拜肅自首其過遣使獻金人奉表詣

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高肅歸復

命始再遣賁

詔往立高未至而利弒高竟篡其位肅至乃詭言

高既病死因張宴列女樂以饗肅肅叱之曰高

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罇墨樂器時天

色晴朔忽陰雲四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

後貢方物表

謝

宣宗章皇帝宣德二年丁未十二月黎利遣其僞

立屋書

翰林侍制審刑院使黎少穎主書侍史阮士先

國子博士陞審刑院使史德輝鄧祿內令史陞

安撫使武握將軍杜世冷親衛將軍陳儼來謝

且獻金人二代已罪人各百兩

三年戊申春三月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

右侍郎羅汝敬通政司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

永達往詔諭大赦交趾令具陳氏子孫四人來

是月利遣其僞戶部郎中黎國器樞密院僉書

何甫范誠史等來謝

四年己酉冬十月利遣陶公俱黎德輝來祈封

命禮部左侍郎李琦鴻臚寺卿徐永達行人張聰

往諭

六年辛亥春正月元日利遣其僞右僕射黎汝

覽吏部尚書何栗黎柄來祈封 冬十月命禮

部左侍郎章敞通政司右通政使徐琦往諭利

權署國事

八年癸丑四月利遣陳舜俞阮可裴擒虎來

貢 皇太后 皇太子皆備儀上表箋後率備

之 太皇太后 皇后亦間具 貢大率不出

三分之外 冬十二月 命兵部左侍郎徐琦

行人郭濟往諭利令歲貢金如制是月黎利死

子龍嗣遣陪臣黎偉程真來告哀

立屋書

九年甲寅夏五月龍遣其僞宣撫使阮宗胃黃

門侍郎蔡實來祈封 秋九月遣其僞門下右

司侍郎阮傳右刑阮郎中阮時中來貢金并獻

代身金人 冬十一月 命行人郭濟朱弼往

諭祭龍遣陪臣黎柄潘寧來謝

十年乙卯春二月遣禮部左侍郎章敞行人侯

璠命龍權國事是月龍遣其僞管領潘子曰陳

元禧來 謝 冬十二月 命行人朱弼謝經

往詔諭國哀并諭即位是月龍遣其僞管領黎

籠來進香尋遣其僞知內密院阮文綯殿中侍

御史梁天福左刑院大夫丁蘭來賀即位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夏六月龍遣其偽審
刑院使兼禮部尚書陶公僕內審院阮叔惠來
貢

上命兵部右侍郎李郁左通政秦亨往錫命封龍
爲安南國王併賜安南國王之印

二年丁巳春正月龍遣其偽雄捷軍管領蔡士
明同知審刑院何甫左刑大夫阮昇來謝

三年戊午 命給事中湯日昂行人高演往諭
侵太平府界 冬十月龍遣其偽審刑院阮廷

歷食知內審院事程昱待御史阮天錫來貢
十二月龍遣其偽中軍同知黎伯琦中丞裴擒

虎來謝罪

六年辛酉冬十月龍遣其偽內審院阮田食知

內審院阮有光食知內刑院事陶孟珙來貢
上賜龍以皮弁冠服

七年壬戌冬十月龍遣其海西道同知阮叔惠

審刑院食知杜時祥趙泰黃翠天來謝 十一

月龍死子基隆嗣遣其偽食知阮廷歷范俞來
告哀是月基隆復遣黎傳等來請封

正統八年癸亥 命行人程敬往諭祭光祿寺

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錫封 冬十月基

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翰林院制誥阮堵御

前學生局長梁鶴來謝祭 十一月基隆遣其
偽參知簿籍程昱內審正掌程清翰林院直學
士黃克孝來謝封

九年甲子冬十月基隆遣其偽左司侍郎陶公
僕御前東道參知簿籍黎廷阮蘭來貢

十一年丙寅春二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參知
簿籍阮叔惠參知審刑院事程真轉運使阮廷

美來貢并言占城龍州疆界 秋九月基隆遣
其偽海西道參知簿籍阮宗仁政事阮同參議

程毅來奏占城貢該寇其國
十二年丁卯基隆遣其偽御史中丞何甫審刑

院同知丁蘭殿中待御史程馭來貢并言龍州

欽州疆界

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基隆遣其偽海西道
參知政事何栗翰林院直學士阮如堵國子監

助教同亨來貢

二年辛未 命行人邊永進士陳惠往詔諭即

位基隆遣其偽同東道程真中書黃門郎阮廷
美審刑院同知馮文達來賀錫以綵幣

三年壬申命刑部郎中陳金行人郭仲南往詔

諭立諸仲南等俱不受照先是張以寧卻餽之

後其國書不言盡有受不受也 冬十一月基

隆遣其僑審刑院副范瑜翰林直學士阮伯驥
禮部員外郎朱車來賀黎尚等來謝賜幣
四年癸酉冬十一月遣陪臣阮原僑阮旦陳文
徽來貢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 命尚寶寺卿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黃諫太僕寺丞鄒允隆往

詔諭復位及立 皇太子錫以綵幣 十一月安

南黎宜民弒其君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是年
冬遣陪臣陳伯齡來貢

四年庚辰基隆弟思誠立秋九月遣陪臣丁蘭

阮復阮德輔來奏事冬十月遣陪臣阮昇潘維

禎來貢因請封

六年壬午春二月命行人劉秩往諭祭思誠遣

陪臣朱來謝 秋命翰林院侍講學士錢溥禮

科給事中王豫及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

往錫封溥等既至往復議禮及辭餽贈溥因作

七書以諭之溥既不受贐安南王令陪臣黃至

京白于禮部為請于

上得

旨令溥受之溥乃拜受頒於同列 冬十月思誠

遣陪臣黎公路陳盤裴祐來謝 十二月遣陪

臣黎文顯黃文弁謝于顯來求冠服尋命司禮

監太監柴昇指揮僉事羅俊奉御張榮往肅其
地所產香

八年甲申 命尚寶寺卿凌信行人司正邵震
往

詔諭即位錫以綵幣 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
范伯圭來進香黎交直楊宗海范慶甫來賀黎

安榮范居陳文真來謝各具貢儀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酉冬十一月思誠遣其
陪臣陶萬陶正已黎的來貢阮士典來言保樂

疆界

四年戊子思誠遣其陪臣楊文旦陶標范藍黃

仁來貢并奏萬寧永安等被擄事

六年庚寅冬十一月思誠遣其陪臣阮廷美偽

學士郭廷寶來言占城侵其國

七年辛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曰良阮德

貞阮覽黎仁范穆來貢言占城襲其國

十年甲午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僑禮部尚書黎

弘毓刑部右侍郎阮仁壽阮敦俊吳審來貢言

占城潰其師

上以其匿保梁逋逃侵龍州地界徇番貢使

命金吾衛指揮使郭景往諭之

十一年乙未春正月思誠遣其陪臣何瑄潘琮

朱謝罪

十二年丙申 命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往詔諭立

皇太子錫以絲帶 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裴山

王克述偽監察御史褚豐來賀黎璠翁義達來謝阮達濟來言占城侵其地

十三年丁酉思誠遣其陪臣陳仲立黎彥俊潘貴來貢

十六年庚子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禮部侍郎阮文質翰林院校理尹宏濬來貢

十九年癸卯冬十月思誠遣其陪臣黎德慶阮中杜觀武維善來貢再言占城侵其地德慶其

國功臣孫也 二十二年冬十月思誠遣其偽刑部尚書黎德讓校理范福昭郭瓚來貢

二十三年安南國納占城叛將而助之雲將奪占城國授之以冒 天朝之封占城國王古聞

于朝 上以其事付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濬嶺海察其事

機合衆議以 冊印畀之古遂移文諭安南國王數其不能恤鄰之義折其姦萌道之順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古遂得反其國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戊申

命翰林院侍講劉戡刑科給事中呂獻往詔諭即位戡等俱不受贐 冬十二月思誠遣其偽東

閣授書覃文禮王克邁范勉麟偽監察御史黃伯陽來賀校理宋福臨來進香黃德良來謝

二年己酉思誠遣其偽刑陪右侍郎阮克恭校理裴昌澤監察御史阮漢廷來貢

五年壬子思誠遣其陪臣黎俞阮彥克偽監察御史鄭葵孔過來貢言邊民私販諭其境

命刑部郎中沈庠行董振往 詔諭立皇太子

錫以綵幣庠等俱不受贐

六年癸丑春二月思誠遣其偽戶部右侍郎阮碩右司講杜綱戶科給事中黎嵩來賀偽監察

御史范贊來謝

八年乙卯冬十一月思誠遣其偽東閣校書黎峻翰林侍書武賜監察御史阮歛來貢并奏言

入貢所由駙路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州其後陪臣扶重贊入中國留易役民甚衆民苦之知

州李廣寧因索其產直陪臣黎峻潘綜奏之李廣寧亦疏辯下所司行議爲之計入貢行李之

數榜示以爲定規

十年丁巳春二月三日黎思誠死子鍾嗣

冬十一月遣其僞刑部右侍郎范興文翰林院

校理阮德順來告哀僞吏部右侍郎潘琮翰林

院校理范克俱提刑阮廷峻請封

十一年戊午鍾遣其僞刑部右侍郎阮觀賢提

刑監察御史范盛御史黎俊懋來貢

十二年己未 命行人徐鈺往諭祭司經局洗

馬蕪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王績往錫封

儲等不受贐

十三年庚申贈遣其僞兵部右侍郎阮維禎禮

科給事中黎蘭馨尚寶寺少卿阮儒宗來謝祭

劉興孝謝封興孝還 上以皮弁冠服賜錫

十四年辛酉鍾遣其僞刑部右侍郎阮郁東閣

校書丁勳翰林侍書蕪秀林局司訓鄧鳴謙來

貢十五年壬戌冬十一月鍾遣其僞太常寺卿郭

有嚴監察御史范燮右司講陳茂材來謝以劉

興孝回賁賜冠服故也

十七年甲子夏五月黎鍾死長子漳嗣漳卒

次子潘嗣遣其僞吏部右侍郎鄧贊翰林檢討

岳瓊久戶科給事中劉光輔來脩常貢僞兵部

右侍郎阮麟監察御史阮啟嚴來告哀僞禮部

右侍郎阮寶珪東閣校理陳伯良來請封

武宗毅皇帝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

命翰林院編脩魯鐸工科給事中張弘至往詔諭

即位行人何霑諭祭翰林編脩沈燾吏科左給

事中許天錫錫封鐸與弘至俱受其餽贐與六

賁同汚青史霑燾天錫俱卻之弘至汝弼子也

潘遣其僞戶部右侍郎東閣校書丁順揚宜源

來賀即位僞提刑監察御史梁侃謝恩僞鴻臚

寺少卿阮詮進香僞工部右侍郎阮璿翰林院

檢討尹茂魁戶科都給事中黎挺之來謝祭清

華承宣使黎嵩翰林丁貞監察御史黎孝忠來

謝封以方物貢義安承政司參政黎淵翰林院

校理吳綬監察御史黃岳以歲例貢

是年冬安南阮种弒其君潘謀立弟阮伯勝黎

庶等討平之立思誠孫澄主其國

五年庚午春二月潘遣其僞刑部尚書譚慎微

東閣校書阮文泰兵科都給事中阮文傑來奏

事僞禮部右侍郎阮綱翰林院侍書武幹提刑

監察御史阮久元來請封僞副都御史杜履謙

翰林院侍書蕪史館脩撰阮東和提刑監察御

史張德光來脩常貢

七年壬申 命翰林院編脩湛若水刑科右給

事中潘希魯往 錫封俱不受贐

八年癸酉春三月澄遣其僞禮部右侍郎阮莊翰林院檢討阮聯禮科都給事中張孚說來謝冬十一月遣其僞兵部右侍郎阮仲達翰林院侍書許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壬午登庸自爲安興王潛欲弑椅椅毋知之陰使人告椅夏五月二十七

日椅與其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府登庸遂立椅弟椿爲主僭號政元

統元仍降封椅爲沱陽王先是今上即位遣編脩縣承恩給事中俞敦

敦道卒

三年甲申登庸以椿名差其僞禮部尚書阮文

泰明光承政使阮光論太原承政使阮時敏與

化承政使范敦理海南叅政郭契山西憲察使

大理寺卿莫潤朗諒山承政使鄭麗鹿叅政阮

廷祚鴻臚寺少卿郭文藻潘廷佐陳葉阮壽棋

潘集來貢并求封廣西左江兵備楊卻之

五年丙戌登庸以千金并象犀南沉諸香賂欽

州判官唐清爲椿求封蓋欽假

天朝名號以自固也時清署州印爲申於兩廣提督府都御史張預覺之逮清擊廣東按察司獄

事遂寢清死獄中

六年丁亥登庸使其臣范嘉謨僞作黎椿禪位詔三省提刑監察御史阮貴雅來貢

十年乙亥始達京

十一年丙子夏四月陳暹弑其君澄尋討平之初澄爲不道國人怨之社堂燒香官陳暹與其子暹昇共謀作亂既弑澄遂自立僭號政元天應自詭爲陳氏後黎澄臣都力士莫登庸叛降暹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暹暹敗走獲其子暹及其黨陳遂等誅之暹與昇奔諒山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府之地登庸與其臣共

立黎椅爲主時年十歲椅澄凡顯之子澄無子

育椅爲子既立追尊父顯僞謚明宗哲皇帝以

登庸以興復功僞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

既在其掌握潛蓄異志未幾納椅之母爲妻

十三年椅遣其陪臣阮時雍阮嚴黎慤吳煥來

貢并求封因國亂不果行四月黎氏臣鄭綏

以登庸不臣椅擁虛位乃復立其族子酉榜爲

主攻其都城椅出奔庸卒兵攻綏綏敗走登庸

捕酉榜殺之迎椅歸國

十四年登庸自爲太傳仁國公

十六年八月莫登庸卒兵攻陳暹暹敗走死

遂篡其位改元明德立于福海爲僞皇太子改
名方濂椿尋卒或云登庸不令椿預外事專以
酒色娛之血弱而死僞謚恭皇帝或云并其母
鳩殺之暴之於國門之館外其年登庸遣其頭
目以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崗長黃
子璟裨人樁求通貢於欽州本府署印樁官趙
琨難之遂去

七年戊子登庸遣其僞禮部尚書道原伯阮文
恭翰林院侍書阮昭訓僉都御史阮典敬兵部
左侍郎范郭理工部右侍郎郭璵兵科都給事
中范永美戶部左侍郎阮先諭翰林院侍制阮
貫之來奏事脩貢至輪番爲敵攻諒山城而返
八年己丑登庸與弟振有隙殺之初振有勇力
預篡奪之謀至是位逼不相容見殺

九年登庸禪位與子方濂自爲太上皇退居古
爾海陽以爲方濂外援作大誥題曰皇朝大誥
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官員以堯舜禹湯文
武自北又云懇恭帝知人心天命之有歸禪朕
以大位朕不得已受天明命凡五十九條頒布
令國中誦之方濂改元大正

十四年登庸遣其陪臣叩關求封廣西左江分
守叅議何瓊受之後瓊坐免官事寢

十五年

皇子生議遣官詔諭安南所司以安南所司庭始
議征討

十六年黎氏臣鄭惟燎赴京告變初倚被逐後
七年死其臣鄭綏等復立其長子程爲王改元光
照已而清化諸府盡爲登庸父子所奪程寢未
州在老撾境上遣惟燎航海訴之乞國師圖興復
上以其奏本并宗圖不類外國人文字且方差官
勘問即有此奏疑之下禮兵二部會同譯問并
辦驗國王印文奏之 四月雲南撫臣招安南
土官武文淵刀鮮等皆來降願助兵討賊

聞論死械繫于獄

是年莫登庸率兵攻黎寧於其嘉興府之木州
寧走據險老撾土舍怕雅率兵救之隔江
爲營汪文盛復議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率開
堪調兵三萬名象二百隻車里宣慰司土舍刀
坎調兵一萬名象五十隻元江府調兵一萬五
千名象五十隻共兵七萬五千名象五百隻窮

稟給銀該司府自備

十七年方瀛遣其臣范正毅等赴雲南上乞降表及以狀申該省撫臣汪文盛等奏之且論功乞行賞下兵部議復行兩廣議之

十八年春廣西副使翁萬達奏將沈希儀以方瀛所上乞降表呈兩廣提督蔡 蔡以方瀛罪人輒稱權管國事既表首罪而輒言稱謝皆不如式却之方瀛俱即易之蔡乃受之以

聞初禮部侍郎黃綰以撫處大同叛率有功

上意其可用會安南議久不決因薦

皇天及

成祖徽號

四〇平定書堂

上欽令紹貴詔往諭其國以定撫征之宜至則以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克正使命翰林院學士張治爲之副綰意欲不行多所請求至是又請詒其父母

誥命

上知其意有

旨黃綰先因行取安南用聞命不趨既至又許多情辭畏縮聞葦且以是請求著仍以原職聞住不許起用這安南事本因一人倡之衆皆隨訛上爲聽妄言之言都起違慢之悔此國應否棄

絕討罪如何處置兵部會官廷議

奏聞於是兵部尚書張瓚會廷臣議復請

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親至兩廣雲南適中之地便宜建征撫之計具奏詔從之

秋九月方瀛自將襲巴廣殺之巴廣即先是巴廣以勇力聞圖與復者恃之及見殺咸奪氣方瀛

歸病未幾地大震其所乘馬食羊一頭盡之占

者以爲不吉 冬十二月方瀛復上表因雲南

守臣乞降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方瀛死登庸立方瀛之子福海爲主僞詔改元爲光華元年 三月咸寧

四〇平定書堂

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開府廣州移檄遠近

命廣西副總兵張經左江叅將余恩叅政翁萬

達屯太平廣東叅將高誼副使陳嘉謀屯欽州

都指揮武鸞屯烏雷檄兩廣雲南三司調兵理

餉造戰船遣間諜又以福建漳州之民善操舟

熟海道議遣官召募僉事林希元自請行許之

六月移駐梧州期以九月會師南寧觀鸞進取

秋七月登庸復表乞降詞極卑懇

越崎書卷之六



越崎書卷之七

小名焉
宜山李文鳳

趙氏

立國僭竊如末
其詳已載編年復據其
解於此使覽者易置也

趙陀真定人秦時為龍川令南海備外秦初

并天下畧取越地至桂林南海象郡以誦民與

越雜處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乃以陀行南海尉

事秦既成陀即擊桂林象郡自立為王漢高帝

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釋陀罪弗誅十一年遣

陸賈立陀為安南國王通閩市鐵器於是陀為

尊號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以財物路遺閩越

平屋書屋

西甌駱侯為焉東西萬餘里朱黃屋左蘇稱制

與中國侔駱即交趾

文帝元年為陀親家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

弟尊官厚賜寵之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

並立兩賢不並抗漢皇帝賢天子也令去黃屋

左蘇文帝大悅景帝時稱臣使人朝請然越其

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朝命如諸侯建

元四年陀平孫胡嗣爾時漢興七十年蓋百歲矣

胡立聞越擊南越胡不敗擅與兵使人上書漢

武帝為興師討閩越嚴喻意胡感德遣太子

嬰齊入宿方日夜治裝入見其大臣諫曰且先

王昔言事天子胡無失禮要以不可以說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歸亡國之勢也是病革不入

見後十年胡實病甚嬰齊請歸胡卒謚為文王

嬰齊立即藏先帝璽李師云藏初嬰齊入宿衛

在長安取邯鄲氏女生子興及嗣位上書請

立終氏為后興為嗣漢數使者諷諭嬰齊因稱

疾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侍嬰齊卒謚為明王

興立其母為太后未為嬰齊姬常與霸陵安國

少季通元鼎四年國人知之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欲倚漢威教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

者上書請此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王太后

平屋書屋

飾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其相呂嘉諫止王不聽

諫嘉有叛心數稱疾不見漢使者太后怒欲謀

誅嘉乃會宮中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

之利也而相苦不顧何也以激怒漢使者狐疑

相挾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

欲鎖嘉以予雖七也及後也王止太后嘉出稱

病數日不見王遂舉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

使者而立明王庶子衛陽侯建德

建德立元鼎五年武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帥

十萬師討之明年攻敗越人遣將擒建德昌嘉

于海乃滅其國置九郡設太守自此始趙氏五

世九十二年亡

五代時

孝武廢南越置郡邑設官守歷朝因之唐末交
愛土豪曲楊皎吳相繼篡奪殆且六十載宋初

丁部領據有交州太祖因封以王爵

曲額據交趾劉隱據番禺卒子龔立稱南漢號

遣子承美為勸好使王廣外以覘虛實龔死承

美龔父位梁貞明元年己卯遣貢求許誠誦因

悅之龔大怒偽漢大有三年九月遣驍將梁克

正領兵攻之擒承美以歸克正晉守交趾為楊

廷藝所逐

承美見上

承美見上

楊廷藝愛外人也曲額將劉龔既擒曲承美命

授廷藝爵命以李進為交外史與李克正守其

城龔謂左右交趾民好亂但可羈束而已明年

廷藝果反舉衆圍城克正潰走廷藝據其境為

皎公義所殺

公義楊廷藝牙將也殺廷藝而代之晉天福二

年為樞密有十年吳權舉愛外兵圍公義力屈

求師於劉龔龔以其子萬王弘操封為交外節

度使統兵往救至白藤江權已殺公義引兵逆

戰破之全軍陷焉

吳權愛外人廷藝牙將也殺公義而自立于昌

茂第昌潛逃之偽漢乾和三十三年潛稱臣於

劉晟遣使入貢求節越晟遣給事中李嶼以旄

節封昌潛使入止嶼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嶼

果不行昌潛卒弟昌文立卒其將佐吳虔坪喬

知讓楊輝杜景碩爭立阮而下部領平之遂有

其地

吳昌茂

吳昌潛

吳昌文

丁氏

部領交州宗閭洞人父公著為廷藝牙將五代

末廷藝巡交州以公著權驩州刺史初吳權矯

殺公美而部領父子歸吳氏因遣公著還舊任

卒部領龔及吳昌文卒其下作亂部領與子連

平之領交趾事號萬勝王私署連為節度使十

年部領死

連立七年宋開寶四年辛未命大將潘美平嶺

南連懼上表遣使入貢求內附太祖詔連為節

度使安南都護八年五月貢金帛犀角象牙香

茶八月七日制封連父部領為交趾郡王實封

一千戶十二月命高保緒為官告使太平興國

二年連使貢賀太宗即位五年連死弟潛立

潛尚幼嗣稱節度使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太平

興國五年庚辰四月命盧龍使交趾大校黎桓
擅難劫遷潘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領其衆太
宗怒興師進討桓詐潘上表十一月遣使貢金
銀器皿犀象牙寶等物云管內將校軍耆老稱
等請以潘行節度使襲父兄位錄其狀呈上時
已師興封奏入不報冬十一月追兵敗交趾於
白藤江明年宋兵不利班師七年桓又詐作潘
遣貢以師致討之故也潘為桓所弑丁氏三世
共十七年

黎氏

黎桓愛外人有志畧得士心丁建委以兵權因

太平興國

募丁氏自稱交外三使留後遣貢于宋表言丁
潘與其母楊氏率吏民將校三師應臣領府事
并偽以潘表呈太宗因而撫之命張永權等往
使諭旨桓已專據其地不聽命後桓上言占城
國象馬數萬入寇臣擊走之太平興國八年桓
遣貢金銀犀象等物雍熙二年桓貢金龜鶴香
爐象牙白林胡萬疋賀正明節賜其使永各一
襲銀幣鞍勒馬五疋桓貢金銀方物十月庚申
制授桓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
諸軍事安南都護元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親
察盧置等使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三千

戶仍賜號推誠功臣命李若拙等充官告使

端拱元年四月制桓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命魏庠等充官告使閏五月桓遣貢 淳化元

年制加桓進封命宗錫等充官告使十月桓貢

七寶裝褥子犀象等物四年三月制封桓交趾

郡王命王世則等為官告使五年三月桓遣使

貢後恃險阻屢為寇害失藩臣禮至道二年七

月太宗復遣李若拙以詔書玉帶賜桓三年四

月制加桓兼侍中進封南平王以真宗即位覃

恩也 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角象牙細絹

詔以方物陳於萬歲殿之靈坐仍許其使人行

太平興國

祭奠之禮真宗咸平元年九月桓獻馴象 四

年十二月制加桓功臣是年貢馴象犀七寶裝

金瓶謝加恩也 五年十一月制加桓奉節功

臣 景德元年六月桓遣其子黎明提來貢二

十七日對於崇政殿復召於便殿方問之即授

黎明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驩州刺史上

柱國 二年正月詔上元節日賜明提錢令與

占城大食使觀宴宴飲是月賜黎桓應天藏經

從其請也 三年三月桓元龍錢桓中子也嗣

立為弟龍運所殺

龍運桓幼子也殺龍鉞而自立其兄龍金念之

劫庫財而進護幸扶蘭寨兵相爭立未定初穆明提入貢以團亂不能還駐廣州知府高驛罷給館券真宗別詔賜錢五十萬米一百五十斛續給館券七月邵祥上言龍廷公暉至自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明主請以八月遣弟入貢臣以龍廷未授真命輒有稱呼不敢回報帝以窮荒異域不識大體詔祥諭令削去偽官方許入貢黎明提尚駐廣州詔祥以其國事及龍廷奏報諭令削去若願歸給人船館券賜錢遣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趾郡王賜名至忠龍廷遣弟舉州刺史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寺入貢召升殿撫問久之詔授龍廷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處置寺使安南都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賜食邑功臣號仍賜名至忠又遣贈桓中書令南越王並官其進奉使

李公蘊

李氏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畢加黎至忠同平章事增食邑功臣號至忠遣使入獻三年黎至忠奏求互市於邕州詔止許仍如舊制但於廣州及如洪寨互市蓋以邕為邊隅控扼之所或直趨內地事非便故也 是年三月至忠死一子方十歲遂為李公蘊所

李氏

某時至忠所遣使猶在京師真宗以其狀諭之如欲服亦聽使人掩泣而已黎氏三世共三十年李公蘊交州人有諱畧黎至忠用為大將親信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至忠死子幼弟明舉爭立公蘊遂而殺之自領交州事稱安南靜海軍權番後廣西轉運使何亮言公蘊移文言見率方物等貢請降制處之真宗曰至忠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為益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授公蘊檢校太傅節度都護御史大夫上柱國交趾郡王實封功臣號後加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賜之器幣又官其進奉使五年李公蘊遣李仁美陶慶文陶碩吳懷嗣來貢俱授以官

李公蘊

李氏

天禧中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檢校太尉公蘊自前受封後或間歲或仍歲各以方物入貢至是再得進爵三年李公蘊遣弟李鶴入貢仁宗天聖元年李公蘊遣李寬泰阮守強入貢賀即位詔加檢校太師 二年優詔賜公蘊錢物示懷遠也 六年李公蘊死其子德政遣使告哀詔命廣西轉運使章頌充使吊祭贈公蘊侍中南越王授德政某爵

皇祐元年秋九月嶺南蠻僭智高入寇聽交趾諸國勅討既而詔止之 至和二年德政死子日燭立德政在位三十年謚太王日燭立宋加封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 嘉祐三年貢吳玠英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神宗進封南平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熙寧四年日燭死謚聖王子乾德遣使告哀乾德立宋加封為交趾郡王 熙寧八年冬十一月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命趙高及內侍李憲討之九月二日以郭遠為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冬十一月交趾納款

元豐元年秋九月交趾入貢

宋平崖書

卷四

哲宗即位加乾德平章事 元祐中進南平王乾德任神宗朝犯邊徽宗宣和九年加乾德守司空高宗紹興元年乾德死居位五十九年謚仁王陽煥嗣陽煥乾德之子也紹興二年春三月封交趾郡王七年陽煥死居位七年謚神王天祚嗣天祚陽煥之子也紹興八年春三月封交趾郡王 二十五年秋七月加封安平王二十六年天祚遣子成貢秋八月加封檢校太師孝宗隆興二年秋八月入貢賜安南國 國自名北始加封南平王三年天祚死在位三十九年謚英王子龍翰嗣 龍翰 翰音孔淳熙六年冬

十月封安南國王光宗紹熙五年秋八月乙卯加封思忠功臣是歲冬十二月甲子復加濟美功臣後李氏威聲不振盜賊蜂起合圍羅城龍翰走歸化江倚何高家外戚陳京昆弟集鄉兵平其亂迎龍翰還宮 宋寧宗嘉定五年夏五月癸酉龍翰死宋遣使吊祭居位三十年謚高王子吳昂嗣 吳昂 昂五歲特國威州賊阮年號金天大王與峽路人段摩雷叛陳京與弟建國擊之既克乃說摩雷和親併力收年及為所敗年死亂平以功為子求尚其王女昭聖從之吳昂無後立昭聖為嗣退居真教寺學佛死居位十六年謚惠王 昭聖立一年庚寅歲以國政授于太陳承改名日晃凡李氏宗族與齊氏姓李者令更為阮以絕氏望李氏傳至三世宗王李稱作東都事畧交趾附錄云黎桓劫丁氏再世而國亡公蘊基黎氏教世而永厭豈非辛歟今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無子國歸其婿

陳氏

陳京交趾人一作閩人李氏外戚也 按陳桓為閩人齊東野語亦同謂其祖通鑑載京得政元安南黎崇著志甚則以為交趾人同第建國有年黎崇於山川古蹟下散見其改李龍時事似非閩人也始兩存之以俟改李龍

輸時盜起國亂京與弟連國討平之以功為太尉連國為大將軍子承再世其國尚李惠王女昭聖因據其位追謚京為太祖

陳日熒始名承京仲子也國人稱其寬仁聰慧文武兼備以李婿襲國昭聖無子復娶其妹生三子宋紹定初遣貢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加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效忠順化保節守義懷德歸仁慕治奉公正恭履信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食邑一萬一千戶實封四千二百戶實祐六年日熒上表請以位付其子威是詔封日熒為安南太上國主子威

平產書

是為安南國王景定二年威冕又遣使入貢仍下詔獎諭遣使賜金幣并法錦丁巳歲十二月元元良合將帥師自雲南經安南達邑國人拒之敗績俱降戊午歲威冕改名光易遣陪臣上表納款奉貢職先是日熒雖請世襲于宋而實自蒞國政是歲始遜位于子威冕日熒尋卒居位十八年壽六十謚太王自日熒以下俱稱帝其國中封其宗姓為王威冕改名光易日熒仲子也時奇雅量戊午歲父老代立遣貢于宋實祐間理宗封為安南國王後父子臣附元朝日熒死光易嗣尚書張立道諭入見明年遣陪

平產書

臣詣闕請罪待終父喪而嗣後屢諭入朝不從至元十五年世祖遣禮部尚書柴椿諭入見光易以疾辭委國于子日昭後數年死壽五十一謚聖王日昭光易之子宋亡通貢子元改名日烜中統十四年立詔諭入朝不從至元七年命柴椿再詔日烜俱遣從叔陳遣愛代覲世祖以日烜不廷立遣愛為安南國王十九年授柴椿行安南宣慰使都元帥以兵千人衛送遣愛就國諭安南宗國族人官吏日烜不聽廢遣愛為庶人殺之十九年復遣諭入見且假道進兵占城令助軍輸糧日烜辭久疾不能入見國小無軍助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鎮南王大军壓境日烜舉國迎敵戰敗遂棄城遁近親陳益稷陳鍵陳秀峻陳文弄等降詔封益稷為安南王隨師往征明年四月國人乘熱攻復羅城五月鎮南王以水潦班師二十一年上表謝罪世祖晉其使命鎮南王統師再征十二月日烜戰敗匿海島欲其國妹于鎮南王復邀其歸路明年三月鎮南王以暑瘴班師日烜遣子倍代謝罪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遣使入貢命提刑按察司劉廷直等齎詔諭意明年日烜死謚仁王子日燾嗣遣使來貢三十年上命兵部尚書梁曾等諭日

傳入見以疾辭遣其相陶子奇來貢朝廷遣奇于江陵立安南行省以平章劉二樓都等總兵屯靜江侯征討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崩夏四月成宗即位詔罷兵命禮部侍郎李術等齎詔赦罪放陪臣陶子奇還國元貞二年日燂遣使上表求封王爵不許乞大經藏賜之 大德五年命尚書麻合麻等引其來使鄧汝林寺還國諭安南依前三年一貢臨期自來朝廷不復遣使明年春建黎先復來貢至大元年遣貢元令尚書安普威等齎詔往諭之至大四年日燂遣其陪臣入貢是冬遣禮部尚書馬合謀等宣仁宗即位詔使至日燂先率兵攻占城國擄其王皇慶壬子六月兵還迎拜詔書遣使貢賀上表謝罪延祐元年賜日燂禮物 延祐六年日燂死英王 日套日燂之子延祐七年遣使入貢至治元年英宗即位日套遣使貢賀 泰定元年遣吏部尚書馬合謀郎中楊宗瑞齎詔往諭遣使來貢 至順元年日套遣使入貢明年遣吏部尚書撒至瓦等宣文宗即位詔明年遣使貢賀 至元元年遣吏部尚書鐵柱等宣順帝即位詔時日套已委國于子日燂退而學禪

六年制封日套為安南國王降虎符圓印至元八年日套遣貢元遣使齎詔諭安南三歲一貢回賜禮物并諭入親以疾辭至元十四年日套死居位十四年日燂日套之子至元十五年以父老立父歿未乞詔封不許二十八年日燂遣其禮部尚書某來至元五年日燂再遣使入貢後日燂死日燂立至順三年遣其陪臣鄧世延等入貢日燂死日燂立皇明洪武元年詔諭安南 二年日燂遣陪臣同時賤係黎世安等來朝貢方物請封詔遣翰林侍讀張以寧等往錫封賜以駝紐金銀印 三年日燂死 上自製文遣使吊祭封其子日燂為王日燂之子洪武三年嗣歲常入貢謹修臣職 上嘉其忠屢遣使慰諭尋為叔明所弒叔明弒日燂篡立屢遣使入貢 上以其無誠卻之遜位于弟煒煒叔明之弟洪武十二年遣使來貢 上以其怙強侵占城境土故致敗亡乃遣使詔諭之尋為陳煒所篡煒遣使來貢詔諭之既而率兵攻占城病死海濱子日燂嗣日燂煒之子初嗣立遣陪臣阮

完等未謝 二十三年冬詔諭令三年一貢著
為令是時陳氏政已亂永樂初為黎季犛所弑
國遂亡

黎氏

黎利安南夷中之夷也永樂間平定安南置布
政司其後簡定李擴月湖維反英國公張輔先
後討平之洪熙初利復反攻陷交趾
朝廷命安遠侯柳昇成山侯王通相繼征之無
功宣德二年利詭進前安南王陳氏三世孫高
素乞立為陳氏後

上與一時輔臣俱厭用兵從其請利獻金人代
身奉表詣

開謝尋弑高素其位遣使

貢方物遂大赦交趾而令利權署國事利遂僭

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元偽謚太祖高皇帝歷

十一傳為莫登庸所篡今其裔孫理尚播遷遠

隅不復振自戊申利盜國至理凡百餘

黎龍利之子偽名麟宣德八年利死龍嗣立十年

詔令權署國事正統二年正月

詔封為安南國王賜金銀印在位九年元僭

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偽謚太宗文皇帝
黎基隆龍之子偽名濟正統七年龍元基隆嗣

立八年紹封天順三年冬十月為庶兄宜氏所
弑在位十七年僭改元者二太和十一年延寧
六年偽謚仁宗宣皇帝

宜氏基隆之庶兄偽名宗始封諒山王弑基隆
自立僭改元天興立九月國人誅之降封厲德侯
黎思誠龍之第四子基隆之弟偽名顯天順元
年宜氏誅為國人所立立六年紹封

弘治十年春二月三日死在位三十八年僭改
元者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偽謚聖宗淳
皇帝

黎鐸思誠子偽名鐸輝弘治十一年嗣立十三

年紹封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死在位七年僭

改元景統偽謚憲宗睿皇帝

黎澤鎰鎰長子偽名敬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嗣立
冬十二月八日殂立甫七閱月未及

請封僭改元泰貞而未紀年偽謚肅宗欽皇帝

黎濬濬之弟偽名誼弘治十七年嗣立正德二

年紹封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兄弟恣行暴虐

看戮宗親鵠牧祖母國人怨种等怙寵專權

漸不可制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逼濬自

殺國人討种弑之在位四年僭改元端慶降稱
厲愍王後偽謚威穆帝

黎瑋之子瑋思誠第五子也瑋偽名瑤瑋偽名瑠瑋被殺無子國人立瑋偽尊其父瑋為德宗建皇帝八年紹封恭行下道十一年為社堂燒香官陳島所殺在位八年僭改元洪順降稱靈隱王後偽謚棄異帝

黎持偽封錦江王瑋之子思誠之曾孫也偽名諱初封沱江王瑋育為己子瑋弑國人立持偽尊其父瑋為明宗哲皇帝嘉靖元年莫登庸謀作亂擄出奔清化以憂卒或云登庸襲據以歸鵠之在位六年僭改元光治被逐後九年死

黎持偽之弟偽名應持既出奔登庸據其國陽立持以從民望僭改元統元改由登庸嘉靖四年遂篡其國登庸日以酒色惑持後血竭而死偽謚恭皇帝或傳為登庸所鳩

嘉靖九年以憂卒改臣立聖僭改元元和十二年登庸攻清化聖奔廣南境占城界上路除音阻改臣復立其弟憲以拒莫氏僭改元光熙十五年六月廣知禮所在憲偕討賊將軍偽福興侯鄭惟悅等迎聖歸清化惟悅乃程先達入京陳訴惟曉之弟蓋志存復仇以續黎紀云

莫氏

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廣州東莞縣蛋民其父流寓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肅社長名之曰萍蓋無定踪之義戲語也生登庸及振父子以漢為業登庸有勇力黎瑋以為部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萬作亂弑瑋高敗

登庸復降高死登庸襲殺其子昇潛謀不執持不能制尋逼納持母矯命自封為武川伯進太傅仁國公持年漸長登庸忌之陰謀弑持持母潛告嘉靖元年持出奔清化登庸立持弟持自稱安興王四年十二月遂篡其國僭號大越改元明德作大誥布告國中已而踵李昇故智偽

立其子方濂為皇帝僭改元大正偽自稱太上皇退居古肅之地增置九公府以自衛方濂初名福海少為縣庠生知書頗有籌畧嘉靖十八年秋自持襲已廣殺之歸而病十九年正月死登庸立其孫福海僭號改元光華及聞師持興懼親詣塞上乞降

越嶠書卷之八

學校 此以下俱陳氏制度

宜山李文鳳編次

趙陀王南越稍以詩禮其氏化西漢末錫光治
交趾任延治九真建立學校遵仁以義漢唐時
嘗貢進士明經者李琴張重姜公輔是也至宋
安南立國李氏設科舉法三歲一選狀元榜眼
探花即為典故給章服賜從以榮其歸

官制

丁氏以來始受未封王爵其國則竊稱號名倣
趙陀故事自封其國有王侯設官有正有接者

類品從也

平屋書屋

王

嗣王

上侯

侯

接侯

內明字

近侍官
家內字

明字

接明字

內大僚班

大僚班

大僚

親王班

國親
爵名

內寄班

寄班

內諸衛

諸衛 已上文
武相參

文內員外郎

員外郎

武內郎將

郎將

文內令書家

令書家

武內上班

上班

武內上制

上制

武內供奉

供奉

武內侍禁

侍禁

文校書郎種是恭侯書舍

舍一作家

武內殿直

殿直

文恭侯舍人

書舍

文舍人

師翁

武借職

借職官

文都曹

兵曹

平屋書屋

太師

太尉平章事

太傅

太保

輔國

少師

少保

少傅

左右僕射

參知政事

武帥

都元帥

節度使

大將軍

副元帥

副節度

副將軍以上諸宗為之

內殿前指揮使

招討使

偏將

裨將

文職	御史臺官	翰林院官
檢法官	安撫使	
尚書	東上閣門使	
安撫司官人		
近侍官	上品侯	上品大僚官班
入內判首候	上品奉御	中品奉御
上品明字	下品奉御	侍衛人化頭
侍衛人勇首	侍衛人	
分權官	太師太尉衛都官乃其輔也	
王侯衛行遠	王侯衛管甲	
方鎮		
上路寨主	副寨主	
知州	觀察	
察海	押獄官	
鎮邊		
世襲卿邑官		
管甲	上中下三等大僚	
大僚	小僚	
主都	洋宮	

僧官	僧錄	僧正
國師	大賢官	道官
道錄	威儀	
都官	章服	
國王之冠	平天冠	
帶領掛白羅	感綿嵌金珠	
節禮受臣拜	賀王冠	
級名拱宸冠	上級金蜂	
署銷金紫服	侯明字	
袞冕各有級	等文班加金	
銀間道冕	令書舍至校書	
冕冕大禮	則用之常禮	
書舍翁類	也帶或犀或金	
職官借職	等燦頭紫服	
平居戴唐中	常服貴白國人	
女不禁其裝	飾王侯及庶民	
羅統袴鞋	尚華王侯私謁	
親貴庶民	並不得侍近	

綴金蜂蝶疎密不同青服中品官服製色稍戒
下品系楊棠冠紫服皆以手拜無笏上品常戴
之中以紫絨間碧為六帶綴巾後橫帶示其貴
也中品紫帶下品皂帶還以紫磨金狀瑁為之
異矣

刑政

法謀反者戮親族殺人者償命捕奸者得自專
殺近代始令奸夫以錢三百貫贖死罪淫婦斷
歸其夫為婢許典賣赦有官者驗高平償錢贖
罪背杖八十重者杖六十殺典奸同例置有官
者量輕重今犯人出錢并牛酒以謝杖如之前

古今平庫書

〇

同類開傷罪先殺者為逆非法者以罪名黥其
面杖而遠徙強盜者斬竊盜者初犯皆杖八十
黥犯盜二字 盜之物一償九分不能償者沒
其妻孥再犯者則其手足三犯者殺之誣告者
反罪公田則以歲入氏歲例細身役錢及贖正
月七月節料魚米參用

農商不徵糧稅也使人樂前世建此法以寬民賦
官吏庶明能決訟者考功遷官 度量權衡與
中國同惟金銀段疋絲麻藥物諸貨自計而已
交易用唐宋時錢七十文為一錢七百六為一
貫通負者得自禁錮盡歸本息始釋窮民不能

自給者計典贖於人

兵制

軍無定籍選民丁壯者為之五人為五十五為
部又推捷俊者二掌習武藝調則出暇則歸農
親軍

聖翊都

神翊都

龍翊都

虎翊都

並文其項

奉衛官職都

職主捕錄重罪已上皆有左右

游軍

鐵林都

鐵艦都

雄虎都

武安都

古今平庫書

〇

三侯家產

全侯都

躍臺都

山獠都 終不載

雜記

唐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安南所送進士不得過
八人明經不得過十人按唐武職方之學安南
都護與華等州捉搗陸路勿令真臘國人來市
器仗及馬入藩嶺南溪洞有生梗處須鎮厭者
交廣邕桂容五都督每三年一度領兵巡歷至
時備以伏資聞諸邊郡須有接行及引接諸藩
文首領應備儀式者蜀部南海安南各體三百

騎以下桂廣邑客安南黔南等部督府官內首
領有強宗部落大間取甲兵頭數乃兄父具景
行幹能文武才畧每年各以名聞應進宿衛量
事處分

安南桂管等官身及家口赴任給傳乘

一品馬十匹 二品馬九匹 三品馬八匹

四品馬四匹 六七品馬二匹 八九品馬一匹

口少者准見口給之

振垣叢志云四夷君長內屬者若封王爵及達

節惟夏州交趾入學士草制餘則否

史通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歎不朽之在人何

十卷平厓書屋

者交趾遠居南裔越棠之俗也敬煌僻處西域

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聞載蓋自地居下

國路絕上京史官汪記未能及也及至士燮著

錄劉炳載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帙矣向使二

賢不出兩部無記則邊郡之君子何以聞於後

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典夫詩賦小

技較優劣哉

越嶠書卷之九

書疏

聞越擊南越漢武帝興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諫畧云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稅

飲哀鰥寡孤獨養耆老賑匱乏盛德上隆和澤

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懽服人安其生

自以殲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以誅越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漢交定以來七

十二年閩越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曾

十卷平厓書屋

舉兵入其地也南越非有城郭邑里處溪谷之

間望竹之中習於水戰慣於用舟地深昧而當

水險山川要塞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

行之甚難天下賴祖宗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氏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越人名為番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

用不令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輕薄反覆其不用法

度非一日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乃兵革

無時得息凡發兵入越也輿輪而踰嶺施舟而

入水行數百餘里夷以林深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林中當蟻蛇猛虎夏月暑時暍泄霍亂之類
隨屬也魯未持兵接刃而死傷者必衆臣聞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愁苦之氣薄陰陽
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
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天年而死者
為之悽慘於心方內無犬吠之驚而使甲卒暴
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
夕臣安切為陛下重之臣聞越與中國異限以
高山人路不接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
況南方暑夏瘴熱暴露水草蝮蝎蠱生疾病常
依未血刃而病者十二三維舉越國而虜之不

平屠書屋

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閔王弟甲絨而申之
以兵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以臣重臨存
弛德重賞以招致之此必扶幼攜老以歸德若
無所用之則雖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
為藩越此必委質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
之印丈二之組印之撫外不勞一卒不煩
一戰而威德並行秦時使尉屠睢擊越越人逃
入山林不可得攻番軍也空地待其曠日持久
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通音通戍
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靡行者不
還往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音從為盜於山

東之難始興此者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
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更故之
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之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放之盛天子伐小
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
子之興兵有征而無戰言其敵歟也如使越人
蒙死倖倖逆執事猶屈臣前行願行故項行音視斷與之卒
有一不被而歸者雖斬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
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皆為臣妾陛下德惠以
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被恩澤萬世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女猶泰山而四維

平屠書屋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一日之間不為一日
間之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逆出未逾嶺
適會閩越王弟余殺王奉其首于王恢恢以便
宜按兵告歸安國而奉王首馳詔罷兵上使嚴
詔諭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誅閩越
元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上嘉淮南王意
漢和帝永元元年嶺南猺生荔枝唐差上書臣
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功伏見交
趾七郡猺生荔枝龍眼等十里一置五里音置堠晝
夜傳送南土交熱惡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
亡之害此二物升殺未必延年益壽音壽記曰遠國

跡差不以薦守祖苟有傷害皇氏之本乞勅
大官勿復入祇漢末末徵客交趾寄司或書云
交趾使居學問優博達於政事巡大亂之中保
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虞民下失業羈旅之
輩皆蒙其庇雖實融保河西易以加之

吳合浦交趾太守薛綜與刺史呂岱平士微亂
岱被召綜上疏云昔帝舜南巡蒼梧秦取桂林
南海象郡然則四國內屬久矣越陀起番禺懷
百粵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孝武誅呂嘉開元郡
設趾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長幼無
別民缺禮義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從中國罪

卷之八

人雜處其間稍使學書祖通禮化及錫光守交
趾任延守九真乃救氏卑耕使之冠履建立學
校導以禮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似有條類然
土廣人衆陰阻山林易以為難若使泛治縣官
廉竊示令越服由戶租稅取供辦貢欽速你金
珠香藥象牙犀角珊瑚鵝鴨翡翠孔雀奇物充
備寶玩亦不必仰其賦入益中國也在九旬之
外長史之選恒不類數漢時法寬嘗自放恣故
數違法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儔萌為
持與周京并請太史酒酣作樂功曹潘欣起舞
屬京不起欣猶近強萌萌怒殺欣苗卒衆攻萌

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討之不克會刺史朱符
嘗以鄉人劉芳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黃魚
一牧收穀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郡荷
走入海流離喪亡是後以次鉏治網紀適定後
呂岱平士微亂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衆風
由比言之緩邊撫裔實在其人伯牧之任宜擇
清能寬遠之表禍福尤甚今交趾雖有粗定尚
有高深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未綏
休作盜寇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撫七
郡用方畧智討庶可補緝但其中有僅守常法
無奇數異術者即思日茲終亦召亂

卷之九

吳中書薛瑒表薦陸績才通行果普羅遠當
遺跡可紀向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
肅清御命在州十餘年實帶珠俗寶玩叢生而
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今方
之臣實難得也若召還寵以上司則大士畢修庶
俗咸熙矣昔武帝時吳既平晉滅州郡兵寇軍持
軍陶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
林邑總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通寇自稱為王
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明黨相倚負
險不賓性諫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

史臣以廷駕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餘年
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遺寇又
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
加累年征討死亡咸耗具見在者二十四百二
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
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其禍
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實屬者乃五
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
官役總五千餘家二州齊齒唯兵是鎮又寧州
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
互相維衛州兵未息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
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祿議不足採聖恩廣厚
俾垂飾擢錫其罪累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
更視誓念後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陸贄奏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云嶺
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船頭多往安南京易進
奉事大實俱之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
生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賴
奉先聖旨宣依者遠圖商賈惟利是求緩之斯
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放繁交易之
徒侵剋過深則必招挾矢所曾無內訟之意更
興出位之思王毀積中是將誰咎珠船境外安

可復追書曰不實遠物則遠人終今既欲如此
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士心謂降中使示貪
於天下賄通於朝廷半汙清時虧損聖化法宜
當責事改難保且嶺南安南其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慎制人
思奉國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而
輕外使殊失至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皆押不
出來太宗嗣位五年將取交趾王尚儔為論辯
之曰夫中國之於蠻夷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
動神縮隨諸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也人一
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禁錮以攻
之攻之未和則針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
而封砭膚也所損寡而所益富矣居天下者其
猶是然哉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高國朝宗聲明文物一變又
古居帝王之位視變競之病故一之二之歲藥
庸蜀相潭三之四之歲針廣越越吳楚筋骸血
脉頓然可康非王者神機睿畧時能至此乎泊
我后嗣守玉基取士庶以為并者心腹之病也
苟心腹未治四肢庸治乎于是鍊仁義之藥餌
修道德之針砭大廖于近而愈九州四海既康
且寧願爾交州遠在天末實五州之外而四肢

之餘譬之于身猶一指爾雖有一指之患聖人
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斥庸被戎暨教爾其從乎
况在周有白雉來獻降及炎漢銅柱高標至于
皇唐帝曰內地唐未富難未逞底乎今茲聖朝
益覆萬國太平之業之既成矣封禪之禮將已
修矣俟爾至此庸乎帝躬爾無向隅為我小息
俾我為絕幡斷節之討用屠小國雖悔焉追矧
夫尔水生珠我沉于泉尔國用金我捐于山非
利尔之寶也尔民頭飛我車有馬尔民鼻飲我
有酒肉革尔之俗也飛頭野人也鼻飲者即
交廣蠻獠間有是類尔
民短髮我有衣冠尔民口舌我有詩書教尔之
禮也煌煌炎州煙蒸霧縈我飛逸雲洒尔耳雨
湯江瘴海火傷日鎔我張琴瑟為薰風尔天
星老人謂不職我有紫微使其拱極尔地齊魅
人惧其怪我鑄大鼎使以不害出尔島夷覲明
堂辟雍乎脫尔吉服慕華宗山龍乎尔其來乎
無遠厥辜方將其車徒戎其征鼓向化我其赦
逆令我其代惟向背皆在其審之
太平興國五年征交趾不利田錫上疏云今交
趾未下戰之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謂銳
兵挫銳臣聞聖天子不務廣於邊鄙惟務廣於
崇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

淺取之必若聖德日新遠人自然入貢外國自
然未降彼國自有穴焉彼國自有穴焉尚書曰
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
不違況四夷乎臣嘗讀詩外傳曰方成王之
時越裳來貢重九譯而朝周公問其所以來其
人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
國必有聖人蓋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文貞切
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三百有六十羈縻
州有二百也田置戍悉在外荒不必加兵自求
內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去者不習
水土居者大半天殤宿兵已久死亡頗多陛下
念征戰之苦思用度之廣愛兵惜刀無銳兵而
費財修德來遠無畧內以勤外即詔執事寬其
誅戮又何必最尔蠻貊勞陛下之震怒以傷朝
廷之大體也太宗賜璽書言事古諷今有犯無
隱居言官之地不為從順得諫臣之風深可嘉
尚邦國之事朕思之甚熟予與師伐叛皆有理
而為之且非無名之舉也頃以一境篡奪相繼
廣西轉運使有狀奏言丁璿之被賊害亂有定
民持璿依况累朝以來修貢不絕為人王者思
不救之安命偏師性安彼俗既不貪其土地今
即止干戈

初命李憲討交趾楊繪上疏曰臣伏聞交趾猖狂上負聖化方議討伐雖神謀睿算已決勝於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陳芻蕘出於愛君之切然也伏乞采其狂言臣聞軍志有之善攻者攻其所不守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今側聞潭廣易帥修飾守備而南閩泉福之守未聞議焉雖越廣然後抵閩然慮泛海使便風或有出其不意亦未宜忽於守其所不攻也交蠻擾於南方其於出師命將及偏裨之選皆西邊之儔設萬一有乘虛掩不意之寇則其憂又大矣則亦非所謂守其所不攻之義臣所謂西北之儔者

宋史李憲書

非謂僧兵嚴警張皇其事也陰晉號勇諸練謀慮之將不盡遣行於南討庶乎有以徯西北緩急之用切見癰疽之醫未嘗不先用七葉之藥蓋治病於皮膚者必先固護於心腹此雖醫工之智亦不可謂不知所先後也惟願陛下察其先後而慮乎皮膚心腹之害焉臣又親招討副使李憲年三十五六官已為防禦職為押班况聞有才今伏宗廟之威靈稟陛下之聖策功其必成臣願陛下儲思於他日成功之後也賞爵必崇年又未高權又益盛乞陛下度之得共當而已伏願陛下聰聞明覽其於古今安危之機

歷代興亡之機中責任權之敗不假臣縷細而謹按唐憲宗命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使于時白居易為翰林學士上疏切諫任其集中臣非不知陛下聖德神功過憲宗遠甚今李憲又止是副使非如承璀之比然臣遭逢聖恩忝任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學士三員鄧綰入試院陳繹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則臣之榮幸又過於白居易敢言事而陛下聖德神功過唐憲宗遠甚乃無翰林學士白居易者是敢進其區區伏望陛下赦其狂僭之罪而賜之深思遠慮然

宋史李憲書

年十年監察御史蔡承禧上神宗年征交趾書云臣聞漢儒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傳曰江海納百川君舍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窮若錙銖以較之則道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不治治之而天下無不治也伏見交趾之弗率一隅之間兵死于道者相屬丁男之轉輸而弊于給者相繼靡索都內之財以億萬計二歲之久不謂勞矣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海窮山蛟虺霧毒之淵數飛禽墮水上溫風作其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顧何補於天下若討安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

義何加此然而郭遠趙嘗未罷韓邊兵未還營
伍外議喧傳以為李乾德之降疑不深隱匿朝
廷再欲興師下識有此言乎夫與秦之俗策服
之外通譯而能書亦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計其
意之厚薄而與之較也夫所謂限之以策服者
三代之治蓋詳密矣亦以為不足治也何也
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華昔朝廷以為蠻
夷以讐劫為事既以收取其境土而殲其元惡
俾其黨類慮其復為異日之患即用遠高之徒
以守之使其法於攻討之勢而不未可也第一
有再舉事之策臣願更且詳思熟議假湖廣之

十卷平康書

人安息數年候瘡瘕平珍然後留意未可輕議
以版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誠識淺言輕于冒
天威

晁補之上言曰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
言實言之有罪則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
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乎智謀信結而
出之以勇聞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
臂大乎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
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
者臣不能不策拔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
候氣雷聲雨木虹霓露橫暈耳光怪皆連向版

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元以察害凶以明
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
疑至元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盡地聚米相陰
度夷左青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虞龍首
高陵知逆背丘如向林木之隱蔽蔭之隙一迂
一且一巫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
歸交挂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
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
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
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
以寺示以所害款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

十卷平康書

百姓家給人足錫大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
於嶺東出而渙於海徹閑棄傳內外為一若是
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墜在
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
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顧効
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日能之持其理勢之
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漢嶺騷
然撤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
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脛行到有目有
趾莫非臣王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鐵鉞之誅謹
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

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知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于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遠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修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瓌家世儒者不識金華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未盡連開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持吏皆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大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鋒膠漆精良百選刀稍予槍戟楯蔽櫓矢弩弓鎗鼓旗笳角九軍之須一切素具兆益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盡豫章之水以為船一艘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舻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窳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指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晚受以煩執事者今折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加拳岱山壓鳥邦此

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希列中外適一事合一時皆試可乃遠而北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取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貢非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共交趾微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共造人事一旦之令此如攬鳥逸獸雖角牙爪窮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周呂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肯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筭以取黑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徂近功士飽新賞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降豈有壽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戡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通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羊黃茅嵐霧瘴氣上天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蛇沙風過而路者猶十三四馬

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強者病弱者死矣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輕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報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糈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棄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為費可勝言哉孫子

合平屋書堂

曰智持務食於敵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慈行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為輔且其上之所出是以給其人安生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病關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典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關於騎闘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山前則重山後則復溪左則大阜右則

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縛狄上下坂險筋力百倍於羊人修起忽止過去已至從之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持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禁卒國天下之材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有矣然臣竊計之設此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

合平屋書堂

旗畫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可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庭彊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但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己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稱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

畧定揚粵以誦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仕囂尉陀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西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散也其國距洛陽南一千萬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特唐蒙亦使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即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州揚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潯浦按圖潯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潯將軍出零陵下澠水按圖澠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即者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不雋壹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生死之地髮髻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若後踵前圖不必皆

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頗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祖修守禦俗游耽九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閩守隘以老我師我頃兵絕徵之下曠日遲久之賊又八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閩關戶誑我以利誤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速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閩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快轉勇悍五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邑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至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強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郡僚又非國為交趾後也况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僚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恃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

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
者如鄒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鐔持
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
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
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
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
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
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
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
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
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問道絕徑或薄其左或

卷之六

六

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
蜀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月陰平行無人之地
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逸自襄輪而下
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
者也惟中計開關闢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
必入請晉大軍也其後而以驍銳伴從之輕足
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折家伏於兩傍勿薄勿迫
遠而挑之過勝無追勝疾歸棄金遺餽擾衆
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
兵去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
昔虢公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卷之六

六

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
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
皆出以徵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冠
日而取之晉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
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休陰
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
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殲諸將皆服語曰連雖不
俱接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九
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
動而應之前必有戒竄之語而後繼之者得以
起添竄之智顧為陛下將何如耳賊出下計而
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密穴臣請
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衆
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俱不勝使幸勝奈
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如此如兩鼠開
窰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開穴中將
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
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之人失夷曠而為樓船
開艦浮之狂瀾之中乎居無事因亂心恃而況乘
以倉卒微風搖檣一天當摧我衆駭矣又何暇
與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

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復其地五十里不啻今海上賈人而往往遇水寇鑿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此勝歟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修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密府龍山海之藏非以交仇羸陵安定勾漏靡零曲陽北帶稽徐西于龍編朱鳶封溪望海平陬不毛方尺圓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仇生犀馴象古具文璫琥珀翡翠龜皮較革蕉紵桂蠹詎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脩

平崖書屋

古更選仁厚勇畧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當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好任置土兵如保甲以特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夫勢歟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歟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吏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賢人庸歟招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賢罪負犯之人歟迎其趾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契乃可以得志

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庶民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也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聚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胃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昧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張方平又上疏論征交趾脩禦九事曰臣伏見交趾自李日尊以來貢職已廢朝廷闕畧不問邊臣奇慢防禁益弛凶惡恣賊姦蠹之

平崖書屋

之民諸配徙者不無逋逃頌從亡臣亦有士人頑嚚不逞投身亡命赴其招進教之治兵助為邪計故今乾德敢奸王命出黨用事多是華人向者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茅竹居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鎗竹鎗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速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封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域棚隍墾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畧旁近占城等諸小國事勢設施此前為強大而嶺南長吏猶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

狂妄輕脫為國生事蠻性狼狽有不能堪告訢不聽投書不受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扣城如入無人之境畧無交鋒之俗寇兵所至城邑為墟遠致貨財係累婦女封豕長蛇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謹條九事列于左右一事今誰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乃歲旱蝗陂澤竭固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弊事可憂痛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懷息而益起南裔王師大集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賊發臣愚以謂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

陳平集書卷

可以力勝謂宜且擇廣柱二守臣精密毅重識畧足任者屬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選舉部下文武將吏共兩路職司朝廷為遴選今協力從事招集戶口各安本業為發禁卒以代剽劫見兵益今募土丁壯分屯緣邊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救赴則賊不敢窺微內自取賊夷時糧儲積易焚為及其有備揣情觀變臨事制宜歲年之時徑營進取蓋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審慮害宜深務在保威靈紓民力金士馬之相惜金帛之費先取多福以絕後虞此為全勝之筭經遠之道倘謂業以興舉難於散遣

猶有中策具諸下條土事蠻寇自入欽廉以至臨邛州殘暴黎庶吞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數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旄死者而錄其孤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惠尤有闕者春秋傳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此可以戰蓋謂其重人命也謂宜持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遠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之事加惠優恤之庶國家仁恩無所不逮至如解釋里誤以安吏卒之反側聞設賞募以招溪峒之首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骸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天文之所加者深即武

陳平集書卷

之所伐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震曜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三事東南六路炎荒已甚官司屢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之聚於荆潭調發賦輸即以軍興從事苻饑之祭供使實勞臣聞豐用兵之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後去今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說民心易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於民勸矣哉四事臣聞兵者死生之地行

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
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
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
爲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
爲寇患可以入與戰關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
聞蠻界其崖壑深阻慶叢叢林薄不通人行入
有操持器仗者縱橫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治路
畧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藉塞蠻行如鳥
獸奔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
黎已失倫致寇蠻又悉衆而歸王師出征是行
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受之致誅而
已不計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
鳥徑營柵無所立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行
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刑
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螻蟻之
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
展僅今冬蠻未撲滅則來春兵須抽退更圖後
舉臣切難之臣識閣志哀安知軍旅之事但以
古今方策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
何敢輕入切謂今來帑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
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私整匱人

平屋書卷

〇

平屋書卷

〇

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帛糧若今諸軍且駐寨
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庖軍量充使自
餘殍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齊送國財民力
實爲大計案鄧問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蓄就
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計賊軍
氣自振後無艱之方可圖功五事臣觀蠻事可
以計取難共力爭蓋交趾氣俗與諸蠻不類諸
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趾自國朝
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
末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爲翻動切聞乾德尚幼
諸酋共事一向主二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
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
能相下如其三部分授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
命使遠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其
羣常在多方以曉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
親於問事莫密於問非精知密微不能用之問
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保今實得其時
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爲上策六事
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爲郡
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王因別爲
國歷江南六朝常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
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爲交趾所

隔遠不復至然至晉宋歷代常侵陷交州南史
以為林邑素無土田貪曰南地沃常欲畧之故
乘暈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晉不去唐末亦足
為群獠推扇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備能害交
趾者為林邑且林邑與交趾相去幾千里本與
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四十程則是
林邑交趾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
能使外國之人論以討交趾之師其使自一
面人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
之夷會重利心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七事
切見安南後軍是在本府待師其所嶺南京

○平崖書

一將外又涇原秦嶺之兵約二千三百騎聞約取
七月到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
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密界山
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僕賊
作亂狄青破之聞在邕州西北實近山陵地勢寬
平馬得施放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
軍深入蠻地事與僕賊不同僕賊溪峒一自領入我
郡縣之間止是剽盜擊破即糜爛矣今交趾自
是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漢馬
軍弓箭手本俗羌戎皆是捍邊銳兵輕騎有到
京師猶不服水土輒生疾病乃驅之瘴霧阻

如之中岷巖陰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葉枯連
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况西北
戎虜惟肝顙望如聞王師遠出遠騎多行忽起
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
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
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
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於國家者方知之
爾所有見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願各達還本道
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州土軍其將士諳識
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自
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

○平崖書

勢之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
邊備晏然不為動也八事伏見安南招討司其
番請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去桂州計十
四程切聞嶺外嵐瘴八九月尤甚謂之黃茅瘴
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湖南饑
荒糧草難致久番就食寔費供輸若使引行觸
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
省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
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
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九事不朝宗祖有遷防
大事亦嘗採群議今安南之舉與師十萬萬里

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
協伏願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
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之陛下
憂軫之懷觀其臧否亦以見群臣之才識遇者
千慮常須有德採擇所長不為無補也

元世祖時累征安南日本東平布衣趙天麟上
太平金鏡策者不庭曰臣聞文德者養平之膏
梁武威者定亂之藥石當太平之時而耀威振
武所謂以藥石代膏梁之用其為害也寔曰非
輕是以定亂右武守成上文乃國家久長之計
也方今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

今平屋書

卷四

受天眷命奄有區夏誕照多方先帝以聖德興
時絕其祖武蠻荆沐化異域來庭今陛下若稽
上古之勲光紹前王之蹟普惠黎庶降德音
令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國家近年以來越
出浮海征討不庭謹獻愚議唯陛下察之臣伏
以殊方遠遼風壤特異天下有政則寇隙而先
叛天下以定則觀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能駕
三王之所不強臣然其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之
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虞之以辭計糧園裏
之以長鎗大劍則彼方擄掠依阻盤力偷生遂
使吾之軍士身膏異域之風沙及其納欵則吾

今平屋書

卷四

之軍士亦已傷矣且吾之軍士皆中國之民也
中國之民皆國家之赤子為父母者因無用之
地而傷其赤子亦獨何心哉臣固知斯非國家
之本心但恐偶未之思而過聽下言或有此言
也昔舜帝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文王修德
政於西土而崇國降臣亦非謂放牛歸馬不用
兵也但中國逐衛則越棠不召而自來肅慎效
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為哉伏望陛下載宣天
旨明諭軍師厲兵秣馬藩衛邊疆春夏屯田秋
冬校武于其無事則修之而內守脫有不虞則
應之而不遂殊方之屬欲求則聽其求不來則
不以威脅之但務內崇文化發政施仁振我皇
綱一我王度倍我賞罰興我禮樂風以之移俗
以之易上下和悅內外無虞體舜之無為帝大
庭之不幸歎致越棠肅慎之類亦豈難哉此蓋
太平當務之資守成上文之理故曰元氣調而
無不順之四時必術而無不安之四夷中國盛
而無不來之四遠聖人極致委在於茲又金鏡
策務系服曰臣聞群生有類萬物分方施仁於
一類而同類咸臻擴化於一方而餘方並至此
寔王者仁化之盛也天道無私降生庶物得五
行之全鐘二氣之正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

雖不沾先王之化聖人之治然其懷仁慕義好
是懿德之心則無異焉中國者四夷之根抵也
四夷者中國之枝幹也自萬殊而言之分雖不
同以理一而推之其超一也權之以兵而款其
知畏則彼方奮其金魚之餘命而挾怨以相敵
矣結之以信而款其未服則彼方恃遠其天日
之明鑒而舒蔓以相陵矣諭之以言而款其回
心則彼方將背其盟誓之大約而恃強結援以
與中國抗矣然則何為而可哉莫若柔已服以威
之而已矣柔之法奈何崇其道以臨之昭其禮
以制之厚其誠以孚之寬其命以逸之定名分
以曉之降優詔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
使餘國未服者聞之而皆曰彼已服者既能托
大國以自固而又無刻剝督責之苦吾屬奚為
而獨逆皇天所輔有道之君哉自然相率而來
服矣今國家六合群辟奔執豆造中華之區奇
賦有常其邊裔已服之域正宜行此柔之道
以盡威之方又何煩徒費錢糧犒賞以興
偃之師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
所以柔之者非但威未服之亦所以盡其在戎
者當然之理也卻缺有言曰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臣

是以知討以威之服以懷之皆所以示其德也或
者以為四遠可以威威不可以德德臣愚以為
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文王息二君之訟南諸
侯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又聞至治之極鳥獸
魚鼈咸若豈有不可以德德之人哉或者以
為不服則已既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臣
亦以為非也夫王者之臨下其理本於安人也非
欲求土地之廣也隆周之時越裳自至周公猶
以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
子不臣其人豈宜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或
有是事者皆群下不能副朝廷之意而曲說
諸行故也伏望陛下幸從臣議凡已服之國
行柔之知道焉將見銘心刻骨荷乾坤再造
之恩同類餘方仰父母一家之化矣
天麟又曰臣聞武貴止戈兵貴靖亂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握符御宇歷代之所
不服者不稽顙效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獻
因信使以上書雖或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
已希矣原其所致蓋有由焉人皆謂聖祖神宗
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世積仁施義教一
弊萬之德陰為之本也傳及陛下更化章英稽
古治今萬幾之條網猶視之於枝葉風之於草

木舉寡而見衆爲近而及遠以臣之狹見觀之
聖朝之疆宇固如金甌乎如權衡三代以來罕
能同議然而安不忘危者聖人之常戒武定文
綏者王人之大計臣今請借漢唐以論之在昔
漢唐之時亦嘗合天下爲一家其所以致弊者
皆因希功倖賞之人下輕一介之軀上十九重
之關肆議邪說以爲可以計取遐馭方闢土宇世
主從而信之桀太平富厚之資忍在下無罪之
民委之於不毛之地驅知虎狼之口至有不習風
土癘疫橫生風鋒鏑之交糜驅碎首孤魂無
依於萬里之外寃血浸漬於窮遠之沙壩妻痛

○平屋書屋

○

天老父恤子野祭巷莫悲乎京哉爲民父母夫
何使氏至於此極也設如王師小却兵人失氣
上怒下懼又乃繼以卒伍厲其甲伏復仇爲名
勝而後已幸而得雋則財力已竭民心已怨而
天氣已失和矣計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於
是世主不念無辜之濫死不慮國財之耗盡喜
獲無用之地獻俘于祖薦歆于廟殊不知天生
蒸民樹之司牧將以安之也又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豈知天心哉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
地雖廣而無所益崇虛名而受實禍留之希功
倖賞者方且紆朱懷金崇妻衍子以成其志矣

彼漢唐之所謂良將聖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
豈不欲國安民富生享榮華但邪說既行欲心
遂啓以于是爲大弊漢唐天下之弊皆希功
倖賞之人知罪而漢唐之君亦失知於過聽故
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右文厲
兵戈而不積積糧儲而自因優游無事則善治
以俗無虞之師至于用之則雷奔電激雲騰雨
施濟之以英神行之以仁義將有不降而自服
因壘而來降者矣又何須霜項游襟襟委人溝壑
然後爲無敵之師哉今國家推不忍人之心有
罪以陷禁網者猶或赦之況元元赤子未嘗

○平屋書屋

○

有罪實諸死地臣知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
大聖陛下鑒觀漢唐之大弊勿從在下之倖說
令軍士嘗切自勉儆戒無虞因田穀收順時講武
若遇姦強罪顯則聲其罪以討之方其境內獲
安境外無危則樂吾民之業盡國家之備以
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於無算矣二
十三年將伐交趾吏部尚書劉宣上言曰連年
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
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
衍期遼師生事興兵彼因避寇海島使大舉無
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

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
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
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
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魚牛馬驢畜載不
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性還自食外官得其半
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
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十六萬衆廣西南湖調
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
密通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
乘墟生變雖有番後人馬疲弱棄充卒難應
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商量萬全方具

○平厓書卷

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
畧曰近議復至征東行省再與日本之師此仗
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而海牙言平交
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
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
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壤
最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為
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
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過風可
致彼岸接國地廣徒衆損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代高麗

王次大舉數見敗北表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
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
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
懸萬里武帝嘉納其言

至元十九年行安南宣慰使司都元帥柴莊卿
復書于安南世子執事本司欽奉

聖旨前來本國勾當務款撫鎮邊境安慰人民
義均一家事無他事所鎮軍數乃左右使使者
數卒非征伐戰鬪之兵切恐本國不論聖恩未
詳來意而或自生驚懼妄致憂疑故至靜之

○平厓書卷

日先遣黎中散性諭朝廷寬恤安南之美意鋪修
馬匹軍糧人夫依例界道迎接當司已於三月
十六日示平下馬至二十日止有黎文梓持書
未且欲緩其商量猶不明迎導之期良由包藏
猜忌之心未委精誠之意且當年奉使寧有妄
言推恩曩者之誠可卜今日之事至若於世子
百姓有益無益聖旨之後將自知之除已嚴行
束軍吏無得侵擾百姓外今遣本司經歷官并
令史王良馳驛前去點視本司官員一應合用
驛馬軍糧人夫等事可限六日到來示平若後
違期必須回轅聞奏天朝別聽區處但念貴國

致十年前歸附之勳造次利害相從可不審歟
庶燭焉不宜時造奉使就領軍送陳道安還國
國人弗納

安南行錄

尚書張立道

至元辛卯十二月自大都起程歷湖廣漢洞抵
安南界八千餘里航海梯山不能盡述明年三
月十八日至丘溫彼國遣其師臣持酒食來渡
瀘江至使館翌日世子就館舍先詣詔書前瞻
仰然後平揖世子問聖上立道等云聖躬萬福
繼問大臣立道云宰相平安問天使道路驅馳立
道云天子不以越南為遠何驅馳言畢有翰林

合平屋書屋

合平屋書屋

丁拱垣御史大夫杜國計云往年定禮王者面南
使者面西相向而坐請客就位立道曰大國卿
相與國居同豈有面南之禮東西相向不無可
乎拱垣曰王人雖微存於諸侯之上予謂王人之
說正為我輩設也遂東西坐酌談話世子曰
先人臨終時囑敬奉天朝母缺歲貢此年天使
不來故遣使送貢未審上意如何小國所產雖
無異獻盡誠而已矣今天使來不勝欣幸又云
本國使回說天子春秋高邁龍顏尤壯孤聞之
甚喜信夫立道云天子龍顏皓白面若童顏世
子云天下有福小國亦有福舉手加額又曰此

合平屋書屋

合平屋書屋

年天朝為何不遣使立道云天子為汝國示召不
朝故不遣使至表奏為先父辭世天子仙意
謂先國王之罪罰不及嗣故我輩有此行也世
子曰天子好生惡殺是小國莫大之幸皇帝萬
萬歲立道云聖天子奄有四海仁如堯舜豈忍
加兵蓋屢請會同之禮尔先國王竟不聽命成
此勢障民殘國破實自取也朝廷本非貪汝土
地入尔歲貢由一不朝之罪故也世子曰往年
大軍至此燒毀屋舍開發先人墳墓骸骨零落
言未訖群下皆哭立道云昔年天子命也帖木
兒雲南王代緬日諭以毋燒寺舍毋焚宮室毋
毀墳墓雲南王欽依上命大軍入境緬王竄避
雲南王不行殺戮寺舍宮室悉無所毀緬王威
德遂降迺年遣男依期送貢至如鎮南王出師
之日天子未嘗不如此教諭不然則比宮室既
無道也于時私臣丁拱垣曰天子仙意如是一
向不動干戈更好立道北之曰咸安南之禍者未
不由若等為之也天道尔何足以知之立道等
拂袖而起丁拱垣請罪其世子造館時自謂居
父喪服縗布食蔬菜戒以五年念總二歲二十
四日世子束筆變服就舍館迎詔拜庭朝服徒
行自日年迎入城隍聖佑宮過訖月橋長鳴樓

抵正陽門立道下馬捧詔從明陽門從者入雲
會門安條爲入日新門至明霞閣下下禱道焚
香世子與僧太師國叔昭明王太尉國弟佐天
王少保御史大夫翰林等八人登壽光殿龍柱
前置香案世子拜詔禮畢自宣讀世子曰恭祝
天子詔書不勝喜舞皇帝萬萬歲既而出朝天
閣下集賢殿設宴東西相向而坐惟僧太師獨
左王側地坐太尉少保等侍儀立殿上群僚皆
立殿下非召不敢升殿大樂奏于殿下細樂奏
于殿上羅列杯盤陳果備食八盤皆魚肉海味
之饌每勸以蛤蜊蚶蚶拊柳之禮王者特特

金華書屋

接言話賦詩相贈立道即度上賦詩以答將至
席中請立道入帳中皆地坐世子曰本國歸附
天朝三十年事上之心無怠歲貢之禮未嘗少
缺始於祖繼於父至於今前後一轍每常被詔
以疾不能入朝至千聖怒興師討伐生靈被戮
開登山陵燒毀寺舍斫伐樹木不可勝計本國
無辜而遭大難天子詔書每謂我國叔遂天使
拒王師之罪尚猶未捨本國叔先國王遣入朝
天子代訴天子封國叔爲王國叔自恨不知所
往非本國故本國迎寘海南宗族握其逆旅
國王實不知之也雖有不朝一事無他實爲

畏死貪生萬里之外道路艱險山嵐瘴氣不服
水土偏死於道路何益於國上但此年不缺貢
小心事上其他何預於上國乎此下情不得上
達今天使望特訴本國之冤典諸閣面陳也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安南一
國已爲天子人民無異志天子以四海爲家雖
不造朝且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惟天地如
之立道等云臣辭之日丞相大臣復教以前使
不能宣揚聖意以致小國涉疑今遣汝輩毋効
前人我等至此與世子面會倉卒言未能盡述
故修講議書情窮其理書見後

金華書屋

張尚書立道頭卿與世子書至元二十八年禮
部尚書張頭卿致書于世子至誠一念不避嫌
疑兩國之間正言損益我輩欽奉帝命使此遐
方發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詔旨猶天地之
於萬物無不包涵雖然小國多疑汝等更當宣
言于世子大哉元朝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北
越陰山本聖朝之基業南逾炎海整諸國之衆
臣回絕西域之酋王度流沙而入貢高麗東夷
之國王跨冥海以來庭契丹女真西夏之言蓋
逆天而殄滅韃靼畏吾吐蕃之長由用命以婚
姻雲南金齒蒲甘達羅奉質大夏中原王宋

土為民惟安南最爾之邦形服而心猶未化雖任土修方貢之不闕而未盡其誠問罪興師固大邦之正理戴鋒避銳亦小國之卑情察何與鎮南王拒敵爭衡敢犯君臣之分豈與島馬軍用奇取勝深韜將相之機五不越之責首見春秋卒於此日三可畏之道嘗聞魯語君子當之彙之所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斯言安在子之罪見此一二者無焉何以知之倘大國君臨小國固守疆場疆場失而不返國人必棄土地而居海隅雖生何異於死雖存何異於亡執海隅之險不可伏者一也江南四百餘州不能當中

金華書堂

原之一鋒安南與江南衆寡何若焉能以拒之上國乎今年與戰明年與戰今日戰元明日戰死小國之民能有幾何此人力之衆不可恃者二也宋之有國三百餘年一旦掃地俱空與安南昔為父子之國唇齒之邦唇亡齒寒父亡子單理之必言也此所以不至於單寒者其半附元朝天道相應氣運相通也今捨天道而尚人力豈不違天之道也歟此曆數之遠下可預者三也愚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諸侯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邦畿因軍旅之事偷時越境不以為難子何憚山高水闊之

勞而成既結兵遣使持書徑論此意曠日時久不沐回報其故何哉夫上思之地歡長補短不至數百里家計戶算於民不滿五十宅通之湖蕞而執事又為之援者也切謂聖朝之與執事而執事之與黃聖許執重執輕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與夫最爾上思執大執小重與輕者有難易之分大與小者有安危之別不知執事將從難而安者乎擇從易而危者乎為今之計其策有三誠為執事盡之茲者聖許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脫身鼠竄馮藉威如死狗擊頭不煩加兵就縛來降通好如故此上策也上思地累茲

金華書堂

於執事或左右一二同惡誘令含匿未之聞知宜速乘此機會掩而切失亟首以獻此中策也以姦宄為唇齒海島為藩離隱忍愛護而不發猶豫狐疑而未安內有容好的叛之名外失以小事大之義全侍勝負臨期一決此下策也若果出此下策我必具事奏聞天威不測或降之誑執事縱多修爾戰艦高深爾城也堅壁清野以待我師之至雖有誦謀詭計速之起募正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務在於悔過自新超朝謝罪聖天子為萬邦之君並亮齊之德焉肯食言必赦小過而加大恩安南永元

千年之圖猶子與父世之相親樂既無以加於此者
子之小國不圖今日之利他日雖有遠疆倭犯
之敵焉敢天目於安南者乎此真可依可
恃可賴者我元朝之大威德也吁投機之會間
不容髮思非說客子勿涉疑於斯之未能信仕
自為之然則後禍吾不知矣請幕居臣相顧曰天
為奉事一人之師家

望世子
復書云

平章劉二拔都平黃聖許與安南書自宋氏
亡國漢洞納款將二十餘年雖貢弗修聖朝以
為霸縻州郡置之度外頃歲以來致使黃聖許
俟結外境之交內畜不庭之志我是以有海隅

平章書

之後不意執事納我叛臣自問逆勢如聖許
者益惑群小妄肆猖狂與夫射天重地斬社稷
而焚之者何以異我故為執事憂之如養虎子
家欲以自衛倒持大何授人以柄誠下為利於
己也明矣雖至愚亦知其所以言矣於貞元
年十一月初捌日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兩恐將
不為前日之用矣矣以言之討叛以罪不為無
名師宜則壯勝負分天戈一麾數道並進蹂踐
爾土地剝喪爾家室而區區蟻封之城則不能
與天子之師抗衡也必矣而執事亦必踰前日
之舉載爾神王平爾人民扶老携幼奔遁他

所以致生靈肝膽塗地豈有為一匹夫而使無辜
橫罹其禍為社稷人民當如是哉我今駐師靜
江番此境土以待行李之未臨書布懇不許繁
牒惟執事慎擇焉

延祐三年中書省樞密院遣鄧萬戶翼劉亨字
道宗并廣西帥府造官趙仲良體安南侵地界
事劉千戶諭安南書云切謂以小事大者乃畏
天之道阻兵而安忍者非靜國之謀逆順之理
貴明安危之機當審自昔漢置九郡唐立五官
安南實居其一即非聲教不及之地今元朝一
統文軌混同東而日本北而朔方化外諸國自

平章書

古所未臣者也悉皆臣服雖負固入番徒犯凌
之上議今既平定且為郡縣惟安南霸縻之地
獨寺廢置之權朝廷寬宥之恩此之其他可謂
獨隆矣況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而厚性薄
木懷撫之惠亦至聖朝奈何負於貴國今胡作
不靖苟為思慮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
與國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是朝廷係藉
氏戶口結較尋常之事而積丘山之罪稍有識
必不肯為者院有聞且信且疑未敢聞奏朝廷
恐觸天怒且先委自當職寺體實情由今日
稽前項事路皆是顯証之事事勢至此豈能

恩至渥也

自昧而未審不軌之謀誣實為之或果出於當國之人抑啓於守邊之吏請明以告我以憑申呈若能遷善改過將所偷人口所占田土即行歸正是轉禍為福之機問罪之兵猶可及止若更執誕不逞強爭競執事須聞必有施行嗟尔偏邦典聖朝度長挈大何啻倍如且正明問罪之師必犁庭掃穴之舉泰山壓卵不覺識者以為貴國凜凜實惟圖之時安南世手著其朝請即流必過奏議即社則陽齋回牒并饋金銀等物列千戶回文却饋物

洪武二十八年秋征龍州以地界安南先命尚書任亨泰等往諭亨泰等既至溫先與王書畧曰亨泰等辭

閱之日面奉

旨諭雲南梁王元之子孫本欲存其宗祀奈何自謀弗靖匪逋逃誘遠人天討不容所以滅亡今龍州不臣允廷臣議奏十萬之師問彼之罪地界安南五縣人民若有容納逋逃者盡行剽除然猶念前王之舊實憫嗣王之弱冠復恐國人驚駭故遣亨泰等親請安諭



書疏移文



宜山李文鳳編次

洪武五年占城國王奏言安南侵其境土乞賜兵器以杜其欺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畧曰安南占城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概自與兵毒害生靈既大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諭安南國王戢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惜但以安南占城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

洪武三十年

洪武三十年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遺其王曰

峴曰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朝廷繕典冊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到王國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月未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誌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護采時李乾德寇遼耶達將兵征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良蘇茂杭柳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

地尚爲中國所有况銅柱以北丘溫等地平允
世祖時而祖光爲入款稱臣及日煨嗣立失臣
子之節於是世祖與問罪之師日煨蒙剽殺伏
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煨嗣立祈哀請罪
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
語而日煨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懼有侵越之
罪往往辭之丘溫以北之地共屬思明亦明矣
今安南迺踰淵脫如貉慶遠如盡育之柳乘元
之亂僥倖而待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
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黎陳
二國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爲祖宗之地

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誌書所
紀日煨之言無乃但爲浮說耶抑王懼有侵地
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飾也

皇上天錫勇智未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
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
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
趙宗壽之事是也客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
蠻酋是也是皆明効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
避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一國生民
之幸也釋而不圖爭而不讓是爲怙終自禍矣
惟執事圖之

日煨以書復誠等曰昨辱惠書諄諭不少所據
思明書云天使累遣小國迎送止丘溫一節此
說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蓋丘溫當其要衝
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時自憑祥入洞登道
皆小國林野之地不便立站於丘溫以當縣之
中有縣管管待故也至於交割夫騎則各於疆
界如今坡羅唯關是也當元之初丘溫已爲小
國之地思明乃當元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餘
里而未侵其丘溫等五處觀此則思明人之言
不足信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漢
唐以來遷變不一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於

今日耶餘具回啓不敢復贅

安南王陳日煨移咨戶部言丘溫地界畧曰伏
見上司爲思明府奏侵壞地遣行人陳誠呂讓
特咨文至下國令還所占地下國竊惟丘溫如
貉慶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役世世
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共思
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
憑祥界坡羅唯關今思明府人乃謂下國於其
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矣也夫站侵占將圖得
其地與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既已
有矣又何用立站爲哉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

隨時之宜站之長存丘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觀等以有把截邊界之役故令草起房屋以便歇宿已而復微何預於侵哉苟不原其地與其人民而欲圖使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破滅而此時且站其土地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役何其靈吳至於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回軍設立永平寨撥軍守鎮交邊者落交趾供給糧餉竊照二次大軍之將帥惟鎮南王不止而餞歸元史雖諱而不詳至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停關賊兵大集以遏歸師王遂

○平崖書堂

由單已縣趨登州道以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可辨豈有回軍永平而撥軍守鎮交貢交趾供給糧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而侵占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年馬援討交趾徵氏女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百餘歲千載之下陵谷遷變推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願歟雖千伯顏將何信耶又謂因前主官失於申明下襲收職盡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不能申明而廣城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可

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人往往侵占下國陳遠難於告訴思明徂於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於下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惟知固守何敢以先世所守之地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界以事天朝何敢覬覦與奪以煩上司惟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懇煩瀆台聽罪焉敢迓今回啓申稟伏冀閣下上體

○平崖書堂

甚

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鑑裁下國幸

永樂四年征交趾新城侯張輔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教李齊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主官猛擄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主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

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糧據西平州殺土官罪
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
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
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
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
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事中國者
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
之于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
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
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

癸卯年庚子年

天兵南下周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罪在季聲
永樂四年七月十六日出師十月初九日至廣
西思恩府憑祥縣福牙八境權武陳師遂入安
南坡壘關賊無兵守初十日望祭境內山川之
神告以黎賊弒君害民內侵上海之罪奉行

天討出榜曉諭國中官民

一探得賊境自坡壘關起由隘留關雞翎關至
并站山路險峻濶深廣林木叢翳調鷹楊將
軍指揮僉事呂毅等前哨探問聲息但遇兵拒
險去處就便攻剋又調都督同知韓觀於坡壘
關下營提調廣西等處官軍土兵人等運糧以

備供給即便修治道路斫通林木務要平恒橋
梁堅完以備往來及領游兵以杜賊人設伏之
計大軍次丘溫縣置堡儲糧當日據呂毅等報
哨至隘留關賊人依山結寨下設坑塹內插
立竹籤有賊衆二萬於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
軍敢勇向前攻破賊寨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
五名餘黨逃竄獲到器械俱各燒毀已將生擒
名數號令示衆就晉兵於丘溫堡隘留關鎮守
原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癸卯年庚子年

一十月初十日調驃騎將軍都督朱榮等將領
馬步官軍前哨雞翎關十一月據朱榮等哨至
本關賊人依山結寨亦行設置坑塹立竹籤
有賊衆三萬於寨上放銃拒敵遂領官軍攻破
斬首六十二級生擒十一名餘黨逃竄已將生
擒名數號令示衆獲到器械俱各燒毀原獲功
官軍若干員名

一十月十二日大軍次雞翎關置堡聞得賊人
於并站兩傍路邊俱有伏兵調鷹楊將軍都督
僉事呂毅拜都督僉事黃中等哨探得賊人伏
兵俱各逃遁就前行前哨於昌江市橋二處搭造
浮橋并於市橋置堡調鷹楊將軍芳政等游擊
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地面大

路前哨大軍自芹站迤西由別路至北江府新
福縣地面大路前哨大軍下營偵問得征夷左
副將軍西平便沐晟等官軍由宣光江前進已
至白鶴縣下營十八日遣驛騎將軍都督僉事
朱榮等齎執合軍信驗勘合領官步軍前去會
合二十六日有西平侯沐晟等亦遣都指揮前
諜前來兩廣信通就令俞諜領軍回旋十一月
初一日據朱榮回報領軍至三帶州立石縣與
沐晟等會令先於十月二十四日經過祖峯寨
有賊人拒寨即行攻破賊人逃竄獲到器械俱
各燒燬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五厘書堂

○

一十一月初五日據哨報軍人朱報新福縣因
吾寨有賊守寨調橫海將軍都督同知魯麟驛
騎將軍劉格出等領軍前去即時攻破賊人走
散原調官軍壹千名除次功外獲功官軍若干
員名

一先自領兵入境以來所過去處致奉

聖訓戒毋妄加殺擄欲全誼誤榜諭招徠有前三
帶州食判鄧原及諒江府南策州人莫遠等未
降詢問得黎賊父子恣討狼之毒貪恨不已乃
侍東西僞都及宣江兆江沱江富良江以為險
固自三江府沱江南岸傘園山起由富良江南

○五厘書堂

○

岸東下直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
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因故山沿江樹立木
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延袤九百餘里
驅逐北江諒江大原等府州人民二百餘萬因
守老幼婦女亦驅助勢又於富良江南岸沿江
下橋國中所有大小船艘盡烈於橋內連橋接
艦首尾不斷諸海口及諸江口俱不桿木以防
攻擊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正對江之南岸賊人
偽設東都守備亦嚴水軍不時出沒又行排列
象陣步隊於城柵之內時賊人水陸號衆七百
餘萬以拒王師因知其實我軍常於江北岸戒
嚴以待然賊兵畏法不敢渡江迎敵乃以書諭
黎季犛曰予奉

天子命將兵八十萬來討爾罪爾如能戰則率衆
於嘉林以待不能戰可自赴韓門以聽處分實
欲挑其戰也不報通禮部奉

命差行人朱勸張瑄齎文諭以禍福及令輸納金
象贖罪遣游擊將軍王恕差人送至富良江北
岸賊以船接去後一日行人回報賊首不行出
見但令一僞官取文書前去就留在船住宿次
日教僞官以說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高
及爾等使臣乃總兵官所差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不回自有准
備觀其詞語畧無改過悔罪之意又知賊令衆
望總督賊將金忠烈胡問等於水陸阻拒亦以
書諭禍福俱各不報并桂之見實欲恃險以爲
自固以老我師遂自新福縣移軍於三帶州箇
招市江口叱營與左副將軍等會議造船置銃
以圖進取有賊人划船不時於江口出沒十一
月十四日揀選精銳命橫江將軍都指揮同知
魯麟率扛糧造成划船從箇招市上流十里離
岸稍遠頃放期以今夜扛糧下水襲奪賊船至
四更時分齊檣划船下水奪取賊船一隻賊人

○平定縣志

○

除落水淹死外砍到首級一百餘顆餘賊知覺
驚走下水去訖自後划船不敢出沒獲功官軍
若干員名

一先議必於上流渡江調驛騎將軍都督僉事
朱榮於下流十八里嘉林地面先少以馬步官
軍布列逐日增數乃置船筏作款渡之狀以掣
其勢并哨市橋直抵困故等處防賊後襲之計
遇警就行敵殺十二月初六日賊果分遣水軍
於嘉林登岸布陣銃槍舟筏朱榮等遂領馬步
官軍殺退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先於初六日左副將軍沐晟書報已於本日

奪取宜江洮江二處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
邦城對壘城下沙灘平濶可攻遂議右恭將率
師前去攻洮江同造浮橋初九日右副將軍親
率大軍前去攻取留都督高士文於箇招市江
口守備輜重船隻仍與朱榮聲勢相接有警首
尾救援十一日有賊船過江打銃奪船高士文
等領軍殺退賊衆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平定縣志

○

上下城上銃箭木石伐等件無一不有守者蟻
聚凡我攻其如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已齊備然
賊人固守宜以計取會議於十二日早襲而破
之先令於衆曰賊所恃者此城柵耳將士報
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各用命城必破矣先登者奉
間不次陞賞將士無不奮勇欲先登者甚衆又分
定所攻去處左副將軍等攻城之東南右副將
軍親率官軍攻城之西南十一日列軍於沙灘
布置已定剴調軍相離款襲之所一里許作款
攻之勢以出賊之不意乃出令軍士各執內府
所出夜明光燄如先登城即燃火及吹銅角爲

號至日四鼓初都督僉事黃中等將領官軍叩
技潛擣攻其過共重濠直至城下用雲梯先附
城時有都指揮蔡福等當先扒頭梯登城用刀
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亦響城不將
士俱已奮勇登城接應者亦登賊人慌亂僅能
發箭斃數枚悉皆跳城奔竄賊人又有象隻及
步軍甚衆列陣於城內我軍遂前賊人以象來
衝右副將軍石叅將親督游擊將軍朱慶等領
馬以內府所出獅象置于馬身又調神機將軍
羅文等將神機銃列於馬之兩傍銃箭齊發象
見獅形顛畏又為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人責

○平崖書堂

○

亂遂以馬步并進乘機長驅鋒鏑雨注砲銃雷
轟賊自踪踐及為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內賊
將梁民獻蔡伯樂亦行殺死腥風殺氣時天地
為昏直追至傘圓山獲象十二隻軍器無算
一十三日傘圓山起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燬焚
木柵追逐敗舟火雲烟熾蔽日燭天士氣倍增
遂摧枯拉朽十四日直搗賊首偽設東都其戍
守賊徒棄甲逃散乃駐軍於城之東南給糧撫
諭吏民欣悅接踵來歸老弱扶輿爭先來見謝
以帛伐之意無大無小咸知感戴

聖恩及先被驅守木柵北江等府州人民男婦日

逐來降者不下萬餘俱各給榜發回安業懌聲
動地緣賊首偽設西都正係巢穴宜亟乘勝征
取遂議左副將軍與右副將軍於東都整治軍
務安集人民左右叅將各領官軍於十八日起
行前去自安洪江至譚舍江搭橋四座偵問得
賊首聞十二日已破多邦料我官軍必至城十
六日將偽都所有官舍倉庫燒燬逃竄於海調
驛騎將軍朱榮等前去哨得黎賊所居宮室及
城外賊兵住宿廟房尚存官軍盡行燒燬有賊
餘黨依天健山等處及駕船於土厥江譚舍江
恃水未犯我軍調都督黃中等自二十日起至
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節次殺退賊衆斬首無
算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平崖書堂

○

一永樂五年兵入芥站以來探知賊將胡杜於
諒江府因故山寨及於盤灘江等處聚船水陸
拒守宜伺渡富良江之後分兵征取常遣哨馬
及游兵於芥站昌江市橋直抵嘉林排列哨瞭
以防奔突永樂五年正月初一日調清遠伯王
交總率官軍及左副將軍調都指揮柳琮等前
進軍次芥站探問得注江淺處可以渡軍初六
日早天未明於淺處掩其不備遂破等江之柵
又有因故山萬劫江普賴山俱有賊人拒戰自

初七日至十六日節次殺敗賊衆斬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到偽團副丁部曲典刑示衆餘賊逃潰賊將胡杜原於盤灘江等處所聚船隻甚衆時有南策州土人隊正陳封等來託降行調遣攻擊將胡杜殺敗直走閩海口獲到船隻就將諒江東湖等處一帶人民俱各招撫原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曉得賊人哨船常於富良江出沒正離交州下流二十餘里及未降者云賊首及易黎澄等聚船於黃江等處議番左副將軍於交州守備安撫人民十二日左副將軍左參將領馬步官

○平匪書屋

軍戰船由富良江之左右水陸並進次于魯江左副將軍等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十四日已時有衆賊駕船三百餘隻奔流而上夾州兩岸未化我軍兩軍合勢水陸進戰右參將親督都督柳昇等江內以戰船弓箭陸路用神機銃碗口銃逼賊船於州水淺處船不能動賊衆大敗殺賊偽將阮仁男阮磊阮芳其餘斬首一萬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又生擒偽將黃世周彤文倖偽官馮宗實莫鐵茂難阮利并賊徒一百名俱各典刑獲到賊船一百隻餘船望風逃竄遂以賊賊衆親于岸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平匪書屋

一自兵到交州以來有偽縣令陳師諱等節次出降已照榜文官復其舊又有附近應平等處民人逃避山林亦皆差人給榜招撫俱回復業時賊首聚船恃水據險於閩海口士民日逐上書陳其過惡動以千計二月初九日右副將軍自交趾率領馬步官軍戰船直至奉化府膠水縣閩海口匪營有隊正陳應等白賊中未降云黎賊聞官軍至逃往大安海口止有黎澄等拒戰海口有沙汀其沙汀西邊賊人築月城及就船隻隄備又內江內下椿教層每日於椿內出船并陸路來犯我軍不時遣兵殺退及用大將軍銳擊碎賊船甚多賊衆溺死無算時有南東州人莫遠等素憤黎賊暴酷委身效義領上人萬人餘船五百餘隻領同官軍征剿果將賊人殺退賊遂走海斬首五十七顆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賊已竄海及膠水地面泥濘非久駐兵之所乃與左副將軍等謀議賊雖逃竄所去不遠必藏河港現我動靜若回軍交趾番兵於賊子閩水狹處兩岸立堡并留戰船守備賊見我軍回彼必仍由閩海口以襲我後我以馬步官軍戰船一齊攻擊致彼以擒事必可成衆議既同三

月初八日遂自膠水回軍至賊子關置堡成
留軍守備大軍抵交趾二十七日早有左副將
軍等報據上人報慈廉州地面有賊衆八十隻
見在山內已議左右將領軍前去征捕二十
九日夜有守賊子關堡都督僉事柳昇來報本
日賊人哨船離堡甚近下十里有賊船數多三
十日早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同進賊人果至
大小船隻首尾相聯數里不絕陸路又以精壯
數萬拒戰官軍兩岸夾攻賊乃以海船橫截江
中却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南岸陸路又埋炮
于窠放銃及船內裝載木植登岸埋立木柵右

平屋書屋

副將軍親督虎賁士及精銳官軍乘其柵之未
備奮勇直前賊不敢當其鋒柳昇等又率舟師
以繫賊船賊衆大敗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
斬其賊將偽副衛將軍胡射羽林衛中即將陳
克莊驍衛中即將陳挺嚴衛中即將杜人鑑權
監右侍衛軍阮可智權監勇捷軍陳中殺左侍
衛副未慶掌青龍軍鄭解權監號雷團武剛權
押圻威團胡存仁權監橫野團杜元哲掌鵬鷄
團原翊權監禁衛都杜世勅龍翔軍權軍副裴
簡主管諒州寧遠營阮思齊諒州選甲團范烏
其餘生擒典刑二千名斬首萬級溺水淹死者

不可勝紀富良江水盡爲之赤尸壅數十里獲
到戰船海船萬餘隻餘黨逃散當日追至魯江
前所追衆已行遁去右參將等亦至乘勝長驅
追至黃江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僅以船數隻
脫身逃竄靈源去訖又獲金飾船三十隻戰船
一千餘隻時有偽吏部尚書范元覽偽大理卿
阮飛卿偽千牛衛將陳日昭偽華鎮軍將黎威
拜范本等來降俱各撫安住生其賊人原拘交
州奉化等處人民俱各給榜文遣還獲功官軍
若干員名

平屋書屋

一賊首遠遁宜乘破竹之勢追剿殲滅遂振旅
回還交趾議留右參將鎮守及備禦黃江等處
四月二十日右副將軍左參將率領馬步官軍
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都督僉事柳昇橫海將
軍魯麟等并土官知府莫遠等各領戰船由水
路窮追二十三日舟師至清化府磊江賊衆尚
聚船恃險以拒我軍柳昇等隨率官軍殺敗斬
首萬餘級其餘望風奔潰獲功官軍若干員名
一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海門涇鵲淺情久水
涸賊衆棄舟而遁我師繼至天油然而雲沛然
而兩項吏之間水泛數尺船皆盡過舟師相謂
曰此豈人力所能實由

聖德格天之所致也陸路軍過九真州有偽銅副
營副陳季琰來降令其修路五月初三日至廣
州府茶龍縣地面下營舟師亦會問得升化路
偽太守黃晦卿係賊腹心爲城軍所逼見奔化
州令莫邃下頭目武如卿等責書由海道時有
僞四輔大尹阮謹上洪州通判朱宗驥升華宣
慰使莫真副使嚴時雨南策州通判黎原品太
醫院令鄒洞玄等來降遂探問得黎賊父子逃
於又安府深江藏隱本月初八日與同左副將
軍等由陸路仍調柳昇等率官軍上兵船隻由
水路左副將軍等由又安府上油縣舉江西路
右副將軍等由舉厥江東路追趕初九日間得
賊人說稱黎賊父子於深江等處燒毀大船四
十餘隻逃往新平府五日之前已過舉厥江當
領軍速追調都督黃中先行一程神機將軍程
寬等又領軍由海口取路前進大軍十一日於
又安府盤石縣下營面時有柳昇差千戶王源
報說初十日追至南州奇羅海口捕見黎賊軍
象隨即營一百三十餘里十二日辰時至奇羅
海口據柳昇呈初十日酉時賊軍陸路象陣擺
列水路船隻抵拒遂領前船官軍奮勇剿殺大
敗賊衆獲到船三百隻其餘船隻逃竄海口乘

勝追趕十一日巳時有湖廣等都司永定衛軍
人王榮胡生擒賊首僞大震國上皇黎季犛被
擒之時說稱漢唐宋元兵雖到安南不曾到又
安地面

天兵追連每年天氣炎熱有兩兵馬難住今年天
又無雨這是天敗我都是

上位洪福自古伐國未曾有如此功業真越古矣
我本罪重難饒若

聖恩留性命三畝地足以養身當日又據黃中呈
十一日子時領軍於南界保海口山內有象化
衛指揮陳欽領交州右衛軍人李保保等十名

擒獲賊男僞柱誠守正翊正贊治私化功臣雲
七鎮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

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
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

國大王黎澄并百戶陳安等擒獲賊將僞內倉
開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江鎮權僉

事軍事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國
東山卿侯胡杜有澄於黃中告說安南人井底

蛙不識

天威如此伏望

聖恩寬恕苟全性命小處富貴不打緊大國做百

姓也。好十四日據原差招安黃悔卿土人武如卿阮如隔阮箇僚謝玄武受陳雷春阮合未告五月十二日行至永盤海口灣船本日亥時於高望山內拿獲偽大虞國主黎令偽太子黎為官軍節次又獲賊男偽大原鎮兼天關鎮驃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激偽新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注賊孫偽郡嗣王黎瀆偽郡亞王黎泥幼孫五郎賊姪偽領龍興府路都統府平陸上侯黎子驛賊孫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石塘卿侯黎廷煥偽永祿亭侯黎廷壙賊將偽入內行達同知尚書左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彥光偽

○平屋書屋

銓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有賊將胡聞先已領象前往新平府地面當調游繫將軍朱廣等前去追趕又探得有賊將黃悔卿阮魯卿悉等與黃悔卿領軍象拒化州守城及有占城軍士到彼攻緊會議左副將軍仍回交州與同左叅將整理事務右副將軍同左叅將率領馬步官軍於五月十八日自奇羅海口起程往諭占城頭目人等及招撫黃悔卿等撫安人民至本月二十七日到新平府明靈州丹甯縣明靈海口下營據都督黃中差千戶李惟親報稱哨至順州拿得化州城內逃出軍人問

得阮魯又與黃悔卿自相讐殺阮魯將軍象隻投降占城國王及頭目軍人掠取新平等處人口牛隻聞知天兵到來畏懼將帶阮魯并所領軍象星夜回還本國去訖及據差去錦衣衛馴象所象奴杜子中往化州招安黃悔卿等回說本人俱罪將帶家小并所領頭目乘船出海逃躲止招到化州知州鄧悉等十名并獲象十隻來見及差辦事官姚瑾岳昇責書亦至化州跟趕占城頭目有頭目軍象俱已過升州去訖追趕不及除將鄧悉撫綏及令仍守化州於六月初四日起程回至日南州并哈海口據原差

○平屋書屋

招安土人數內阮如遇等報有黃悔卿下賊人將原招安武如卿元箇僚劫殺及字冊哈海口橫海將軍高鵬亦報有土人阮伯安等告稱黃悔卿到於海口遭風打壞船隻本月初二日被土兵捉獲初三日身死斬首號令了當通獲象四十三隻原於奇羅海口及追象等項獲功官軍若干員名一征討以來天道助順瘴癘之氣潛消資糧於敵倉廩之儲不費凡攻戰之際臨陣拒敵者殺之不宥未降者謹宜

恩命咸遂更生流離者亦已招集各令生業入新
平府州縣欽遵

詔命開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總治其人又留官
軍設置衛所鎮撫其地班師回京

進平安南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
張輔同征夷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叅將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右
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豐城侯李彬右叅將奉天
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
伯陳旭誠謹誠祈稽首頌首

上言伏以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復載

帝王九伐之法尤嚴蠻貊之侵陵救民莫切於除
克治內不忘於安遠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
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蒼者稔惡滔天屢
犯

朝廷之邊境欺

君罔上遂移陳氏之宗挑侵暴隣邦攻圍

詔使剽掠恩明之屬邑傷殘寧遠之良民

天地之德廣大通包魍魎之情誦詐無已偽迎陳

氏之孫子選邊

天朝之使臣此

王法之在所必加在

聖世難逃於曲宥視鬼方之惡尤甚此陰仇厥罪

惟均然以黎蒼之狡童狐豚乳狗跳梁待盡於

餘年本於季犛之老醜封豕豕妖狐荐食懷姦非

一日敢妄平於

天紀欲施毒於萬民首惡擾邊憤極神靈之怒發

幾啓疊疊傷造物之仁臣等夙奉

天威謹遵

神算特佐感

恩而恩奮士卒用

命以爭先義勇激揚風雲爲之動色精誠貫徹日

月以之增光去年十月初九日臣輔等自廣西

憑祥縣禡牙八境耀武陳師軍威震動於蠻方

劍氣光芒於南斗首令鷹揚將軍呂毅都指揮

葛森等攻隘留柵一鼓而烏雞屠驚繼調驃騎

將軍朱榮指揮李忠等拔維陵關丹鼓而狐潛

鼠竄遂設堡以據要害尋伐箬以開道塗臣等

欽遵

聖訓戒毋妄殺欽全註誤榜諭招未執謂豺狼終

無改悔惡東西都之固以爲巢穴特富良江之

險以爲湯池樹柵立城連橋接艦綿亘七百里
詭計千萬端乃調朱榮揚兵以扼其吭對壘者
林親領大軍間道以涉其虛屯營江口大治戰
攻之具以會雲南之師臣晟等自憲祥縣而進
兵經野蒲鑿而取道斫連林箐涉履崎嶇調都
指揮陳濬等奮猛烈關而賊徒驚潰俞讓等攻
柵華隘而壘卒擒夷進仙等開望風皆靡亦貴
珠而築壁仍刊木以造舟遂令都督指揮徐鑑
譚孔斌等分領精兵突忠宣江口攻殺敵寇
尋奪澳湧寺沙巨彬復相度其上游可計圖而
潛取乃親率立功都督程達指揮朱頤等中夜

○平崖書屋

舁船御牧間道以出洮水江濱乘時繫賊縱火
焚舟始奪富良江面臣晟同都指揮陳濬俞讓
徐鑑譚等汴流合繫舳艫首尾相聯鏖戰及浦
波濤上下爲赤俄即沙灘而布陣賊驚天上之
飛未幾造浮梁以渡行旅臣旭將兵夜令尋徑
波以進師士馬雲屯同對敵而法壘惟多邦城
之險隘實三帶江之襟喉備禦甚嚴攻取宜亟
兩軍大集而柯角之勢成諸將協心而破賊之
計決臣輔等乃援檄而申令親督陣以麾兵調
都督黃中等鷹揚將軍朱英等神機將軍程寬
等都指揮蔡福等攻城之西南四鼓初鳴乃出

賊之不意三軍作氣爭赴敵以趨前攀雲梯以
先登奮雪戈而縱繫鋒鏑飛雨砲鏡轟雷賊驅
衆陣以來衝我出虎賁而斫潰敵遂破堅壁
即隳流血如川積屍成阜臣晟等督令都指揮
陳濬等攻城之東南武夫捷卒咸蟻附而當先
堅甲利兵捷捷攀而直上冒矢石以前進登戰
具以交攻遂援柵而擁城轉聞益力蓋自寅而
至午屠戮方殷我軍勢雄殘夷膽落卷腥風之
慘淡騰殺氣之滄濛臣輔等復率清遠伯王友
游繫將軍朱廣等臣彬仍督都指揮俞讓等即
領隊兵分剪餘殄乃追踪而近掃遂乘勢以長

○平崖書屋

驅趨傘圓山而西馳循富良江而直下跋其連
柵烟燭燭天燒遂敗舟大雲騰日旌旗照耀川
原之草木皆紅鞞鼓喧闐滄海之鯨波盡沸推
枯拉朽直抵東都戍守賊酋俄棄甲而逃散比
居狹處咸撞踵以來歸吏民喜舞以相迎老弱
扶携而共觀招降即邑加撫疲瘡領叢爾之西
都乃黎賊之妖穴臣彬領都指揮盧旺等臣旭
領都指揮高士文等都指揮徐政等各率馬騎
遇水爲梁信道日趨賊駭

王師之猝至即時逃遁悉棄巢窟以蕩焚生廢渡
猶聚強梁令指揮程遠等以剿其衆天健山登

藏賊寇麾指揮方玉等以滅其踪惟是黨惡賊
使尚爾憑陵山澤調清遠伯王克領都指揮柳
琮等接其不備夜渡注江之津攻其所先力後
等江之網遂破因收之寨殺賊爲多復潰盤灘
之船未降者衆惟逆賊之免狡挾黨類以狗偷
偵知出沒黃江猶復操弄自刃臣歲臣彬率都
指揮胡通海等臣旭率都督柳昇等橫海將軍
魯麟等都指揮王諒等師次魯江口隔水營賊
犯木九州即時追剿步騎並進戈矛跳地揚塵
水陸夾攻火器飛星掣電軒輊流屍於仙作封
王築觀於沙汀惟下洪州賊人之寇探遣指揮
馬能等而裝捕川蠻療於婆賴縛偽官於長津
賊屢剗而不俊猶懷奸而倔強投身膠海負回
僻厥臣輔乃會臣歲等悉師族以進攻督諸校
而追討適本土降人莫遂等素憤黎賊之暴殘
欲解邦民之荼毒遂委身而效義願櫻敵以當
鋒領兵萬餘備舟數百導勝艘於膠水已誓賊
心逼絕於破汀信張兵氣兼旬轉戰潰賊圍
賊乃力盡途殫自計畧窮命促俱太山之壓殲
漂突每以偷生遊魂何依遊魂以遠呂嘉特亂
終獻賊於漢庭徵側逞妖卒見戮於夷島臣等
自征討以來天道助順而瘴癘之氣潛消資糧

於敵而倉廩之儲不費所平府州二十九縣九
十二戶一百九十五萬八千四百所獲象四十
六馬一百五十二牛二萬二千六百船五千三
百五十其所俘獲斬級軍資器仗另行奏
上其降附人中有脅從同黨者並已服罪輸情華
心向化謹宣
聖旨成赦宥之其餘軍民人等脫身水火稽首
明廷同沾
雨露之恩大慰
雲霓之望輯寧安堵胥慶更生萬家之喜氣如春
南極之妖氛頓息臣等曾無缺刃之勞風行草
偃坐見凱歌之奏曰麗水消妖全振古之封疆
永樂太平之盛治無任歡呼慶忭之至謹奉
露布以
聞
永樂五年三月十六日總兵官征蠻右副將軍
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其恭謹
上進
進平安南獻俘露布
總兵官征夷右副將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

臣張輔同征夷右副將軍西平侯臣沐晟左叅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古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叅政侯臣李彬右叅將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伯臣陳旭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天討有罪幸與伐罪之師武功告成爰舉

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刻惡必除其

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

姓名胡一元子黎蒼更姓名胡蒼者僻居炎徼

負固海隅竟移陳氏之宗桃

黎王季犛

朝廷之邊境酷刑威衆橫歛剝民僭稱大虞竊犯

年號遯遁

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

聖恩尚詐其自新狂豎佑終而不改罪豈容於原

宥兵必事於掃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屢破重關之險遂克二都之城卽

邑嚮風市廛安堵遂鯨鯢於海口因虎兇於柙

中水陸窮追神祇助順父子兄弟皆執縛於鞶

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重前代之遺恨解

斯民之倒懸是皆

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遠

天威烜赫生取三捷之功優上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除將所平都府州縣戶口并所獲象馬牛船軍資器仗列奏條

上臣等將士擒到首賊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

大虞國主黎蒼賊男偽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

臣雲元鎮魚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

使兆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雲元歸化嘉

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大都督府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

金魚袋上柱國開國衛國大王黎澄偽大原鎮

兼天關驛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汝偽新安鎮驛

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注賊孫偽太子黎芳偽

即嗣王黎滿偽即亞王黎荒幼孫五郎賊弟偽

臨安鎮魚大安海鎮驛騎大將軍持進開府儀

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

林郡王黎季犛賊姪偽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

內判中都府河陽郡公黎原各偽領龍興路

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驛賊姪孫偽御輦署

一局正掌卿侯黎叔驍偽清威亭侯黎伯駿偽

石塘鄉侯黎廷燁偽永祿亭侯黎廷燦賊將偽

入內食開朝政魚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江

鎮權僉行軍事諒江路同知總督府事賜金魚

袋柱國東山卿侯胡杜偽入內行遣同知尚書
左司事樞密院事副使阮彥先偽正奉大夫入
內行遣門下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
路太子新安鎮制置使國子監祭酒賜金魚袋
護軍黎景琦偽寧衛將軍知威衛事晉右聖翊
軍賜金圓符縣伯段聲偽晉神勁營亭伯陳湯
事偽鈞鈴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
六材并其偽印謹差都督僉事柳昇橫江將軍
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同知梁品指揮僉
事申志

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判具奏

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

成算得効微勤平安南夷克清大慈

獻俘而告

神靈分醴以賜蠻夷用昭

廟社仰答

天憲幸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懽

呼慶忭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永樂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總兵官征夷右副將
軍掛征夷將軍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侍

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城侯臣張輔同某某謹
上進

英國公張輔再平安南陳李擴事蹟

皇上嗣大歷服之四年交趾僭逆不庭

命新城侯張輔以征夷將軍印總諸道師討之明

年俘偽主以獻復古封疆郡縣其地又明年振旅

歸進爵英國公賜勳右柱國又明年簡定煽亂

復授公征虜將軍印仍率將士討其菲未幾生

擒簡定以歸結茲餘孽陳李擴志尚未悛跋扈

為害九年春正月

上命公授前任復往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寇聞

公至悉聚以石填海口徑三十丈公令將士悉

起其石以通舟楫賊退築堡月常江偽拒守計

公追至其境斬敵千人遂奪其堡賊貴走追至

寅義新平賊焚寨而遁時東關群賊蜂起公帥

師以次削平之明年夏五月又進至清化黃山

四面皆峒約七十八所峒口僅容一人盜出入

聚處其間山下水通月常江盜教為賊公率師

衆環其山盜恃險固持刃立峒口以拒公勅壯

士盡坑之降者千餘人拱手加額曰天兵神人

誓不再犯時東北有昏氣疑結不散公指曰賊

在東矣果報賊船漂往盤灘將回神役海口公

魚程追之翌日賊陣於海洋公集將校曰通者太白光芒如晝天文云勇敢者勝天象昭然擒賊之兆也於是先操舟順風而趨之他舟相繼進俘斬數千奪舟數百而歸風順浪急軍士渴甚公以篤蘆水而飲乃笑謂將士曰水味淡而甘可取飲之舉皆杯飲信然賴以解渴乃再飲之賊不可口將士賀公忠誠所致公北面拜曰皇上洪福有以致之秋九月公率師追捕抵荷花海口俘斬萬餘諸將請更追之公指示曰黑氣亘天颶風將至既而風果大作乃帥師回至演義立堡築城以撫恤歸附者又明年春率師出海於靈長海洋追及賊船賊望見公皆偃鏢仆楫羅拜舟中乞命稱為神人遂俘其僞將阮宗除及衆千餘人首賊遁據化州餘衆喪氣盡棄其舟楫不敢出海拒抗秋七月進兵賊恃荷花海險我師不能渡乃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公相視天時惟吉率舟自奇羅海洋徑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渴江連進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州城也謀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衆數十以為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公勅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因着報先

進象伏突起公一箭先射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於是即象叫號逃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獲僵仆填于山澤賊酋各不相顧散遁暹蠻等處民爭來附告賊首某在某處賊將某在某處公部分將校各處捕獲至暹蠻叱蒲幹等柵山路崎嶇林菁陰翳馬不能進乃徒步復險魚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相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獲處置事定乃旋師停戰在前鉦鼓在後觀者羅拜囉呼之聲動地謹用著述庶來者有所考焉黃忠宜公福在交趾嘗以書與張輔規畫其地方其畧曰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既擒帥豁景異之徒又已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以為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危以再變何者陳元楷乃季擴兄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為簡定季擴之續乎偽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為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為阮帥景異之亂乎今成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為守官不於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

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忍於自欺苟且偷安以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于公論之議若曰欺人依違取媚無一語直至事壞而上責

宸聰則亦無以克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以鄙見逐

一條陳尚冀采擇事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賊未就擒家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靖大慙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上兵者

平順化

若謂羈縻于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為庶幾儻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

京閱而警報已微

聖聰矣乞垂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至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天不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充空伍庶免後難今特令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文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海口

譚舍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靖安州萬寧等處

廣威天堂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場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命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州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

平順化

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桀集三所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桀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共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於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於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頃衛所上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顧情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當川在役如此庶便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
勢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由州府知府為
事發隨轉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職令選本
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於鎮夷關立衛控制不
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
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
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架彼處附近衛司民
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南寧等處設立以控
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
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
命無故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
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亦有一家
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軍丁貧窘自出充一兵
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多又不
推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
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微不足剝楚連綿是
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地事
壞難救其夫必須再命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
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管下影占家人田奴盡
行取勘見教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

貴丁多者為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架若
千土兵然後照數架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
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還以庸才兵不許
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
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事屯守不許亂差有警
不拘其管軍官伴當亦如舊例就於所管土兵
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員址文冊三司各收一
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
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
出降此等歹歹之徒宜為區處或量與官爵或
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
致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越嶠書卷之十一

書疏移文

天順六年正月二十日翰林院侍讀學士亮安南

國使錢溥謹致書于

諸宗伯溥竊以安南國遣使求封致

諸宗伯擇可為使者以

聞蒙

皇上命溥且

賜之章服以行具所以感知遇荷

厚恩亦已至矣然溥謂

國之立屋宇生

朝廷所以綏服遠人不靳其所費者欲聲教之遠

暨也而

諸宗伯勞於擇使而不恤其所親厚者次使得

其人也故溥自奉

命以來感懼疎不遑自處然竊觀翰林移閱內初

奉

皇上命尹文等為正副使持

旨云還差內官二人同去蓋以封拜為重同去為

次也今既備云而

諸宗伯至改溥為使則云會同原差內官禁封

行禮則是有二命矣使溥奉初命以行則當正

副使行禮外而內臣自行其所事甚為得體而

今若以

諸宗伯之命以行則持

節奉

詔付諸內臣為失體而專之為不遜則內外近臣

已抵牾矣何以綏服遠臣且自古充諸國使非

成命而欲陷之若富弼使契丹臨境發書見其

與語不合卒待改書以行然則當公處宋南北

不親之時勝負一舉之目尚有所不合者當時

執政之臣懷疑秉畏以致此爾今安南臣伏我

朝幾百年矣一使之往來不過副其請立之誠而

何有行於不合哉此處富公者不足責而今之

處溥者殆亦有疑畏乎蓋今之處溥者大宗伯

石公自方伯入內宜其有未知而少宗伯若年

兄鄒公舊寅兄李公皆孰於典禮酌見古今而

無所疑長者將何以處之耶願明以教我不然

請復改使亦可也溥再拜

與太監柴公書溥惟人臣所處之分自近以及

遠皆知重內而輕外者尊

君位也

詔勅所至則以先後序次而行之不復以內外遠

近計者尊

君命也故凡君命之所行與君位之所在自內廷以及外朝自外朝以及天下之夫萬國之遠莫不因所重而重之而可以私其身之所重者哉今公以清修王立之資負兼靜寡慾之行而自待

聖天子為帷幄寵臣天下想聞其風采久矣嚮以安南請封

上命正副使復命公等奉

勅齎錢物同往既而安南有事召公暫留南京及其事定而乃改漕為正使以行夫自至南京會公以來已越四月餘杯酒之殷動談笑之歡洽

雖素所交愛不是過也獨以

詔勅所行之序未聞一語以及之此正王雖謂孟子往迂齊滕之路而未與之言行事是簡雖也使溥知之而不言則亦簡公矣夫簡之至者情

必矣也故款為公言之且漕等所奉

詔立黎額為安南國王則未立特額猶其國之臣也公等所奉

勅外封云勅安南國王黎額則額已為王矣其先後可不較而明者但漕謹按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凡責詔至蕃國與天下有司皆設詔使位于龍亭之左又詔宣讀案及

宣詔展設等官位于使者之東南今若

詔勅同人則勅使位當在龍亭之右俟宣讀畢而與之則受封未成禮必俟三呼成禮彼而與之三則依禮制行叩頭然後禮畢為當也若使漕不可偕而居左

舊制定禮又不教素而居右則公必同迎入城至於館所少俟開讀訖速出迎

勅與錢物同進交付明白為得其宜然後公之行則居漕之前坐則居漕之左而宴會則居漕之首於勢為順而於禮亦和矣然又不當以後公為嫌也此皆漕所未喻也公居內廷職司大禮

預大事出使南京浙江福建事行獨濟無不稱而處此諒無難者其肯私其身之所自重而不知

君命次序之尤當重哉但未肯明以告我爾前途漸近將入其國所謂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使當此而不即預謀臨時罔指必貽笑於遠矣遠矣既已貽笑

國體之失就甚焉漕謹白

撫攝安南國王第一書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漕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崇昇本御張崇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
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
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
人多欺偽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
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
竊欲為主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
及兄至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
得國禮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通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
者而何待於言為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
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啓故
言之不能自己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

朝廷念陳日墜率先歸附世貢不絕恐視其子孫
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

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
人所俘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
好同一家豈意琛賊以廢墓嫡妹死未求且曰
遊湖自溺意在不予其忘君之心見矣

朝廷遂命信使往封其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
死之故則琮必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婦
言于

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耶使將及境琮已
就討且吉計請封之使來師遣行人往祭而尤
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迎
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松于境上而知王為弟
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使以
錫封焉則我

朝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
氏哉凡遣使至京翔翔萬里聽其所往慙易有
無入市不變如予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
有密切偽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年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
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將我亦能
渡之遂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頃與女
直潛越志諸國未聞使行人松焉頗得其跡道
給事中張寧

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
已不知聞安南累使占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
實西域諸蕃之門戶其王為下所弑母老子幼
勢亦殆矣母太妃未聞遣通事沙達王率其類
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擢送京師以正其罪安南

策書未嘗謂五天
討故臣便問之 則我

朝於四方萬國抑強扶弱起小便之各寧土宇

而同亭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母其心天

地其重而日月共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陸

謹守禮法而聲教之外不煩於我一使者宜保

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

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通兵械械頓

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

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

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

教番辭至七日而始定為拉南向坐然則何為

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

始粗備至是而特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

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釋刺丁

云彼多回鶻禁約不使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

禮有如是耶其後倂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

國僅存幸我

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耶傳曰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喻也其朝

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韶箭而歎盛德孔子見

刺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

以禮樂制度而固其國於周室傾危之特固以

內外而有問之也況我

朝之於安南一惟禮丈相與而各極事大乎小之

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耶或者居先王之左右

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於王初即政而言之

溥等叨

天子待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

惟懼寵臣故特簡

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未能改而待之

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

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

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

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簪也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八月十三日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灝薰沐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

人昨承郵雲見示壯誦再三具見惠顧之意不

勝欣幸未及返璧即遣頭目阮善日夜馳驛伏

候進止而尊諭以坐位有三等不同為言竊惟

本國受

朝命之初天使李章二侍郎奉

詔寔來當時宴會坐向之禮而已講定以東西對

坐為宜厥後徐李二侍郎李通政湯給事中柰光祿薛都給事中陳即中郭朱謝高程侯邊行人等皆以為是一無異論近年黃卿頗自好名惑於龍州細人妄謂邊行人有南北對坐之禮又以前輩所行為不足法辯論數四後覺其詐故別有東西並坐之議本國不得已而勉從比者劉行人亦嘗以是為說然卒知章徐諸公為可從而不改其舊伏惟大人乃

天子侍從寵貴之臣欽承

皇命貴臨下國必體

朝廷懷柔之意以順眾志而安遠人也禮曰禮後

○五厘書屋

宜使從俗大人學富而量洪博雅君子也於此必有處焉願端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八日

第三書并俄註回攝安南國王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崇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之邦其畏天事大之誠固無所不至而獨於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等奉

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即馳書

于至王願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格而無疑也比入閏二日王遣阮善來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然鍾未有不和而自鳴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決難定禮具使聞諸執政者曰國於是時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以成吉禮不宜徃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為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難矣後之醫者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果以王書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可信是受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投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盖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禮一書我

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與夫頒詔儀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禮制詔行司府者言之宜有以未茲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歎薄味也而周公辭之謂無

德不敢以當飾物之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於微也如此而況我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禮況今頒詔授封領勅之禮並行謹按集禮所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條王其嚴令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子之國亦克永世而無愆矣事母或於故老之談日吾先君未之行也而忽焉濫等肅奉

計開儀注六條

一奉

平屋書堂

詔勅入界首關一路迎接官及所過衙門官俱行五拜三叩頭禮其道路官員人等遇見即於道傍俯伏過畢方起

一前期二日結紵於殿庭及公廨街衙衆官及耆秀僧道照

大明集禮儀注習儀是夕王宿于齋所衆官各聚宿于衙門次日早王與衆官皆冠帶便服率耆秀僧道出郊迎至呂塊站望

詔勅叩頭王隨入站共衆官候朝便下轎入站捧置龍亭中南面王與衆官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分東西班立王入與朝使行內拜禮

設席向南王北面勸酒飯畢率衆官回留執事官演禮留官宿衛此古郊勞之禮安南行之久矣昔曹世子來魯謂其謂成君也享以上卿之禮今王未受封退執卿禮以接朝使亦禮也

一令有司於國門外迎恩亭設幄結紵設二龍亭一番案於正中備金鼓儀仗鼓樂迎入亭安奉

龍節于一亭

詔勅共一亭是日王與衆官具朝服及耆秀僧道止叩頭迎龍亭出金鼓在前次耆秀僧道行次衆官行次王靠東行次儀仗鼓樂次龍亭朝使分行于龍亭之後迎至府中衆官等分列于東

平屋書堂

西司贊唱排班引禮引王等各就位唱班齊東邊使者學士諸前南向立稱有

制唱鞠躬樂作四拜唱三上香開讀宣詔官二人一用漢音一用國音展讀官二人俱陞案使者詣龍亭捧

詔與捧詔官捧詔官跪受詣開讀官宣讀訖奉還使者復置龍亭中贊四拜稽首鞠躬三舞蹈山呼者三出笏府伏與四拜訖西邊使者太監詣前南向立稱有

勅諭贊跪王與衆官以下皆跪使者詣龍亭捧勅授王王開訖收勅叩頭起贊禮畢王復升詣龍

亭前院問

聖躬太監鞠躬答曰

聖躬萬福王及衆官退後設香案於殿臺上向北

王易九章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然後易王者冠帶與朝使分東西行兩拜衆官

見朝使向南立受兩拜畢王率衆官具鼓樂儀

伏送

詔節入天使館此迎接

詔勅禮一依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二書參酌而行稍有不同者

以義起也

○平屋書屋

一宴亭之禮四位朝使拉東坐向西王西坐向

東對第四位此按

大明集禮內載元至元二十六年禮部尚書張立

道使安南宴于集賢殿東西相向坐

國朝倣而行之及洪武二十六年指揮王鵬使朝

鮮禮部定到儀注亦東西相向坐此我

祖宗定制故不謹而行之如舊有侍臣同宴于殿

者今當少置殿外兩傍以次升勸盞君既分生

臣當退避故也

一王與國之賢而有學者各賦詩為文送朝使

還京此古者使於四方必采列國之詩以見其

俗之美惡至普韓宣子歸自鄭其六卿餞于郊

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及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倘有所作豈惟得觀所志抑

將采而獻之于

上

一頒行之日王率衆官以下送

詔節至郊外行五拜三叩頭禮還擇日遣陪臣齎

表詰

闕謝

恩

天順六年九月初九日

○平屋書屋

安南國回書

攝安南國事黎瀨端肅書復于天使列位大人

昔劉康公嘗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非唯達理

之深亦惟惠及下國而以善教人也大人蹈中

庸之德居

天子左右奉

明詔臨敝邑初至南邕亟以書來旋復近郊書及

儀注併惠備見溫厚款曲之意善孰加焉敢不

唯命至郊勞一條使行右禮伏覩

洪武禮制中本無此說豈以

王命未宣布而敢遽相勞耶且知迎本國禮俗事

為恭敬遵禮制中恭敬所以從中也釋此不為未知免矣其具朝服以迎禮也但本國在荒遠雖欲勉強行之竊慮章服等衷一有差謬故將誰執開讀所以宣

聖天子德音也若教漢音宣讀一國豈無通語者然聲音節奏不無生硬其失為大况陪廷臣子未盡卒曉而

朝廷德音未遽諭也大人既以中道見教灝不佞庸有拂於此故不辭瀆敢布于下執事唯大人裁之灝端肅書復

天順六年九月初十日

第三書攝安南國王論禮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崇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輩請定至黃卿始為不足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可以服吾輩乎可以服天下後世乎宣黃卿執之為是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者技止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行之蓋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行有司而未及番國大明集禮所載有詔行番國而未及封拜

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昧此而一以禮制並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心其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鄉之禮如殿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

命九重之上而人萬里之外哉若曰

主命未宣而未遽敢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行事者蓋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可以偽欺為人不可以偽惑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音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冕服之制以俟奏

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諸改書以從溥等謹復

天順六年九月十一日

第四書回攝安南國王再論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崇端肅致書安南國王竊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說者公館非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度於分內益慰諭於言表然後導迎

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如儀彼此交驩而成禮豈不隆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發乎至情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

而王獨不此之信謂

天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天使不足敬而可以王禮忽之將猶楚子受王而情成子受服不敬之歸矣豈知魯公如魯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來魯襄盟于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爲過者哉今王天資高邁學問淵篤禮足以行已和足以得衆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無惰與不敬之失矣然猶致是之紛紛未決者毋乃異論以惑之手繼今當召自宮中有中以及街衢奔走遊說之徒而問曰天使駐節於近郊有日矣當以卿禮接之手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待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价來曰王誤矣敢稿子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茲承阮堵阮廷美來詢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處焉濤等謹復

第五書回安南國王

欽差葉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濤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來王之牢醴餼原曰盈于始而謙焉教慎不替于終行人何以臻此頻行又辱賻遺感愧何量然嘗聞之宋人或得王獸之子罕子罕弗受獸

王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爾以王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有奉

德音揚清光惟恐弗職以忝

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寶柳速灰滋甚矣古人有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大難國所無亦克惟

命足共矣此未之能恤也而況厚賻之復加我用此敢辭不宣濤等同拜

天順六年十月初十日

安南國回書

○平屋書屋

安南國王黎灝端肅書復于天使大人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王公茲以使旆言旋戒行在適敢用賻禮以將恭敬之意而大人以樂善之事見辭其廉介之操尤可景慕然君子之辭受取與唯義是視故孟子不受於齊而受於宋薛以此之故大人欽承

聖天子明命嘉惠下國一方之人悉受其賜非敢惡乎用情臨行餽賻所以表敬也况贈賻之禮古人皆行之今何獨不然以爲時命未共則所需比當料理以爲儀不及物則禮意固已並行所以再賻高明者以其欲得取與之宜而教有

所伸也惟大人其裁之不宣灝端肅書倭

第六書 辭安南國
王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恩亭上荷王執杯着戀之深送舟凝佇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况贈賄之辭未畢而納善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絕而馳遠之使即來此將物以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恒懸于中我閱山迢迢目遠且深瞻仰無由豈勝慨念不宣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十二日

第七書 再辭安南
國王私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奉遠以來蒙遣近臣黎弘毓阮堵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寔王所任使親信之至不可一日離者特徵以祖送至於夾旬之久幾千千里之遠而不恤是故敬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夫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頒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溷我行奎則王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涼哉天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於此矣用是迓

登幸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盡其情也乘此清風欲歸去而南望青冥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奉

天順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倭 命題本

翰林院等衙門侍讀學士等官臣錢溥等謹題為襲封事天順六年正月內該禮部奏准差臣等為正副使前往安南國封黎灝為安南國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朝三月二十六日到於南京會同原差司禮監太監柴昇等賞錢糧起程八月十三日至廣西南

寧府緣本府去安南不遠差官賞書馳報本國

迎接

詔勅并詳定儀注前來九月初二日入其國黎灝差大小頭目五員來接又差頭目請儀注因無書不與初八日始以書來遂回書并儀注去十一日復以書來論迎禮不合遂不行是日黎灝冒雨接至呂塊站不過其站離國城約三十里許十三日復差頭目請十四日至呂塊站迎接是日黎灝率官軍人等早出江邊迎接詔勅入站行禮畢退與臣等行禮具茶酒臣等因其輪禮不合皆不受亦不與坐謂曰今日卿明

曰王

天命不可以僭差宜退黎瀨執不肯退太監謂曰王齊宿宜早去整點明日事然後降下一揖臣等皆正面受之不送十五日黎瀨早出迎恩亭下候

詔勅過江導引入府中一如原定儀注行禮訖步送

詔節入天使館十六日王來訪各視卧所十七日請宴於後殿當日太監與本國交付錢糧逐一買辦香料等件二十六日王差大頭目黎景徽請留

平屋書卷

詔書為傳國至寶臣等今寫收領迎去有副使王

豫惠病至十月初十日太監計議臣等先回黎瀨遣頭目送臣等金銀等物當作書辭還十一日作詩後復以書送禮物來臣亦作詩辭還十二日王送至迎恩亭上勸酒訖袖出生金一貼

謝曰昨日席中蒙教親詩書樂善道以福生民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臣曰納善足矣何以金謂遂登舟行至呂塊站復遣頭目送金來二十一日王遣大小頭目五員送至關口復出送金臣皆作書辭還臣等看得安南

國其天性雖尚說諸服食居室亦多鄙陋至於敬事

天朝以及使臣之禮則款務盡其心如各站遣人迎接每日三次管待所過地方鑿石伐木以開拓山路男女老幼皆焚香膜拜恭候

詔勅過後方起臨回遠送禮意甚備此皆皇上德威遠布致使蠻邦小國格心向化如此臣等叨伏

天威預有光榮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今將錄過書七通律詩十首及安南國回書三通隨本封

平屋書卷

進謹具題

知

學士錢溥使交紀行志畧云天順六年正月丙申朔甲寅

皇上命溥為正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為副使持節奉

詔往安南國封黎瀨為王仍往南京會同原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行二月丙寅朔謝

賜衣恩辛卯早辭退辭

皇太子賜羊一隻酒十瓶壬辰發潞河驛至張家灣訪故交不行甲午夜至河西務三月

丙申朔過直沽 四月丙寅朔晚至吳江 五

月乙未朔至浙江館遇順風行 乙巳午至南

昌 癸亥至大庾縣會姻家來克純邀遊觀音

寺登子佛閣觀蘇東坡題壁遊廣化寺觀東坡

畫竹四壁清勁如新 六月甲子朔乙丑過梅

嶺 七月甲午朔丙申喜陳給事嘉猷自蒲喇

加國還 八月癸亥朔丁卯過永淳其邑舊為

賊破官吏師生皆夜宿江中 癸酉仰南寧府

抄案差照磨何璿書馳報安南出接 丙子

過一近村名凌灣居民數百家鷄犬相聞牛羊

遍丘隴男婦隱隱竹樹中打木績麻聚首相觀

有夫克役者携餉出楫于船傍儼一武陵桃源

也地平曠賤罕到間有耒耜人聚有備亦難入

若使他郡皆然豈有民不安生者哉 己丑至

龍州知州趙南傑請宴于後堂即其家也奉母

出婦以見既罷余與給事偕奉御晚步魚塘之

上奉御永樂時人言

太宗既成天壽山陵時

仁宗為太子

宣宗為皇孫 命偕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遇凍

仁宗患軟足疾二王誘兄下橋行

仁宗雖有夾侍亦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

人把滑

宣宗即應聲曰後人又有把滑者漢回首嗔視其

姪久之是雖一時戲談後來漢之不軌

宣之討賊咸決于此矣又言嘗侍

太宗北征行四十日不見寇兵因糧竭六卿諫之

皆鎖項惟太監沐敬若諫不已敬乃連支宮人

太宗罵曰天蠻敬舉首曰不知

太宗怒縛出斬之敬猶切諫了無懼色

太宗悟曰使我家養人皆如此何患不好釋之遂

班師及漢王天敬侍

宣宗日夜猝至城下子四鼓軍猶未集敬忽於漢

城東南舉一砲

宣宗驚曰事泄矣召敬貴之敬曰漢所料者西北

若於所不料者驚之則不佚矣已而天明軍四

集漢果出降就擒予聞奉御言此二事皆其目

擊者故備錄之 九月壬辰朔從陸路行五十

里至憑祥縣 癸巳行三十里入南交第二程

越南傑與憑祥尹李廣寧各率兵送北回諒山

府官呂孫蔡師孟率合屬師生耆老迎土兵十

人護送 甲午坡唯站王差大頭目黎執中頭

目阮永錫黃清程磐范塔程紀接過立溫縣

乙未不傳站王差頭目阮著請儀注因無書不

與其地六郡縣山溪險惡難行 丙申王差頭
目黎巨縛宛文淡杜黎黎安黎榮黎虎范木程
度日阮年吳求程國信鄭可呂率軍士五百夕
接 丁酉卜鄰站其地鳳山縣溪多山峻如六
那 戊戌漢上站雖有山可行與丕禮皆屬諒
江府 己亥丕禮站阮阮善書來過古勇安
寧古陵三縣地始衍人煙漸密 庚子昌江站
王差大頭目黎康黎文正頭目阮便阮禎范慶
甫程秀接星日回書與儀注差阮永錫黃清與
阮善同往過二江家布稠密屬上北江府 辛
丑布橋站王差大頭目黎弄黎布葛頭目范得
齒阮仕連武永禎阮料接過一江屬下北江府
壬寅早阮善以書來論郊迎禮不合不行遂
留善面答以書是日王冒雨接至呂塊站不遇
差頭目阮堵阮廷美接復與書 癸卯次市橋
站 甲辰王以書請至呂塊站接擲其書還不
赴至晚眾頭目懇請許之星夜三鼓復差大頭
目黎禾頭目黎居道接且跪曰國王見書有
天命不足畏天使不足敬等語十分懼怕不敢回
書特命迎請於是行 乙巳午至呂塊王早出
江邊候
詔勅行禮畢王邀入請茶勸酒皆不受亦不與坐

王乃報報退遣通事來曰知罪矣 丙午王早候
詔勅過江導迎入府中行禮畢隨與王步送
詔節入天使館送四位朝使各有太牢猪羊酒禮
止受酒禮辭其牲牢 丁未王來各視卧所是
日太監奉御交錢糧去 戊申請宴于殿後堂
其前殿橫七間後堂直七間北三間設賓主席
中一間設細樂歌戲之類或坐地或走立各無
次序南三間皆大頭目立侍以次來勸退則揮
扇飲啖自若眾家從三十餘人及立宴于前殿
始知夷息國陋如此難與進言禮 己酉至癸
丑太監奉御與論錢糧價 甲寅王來訪請視
王給事疾隨以醫來 乙卯與太監奉御還訪
留飲 丙辰送金屏香料等數與太監論直
丁巳王差大頭目黎景微請留
詔書令寓收領用鼓樂迎出 戊午王差眾頭目
請酌疑其謝番
詔書不赴自是皆取香料等物 十月壬戌朔乙
丑王差大頭目移酒卓來奉 丁卯王始來謝
留詔書視王給事疾 戊辰與太監奉御還訪
留飲就先辭初十日行 己巳王差頭目四員
兩次堅留不許 庚午王差大頭目黎景微與
內官來堅留至十三日行終許十二日 辛未

令通事買辦果物借五所用樂作席辭太監奉
御是日王送賸禮作書辭還令王作服輦送給
事與疾而行 壬申作侍後復以書送禮物表
辭以詩 癸酉王送至富良江邊勸酒訖袖出
生金一貼謝曰昨日蒙席中勸親詩書樂善道
以福生民庶不負

朝廷等語所謂一語重千金也故以此報予曰納
善足矣何以金為遂登舟行王遣阮廷美送至
呂塊站明早復遣黃清送賸禮與金來皆辭以
書遣黎弘航阮堵阮恪醫官等件送出閔 壬
午至閔口弘航等復出送金辭以書憑祥李廣

寧率兵入閔接 十一月辛卯朔遇火煙驛

十二月辛酉朔己卯早五鼓至泝江館 壬午

早五鼓至家 七年正月辛卯朔入府行禮詣

學詣廟 三月庚寅朔至縣 四月庚申朔雨

阻新店 庚午早遇柴太監等到遂同行 丁

丑從河西務入城 己卯早復命 六月己

未朔 戊辰安南陪臣黎公路等順帶禮物奏

准送來 己巳早謝 恩訖在翰林院受禮設

席款待公路等七人

成化二十年安南國移洛雲南都布按三司曰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准本國安西府官

阮德俊等備啓准本府所轄黃巖等州緣邊土
人馳報有車里境上土人傳言謂本國與起兵
衆人馬不知其數前來夾近車里地方安營下
寨聲言有一百六萬兵衆分行四道將來攻討
車里等處及先遣頭目數人統領數十兵徒扛
擡大石一塊前來與車里人話說奉國王命傳
報車里云今有一百六萬人馬來到你可懼怕
若要安全無患急將金子擡來拜平此石并進
貢犀象惟帳等物務要多多并助攻入百老極
等國若不聽命即將前項兵馬殺害車里因此
車里官目已備由投告雲南乞奏

天朝皇帝調集大軍急來救護并移報老撾起集

兵馬併同車里人衆拾死先路攻討安南等詞
阮德俊等聞此傳言不無駭異竊慮本府各州

居民與車里居民封疆限隔音信不通古昔以
來曾無嫌讐夫何今日有此事端緣係誣構邊

事重情若不具啓伸辨恐後來生事惹起釁端
守土邊臣難逃罪責為此具啓乞行區處等詞

得此切照本國僻在西南久爲

朝廷藩輔每圖敬

天事大保境安民凡在鄰封茲敢情義盡欲邊陲
無事使此相安近歲廣西龍州思陵州邊鄙細

民或以田禾之故而不免相爭詎騙商人或以貨利之由而不免訐訟然於勘斷之後伸辯之餘和好如初情嫌盡釋况車里與本國使此封疆截然有足山川限隔習尚不同鷄犬之聲甯不相聞牛馬之風亦不相及既無侵爭境土攘奪田禾等故又無商賈往來交爭財貨等情豈有妄啓事端別生嫌累擅與兵衆輕動干戈以爲侵擾之計緣於成化十五年間本國以所屬嘉興鎮軍等府土酋道車琴公熱訛等生心背叛逃竄老撾本國累次差人前往追索老撾官目爲其淵藪公然窩藏本國出不得已再差守邊頭目將領換軍分行追捕緣老撾自生嫌隙因與車里誣訴上司轉奏

○平屋書堂

朝廷將欲陷害安南一方之赤子幸賴天朝皇帝一視同仁明見萬里廣海嶽包含之量體

天地覆載之公特降

勅書下軍訓諭戒以安靜守常欽畏天道恪守藩臣之禮允迪睦鄰之誼欽此本國兢兢惕厲悔過改圖夙夜遵承惟恐不及自此以來凡與本國接壤諸番無有遠遁悉加敦好罔敢乖違期於彼此居民相安無事上以遵

朝廷訓戒之急下以盡本國睦鄰之方况丁寧勅諭語未及寒安敢昏昧遺忘更圖侵犯鄰邦迄今車里之人不究真情敢行誣說謂本國起動人馬不知其數前來夾近車里地方安下營寨聲言有一百六萬兵衆分行四道將來攻討軍里等處及先遣頭目教人統領數十兵使扛擡大石一塊前來與車里人詬說稱奉本國命傳報車里恐以兵威索其財貨脅令降附本國俾之助討諸番若不聽從即行殺掠因此車里官目已投告雲南乞奏

○平屋書堂

天朝皇帝調集大兵急來救護并移報老撾起集兵馬併同車里人衆捨死先路攻討安南等詞此等誣陷事情干係不小雖云事涉傳聞未委虛的然係措起誣說邊事重情若不伸理辯明使之分別虛實竊恐姦頑之輩得售其謀他日別起釁端爲弊滋甚不惟欺誑於官府亦將黃威於

朝廷疑似之間層誣之語

天高地遠神辨無階枉受其冤取譴非小防微杜漸理合辯明矧分治列位大人皆是朝廷選擇素有碩德重望委之撫綏一方明遠察微幽枉罪達上以體

天皇帝包容之德下以慰遠人向慕之心凡其大小故施悉皆寬恕更使遠民無事嫌隙永消隆任款誼之徒尤所憎惡詭譎之說亦可辯明重慮造此浮詞扇惑衆聽者或是本國犯罪遭逐之人或是肆陰聽老過之計搆此嫌謗扇惑朝廷得以陷害一方快其私憤若此情節全是構誣況金銀犀象惟慢等物皆本國所產不足爲責所用羨餘又不匱之寧有貪無益之賤物踴靡測之禍坑國寧民安是其所實輕小貨物何足闢懷若以此結怨構謗與共動衆則所得不償所損所利不償所害雖昏愚無知之人尚不樂爲別本國曾讀聖賢書明成敗可否之理安敢興行犯義拂經之事構怨逮禍之非上得罪于天皇乎

國法下結怨于鄰壤于廢民以乖拂人心違背古訓指安寧之計而敢違亂之愆手起釁構謗諍非本國之意慙姦華弊固可早爲之圖除本國已着落緣遠州官目審勘管內有逃竄頑民妄行扇惑拿來治罪外照得車里孫是雲南官屬亦宜區處有方爲此合行移咨項爲拘來車里人目照勘前項情由虛實是非審究詳悉仍行曉告車里部民各宜循理守常安居樂業勿

聽訛說狡謀而自生嫌謗勿以惡聲過舉而妄加於人以致搖動上司扇惑

朝廷非惟失鄰封和好之義抑又啓他日讐隙之端尤莫詳究誣言亮察真意憐憫安南之赤子同爲

聖世之齊民忍聽構誣使罹禍害如欲避荒兆庶炎徼民夷免其荼毒之災共樂雍熙之治則曲加惠顧使誣譖潛銷遐邇庶民咸歸輯睦以全一國生靈之命脉頃釋兩地昔日之猜嫌彼此民夷悉陶至治永遂鑒井畊田之樂益敦仰風慕化之心巡撫都御史程琮同太監覃平點國

公沐琮御史汪山三司各官議得所轄地方與安南國疆場密邇自彼國舉兵侵殺老撾延及八百地方被土官人等殺戮志喪氣沮無所容其奸計而又不次差人假以取討年例擾我臨安邊界展轉移文方纔消息今却指稱事里誣構擅動軍馬侵擾邊疆移咨伸辯其詞婉曲雖皆敘事

天朝畏懼

王法之意中間情爲難測必須外示和好內益戒嚴庶保無事除行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官員各該軍衛有司非沿邊一帶土官衙門巡司哨

堡把截去處嚴謹防禦仍行車里宣慰司遵守
法度嚴固封疆若夫人果有侵犯實跡呈馳報
來如無不許妄報并差的當人員前去臨安邊
界體探有無別項聲息及令三司將原來咨文
封藏奏繳并疏其事以聞

安南國陪臣潘琮等奏竊照臣等本國陪臣朝
貢奏事由南交關經過祥州抵龍州進呈迤年
陪臣往迤別無阻困緣憑祥州土官知州李廣
寧居官日久遂長貪心始於咸化年間見有陪
臣到來先差本州頭目到南交關要索銀絹等
物方許進呈回還時更曠日逗留要索銀貨少

可其意則漸漸起程未滿其慾則怙然坐視陪
臣則慘酷無聊李廣寧則誅求不已卽其作弊
曷可勝言因此節次陪臣同辭具啓國王乃指
實具本差陪臣黎彥俊詣

闕陳奏乞賜維今使臣性迤自七源州界首直抵
龍州并護送接迎官員並從龍州直抵七源州
界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自龍州赴京一遵舊
路以充李廣寧托故拘留之害其本該部奏看
說使臣宜如舊路行而嚴戒李廣寧不許阻留
前弊黎彥俊竊恐使臣仍舊路而行則難免李
廣寧報復阻留之困再俗覆奏又奉該部看說

謂黎彥俊所奏大槩欲令陪臣性迤並從龍州
路去不必經由憑祥以免李廣寧要索刁蹬之
苦哀鳴懇切情似可矜事非得已况係遠人難
以置之不爲處分以傷懷柔大體合仍行兩廣
總鎮總督總兵等官行令廣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官員及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會委三司佐貳官員查照先令事理卽便親詣
龍州從公查審仍踏勘使臣入貢自彼七源州
直抵龍州與經由憑祥方抵龍州驛路執遠執
近事體孰爲相應人情孰爲順便若依所奏改
那驛路接之邊計有無相妨初年間通驛路有

無深意及李廣寧有無迤年刁蹬指勒貨物彼
此是否結爲讐怨如果相應改那驛路別無窒
礙彼此便利無拘前議呈馳會奏前來以憑上
請定奪臣等於此有以仰見

聖天子德同日月之明回光洞照賢寧執心若鑑
衡之別改議從公不以黎彥俊覆奏爲嫌不堅
執前議爲是臣等以爲

朝貢之路從此得通性迤陪臣未無阻困矣不圖
差委官太平府知府盧勗等周秉公心昧於勘
實如龍州官自趙相呂永信等結狀謂安南經
由憑祥州方抵龍州途程遠遠自彼七源州直

抵龍州道途委果就述語得其實則盧昂等置
之而不審祥若李廣寧及目老岑文等結狀謂
七源州水陸路到憑祥州日半七源州陸路到
龍州兩日半俱經憑祥州邊界語係詐妄則盧
昂等反扶同而偏聽至盧昂等僞勘語又謂初
年開通驛路必由布村開經憑祥州方抵龍州
者蓋以二州輔車相依唇齒相護所以開在
路從此經豈無深意夫龍州與憑祥州相接固
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護也然盧昂等徒知開在
憑祥設而二州始足以相依而不知開在
二州豈不足以相護耶若盧昂等以初年開在
彼設路從此經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彼知中國
有聖人有獻白雉當此之時固有誰設及至回
還迷其歸路周公馬作指南車與歸至其國是
何有為深意況當

聖祖皇帝初定天下之日臣等本國即先纂義來
朝而貢路由此遂通當此之時又何有於開
在彼設路由此經之深意哉盧昂等又謂臣等
使臣欽慕龍州乞更驛路使因李廣寧一人之
惡而改驛路於龍州以避之他日龍州之不指
財則此驛路將何而改耶是盧昂等不審人情
之順便特為遷移之辭以扶同李廣寧此臣等

○平崖書卷

○

○平崖書卷

○

甚所不甘也蓋臣等陪臣之往返路由憑祥州
方抵龍州則指勒李廣寧之意而困阻難堪若
路由七源州直抵龍州則通送皆臣等本國之
民而道途徑近揆之事理人情最為順便所以
臣等欲直抵龍州不必經由憑祥州以此之故
初未嘗有欽慕龍州之意但從龍州路去亦可
以省李廣寧之指財所謂寬一分則受一分之
賜也盧昂等又謂李廣寧不可不明証其罪既
証其罪驛路不可不照舊而行盧昂等外雖揚
言正李廣寧之罪而內實為扶同李廣寧之計
蓋李廣寧之罪未見於區處而臣等舊路之行
愈深於受害今次臣等將行之前本國嗣世子
已預於弘治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備咨兩廣總
鎮總督總兵等官差委的當官員公同開關盤
秤及帖下憑祥州起撥兵夫二角封付本國諒
山衛頭目黎仁貴差小頭目阮守通就憑祥州
本月二十七日阮宗行到南交關李廣寧使本
州頭目陸信遏止阮宗要索銀子二百四十兩
方許進入黎仁貴等恐阮宗不得進入咨文帖
下阻滯乃送與李廣寧銀子二百四十兩李廣
寧始許阮宗通到憑祥州更諾阮宗謂咨文着
九月二十日今已十二月十七日係日子已久

要令改着如不改着即送銀子三百二十兩方肯接過黎仁貴等又恐咨文帖文彼來接過阮宗未得放回又送與李廣寧銀子三百二十兩李廣寧謂銀猶低醜及索附重帶耗再遣其子李附等就南交關索取銀九十五兩黎仁貴等不得已又依數添送弘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

日臣等方見委官鎮安府通判洪烈到南交關

貢物李廣寧對洪烈說謂前單文禮奏李廣寧前後又證勒取諒山銀子三千兩并黎芳俊奏李廣寧節留要索銀子乞從龍州路去已經該部

看說謂李廣寧所索銀子似手顧脚之價是

朝廷已與李廣寧索取銀顧脚別無怪責今臣等告哀求封二部要得每部銀子三千兩該六千兩方得進行洪烈再三勸解李廣寧終不肯聽後及洪烈回還李廣寧猶使本州人趕拒臣等於布村關外臣等計議無奈十人強隨

貢物以行餘衆則傍山間而處草居泉飲嵐瘴熏蒸寒暑交侵相繼染病黎仁貴等慮夫便程更阻臣等若留再差小頭目武錫福添送與李廣寧銀子六百二十六兩土絹二十疋李廣寧始許臣等進到憑祥州而拘武錫福要更添送銀

子一千兩仍脅武錫福填寫手本用人夫數多武錫福不肯聽從即差頭目馬善等日夜監守武錫福甚於窘辱李廣寧所以又證臣等不過要索銀貨之多而已臣前後所送銀子一千一百八十一兩總該一千三百八十一兩香絹等物不可勝算又臣等奉觀

朝廷掛榜文有云查洪武年間安南國三年來貢其陪臣行止許五人而進貢之物不許過多亦不許夾帶私貨是蓋厚往薄來之盛意也然臣等慮夫倭遲道路不能無疾病死亡之虞一去三年不歸無風雨寒凍之阻而李廣寧常托

以人欺行李爲是言不過援托榜文以勒取銀貨而已又傍有云凡遇安南國差來進貢及奏事陪臣往還悉遵款限隨卽應付迤送不許稽遲是蓋懷柔遠人之道也然臣等陪臣迤年往還而困阻於憑祥州凡所食用皆隨身帶來之物李廣寧所給十不見一至廣西都布按三司每有徵糧則李廣寧托以該州歲收秋糧爲臣等使臣廉給之費并令次臣等使臣到廣西布按二司在太平府徵調土兵征剿况村李廣寧實阻留臣等却乃托以本州猶有進送臣等之事以免徵調如此非惟欺負

朝廷之法度臣子職分當如是耶至如前年范福昭黎俞等之朝貢回還臣等本國人夫到憑祥州接過固無假於憑祥州人夫之力而李廣寧阻留經五箇月索取銀子二千二百三十兩土絹十七疋方計發回及廣西咨文臣等本國爲驛路便宜事李廣寧差人轉遞就諒山南交關亦索取銀子一百六十兩方許諒山衛領取前項咨文及諒山小頭目阮宗送前路咨文帖下憑祥州李廣寧亦多索取銀子五百六十兩方肯放回如此之類全不假憑祥州人夫之遞送而李廣寧每索取銀若是之多不過指勒以充其

平屋書卷

貪慾而已及李廣寧於要索刁蹬之有狡險詭請之計如前年阮洪碩黎彥俊等到本州彼索取銀貨數多恐阮洪碩等行將鳴訴乃抑使寫狀以爲執結謂阮洪碩等並無覬送銀貨等物今次臣等經行李廣寧索取諒山衛銀子一千一百八十二兩則隱而不言若臣等不送李廣寧銀子一百兩則又脅臣等寫狀以爲禮銀是李廣寧請詐之計密中愈密也又今次於過關之時臣等打發委官洪烈及李廣寧銀子各五十兩香帶各一條并土絹香扇等物其洪烈不肯接收惟李廣寧既取已分文并取洪烈不取

平屋書卷

之分是李廣寧貪得循情對委官而攘貨碩然罔恥傍若無人矣又臣等陪臣通年往返累被李廣寧之困阻則諒山之民均受其害蓋於去時而阻陪臣於界首諒山之民皆在界首以候進送於回時而阻陪臣於憑祥州諒山之民亦在界首以候接過其所要索銀貨又取給於諒山之民是李廣寧非惟困臣等陪臣抑又困諒山之民也又臣等本國遣使每於冬天起程乘其寒凍之氣以過關一以避憑祥州瘴毒之虞一以及春初東風送帆之便然李廣寧之困阻索每至春季方許進行及臣等陪臣行憑祥州則已染瘴毒自龍州下船行至鄱陽等湖已遇朔風逆順進行不得倘或冒暑強進到儀真霸過裏河又已堅冰凝沍以致經年遲滯是李廣寧不但阻臣等陪臣於一時實乃阻臣等陪臣於一路也臣等竊慮李廣寧惟甚豺狼慾深溪壑每圖肥己罔恤害人謂臣等陪臣必不能飛上天而去謂今後要作困辱以貯臣等陪臣往還既送之銀子不惟李廣寧之一身而李廣寧之諸子及憑祥州之人民叨憤相師殊無忌憚彼益含憤於黎彥俊等往來之奏而泄怒於臣等今次之行報復之心如火益熾始則困阻

臣等於界首不許進入次則起拒臣等於鄉村不得盡行終又刁證臣等於本州不即通送以致苑興文武世景阮鐵阮文臺之困死彼前陪臣黎峻於會同館得病猶蒙

聖皇帝於命令醫官療治及黎峻不幸而死又蒙給賜棺材命官諭祭所謂澤及遺骨也今李廣寧乃阻留要索以瘴地害人致使臣等陪行往人相絆染病死棄道途若此情由言之出涕朝貢之路不得直就龍州則臣等往還畢竟投於死地且憑祥州與龍州並於臣等本國界首接境陪臣入貢之路從憑祥州經過亦抵龍州之

○平屋書卷

路從七源州界首而起程亦抵龍州之路但由七源州直抵龍州則不紆而徑不遠而近實不致朝貢之路且又得徑近之利揆之事體別無窒碍臣等相與思惟彼廣寧異國也猶造文王之庭而質其訟之成况臣等本國堅拱向之心累被李廣寧要索阻留之害有

聖天子在上賢宰執在下而有屈不求伸有弊不求革此臣等所以於告哀求封非當鳴訴之時而忘其冒瀆重復之罪再具述前後痛切情由懇求避路仰願

天闕以期萬一伏望

聖皇帝明見萬里一視同仁察臣等控訴之由事非得已憐臣等哀鳴之苦實出至情斷自宸衷曲密

唐旨特賜臣等本國陪臣維今往還自七源州界首直抵龍州讓送接迎遞官員並從龍州直抵七源州界首不必經由憑祥州若龍州赴京一遵舊路庶免李廣寧要索阻留之苦伴臣等陪臣永無困阻死下不虞惟

聖朝憶萬年太平臣等本國億萬年朝

貢而臣等陪臣往還亦億萬年蒙太平之福澤非

惟臣等本國臣民胥感

○平屋書卷

聖恩而諸藩國見聞實均荷懷柔之盛也臣等以逆遠小臣于冒

天聽罪甘萬死憲法難逃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土官知州李廣寧奏為遵計重務事抄蒙委官索仰為驛路便宜事該安南國陪臣黎芳俊奏稱臣阻使指物要改路入龍州行勘有無利便妨礙邊計等因蒙此查先有陪臣陳瑾等奏稱彼獲龍州人關正等先解往雲南後經本州說龍州知州趙源並臣阻留索物後陪臣單文禮等又奏稱龍州趙源阻留陪臣范福昭等在龍州臣阻單文禮等在關

外各索取銀貳萬兩彼將銀二千二百五十九兩與趙源五百五十兩與臣系蒙分巡倉事陳琳并委官勘理俱為私貨多民夫少搬運不及結怨妄捏指銀兩取具兩州官目供繳報明白兵部題准移咨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閔珪出給板榜嚴戒官目依限接遞不許阻誤及行安南國王今後所差陪臣行人俱照洪武年間事例止許五人亦不許夾帶私貨但有

貢使到來許本州行太平府委官彼處坡壘驛待住未

貢物行李等件秤盤明白開關放行隨即接迎後

○平崖書屋

陪臣黎俞等三起到來俱不遵例仍前多帶私貨彼自願顧民搬運久因飢饉未劫本州絹材穀倉殺死日民陸秀本州移文諒山衛究治彼願照依夷俗倍償白銀給主燒埋今却顧臣陪使索取許多銀兩要改驛路均照昔日單文禮等奏稱龍州知州趙源等索物今黎秀俊又奏獨臣阻索要改路入龍州前後不一顯有別謀皆為龍州廣道客棧自知州趙源病故族目無忌縱放民夷出入販賣俱經本州巡境那民等廣臣差人擒拿越境販賣人等役要扶同搶奪干碍本州當被

貢路便臣來往不便搶奪因此啓王捏故奏請改邪驛路一則貪圖龍州人衆易運使之私貨一則要便使與龍州相通貿易探聽軍情要絕臣不得盤拿私通之人耳

越嶠書卷之十一

○平崖書屋

疏議移文

嘉靖丙申冬

皇子生

上欲遣使頒

詔朝鮮安南二國下禮部定擬所遣官該部議奏

曰安南國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覆為黎季

犛所篡逾年陳氏名添平者至京懇其寬

太宗文皇帝體

高皇之意乃遣使送添平歸其國季犛伏兵殺之

并及使者事聞我

太宗皇帝始赫然用兵征之既平求陳氏後不可

得乃郡縣其地後國中姦夷名黎利者肆逆假

以得陳氏後為詞上

表請立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聽之伴復維陳氏之絕自是以來雖郡

縣不置而該國盡貢充備嗣位則遣使

請封還

朝廷太慶則遣使入

賀三年一貢同敢愆期今查得自正德十年該國

王黎嗣差陪臣阮仲達等赴京進

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及我

皇上登極改元

欽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致齋捧

詔勅往諭竟以該國作亂道路梗阻未達而返即

該孫承恩具奏及節據兩廣鎮巡等官具題呈

經本部題覆俱奉

聖旨令彼處鎮巡等官訪着的實奏

請定奪備行去後經久未報今照

皇嗣誕生若復

頒詔本國則必如前梗阻

命使不得徑抵其國徒損

國體今宜止

詔諭朝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庶便事體再

照安南國職貢不脩歷二十餘年背叛之罪已

無所逃在法當與問罪之師但據該國賊臣作

逆國無定主分裂竊據荼毒生靈義當與之討

賊手亂斯得

中國

君立四夷之道乞

勅兵部差人前去兩廣看客鎮巡等官即便查照

先年節奉

欽依事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會同各官從長謀

議務要區畫停當具實馳

奏不許隱匿違誤

國大事無幾叛亂之罪可懲

朝貢之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

中國之體尊矣

禮部尚書夏言兵部尚書張瓚再會廷臣議曰

安南國古稱交趾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在漢

為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朱

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特進

檢校太尉如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如賜疏

推誠順化功臣皆例待以內地之至未始以國

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

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

臘視之不復知為中國之郡縣矣其先李氏傳

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規為黎李聲所篡我

太宗皇帝時李聲上

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春詐稱陳氏絕嗣

春為甥求權署國事

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進至京愾

其實李聲乃

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李聲伏兵

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皇帝震怒偏告於

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副將張輔

等征之生擒李聲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

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為李聲殺之盡無

可繼者乃復古郡縣其地立交趾都布按三司

及各府州縣衙門諸司一如內地之制其後有

黎利者乃夷中之夷復設謀肆逆詐以求得陳

氏後為詞上

表請立我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蓋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故著之

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効順

首先臣服之忠也詎意陳氏為賊聲所成遂絕

其祀卒之天道好還而賊利逞兇復滅李聲之

宗可見亂臣賊子天必殛之而覆轍相尋無可

逃者然黎利既幸而得國傳之子孫所當嚴奉

天道恪守職貢敬神恤民毋敢怠忽庶可以世世

食茲土今乃廢職不脩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

黎綱差陪臣阮仲達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

朝貢之使不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等

臣所奏則黎德黎應皆非黎綱應立之嫡莫登庸陳萬陳果阮時雍杜溫潤鄭綏等俱屬篡逆

之臣及按該國長慶高平二府牒文所云其國中交爭割據逼主裁君綱紀蕩然冠履倒置且

兵戈相尋互相魚肉則地方分裂生靈塗炭不問可知且敢於背叛

朝廷愜然自肆既不行入貢以奉王正又不來告變以諸

天討尚迷不恭天道敗德莫此為甚該禮部先議

移文體勘責以守臣奏報不過詰問所由欲備

知其曲直所在然彼國黎氏失守宗祧既不上告

天子其逆臣交亂又皆各據土疆俱屬皆逆

天道干冒

王法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矧

聖天子在上繼

天立極

君主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久不來庭所據彼國

事情罪狀顯著無所逃於

天討如蒙乞

勅錦衣衛選擇指揮千百戶內素有膽氣材畧言

語便利練達事機者二員先領

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仍選使

處軍衛有司官員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

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

勅使經入安南境內勘問彼國皆叛

朝廷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纂主奪國罪人姓名

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

朝廷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等又照得安南

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注至

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乃其所必

由之路而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府

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

程耳我

太宗皇帝初征安南以兩路之兵分道並進一由

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一由雲南臨安府蒙自

縣入合無乞一面

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安遠侯柳會同

巡撫兩廣都御史錢一面乞

勅鎮守雲南征蠻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勳會

同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

便整朔漢土官軍調度錢糧嚴備侍

命再照雲南奏稱武嚴威武洲武子陵等係安

南國亡命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及羈執我土官
瓏徹雖法不可容但據聞彼國逆臣構亂已非
一人武嚴威令彼就此必非篡國之賊抑或不
忍視其主受既不肯甘心從逆亦未可知合無乞
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員齎領
勅書一道前往雲南體勘武嚴威事情責令鎮巡
等官差本處的當人員前往入寨長官司等處
地方及直抵武嚴威營內密諭

朝廷以安南久不

朝貢又知國中逆臣篡主方興問罪之師若武嚴
威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順

○平崖書卷

逆如能革而向化歸附我軍往征彼國則向未
擾犯邊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俱一切赦宥如
瓏徹被拘在彼即令與武嚴威解釋宿怨協心
從征其瓏徹交通之罪亦一體開赦但彼國見
今作亂事情許武嚴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
實情作急奏報以憑

降勅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候

王師至日一併誅剿臣等切惟有苗弗率大舜舉
徂征之師毫氏不恭夏啓有于甘之誓則討罪
之兵

聖王所不能也況大司馬九代之法賊賢害民

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而姦竊安南寶貨
三罪是其上干

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已無容議但與師伐遠
命持討罪事體重大合無恭請

宸斷勅下兵部會集在

廷文武多官從長許議為今之計首宜慎擇大將
抄選偏裨

簡設總督餉文臣更置地方守土官員調集諸路
兵馬所在儲峙芻糧一一區畫停當上

諸定奪施行將見

天聲所震因壘來降最爾小夷固可傳檄而定矣

○平崖書卷

等因奉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迄有傷體面又
久不入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着
明奏報便為勅與他去與師備討必行兵部便
會官議奏

兵部尚書張璠武定侯郭勛吏部左侍郎溫仁
和等會議曰有苗致虐大舜有徂征之舉包茅
不入齊桓與問罪之師今

聖人在位

君主華夷臣妾億兆最爾蠻貊敢肆背逆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其國王陳氏首先納款敬遵

天道格守臣職嗣位則來

請封

慶賀則進

表箋

貢使來庭依期正朔守為常典嗣後姦孽戕滅陳氏伏殺添平僭號大虞偽稱尊號事既

上聞我

太宗皇帝震怒大張殺伐之威叛逆成擒地方平定無何李聲復為賊利所募亂臣賊子互相吞

併冒濫王爵正德十年國王黎暉差陪臣進

貢之後至今二十餘年

○平崖書屋

貢使不通道路梗阻亂臣挾主私相讐殺故往者詔使不諭而返其背逆

天道罪惡深重誠

王法所必誅者

皇上法

祖興師

命將討罪夫復何疑但用兵之道選將為先夫將有三軍之師命易曰長子帥師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是故不可不慎合無會推武職大臣一員克總兵官總督軍務佩印而行請欽定名號下卽鑄造

進呈候大將

降辭

聖上面諭以隆推轂遣將之禮其次選左右副總兵二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悉聽大將節制調度分道進兵茲事在兵部舉行其文職大臣合推一員總督軍務凡事與總兵官計議而行必素抱經濟奇才而為衆望所歸者但兩廣雲貴二司并所屬大小官員豈能盡賢宜速為訪察果有才識力量善濟者存留在任其餘不堪者悉早更置以備任使茲事在吏部舉行且師行糧從勢不可緩合用總督軍餉文職大臣

○平崖書屋

二員一在雲貴一在兩廣各帶屬官有才能者各三四員分授措辦錢糧以供軍餉茲事在戶部舉行臣等愚陋管見此其畧也恭惟

聖明天縱

神誅庸算迥出帝王特賜宸斷

勅下各部早為處分以備征討臣等又以為兵貴先聲事宜預立查得永樂年間征進事例合用漢土官軍近在兩廣雲貴遠則四川福建湖廣江西其道遠寓山川險阻移撤往返動經三四月一時動調豈能齊集合無兵部請勅各該地方一道馬上差人齎赴都御史會同巡

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等官整頓兵馬鋒利器
械悉听總督調取如期啓行但貴州凱口見今用
兵本處兵馬仍聽本處調用各官敢有違遣巡
按指實奏治以重典則風聲遠及是以寒夷
配之心破姦人之膽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矣
考之兵家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與帥十萬日費
千金兩餉不可不備合無咨行戶部徑自查照
前項地方各請

勅一道馬上差人齎付撫按等官督同三司掌印
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糧草凡兵馬
經任去處足敷一二年之用庶足食則兵強兵

○平屋書堂

強則威震可以克臨敵缺之之憂矣兵食既是
緩急有濟安南可傳檄而定若武嚴威情節并
前項備討事宜通候

勅吏到彼着實查勘明白星夜馳奏臣等以憑上
請定奪施行庶幾兵出府名而有備無患奉

旨安南國背叛不庭在所必誅既會議停當俱依
擬差官着實體勘明白星夜奏來定奪

安南國世孫臣黎寧奏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
初六日本國有逆賊陳嵩作亂臣祖考黎綱遇
害無子本國頭目耆人黎炯并鄭江黎叔祐鄭
達黎愈黎公亮黎祐鄭熹鄭綬鄭鳴謙及黎整

武淦等暨國人以臣父黎熱係是前國王黎綱
長兄故黎熱嫡長子原已育在宮中立為世子
嫡宗派裔禮應承襲共推立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正德十三年正月內臣父謹差陪臣阮
時雍阮正卿并阮儼黎整吳煥等欽於本年十
月齎捧啟

貢奏事求封方物等禮被逆賊陳嵩父子竄在諒
山地方阻截途路未得發行正德十三年四月
臣父已移咨

欽差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煩為轉奏
天朝已垂憐憫恕其罪愆臣父深慮敬

○平屋書堂

天事大之儀竟為梗阻欺君潛竊之賊豈縱憑陵
臣父由是憤激于巾獎率臣庶於正德十六年
八月命將出兵聲罪致討逆賊陳嵩力屈計窮
潰散走死其陳嵩子逆陳昇與餘徒遠竄道路
稍通臣父以攝國既久未獲

恩封夙夜祇畏心無底寧復微方物進貢求封等
禮具

表命臣卜日發行豈期於嘉靖元年未月二十七
日夜時本國復有逆臣莫登庸與同阮時雍等
謀作不軌臣父知之間行得脫居于清華地方
却城圍援皆為賊有本國頭目耆人黎炯鄭江

黎叔祐鄭造黎念黎公亮并黎指鄭熹鄭發黎
整武洽鄧鳴謙等皆從臣父率本國人民共討
逆臣莫登庸阮時雍等逆賊俱誅肆行奸計乃
脅立親弟故黎瀨庶出幼子假攝國事非國人
所其立九號令一切悉出於逆臣莫登庸之口
本國益亂路途益阻使道不通貢儀久缺時蒙
天朝差翰林院孫編修承恩禮科俞給事中同齊
詔勅絲段等物於嘉靖元年十一月抵龍州傳送
牌文差人馳報諒山衛官論其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時遣本國干戈搶掠成邑丘
墟驛路橋梁俱為燬圯仍被逆徒遮截不通至
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諒山衛官黎景珥始且
啓得聞見此深知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走不暇以仰拜
天明之休

命奈何國家不幸以致訊覲阻其

君命乃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人紀天常蔑然無有嘉靖二年

正月內臣父已備言本國事情上書欲差天使

冀其轉達

天朝伏望推

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如

皇命既回遙請侍罪謹差頭目譚俱齋至界首付
土官開醴泉轉達路途遙遠浮沉因知本年四
月二十二日承見總督府委官督備龍州地方
廣西南寧衛指揮使湯某抄奉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嶺鈞牌送下本國高平衛備查據龍州把隘
頭目丁源等說稱訪得安南國王黎暉今已沒
世七年後該國已立黎姓為王稱為王稱為光
緒被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在於海邊舟住并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議照憑祥州備本國長慶府
牌文互說前事一節參詳黎總被曾不在逆臣

陳昇莫登庸等又無聲說曾否削平所據被推
黎應權攝國事亦難辯其真偽該國既沒承襲
尚無定主

天朝詔勅禮物宜妄殺於人况經會題暫令使

臣回京雖未有

明旨必須另為奏

請擬合再行查勘為此除外仰本府着落該當官
吏查照先今事理即便抄牌查勘該國黎王即
今有無一定應承襲之人逆臣陳昇莫登庸等
曾否削平惟復別無詐偽情由務要逐一備查
明白該國果已平靖定有國王委係舊主黎暉

嫡派宗儲查實姓名見今在於何處相應奏

請就便取具的確印信公文不扶重甘執結并該

國印信明文連應保審官員及道路有無梗阻

一一備查明白等詞承此仰以見

天朝委任得人正心明理洞燭機微姦偽情狀皆

瞭然矣其授受之嚴議擬之明不外於此本月

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鵠殺黎應偽立己子

猶冒黎應姓名僭號統元吏民人等却制知初

然逆臣莫登庸揣知國人去就之心終難必堅

計其成敗之勢終難必就倘不托

天恩曷以協人望乃使逆黨阮文泰潘廷佐鄭梈

○平屋書屋

阮時敏陳柴拜阮光論郭瑛莫潤胡阮壽祺潘

集等將偽本并逆年歲貢偽禮物圖欲欺罔

天朝覬覦恩寵竊為得意廢服衆心行至坡壘驛

乞聚嘉靖叁年三月承見

欽差整飭左江兵備兼管分巡提刑按察司僉事

楊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差委

官太平府通判鄭策到憑祥州公同土官李珠

驅逐逆黨并偽禮物一切并回本國由是阻奸

誅而奪賊氣矣并承見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蕭

欽差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賜

欽差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麒鈞牌送下本國查勘緣由事情臣父節次累

有書備事由差目人黃瑞陵黃伯宜等齎至界

首付土官阮永祥交付憑祥州土官李珠將書

傳達通滿難知嘉靖四年六月內臣父謹差陪

臣黎祚阮正卿吳瑛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方

物等禮圖欲間道通往廣達寸忱至於山西地

方亦被逆臣莫登庸已先截路遮道不前臣父

皆已備書傳達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未知通否本年八月十九日

○平屋書屋

臣父再差頭目耆人阮拔萃黎景珥朱埴等抱

本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以存該國之宗祧而前所差頭目

耆人途中不幸一病一死惟有朱埴行至南寧

衛被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祥州待令仍接

取本相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行因此逆

臣莫登庸益肆奸究無所忌憚遂於嘉靖六年

五月十七日明白篡立僭號明德順懷該國之

社稷塗炭該國之人民父子付慮我祖宗自宣

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攘奪甚可痛心臣父常率本

國臣民朕皆天攻殆無虛日逆臣莫登庸疑其左右恐故前尤不任他人統兵拒守乃於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再偽立莫登庸之子逆莫登瀛僭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自尊稱爲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心不服益縱克殘擾亂邦畿國中大臣父以國難未平舊邑未復主闕

天朝之典尋下負祖宗之重責一則畏

天朝罪譴一則思本國親比播遷日久憂憤成疾

於本年九月十七日臣父身沒本國頭目耆人

黎垌鄭江黎念黎公亮并黎景埭鄭惟峻阮有

○平崖書堂

嚴鄭伯蓬黎如壁何伯适阮仁達及武嚴戚阮

春巖馮霽阮全阮元良阮均范珏等以臣係前

世子黎總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位臣爲

世孫權官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臣敢不勵已誓心恢復舊物嘉靖十年

九月有本國阮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勤阮景山

等被逆臣莫登庸僞官使侶逐提走脫寓居暹

祥州地方抄得牌文於嘉靖十年五月十六日

欽差提督兩廣都御史林鈞牌送下憑祥州查

勘違情以安國度案照正德八年以來俱不見

安南國歲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俱未差人

查訪而中間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罔

聖罪亦難容除會同

欽差總鎮兩廣內官監太監張

得該國世子黎總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

莫登庸霸掌該國中間未准信惟照憑祥州原

係鎮南大關隘路喉舌之司理合移文行查爲

先除外牌仰本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

理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查該國世

○平崖書堂

子黎總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

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儻該國俱已平定亦

無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報以憑會

議參奏以安國度儻該國已有貢物故來求封

亦要明白申報以憑差官開隘放入等詞得此

乃以仰知

天朝必已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

矣臣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差前項

目人阮合勤欲將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行至長慶府溫州地方被

逆徒截道捉得阮合勤殺死而各處衝要道路

逆徒益加把守凡有邊情聲息不得通知且前所差鎮守諒山太原高平地方頭目嚴伯驤并諒山衛官黃公顯高平衛官開禮泉等亦皆病死若長慶府文淵州土官阮永祥被逆徒所殺其諳曉邊情故事近處舊官及接邊土官等畧已死亡殆盡新官代鎮故事未諳況長慶府諸州接近憑祥州大關隘路皆被逆徒暫管道路阻絕音信難通自此以來雖有

天朝聲教及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管爾莫聞今者國人嗷嗷時或聚泣被其劫制皆非獲已成謂吊

天朝聲教及

伐之師何其不至去逆就順之心人人有之加以逆賊性極兇殘猜嫌左右暴虐臣民臣所以侍者由此國緒僅存而不至隳隳者亦由此也臣常累次具本差人欲潛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衝要諸路逆徒皆已日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偏行本國邊界各處由於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北安西等府地方沿邊隘口意欲借往達奏本國事情而沿邊州峒土官皆謂係非安南往來之舊路如許通往不合前例恐被

天朝罪累並不許過關透入臣竊慮自臣始祖黎

利奉

天朝正朔以來至於正德十一年歲貢帛賀諸儀未曾少缺已為

君臣之禮必當救難扶顛如前所見歷代數姓凡其少有僭逆爭亂之萌不待奏

請先與問罪之師以救藩臣之急量當今

聖朝必不遺小國久困於逆臣之手矣但途路艱難未獲傳通一信每欲叙陳九憫安能上達

天朝如其僭言本國事情謹差陪臣抱本馳奏致

涉艱險萬死一生沿途官吏雖云取本代奏累經歲月俱無所聞憐抑于懷無門控訴反復思

天朝聲教及

惟聞知所處幸有廣東商船漂海到此處地方海口為此臣敢冒罪僭將本國前項先今事

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專差頭目鄭惟燎朱顯等

寄與商船隨風航海間道潛行抱藏本圖親齎赴

開謹具奏

聞

黎寧又奏為陳情首罪事自正德十一年以來本國不幸被逆臣僭竊相繼作亂凡於逾年例應歲

貢慶賀諸禮久缺臣甘受其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為奏

請增例辨納臣切慮九前

天朝所頒體式累經患難之間皆已失落今依舊式抄錄本詞體樣不免草愆且復畏

天朝國誥或新體式雖已頒行天下而本國久遭危亂音問阻絕中間誤犯豈能保其無有越過關隘間道潛行抱將奏本宗圖赴京冀其陳奏道路險艱並無禮物有干常典亦難免其重咎以上等因於播遷危急之中仰遵前例多所失儀恐有干犯謬誤罪累為此臣備將前項事由自先陳請首罪乞望

聖德曲垂憐憫之仁鑒此艱危之故恕其罪謹呈

○平屋書屋

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瓚等會訊得鄭惟燎稱使國因逆庸稱亂世孫黎寧播遷清華累遣陪臣馳奏逆黨閉拒不得上通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七日黎寧具本差惟燎等及朱顯等十人分為二行各潛入海船取道來京惟燎等六人被風漂至占城國至十五年七月內始得抵廣東西南驛附搭商船直抵高郵由陸路入京借與奏同兵部覆奏安南國逆臣爭亂信使不通踰二十二年比因

朝廷問罪之師將與而使國告變之奏奄至逆有可疑該國事情見遣官在使查勘候

命下付原差錦衣衛官併勘黎寧竄伏草莽其登庸惟燎國城兵戈相尋臣主角立關隘不通鄭惟燎等報難發歸本國合無暫晉在館或伴送廣東聽候均乞

聖裁奉

旨這來情真偽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便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雲南鎮守撫按衙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來定奪鄭惟燎等着錦衣衛拘番嚴密處所聽候不許與外人交接光祿寺照朝鮮國貢使例供給

○平屋書屋

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禮部會議曰安南國世孫黎寧奏稱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逆賊陳暉作亂祖考黎暉遇害無子國人推立其父黎諶權管國事方擬脩貢

請封值逆臣莫登庸與阮特雍等誅為不軌播遷清華地方登庸繕據國城又復脅立黎諶庶弟黎應假權國事九號令一切悉出於登庸之口嘉靖二等年節次備由申達兩廣鎮巡等官轉開國不能上達不期莫登庸愈肆猖獗謀殺黎應陰立己子登瀛詐冒黎姓妄自尊稱為太上皇帝僭號明德莫方瀛僭位改元大正黎諶憂憤病故黎寧以嫡子自嗣立仍居清華地方潛遣

鄭惟燎等赴京具奏前因懇乞

朝廷與師討罪以救使國危難查得安南久不庭

貢頃者禮官陳請

皇上赫然震怒亟下廷議欲與問罪之師已該差

官行勘去後今黎寧遣使告變具莫登庸父子

僭逆之由乃知該國副起亂階連結兵禍皆莫

登庸父子與其逆黨之所釀成而職貢不脩非

黎寧之罪矣竊惟

皇帝之待夷狄當其臣服則有撫綏懷柔之恩若

或背叛則有與師討罪之法故大舜征有苗夏

啓攻有扈氏商高宗伐鬼方周宣王北伐獫狁

○立屋書堂

南征荆蠻著之史冊昭然可鑒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因安南交仇互噬

特下詔諭謂春秋大義亂臣賊子王法必誅不以

夷夏有間若本國不擇親賢命而立之將十萬

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我

太宗文皇帝因季犛戕陳氏僭號大虞則

命將朱能張輔等出師聲罪致討卒叛賊就擒是

夷狄之有征伐自古帝王及我

祖

宗皆常舉行所不但已者為慰安南為我

朝世封之國遵我

王化奉我正朔莫登庸乃敢逼逐黎諱占據國城

其罪一也以臣下而娶國母其罪二也鴆殺黎

應僞立已子其罪三也逼黎寧遠竄其罪四也

僭稱太上皇帝其罪五也改元明德大正其罪

六也設兵閑隘以阻

詔使其罪七也大肆誅殺荼毒生靈其罪八也阻

絕貢路其罪九也偽置官屬僭擬

中國之制其罪十也逆惡滔天神人共怒所謂亂

臣賊子其何以逃於

天誅又看得黎寧奏稱國人嗷嗷時或聚泣被其

剗制情非獲已成謂弔伐之師何其不至而鄭

○立屋書堂

惟燎呈稱本國事情哀痛迫切日冀

天兵之至真有倒懸求解之思後後來蘇之望我

皇上華夷之主

天地之仁寧忍坐視小國之困而弗之恤我切謂

莫登庸之罪狀顯著法不容誅黎寧之困緒陷

危義當拯救今日與師致討之舉所不容已此我

太宗之所已行而今

皇上之所繼承而取法者也仰惟

皇上智勇

天錫睿謨神授伏望

大發宸斷播告中外選將訓兵冠期致討于以登

舒華夏之氣震警四夷之心則我

皇上中興佛績卓冠百王高宗宣王不得專美於前矣等因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屬罪狀顯著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兵糧事宜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

南京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曰臣聞府部等官議處安南發貢事宜謂黎譔黎應既非故主黎

○平居書屋

○平居書屋

稠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昌陳昇阮特雍杜溫潤鄭綬皆借中孺譔應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案主奪國罪人名姓一面整兵待報而發巨歸而思事體重大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雖皆明切然明旨一則曰便會官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通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難勘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

此未可舉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為

陛下陳之星辰莫顯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合之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華夷乃天地自然之分限古先帝王於夷每不以中國之治治之非但勢之不能亦理之不可不別也世至胡元入主中國天地間之大變極矣天生我聖祖一出而掃除之則其

○平居書屋

○平居書屋

神武豈三代以下所能及如嬴秦漢武之黠武開邊豈具不能哉然於荒夷則置之度外蓋契天地界限之理帝王致治之道故安南不征者在祖訓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李聲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然大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象贖罪以全之及不悛而克即為陳氏未後不獲及不得已而郡縣是於

聖祖之意亦俱有違者我師仁廟每以為恨至宣德初黎利之叛眾咸以非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言乘惟揚榮揚士奇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即曰

皇考追憶此事性形諸嘸嘆朕聞之屢矣遂將
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違

聖祖之訓莫如孰玉奉盃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為治統華
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分爭
中國之禍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戡
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
于爭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安南於前伐
寇吾之欽之燕之連之廣待其盛使今日
諸惡之爭或角而兩或鬬而三建愈多而力愈
少吾利愈大且向嘗去郡縣而自絕於我今何

平屋書堂

必為之分理以全其盛乎故自唐高駢復征交
趾之後歷五代至宋其地曲劉絞吳丁黎李陳
八姓繼王而吾中國皆漠然視之第弑其兄者
寵之以名部弑其主者授之以爵未有詰究之
者蓋吾民赤子也夷狄大羊也殊赤子以事大
羊漢人所謂割心以補四支者是知所重者乎
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為中國舊地今來其亂而
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歷浪泊無功
居風號為交趾日南九真舊郡皆瘴毒魑魅之
境士卒死者幾半竟無所謂漢之一舍一民可
寄且役者及歸立柱為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壤

平屋書堂

西思明府之接壤彼外皆荒壤待之及我張輔
於永樂五年平之也明年簡定即僭號以叛八
年陳季擴復大叛偏地響應所先者惟交州一
城竟至十一年始就擒十三年陳月胡又叛宣
德二年黎利又叛吾文士師牧其地而陷之者
忠惠如劉子輔何忠芳先李任顧福輩不知其
幾而弃之矣以十餘年之勞傷僅得數年郡縣
之虛名與漢何異則雖得之何益況取之而未
必勝如宋太宗之討黎桓不遂諸將賈湜王儼
孫全與皆弃市神宗之征李軾德兵十七萬迄
無駿功而大將郭達賤爵至元憲宗世祖二世

三舉喪師不次而一面不接率之鎮南王俱彼
三十萬之守閱過載遂散師避道以歸我宣德
初柳升再携添兵七萬未抵而為伏兵陷沒是
皆取之不得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
若以一旦不庭可惡則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
以來不拒去不追而畧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
明之地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
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使之
利一則以奉

正朔而威其鄰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今

爭亂之時昨尚奉

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姓名未的而遇之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以此罪之亦將何以爲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與本於財力永樂四年之舉數十將領統兩京湖閩浙廣巴蜀建昌雲貴之兵八十萬雲廣兩路分進山海報不絕道今勦議只欲取辦於附近四省然川見有採木之役貴見有凱口之師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猛之征今見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廣內地自

○五厘書庫

大工之興九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爲工部所取如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販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今日盡皆解用加以前後

恩例蠲免及各處連年災傷減免見艱處補兵荒大變幸不倘來

大工浩用尚恐有誤較之永樂之間何如而尚可

以之他費邪此不可伐六也然此時理勢有迹之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宗之猖狂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內侮戍多兵連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

之法途乘內擾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

兵燹既肇卒至白溝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今大倉會天下之積昨幾六百萬今則僅餘四百萬工部見又取足所借七十萬兵部又添摘造應工撫軍七萬月支歲計大約四十餘萬周敘總督宣大又取去二十萬再如時月恐四百萬亦不能足矣且六邊屯政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直隸山東河南山陝邊額之輸每以災傷歲多虧欠且北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自哈剌慎及告囊諸種據爲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卒向導凡我渾源天城陽和偏關朔州之地

○五厘書庫

無不深犯如蹈無人之境城惶堡關鎮竟無能有一斬獲以創之者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七也夫諸臣所以酌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盛之累雖出於忠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如天下章奏議之

內閣而他無所與其奸累世總鎮罷於偏省而民得以舒其困隆功臣而久廢之爵優襲公戚婉而無勲之封盡革及用人行政慎行厘弊諸積

之偉不可勝紀皆百餘年以來所未舉者又處
內臣盡道莫不甘心奉職享無權自禍之樂則
自漢唐宋以來所不及者至於敬

天法祖重道勤民警銘箴而契指一之源崇禮樂
而備制作之盛是又追崇二帝三王而比隆之
者純一不已自足以功光

祖宗業超曠代所謂干羽格苗文教降崇者皆此
焉集則雖冰天瀚海重譯之夷將不日梯航而
至矣區區安南小醜何足介念以勞吾師也哉
伏願於已遣之官趣其未行取回

成命並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枉是非之實致使

○平屋書屋

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勤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
而弛問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
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
夷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
則彼將歡忭無他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然
其出如綸各省整兵待報發之令一下人心驚
動且奸雄乘之射利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
洒派而肆侵漁之毒擾擾之害不可勝言則所
謂先聲者未及動矣而先動吾邦域之中矣故
該部差人馬上齎物整備兵報之議亦望停止則
祖訓尊族聖心光大人心結固而治安永保矣臣

以事體重大一得之愚不敢隱默冒瀆

天威不勝待罪之至伏望

天恩俯賜寬容鑒納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

御史余光上疏曰臣聞之名將先勝而後戰智
者不戰而屈人故

廟謀多算應變如神計之豫也謀及採薪功乃有
成慎之至也臣計今於安南居進責其朝貢此
可不勞兵力惟先審諭兩廣儲蓄練兵可壓一
面以為遠應備而勿用乃命一二使臣忠義能
言之士齎

○平屋書屋

詔直詣其國諭以汝國首歸義我

朝

祖宗戒勿輕征伐以反覆聽其自治終不忍加兵
汝國向

朝貢如期茲不來庭者二十一年今

聖天子在上明普日月威武如神先遣使者問汝
國或有內難不能自達則可原今亦問其當立
者為汝置居定難與滅繼絕撫汝士民汝或兵
力不足叛臣未平汝能請

命

聖天子念汝首附貽以天兵如無難或難平乃尔

不廷軍遠悔禍為福宜亟遣臣與使者偕至納貢入朝

聖天子寬仁將以舊禮待之者其前過不然四面兵已集刻期分道進討使時悔無及矣二中國豈無識者當得聽命如必欲郡縣其地此則料理軍糧為急審諭兩廣雲貴撫臣豫為處置必須兵力充足糧餉有餘可支一二年方能濟事再乞命閩廣多造浮海大舟操練舟師及訪過洋商人悉知安南水道者以為舟工教者既備然後進師乃命大將軍統三副將將甲士馬一萬騎分為三隊馳至師之其兩廣一軍則自

平陸書堂

龍州趙分茅以攻其北其雲南一軍則自沅江趙老趙以衝其南其貴州一軍則自金筑以入其西其閩廣舟師則自海道以搗其腹內且號召國中募募士族之豪傑者以為內應召使仇殺懷恐之酋願効順者以為先驅如此則彼必備左則寡右備前則缺後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將自救不暇不戰自服矣今且未宜遣官體問以致其疑未可張形兩廣以堅其守夫後人先發人至神其機也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秘其術也今不為進師克敵之策乃先遣官體問不為備糧練兵之計乃遂與師萬里是教叛者設

備而先搖動我士民也臣愚以為遣官體問不便夫謀之數年而成於一旦者善謀者也軍不再籍糧不再輸善戰者也故謀事貴豫慮機貴速乃能成功今倉卒舉動豈能萬全恐師寡且老糧盡不繼其害不可勝言矣况郡縣其地以羊治夷終難於守且中國之士不習水土瘴癘之鄉不能久居臣愚以為郡縣其地不便不如貴其朝貢以夷畜之可不勞兵為便也臣愚又有一策臣聞之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智者不獵狐而棄疑仁者救同室而舍隣昔者周方叔謀伐獫狁而來蠻荆復匪醜唐李逢計討淮西而緩河北蔡功乃成生事可鑒急其重也今吉囊猖獗寇在門庭西擾北侵入我腹裏此其為患未易以息但暴殺主靈天實厭之胡運未復彼酋值之使曲我直且守且禦得天之道一勝也關乘塞據勢形便得地之利二勝也萬姓嗟怨軍士成憤得人之機三勝也我盛使東得運之旺四勝也以此四勝蓄威養氣推恩養士決於一戰可必破之以保百年無事既破吉囊然後宣威傳檄詔諭交趾朝貢郡邑莫不從矣此先實後聲誅儉枕而百蠻從之驗也伏願

平陸書堂

陛下採擇而行相時而動以亦效愚忠萬一也臣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武定侯郭勛奏為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天討事近該禮部題為安南國久不朝貢暫免遣
使與問罪之師蒙

皇上軫念使國當

皇祖擴清海宇之初首先歸附今使國君被逆上動
天心赫然震怒命禮兵二部計議勿視為非要仰見
皇上遵

祖恤下無問華夷之盛心即古帝王四征不庭奉

行天討之大典也臣雖至愚敢不仰承

皇上眷顧之隆力効涓埃之報况兵戎乃臣職務
少有知識豈忍緘默然必預定於前方可責效
於後計之於內始可行之於外兵法有曰未戰

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
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今咫尺
天顏若不

請定廟算而冥行冒進於萬里之外恐老師費財
其何以仰副

皇上作主討逆之重託臣故敢披瀝肝膽少竭愚
衷竊念兵力財用實行軍之要又必委任得人

預處得法量時而進庶可成功今以兵力言之
南征與北伐大有不同北伐之兵或分布於各
邊或遣發京營朝令夕行亦不為難倘有不足
即可會議具

奏區處事故易集至於南征之兵使處衛所官軍
僅能防守縱欲摘調亦若不多須要照依永樂
年間征進舊規調用廣西四川湖廣雲貴四省
狼兵土兵鈎刀手等項方習水土方知道路方
能涉險穿山以收全功但四省相去動經二三
千里非一蹙可至各兵散處洞寨非一日可集
必須先行遣官齊

勅前去督責各該地方總兵副參及都布按三司
守巡守備文武大小官員整備糧草調取漢達
土官等兵俱至臨境宣布

朝廷恩威大張聲罪致討之情相機進取若復梗
拗不醒則大興

天討庶緩急得宜次第有序是亦兵貴先聲以破
敵膽之策也以財用言之兵法有曰千里饋糧
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况師不止於十萬蠻
夷負固時日難以預期財用難以預料者乎若
不先為計處則糧餉不繼雖孫吳復生亦難乎

其為力矣復以得人言之總兵及副參總督以文武之臣必須比照永樂年間事例採訪諸達戎務才力素著者請

上簡命庶得同心協力共成

王事又以時日言之南北風土不同寒暑頓異安南僻居海島瘴癘炎蒸尤非他處可比載在典籍人所共知臣昔叨守兩廣蓋所親履其行立之期利於冬春不宜於秋夏其中委曲不敢瑣瀆伏望

聖明乞

勅禮兵二部會同廷臣從長計議如有未盡仍令

各官及生長四省有熟知彼處事情者各畫一敷陳以俟

聖明采擇庶廟算可廣叛逆可平

國體可正而大震

天討可以垂光於萬萬世之下矣

尋諭禮部曰安南國久未庭義當與師問罪近據黎寧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寫勅與他毛伯溫着在院管事督餉紀功等項官員祖暨停止

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以安南文武淵阮宏規等歸府從征莫氏狀并所獻地圖進于

朝且乞將賞以嘉撫之文淵狀畧日前國王黎綱

在位時莫登庸為都力士及逆嵩作亂登庸從

之嵩擢為參督明遇害無子正德拾壹年頭目

鄭殺鄭維產鄭惟代暨國人共立綱兄黎瀨之

子黎持即黎諱為玉帥兵攻陳嵩破之嵩走死

登庸降諱赦之封為武川伯娶諱母瀨妻專國

政歲三年自封為太傅仁國公節制本國水步

諸營登庸見威權日盛遂偕緝安與王閔五月

潛謀不軌諱覺之出奔中國騷動人心不服逆

庸俱迎諱弟黎應即黎椿脅立為主後黎諱出

據清化城黎應居龍編城兩相角立至嘉靖六

年間逆登庸廢應為侯既而鳩殺之及具母是

年六月十五日逆登庸使具黨范嘉謨假作祥

位詔文篡位改元明德舉國頭目耆人黎烟鄭

江黎叔祐鄭達黎念黎公亮黎栢鄭喜黎慈各

出奔歲人不知存亡黎景瑁鄭惟驍阮有敵鄭

達阮仁達阮春巖阮詮阮文良阮昀阮玘鄭崑

鄭曉咸據地方為黎氏復仇鄭殺鄭鳴謙鄭如

壁馮需等各已繼效該國

欽賜印信持黎諱被逐幸而不落逆賊登庸之手

仍舊護收權掌國事所生一子先名黎樞亦名
黎寧嘉靖九年九月內諱病故頭目鄭惟驍阮
昀等及國人推立黎寧為主權管國事據清化
境上而莫登庸獨擅其國今蒙

天朝皇帝陛下憐憫南土臣民遭其塗炭欲復黎
氏宗祀與師問罪文淵等弟姪奔舉國存歿臣
民無不感戴兵行之道諒山石龍等道平易陸
行且近吳化之道陸行且遠少平易亦崎嶇宣
光之道陸且遠亦半崎嶇然難逃

天朝版圖之內鄭惟驍亦係世孫黎寧所差之人
阮拔萃皆其正頭目文淵兵馬教目文淵等弟

平屋書

姪兵不滿萬及同弟姪武子凌武文約武文安
武金鑲男武文白等文淵等願整朔兵馬器械
開通路道於石龍閣德候會合

天兵至日文淵等姪願為先鋒嚮導領兵進剿逆
賊莫登庸莫方瀛并脅從逆黨不敢虛詐懷二
心甘當死罪又據阮宏規陳文泰等開稱兵進
之路也自石龍下至程爛峒未明自程爛峒下
水尾州四日自水尾州下至文盤州八日自文
盤州下至鎮安縣五日自鎮安縣至夏葉縣亦
五日自夏葉縣至清波縣三日自清波縣下至
臨兆府三日自臨兆府至山園至興化承司二

平屋書

日自興化承政司至白鶴神廟三收江至白鶴
縣四日自白鶴縣過大江至中都升龍城逆庸
所居一日半此乃臨兆江右邊行程之道也一
道河陽開自平均處下河陽開半日自河陽開
下至平原州十日自平原下福安縣五日自福
安縣至宣光路一日自宣光路至端雄府二日
自端雄府至白鶴廟三收江五日自三收江至
升龍城亦如此乃河陽開左邊大江行然其路
半崎嶇也一武文淵等所居家世在安平府收
物州大同社自黎氏被逐奔播在外武文淵等
有侍衛討賊功黎氏官之使官宣路兵以從黎
氏登庸常連年攻逐武文淵兄弟將早師少出
據諠郎守禦堡十有五年於嘉靖十三年方瀛
名為賄賂之計再進攻武文淵等幸有天后避
至教化地方得免方瀛兵無功而退武文淵兄
弟還據水尾州玉琬峒接於雷江又隨而迫之
然無能為也日程則玉琬峒下至諠郎堡二日
自諠郎堡下至收物州不日自收物州至靖西
衛一日自靖西至雷口端雄府二日至端雄府
而下一如前然此小路甚於嶮巖江水多於灘
石因此武文淵所以得也其三河上流皆屬文
淵兄弟則有平原州一半六安全州水尾州一

半文盤一半及河陽開外盡已歸之奔蠻貊雖多而精銳者寡幸賴

天朝兵進而武文淵兄弟為先鋒嚮導則無所攻而不免也至若鄭惟駮等抱護推立黎寧據于清華境上接近老撾地界道路懸隔其兵馬象數宏規等未知他如鄭燭阮仁達阮塗車克讓等皆名郡之士各據藩鎮之兵據于本土其道路梯山涉水據險待時其兵數則宏規等未知又謂登庸乃海濱之子拋網之徒其父莫萍不知何處人漂至海陽路宜陽縣古齊社長名之曰萍其莫萍寓居古齊社以打網捕魚為業而

○平壤書屋

○平壤書屋

生莫登庸等輩頗有勇力其言登庸篡事與武文淵同又云登庸篡位三年見臣民不服乃自稱太上皇退居古齊禪位其子方瀧居於升龍城改元大正八年于今矣逆庸父子稔惡莫非一日父子相代為將東馳西驚更出迭入以攻武文淵阮仁達鄭燭殆無虛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南土之民若甚荼蓼嗷嗷仰望

天朝吊伐兵來救已命何其是哉登庸積聚在於塗山而兵馬之數安南所在皆有之不知多少彼所恃者安南多水利於水戰也苟天兵四面奄至則安南名郡之士並起響應歸附從征則

彼何所恃耶

上以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加賜冠帶及武職四品服白金文綺併賜武干陵冠帶及趙光祖以下白金文綺有差文淵諸酋亦樂為用

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武文淵等上狀於雲南李官趙大官云伏見公文查勘安南國事由仍示武文淵等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武文淵不勝喜懼欣幸之至蓋惟

天朝皇帝陛下尊居五位君臨萬邦體乎天地之心正此綱常之道勸善懲惡故使趙大官有是行也其言登庸父子事與前同又言本國忠義之士則有頭目開闢如鄭惟駮等共推戴光紹之子黎燭之姪黎樞以攝國事據于清化路鄭

○平壤書屋

○平壤書屋

曉據于太原阮塗等據于文安阮仁達等據廣南此數者皆義存故主心屬報仇各擁兵衆割據土宇以圖濟國難思珍仇人之患免乖天理之常至累安南國二十一年咸失藩臣之禮職此之故也至於進兵道路武文淵等竊見諒山石瀧等道少有平坦其餘各道並是崎嶇者焉若石瀧關下至歸化府五百里少崎嶇自歸化府至龍編城五百里頗平坦諒山至龍編城乃大路也安長府至龍編十里崎嶇安邦海陽水

道懸遠難行今武文淵等慮夫祖父疊荷國恩兄弟肅承家蔭念國仇安可共戴誓逆賊難與俱生忿庸瀆父子之姦端浮於莽惡而南土人民之苦殆甚秦苛故巨虜之首不抵報主之心忍忽為此武文淵兄弟等奉本國國王命出領宣光路地方深有望

天朝德意恭惟

皇帝陛下德廣亨心量弘拯渙奮周后伐罪吊民之舉蔽人臣弑君篡國之誅正名分之乖違整生靈之荼毒使內寧外撫通退共仰於德威而大畏小懷蠻貊咸霽於聲教為此且狀謹陳伏

蒙照鑒

平屋書堂

雲南兵備副使鄭登高呈准都指揮僉事馮立手本開稱本職於十一月十五日行正教化長官司據原差探事把事白俊男白遇春報稱前去交崗探得武文淵等弟兄領兵先將莫登庸守鎮營攻破莫登庸領兵數多於九月初八日前來攻殺武文淵等分為四哨夾攻拒殺得勝莫登庸隨後添兵相敵武文淵等見伊兵衆制兵回還本寨固守訖等因同將取到武文淵等回與千戶吳璋印信文書一紙送道備由呈報到臣查得武文淵書內開稱文淵等奉三堂明

文招撫各處義士素仰歸附從征逆庸父子建立事功南國騷動其逆庸父子見事發難服衆心逆庸再謀不測於九月初八日逼攻文淵等文淵等分為四道相夾與逆庸兵交戰我兵十遣俱利斬得賊將偽官美俗侯莫邦佐泗陽侯范子宜二名并賊兵三百餘名收取文書器械數多其逆庸兵衆文淵等設險據要且攻且守逆庸不利至十月初十日逆庸兵並已退回於本月二十三日承見貴官信到公事平安文淵等喜不自勝為此備言具陳事情伏惟高照雲南按察司呈准本司掌印按察使吳鑑閱會

平屋書堂

同都布二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都指揮僉事樊泰會審得解到夷人阮環等供稱阮環係安南國上洪府唐豪縣扶衛社人偽任綏阜州知州裴行儉係臨北府清波縣平魯社人亦偽任本州同知知州正德年間環等各以儒生環在本國鄉試中四場裴行儉鄉試中二場充吏員彼就將裴行儉偽除縣丞職至正德十一年本國王黎嗣故黎椅承繼將環偽除講官裴行儉又偽除賡理中真大夫効力右衛知簿及將今歸附黃明哲的名黃景譽先偽除記錄官後偽陞明義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在都督錦衣

衛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直金光殿端佐男以
此環等與其相職逆賊莫登庸偽爲力士司都
指揮本國帝有盜賊竊發每年差莫登庸偽爲
都將制節水步諸營莫登庸恃有兵權陰圖誅
叛正德十六年黎將畏莫登庸威權只得播遷
在外病故所生二子年幼俱各逃竄莫登庸主
張國事陽立伊弟黎椿將裴行儉除緝阜州
同知州伊不合僞受到任本州沿河一帶人民
皆係黑脚夷人每年例納人丁稅糧二十五兩
裴行儉一年親到部民徵收一遭嘉靖六年莫
登庸將黎椿鴆殺篡位僭號明德環與裴行儉
各不合黨附莫登庸篡逆僭稱皇上統理國事
因是構成亂階民臣不服莫登庸欲得取服人
心自撰大誥一書內開云皇朝大誥法天撫運
皇上大誥天下官員及士女以堯舜禹湯武王自
比又僭號大越及稱黎恭皇知人心天命之有
歸祥朕以大位朕不得已受天明命等語開列
五十九條通發本國官轄各衙門遵照莫登庸
專一殺戮無辜以張威勢自知得罪於天詐稱
命運不好僞立伊男莫登瀛代位僭號大正莫
登庸妄自僭稱太上皇仍事國事嘉靖十四年
以環諸論不明點爲緝阜州知州環不合僞受

官職到任嘉靖十六年三月內莫登庸得聞
天朝因見本國人不進貢象要征討莫登庸欲得
聚集官兵拒敵及將交趾布政司城壕開濬五
層及積糧各處又行委環與裴行儉同在官何
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阮鵠劉福誌黃嘉黃嵩并
環男阮祝與已脫逃何難兄阮鵠阮陽阮聚梁
克讓各不合依聽同已格殺落水何文得武歷
潘隊刀諱阮光及跟來不知名買賣人十人共
三十人跟同探聽
天朝與兵征討事情比環隨帶本州印信假以徵
收本州人民稅糧爲由同來朋蠻等處打聽消
息五月初伍日前往本州梨花村住下探無的
信至五月十二日人同起行又不合撞入
天朝納更山地蠻密五邦等寨要差原先本國官
屬今歸附
天朝土舍刀鮮等起集兵夫把界不知刀鮮黃景
譽寨長李孟元先行歸附
天朝刀鮮會議要將環等擒解十六日預集兵夫
三百餘名刀鮮殺牛置酒伴請公宴環等卜卦
不吉隨即下船逃走被李孟元等領兵追上環
與裴行儉并何子陵何允富杜文利黃嘉阮鵠
劉福誌黃嵩何難兄等各又不合拒捕當被李

孟元等將何文得武歷潘隊刀歸阮光各射死
身屍落水漂流無存何難阮阮陽阮敦梁
先讓同買賣十人俱上陸路脫走去訖將環戴
傷二銘同裴行儉阮稅及何子陵等七名并環
隨帶州印一顆大誥一本擒獲解官審取口詞



越嶠書卷之十二

越嶠書卷之十三

書疏移文

宜山李文鳳編次

廉州府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曰臣伏讀邸報
見安南久不入貢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先遣錦
衣衛官二員徑往彼國查勘隨蒙兩廣軍門牌
仰所屬揀選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強幹有謀
者五六員名伴送

勅使徑入安南等因到州依蒙已選欽州千戶所
百戶呂瀛送用去後臣按安南久闕職貢

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討此誠帝王統馭華
夷之畧也而臣復有言者蓋兵難遙度事貴萬
全故武定侯之疏未盡事情欲選能幹官及生
長四省熟知彼處事情者逐一陳奏臣待罪欽
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
負

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體勘節
據尚長黃子環生員黃洪等呈報安南自正德
十年黎調通貢之後遂為其臣陳嵩所殺其臣
莫登庸攻叔陳嵩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
暕之兄子諱為主登庸謀篡位黎諱奔據廣南
登庸以其幼子冒姓黎氏權管國事已而自取

之安南至是國分爲三而莫氏特大黎氏播越南海阻於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攘人之國身負篡逆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薄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位而莫爲之主嘉靖伍年以千金求通貢於本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於兩廣軍門稱黎氏已亡國人推已見行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飾前詞以相欺

勅使至彼所接所問皆其臣下誰敢以實告使者無由察因之而回奏

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適成其篡據之謀不可之大也臣觀諸臣會議要見見今篡主奪國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仰見

陛下明並日月威振雷霆不肯少假借於叛賊也

今
勅使往勘果登庸狡詐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臣所以不容已而有言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命官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容別議請以未盡者言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於

安南若止責其入貢此可不煩兵而定必欲正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篡逆以來北難於陳氏南怨於殘黎身經百戰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孰非少年未經事者比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於彼彼之隄防於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即禪位與子福海自居都齊者莫氏故居去其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爾觀其所居宿兵萬人又攔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難百戰之餘以泰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

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若往時大將副叅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風氣殊異瘴癘時興比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計李乾德元之討陳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爲二年之計若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功難成此當慮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江西雖近人不習戰臣訪得今安南所憚惟湖廣鈎刀手廣西狼兵

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方今良將臣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儀浙江都司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良將或起於屠釣或拔於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有孫吳韓樂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西廣東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貳萬人亦可當八十萬之強兵若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若多方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者數十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南之路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

蒙古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

攻其背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左福建之兵由海陽抵僞都以攻其南廣東之兵由海陽抵都齊以牽制其父彼四面受敵父子形隔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譚陳昇可傳檄而定矣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土者亦可久駐而責其成功四川江西只今出錢糧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策如臣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二三其說者臣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之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為證

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為証此一說也有謂登庸篡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宜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之皆知叛逆之執者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猖獗寇在門庭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南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有謂宜與共致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黎譚以主其國定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見皆異於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厓同入職方漢晉隋唐皆為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考姜公輔生於夔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為唐室名相則其風聲之物固不異於中國也趙宋始失之我

太宗皇帝收復故物至

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於夷狄非夷狄也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隆首先歸順當時未有

其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於徵則漢光武棄西域而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見也二楊棄交之義本借漢棄珠厓為辭然珠厓卒為郡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則其說之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篡逆之賊

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國法何且黎氏尚在臣訪其所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共強國富而民附尚足以制莫今與登庸則置黎於何地萬一黎譏效陳添平故詣闕請封何以待之洪武中處李成桂蓋

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首至又其時王氏已絕非若今黎氏尚存故姑與之其事不同難以例論且堂堂

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姦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之說非也既為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國治亂亦當理之今也逆臣篡據邦國分崩既遠使臨問而得其情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申

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敝中國者謂其地絕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鄣善車師之於漢光武絕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雞犬相聞其地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彼於上國得其地正是以富國猶勝今之貴州廣西非敝中國以事遠夷也是絕之之說非也吉囊安南譬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囊瘡疥之患也瘡疥之患時時可治屈指惟一過客能伸之只在一時必專伸指而無疥決不先疥而復指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請封者以陳氏

國朝之所封者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及討而與之其事未明其罪未正其恨無其幾尔今其強臣效尤黎氏失國天道好還事有其幾乃欲取國以還黎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非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取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為表則也登庸篡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以為重輕當討二也國初棄交趾之時安南

因而侵本州如昔貼浪四崗之地置新安州聞其民衣冠語言常有反本之思彼國執逆怙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改圖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分國以來驅我衣冠之民短髮跣足而為夷狄之俗管仲之所必匡孔聖春秋之所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得當取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雖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上天之意似可推而知也可取一也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皆與為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國內人心

未知所屬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凜凜懼

王師之至日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意可取二也安南既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不相讓彼此俱失必然之勢也是天道有好還之會交趾有混一之幾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邊民覬覦而動如趙盤韋緣廣者四五起蚤請與共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明旨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可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取者又如此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聞嘉會難逢良時不再鵲蚌相持漁人之利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今之安南所謂鵲蚌之勢中國之利天與我以時也願

陛下與臣計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兼采微臣之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勿謂登庸所欺則大時可乘大功可建一方之民可免於披髮左衽

陛下之盛德大業光

祖宗而垂後世矣

御史余光巡按廣東時復上疏曰臣聞之機不應者謀不神勢不因者功不建故紆謀定策在朝廷相時定變在應機貴於勢相懸而心相協迺

能成功故權難預設事難遷度自古知謀之事必臨境測形圖上方畧以期在萬全也今我皇上遠覽大畧近燭機宜邇者該兵部題奉

明旨且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勦是以緩兵為權聰叛亂之來格以順為處容撫按之撫勦此真帝王之洪猷固羈者之功利豈惟

杜稷生靈之休實四夷來王之會也然兵不可先處不可後昔勾踐謀吳二十年而後殺者豫其圖也董晉定汴一朝而撫定者應之速也臣愚以為變謀為畧順機以徠此其時矣勢不容緩不然則赫舉而不應延緩而起悔復憤而謀伐實非所以尊

中國重

朝廷也臣自入廣以來日聞安南事體與往日在京不同在京云三支互爭形如鵲蚌可收漁人今據廣東都布按三司會議則莫登庸權攝國事全有其地諸酋相與率服矣雖黎寧播越地分未明恐邊之奸人執為奇貨以求救要立於天朝待天兵誅莫賊以定其封其志亦欲為登庸終非黎寧之利且聞封印亦假傳者未真前此鄭惟燎之奏我

聖天子旨云不類外國文字且令該部辯印真明

見萬里洞知夷情今枯不辯其真偽若黎寧果實而復置之亦為未可臣揆厥顛末以論黎氏篡戮陳氏子孫已盡復給

天朝誘殺陳添平并使其罪滔天我

太宗文帝聲罪奮討九三出師經營一十三年始

克平定未幾十年黎氏又復叛亂以此觀之黎

氏魚肉國王在陳氏為賊子屢取屢叛在我

朝為亂魁今其失國播遁或者天假手於莫登庸以

報之夫夷狄篡奪實其常事自宋以來丁移於

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此皆近

代故事是陳為李賊黎為陳賊此好還之道也

若復立黎是悖覆鼎之義乃以恩酬怨且勢莫

久夷狄之運一敗弗復遼人金人之盛尚不能

復興我朝立忠順王終不能制吐番此死灰

不復燃兩明驗也雖中國若分割如五季六朝

畢竟不能中興其中興者必其始焉弔伐以奉

天討其既大一統以正運乃克享天命以延

國祚若黎寧今須力能置之終為他有何者傾

木不能植餘燼不能噓茲天道也况興滅繼絕

為帝王子孫封建諸侯而言非以施以夷狄

愚以為今日若莫登庸負固不庭法在必征以

明天討若莫登庸稱臣入貢此在因授以安中

國夫問其不庭不問其為篡自古帝王畧遠夷之常道故今日於安南臣愚以為廣東欽州與彼接壤已集三司會議先遣能幹官一員至此境上宣揚

天威議舉大伐今且聞爾不庭貴以稱臣納之脩

貢彼若聽服因以授之此因勢以定不在勞兵

經畧之上策也若必征剿則勢難窮追兵難久

駐老師生變未見其便且畢竟來王亦為歸者

是徒耗兵力損腹心以事四肢也臣愚以為不

請則專其罪莫妙待報則緩其機難失且廣東

去京師八千里去安南四千餘里若往復陳

請而後行之其將失時遠機矣故臣愚以為事在

邊疆苟利

朝廷厥罪與熾咸不可恤懼罪匪忠遠熾匪宜臣

實不敢况我

皇上聖明近日遼東事宜俱聽巡按御史曾執酌

處定變已有成效邊陲獲安故今日亦待

聖明遠照不糾臣妄臣一面遣官至彼境上宣揚

天威問罪不庭貴以稱臣入貢一面差人馬上

齎奏俯乞

聖明俞允聽彼自新以

杜稷生靈造福

兩廣提督府蔡 會議照征討安南係干重務
議處俱合周詳舉行應有次第庶幾事有條理
民不告勞合行詳議應委官督理者上緊委官
督理務要財不濫費事克就緒斯於軍務有資
大功獲濟如或詳慮未周查處欠當致令臨用
缺乏當事告乏則法典具存罪不輕貸

一廣東漢達官軍一萬七百六十四員名廣
西一千二百二十員名及左右二江土共
田州二萬名思恩府一萬二千名鎮安府
一萬名泗城州一萬四千名歸德州二千
名上林安隆二長官司共四千名都康州

二千名尚武州三千名歸順州六千名湖
潤寨巡司三千名奉議州一千六百名思
明府并所屬忠州上下石西州及遷隆峒
共叁千名江州一千名思州四百名太平
府所屬三千三百九十名武靖州二千名
東蘭南丹二州正調存留防守加調各三
千名那地州二千名通共九萬六千三百
九十名內留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名境內
防勦堪調土兵七萬八千七百八十名廣
東廣州府所屬崔某慣熟海戰水兵共二
萬名廣州梧州等府崔募運夫二萬名以

上官軍土兵募共通共壹拾叁萬柒百陸
拾肆名原議水陸兵叁拾萬不足之數另
行調募

各官共行糧該本折米柒拾萬陸千石崔夫
犒賞等項該銀柒拾叁萬柒千兩合於廣
東所屬改運它運共米拾叁萬伍千石廣
東布政司動支軍餉銀貳拾萬兩已解銀
拾萬兩再發拾萬兩買米貳拾萬石運積
南寧等府聽支

一土兵例該自備馬足不計外監督領兵官
員及漢達官舍共約用馬貳千匹

一師由海道必用戰船相應委官打造

一火藥約用焰硝伍萬斤硫磺壹萬伍千斤

一軍器廣東見在貳萬陸千零肆件梧州軍門見

廣西見在柒萬陸千零肆件梧州軍門見
在貳萬柒千伍百伍拾玖件及查玖龍伍

龍火箭最利攻戰合行廣東都司添造弓

伍千張每張用箭肆拾枝共造箭貳拾萬

枝鉛彈壹萬零貳百伍拾箇再造九龍匣

伍龍匣邊箭筒各壹千箇估價行布政司

支銀委官督造

一遣牒用間兵家之奇訪得黎氏舊臣阮良阮

純撲猶在崖州鄭曉鄭昂猶在七源石林州
各地方潛住鮑又訪得鄭紀鄭文皆鄭惟燦
族屬見為莫賊偽官皆可設計激發共據
地分緊黨類密擒首惡合選曉事人役潛
行間諜探聽虛實以酌機宜

兩廣提督府告諭安南榜文畧云據廣東布政
使陸杰等呈稱職等會同廣東布政司添註參
政龔暹按察司副使葉照添註副使鄒守愚金
事孫世枯左叅將高誼都司都指揮李時廣西
副總兵張經布政司右叅政林士元按察司按
察使祝續添註副使翁萬達僉事操松石叅將

○平屋書堂

沈希儀都司都指揮梁 議照君臣之義通於
天地蒙羞事虜必非人心安南雖號遠夷久被
天朝聲教豈不聞犬馬之賤猶有戀主之心耶黎
氏世受

封爵為國之長豈於國人無毫髮之恩耶賊庸起
自漁釣恣生狂逆乘釁稱亂遂主篡國縱兵數
毒淫刑立威上逮天誅下斂民怨茲者軍門節
奉

勅旨東鉞專征調集廣東廣西湖廣浙江福建江
西雲南貴州諸省漢兵達兵狼兵奮兵快兵海
兵四集屯布無慮百萬

天威震動義氣奮揚破竹建瓴勢孰敢犯竊以征
南之役本為黎氏正名討逆俱為交人去危就
安其中固有勢出脅從中懷悔悟欲棄機而應
者固有忠義豪傑密倡義共待時而動者固者
簞食壺蔣思解倒懸及驚駭逃竄自致失所者
若不先行榜諭兵臨師會未免玉石俱焚深為
未便合無通行曉諭安南國臣民知悉
天兵所向罪止元兇秋毫無犯各宜按堵如故毋
自驚疑有能去逆就順仗義討賊許各明具文
伏投首審實遵照

○平屋書堂

欽依事理全城歸附者即以全城與之管領率兵
鄉道者攻畧地方給與典守用計擒斬首惡及
黨逆者即係奇功另議優異陞賞用表忠良如
敢執迷黨惡自絕生成盡行誅戮不遺噍類庶
使禍福之機人所共曉仁義之道兼舉並行等
因到院案查節准兵部咨開迺因

大慶云云備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兩廣總
兵官安遠侯柳 議看得華夷之地不同上下
之分則一苟有干紀而犯分俱宜仗義而正名
然聲罪致討惟在元兇行賞論功必加先附切
照安南黎氏世受

天朝封爵實為中國藩屏脩貢稱臣為日已久故

九該國官民聽其管束則尊卑之位既定上下之分已明彼莫登庸父子起自賤微叨爲臣屬乃敢因亂棄危篡主奪國暴虐一方荼毒百姓即之人心所以大義九爲黎氏臣民并忠貞之士智勇之人所宜暴白罪狀激揚氣節力爲其主奮不顧身圖必報讐誓共討賊以殲僭逆之魁以正綱常之道今乃忍心忘主蒙耻事賊甚至反爲督戰以拒義兵此豈盡喪本心自同獸類或亦爲勢所壓而心實未安姑藏其用而時將有待茲者欽承

上命恭行

○平定書

天討會同雲南各省督同海外諸國召集官兵分布要害水陸並進腹背夾攻則藐尔小邦蠢茲醜虜不過釜中之魚机上之肉耳但念被國人民亦皆赤子哉

皇上博愛無間華夷並育實同天地若非先行榜諭非惟忠虜之人情難自達抑鋒鏑之下戮及非辜今據各官所呈正與該部咨行相同爲此合行仰廣東布政司翻刊榜文發各邊關隘轉發安南曉諭臣民知悉今之聲罪致討惟在擒獲莫登庸父子全爲爾國靖難正名及爲爾等臣民雪耻除暴其餘脅從知其本心尚附黎氏

○平定書

只爲力屈外附莫賊一切俱置不問各宜接堵如故毋自驚疑九有原爲黎氏臣民并忠貞之士智勇之人舍逆就順願來投附或能相率全城歸附者俱許明具文狀親赴邊關軍前投首審無詐僞即准投附并以其原率全城與之管領仍各投戈伏陣聽候大勢軍兵至日用爲卿尊前驅直搗殲厥元兇攻畧地方給與典中及有被脅之人果能奮不顧身爲主復讐潛行間諜設策出奇先將首惡莫登庸父子擒斬真正奇功解赴各邊投獻者軍門先即犒勞就行差人伴送赴京原加陞賞表勸忠良其餘黨從俱不追坐敢有執迷不悟怙終不悛據險負固抗我

王師即係背主事讐黨逆棄順天地必所不容神人必所共怒定行痛加誅滅種類不遺身膏草莽之中以爲祖父之辱各宜審擇毋貽噬臍黎寧復雲南書畧云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本國有逆臣陳曷作亂先國王黎調遇害本國頭目普人黎咽鄭江黎叔祐鄭蓮黎念黎公亮黎捐鄭惠鄭綏黎啓武奎鄧鳴謙等因請世孫黎寧親父世子黎諱權管國事謹乎

欽賜印信已差陪臣阮儼阮時雍阮正卿吳煥等

謹齋奏本求封等禮物諸

命于

天朝并逐年歲貢方物

上進緣被逆賊陳高竄在諒山地方道路阻梗世

子黎譚前已移咨總鎮兩廣地方等官知會正

德十六年八月本國發兵逮捕陳高其陳高走

死若高子昇赴脫道路稍通陪臣黎慤阮正卿

吳煥等欲於嘉靖元年十月進程本年七月二

十七日夜時本國再有逆臣莫登庸并前所差

陪臣阮時雍等謀作不軌世子知之避難得脫

居於清華地方本國頭目耆人黎綱鄭注黎叔

鄭道黎愈黎公亮黎栢鄭憲鄭綬黎慤武塗鄧

鳴謙等皆從世子率國人討莫登庸其莫登庸

阮時雍等乃脅立世子庶弟黎應假攝國事非

國人所共立九號令一切悉出於逆臣莫登庸

之口本國益亂路途阻梗使道不通嘉靖二年

正月十六日准諒山衛官黎景珥等具啓承見

牌文

欽差天使翰林院編脩孫禮科右給事中俞齊

捧

詔勅彩段等件已於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龍州

差人馳報本國

詔勅到日急為迎迓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天恩浩大一國之人不勝欣幸欲奔走不暇以仰

拜

天朝休命奈何本國不幸以致訛醜阻

君命俾

聖恩不達於遠臣夙夜祇懼心無庇寧嘉靖二年

正月內世子已備言本國事情差頭目譚慎上

書

欽差天使其轉達

天朝推帝王柔遠之仁憫小國多艱之故路途遙

遠浮沉罔知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奉總督兩廣

軍務都御史張鎮守太監張總兵撫寧侯

朱行委督備湯指揮體勤逆亂廢立之由有

以仰見

欽差大人正心明理洞燭幾微其奸臣情伏已瞭

然於宵中矣是月二十四日逆臣莫登庸仍鷄

殺黎應偽立已子猶冒黎應姓名僭稱統元妄

使逆黨阮文恭潘廷佐鄭亮阮時敏陳榮阮光

論郭璵莫潤朗郭文藻阮壽祺潘集等將偽本

并逐年歲貢偽國禮物欲欺妄

天朝覬覦

恩寵竊為得計庶幾衆心行至坡壘驛屯聚嘉靖

三年承見整飭左江兵備倉事揚 上體

天朝之德意察知僭偽之情由乃不容入關驅逐

逆黨并偽禮物一切并回本國奸謀由是而少

沮并承見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御史蕭

總鎮太監鄭 總兵官撫寧侯朱 鈞牌查

勘世子累有書備言本國事由差目人黃瑞陵

黃伯宜等謹齋至界首付土官阮永祥交付憑

梓州土官李珠傳遞未審的確果通到否嘉靖

四年六月內世子謹差陪臣黎啟吳煥等齋捧

歲 貢奏事未封方物等禮行至山西地方被

莫登庸遮道不前世子皆以備書傳迄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道路遙遠阻滯難明本

年八月十九日世子再差頭目耆人阮拔萃黎

景珊朱填等抱本間道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而前所呈頭目耆人一病一死惟

朱填行至南寧衛兵備官不許前往使回憑梓

州待令接取本詞轉差代奏經數年間未見有

行因此逆臣莫登庸益肆奸兇無所忌憚遂於

嘉靖六年五月十七日逆臣莫登庸明白墓立

僭稱明德陳壞該國之社稷查炭該國之人民

世子付慮黎氏祖宗自宣德六年祇荷

天恩拜封爵土為賊懷奪世可痛心常率本國臣

民共討逆臣莫登庸其莫登庸曾拒守乃於

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逆臣莫登庸再偽立莫

登庸之子莫登瀛僭號大正而逆臣莫登庸妄

自僭稱為太上皇帝每脅眾拒戰擾亂邦畿國

中大困世子黎諱以國難未平舊邑未服上關

天朝之典彛下負祖宗之重責播遷日久憂憤成

疾於本年九月十七日世子身沒本國頭目耆

人黎垌鄭江黎念黎公亮黎景瑁鄭惟訥阮有

嚴鄭伯蓬黎如壁何伯适阮仁蓮武景威阮春

巖馮雷阮金阮的阮元良范珪等以世孫黎寧

係前世子黎諱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共推為

世孫權管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世孫勵已誓心以圖恢復舊物嘉靖十

年九月有本國阮朗州忠義目人阮合勸阮景

山等抄得牌文於嘉靖十年三月十六日提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都御史林富鈞牌送

下憑梓州查勘邊情內開案照正德八年以來

俱不見安南國歲 貢自歷任兩廣二年之上

俱未差人查訪而中問真偽難分今該國故稱

爭亂之由自取安然之樂此乃欺

君欺聖罪亦難容除會同總鎮兩廣地方內官監

太監張 鎮守兩廣總兵戚寧侯仇 議照前

事訪得該國世子黎諱被逆臣莫登庸先逐出外而莫登庸霸寧該國中問俱未准信惟照憑祥州原係鎮南大關隘理合移文行查為此牌仰本府官吏抄牌差人前去該國附近府州務查該國世子黎諱見今被逆臣莫登庸趕逐出外坐落何方該國民心有無向護或倘該國俱已平定亦無爭亂及查有無貢物作急具由回報以憑會議恭奏等詞得此乃以仰知

天朝必以詳審通曉小國被逆臣僭竊艱難之故矣世孫黎寧仍有書備言本國先後事情緣由差前頭目人阮合勸欲就憑祥州交付轉遞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知會行至長慶府溫州地方被逆徒截道捉得阮合勸殺死道路阻絕音信難通世孫黎寧常屢具本差人欲潛行間道馳奏

天朝而通過憑祥州大關隘諸路皆被逆徒脅管日夜把截並不得通亦徧行本國邊界沿邊隘口欲借道潛往達奏本國事情而亦被逆徒把截及沿邊土官閉拒無路可通自此以來雖有天朝聲教及

欽差總鎮兩廣等官軍門號令費爾無聞及覆思惟罔知所處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世孫黎

寧備將本國前項先今事情具本并寫作宗圖差頭目鄭惟燎等抱本圖潛行覈料取道起京謹具奏聞陳情殘罪乞

恩正法以誅僭逆庶以伸顯天暴白之忱伏望天朝曲垂憐憫鑒此艱屯之故弘推拯恤之仁誅亂救民恭行

天討以正逆臣莫登庸父子篡逆之罪使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危跡遺孤得復存於宗祀夙夜曷勝願望經二年間未聞聲慰鬱抑于懷豈能自己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世孫黎寧再差忠義目人譚伯迨阮蒙等間道潛行

欽就本國長慶府各州沿途關隘聽探前日所差奏事鄭惟燎音息及道路阻梗如何行至北江地方被逆徒截道捉得譚伯迨阮蒙等殺死音信難通嘉靖十六年九月逐日奉見臨安府牒文備抄案奉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汪案驗安南國世孫黎寧奏前事仰府查照世孫黎寧是否黎諱親生嫡長男見往何處與光鐙等係何等稱呼是否黎調子孫因何名字不同欽賜印信何人收掌及所奏各項事情其使臣鄭惟燎是否真正頭目何人篡逆其跟隨文武群臣見在若干逐一備細從實具由以憑申報并

節承見雲南都司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移文互說前事查勘已故國主黎暉世孫黎寧處備將莫登庸占據地方并黎寧有幾處衙門地方服其管束有何官員頭目輔佐兵馬見在若干黎諱所生幾子有無分居各處地方與光鐙等係何等稱呼因何各字不同某路可以進兵及道里遠近山川水陸險易緣由逐程開報以憑具奏一節查僉前去世孫黎寧處查勘文武淵等兄弟與彼相離幾年緣何開報名字來歷與黎寧奏內不同并查有無黎椅黎椿黎檉係是何等宗派逐一備細查明白差頭目前來回報以憑轉報施行等詞准此有以仰見

○平崖書堂

天朝委任得人燭微明里灼知小國被逆臣僭亂篡奪之由思救小國人民被塗炭荼毒之苦尤且辨真別偽以明宗派承襲之正者世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尤為欣幸為此謹書備說本國前項先後事情差頭目替人鄭恒謹齋於巡撫雲南地方右僉都御史汪知會伏請詳此事意憫世孫遭艱屯之故察世孫伸哀顧之忱具奏天朝備言本國世孫黎寧係前本國世子黎諱親生嫡長子禮應承襲權管國事稱為元和謹守欽賜印信緣本國被逆臣莫登庸趕逐世子黎諱

世子回居清華地方率本國頭目耆人黎炯鄭江黎叔祐等共討逆臣莫登庸其逆臣莫登庸乃脅立世子庶弟黎應而逆臣莫登庸仍鳩殺黎應并世子親母偽立己子猶冒黎應姓名逆臣莫登庸仍明白篡立僭稱明德而逆臣莫登庸再偽立莫登庸之子莫方瀛僭稱大正其逆臣莫登庸妄目僭稱為太上皇帝却制本國人民戕害本國忠良脅眾拒執把截衝要各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途及接近憑祥州各關隘使道阻絕前世子黎諱及世孫黎寧節次累有差陪臣并頭目忠義目人間道抱本馳

○平崖書堂

奏并謹書傳遞而皆被逆臣莫登庸并逆徒截道殺死信使不通歲貢慶賀諸禮久缺獲矣大朝世孫黎寧已并受罪乞待本國平定仍為奏請增例辦納彼稱為光鐙者查照本國前國王黎炯無子其黎炯長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子即是世子黎諱其庶出幼之子即是世子庶弟黎應則黎氏子孫宗派本末並係無光鐙名字矣烏有何等之可言哉為是名者無乃奸人詐冒以圖欺妄而然耶若欽賜印信前世子黎諱傳與世孫黎寧收掌豈有委何人收掌哉於其世孫黎寧所差奏事使臣

鄭惟燎父子兄弟世世輔佐黎氏其鄭惟燎其
正本國頭目無疑矣如本國頭目耆民阮拔萃
前世子黎諱差與同朱填等抱本潛行馳奏
天朝乞兵救援途中得病潛居養北江地分被逆
徒脅捉或存或沒道途往來阻絕音信難明若
於姓鄢者查實本國頭目前世子黎諱手下並
無有姓鄢者如其奉省諭則道途梗阻省諭
固難且逆臣莫登庸殘害本國人民占據本國
都城積威自脅其本國各路及各衛所地方皆
被逆臣莫登庸占據脅管把截各處衝要道途
然其前項人民所被逆臣莫登庸脅管者皆有
向護黎氏去逆就順之心焉若本國各衙門地
方忠義頭目所歸世孫黎寧管屬者惟本國各
末路邊界及各衛所未處如阮仁蓮鄭子春等
則分守于升華廣南末路何伯迨阮春嚴等則
分守于安末路鄭惟忱則分守于太原末處武
文淵武子陵等又據守于宣光路邊陲其前項
兵馬數亦可紀然但固本處其逆臣莫登庸每會
衆攻逐其道途間阻彼此救援聲息傳報難通
世孫黎寧有差某入傳遞其事跋涉艱險萬死
一生若世孫黎寧所居清華木州烏江老揭邊
界其本國頭目耆人黎同鄭江黎愈黎公亮黎

景瑞鄭惟悅阮有嚴鄭伯蓬黎如壁武景威阮
灼阮元良范珏等前從世子黎諱見今輔佐世
孫黎寧并忠義頭目文武群臣范旦仁潘仁安
阮珍范廷桂阮德慎黎文志鄧巴黎汝茂阮時
哲裴危并阮夢松黎都鄭垣武界陶子烈黎壽
雲杜亂即辦范完陶仲耄黎迎鄭差范勞黎必
改阮爛黎丁黎德密黎督阮福楨麻敬敦潘歷
黎質等跟隨世孫黎寧者其數五百於其兵馬
殆三千餘及本州忠義土官車世富車之克讓
等兵馬殆五千餘共捍護世孫黎寧九本國臣
民莫不歌吟愛戴以向護黎氏者焉所以國緒
僅存而不致隳墜者亦由此也世孫黎寧及一
國之人日夜惟望
天朝德意以慰懷蘇之望若夫道里遠近山川水
路險易一一詳在
天朝混一方輿版圖之內如其逐程險易可以進
兵則安邦路是其水道可用船艘諒山高平宣
光等路閑隘是其陸道可用兵馬若與化兆江
下抵山西是通水陸並可用焉如前項忠義頭
目阮仁蓮鄭惟悅何伯迨武文淵等世孫已分
差入潛行間道曉諭與他使之整棚兵馬通滯
如何固難遙度且本國世孫黎寧自始祖黎利

奉

天朝正朔以來其祖父子孫世世相繼嫡派宗裔定有名稱無有訛舛如前國王黎暲無子其黎暲表兄故黎灝生得二子其長子即是名黎諱原已育在宮中立爲世子名字已定其庶幼之子即世子庶弟是名黎應其於名字其正無疑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內世子黎諱已移咨總鎮兩廣等官知會嘉靖二年正月內世子黎諱已詩備書差使翰林院編脩孫禮科右給事中俞二位大人知會其世子名字爲黎諱世子庶弟名字爲黎應甚明矣緣本國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世子黎諱脅立世子庶弟黎應逆臣莫登庸仍鳩殺黎應并世子親母明白篡奪威脅人心始改世子黎諱名字爲黎椅世子庶弟黎應名字爲黎椿停忌呼黎諱黎應正名以誤駭人心耳被武文淵等曹爾無稽因逆臣莫登庸之誤駭改呼而開報世子黎諱名字爲黎椅庶弟黎應名字爲黎椿誤矣况武文淵等凡故武嚴威自正德十一年本國有逆賊陳嵩作亂武嚴威奉出守備宣光路地分道途稍通猶或頗知本國事體嘉靖元年本國再被逆臣莫登庸作亂武嚴威仍留本處守備逐年月日逆

臣莫登庸曾聚攻逐道路阻絕其武嚴威等雖忠義頭目而世子黎諱號令阻滯難通及武嚴威病故武文淵等代領其逆臣莫登庸累次攻逐阻絕宣光路邊陲與世孫黎寧所居道程遙遠且被逆徒間截往來音信傳報難通相離殆十五年而所居武文淵等脩寫文書人皆新建故事未諳所以開報名字來歷謬誤職此之故審諸黃明哲執稱光紹元年生有二子於黃明哲相別之時長男年方三歲次男年方二歲尚未有改名字則其黃明哲所開報是的見其正之言也彼武文淵等兄弟相離已十五年而臆度世孫黎寧名字爲黎揜是謬說無根據之言也以是查實黎氏宗派本末並無黎椅黎椿黎揜名字明矣於其武文淵等群臣謬誤之罪願賜貸寬且前世子黎諱生有二子其一子尚在即世孫黎寧其一子年方四歲被疹痘病死則世孫黎寧的世子黎諱親生長子尚何有幾子分住之可說哉若夫前世子黎諱憂憤成疾而沒而或有訛爲鳩毒者蓋以原世子黎諱手下黎公淵彼從逆臣莫登庸脅制於嘉靖九年八月十五日黎公淵再告啓陳情首罪於世子黎諱世子許公淵回與世子居世子親信初不之

疑自黎公淵君得一個月疾又轉甚世子身沒
或者臆疑謂蓋黎公淵聽逆臣莫登庸之姦計
陽爲首罪乞回與世子居陰爲鴆毒致世子成
是歟然而世子之身沒緣憂憤成疾而沒其疾
已先發於黎公淵未回君之前爲是說者亦臆
度無稽之言也伏望

天朝廣宇幼恤孤之德推扶顛救難之仁大發
天兵吊民伐罪同時進出安邦諒山高平宣光歸
化水步各道勦除逆臣莫登庸莫方瀛父子以
嚴亂賊之誅以正綱常之道拯生民於塗炭存
該國之宗桃世孫黎寧得以復還本國之舊城

○子居書

世孫黎寧得以襲封祖宗之爵土藩方謹守職
貢謹脩名分而正尊卑陳人紀明而天常定遐陬

荒裔均沾汪濊之

恩節星窮閭共固安全之福則

天朝仁弘極渙量度亨屯與日月乾坤並聽矣世

孫黎寧仍差陪臣

上表謝

恩齋 奏本方物等禮并通年歲 貢等禮物及

歲 貢慶賀諸缺禮赴京奏

進以盡畏大事天之義仍候迎

天使來臨本國頒降天詔明見萬里仁同一親世

孫黎寧及一國之人得以重疊祇荷

洪恩尤爲大幸而

欽差大人處事之機燭微之智急人之仁成人之

美蓋以蕪盡下國受賜多矣不宜謹書

安南國大頭目莫方瀛上接降狀于雲南畧云

本國先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六日被逆賊陳曷

作亂逼犯本國國都國王黎暲遇害無子本月

方瀛父莫登庸并方瀛暨頭黎義昭黎暲等共

推黎暲長兄故黎灝長子黎諱權管國事分差

方瀛父并方瀛及頭目阮弘裕等率領兵馬搜捕

逆曷其逆曷竄死逆曷子逆昇逃竄在本國諒

○子居書

山地方黎諱已差頭目阮時雍阮儼阮正卿等

齋捧歲 貢并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

命于 朝緣被逆昇竊據諒山衝要 朝貢不通嘉

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姦人杜溫閏陰聽

逆臣鄭緩狡計誘遷黎諱子外逆綏因而脅遷

黎諱于本國清華府源頭目方瀛父并方瀛暨頭

目黎炯楊金鏡等以黎諱無子共推黎諱之弟

黎應權攝國事已差頭目阮文泰范敦理鄭虎

等齋捧歲 貢并

奏事求封

奏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嘉靖三年正

月八日阮文泰等已到諒山界首未見開關嘉靖四年十月九日黎應差登庸父子及頭目武護阮如桂裴堵等領兵往清都府源頭捕得逆姦徒黨逆公侃等正身并迎黎諱歸本國國都緣黎諱原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弗效嘉靖五年十二月八日黎諱病篤而卒若逆姦已竄死其餘黨並已歸服國內稍安方瀛父請解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黎應差被瘴瘵疾症不能管事本年六月八日黎應自念身嬰重疾久無子孫一國事務無所統攝乃謀諸本國頭目黎炯黎義昭范嘉謨揚金鎮武護阮如桂裴堵等及耆人鄭江范克終鄭儀魯文燦等謂方瀛有功於本國可委以國事其頭目耆人皆悅從黎應乃召方瀛父赴本國國都以國事付方瀛父固辭本年十二月六日黎應病篤再召方瀛父付以

天朝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十八日黎應卒本國頭目范嘉謨等暨國人遵如黎應所付訖合辭請方瀛父暫權國事方瀛父不得已於本國國都謹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恭候朝命仍差阮文泰等齎捧 奏事求封

表箋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仍在諒山界首未見開關進程嘉靖八年本國入有逆淵逆遠等嘯聚徒黨竊發於清都府源頭方瀛父差方瀛及頭目莫振揚金鎮金武護阮如桂裴堵等統領兵馬分道搜捕本年逐月日捕得逆淵逆遠并往諒山地方捕得逆昇等正身並寘諸國法嘉靖九年方瀛父以國內既平年且漸老國事繁多而方瀛係嫡子長可代任國事務謀諸國人其國人皆從方瀛父乃付方瀛以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暫管國事方瀛已於本國國都謹守

天朝所

欽賜本國印信撫集臣民恭候朝命再仍差阮文泰并差陳允亮等齎捧 奏事求封

表箋文 奏啓本及方物請于

朝其阮文泰等住坐諒山界首罪經十年餘方物頗已舊未得開關進程方瀛前已有文書并本國

諒山長慶等府衛累有牒文俱結隨欠遞與憑
祥轉達

欽差總鎮兩廣等衙門並未見准行嘉靖十六年
正月十二日阮文泰等見廣西布政司分守左
江道叅議何牌差舍人趙成到憑祥州督併官
孫李珍責差頭目前往鎮南大関曉諭本國通
事之人作急取具有無平定并應該何人管承
國事歸一真正印信重其結狀仍帶通事之人
隨同回報以憑轉報軍門議處施行等因其阮
文泰等即備抄前項紙牌轉達本國仍差行人
陳必聞范光佐陳場通事阮穎陳密等同舍人

趙成等往候查勘今方瀛再見來文備言前事
方瀛不勝喜懼之至竊慮天地間一實理而已
本國前後文書遞與憑祥州及太平府廣西三
司兩廣三府并今具奏本及書內所備本國事
情顛末皆是的確實事若逆黨鄭惟燎所奏稱
黎寧之事係是假冒黎姓摹寫印文姦偽情狀
終不可揜然能察是非辨真偽其情其明決君子
乎茲用猪章達于鈞座文書到日煩為備將方
瀛所具 奏本轉達于

朝庶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則大人燭理之智達人之仁兩得之矣區區

之情第深觀望不宣

安南國頭目裝堵等三百四十九名替入黎文
決等六十四名聯名申稱裝堵等竊慮一國之
臣民必有一國之君長比者本國黎王之嗣國
內無主大頭目莫氏暫權管國事撫集臣民蓋
受黎氏之付托順一國之心故境內晏然悉歸
統屬如其僭竊自立則一國豪傑安肯屈服為
之下哉况莫氏乃累世舊臣素稱忠義設使黎
氏猶有子孫則莫氏豈無存孤之心乎彼黎寧
顯是逃罪人阮淦之子詐冒黎氏摹寫印文妄
訴于

天朝其奸偽情狀不辯自明若本國所屬地里已
具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獻為此備由具申乞備將
本國 奏本轉達

天朝使本國事情得以

上達斯一國生靈之幸

莫方瀛遣使范正毅等乞降於雲南總兵官黔
國公沐朝輔等歷疏其經理之績上之于朝畧
云先該尚書等官夏言等議擬備討安南事宜
題

聖旨是安南國先次詔使不諭而返有傷體面又

久不貢非叛南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奏報便駕勅與他去與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官議奏欽此又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為 竭愚忠正 國體以明

天討事奉

聖旨這所奏兵部便會官一併議處欽此又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安南國皆叛不庭在所必討你每既會議停當都依擬差去官着實查勘明白星夜奏來定奪施行欽此該臣會案行都布按三司行都指揮馮立離任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差委緣

平屋書卷

事都指揮王守中指揮魏忠趙光祖入恩徐相千百戶吳璋馮忠分投一往教化八寨長官司着落土舍張澤貴差通把白俊李者來土會僂僂與同前去武嚴威成子陵武文淵等營內宣諭

天朝德意威令其革面何化歸附從軍一往元江府着落土舍那鈺同往老撾宣慰司查光紹在彼就令該司照舊慰番居住令其備將本國作亂之人并柏末緣由開報土舍那鈺等仍鼓舞忠義倡率勇敢會同老撾八百車里各該衙門整點精兵象馬聽候調用一往逮水州地名五

邦着落原先避住交人刀蘭刀鮮查有精兵若干伊亦備知本國倡亂來歷開報聽調一行廣南府及富州土舍僂承恩沈文秀等八寨土舍瓏鳳翔等查照與張澤等各操練人馬固守邊疆該道兵備官督同守備官往來提調將蓮花灘一帶沿邊去處嚴謹隄備毋容杆細人等潛入

中國探聽消息行臨安曲靖瀾滄金騰各兵備官查理兵夫布政司查理錢糧及具本題

知去後又該安南國世孫黎寧具本差使臣鄭惟燎奉為陳情乞

平屋書卷

恩正法以誅僭逆事覆題奉

聖旨這夷情真為你每既譯審不出依擬兵部使行與原差勘事官會同兩廣雲南鎮守撫按衙門一併查勘明白議處停當作急奏來定奪鄭惟燎等着錦衣衛拘留嚴密處所聽候不許與外人交接光祿寺照朝鮮國貢使例共給欽此又經查勘去後又該安南國臣鄭惟燎具呈本國事情該兵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安南國人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篡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偽置官屬罪狀顯著你每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

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權素有才望的來看調度
共糧事宜戶兵二部即議處具奏其餘依擬欽
此備咨前來會行三司各道通行大小土沅衙
門上緊設法督運糧餉及行各該兵備官嚴督
各屬應調官兵衙門官舍人等令其精選軍兵
象馬整棚鋒利器械操練演習聽候總督軍門
調遣即時起行臣等及查得安南管下迤西一
帶地方俱與象自縣連花灘切近師旅一興先
經彼地若能一體招徠以為我用一則撤其藩
籬一則用為嚮導其於彼國山川道里險易盡
在目中進取諸事未必無賴又委都指揮王守

中指揮高城等前往五邦等處多方招諭各該
土官舍人等各傾心歸附續據兵備副使鄭登
高分守右叅政葉行分巡僉事郭由都指揮馮
立各將督據臨安府知府姜恩都指揮王守中
指揮趙光祖萬械徐相等陸續招撫得安南國
夷人武文淵武子陵武文約武文密武金謙武
文白黃明皆程爛峒土官陶仙緩阜州土舍刀
鮮土官猛來猛索猛真猛刺猛米猛鋒萬了猛
鮮猛令廣陵州土官刀雷整美孟陵孟收等處
土官刀整美刀陵刀收昭晉黃嚴崖豕州謙州
土官刀棟刀琬刀林刀明刀堅與寧遠州地方

紅衣寨火頭刀泝等各情願歸附點選夷兵從
軍征進緣由節咨呈報及據餉阜州土舍刀鮮
同黃明哲等將逆賊莫登庸差來探聽消息姦
細偽官阮環裴行儉并隨從交人何子陵等八
名擒獲與原帶偽印一顆大誥一冊解送前來
俱經會議一面具奏一面行令武文淵操練人
馬各守境土聽候調用如遇莫登庸等賊兵過
界即便相機併力截殺一面催促所屬操練兵
馬聽調一面先令布政司置買銀牌絲段賞勞
刀鮮等以勵其餘去後又查得蓮花灘五邦等
處地方切憐交趾而蓮花灘又係進兵水陸通
衢若不速行據守萬一賊人乘隙先至我兵又
有攻取之勞必須調集漢土官兵於蓮花灘結
立營寨添設守備官一員彈壓邊徼遙振軍威
般運糧米打造船隻整理器械分邊間諜盤詰
奸細非但堅彼一方歸附之心亦因以立各夷
馮籍之勢廣南府并富州僻處邊境亦隣交壤
九江府又與紅衣寨迤西一帶相連俱屬唇齒
侯襟通合防守捍禦一面會本具題一面先行
調撥雲南等六衛漢土馬步軍兵一千名添委
指揮二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員與原在臨安協
守官軍七百五十員名并調附近寧州新化

峨州縣及納拔茶甸等九長官司土兵共四千九百名通共漢土軍兵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責令各該土官王舍整點刻期前去俱聽馮立王守中調撥防守又調曲靖六涼二衛官軍二百五十員名行委曲靖衛指揮梅鑾管領會同廣南府知府趙時督率原帶協守官軍五百五十員名在彼住劄相機防禦有警調取廣南府并富州土舍懷承恩沈文秀下土兵各一千名沈寶下五百名隨軍征剿其元江府切近紅衣寨一帶地方專委守備魏忠協同土舍那鈺督率該府兵馬并紅衣寨火頭刀并等併力防守及行老撾車里八百各宣慰司一體整棚入馬俱屬魏忠那鈺管理各該將領俱聽馮立分布調用蓮花灘結為大營等整肅壕練兵設備梅鑾之兵在其東魏忠那鈺之兵在其西陶仙之兵在其南武文淵之兵在其東南刀雷等之兵在其西南號令嚴明官軍整肅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無事則同守邊疆有警則互相策應仍令武文淵力鮮等宣諭安南各府州縣官夷有能以全城歸附者即以其城許令管領其江北百夷領歸附者一體安插原有基址務使安者如故不知有兵戒諭防守官兵不許分毫擾害

以絕其將來歸附之心違者許以軍法從事及行老撾宣慰司冠帶土舍伯雅罕開令其多撥兵夫象馬把守關隘仍倡率忠義鼓舞人心會同車里八百孟良等處土舍刀攬那攻刀交等多起慣戰夷兵象馬整棚鋒利器械會合進剿續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交人武文淵等呈稱文淵等差人潛往本國招得同列之人侯伯陳懌蘇岳阮文林副將杜繼紹贊理黃公幹土官阮仁祐陶公等并隣境土官情已歸附仍有人就武文淵等營內抄取明文將回本貫陰誣該內兵民整棚器械待

天兵至日願為向引從征逆庸父子建立事功等因到臣行令各整點部下兵馬會合武文淵等一面相機協力剿殺一面令其速相傳諭原先不肯從逆見今割據地方忠義之士一體響應互相應援內攻并令轉諭被逆庸父子脅從之人有能察知順逆先期解散與免本罪若能計擒首惡者一體具奏陞賞及行都指揮王守中知府姜恩等選差乖覺人役或情願報効人員徑往安南面諭莫方瀛父子趁時歸附當今天子聖明英武神人助順將士忠勇甲兵數百萬仗義南征泰山之壓累卯爾方瀛父子欲逞螳

臂以當車輪其可得哉不過竄身海島偷生旦夕釜中之魚豈能久活又覆言之非為方瀛父子惜蓋以安南

中國之郡縣也其人民

中國之赤子也但恐

天兵一至玉石俱焚罪止方瀛父子彼郡縣赤子何辜而乃與之同死哉爾方瀛父子早為之所毋貽噬臍之悔如能轉禍為福傾心歸附急具降

表并所領州縣土地數目土派官吏姓名作急差人呈報以憑轉奏取旨

上裁若怙終不悛執逆自是則方瀛等面縛轅門生擒麾下欲求一生已無及矣作速具由回報去後又該兵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安南國久不來庭義當興師問罪近據黎寧

奏稱其臣莫登庸篡逆阻絕朝貢未審真偽且

着地方官員從宜撫剿提督兩廣侍郎巡撫雲

南都御史并各總兵官都另為勅與他欽此又

准本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該本部議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先將刀鮮黃

明哲李孟元給與冠帶量加賞賚以勵被國歸

附之人仍出給榜文曉諭被國官民人等九以

全城背逆就順先行投首者審無詐偽即以全城與之管領仍善加撫恤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體陞賞其脅從者聽撫按查明究治偽官知州阮環等仍行雲南撫按會審無異即梟首示衆等因題奉

聖旨莫登庸既篡逆本國又擅作大詔僭擬名號好生背叛朝廷罪在不赦便勅雲南兩廣鎮巡等官遵照前旨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剿務得罪人以安南土刀鮮黃明哲李孟元都給與冠帶仍各員賞銀叁拾兩紵絲貳表裏阮環等且都牢固監候沐朝輔汪文盛寫勅獎勵其餘依

擬欽此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除欽遵外又准兵部咨該臣等會題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武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着給與冠帶仍

賜武職四品服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武

子陵等也給與冠帶趙光祖等且各賞銀十兩

紵絲一表裏其餘依擬欽此備咨前來又經會

同出給榜文賚去臨安府兵備官處督同知府

姜恩都指揮王守中徐相責差的當人員賚付

世孫黎寧及先已歸附交人武文淵等各五道

刀鮮李孟元黃明哲陶仙刀雷刀整美刀陵刀

收刀損刀玩刀林刀明刀堅猛來猛索猛真猛
刺猛米猛鋒萬了猛鮮猛冷陳悚蘇岳杜繼紹
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公等各一道令其曉
諭安南國地方人民使知 累朝恩意優待爾
一方之人安生樂業豐殂子孫百幾十年並育
之仁亦已至矣茲者逆庸父子弑主篡國自造
妖孽得罪于

天神人共怒世孫黎寧告變我

聖天子君王華夷恭行

天討蓋憫黎氏封國之帖危於世孫奏詞之懇切
伐罪弑民正名定難興戎繼絕去暴除殘以救

附錄

爾一方之人我 國家繼天立極為萬國主際

地所載還海內外罔不歡呼教化服承正朔號

召兵馬百蠻響應顧我疆場自有節制而餘間

士馬動萬萬計猛將悍卒謀臣智士在在雲屯

干戈如林穀粟如山師出有名人人發憤若縱

天威順人力恐南土之人無復遺類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博愛兼懷謂天子之所履皆吾

赤子譬有自來人則何罪俾曉諭安南土派官

員頭目地方人等各宜安堵如故首先全城歸

附者速赴軍前投告即與全城照舊管理仍如

意撫恤免其糧差有能擒斬賊首及逆黨者一

體陞賞脅從者一切罔治其逆庸父子亦宜識
順逆之理見去就之機改圖及轍因禍為福不
待

天兵之至挈其土地歸命

天朝即與會議奏

請定奪然師不留行見機惟速百萬貔貅將壓境

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無歸虛詞後至先誅續

據兵備副使鄭登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呈稱

十月十七日申時據李孟元手下探事夷人阿

烟報稱有蠻浩塞白法言稱十六日莫方瀛差

人領兵駕船三隻已到蓮花灘將陶土官并各

附錄

處軍兵調去程爛峒取齊灘上俱是交兵守把

陶土官差人來說近有莫方瀛手下大總兵官

兩寧侯阮敬聞知

天朝舉兵及光苗子孫見在阮敬領兵不知反去

何處去了莫登庸廝殺難以托人父子分投塘

抵各處軍馬莫方瀛親領大軍已到又盤州言

說左右是死要來殺卑并交置地方大殺一遭

跟隨軍兵處的也有千萬稟報本職若有軍多

在此營坐若是軍少莫要在此且回去罷陶土

官真心歸順他兵多只得屈從

天兵到來土官自有分曉等語到職尤恐不的又

差蠻密寨民官慣前去蠻浩寨復查白法回說
委有多共到於灘上要來攻打本營并令墩五
邦已將隔江沿河山上各寨水旱伯夷俱調去
了白法寨牛隻俱趕在山青藏放今他在寨各
應賺哄莫走消息白法又言我不實說交趾一
時上來傷了

天共我的寨子性命都保不得如今人心反他的
多上來贏也是這^這輸也是這遭輸千萬稟本
職多着軍馬防守伺候攔路殺他總好等語李
孟元再四譚問無異隨喚黃明哲寫說相同除
嚴督官共申明軍令防守截殺外伏望連賜發

○子屋書屋

共應援以壯威武等因前來隨即批行共備副
使鄭登高行委新陞署都指揮僉事徐相帶領
軍兵前去應援審度事勢緩急相機施行去後
十月二十五日又據本官呈據都指揮王守中
徐相揭帖報稱本月十五日午時據刀鮮李孟
元入營稟稱陶仙差把事梁金玉陶勉等傳說
九月到今十月內有武文淵舉兵將莫方瀛守
鎮營攻破生擒巡檢堡官莫方瀛殺他不贏着
軍馬暗往後路去攻開武文淵住寨將他妻子
人口虜去未報武文淵殺共截路將莫方瀛軍
馬殺敗人口奪回如今武文淵在同象寨下營

莫方瀛亦在明光衛小三江下營各職又問莫
登庸今在何處各稱不知在廣東廣西或交趾
迤西地方等語看得莫賊畧所畏懼者惟武文
淵兄弟今據報說彼此相持日久誠恐賊兵大
集四面夾攻挫其說氣未免寨不敵衆內所附
諸夷望風而解伏乞等奪等因到臣看得所報
前項事情固難盡信然即其理勢似亦不虛被
逆賊父子既離信地親自領兵則其勢益窮促
可知但我

○子屋書屋

天朝兵馬固不可輕率以擅入彼地而沿邊閭閻
尤當嚴謹以防其奔突隨行臨安共備行武文
淵等轉諭近日招得同列交官陳儆蘇岳杜繼
紹黃公幹阮仁祐阮文林陶公等各督馬前來
會合相機攻襲并差入通會黎寧約會老撾宣
慰司冠帶土舍伯雅罕開各統夷兵象馬並起
響應四面夾攻及令都指揮趙光祖萬械等嚴
督土舍張澤瓏鳳翔通把白俊李者來及王弄
山長官司兵夫在於八寨切近武文淵地方駐
劄遙振軍威使武文淵等籍勢追聚仍令王守
中嚴督刀鮮等整棚五邦等處兵夫與李孟元
黃明哲等協心倡率廣陵昭晉黃岩茶州謙州
瓊崖整美孟陵孟收等巡內附土官刀楨刀明

玃刀林刀堅刀輕美刀陵刀收等各部下兵馬
傳報世孫黎寧及武文淵等互相應援併力截
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呈到前項奏本降書結
狀緣係外夷乞罪來文事體重大會同巡撫都
御史汪 巡按御史陰汝登行據雲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呈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王俊民
咨奉臣等案驗前事休奉會同本司右布政使
李顯雲南都按二司署印副使朱方都指揮金
事樊泰分守臨元帶管督理鹽法右叅政車純
議照

帝王之馭夷狄拒則懲其不恪而以威刑之來則

嘉其慕義而以禮懷之比所謂治之以不治之
法也安南雖云外國實我

中國與圖納 貢稱臣其來已遠自倡亂於陳高
之叛逆而黎稠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奸雄而
黎諱播遷 貢職不修二十餘年今世孫黎寧
所奏莫登庸謀為不軌黎諱間道竄於清華地
方莫方瀛書內執稱黎諱聽奸人鄭緩等誘還
清都暨國頭目以黎諱無子共推伊弟黎應權
攝國事復迎黎諱歸還國都病督而卒黎應染
被瘴疾不能管事又無子孫乃謀本國頭目人
等召父莫登庸付以

欽賜印信暫管國事黎應卒登庸不得已於本國
國都以謹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後因內難既平方瀛年長可
代本國事務父乃謀諸國人皆從乃付方瀛
欽賜印信權管國事撫集臣民已經差人奏事求
封未得開闕進往及稱鄭惟煒所奏稱黎寧係
是阮塗之子詐冒黎姓摹寫印文妄訴及據暨
國耆人中扶共舉方瀛等諭以大義土地人民
受之

天朝黎諱尋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登庸父子

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

上聞其間互相魚肉塗炭生靈阻絕 貢路法亦
難追今當聲罪致討之時乃有投降歸附之舉
是蓋

朝廷之威有以畏之然者武文淵之勅敵也招之
首先歸附而願為先鋒率遠縋車水尾等州各
土酋彼之藩籬也招之次第投降順而願為嚮道
阮環裴行儉彼之為官也彼土舍刀鮮以奸細
擒獲解報固之將來罪莫可逃而求生之望自
不容已沉奉

欽依從宜撫剿及逆賊畏威懷德悔罪向化繫頸

軍門待以不死星馳奏

聞今莫方瀛既降伏罪其奏陳情雖皆文飾之詞實出求生之願所據原先歸附土酋及蓮花灘防守官軍有功人員陞賞等項事宜俱應議處其乞罪奏文相應轉達與黎莫二氏占據土地均請

上裁及照安南國王印信黎氏莫氏各藏其一真偽莫辯相應具奏辯驗偽者令其自行銷燬俟職有定分另行

請給黃明哲等以其人歸刀鮮等以其地歸既蒙恩賞俟相應隨其所居而安插之使之各自管食

莫方瀛等既恭候

天命所不許仍前互相吞噬以取誅戮其寧遠州等處地方原係臨安府管轄因與交地相挽又沒于夷相應復歸臨安管下優恤二年之後令其比照土官衙門事規出辦差發再照蓮花灘結營防守官兵一以逆振軍威一以招納來降今莫方瀛既以歸順前營不掣未免致起疑心相應併行兵備道查處掣回仍存一千名照舊在於臨安兵備帶管分巡臨元道副使鄭登高分守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臨安府知府姜恩整飭邊備計慮周詳招撫土酋接

踵投順都指揮僉事王守中統領兵營不避艱險善用牙爪致招方瀛其餘從事官員如署都指揮僉事徐相指揮趙光祖萬械魏忠千戶馮忠吳璋推官郭昇知縣張澤與各起探報聲息承委招撫隨營報効漢土官舍旗軍目把人等俱有冒險之功防禦之力內王守中尤其盡心效勞於所事者俱應通查奏

聞以俟該部議擬施行

莫方瀛乞降雲南巡撫都御史汪文盛巡按御史陰汝登具以

聞且乞論功行賞疏云

聖人一視之仁同體乾坤之覆載

帝王九代之法尤嚴夷狄之憑陵叅照莫方瀛與其父莫登庸蠢爾蠻夷罪之魁首乘危而克奪人之國恃險而自食土之毛夷狄相攻固不足較然安南爲

朝廷封土非戎狄比是莫方瀛等雖多方文飾然僭逆之罪已難逃

聖明洞察之下論法合當誅剿但問罪之師將臨而乞罪之請遽至蓋深思既往之愆不敢冒昧以入貢欲新收來之善相率匍匐以來降夫改過者聖門所與首罪者

王法不誅況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又古帝王待夷
狄之道也既該三司等官查議前來所據莫方
瀛請罪奏文正副一本係干外夷乞降臣等不
敢輕擅議擬理合封

進取自

上裁伏乞早賜

宸斷仰惟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

至仁馭極群生悉囿於甄陶

盛德配天萬國盡歸於統御乃今莫方瀛等不勞

一矢之遺而自繫頸以待

○平屋書堂

命徒恃片言之信而乃率衆以投

降夷心亦有人

心醜類乃同人類

天濟春育

聖人廓無外之仁近仇遠來王者傳維新之化

蹟隆往古德洽殊方蓋

惟懷猷心腹之誅本共籌安邊之計始因禮部尚

書夏言等之奏

命臣等招撫武文淵等以爲嚮道繼因武定侯郭

勛之言

命臣等整棚兵馬以振威聲又因右都御史毛

之論

命臣等計處兵糧聽候調度又因尚書張等之
請

命臣等地方官員從宜撫剿又因禮部尚書嚴
等多官之議

命臣等分別逆順相機行事恩威並著

仁義兼行

睿謀之出如神兵事不專選制以此官將用命漢

土官協心都指揮王守中等提兵冒險威日以

楊土官刀鮮等集兵固守招之不去又因擒獲

奸細黨與寒心陶仙刀雷等土官多人望風內

附出兵從征鮮其藩籬莫方瀛又與武文淵等

○平屋書堂

連營交戰武文淵斬獲數多及兵部題奉

欽依令臣等出榜招諭而安南郡縣大半動搖莫

方瀛等身離巢穴人萌異圖勢益孤縣自相牽

制欲進則恐廣兵陷其城欲退則恐我兵躡其

後一聞招撫如獲更新納款投降輸城悔罪乃

其度德量力審勢達時因禍爲福之機也如

特

勅庭下從長計議少霽

天威斷自

聖心將莫方瀛父子曲

賜寬宥俾其改過安分不許與世孫黎寧及武文

淵等互相警殺遺患地方其

欽賜印信兩家俱有係偽者合當令其銷燬候職有定分另行

請給庶幾少杜僭妄惟復別賜定奪蓋莫方瀛

之乞罪固有可原而黎寧之宗祀亦不可絕緣前項事體關係重大非臣等愚陋膚淺之見所

敢擅擬均乞

聖明裁處及照莫方瀛敕宥若故違成命仍前與黎寧武文淵等警殺或侵犯邊氓與臨安原屬寧遠州等處一應歸附人員即是皆逆

天道聰臣等與兩廣撫鎮官分別順逆指實奏

天

大調兵馬進剿一鼓而擒亦未為晚如此則罪

人有改過之階夷方獲再生之賜矣再照原先

歸附官舍武文淵陶仙刀鮮李孟元黃明哲刀

雷等亦令隨其所居從宜安插原係寧遠州地

方分拆者照舊仍屬臨安府管轄紅衣寨頭目

刀并等亦聽隸屬元江府俱各寬免徭稅加意

撫恤所議掣回蓮花灘防守官軍相應依擬及

照臣等待罪地方不過奉行文書而已未能仰

體

聖心早收安攘之功適罪人乞降輒為詐請罪當

萬死如臨安兵備帶管分巡副使鄭登高先分

守臨元道右叅政葉珩都指揮僉事馮立王守

中徐相臨安府知府姜恩指揮趙光祖萬械魏

忠千戶馮忠吳璋推官郭昇知縣張澤等圖事

效能雖有差等然皆協謀伏議共圖成功其間

若王守中身先士卒戎著謀猷諸夷納降交人

畏懼其功居首者也鄭登高姜恩恩信素孚兵

糧充裕有警調度克中機宜其功居多者也馮

立招撫刀鮮武文淵等擒獲奸細有功者也徐

相趙光祖萬械魏忠吳璋馮忠推官郭昇知縣

張澤皆不避艱險隨委輒效以贊其成內趙光

祖馮忠萬械吳璋則又前項招撫有功者也以

上各官雖非寨旗斬將之功然招撫外夷輯安

邊境賢於用數萬甲兵似亦俱當甄錄優示激

勸以勵將來其整理糧餉協贊謀議并隨營效

勞與承委招撫深入巢穴探報聲息有功漢土

官舍旗軍目把人等及仗義率兵有到賊鋒有

功武文淵刀鮮等通候查行議奏臣等除三司

轉行臨安兵備官行令莫方瀛及差來頭目人等暫

回地方恭候

天命及防守蓮花灘官兵查果地方無事即便掣

回

越嶠書卷之十三

越嶠書卷之十四

宜山李文鳳編次

書疏移文

武定侯郭勛奏為處夷情復

國制分土設官永圖治安事近日得知雲南鎮巡等官奏報安南國差頭目范正毅等行人鄧敷通事阮鐵突等齎遞莫方瀛投降奏本申遞三堂衙門降書拜頭目昔人三百六名申結會同審據范正毅等衆口一詞執稱莫方瀛悔罪投降及稱黎譚尋弱失守不能及時以告變莫登庸父子擅專國柄又未具由以上聞雖由阻

絕貢路皆出一面法亦難追又稱鄭惟燎所

奏稱黎寧是阮奎之子詐冒黎性摹寫印文妄

訴于

天朝方瀛又不將彼國所屬地里畫圖投獻只云具載

大明一統誌內不必圖獻等因臣連日看得投降文書內立心不善意欲求封方瀛為安南國王亦不見黎氏子孫在於何處存亡下落不見武文淵申奏文書縱是國人者老之言皆方瀛一邊之說難以信憑當駁再行稽查要見黎氏莫氏武氏三家誰是誰非的確實情回奏上

讀定章此其大公至正之法但彼國雖稱好禮其

狡猾奸回莫可深測縱是復行查報必不能盡知其實況莫登庸父子兩傳守國未奉

天朝明命豈不是篡奪也又稱黎氏子孫尋弱豈能復振家邦顯是門衰祚薄不言可知為今之計欲破其毒散其衆伏望

皇上大振乾綱明出黃榜昭示人民削去安南名號就將本地各府衛州縣等衙門比照雲南兩廣所屬府官事例許其開欵納貢將彼所管地土人民編成里甲行伍亦照兩廣土官衙門事例呈報兩鎮所司效順

天朝奏請 朝廷請給印信

詰命永享太平之世勉圖後効若執迷不肯堅執與莫賊負固許其兩鎮相近土官整備兵糧收取臨近地土人民就充各該土官所轄兵民仍將所得人民地土山場開報勿得隱匿其彼地之人未必不懷效順向化之心以免弑奪分爭之患只要處之善分之均使彼得宜孰不悅從安土樂業人之常情雖莫登庸假以退閑使莫方瀛出頭來降觀其來詞類多悖謬實非真降也莫方瀛父子實乃篡奪之賊在春秋所當必誅無赦之人豈敢來假黎氏推讓權國之謀即

今黎氏子孫既被莫賊所吞想是不能稱其所封宜當華降方得保終繼後只可與一府之地以承其宗祀耳其武文淵父子雖是本國忠義之臣但國亡家失望我

天朝求救其忠義可嘉亦可與一知府之職以褒其忠其餘隨順之人令各官分別等第任使并鄭惟燦等不隨叛逆而據忠赴京奏訴莫賊姐未其情尤可嘉尚亦可量與職事其方瀛父子之罪固不可宥若能改過自新輪心受首亦當待之以不死仍授職事量與他地土使之安享富貴還着兩處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親詣地方盡心區畫奏

請定奪其餘彼中未盡事情一時不能悉知均乞聖明勅下禮兵二部從長計議務其萬全若臣所奏有取者俯賜採擇施行少補於邊方萬分之一庶幾夷情可服國制可定邊疆可寧地方不戰而自安矣

武定侯郭勛奏為再陳議處安南事宜以破猶豫疑慮事臣先因雲南鎮巡等官具奏安南國彼莫登庸父子假稱摧國既而故設投降等詞臣參詳來文悖謬條陳處夷情復國制分土設官求圖治安事奉

旨該禮兵二部會同看議履題將臣所奏不欲出給黃榜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安南府州縣衛所衙門若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其處置黎氏子孫及武文淵父子功勞等項事宜俱憑彼處鎮巡官計議具奏請乞

聖明裁處施行等因臣見得禮兵二部所覆不用黃榜只着行令鎮巡等官宣示

朝廷威德出榜招諭若能首先納款歸附者即與奏聞

朝廷授以土官職事臣思得各官所論安南之議不用黃榜而用鎮巡官榜不知何謂又將臣

奏內所處之事多是含糊具覆臣又聞人言大同叛軍先是不容黃榜進城後亦

皇上天威所致脅從之徒俱各解散復獲首惡方靖地方是黃榜之徵驗矣今安南地方遠在萬里之餘難以過度縱使鎮巡官出榜招諭亦恐難以宣示

皇上思威卒難成功若待彼投降之後用黃榜安插土夷恐無是理此乃狐疑猶豫之治亦恐

不能厭服遠夷之信心也且如安南之地只可分做土官衙門俱屬兩鎮調征地方因此與文官無分不得蠶食其人民地土以此不肯承當其事耳如兩廣土官三四處皆因土官桀驁驕橫遂致亡身破業後有文官多務虛名而無實惠於生民設說而吸哄上司用夷變夏之舉不顧經常之計且又貽患地方將前土官改作流官衙門選去文官皆是老耄不過養身蠶食地方之人却將兩廣軍前土官兵裁革大半即今地方十分不堪凡遇征進地方無土兵調遣合無仍將兩廣土官查取應繼能幹官男照舊開設土官俱聽調遣將所設流官吏役人等盡行革去以安南官土以便調遣今安南地方不乘機議處計出萬全冒行彼處尤恐各官智識有長短才思有淺深或一時不能周悉不無有失機會豈能求圖治安如蒙伏望

聖明大奮乾綱

勅下在庭文武群臣通將兩廣土官查復并安南合行事宜從長會議亦要各官自出己見作何施行勿得以前含糊欠明務要吐露報國忠情明白可否衆口一詞會同會議開疑覆奏方可施行庶無甲可乙否之論務期遠夷可服治

安可永

莫方瀛差頭目范正毅等齎表及書赴雲南乞降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爲之具奏且論該省諸臣之功疏下兵部議尚書張瓚復會廷臣議畧云莫登庸父子蠢茲夷醜欺人孤寡基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皇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始因禮卿之請繼因黎寧告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往正其罪兵動有名夷夏爭奮則最爾小夷將類矣

皇上好生之德上通於

天以暴逆之罪止在莫登庸父子其餘夷種或有脅於殺戮以聽從者或有脫於逆命而潛逃者或有心懷忠義而不能以自奮者

天兵一臨不分玉石改

勅行兩廣鎮撫等官從宜撫剿以安南土今莫登庸父子乃敢文飾繁辭以瀆

天聽雖云投降而尚據國土雖云納款又謂本國地土載在

大明一統志內不必圖畝雖據頭目耆人結稱國內無主莫氏受黎氏付託權管國事觀其辭皆

說詐意在邀求所據雲南撫鎮等官沐朝輔等
要將莫登庸父子曲賜寬宥及論功行賞制
回蓮花難防守官軍等項事宜俱難輕議武定
侯郭勛奏稱明出黃榜昭示彼土人民比照
土官事例許其開款納貢及令兩鎮相近土官
收取臨近地土人民管轄無非以夷攻夷之策
并議處黎氏子孫武文淵父子莫方瀛父子及
兩廣復設土官衙門等項事宜亦係安插夷人
之計拜黎寧書內備陳募逆播遷緣由開報兵
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等項事情與先差鄭惟
燎齋奏大畧相同臣等反覆參詳逐一議擬竊

惟職厥渠魁曾從岡治自古帝王誅亂討逆仁
義兼盡不易之常道也名其爲賊罪人斯得與
衆國故事無不濟安南如陳氏黎氏所以能有
國而民俯伏聽從者以有

天朝爵命爲之重也今登庸父子篡主害民名義
不正彼雖夷國亦有人心寧無忠臣奮興義旅
及我附近土官久沐王化敢不助順驅除兇
殘天威一臨百蠻響應義勇林立壤地瓜分
獨夫父子滅亡無日矣但兵律貴軍事難遙制
前項事宜干係兩廣雲南二鎮各該撫鎮等官
或德見不同未免牽制途路寫遠不無遲延頃

用總督參贊文武大臣督同節制庶便於行事
易於成功伏望

皇上簡命將原推總督軍務總兵官今推鎮守寧
夏威寧侯仇鸞行取來京原推參贊軍務右都
御史今陞兵部尚書毛伯溫量改部銜仍兼憲
職各請給

勅書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督同撫
鎮等官相機行事九軍務等項事情悉聽便宜
施行敢有違犯查照軍法處治仍將莫登庸父
子前項原議罪惡請降黃榜齋至彼處宣布

恩威明諭

天討所加止在登庸父子其餘土官人等一切不
問有能擒斬登庸父子投獻者授以世襲土官
給以重賞若能以一城降者即以一城與之以
一府降者即以一府與之世爲土官以沐

王化若莫登庸父子能悔罪乞降東身聽戮該國
地土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且待以不死星夜奏聞請自上裁若
榜示之後莫登庸父子執迷不悟仍前占據國
土干犯

天憲合無聽總督參贊等官督同兩廣鎮撫等官

從長計議調遣兩廣雲南鄰近土官土兵并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撾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百宣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良府土舍刁交等兵象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晉州土官刀植策州土官刀琳黃巖州土官刀玩謙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及歸附武文淵父子等分道進攻內外夾擊潰其心腹搗其巢穴則逆庸父子指日授首而南土獲安舍用錢糧徑自查處各該臨近土官人等并老撾等土舍攻取過安南地方查照功次多寡分別等

第奏

請施行再照兩廣原係土官衙門後改設流官者今議復設土官將流官革去但事在彼中其革降黎氏子孫并武文淵鄭惟燎等量授土官職事又事干議處合無通行總督叅贊等官一併查處施行其餘未盡事情俱聽各官應便宜者使宜舉行應奏

請者奏

請定奪臣等廣集衆見如前議處恭候

宸斷

勅下所司遵行

廣西按察司添註副使翁萬達等會議得前項表文詞意俱順比之先次本狀委的不同似有畏威懷德服罪何化之情但首稱權管國事字樣恐於事體有碍及表文通篇皆首罪之詞內又遽稱謝謝之一字亦於體式欠合應否省令再行改正方纔與彼接納及阮文泰等應否開關放進事體重大相應議處等因連將莫方瀛印信降表稿文揭帖繳報前來已經會批依擬省令改正接遞阮文泰等暫令回彼處近地聽候開關外及看得繳到降表藁文揭帖內稱首罪并將該國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進伏望

天朝處分一節此固頑夷仰畏朝廷威德悔罪向化輸情投順與兵部題稱事理相同但其間事體關係甚重相應先行議處又經通行來仰兩廣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并守巡兵備海道叅將等官會同從長議處停當具由通呈以憑奏

請

本國大頭目莫方瀛專差頭目阮文泰阮拔卒等齎遞大頭目莫方瀛

表文內言大頭目臣莫方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嘉靖十六年十七年逐月日臣奉見所抄奉

天朝宣諭文臣捧讀再三臣不勝畏威懷德省過悔罪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者伏以赦過宥罪

聖人之仁也畏

天聽命小國之共也臣竊念臣本國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自陳氏既絕黎氏承之一聽

天朝所命向者臣先國王黎調過害無子國人共

推其姪黎聰權管國事黎諤病卒無子國人共

推其弟黎應權管國事黎應以年幼居攝經六

○子履書卷

載聞國內乖亂道途梗阻未及請

命于 朝黎應又不幸嬰疾無有子孫宗派苗裔

絕無可嗣立者以臣父臣莫登庸係舊臣預有

微勞召委國事臣父上承黎氏付托下為國人

請逼倉卒之間苟從夷俗固知得罪於

天朝然終於辭避則本國臣民無所統攝臣父不

得已謹奉守

天朝所

欽賜印信撫集臣民又付于臣臣慮夫臣故主黎

應未得請于 朝而授之臣父臣父未得稟于

朝而受之黎應又付之臣其授者受之者皆非也

臣父子已甘受專輒之罪累差本國頭目范正毅阮文泰阮慶等齎捧奏事并陳情首罪本通奏而

奏而

天朝開禁甚嚴累經年久一使未通臣父子夙夜

思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已甘受稽緩之罪然

改過者

聖門所與首罪者 王法所寬欽惟

皇帝陛下 徧覆無私包含罔外特差兩廣雲南

鎮巡官宣諭 朝廷威德查勘臣本國事情使

臣父子得有所申辯有所依歸臣謹具臣本國

土地人民實數開陳奏

○子履書卷

進伏望

天朝處分為臣本國臣民立命庶臣父子獲釋丘

山之罪而臣一國人民咸囿

天地生成之化臣除本國事情已具前後奏書并

方物猶另差頭目候齎赴京外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奉

表陳情首罪以

聞計開一臣本國土地并人民實數一土地界限

東至海南至占城國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北

至廣西憑祥州府五十有三縣一百七十有一

州四十有九鄉三十有一坊三十有六社八千

五百有九村一百八十有二庄五百九十有五
州四十有五册四百三十有七崗三百六十有
五源七場二一人民戶口三十萬五千二百七
十有一口一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餘今阮文
泰等與本府竊慮前項

表文本不敢擅用

天朝欽賜印信緣不用印信則無以取信於

天朝而本國悔罪向化之誠亦難

上達故不得已乞

恩暫且權用莫氏父子無任陳懼今阮文泰等捧

齋前項正副

表文於山界首伏乞差官就南交關接受并乞開

關放阮文泰等投謁軍門陳首轉達

天朝則一國生靈不勝萬幸

治權論

湛若水

或問治天下孰爲大曰權爲大權局爲大曰權
也者道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
之大用也惟聖人爲能執天下之衡而權之以
重輕乎天下之事以合乎道也曷謂權曰猶之
稱錘也以從衡也以稱物平施以應天下之變
者也曰權孰爲大曰禮樂征伐爲大孔子曰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曰然則今

聖天子一制一作登正百王是謂禮樂自

天子出矣誠有道之世也曰是則然矣非

聖天子聰明睿智古之神聖者其孰能與於此曰

然則征伐之權何以謂自天子出矣則應之者

曰天子有征無戰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討者出

令以聲其罪於天下而已不伐之而與之交戰

也征者正也討而正之而已也如中國諸侯頑

民有暴亂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隣國連帥與其司寇自

誅伐之則已也而我中朝

聖人坐治之而已也如外國有篡逆則

天子討而正之則已使其國人與其臣民自合攻

之誅之則已也而我中國

聖人坐定之而已也或曰然則亦有伐乎曰然誠

有之非是之謂也如北虜犯我北邊則北邊守

臣北伐之西羌犯我西邊則西邊守臣西伐之

而禦之而使之遠遁則已矣不好大喜功而遠

逐其利也或曰若朝鮮安南則禮義之國也彼

則來有朝貢我則往有封詔如之何而勿正也則

應之者曰然屬者安南國王與其後裔爲其臣

陳高及莫登庸父子後先篡害據而奪之國拒

其餘裔於南海之濱絕其臣道黎氏遣其臣出

萬死航海而來告變矣

聖天子聞之赫然斯怒矣

發大號命大臣將往征之矣其時內外之臣有或言不宜伐若問之則曰古者明王不治夷狄羈縻之而已以不治治之而已則應之者曰非是之謂也古者天子不伐夷狄征討之而已以不伐伐之而已曰曷謂以不伐伐之征討之而已則應之者曰征也者正也討也者討也問也討問其罪於其國使人人得而誅之是請以夷狄政夷狄以不伐伐之也以不伐伐之者是謂不伐之伐也軍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戰之戰也

戰也

次之討者坐定之道也且夫

上天之生

聖人也將伐

天以理萬國也故稱之日

天之子謂當代

天以理天下萬國之不理者如子之幹父之蠱然也代

天以理華夷萬國而平其暴亂奉天之道者也如之何弗討弗正或曰是則然矣曷謂不治夷狄以不治治之者則應之者曰謂其土俗不同不

可以中國之禮樂政教治之因其俗而治之以不治羈縻之而已如是也今二國既通朝貢封詔之禮矣安南既聞其叛亂矣猶聽其篡奪而不之正也可乎若夫有所不治者非是之謂也謂非禮義之國也所不以告者也所不可知者也如北虜西羌之類是也焉得而知之乎焉得而治之乎或曰我

聖祖戒後世勿伐安南矣是不宜伐也則應之者曰非是之謂也夫戒不伐安南者

聖祖嘉其國王陳日烱率先倡義歸順也抑謂無罪而伐之或利其土地而群縣也將隨征隨下

隨叛無益徒損者也非謂討罪弔民以安其子

孫黎庶者為不可也且今莫登庸父子敢行篡

逆據我

天朝世封之國不討正之則大權廢弛矣或曰黎

氏其先亦篡其主陳氏而有其國

先朝恤人民之繁爛而因以封之今莫氏篡黎氏

一聞耳以逆篡逆可不必伐也則應之者曰黎

氏篡陳氏已經

先朝一特權宜恩宥之矣累討之矣累封之則名義正矣乃今因其被篡而曰不治之又追咎之何以異於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者乎恐非所

以教華夷也是使四夷化之篡篡無已也其可乎或曰其國崎嶇有山嵐之翳有富良江之險有懸兵深入之虞有饋餉不繼之慮如之何可征之矣則應之者曰

先朝曾三征而三下之矣而群縣之矣且今非必伐之之謂也但討之之謂已也正之之謂已也使彼不得以自安不能以一日自立於華夷而已也使其國人得而誅之而已也我兵不深入焉夫何虞以逸待勞矣何崎嶇我獲平易矣何險我不費斗糧夫何饋餉之慮或曰漢華珠厓後人高之何必討也則應之者曰棄之可也

等之如北虜西羌可也今安南禮義之國也朝貢封詔之通也而可棄之而可如是乎且安南黎氏貢道已久見阻絕於莫氏航海而來告變矣

聖天子已赫然斯怒矣而顧可如是乎且設使朝鮮之人或效其尤焉而來告來聞焉固亦可以如是處之乎可以為常乎臣有以知

聖天子高天下之見獨觀乎萬化之原未必如是也

聖天子恭行

天地之道者也必不如是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

天子之所以行大權以奉承乎父天母地之道者也故前者

聖天子初聞莫氏之篡逆赫然斯怒命往伐之者義也繼而念彼叛逆者莫氏一人也若往伐而先為之魚肉者一國億萬之人民也且討而不伐者古

天子之禮也是以遲遲焉今也因頒尊

天之詔于天下且

命天臣文臣捧

詔于朝鮮以及安南以往論其故豈不曰彼猶同在天上天覆憐之內者也曷忍棄之使知

皇天上帝之為尊而不可犯也猶冀其十一百一千一萬一有悔改焉或有不終自外於天地而

及正焉以毋傷我人民也仁也否則將有萬全之策所謂以言語代斧鉞者以行焉亦十一百

一千一萬一而無遺算不費我中國斗糧不折我中國一兵不疲我中國一卒而可以一舉而永定焉以大惠一國之人民於無窮者焉是又

聖天子神武不殺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必將

勅諭捧

詔大臣文臣往諭之若曰尔莫氏父子篡放我

天朝封裔犯我紀綱賣我人民據我土地盜我府

庫窺我名器我

聖天子赫然斯怒出命討爾之罪命諸侯臣會兵

代爾以征爾篡爾逆以告于

皇天上帝而恭命焉正天下之大義也然循緩兵

以需爾庶幾爾有悔禍乎而我得以保恤我一

國之人民乎或曰爾莫氏庶幾有卑詞以歸順

矣其意若曰黎氏衰微而讓國于我莫氏國人

共推戴于我莫氏我莫氏不敢受乃舉其人民

土地以歸

天朝天朝其斷焉嗚呼詞以順矣其信乎其詭乎

黎氏何以有航海之告篡乎何以黎氏無讓表

乎若有之知果黎氏爲之乎仰莫氏詭爲之乎

永樂宣德年間之詐屢可知也今我

聖天子至明至誠不逆爾詐不億爾不倍命我天

臣文臣捧

詔以諭黎氏之國聞黎氏被爾莫氏逐之于海外

矣今爾莫氏誠自悔罪宜銜壁與觀面縛繫頸而

來必自預求爾舊主之嫡裔與餘裔奉之以來

俯伏受

詔復其舊位返我封國正我紀綱安我人民歸我

土地完我府庫明我名器如是者爾乃其悔禍
矣信矣非詐矣我

聖天子必將恤我人民取爾悔悟必將命我天臣

受爾銜壁解爾面縛去爾頸維焚爾輿櫬待爾

受子以不死置爾于海濱一區百里之地使食

之世世以禦魍魎爾身爾子爾孫得生已多矣

况有無窮之食乎於是乃又諭之曰彼黎氏亦

不能守信地有不保國社稷之罪削降爲土府

州存與地數百里奉其先祀而其倍臣之有功

抗賊者及有忠義不從叛者數十人各酌其輕

重大小而分之以土地小不過百里大不過二

三百里使世世守之世世貴富以君長子茲土

天子不有爾寸土不利爾匹民不賦爾稅畝焉如

古之要荒之小邑者然如今之田州諸土官永

順諸宣慰者然若州有大不率者

天子必命連諸州之衆以討平之立其賢者則已

以安爾人民卑不相篡奪不已毒痛爾生民以

遭我中國之化也此又

聖天子體天地好生之至仁也若莫氏猶不能然

而徒虛飾卑詞是詐也僞也非信也非真悔禍

也蓋將飾爾詐僞以欺我矣墮我于計中矣冀

因而授封于爾如黎氏初篡之故智然矣以欺

我人民矯我

上帝蔑視我 國體陰弛我大權往者爾既負滔天之罪矣今又愈益倍焉爾之罪逐大不可逭矣爾其思之一出于天一入于淵出入之間不能以髮爾其思之夫然後命之諸侯臣戒我烽警耀我武備威臨于其地焉則已勿代焉以待其變焉則已或曰請聞分地之義何謂也則應之者曰乃不聞賈誼治安之策乎衆建諸侯以分其力今亦衆建君長以分其力小則易制永永不能生大變焉此萬世惠民之利也夫何疑或曰莫氏若不悔禍如前之云則如之何我

聖天子必將如初命命將出師而伐之乎抑已乎則將應之者曰若懸兵深入以犯不測之險疲我將士敝我甲兵費我芻糧是謂窮兵黷武也是謂逐外以耗內也漢武西南夷之征可鑑也我

聖天子神武不殺必不如是也所謂征伐自

天子出者非謂

天子自伐之也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也討而不伐也莫氏若欲詭詞以攘其國若不悔罪如前之爲則二臣者必將亮璧以歸報乎

聖天子

聖天子必將欵莫氏十惡嘉靖十六年文武大臣會請欵奉

成命者如永樂間數陳叔明一十惡而榜暴之者以聲罪于其國之臣民而勿伐焉且告之曰黎氏爾世王也莫氏爾世讐也我

天朝聖天子爾之大君也爾之大父母也

上天命之九内外君長有罪必討而正之無赦天之道也爾宜體

上天不外爾蠻夷之心休我

聖天子不忍棄爾人民之心不忍棄爾赤子之

心不忍使爾人民赤子爲魚肉而我爲刀俎之

心前年命將將命出師以討爾莫氏之罪矣將

由雲南之蒙化自廣東之欽州廣西之憑祥及

閩廣之海舶四路並入戒爾無難矣復軫念之

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夫叛逆作禍者一莫

氏也大兵四路而入必有腹皆受戮先當其禍

者生國億萬之人民也人民天之人也

天子之赤子也故徐徐然緩兵以需焉今莫氏又

爲卑詞以誘我使我墮其計而殺之封以定其

篡焉其大詐大不悛如此蓋自昔慣習之矣於

是天人共憤矣明神共誅矣彼不顧其子孫將

無遺類矣春秋之法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弑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天吏也今

詔爾通國之陪臣若爾夷民各以

上天之心爲心各以

聖天子之心爲心有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先脅從後悔過以全身家能設計以擒莫氏者有黎氏之舊臣擁黎氏之餘裔糾占城之民衆各設計以夾攻而擒滅之者我

聖天子必錄爾功分爾土凡一國之地裂數十府州以各畀于爾以褒爾功爾子孫世世承襲享

于無窮焉爾等親獲全爾身保爾家又廢爾子

孫去禍就福享于無窮焉爾何憚而不爲乎夫

如是則一國之人皆謀莫氏者也皆莫氏敵也皆欲滅莫氏而分其地者也莫氏子然孤立將安

施其詐乎不數月之間莫氏父子之頭可懸於

長安矣雖以此待之三年五年十年可也我無

因逆封之之理彼無一朝自安之勢我有討詞

而彼無憑恃其機在我而不在彼彼忙而我不忙我無患而彼有患我長遠而彼長勞如是者則我國體日昌黎氏之氣亦日張而其兵力日

焦國人皆曰

天子曾討之莫氏矣吾何以從之如是者則莫氏之氣日衰黨與日將反戈焉是猶我授之戈也特假手于彼人民也如是者特之以歲月之久通國將自生變也我生制其定也是故君子惟大居正而已矣毋逐小利而已矣天下之變貞夫一而已矣前所謂不費斗糧不折寸兵不疲一人而可成萬全之功者此也此討而不伐之大効也此

天地之大道也此

天子之大權也此以夷狄攻夷狄而中國坐制其斃以收成功者也此之謂至德要道也此紀綱

所以永振國勢所以求昌四夷聞知所以無怠

無荒來王之道也或曰有徵乎應之者曰有之雖以我

聖祖之勇智神武封安南王陳日烿及日燿以後收明篡逆

下詔數之諭以春秋誅亂賊之大義而卻其豐貢爲歷日熾日焜二世之擅立而不請封終不加

兵繼而天果假手于黎李聲以滅之此聖祖討罪不伐而夷狄伐夷狄之大驗也然而其時猶未懸賞以地耳猶未下諭臣民合攻陰擒之令耳且感應於默默之中如此況今明示以

春秋人人得而誅亂賊之法有不翕然響應去
禍就福者乎抑季聲猶爲非善耳特天假之手不
可誣也縱使一時罪人未卽就擒彼已負

天討之罪名於天下國人皆不與焉彼將無以自
立中國之大權亦在我而不自失矣若我听其說
詞而因以授之封是自我與定其篡是中國之
大權自假與人彼將得以自齒於諸夷之間是
猶借寇以共齎盜以糧失我

聖天子仁義並用必不如是舛也是故一陰一陽
殺生弛張天之道也一柔一剛舒翕昭章地之
道也一仁一義恩威偕行聖人之道也陰陽剛

柔合德仁義中正變化三才之道也或曰斯討
詞也將焉達諸其國之臣民乎則應之者曰

聖天子正正之詞堂堂之道由廣西之憑祥廣東
之欽州雲南之篆化自諸路而進之其國之有
司其國之有司以達于逆莫氏必將傳達于黎
氏暨其遺臣民矣有未盡達者則如之何曰乃
不聞魯仲連聊城之事乎我之有司必將騰黃
萬數繫矢而射之其境其境人得之必欣欣然
以相告焉皆將莫氏爲其奇貨矣莫氏回顧以
左右之僞臣與國人皆其敵國矣由是一國皆
離心解體矣或曰莫氏既有卑詞因而授之順

其無患不亦可乎則應之者曰吁是患之大者
也是不可之大者也且莫氏詭詞者詐計也詭
詞詐計以欺我也欲欺我

皇上帝也欲欺我

堂堂天朝也欲以欺詐攘而有之也使我一墮其
計焉是我則助惡也我則中國而夷狄也我則
大權因以日弛如火之銷膏不自覺其日損也
四夷八蠻漸以效尤而不知其如風之微漸不
可長也唐藩鎮之事可鑑也或曰昔安南黎利
之篡陳氏也宣德之間亦曾宥之矣因封之矣
今循行 國家故事何爲不可則將應之者曰

我

聖天子恭行天討事天明事地察以追蹤二帝三
王之道也若

宗祖一時權變故事寧肯以爲常法乎如天命天
討何我

聖天子釐正百王之謬多矣宜不其然夫仁至義

盡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也其孰能之哉我

聖皇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論諱諱然此

光武之語以爲商賈告其若
耳提面命者可以爲文矣

十八年八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朔國公郭勛
吏部尚書許讚及諸廷臣議曰安南爲國地本

夷荒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有天下其酋長陳曰煙首來歸附得錫封爵比黎季犛詐作逆我

成祖文皇帝震怒命將討平廣求陳氏遺裔無存乃從而郡縣之其後簡定季犛相繼往恃久墜干戈卒就戡定曾未幾何黎利變作禍危南土我

宣宗章皇帝仰念先皇遺訓謂不足煩兵遂以授之恩至曠也自是繼世襲封受

命惟恪因時脩貢効順恐後蓋所以仰報我

天朝者日夕兢業當求弗替而乃至於黎稠荒縱

在位致為陳曷陳昇所圖雖有黎謨嘗繼稠自立竟於播遷以死於是其臣莫登庸暨子方瀛

緣討曷昇漸盛威權私擁黎庶假名授受父子相繼遂成僭竊伏惟

皇上為華夷萬國之主始因禮部之請繼因黎寧告變屢

勅廷臣會議祖征而神武之威尤藏不殺近因恭薦

皇天大號簡任尚書黃綰克使往詔諭尋以別故奉

命華間茲者伏蒙

聖德薰聰復以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下多官詳議臣等以為黎利之罪既為

宣皇帝所赦而其奕世稟職固我臣妾揆以大一統之義未敢棄絕無容議矣其莫登庸暨子方瀛不顧黎氏土地人民本我

天朝所授乃敢乘機濟奸篡逼國主僭號改元前項十罪法不容誅及據以逆賊而擅作大誥以頭目而擅用王印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聖明所謂討罪茲朝廷之正法而天下之大義也近節據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已恭聞

天聲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

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仰惟

皇上春生秋殺仁義並行苟可文告之脩自當兵革不試況禦夷之道曰治以不治王者之師曰

降則勿殺乾坤覆載豈有容心但夷情叵測詞

雖卑懇意或詭秘一涉於偽即為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在細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

不彰且往正其罪止於登庸父子其餘一切不

問臣等會查得原擬

欽命咸寧侯仇總督軍務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都御史毛叅贊軍務各請給

勅鑄給關防并

符驗旗牌令其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兩廣提督給節制各該撫鎮并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土官兵并歸順武文淵等及都御史汪文盛開報老楊宣慰司土舍怕雅罕開八伯宣慰司土舍刀攬那車里宣慰司土舍刀坎孟良府土舍刀交等及招諭安南歸附廣陵州土官刀雷昭晉州土官刀棟榮州土官刀林黃巖州土官刀玃謙州土官刀堅瓊崖州土官刀明文盤州土官阮伯敬等前項各處兵馬通行整飭及將合用錢糧漸次從宜會計

○平定書卷

以備征討軍機重務悉德便宜若使義旅張皇天威宣着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辭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惡將其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臣等竊惟前項事體關係重大今會廷臣集議衆志僉同各竭愚慮徒切汗慚深念機宜猶多迷昧仰惟

皇上聖神文武英謀睿筭迴過帝王恭候宸斷

知欽州林希元又上疏曰臣見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安南已將未盡事情陳奏外其國君臣表亂位祚更易土宇分裂緣由與其土地城郭土馬甲兵糧食等項臣備細采訪頗得一二逐一開具九四條并畫圖二幅連前本一同上進如蒙

聖覽則荒服萬里之外可得之離照之下矣

一安南國王黎暲乃故安南國王黎瀨第五子黎瑒之第三子正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受

詔襲封安南國仍僭號端慶在位四年無子以長兄之子諱為嗣大臣莫登庸娶黎諱之母為妻

○平定書卷

黎暲不道國人嗟怨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杜堂燒香官陳暲與子陳昇陳昇與兵作亂殺黎暲而自立僭號天應莫登庸與大臣阮弘裕

起兵攻陳暲暲走死獲陳昇及其臣陳璉等殺之陳昇奔諒山地方據有長慶太原清都三府

莫登庸與群臣立黎諱為王時年十歲僭號光紹差陪臣阮時雍上表請封及貢方物道出

諒山為陳昇所阻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其臣鄭緩作亂立西榜為主逼犯都邑黎諱出奔

于外莫登庸起兵攻走鄭緩捕西榜殺之迎黎諱歸國莫登庸厚施得民謀慕黎諱在位七年

登庸娶譚母生幼子稱譚父遺腹冒姓黎氏立名曰應將害黎譚以其子代之母知其志陰使人以告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黎譚與其臣杜溫潤等奔廣南據有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府莫登庸遂以應權國事僭號統元嘉靖元年朝命翰林院編脩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齋詔前往安南又為陳昇所阻不得達嘉靖五年莫登庸餽象牙犀角南沉諸香并銀約一千兩黎應為名求通貢於欽州署印判官唐情為申兩廣軍門兩廣提督軍務都御史張 獲送廣東按察司問罪其事遂寢唐清竟斃于獄嘉靖六

年黎應故莫登庸遂自立僭號明德遣其頭目

駕船一十艘由永安州抵欽州時羅都因尚長黃子環榻天棧求通貢於本州時署印廣州府推官趙佐不敢主遂去莫登庸既篡位黎陳二氏交攻歲無寧居又懼中國討之在位方三年嘉靖九年禪位與子福海改名登瀛僭號大正登庸退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所生之地在海東府橫浦縣去其國七日程去欽州五日程莫登庸居此為其子外援且備我爾陳高之起自以故陳氏之後冒名曰高又曰玄孫故國人有附之者據有清都太源長慶三府又連結廣西諸土

官為之援故能自立以抗莫氏今聞其民一半已服於莫未知是否黎譚據廣南雖云四府然其地最廣又產象牙南沉下乳排草諸香藥視安南諸府獨為饒沃故其民富而兵強足以制莫氏嘉靖十四年十二月莫登庸父子以兵五千分水陸兩路攻之黎譚與戰斬首五百大敗而還自是不敢復圖廣南但地隔南海登庸據其上沅其勢入強故不能恢復爾

一其國地土分十六府國王所居曰東京為奉先府亦猶兩京之順天應天也其外十五府倣中國之制一府為一布政司曰京北曰清都曰

太原曰諒山曰山西曰興化曰海陽曰海東曰

山南曰清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府名與司名間有異同又且多非永樂中郡縣之舊蓋復國以後已更易矣每府設一衛亦設都布按三司府衛正官首領官各一員地方廣袤以道里計之猶不及吾廣東一省自京而西則由山西興化光明宣化以次而西接乎雲南由光柵以入臨安府自京而北則猶京比清都太源諒山以次而北接乎廣西自憑祥州以入思明府自京而南則由山南清華義安順化廣南以次而南接乎占城自京而東則由海陽海東以次而

東接乎廣東由永安州以入欽州自東京至雲南可五六日至廣西可十日至欽州可十二日至其國廣南府水路各十五日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府負山襟海自爲一封域廣南乃其極南黎謨所居與占城隔界水程可一日欽州特羅貼浪如昔三都與安南永安萬寧三州接壤宣德間棄交趾州民黃金廣率四崗之民叛降安南本州遂如昔一都貼浪半都安南以其地置新安州復陟永安州以治之正統五年廣東巡按御史朱鑑奉 聖書招撫叛人竟爲安南所阻安南既亂嘉靖十年黃金廣遠孫黃伯銀

○平崖書屋

率舊民九十四人來歸兩廣軍門給與廩食義安插後開交人欲奪伯銀懼遂遺還安南之法惟君長得束髮穿屨官民皆短髮齊眉跣足無屨聞吾民之陷於安南者入國則服夷服至家則仍華衣當官則稱海東府新安州歲時祭報則稱

天明廣東廉州欽州如昔貼浪都云蓋未嘗一日忘中國也

一其國城池惟王所居之都則有城垣用石及磚合砌高可五六丈廣袤五六里城外有濠亦猶中國各布政司城池蓋永樂中布政司之舊

城也倣吾原城之制增築內臣以居與外城凡

三重在外州縣俱無城郭以竹木爲欄柵莫登

庸居都齋以鐵力木爲城平居藉民爲三等中

等給役遇有征行則征其上等爲兵父子兄弟

偕行雖設軍衛所管皆民衛所之權重於府縣

征行糧餉皆民自備器械以鏢鎗射遠短刀接

戰藤牌自衛鏢削木爲之而銳其首疾利如箭

遠可至百步不開弓矢戈戟無甲冑臨戰以布

裹首夏月裸身冬月以綃著綿爲甲不慣馬戰

步走輕疾能方馬戰船高廣不過六七尺長五六

丈兩傍各十五六人以木槩盪之甚疾名蜈蚣

○平崖書屋

船然不用釘以藤束綁故易壞歲一脩以吾海

舟衝之無不碎者畜象以備不虞遇大兵則驅

以戰故國初征安南製獅子皮蒙馬以制之其

州縣之兵甚弱可用者惟國都及登庸都齋之

兵爾然大約各不能過萬人

一安南既亂邊民之不逞者每生覬覦邊吏憚

生事輒取而杖殺之弗能禁也嘉靖十年廣西

思明府土目黃萬生自稱毋諸州土官之後諸

招兵復收故地以還

天朝海北道兵備僉事誘送兩廣軍門杖殺之黃

金廣之後有曰伯銀者因其國亂謀來歸州黃

康鎮糾合廣西土目趙盤等起兵接取官府弗聽目以七十人往交人追之者數千格殺數十人交人不敢追遂接伯銀等男婦九十四人以歸軍門檄州給與廩食議安插風聞交人欲奪伯銀懼遂歸伯銀殺趙盤等六十餘人嘉靖十三年廣西徭人覃善輝復稱思明府土官之後約結黎譚假以奉

旨各處招共州民吳明輝等從之者數十人俱被官軍捉獲杖死嘉靖十四年廣西徭人常緣廣復踵覃善輝故智與兵進取被南寧府捉獲杖死嘉靖十五年四月州民黃邦相復踵常緣廣

故智與兵進取亦被廉州府捉獲杖死至十一月覃善輝之弟善通又請兵取復故地具告廣西左江道移文本州各府查勘未報邊民覬覦動結黎陳屢請與兵進取官府莫之聽乃假軍門上司指揮各處招共官府覺而持之兵未集而身莫容輕率以進故輒為交人所敗然常緣廣僅三百人交人逐之者數千不能勝至動三司傾海東一府之兵攻之然後克常緣廣猶脫其身以餘衆五十人還則安南外兵之弱可見也黃萬生等舉事惟趙盤趙源係生員接白銀財物無所掠又以十七人擊其數千而獲濟事

擅興師族固為首罪奪回歸人亦為有功其雄勇之足稱也乃誘而殺之情似可憫常緣廣市井庸羸有勇無知多而恢復之名以濟盜竊之私輕舉妄動以殺其身殆不足恤然黃邦相之血未乾覃善通之謀遽起則登庸處非其據而來奸雄覬覦之心中國之民猶如安南為我故地亦可見也諸姦之起皆假 朝命聞交人畏縮不敢拒必多方伺探的聞非是乃敢出擊則彼國人心危疑屬在 本朝天道好還此殆其時

希元又上疏曰臣伏見兵部會議征討安南於兩廣湖廣福建等處調兵又差官各處措辦錢糧以給軍餉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安南之兵計不下十萬以千金之費計之良亦鉅矣必欲取之官與民不亦費且難乎臣有愚見不待取之官民可以足兵食之費者請陳之湖廣廣西雲南各省調募土兵自有常法臣不容贅以閩廣二省言之安南俱要習水戰者福建則募諸漳州五湧之泉州沿海廣東則募諸東莞南頭與海南沿邊所募之兵皆須故直一兵月顧銀一兩一年該銀一十二兩兩省之兵若各二萬一年該銀二十四萬兩一兵每月行糧四斗

二萬之兵月該糧八千石一年該糧九萬六千石臣按今各州縣編設民壯民快機兵農民不能應役皆顧人伐當所顧人多市井游手素不習水戰若州縣民兵月錢以爲募兵之費民亦樂輸而官又得用福建五十六州縣除固守地方各處只徵其半計可得一萬兵之額直尚有不足則取足於四川如是則募兵之顧直可辦矣今各衛所之軍多老幼孱弱不能得用又鬻月糧以應軍官之賣放可一軍月取米二斗以爲行糧計取四萬官軍月糧可足二萬兵之行糧不足福建則取足於江西廣東則取足於四川軍人免其征行取之又少彼自樂輸如是則行兵之糧餉可辦矣若夫衣甲器械賞于造船等項所費亦多臣謂各省查出廢寺田土可以變賣各僧寺租穀數多可以借收不足則官爲處治如此則軍中之雜費可辦矣湖廣廣西雲南三省未知彼中事例宜以是法通行俾更相潤澤如臣之策儻有不敷然後取之官與民雖有所費計亦不多如蒙允臣所奏勅下該部詳議舉行則兵食可足官民兩無虧征伐可舉而大功可成矣

安南論上

錢塘田汝成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也不一其施施不可一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而其廢也莫逆於篡弑聖人之別爲君臣也大自賞罰之權而細茶等威之辨其戒篡弑也輕自齒馬蹴芻之罰而顯茶無將之誅胥胥然如此其詳者惟恐上下之分渝而綱常之植撥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耳至於夷狄則不然是故速極於此而風動於彼美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耳不爲之頒政以易俗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使上下輯睦以衛我邊圉如是而有不軌於其主者責讓之而已耳不爲之勤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懣以禍福憫其無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棄絕之而已耳不受其乞憐之求淫巧之貢因而與之也則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故法不可以徃達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天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治爲牛也加以羈的服以箱軛制其器

以弼其才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同至於虎豹豺狼則放之山林禦之吾獲令不搏噬焉斯已矣不以馬牛之汨汨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例也是故春秋之法莫嚴於亂賊之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因赴告而策書之以示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於齊固與吳楚異視也乃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議征之是異於春秋待吳楚之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瘦於內而眩於名者隕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殄有苗文王之怒不格革弼聖人豈不欲薄海之外咸蹈禮習樂以從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九服之外各之曰荒荒也者因其俗以爲治而不以中國之法律之也況兵也者又非可以易動者也湯之滅葛也爲其讐餉也使葛伯無讐餉之害則東征之師必不與宣王之伐玁狁也爲其侵鎬及涇也使玁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之役必不遣甚矣聖人之心無樂乎用兵

也後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是故因漢者西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而唐之亡自南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求而室必勝之忿務篤近之實而不耀舉遠之名莫氏不道弑其君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國之臣民咸帖然歸伏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違道干譽以孽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讐餉之害也怯義懼討惴惴然不敢通名入貢者幾三十年迫乎

天朝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請死自比于縲紲之徒是非有玁狁侵鎬及涇之侮也二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雖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能取勝爲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不能殲一隅損

皇後而貶國體其見爲不究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勦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欲而忽遠敵其勝也爲不武者主父偃之諫伐南粵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珠厓也曰不以鱗介易我冠裳二子之言庶幾近之矣五故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下能征者謂

彼之不足征也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有哉斯言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秦之畧修五葉之豐駿其雄心開拓炎徼遂使五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爲電絃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民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即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暴侮時時入寇雖欽叔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漠北之豪就縱殺戮嘗鳩數十萬衆統以受子躋跡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敗法取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

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昇南陲且不伐之言垂之

祖訓卒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

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休惕水火一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使龍編爲壤再見官儀懾乎漢武之烈也雖嚶吟稍疎約束太驟爲夷醜所弗堪而風以學校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及乎李聲稱逆褻兇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无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有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候之警不可謂無大造

於南土地惜乎當時無有倡棄絕之說以稍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爲稍靡耳頃者黎氏失國之由與莫氏得衆之故今皆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虐自恣故衆叛而親離在莫氏必陰施以市恩故能潛移而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而忽然易姓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莊伯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諺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當是時而欲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則非先王正名定分之

心故不若先之以文告之詞詰其篡弒之由曉其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爲之所如其冥然矯虔不可間諜也爲之申固閑隘却其貢獻絕不爲臣則莫氏者必且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國之臣民亦將曰莫氏爲

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即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凜然外域也吾固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爲愈也

安南發難

客有頌予安南論者曰子言棄絕之策於華夷之義則正矣猶恐未能據事而詮情也吾聞智者不懸斷以決事辯者必明徵以定辭故是非不淆而利害可觀也夫安南擔爵膺符保翰炎裔爲

天子命吏而莫氏陪臣也以陪臣戕命吏而弗討也無乃逸賊宣而尤乎應之曰不然安南固天子之命吏也然比之內郡則有間矣內郡之吏課其殿最而黜陟之生死惟命猶有肆螫以殘民者內郡之民皆聖賢之胤也禮義之教朝作而暮提之猶有作慝以犯上者况於徼外之夷

哉夫安南要會不課於天府賦稅不入於司徒其用入行政

天朝未嘗專制於其間也則其禍福興廢皆自作而自取之亦非

天朝所能究詰也况乎環海以南擔爵膺符達名納貢與安南比肩者星列而居其繼及篡禪

天朝未嘗一一致詰也而何獨駭於安南也客曰非是之謂也予以爲興滅繼絕者聖人之心也

鉤強扶弱者王者之政也小國之君不保社稷竄越以死而弗救也無乃非樂天宇小之心乎

曰不然客徒知莫氏之當誅而未知黎氏之有

罪也夫黎氏之先抗王師于天憲陸梁無狀挾詐以求封此滔天之惡也

宗廟不忍生民之荼毒因而與之恩莫厚焉其子孫不能布宣明命以和輯其民自用剽殄若以

中國之法當蒙失職之誅而何絕滅之可憫也夫興滅繼絕世先王所以存賢聖之裔也非

所以施於黎氏也故論安南之事者若以其地本

天朝故宇也黎氏受之而不能保及是時而取之以完景員之缺則信有詞矣如徒致詰於黎莫順逆之間誠客所謂未能據事而詮情也客曰

如子之言則安南信可取矣而前言不當征者何也曰天下之事論之易而行之難故湯丹扛昂不可謂無是力也非其人則難矣冬發菁而夏造冰不可謂無是理也非其時則難矣是以聖人不違時以動衆不強人以圖艱況乎兵者呼吸存亡又非可以筆扎口舌弄也故安南之征有大難者四矣一曰兵二曰將三曰餉四曰守而凡百瑣碎不與焉夫以天下之大不患無也然南中地理險塞非土兵莫得要領故嘗先鋒然土兵狼虎也所過殘破荆棘生焉故必敗廬舍擄子女焚積聚殺丘隴然後快於其心以

小字摩挲

騁其力若是者以之剿賊猶可以之伐國非所宜也夫伐國者東面而西怨北面而南怨曰奚爲後我然後爲王者之師也若土兵者胡可用也故曰兵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將也乃者承平日久豢養日深建牙而分閫者率膏粱之子而統締之習也即有謀勇之才亦未嘗屬韃索涉行陣與士卒同苦如國初諸名將一旦舉而授之斧鉞之司不縮栗而驚或輕佻而敗矣故曰將難以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然安南閩隔山海島道盤鬱車不得方軌而人不得比肩縱有百萬之師必魚貫而進故輜重易撲勢

難追隨畧計一人之荷米不過四斗草不過一鈞而囊殲囊索猶纒帶其中其所資給者鮮矣若海運則風波阻厄期會難必元嘗以三萬戶輸粮十七萬三月而不達此其明鑑也故曰餉難就使兵強矣食足矣將才選矣長驅而搗之何憂不克然寄寓之卒不便耕作則屯田之策不可行草莽翁薈瘴癘薰蒸則防戍之兵不可久也故曰守難犯此四難以求一逞亦何利而爲之哉況乎兵可以久練而精也餉可以漸輓而積也守可以多方而固也至於將則天產而地成之不可以強而致也故漢武無衛青霍去

小字摩挲

病必不北伐無揚僕路傳德必不南征今之武弁可謂四子同科者誰歟吾故以爲安南不當征者時不逢機而人不任事也客曰內應者機事之會也多助者兵家之利也聞安南之臣有鄭惟燎武嚴威者擁兵以望救黎寧老撾之壻也廷頸而願爲先鋒以此乘之且無難者曰噫惟其數說之紛紜是以國議之眩惑也夫鄭惟燎之避難歸順武嚴威之擁兵清葉黎寧之贊寄老撾皆莫登庸倡亂之始也今且三十年矣其存亡未可知也即有妄一男子出而倡曰我黎寧也其真僞又未可知也且老撾猾酋也彼

以安南爲奇貨欲假中國之力以攫之勝則彼知其利不勝則中國懼其殃是挑釁之媒鳥可信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我之信非利矣今有爲善處之策者三或欲責之割地以贖罪或欲要之入朝以待命或欲令其郡縣歲進表章一倣朝鮮之制三者何策僞優也曰皆未也夫割地以贖罪是利其所有也金元之於趙宋嘗行之矣

天子以雷霆之威將正名定罪而利其所有是狄道也胡可行也入朝以待命是攝之以所難也元之於安南嘗行矣

○平崖書屋

天子以天地爲量將字弱扶衰而攝之以所難是伯道也胡可行也獨每歲類進表章若朝鮮之制庶可行者然荒服遼遠夷情叵測萬一期會有愆則他日之兵端又自今日作俑也是三策者皆不可行不若棄絕之爲愈也故予嘗謂安南之亡不在宣德而亡於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何者黎氏初平人心艱机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雲南之制統以土酋因俗而治踈數十年之後而漸加約束庶可馴化失此不務而驟然蒞以流官律以王法鳥獸之民何以堪此此變

之所由起也及乎季聲倡亂勢若土崩不得不捐其屈巢以安反側當是時而倣

太祖處湖蜀諸夷之制授以招討宣慰之官猶可駕馭失此不務而仍以王爵實爲外藩百年以來縱橫自肆忘

天朝之恩久矣延至今日安可制也吾故曰安南之亡不在宣德而在永樂之末安南之失治也不在今日而失於宣德之初也

兵部尚書毛伯溫咸寧侯仇鸞至兩廣會議畧云帝王爲華夷之主苟一物失所必同一視之仁暴逆首春秋之誅况四夷不庭必彰天討之

○平崖書屋

義南交爲地先典肇書自秦漢以來皆屬內附至宋元以後始有爵封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湖元安南王陳日燿首先納款嘉其效順仍以故封日焜衰微季聲詐逆我

成祖文皇帝赫然震怒大興問罪之師特命總兵官張輔允矣全才屢報生擒之捷因陳氏之無後遂郡縣而設官夫何黎利恃頑復繼定擴稱亂我

宣宗章皇帝因其首罪不欲窮兵爲之子孫正且保守乃黎稠荒縱黎諷播遷是亂賊之遺不能延其慶澤之久然上下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莫登庸莫方瀛既已屢世爲臣乃敢操戈弑主僭改年號僞置官僚占據國城阻絕貢路擅作大詰僭稱上皇倡起亂階連結兵禍生靈荼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人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欵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賊臣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其衰情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表乞降

未見束身待罪陽爲歸順陰實悖狂若不張皇六師恭行天罰何以立彛倫於無斁何以示夷狄之有君擬合就行爲此仰司印行掌印官會同守巡兵備海道管糧管屯提學添註叅政副使及副總兵叅將等官作速會議停當要見某處調集漢兵若干某處調集達兵若干某處調集土兵若干某處調集狼兵若干某處調集民兵若干某處調集打手若干某處調集殺手若干某處調集海兵若干以上通計兵若干某府某倉積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州某倉積糧若干某庫積銀若干某縣積糧若干某庫積銀

若干以上通計糧若干銀若干某處造船若干通計若干某處買馬若干通計若干廣東分作幾路進兵廣西分作幾路進兵雲南分作幾路進兵某路用某處某處兵共若干領兵將官某人文官兵備某人或守巡某人供應用某處某處錢糧共若干部糧官某人何時可至境上何時可以進兵其接壤要害地方若廣西之憑祥歸順龍州若廣東之廉州欽州若雲南之老撾蒙自即今應該分委將官某人文官兵備某人領兵前去守把及體探虛實用兵之際有功者分別等第作何陞賞有罪者應否分別俱從軍

法若賊臣父子如果實心歸附亦要明白聲說要見地土人民作何處分乞降聽處情由何以表見真實條列備開星馳先報再照與師大計宜出萬全臨事好謀必採群議仍通行所屬大小官員及山林宿儒壯士但有奇謀長策俱要明白開陳密切封緘齎報當職別無他長惟不敢自用樂於從善乃平生實心其言有功仍明自奏 聞

朝廷一體陞賞不敢隱沒

兵部尚書毛伯溫會同移檄云莫登庸莫方瀛乘危肆兇篡主奪位僭改年號僞置官僚占據

國城阻絕貢路擅作大詰僭稱上皇倡起亂階
連結共禍生靈荼毒邑井丘墟罪狀既招情法
難宥我

皇上嗣

祖宗歷服之大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脩
入紀春生秋殺乾斷離明始因朝使不通欲求
其故繼因國人告變斯得其情正欲命將出師
聲罪致討登庸父子乃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
其衷請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測雖云獻
圖聽處未見委國輸誠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束
身待罪合行檄問爲此仰司脩行各該守巡等

官轉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等州各父老省
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
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僞如果真實何以表見必
須逐一聲說真實緣由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
聽

天朝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須逐一聲說悉
聽處分緣由務吐由中實與勿事紙上虛文我
聖天子穆穆在上至誠至明大小臣工明明在下
惟忠惟順上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贊諸鬼神
豈但行於蠻貊戒毋作僞徒取日拙之勞急宜
自新早聽

天朝之命若支吾不實執逆不悛必大興問罪之
師弘宣弔民之意爾身就戮甘爲獻馘之俘我
伐用張丕聞

文皇之烈其黎氏見有幾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
隱諱亦當據實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氏如絨
之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
誠之終不可掩者也

五月廣西太平府及憑祥州各申報安南莫方
瀛死於是軍門議檄總兵安遠侯柳珣等整刷
兵馬以聰征討大要謂原議進兵之期宜在九

○平定書堂

目今仲夏將盡入秋伊邇節據謀報安南近有
內變入皆義討賊日望 天兵早至果如所言
一有幾會即當興師原議各處調應官兵尚
未齊備宜申明議處庶不臨期誤事所據左江
官兵行參將余恩右江官兵行參將李榮各整

棚聽調參政翁萬達所守太平龍恩諸州密邇
安南要害丹撤副總兵張經會同防守隨機用
兵調發總兵官安遠侯柳珣行令往南寧駐劄
以振軍容宣布 朝廷恩威軍門號令起原任
參將沈希儀以備任使取食事林希元所召東
莞新會順德打手以備調用申飭都指揮武鸞

原守烏雷海灣嚴行防禦復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授督發總兵官安遠侯柳珣行南寧

調度并督廣西左右兩江叅將余恩李榮副總

兵張經叅政翁萬達至各該地方整兵防備仍

審進止機宜

兵部尚書燕都御史毛伯溫會同總兵官咸寧

侯仇鸞提督兩廣兵部左侍郎都御史蔡經兩

廣總兵官安遠侯柳珣雲南都御史汪文盛雲

南總兵黔國公沐朝輔議照

天子爲華夷之主必敦興戒繼絕之仁

聖人爲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時爲欽崇

一

乎 天道所以允協乎輿情今黎氏之遺裔未

泯而莫氏之惡貫已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掩

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

荒然素被

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義之士撥亂反正之

才必能共舉義兵以誅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

速成功爲此仰移檄省諭長慶諒山等府衛永

安等州各父老士民知悉爾等各宜欽奉

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我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爲汝之舊主惡莫氏

爲爾之世讐各宜奮勇據忠建謀設策一倡群

和不約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逆之

義旌殲厥渠魁弘宣緝衆之仁聲安其田里有

能擒斬莫登庸莫方濂父子者賞銀二萬兩仍

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

以其府與之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

州縣與之仍各賞銀一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

齋爲自防之計以九公府爲都齋之衛夫九公

府豈無良心哉不過畏其勢脅之從耳今九公

府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濂父子者一體賞銀

二萬兩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

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并照前給賞夫如是

一

則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

士大彰忠義之名 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

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則 天兵曰集之時難免

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之士無以自見

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汝父老士

民其遠圖之

廣東廉州府合甬縣義民文通訪過安南事宜

呈報云嘉靖十八年九月內莫方濂親征巴廣

名即阮仁連未獲得病退回國城有巴廣聞知

莫方濂官軍退訖帶領手下精兵來清華府源

莫方濂設計領兵太監埋伏半路待巴廣兵出

清華太監徑到住居將巴廣妻小盡行擄訖復回截路殺死巴廣本年十月內莫方瀛病中地大震三日又聞莫方瀛坐馬吃羊一隻莫方瀛驚懼召文武官員詳解凶吉衆人俱不肯答內有年少新進士對答地大震動者因各處開掘豪塹傷損軍民墳墓龍脉不安有此之兆也馬吃羊者比馬南冊馬強以主北勝燕且明年庚子年逢庚我國必有變也決是

天朝來取前數事俱是永安州黎迪說十一月內方瀛身死內有奸謀趕報伊父回京將老內官二人殺死正月初八日哀書已到永安州見係

莫福源嗣位立爲光華年號三月二十二日連日大雨水漲有欽州地名貼浪都思牙村邊山江衝出銅鼓一面上有蝦蟇六箇貼浪都峒長黃文愛送赴欽州收貯

安南國大頭目臣莫方瀛謹

奏爲本國實情乞亮察事嘉靖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日臣惟臣本國歸化府衛官阮董段思直等抄蒙

天朝委官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臨安府知府姜思都指揮使司都指揮王守中徐相等來文一幅奉

明旨此國應否棄絕討罪如何處置兵部便會官議了來說欽此兵部等衙門尚書張等會題內言臣父子恐懼省悔上表乞降詞雖卑懇意或詭秘必涉於僞即爲所欺茲乃

朝廷大體關係匪細在今日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且往正其罪若使義旅張皇

天威宣著臣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前項上表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

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人民亦無異詞

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叅贊大臣作急將乞降聽處

真實情由星夜具奏取自

上裁奉

聖旨安南事情你每既這等議奏依擬行欽此并

雲南三堂等衙門所議等由蒙此臣竊照臣本

國事情已具在前後奏本表文并申扶供結內

盡皆實情別無虛詐前差頭目范正毅許三省

阮倩等轉達繼差阮文泰阮拔萃賁迺幸蒙

聖察曲賜矜憐特降

明旨罷兵及議簡尚書黃克使往諭臣父子與

臣本國臣民不勝欣幸仰望臣并已脩治驛站

橋梁以待

天使之至今雲南來文宣奉

明旨言黃以別華間及別議處治臣不惟闕望
又且惕懼臣竊聞大所以字小仁也小所以事
大信也仁則有寬決惻恒之心信必無詭譎虛
詐之事臣交南小國徂於蠻俗更代不同而大
國字之之仁無不周徧如臣桓代丁氏專差吳
國恩等稟命臣利代陳氏專差黎德輝等請命
共順之誠一達封拜之命隨下今臣父子以先
國王委托暫權管國事恭候

朝命未嘗有違越之心而臣所差頭目阮文恭阮
拔萃等委身祈請經今未聞

命下前次表文又疑其詐臣夙夜思維靡遑寧處

平定縣志

本年 月三十日又蒙雲南來文使臣再具表
文一面省今原差頭目許三省等火速前來輔
送欽差總督等衙門聽審仍一面將該國衛所
府州縣大小衙門源場峒土地人民實數開
具總撤數目造冊及取繫國頭目人民不致異
詞結狀臣具表親賁赴營投遞以憑轉達具奏
處分等因蒙此臣即具本差范正毅許三省阮
倩等先赴 軍門投遞若臣猶總撤本國府衛
州縣兵民數目具表親賁詣界首待
命大國之令臣知共而已豈有一毫之欺偽之心
哉為此臣備將真實情由具奏伏願

皇帝陛下廣天地之德廓日月之明亮臣惟誠允
臣奏

請庶貢路得以通達小國得以安靖不惟臣父
子之幸又臣一國臣民之大幸也今臣謹具奏

聞伏望

聖德

越嶠書卷之十四





書表

南越王趙陀上漢文帝書曰蠻夷大長老夫臣陀昧死得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陀璽以爲南越王孝惠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大者甚厚高后用事則異蠻夷出令曰母與蠻夷越金鐵甲牛羊即與牡母與乳老夫處越牛馬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肉史藩中符高御史平九三上書謝過皆不逆及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漢於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聊竊自娛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后聞知大怒削去南越之藉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詭臣故發兵以伐其造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夙與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以不得侍漢也今陛下哀憐復故號通漢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

宋太平興國五年文址丁建死第壻立太校祭袒墓之太宗舉兵伐袒袒作壻上表曰世膺朝獎僻居海隅假節制於蠻貊脩貢職於族宰悲私門

之薄祐值先世之淪亡玉帛駸奔敢稽於助祭上茅世及未預於守藩臣父部領兄璉俱荷國恩恭分間寄謹保封命詎敢怠違汗馬之勞未施朝露之悲俄至臣堂構將壞表裳未除管內軍民將吏藩裔耆耋等共詣苦塊之中俾權軍旅之事臣懇辭數四請逼愈堅以及奏陳及慮稽緩山野蠻惡之俗洞整校損之民倘不循其情恐因生乎變臣謹以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州軍事伏望賜以真命今倫列藩慰微臣盡忠之心舉聖代賞延之典克治遺業因撫遠夷銅柱之墟庶宣杆禦之力象闕之下永收獻曝之誠惟陛下俯憐其過未忍加罪

宋寶祐六年安南陳曰哭授位于威見上表曰臣聞人惟知足身退不待暮年子既克家續紹乃無陞祀乃天道古今之常理實人情上下之同然敢臣內授之辭輒竄居高之聽伏念臣功無帝貴爵祿侯封受命于朝復阻來朝之禮納忠于國未酬報國之心茲惟難哉無甚懼也顧蒲柳未秋之質敢釋負重以偷安葵藿向陽之心思近清光而罔念特恐稽於請命奏敢後於封章終日戰兢省躬踴躍謹奉苞茅之貢薄寓獻芹之忱少克庭實用伸述職伏望陛下散皇明於出燭運元得於昭回察臣愚蠢之衷憐臣感

戴之重容民畜衆明學柔之可傳窮機調微寓
折辭之克負光賜衮衣之寵使同帶礪之盟臣
所願求天心從欲錫太上國主之號與十行詔旨
之頒苟緝塞於鄙懷寵光於敝邑臣敢不終身
正行抗節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消埃共報
仰酬海嶽之恩

占城國脩貢于宋表

占城本曰南象林即也漢
未邑人叛國號林邑使世

因亂遂遷于占

名占城同表云巨僻處海隅久被王靈之寵遠

馳方物章脩臣職之供輒轉奏封上于典屬切
以越裳重譯聞盛德而歸周榮木歆歌懷至仁
而頌漢惟一人篤邇而舉遠故百蠻慕義而聞

占平屋書

風况小印雖曰遐陬昔日蓋爲列郡象林蓋邑

常歸粵地之圖銅柱分疆尚有伏波之迹適樂

推中土多有歷年方藝祖開基首俊奔而來賀

追崇朝繼紹亦踵至而貢脩嘉種助於豐年珍

奇獻於上苑每荷蓂莢之澤著知葵藿之心頃

詔綽以丁寧錫采黃而蕃庶臣幸逢興運切撫

故封文詔分輝耶偷安於蟻垤亮天在望阻趨

賀於龍庭敢陳任土之儀少效苞茅之貢恭惟

皇帝陛下仁同一視道合三王舞干羽於兩階

廣敷帝德執玉帛者萬國咸造王庭豈止綏寨
宇而聞永昌方將發西域而撫交址容光必照

不忘僻庸之區岐道有夷執在要荒之服臣占
風服化就日馳誠步萬里之瀛波第勤翰蓋夢
九重之鈞奏徒恨戴盆誓殫綿薄之忠永答洪
麗之施

陳光甫請罷達魯花赤上世祖表曰微臣僻在
海隅得霑聖化俾與涵生懼忝鼓舞乞念臣自
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
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
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
交轡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
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遠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

占平屋書

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
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脩貢孰
若中心悅而脩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
恩霽霽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於
恤今後二次發遣網貢一詣都闕奉納一詣中
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
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
也

至元十五年安南世子累召不入弗許
日短上言于上天眷命皇帝陛下臣父歸順聖
化一十餘年仁恩煦煦德天地也荒穢包含重

山教也臣父一生感戴甚厚至元十四年不幸
臣父不豫將薨之日謂孤臣曰陛下寬大度不
遺小國諒爾必蒙世及之恩吾今但以天不假
我之年使不得久事天朝爲恨耳臣方丁父喪
之初貢之其適滿臣不敢以憂難之累以其
前使黎克復等乘時未達而稽其年貢續差中
侍大夫周仲彥中侍大夫若德即等一行人使
奉齋表章方物詣闕進獻遵父職崇罔敢失墜
教子以忠之訓小國生靈皆謂臣父歿後臣能
繼人志述父事在此行也陛下矜憐忠直必加
褒獎則臣日烜不幸中實有幸自後延頸北望

○平定書

日月冀沐恩光迨至元十五年周仲彥等未還
惟天使柴尚書等齋詔書與前黎克復等同來
小國臣率百官具禮奉迎焚香拜讀伏見詔書
以諭父朝臣不勝驚懼而舉國生靈溥聞斯語
歡欣然失其求蓋緣臣生長越裳素氣孱弱水
土不諳暑潤不虞雖觀上國之先克王庭之賓
恐道上有妨徒暴白骨致陛下仁心亦自哀傷
之耳而無益於天朝之萬一也陛下與天同休
臣事陛下其如事天雖云蒼蒼九重深遠然天
威未嘗敢遠顏咫尺君恩未嘗不銘心方寸也
其在周成之臣重譯來貢武帝時置之度外以

其哀小國道路悠遠山川險深之故方今陛下
舟車所至霜露所降並屬照臨莫不臣服比之
周漢則世相萬萬不可同日而語天地開闢以
來未有如今日天下一統之太陛下施仁行政
必先於鰥寡孤獨之人至於昆虫草木之微各
遂其性臣獲罪於天惟不獲被是懼陛下治隆
於同仁深於漢伏望陛下哀孤臣之孱弱憐小
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
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亦抑小國生靈之大福也
至元二十九年安南世子陳日燾陳情表云臣
六尺微孤夙蒙父訓其於臣事天朝每廢歲貢

○平定書

一事切切然常在懷也所以懼獲僭罪特遣中
亮大夫嚴仲羅古武大夫陳子長等以至元十
七年九月奉齋網貢信物詣闕進上元盡事天
之誠下克紹先人之忠迨今年二月天使正議
大夫張頭卿奉順大夫等奉齋天使及物同嚴
仲羅等回來小國宗族官吏百姓耆老舉國欣
然相告曰聖天子恤孤以仁待人以恕其必脫
我生靈於塗炭之中臣與小國百姓豈勝驚懼
其事臣父在日已嘗遣奏當臣未預政素所不
知非獨敢歸於父又以來自兒子罪萬罪萬在
臣也萬一天朝曲垂寬宥是臣之幸否則臣之

罪不勝誅矣至論以親來赴闕聖天子不惜王爵符印便封上如故事則臣與小國宗族官吏等舊魂猶懸死魂復定以謂天朝若不存念豈能論及此耶臣祖父在時天朝嘉其忠勤閭其遷達置之度外故中統二年紹封王爵賜以符印別勅我兵不入宋境不寇禮樂不改舊俗臣祖父賴此得保守領以殁生靈至今受賜不淺在臣父之身不幸遭方構禍然事上一節終始不渝迨於臣身僭代守土辱蒙天朝再念孤臣之心又可知臣生長遼陬水土不服寒暑不諳小國諸使往來爲瘁死常六七設不能自量徒

○
卷之八

死於道路終無益於事且小國一蠻夷爾風俗詭惡一日無生離昆弟不能相容聖天子育物爲心字孤爲念小國之臣尚不忍遺況臣之祖父世世事君而還一日忍使骸骨暴露杜稷丘壠者乎蕪夫世之人苟有得面聖者在佛書云爲生大福儒書千載一過臣豈不欲觀光上國躬沐聖恩而遽乃違命以速禍者哉天日在上誠以常情貪生畏死臣去天遼遠得罪一隅其幸獲寬容者恃有陛下日月其明天地其量否則翻四海之波猶不足以洗臣之罪也臣言及茲肺腑若割伏惟陛下哀此窮獨念其困窮察

○
卷之八

微臣之孤忠原微臣之重罪俾微臣得以延殘喘以竭事天之誠百姓各保性命以享好生之德豈惟微臣碎骨粉身不可圖報聖功之萬一兼抑普天之下萬口一辭同祝聖壽之萬億也至元三十年三月安南陳日煚表數十年父子滔天之罪追今日水釋矣存者亡者得拜天地父母更生之賜中國論以有生之類寧有長人安全者乎臣與一國生靈驚懼失望莫知所措臣聞之古今無不死之地而所恃者有好生之天聖天子以天爲心恤孤自少同仁則可以長久可以安全可以不死否則何往非死地也天詔曰徒以載幣厘文飾詐見欺於義安在臣讀此既凜然肝膽隨落雖聞此一身不幸莫大既不得生於天子之庭其表誠者在乎土宜而已臣豈不知聖朝天覆擇航萬萬奇貨珍寶靡所不有何以臣小國進獻爲哉然臣猶不顧其罪而僥冒昧者誠以事君之義不可廢也在天詔雖以義安在臣下安敢生職耶伏望皇帝陛下父母其心乾坤其量包荒含誠曲賜矜存臣亦順天欣受封冊俾臣繫思獲供職貢如故上以盡事天之誠下以克光裕之志豈惟微臣一个獲保延殘喘抑亦百姓生靈同享天地好生之

大德臣大馬寸情臣區自謂雖千生萬死粉骨碎身亦不足以圖報聖恩於一也

萬壽松

天賜皇帝下錫庶民臣祝聖壽萬億千春伏以帝齡億萬正八千歲春秋之初華祝再三况七百聖要荒之外普天交慶曠古未聞臣恐謹誠忤頌首稽首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日躋智勇天錫以一怒而安天下應五福而澤庶民奄有四方自漢唐所無之事不遺小國即堯舜所用之心惟有執而有容必得名而得壽臣南荒坐井北面拱辰三十餘年大馬拳拳一寸忠心天日皓

平康書卷

卷

皓俯陳金鑒徒懷金闕之瞻遙奉玉瓶遠望玉門之闕臣謹齋沐親自撰寫頌一章填以金冊封以金函差陪臣陶子奇等奉表稱賀以聞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安南陳日燭表云臣謹昧死百拜上奏臣伏於今年二月十四日恭親天使吏部尚書梁魯禮部郎中陳季奉齋天詔俯臨下國臣謹率宗族官吏奔走道路焚香迎迓及至燭道躬迎三呼百拜跪讀天詔謂曰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聖天子涵洪寬大如此臣等不勝欣喜踴躍之至莫報聖恩之萬一也

貞元元年安南世子陳日燭來賀武宗皇帝即位云飛龍九五回生意於龍蟠象譯重三馳賀忱於象觀一人有慶萬國咸寧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大撫域中仁翔海表永遠能爾守常道以爲心偃武脩文屈仁兵而不戰克廣綏綏宜君之善有光明明我祖之功齊當運而施雨露之恩剴封豨以示乾坤之量與民更始隨物皆春臣等幸際離明歡聞渙旒瞻瞻天比闕心傾北極之尊居守土南荒預祝南山之上壽

平康書卷

卷

安南陳日燭求大藏經表云臣僻處炎荒夙作皇覺緬懷大法傳自中華唐宋在時曾謁來於軍馬大兵至日已化作於死灰嗟莫親於秘文竟難尋於粵旨如入暗室而無慈炬如濟苦海而失慈航念此小邦闕於大藏若不請求於上國曷以開於群生欽惟皇帝陛下廣舜爲君釋迦生世以濟物度人爲念以博施濟衆爲心幸不秘於玉音冀大開於寶藏自天而下揚萬五千餘卷之經遵海而南故什百億兆民之苦此功德勝前功德廣大無邊今聖人即古聖人流傳有此傳中書奉詔賜之至大二年安南世子陳日燭來賀武宗即位云伏以乾龍初造上天之景命有歸澤鴈安眠中

國之至仁遠被瞻騰海宇望協華夷恭惟皇帝
陛下聖德日新智勇天錫削平禍亂皇恩震懾
於遐方生致雍熙榮教暨漸於南嶽復古之規
模宏遠鼎新之治化更張混文軌於家瀛壯基
圖於壁石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臣世守龍編誠
馳魏闕景仰日中離照思竭情忠嘉與海隅蒼
生共陶至化

至順元年安南世子陳日套表賀太宗即位云
伏以聖神廣運智勇兼資德意仁聲固際天而
蟠地化行澤被蓋自北而及南名振于今功高
于古遠懷邇服有世祖之經綸武偃文脩恢至

元平表書

元之襟度坐令華夏同底雍熙臣世守外藩心
傾北闕望雲霄於星拱路雖隔於八千拜日表
於海隅願不遠於咫尺

至元三十一年內附安南王陳益稷表賀元旦
節云伏以正月始和使萬民之親治皇天眷命
奄四海以爲君朔日在壬而東郊迎春太歲居
午而南面聽政陰陽交泰大軌混同中賀皇帝
陛下克已克仁乃神乃聖宜乎在位之久致斯
有道之長八百餘國之朝功烈上加於周武三
十五年之治規模遠邁於漢光壽域重開熙寧
同樂臣益稷茅分服外葵向日遙以忠誠報滄

海之恩俾遐邇歸聖朝之化脩膺五福願如子

陳皇極之言進拜三辭敢効齊侯奉天子之命

至元三十一年安南國王陳益稷表賀成宗皇
帝即位云伏以夙稟睿聰表彰仁孝春秋方盛
符舜生三十之年丕冒重明延周過八百之祚
付神孫以神器入望久歸尊親號以報親恩天
下至養當持盈守成之際存雄志述事之心龍
御靈從鷄竿澤沛臣歸身天北封爵日南恩深
感於皇朝報未醉於素志初即位嘉同漢臣
推戴之誠願近天威庶効齊侯下拜之禮

元平表書

大德十五年夏五月武即位安南王陳益稷賀

表云伏以昌運啓聖肇以寶位之初眷命爲君
光紹璣圖之求兩間欣贊萬國謳歌欽惟皇帝
陛下曰聖曰聰有功有德雷電震赫夙揚衛社
稷之威雨露沾濡新渥育人民之澤徽號重慈
宮之進舊章嚴祖武之繩臣叨爵茅分引誠葵
向朝來皇帝駕臨遠阻於臣工尊拱覲流虎拜
建伸於江漢

至大四年春三月仁宗即位安南國王陳益稷
表賀云伏以昌運啓聖肇登寶位之初眷命爲
君光紹璣圖之求福延祉稷喜益臣隣欽爲皇
帝陛下天運神功日新聖聖重華協帝允符朝

野之謳歌全付有家夙荷祖宗之顧託數頒渙
號式迎太平叨爵南方馳情北闕風雲慶會幸
快覲於龍君江漢對揚歡遠伸於虎拜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位安南國王臣陳益稷
表賀云伏以天臨丹扆龍飛九五攸之皇陽統
紫宸虎拜億萬年之壽治新景運緒懋丕基欽
惟皇帝陛下握符開珍受圖膺貢尊親報本加
數后之徽緝肆赦恤刑溥民生之厚澤奉先世
繼傳之志膺寰宇侯屬之情臣爵錫舊封光依
上國身居南紀順同江漢之朝宗心向北宸遙
叩闕庭而慶賀

永樂元年夏四月安南黎李聲範稱前陳王外
孫胡奎具奏請封畧曰昔天朝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寰宇前安南王陳日
燧率先諸夷輸誠奉貢蒙恩賜爵得王其地不幸
日燧喪亡宗嗣繼絕支庶淪沒無可紹承臣陳
氏之甥為衆所推推理國事主其祠祭于今四
年荷蒙聖德境內粗安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
拜表陳詞無所稱謂伏望天恩錫臣封爵使廢
國更興荒夷有統臣奉命效貢有死無二朝廷
遣使廩祭之冬十月復遣陪臣隨行人入朝進
其陪臣耆老奉章曰前安南國王陳日燧自洪

武二年率先內屬上表奉貢天朝錫之封爵王
此一方亦欲傳之子孫長為外服不幸寡祐日
燧即世嗣王短命支庶諸孫日就喪亡三十餘
年遂至絕祀國內之人誠所傷心胡奎實其外
孫少休王所亦能恭順小心勤于事上事以衆
人誠心推查權理國事以主陳氏宗廟今已四
年小大咸安天使下臨詢及微賤臣等愚昧敢
以實奏伏望天恩俯從衆志賜之爵命俾守此
邦庶海宇蒼生咸得其所敢昧死以聞

英國公張輔復平交趾叛賊陳季擴守臣黃福
等上表賀曰伏以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
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素戢而海宇
清平禮樂脩明而神人懽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
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
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
書同文夫向交趾之交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
稽破土定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在宋元尤
為叛服連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之見而自
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倭效
前尤繼而季擴之狡童再脩覆轍逞狐鼠之威
而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彌

還蟻聚蜂屯之是親田里蕭素鷄鳴大吹之不
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戒
諭屢擴至仁使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與齊
美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
而鯨濤頓息渠魁既珍遺孽悉除共惟極故之
勅式慰侯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
賞錫封觀武功之載載郡邑有守今以懷保衛
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
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
生絃歌足以易俗與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
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

卷一百一十五

○

里遠踰銅柱之功氣侵廓清兩陽特若由懋先
之盛德建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
之遺恨也臣顧漸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
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
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
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沉而宣化彰善闡惡
誓激濁以揚清遠慕阜變之良向隆唐虞之治
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沾雨露
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事冠冕增輝咸欽
親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
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

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宣德二年十二月

日黎利偽為陳高謝罪

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陳高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永樂四年大軍克平交趾之後國人尋
復擾亂臣竄身老耄以延殘息不意國人逼臣
還國以至于此臣自知罪在萬死謹奉依陳情
謝罪者伏以代罪弔民乃聖人之大義與滅繼
絕斯王者之至仁粵稽古切蓋有常典臣竊惟
南交之地實為治外之邦漢唐雖置郡縣而實
則羈縻宋元亦已征伐而尋加爵命逮我
太祖高皇帝之啓運而臣祖父先諸國以來朝迺
年入貢於闕庭累世襲封於王爵頃因胡氏之
失德致勞天討之速加 朝廷寬仁詔求陳後
以承宗祀適臣妄議奉置郡縣以設治官雖
聖朝務在於重陶柔夷俗未能於丕變牽相梗化
屢與為非民庶沉離比歲喪亡者何可勝數士
卒征伐連年因斃者殆所堪憐臣始以倉卒之
際而拘衆情終以昏愚之凡而干天紀自知由
己之作孽每懷無地以措身有痛則呼乃常情
之必至知過必改諒聖人之所容瀝血陳辭願
天請命恭惟

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春育海涵大示包

荒之量雲行兩施廣軍解作之恩念臣先世盡忠而不違擢航矜臣赤子無辜而久惟塗炭赦過宥罪誕推好生之仁休兵息民尚講止戈之武臣敢不銘心刻骨效順輸忠奉表稱臣願述南藩之職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臣下情云

宣德三年大赦交趾黎利偕其國臣聞謝表云安南國大項目臣黎利頭目臣黎杆臣黎問臣黎察臣范大巧臣黎仁耐臣黎銀臣黎理并耆人臣黎文靈臣黎國興臣黎隻臣黎荷臣阮文安臣阮露臣阮景壽臣阮萬等誠歡誠忭稽首

頃首上言宣德三年三月初八日伏覲

詔勅大赦交趾及諭臣自今宜安民保境朝貢仍遵如洪武舊制謹具表稱謝者伏以雲行雨施濡聖澤於九天鳳翥鸞翔貢寵光於遐裔歡騰嶺海嘉溢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聰明聖神文武興滅繼絕祇紹述於祖宗寵兵息民用輯寧於夷夏大導乾坤之量廣覃雨露之恩軫臣荒服之氓置之不問赦臣丘山之罪咸興維新敷文德而底武功懷遠人而安中國是以非實延長而求致大平之福也臣棲身外嶠待命闕庭奉大國以敬天謹守一

隅之地望紫宸而祝聖遙馳萬里之誠臣下情云云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伏覲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使徐琦齎捧詔書一道印信一顆權命署安南國事臣與一國人之莫不歡忻踴躍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詔渙

頒春滿龍編之地印章寵錫光空象邑之區喜溢臣民歡騰嶺嶠切念臣僻居荒裔蠻貊中華

當流離失所之時窺身無地而倉卒求生之際得罪于天鑄錯有由噬臍何及乾坤至大獨伶

無路以自新日月並明常德覆盆之難照每披肝而哀籲終踏地以懷懸海島偷生已分苟延

於殘喘朝廷柔遠豈圖更荷於洪恩非惟感湯網之寬仁又幸沐亮天之雨露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敬柔懿恭恭乎成以文遵太祖

之遺訓止戈以武體上帝之好生憐臣一方凋瘵之民敢臣積年深重之罪特垂寬宥曲賜保

全臣敢不思蓋前愆愆圖後效敬天事大惟殫小國之誠保境安民恪守藩臣之職仰紫宸而

三祝祈聖壽於萬年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進貢方物賜本差陪臣阮大鈞等齎捧赴京謝恩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六年十月十二日命黎利權署國事謝表云安南國頭目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六年十月十一日伏祝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啟通政徐琦齎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利用權署安南國事以撫國人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歡忻踴躍謹奉表稱謝者伏以皇仁天大敷文德以懷遠人詔語春溫順民心而宣德澤昆蟲知感草木生光恭

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特憲萬物並育心天地以爲心四海蒙恩治夷狄以不治弘至仁而柔遠欽五福以錫民念臣小邦周喪之餘脩蜚吟恤憐臣黎心哀額之切曲賜允俞一方之命脉以蘇萬世之規模益遠允蒙靈覆莫不尊親臣等欣載堯天遙瞻舜日扶黎聽詔深感荷於君恩鑒井耕田喜均蒙於帝力仰紫宸而三祝祈聖壽於萬年臣等下情云云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北闕汎恩新受九天之命南交脩貢進馳萬里之誠報茂毫分感深骨髓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同大日月並明德五帝而功三王無思不服子庶民而加四海一視同仁致使遠方預沾聖澤臣僻居交徼仰慕中華一朶紅雲雖隔九重之遠萬年聖壽曷勝三祝之勤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程舜俞齎捧陳奏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九年五月十四日黎麟嗣位陳奏未云安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柔遠視四海以爲

家下國祈封額九天而請命共傾懷志佇聽俞音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知人則哲帝堯致萬邦於受之風御衆以寬大舜有四夷來王之效德無遠而弗屆民有欲而必從臣僻處遐荒屢蒙聖化海涵春育均沾罔外之恩兩施雲行願布維新之澤仰紫宸而三祝祈聖壽於萬年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戴良弼奉表陳奏以聞宣德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黎麟謝 欽賜祭物表云安南國故權署國事臣黎利嫡男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九年十一月初

一日伏祝

欽差行人高濟來弼齋到

勅諭祭文并欽賜祭物除臣已祇受國賜外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皇仁天大降卹典於九重聖諭

春溫慰群心於下國恩存浚禮盡哀榮恭惟

皇帝陛下憲天聰明作明父母君臨四海學治始

于家邦于惠萬方仁政先於孤獨致令冲幼亦

荷撫存臣苦塊卿哀雲霄任望曰生日養思歆

報君父之恩惟孝惟忠誓益堅臣子之節臣下

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柄等

齋捧赴京謝恩謹奉表上進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

命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

祝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啟行人侯璉齋到

勅諭欽蒙聖恩命臣權署國事臣已祇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 聖朝柔遠華夷同視之

仁審國襲封咫尺拜九重之命歡騰嶺海慶洽

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作后誕敷文德恭已而

垂衣裳懷保小民發政必先孤獨惟皇建極其

仁如天臣仰荷洪私欽承聖訓慎終如始惟整

竭於誠心保境安民尚恪遵於侯度臣下情云

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齋捧赴京謝

恩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命黎麟權署國事臣民

謝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問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伏祝

欽差天使禮部右侍郎章啟行人侯璉齋到

勅諭命臣黎麟權署安南國事諭本國官員耆老

軍民臣等一國之人不勝踴躍感戴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恩綽遙頒玉陛下九重之命皇仁遠

宣德十年二月初六日

被炎邦回萬里之春草木生光旄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立極欽福錫民協帝舜之重華賞

延于世懋成湯之大德功家于時廣孝治以推

恩開誠心而待物無思不報其命維新臣等迭

處遐荒欣逢盛世波不揚風不烈皆賴聖恩并

而鑿田而耕咸蒙帝力臣等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賀 英廟位表云安

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欽蒙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齋到

詔書伏祝

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者伏以恭運重開四海仰中天之日月春王正始萬邦為一統之山河宗社奠安華夷悅服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行健如日方升敬行事而受所親孝光天下御以寬而臨以簡德及遠人凡屬照臨舉皆歡忭臣僻居遐壤久未深恩望天闕於九重威顏咫尺效華封之三祝聖壽萬年臣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為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謹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

初一日伏親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齋到

詔書尊

聖祖母為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佐三朝之內政德冠宮闈授太上之徽稱功光典冊神人協慶海宇均歡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周室姜妊女中堯舜翊扶社稷恢萬世之宏規保佑邦家開九州之壽域凡蒙生育莫不尊親臣幸際明時欣逢盛事南交守土遙馳萬里之誠長樂傾心敬祝齊天之壽臣下情云云

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黎麟賀詔尊

聖母為皇太后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謹誠忭稽首頓首上言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親

天使行人朱弼謝經齋到

詔書尊

聖母為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尊親禮重九州極至養之榮持載恩深萬物仰資生之德歡騰嶺海喜溢臣民恭惟

皇太后陛下淵靜懿恭聰明淑哲為天下母抱實惠以子群方居域中尊弘至仁而家四海風化

所及愛戴攸同臣側聽綸音進伸下悃海天萬里阻越北關之班蒿嶽三呼敬祝東朝之壽臣下情云云

正統元年六月初四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三年常貢遵

聖祖之條章萬國同心仰中天之日月梯山洛遠望闕情深恭惟

皇帝陛下層敷在躬聰明作后九州任上而作貢推正之供萬方稽顙以稱臣無思不服照臨所及愛戴攸同臣遠處炎荒躬逢盛治乾坤宏大

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主當陽萬國仰如天之德侯藩述職三年共任土之儀鳳闕雲高象林路遠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憲睿智有臨合四以為家誕敷文德法九經而治國柔懷遠人至使交荒悉同眷育臣屢承恩寵倍切瞻依日月重明幸際亨嘉之會絲毫未報徒深愛戴之情臣下情云云所有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尊臨光輔三朝之政中黃厚載弘施一視之仁并爆誠微雲霄望遠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宗社德邁昇任長樂怡神享九州之至養僊源衍慶啓萬世之洪圖九圍生成威蒙煦育臣僻居方裔遙仰宸闈海岳深恩愧之涓埃之報岡陵至祝惟殫臣子之誠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昱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三年黎麟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端臨萬國篤尊親之念小邦事大一心殫敬畏之誠載飭貢苞遙瞻宸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欽明淵穆端莊懿恭協相聖謨維奎山之先扶寶祚同文母之佐周允彼玉風悉歸于育臣僻居遐壤久沐至仁望極雲霄維隔九重之遠仰齊箕翼永膺萬壽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禹錫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黎麟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海波之揚久被聖人之化貢苞載飭遙馳下國之誠雙闕九重寸心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紹堯致治繼舜重華文軌大同混華夷之一統東西漸被達聲教於八荒天命維新鴻圖益永臣逃居遐壤幸際明時春育海涵喜皇仁之岡外山增川至祝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由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太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奄四海以宅尊功歸

太上遵三年之常貢事在至誠任土物微瞻天
情切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文母德邁姜嫄光輔三朝奠
邦家於磐石惠養萬姓躋民物於春臺九國生
成舉同欣戴臣僻居荒遠念篤尊親大德好生
曲被至仁之造後天難老求深善順之情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有光
齎捧赴京外謹奉表稱進以聞

正統六年十月初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位居尊正母儀於四

海南交脩貢望天關於九重葵藿情深匪薄
恭惟

皇太后陛下博厚載物高明配天協佐中朝衍瑤
圖於有求光伏聖嗣綿寶歷於無窮九屬照臨
悉蒙覆燾臣久霑王化遠慕華風望日傾心萬
里阻趨於北闕與天齊壽千秋敬祝於東朝臣
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陶孟
拱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黎麟謝賜服升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
七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國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

順齋

勅書一道升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
受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帝德誕敷海徼沐同仁
之化皇恩錫寵王章昭條物之華草木生光山
川出已恭惟

皇帝陛下首出庶物表正萬邦端冕臨朝大春秋
之一統垂衣致治為下國之級攬九屬既陶悉
蒙衣被臣僻居遐壤曲荷洪私帶則有餘誓終
身於感佩服之無數常付襲以珍藏臣下情云
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叔惠齎捧赴京
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太皇太后謝賜服升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七年八月十五日本
國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順齋

勅書二道升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
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懿極尊臨四海被王
風之化皇恩遠及九重頒命服之華蟠蟻身微
乾坤德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太上功著三朝子育群方施
至仁之罔外彌綸大化衍聖緒於無窮致使遐
方亦叨賁飭臣珍藏惟謹佩服不忘望長信以

傾心誓堅一節指南山而上壽敬祝萬年臣下
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杜燁賈
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謝賜服升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麟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八月十五日本國
使臣阮田黎春等回還順齋

勅書二道升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皇仁育物弘施耀烈之恩命
服自天特降便蕃之賜生光嶺嶠慶給旄倪
恭惟

皇太后陛下政式中闈風行八表綜萬機而輔聖

○

道副經綸鍊五色而補天功參造化致使要荒
之外咸歸履泰之中臣等職守南交心傾長樂
絲毫未報監承褒袞之榮咫尺連瞻敬上齊天
之祝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趙泰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黎澤請
封表云安南國陪臣臣黎孟臣黎文靈臣黎慎
臣黎禮臣黎大巨黎可臣黎拙臣黎黃臣黎克
後臣黎秘臣黎悌臣黎樞臣黎弄臣黎忠臣黎
蘭臣黎雙臣黎康臣黎圖臣黎慎臣黎抄臣黎

魁臣黎內臣黎德麟臣蔡仕明臣黎汝禮臣潘
于日臣阮公尹臣阮廷常臣阮屈奇臣黎陵臣
黎戰臣黎鄰臣蔡德明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
武夢原臣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俊臣程舜愈
臣陶公誤臣阮夢荀臣李于晉臣何甫臣阮汝
撰臣裴擒虎臣阮允恭臣黎少頤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七年十一月初一日臣本
國王臣黎麟病薨屬臣等嫡子臣黎澤暫管國
事謹守

欽賜印信謹請

命于朝臣等除遵依駕言外謹奉表陳奏者伏以

皇仁溥博體天地以爲心藩國葉封望雲霄而

○

請命共伸衆志佇聽俞言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洪圖獎昭大德君臨四海弘惟柔
遠之仁子育萬邦曲盡恤孤之道顧茲幼稚仰
輿撫存臣等後戴情深懇祈念切代先繼世庶
允叶於群心奉上敬天誓恪遵於侯度臣等下
情云云

正統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黎澤謝 賜祭表云
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麟嫡子臣黎澤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伏親
欽差行人程敬齋到祭文升

恩賜祭臣已照數祇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自
天卹典降漏澤於九原宇土藩臣望清光於雙
關俯擗城隅仰荷鴻恩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躬行心德崇孝治
以爲先日臨臨播皇風於岡外致命幼小示被
矜憐臣報德無由撫心增感仁沾存沒禮既備
於哀榮義重君臣誓求堅於忠孝臣下情無任
云云所有敬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南齊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黎濬 賜封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覲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齋捧
詔勅封臣爲安南國王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皇仁遠被降恩綽於九重王爵襲封
拜威顯於咫尺光生海嶠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聖神廣運誕敷文德聲教暨
于粵南懷保小民王政先於孤獨通遯周問品
物俱新臣再闕阻趨紅雲遙望乾坤大造恩欲
報以無階臣子至誠誓益勤於厥職臣下情無
任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是齋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統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南臣民謝封黎濬
表云安南國臣黎列臣黎孟臣黎大靈臣黎
慎黎禮臣黎服臣黎可臣黎烱臣黎克復臣黎
秘臣黎櫛臣黎楷臣黎弄臣黎忠臣黎圖臣黎
簡臣黎楚臣黎康臣黎貞臣黎抄臣黎魁臣黎內
臣黎德麟臣黎子禮臣范伯奇臣黎陵臣黎戰
臣黎緩臣武世興臣黎地耆人臣黎受臣阮子
晉臣阮夢荀臣李子晉臣阮汝撰臣武夢原臣
阮渭川臣阮外臣阮克復臣程崇俞臣陶公撰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統八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伏覲

天使光祿寺少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齋捧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濬爲安南國王臣等一
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戴奉表稱謝者伏以詔語
春溫仰荷九重之命皇仁天大普施一國之恩
海岱生光苑倪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歛五福以錫民用
敷弄訓法九經而爲治柔懷遠人九國薰陶率
皆敷輝臣等尊親在念報德無階舜曰克天性
易勝於愛戴周原爲甸樂得遂於生成

正統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后進謝恩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

首

上言伏以母儀四海位俾正於中闈子惠萬方仁遠覃於下國春回嶺嶠澤及昆蟲敬惟

皇后陛下光大含章高明儼聖躬行勤儉嗣大妣之徽音化始邦家輔周王之內治九君普率悉圖餅幪臣猥以幼齡恭承嘉惠德弘持戴仰蒙生育之恩念重尊親敬上齊天之壽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克孝齎捧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皇后歲貢方物等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上言

小中集書卷

伏以宸闈內治昭天下之母儀貢篚正供述藩方之臣職誠摠芥稌報茂涓埃敬惟

皇后殿下道配乾剛仁同春育三風正始化以被於家邦慈悔躬行德有光於閭壺徽音克嗣懿範永彰臣僻處炎荒欣逢聖世生成罔外荷天地之深恩祝頌至情以罔陵而獻壽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程馭齎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仁周外合四海以爲家職貢有常望九重而稽顙

梯航路遠葵藿心傾恭惟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安民則惠大庑玉帛光漢室之威儀萬國衣冠絜罔家之禧樂凡蒙覆燾莫不尊親臣僻處天荒恪遵候度尺天寸地悉歸一統之與國東岳南山敬祝萬年之聖壽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何有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願神永保坤元之德南交脩貢遙瞻慈極之尊篚篚將誠雲霄在

小中集書卷

望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光文母德邁金山協相聖莫措生民於衽席綢繆扶寶社奠宗社於泰誓凡國生成悉蒙煦育臣逃居外服夔隔中華念切瞻依傾葵心向日情深祝頌祈聖壽以齊天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開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聞

越嶠書卷之十六

宜山李文鳳編次

表箋

景泰元年賀

景皇帝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懽懽忭稽首頓首上言伏觀皇上新登寶位謹奉表稱賀者伏以聖主膺圖光啓亨嘉之運遐方慕義進伸受戴之誠海岳清寧華夷輯睦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允睿智有嚴天與人歸小邦作大邦畏東漸西被近者說遠者來其命維新無思不服迭居炎微幸際盛時閭閻九重慶隔雲霄之遠威顏咫尺益勤天日之瞻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元年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樂順神榮享九州之養天庖來貢遙馳萬里之誠苞篚物微雲霄望遠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隆大母德婉奎山聖子神孫綿載戰兢絕之盛深恩厚澤施生生化化之仁凡在照臨慈蒙煦育臣身若南土職效番臣望慈極之至尊瞻依念切上萬年之聖壽祝頌情深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阮觀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景泰元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位正中宮始自閨門之化神馳北闕遙傾葵藿之忱感德清深尊親念切敬惟

皇后殿下含弘光大淵穆柔嘉春育群方既博施其厚德風形四海復永嗣於徽音凡在生成悉蒙煦臣僻居炎微久被仁風奉苞篚以將誠惟處任上極雲霄之在目敬祝齊天下情無任云云謹奉箋上進以

聞

景泰三年賀立

懷愍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觀天使齋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作元后以綏兆民允協群心之望建儲君以固大本式弘萬世之規度叶穹天驪騰嶺海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整頓乾坤鴻圖而撫運莫安宗社思燕翼以貽謀天命用申人心攸屬臣僻居炎微幸際明時詠重輝重潤之

敬通伸賀烟上如崗如陵之祝茂介蕃禧臣下
情無任云云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三年上

皇后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伏觀貴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乾元厚載允符太極之尊聖嗣篤生早正少
陽之位中閭滋慶率土瞻歡欣性

皇后殿下淑德含章至仁育物覃二南之風化始
自閨門茂百世之本支福綿宗社有光懿範咸
恆群情臣述處爰方幸逢盛事明同維熙喜景

運之永昌奇與天齊望長秋之祝聖臣下情無
任云云謹奉表稱賀以 聞

景泰三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
親齋到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賀稱者伏
以元良正位之震器之有歸兆姓傾心仰離明
之維熙宗桃承重選適均歡敬惟

皇太子殿下性稟聰明天資仁孝今命令望素隆
三善之稱宜君宜王允協重華之德凡在普率

莫不謳歌臣述阻象林詠馳鶴禁望萬星之端
彩倍切瞻仰沐少陽之恩波深深感戴臣下情
無任云云謹奉表賀以 聞

天順元年賀

英廟復登寶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濬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昌運重開大華夷之一統
皇綱復正延宗社於萬年慶洽敷天懽騰薄海

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孝敬政本克仁邦雖舊而命維新
聰明作后天無親而德是輔曆數在躬國勢以

尊群心允屬臣僻者交徵久沐恩波乾轉坤旋
喜洪圖之有永山增川至祝聖壽以無疆臣下
情無任云云差陪臣阮原僑謹奉表稱賀以 聞

天順元年賀

皇太子箋云安南國王臣黎濬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飢德春官早正元良之位擬尊宸極歡騰海
表之區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天賦仁義自彰主宅承祧慶益延
乎宗撫軍監國望已聳於華夷允屬照臨舉皆
愛戴臣欣承渙汗倍切恒情重潤重暉莫罄形

愛戴臣欣承渙汗倍切恒情重潤重暉莫罄形

日

平屋書屋

子黎濟之第因請謹守

欽

蘭

平厓書堂

旄倪胥感恭惟

聞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瀨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二體重華咸養儲宮之德三年常貢
選駝下國之忱目極前星情馳遐壤敬惟

皇太子殿下資兼仁孝品合溫文曆數在躬允叶
宜君之望變夷率服咸推以長之尊承德不遠

輸忠敢後臣思榮襲爵舍切歸心八千里外世

奉藩遠貢琛於嶺表九五福中一曰壽勤致祝

於天東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謝子顯齋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平厓書

天順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黎瀨上

皇太后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長信願神夙仰徽音之

盛選方效職虔脩任上之供目徹層霄心依樞

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含弘光大淵穆端莊德本儉勤覃天

下國家之化功多保護隆女中堯舜之名凡在

要荒悉蒙煦育臣僻居炎徼新襲王封苞匪是

將難吝生成之賜乾坤齊壽敢忘祝頌之勤臣

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黃文升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賀

憲廟即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日伏祝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交信副使行人司司正邵震齋

到

皇上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末稱賀者伏以乘時

御極屬泰運之宏開率土傾心仰離光之繼照

率是昏悅震宇皆春恭惟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文武維后膺帝王之大曆得

○平厓書

位得名會玉帛於諸侯來亨未僻際藩之內愛

戴攸同臣僻處炎方欣逢聖作春秋一統慶實

祚之方隆天子萬年仰紫宸而敬祝臣下情無

任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交直

齋捧赴京謹奉表稱賀以

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后賜王赤紀冠服謝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順八年十月二十

日伏祝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交信副使行人司司正邵震

賈到

勅諭二道并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及彩幣賜臣并臣妃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東朝正位群方蒙于育之恩下國承休備物煥身章之美寵兼所迫世襲曾華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大補天祥隆啓聖綿無窮之統緒實賴維新登有載之福員同歸瞻育致令遐埃亦被憐懷捧首拜嘉永言佩服于其王母敢忘受福之由至哉坤元共仰資生之德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瑯費捧赴京謝恩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聖主御圖脩述先生之政遐方作貢休歸上國之仁并曝寸心梯航萬里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泰道方亨奉溫清於東朝四方其訓垂衣裳於南面百禄是宜永譽于休無遠弗届臣世承明命爵位王封任土物於日南式供歲貢阻慶雲於嶺外如對威顏臣下情云云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行化八表欽懿範於東朝貢率三年率常儀於南服驛馳地遠僊關雲高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配先皇功扶嗣聖兩宮有慶熙熙慈孝之天四海皆春蕩蕩泰和之澤九象保養齊萬尊親臣僻處遐方偷瞻遂殿生成有日恒有輝照之仁壽考無疆永享怡愉之樂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范藍費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皇治憲天廣示無私之覆侯藩任上虔脩不腆之儀驛傳初馳鈞韶入夢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行健恒久化成惟懷求圖誕保文武受命勤用明德安勸小大庶邦凡圖春生悉歸夏貢臣茅分襲舊墊壞漸微奠厥攸居還沐暨南之教會其有極第存拱北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日良費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教始周邦遐邇仰推思之美
職脩禹貢匪苞將來享之誠迺遯閑河書微宮
啟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得少廣德配太中萬物化充功弗
若而業弗特九州榮養形至佚而心至愉九蒙
孝治之孚皆想慈宸之訓臣折圭南嶽極目東
朝未有木水有源第切尊親之念天與長地與
父曷勝祝頌之情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阮覽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
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

○平屋書卷

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克相上帝
寵綏仰沐於皇仁成賦中邦底慎咸遵於侯度
周行運迤漢殿岩堯恭惟

皇帝陛下不息體乾無私若日相承前聖後聖百
世可知翕受大球小珠萬邦惟慶凡君率王咸
席光天臣襲守祈圭思勤奉弊放諸南海化久
被於風行譬如比宸心第勤於星拱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弘毓齋捧
赴京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十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天子有親孝治廣敷於率土
庶邦丕孝正供載飭於苞茅桂海路遙蓬雲奎
求恭惟

皇太后陛下神順恬淡德茂含弘化默運於不言
四方其訓慶益隆於至養百禄是宜凡叔彛倫
悉歸懿範臣久蒙賜履仰思齊示以太冲莫
測資生之妙受慈介福曷勝善頌之情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敦復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賀立

○平屋書卷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覲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齋到文

皇太子紹書一道除已閱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乾大統天普施正中德震亨主器弘懷保
定之規百禄是宜萬邦維慶恭惟

皇帝陛下克明褒位說順臨民修文德以柔遠人
無忌不服紹孫謀以燕翼子有道之長允開發
嗣之昌樂萬周家之祐臣跡安鸞徽夢逸龍樓
故諸北故諸南丕仰咸和之治錫其作錫其胤

願貞恒久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山齋捧赴京朝賀外謹奉表稱賀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謝賜絲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親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綱齎到

勅書一道頒賜臣及臣北絲幣臣已祇拜受訖奉表稱謝者伏以皇王建極億年弘燕翼之謀藩

○平麓書堂

國承休五綵絢龍光之賜絲毫帝刀咫尺天顏

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晉明文觀賁本支百世綿歷服於無窮綱紀四方廣幅員之有截龍綬所迨慶賀惟均臣仰荷匪頒永懷丕冒亮舜垂衣而治久陶漸被之人敢周受命以興遙致淳修之祝臣下情無任差陪臣黎稽翁義達謹謝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伏親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綱齎到立

皇太子即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長樂順神運玄功於不宰少陽嚴正施帝載於無疆慶幸三宮懽騰八極恭惟

皇太后陛下至履親復厚載重坤成周德之昭明道光文母啓商家之澤首福裕湯孫於皇前耀之輝丕顯太冲之化臣祚叨銅柱宴想瑤池品物咸遂威章莫測施仁之妙百世以似以續願膺福祿之綬臣下情無任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王見述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平麓書堂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無違弗屆教威暨於朔南惟正之供禮第勤於筐篚尋帝方物咫尺威顏恭惟

皇帝陛下道叶舜華業弘湯裕仁厚相傳於列聖不顯其光懷樂丕式於九重既勤用德折圭所迨奉幣咸同臣夙祚交封九陶至化歸職事於宰旅雖率舊章聆帝所之鈞韶第馳清夢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中立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萬物並育咸歸太始之仁九州攸同載飭多儀之享知風之自丕命其永恭惟

皇太后陛下功保湯孫道光文母樂億載怡愉之養百禄是宜藹三宮慈孝之春四方其訓無屆達邇莫不尊親臣世守遐邦夙聞懿範詩歌綿旒慶祚微之無窮奇祝蟠桃等乾坤之不老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步俊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平屋書臺

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惟皇上帝命純一統之休成賦中邦禮效五官之享巍巍當宸肅肅旅庭恭惟

皇帝陛下時撫平康道陰惠篤煦有副而高朗如日之升煥厥麗以靈承配天其澤悠久既乎於恒化邇遐九屬於觀顯臣土錫澤南星環拱北四海咸迪粵敬夏貢之文萬年永康終仰周蒙之祐臣下情云云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一人有慶蕃孝治於東朝四海會同謹正供於南服尊推所自享在多儀恭惟

皇太后陛下疊疊徽音巍巍至養神怡冲漠妙不居不宰之功德大舍弘廣資始資生之化知達知近無爲而成臣世襲分茅禮恭奉獎遠近挂堯攸率禹甸之山川縹緲遂宮莫壯僊家之日月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弘濬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平屋書臺

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建用皇極教普覃於萬邦共惟帝臣儀恪脩於九貢遙迤海嶠彷彿韶鈞恭惟

皇帝陛下由仁義行以天地準重熙累洽揚丕承丕顯之休外撫內寧敷不統不求之政廣輪所囿祐冒攸同臣叨襲世封久安時叙舜治無爲之盛莫聲名言周家有道之長曷勝祝頌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德慶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化行八表普天瞻慈極之光

貢率三年任土謹便邦之慶迨進桂海懸秋葵
心恭惟

聖太后陛下道始有名功參無朕長不幸爲不恃
與元氣游耆而父壽而戴介王母福九圖施生
之造均蒙煦育之仁臣僻處遐陬夙欽懿範際
虞夏殷周之盛至治方隆頃高曾向孟之賢徽
音未已臣下情云云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戴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配天
其澤化承底於咸和率土之賓心同歸於北順
勳包茅匪冀獻闕庭恭惟

○平屋書堂

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粹精不息盈先王迪高后道
叶允升紹上帝誠小民德弘丕冒九圖日臨之
下悉陶風動之中臣久襲茅封彌致葵向殷邦
肇域若稽來享之文周命歷年敬致揚休之祝
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黎能謹齋捧赴京外謹
率表上進以聞

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上

皇太后戴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子尊親崇九州之至
養海邦任土恪三載之常供來既遲遲含弘蕩
蕩恭惟

皇太后陛下道參大始德闡廣生化而載然而成
有闕介福風之自遠之近不已敬音壽康誕降
於怡愉普率同歸於極熙臣世叨懷建情篤見
願梅驛煙馳速採所建之賓達宮日履長瞻慈
極之光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范昭福

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孝廟登極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

歡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除已閱讀外謹奉表稱

○平屋書堂

賀者伏以當陽繼照丕宣日月之光溥海歸仁
大會乾坤之統系隆宗社慶洽埏垓恭惟

皇帝陛下中正粹精聖神廣運重華而叶于帝曆
敷在宮受命而嗣若功皇王惟辟義聞昭乎於
上下文風遠暨於朔南臣恪奉南藩登瞻紫極
三千銜執壤奠齊伸繫國之恭億萬年敬天休
求祝羅圖之固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覃大禮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
賀以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謝

賜彩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依親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獻齊到

勅書一道頒賜臣彩幣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遠遶瑞拱昂新輯瑞之朝彩色彰施貴及折圭之壞仰惟履員深感載成恭惟

皇帝陛下純粹體元緝熙敬德慕聖繼神傳之緒歷服無疆弘東漸西被之仁幅員有截几席紅雲之下均陶化日之中臣幸際明昌叨蒙粉飾春秋一統方來喜屬於綿流天子萬年歲聘惟恭於奉幣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黃德良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祖母太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伏

親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刑科給事中呂獻齊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皇祖母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

謳歌朝覲萬方咸仰於重明富貴崇高三極益尊於大姑昭融孝治洋溢歡榮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靜壽敦仁含弘乎化德光承神后之休不已敎音茂衍大孫之慶知風所自託日攸同臣宿荷宸慈久安藩弱藐藐漢殿阻陪長樂之儀翼翼周京願播恩齊之詠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王克遵

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賀尊

聖母為皇太后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親

天使正使翰林院侍講劉戡副使給事中呂獻齊到

皇帝新登寶位

詔書一道恭聞尊

聖母皇太后為皇太后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君臨南面皇皇太寶之尊燕及東朝穆穆隆安之奏穹示錫美淳率騰懷恭惟

皇太后陛下德俾金契道光似任奉九廟神靈之統丕運邦休延億年祚徵之傳茂膺帝社玉殿永綏於孝養蒼生攸戴於慈元臣叨襲世封久蒙子育遠迤桂海久聞膠木之恩隱約瑤池願上璫桃之祝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范勉麟齋捧赴京謹奉表摺賀以

閱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歲貢方物表云伏以運
撫太同薄海沐無私之化禮徵五享旅庭修不
朕之恭遲迨周行召亮魏闕恭惟

皇帝陛下建中建極貞觀貞明崇弘仁厚之傳紹
休聖緒廣蕩懷柔之德安勸庶邦蒼生咸仰於
帝功遐邇悉歸於王會臣襲封惟舊觀治方新
禹服方川均圖奠寧之域亮文雲日第勤就望
之心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阮克恭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閱

弘治二年十月十九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以東朝衍慶洽萬國之歡心南
極承休謹三年之常服禮勤享上信需由中恭
惟

皇太后陛下德叶安貞功弘保乂躬檢慈而孚化
德厚流光膺福祿以順冲崇高其貴至于大小
莫不尊親臣越被光風久欽懿範太初蕩蕩難
名有物之仁少廣巍巍敬祝齊天之壽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漢廷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閱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歲貢方物表云安南
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自
天祐命弘開至治之休薄海迪功丕奉多儀之
享勤事介肅肅將歸恭惟

皇帝陛下運撫豐中道符乾始聖盡倫王盡制表
正萬邦車同文係隆一統于江淮于汶濟恪遵
更貢之常如日月如山川長播周詩之雅臣下
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俞齋
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閱

弘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晉出光明四方仰德坤
靜篤萬國歸仁愉欽至養之榮恪奉正供之典
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隆無極道守有名爰文昭武烈之
靈克綏先祿啓聖繼神傳之統式至今休齊天
誕享於崇高率土均陶於煦育臣襲封寢久被
化淵源决北太冲美壯廣生之妙怡愉長樂永
寬介壽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阮彦克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閱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覲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齋到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宸極建中誕撫享嘉之會儲宮麗正丕昭震
長之享百世乎休萬邦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德符濬哲道妙經綸放蕩蕩之亮勲格

於上下嗣明明之禹訓貽厥子孫早恢宗社之

圖允副臣民之望臣爵叨錫上情篤瞻天重光

重輪重輝美瑩形容之美得祿得名得壽愉神

以○平屋書卷

祝頌之忱臣下情云云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弘碩齋捧赴京外謹奉表賀以

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上

皇太后賀立

皇太子表云安南國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弘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覲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冊立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

以皇上正位慶祚徽之無窮帝命用申趨本原

之有自孝慈化洽遐邇歡騰恭惟

皇太后陛下廣蕩太冲怡愉長樂進塗鑒之明訓

躬履儉勤播姓以之徽音統緒嗣續培翼益隆

於子保登闕丕聞於孫謀臣迭奉南藩澄瞻西

極百世克昌厥後難名撫育之仁萬年俾壽而

戒願介崇隆之福臣下情云云所有載貢方物

另具本差陪臣杜綱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

以聞

弘治六年二月初八日謝頌彩幣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瀨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五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伏覲

以○平屋書卷

天使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副使行人司行人董振

齋到

詔書一道頒賜臣彩幣臣已抵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元后詒謀丕衍震亨之慶遐邦永寵叨

陪貢錫之榮恩出震旋昭到藩服恭惟

皇帝陛下經綸大化優育群生懋德以裕後昆純

純湯緒配命以式下土秩秩周綱置乎嫡統之

傳均布棄棄之惠臣風安懷夾祇荷併豫垂衣

取諸乾坤景仰無爲之盛受祉施于孫子永見

有道之長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弘碩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安南臣民為世子黎
 鐸輝請封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永臣黎能諱
 臣黎達昭臣陳清海臣阮敬和臣阮真臣阮道
 鐸臣范德微臣黎明兒臣黎辣娃臣阮智崙臣
 阮爛臣阮瑞臣黎廣度臣黎稠臣鄭李述臣鄭
 侑臣單文禮臣黎克倫臣吳楔臣范宗賀臣范
 儒臣阮逢時臣阮伯高臣阮宗安臣郭有嚴臣
 阮德林臣丁觀臣吳柄臣吳大明臣丁道憲臣
 阮貞臣陳寶臣吳權臣丁公傑臣鄭德武臣陶
 進康臣阮雅諒臣阮仁夾臣阮克恭臣阮保臣

○平屋書屋

阮克賀臣敦禮臣阮紹知臣陳宗頤臣陳瑾臣
 劉興學臣黎觀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仲怒
 臣范葛亮臣鄭擗臣黎榮者人臣阮和堵臣鄭
 公吳臣申仁中臣黎琰臣武有臣莫德濬臣阮
 弘頊臣吳庸臣吳克諫臣何仁保臣范寬臣陶
 舉臣阮如淵臣何公程臣揚德威臣梁海臣丁
 約臣阮文臣韓真臣吳孝臣李守讓臣潘董臣
 裴宗道臣武必堯臣丁通剛臣范瀛臣陶敬臣
 阮少勃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國王臣黎瀨病薨遺囑
 臣等以世子黎鐸輝王國事謹守

聞

欽賜印信稟命于朝乞襲王爵臣謹奉表陳情者
 伏以元后寵綏誕溥同仁之化遐藩枯骨仰祈
 維世之封侯志齊神愈音序聽臣等竊念本國
 世子臣黎鐸輝潯瑜夙謹守瑞彌恭以嫡以年
 父命素勤於付託可愛可度邦一胥協於崇推
 雖在孝衷敢忘忠教未耨而承其國恪遵儀禮
 之文事介而受于庭茲率春秋之義有民有土
 惟聖惟天恭惟

○平屋書屋

皇帝陛下業廣紹休道隆建極乘乾而行四德聲
 臺和寧顯比而親諸侯明明安勸九屬照臨之
 之下悉蒙煦育之中臣求等伏望俯徇輿情曲
 垂廩山川錫履增光古昔之傳江漢合流永篤
 朝宗之念臣下情無任云云謹奉表陳情以
 聞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安南世子黎鐸輝
 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故國王臣黎瀨世子黎
 鐸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乾天出治弘施
 柔遠之仁繼世稱藩虔致正供之禮迭迓周道
 縹緲克雲欽惟
 皇帝陛下博厚高明聖神廣運惟思而保四海求
 乎於休新德以懷萬邦無思不服執瑁丕照於
 王會奉琛咸旅於帝庭臣攝守交南遙瞻宸極

一心事大敢忘孝翼之恭九貢平常謹謹便方之度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

臣阮觀賢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鎔輝嗣

封安南國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黎鎔輝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伏覲

天使行人司行人徐鉅齋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仁厚推心胥慰遐之望尊

親在念遙觀上國之光仰戴惟勤彼陳敢厚欽

惟

○平康書堂

皇帝陛下道洽安勸德廣懷柔立愛敬而柏家邦

耆輩聲教觀會通而行典禮參酌情文哀榮罔

問於初終蟠際同歸於撫育臣莫若南海密拱

北辰祗若先猷彌篤嗣先之孝恪遵侯度益敦

事大之功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

差陪臣阮維禎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黎鎔輝嗣封謝表

云安南國王臣黎鎔輝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伏覲

天使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

中玉鎮持節齋捧

詔書封臣安南國王臣已祗拜受訖謹奉表稱謝

者伏以宸極居尊表仁聲於八表侯藩襲爵荷

恩詔於九重感戴難勝瞻依孔邁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撫運純粹體元明俊德以協和魏

魏堯治勸庶邦而休夾秩秩周彝肆及遠臣猥

承先祖臣守圭雖舊服命維新保境安民勉迪

皇王之訓繼志述事益光祖父之傳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劉興孝貴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安南臣民為黎鎔

輝嗣封謝表云安南國王陪臣臣黎求臣黎能

諫臣黎達昭臣阮敬和臣阮演臣黎道繹臣黎

明珽臣黎球銓臣阮智峭臣黎峒臣黎廣度臣

鄭李述臣黎瑞臣鄭侑臣覃文禮臣吳揆臣壯

公度臣范儒臣阮逢時臣阮伯高臣阮宗安臣

郭有嚴臣阮德林臣下觀臣具柄臣吳文明臣

吳禮臣丁公保臣鄭德武臣陶進康臣阮雅諒

臣阮仁俠臣阮克恭臣阮保臣阮紹知臣陳宗

穎臣陳瑾臣陳具孝臣裴昌澤臣丁公突臣阮

中慈臣范葛亮臣鄭幹臣珍榮耆人臣鄭公吳

臣武有臣阮弘碩臣具膚臣具允諫臣何仁保

臣范實臣陶舉臣阮如淵臣李守諱臣潘董臣
黎衆道臣丁適剛臣范瀛臣何公程臣楊德顏
臣梁海臣丁約臣阮文臣吳孝臣阮傑臣阮敵
臣阮必勃臣阮德峻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弘治十二年十一月

天使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
王鎮持齋詔書允臣等所奏命世子黎鐸暉賜
安南國王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憤所感激謹奉
表稱謝者伏以萬里遐祗遠致立君之請九重
恩詔遠馳襲爵之封海嶠生春旄倪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乾首物享大宜民成教以御于邦率皆

從化稱藩而世其國莫不來王遂令簡僕思尚
之風均陶義分相安之俗臣永等庇身有幸報
國無階衣褐扶黎雖僻處堆侯之地耕田鑿田
亦陶均舜日之天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謝以

聞
弘治十四年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鐸
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一視同仁久慕樂
天之義三年率貢恪脩任土之恭縹緲逢雲迢
迢梅驛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以道以德以功光
紹祖宗之業曰旬曰采曰衛咸歸禮樂之朝正

朔所加尊親罔間臣世承漢爵享迎殷常風被
海隅威仰暨南之數星趨宸極神監拱北之心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
都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弘治十七年安南國王黎鐸暉謝

賜冠服表云安南國王臣黎鐸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國陪

臣劉興孝等自天朝順齋

皇帝勅書頒賜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
拜受訖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恩綸賁煥南承世
衮之華命服渙頒更荷新章之賜財成有道銘

佩惟恭欽惟

皇帝陛下協晉昭明體乾統御垂衣裳而安百姓
舜治巍巍錫衮散以勸庶邦周文郁郁肆及大
維之遠旋增藻飭之華臣恪守舊藩疊承新眷
薄四海咸迪德久陶漸被之仁至萬年永保民
益衍綿洪之祚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郭有嚴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
以聞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請立黎
諱表云安南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能謙臣黎
達昭臣阮敬和臣黎垌臣黎明現臣阮消臣黎

親臣范德臣黎溫臣阮宏臣黎道繹臣鄭素俊
 臣鄭素臣黎損臣黎憲臣黎光簡臣阮素安臣
 黎子雲臣鄭情臣鄭江臣杜公度臣譚文禮臣
 吳樸臣郭有嚴臣黎孝俊臣武係臣劉任惠臣
 叔邁臣黎伯舒臣范需臣阮公護臣阮伯億臣
 陳克安臣阮仁波臣黎高臣范威臣釋志森臣
 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黎俊懋臣黎德璣臣武猷
 臣黃石泉臣鄭良臣鄭強臣劉興孝臣先大郁
 臣阮克胡臣阮伯達臣阮啓明臣陳明能臣阮
 伯極臣阮美文臣黎仁貴臣阮如淵臣阮保臣
 阮弘領臣丁遺剛臣吳克謙臣吳馬臣劉澄臣
 阮紹知臣黃劭臣枉金鏡臣黎叔康臣陶進康
 臣李守謙臣黃培臣鄭德臣陶論臣潘綜臣裴
 宗道臣何仁保臣范瀛臣潘董臣黃培臣潘應
 墳臣武敬智臣梁誨臣武瓊臣吳孝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國王臣黎鐸輝病薨囑以世子臣黎敬哲管國
 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子臣黎敬病薨病亟
 時囑臣等以故國王臣黎鐸輝第二子臣黎誼
 奉表陳情者伏以大君淵治整渾海以歸仁下
 國製封仰自天而錫寵齊伸衆志佇聽俞音臣
 廣度等竊念故國王臣黎鐸輝第子臣黎誼孝

文素乎家邦必達土地傳之先祖父命謹承名
 分出於朝廷禮當上京舊章茲率新渥是祈恭
 惟
 皇帝陛下聖臺用中魏魏建極萬物並生並育道
 妙財成四方來享王德宏懷遠九效此從之美
 均蒙乾施之光臣廣度伏望洞察至情俯能勤
 請交南錫履復惟世爵之恩北闕傾心永守侯
 藩之度臣下情云云謹奉表陳請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賀
 武廟登極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忤稽首
 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曾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
 張弘至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一國皆所慶除已開讀
 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天位時成大正乾元之
 始四方來賀同歸王會之禮朝樂修明車書混
 一欽惟
 皇帝陛下道心精粹義聞宣昭光文謨武烈之傳
 業繼述闡內撫外寧之化治廣協和億年茂
 衍於洪圖萬國普陶於新正臣莫君軫墊遙拱
 辰極紹帝命以主庶邦丕迪寵綏之惠建皇極
 而歛五福願終富壽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欽

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揚直源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賀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賀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謹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曾鐸副使吏科給事中張弘至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一道一國舉皆懽慶除已閱讀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紹前休而出治巍巍南面之尊昭至教以迪光顯顯東朝之懽庶邦胥慶介福是綏欽惟

○平屋書堂

皇太后陛下道倪金山祥開渭水靜蕩而有萬物玄德素孚勤儉以風四方徽音不已凡國重伸之造咸資太始之中臣世襲王封心懷慈極思齊播美化成允協於周詩長樂順冲壽考頤徵於祝頌臣下情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朱宗文齋捧赴京謹奉表稱賀以聞

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彩幣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謹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九日伏覩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曾鐸副使吏科左給事中

張弘至齋到

皇帝勅書頒賜臣彩幣臣已祇拜受訖謹奉表稱賀者伏以執珥以朝諸侯富有與國之廣觀象而施五彩昭回播服之光寵賁溫綸榮承華袞欽惟

皇帝陛下淳將受命純粹體元財成天地之功範圖大化網紀皇王之道懷夾庶邦屬在幅員同歸衣被臣火雖惟守藩飾蒙愚度數儀文欣觀洪猷之制高明攸久難名玄造之仁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梁侃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平屋書堂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賜祭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謹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覩

天使行人何霽賁到祭文并恩賜祭物臣謹奉表稱謝者伏以造哲以迪于康誕布寵綏之治欽惟

皇帝陛下綱維乾正準則觀中王盡制聖盡倫建用皇極愛教睦敬教順安勸庶邦恩紀所加常經是篤臣末言至德景仰大猷秩秩儀文重協酌情之義悵悵恪慎難存守典之恭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琦齋捧赴京外

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謝嗣封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

閏正月初六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編修沈肅副使工科給事中許天

錫持節貴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齎到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

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臨寶位以宅尊奄莫幅員

之廣賁溫綸而錫命丕昭明器之華施普乾坤

先生海嶠欽惟

○平屋書堂

皇帝陛下明明履正聖壘嗣功弘啟道以建中治

於康又若周鼎而柔遠茂寵綏暨厥藩方受茲

恩數臣莫邦惟舊受爵維新慎服而律有民恒

守率常之制承休而世其國求堅事大之心臣

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黎

嵩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太后謝嗣封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五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編修沈肅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貴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齎捧

勅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訖謹

奉表稱謝者伏以皇王域彼四海弘敷既施之

仁太極位乎三才廣圓生成之道風聲所表草

木增光欽惟

皇太后陛下少廣願冲渾元擬粹為不持長不宰

妙運合功形則著久則微普覃至化肆及藩邦

之遠有如寵數之隆臣叨襲真風欽承慈範仰

恬淡靜淵之德難罄名言揚昭明高朗之休第

勤祝頌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

陪臣齋捧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平屋書堂

安南臣民謝封黎誼表云安南國王頭目黎廣

度臣黎能讓臣黎達昭臣阮敬和臣黎炯臣黎

明璉臣阮演臣黎觀臣范德教臣黎涯臣阮宏

臣黎道輝臣鄭素潛臣鄭熹臣黎栢臣鄭江臣

黎愈臣黎元簡臣阮宗安臣黎子雲臣杜公度

臣覃文禮臣吳楔臣郭有敬臣黎彥俊臣武祿

臣劉仁惠臣陳叔道臣黎伯舒臣范瀾臣阮公

護臣阮伯億臣阮克家臣阮仁浹臣黎嵩臣范

威臣程志森臣阮光弼臣阮漢廷臣阮俊慈臣

黎德續臣武取臣黃仁呆臣鄭良鄭撝臣劉興

孝臣阮大郎臣阮克明臣阮伯邁臣阮啓明臣

陳能臣阮伯樞臣阮美文臣阮有紀臣裴昌澤
耆人臣鄭公吳臣黎瑞臣阮伯高臣黎仁貴臣
阮如淵臣阮保臣阮德碩臣丁適剛臣吳克諱
臣吳鳳臣阮紹知臣黃劭臣杜分鏡臣蔡叔庸
臣陶進康臣李守詒臣鄭德臣陶綸臣潘綜臣
裴宗道臣何仁保臣范瀛臣潘董臣黃培臣潘
應璜臣武敏智臣梁誨臣武 上言正德二年
閏正月十五日伏親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沱憲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齎

詔書允臣等所奏命臣黎誼為安南國王臣等一國

之人莫不歡忻敢激謹奉表稱謝者伏以效欽
而稟于朝典立保民之主襲封以承其國旋施
繼世之封恩出自天春生薄海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受景命以宣威昭

示九圍之式懷庶邦而錫爵普同一視之仁居
高俯徇於群情在下獲諧於切願臣廣度等久
安周并喜聽亮言克履厥猷丕嗣綱常之道莫
大於分益敦忠敬之心臣下情云云謹奉表稱
謝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歲貢方物表云安
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四海歸仁齊仰宅中之治三年底貢進伸享上
之供方物尋常威顏咫尺恭惟

皇帝陛下道弘宣哲運撫丕平率天下以變和烈
承謀顯集庶邦而安勸近說遠來折圭咸屬於
春王式篚求遵於夏典臣莫若南紀密拱北辰
在日月臨欣觀晉明之德與天地準額揚恒久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附
臣黎淵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東朝瑞穆重弘始化之

功南國尊親慶幸正供之典逶迤梅驛縹緲崑
雲欽惟

皇太后陛下德協倪天祥開並月徐冲和於長樂
養有九州鵲慈孝於會寧教敷四海九圍大用
之治悉歸太極之仁臣爵襲周圭禮修夏隆
安奏樂陶閭純嘏之音洪範叙疇頌介壽康之
福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
黎淵齋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安南臣民為黎洞求封
表云安南國王頭目臣黎廣度臣黎洞臣鄭江
臣阮文即臣吳楔臣黎達昭臣阮湏臣阮公謹

臣黎儀臣鄭中典臣黎恣臣黎觀臣黎源臣黎
黎臣黎鍊臣鄭熹臣黎栢臣鄭惟恭臣鄭仲
整臣黎允儉臣黎用鑒臣黎慈臣黎烜臣黎公
亮臣黎德富臣黎恩臣黎有嚴臣陳叔蓮臣黎
仁廣臣丁公是臣黎俱臣黎念臣阮元明臣阮
有鐸臣阮伯麟臣阮文憲臣阮有奕臣陳教臣
范公定臣吳伯通臣吳和臣馮鎮臣馮頻臣黎
高臣鄭惟岱臣段懋臣阮伯銓臣阮時雍臣劉
興孝臣程志森臣武取臣吳寧臣陳儀臣阮有
翼臣吳妬松臣鄭珣臣鄭緩臣丁公傑臣阮壽
山臣鄭德洽臣阮文侶臣鄭崑臣阮公美臣阮有
紀臣鄭良臣梁得朋臣阮懸臣阮昂臣黎堅臣
鄭昭臣杜履謙臣丁勤臣鄧鳴謙臣杜細臣黎
羅臣劉仁惠臣武康臣譚慎簡耆人臣阮伯高
臣吳鷹臣吳柄臣黎子雲臣杜公度臣阮得林
臣丁觀臣阮益遜臣謝熊傑臣鄧子義臣楊靖
臣桂金鏡臣黃阮臣裴昌澤臣陶進康臣潘綜
臣尹允茲臣范瀛臣阮師蔡臣教琳臣陳榮臣
劉彥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弘治十年
正月二十日臣等奉本國故國王臣黎鐸病薨弘
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世子臣黎鐸輝欽
受朝命襲王爵恭修職貢保境安民弘治十七

年五月二十六日故國王臣黎鐸輝病薨遺言
世子臣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世
子臣黎敬病薨病坐時屬臣等以故國王臣黎
鐸輝第二子臣黎誼權繼管國事請命于朝襲
封王爵經四年間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
行兇暴拂亂綱常 宗親鳩殺祖母荼毒國
人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權傾內外黨惡日
滋國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
等脅逼臣黎誼于宅逼令目盡欲立阮种親弟
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伸大義
聲阮种阮伯勝之罪黨阮伏厥誅臣等竊見臣
本國故國王臣黎源五子故臣黎昭之第三子
臣黎啁夙秉仁孝衆望攸歸堪任臣等奉本國社
稷人民之寄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等同國人
仝詞因請臣黎啁謹守欽賜印信權管國事令
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黎啁襲封王爵臣等謹
奉表陳情者伏以聖朝柔遠普施春有之仁藩
報尊王仰異世封之命佇願益切俞允是祈臣
黎廣度等竊念臣先國王臣黎誼孫臣黎啁惟
迪孝恭風勤學問以年以德宜符衆志之樂推
有度有民惟願呈恩之寵錫茲馮事介上稟大
廷欽准

皇帝陛下穆穆舜聰優優湯政修六禮明七教治
底叶和建萬國親諸侯道弘安勸九牧此從之
義慈蒙乎惠之休臣廣慶等伏望曲徇下情俾
承先業職司南徽增光昨土之傳心拱北辰益
萬事天之念臣下情云云謹奉表陳情以

聞

正德五年十一月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故王
臣黎誼孫臣黎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大德如天誕布叶和之治遐藩方貢委伸就
望之忱驛路八千威顏咫尺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純武疊疊敷文一視同仁內以寧

平屋書屋

而外以撫萬邦作人近者說而遠者來凡國際
蟠悉歸職貢臣跡居南徽心拱北辰薄海迪功
斬被陶鈞於虞教卜年遇曆壽康願介於周休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陪臣
杜履謙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

正德五年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明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丕仰坤六之
德藩方率貢恪修旅百之儀挂荒遠迄葵心懇
款欽惟

皇太后陛下塗鑒淑範任妙徽音藐藐長樂之願

神養以天下蕩蕩大冲之施化至于海隅幅員
九國於慈仁帶帛齊伸於恭敬臣逃居南徽偷
望東朝萬邦共惟帝臣求篤尊親之念介福于
其主母願禪祝頌之情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
阮秉和

正德八年上

皇后歲貢方物表云安南國王臣黎明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位正中宮欽親周微之盛
禮勤享上載修夏貢之常梅驛路遙達宮雲近
欽惟

皇后殿下貞明助日安靜承天法二女以資和道

平屋書屋

弘內治叶國風而始化德被南邦九蒙並育之
恩齊效懽恭之奉臣踰瞻軒緯祇飭篚包博厚
彼久無疆莫壯震慈之愬高明昭明有淑願膚
福履之綏臣下情云云

正德八年黎明謝 封安南國王表云安南國

王臣黎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
正月二十六日伏覲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副使利科右給事
中審希曾持節齎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齎到

勅書頒賜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受

此聖奉表稱謝者伏以聖朝平治廣覃漸被之仁世
爵襲封祇荷光華之賜悃悃所達就望良勳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溫恭濟哲修己以安百姓穆穆如
高斯德以懷萬邦明明顯北賜汲汲之遠猷廣
名器之頒臣逃虞文南澄瞻辰北達極錫福喜
霽薄海之恩守典承休永篤敬天之念臣下情
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莊齋捧
赴京外謹奉表稱謝以聞

正德八年黎暉上

皇太后謝 賜封表云伏以位正東朝夙廣慈元
之慈惠施南國王昭寵敷之華賔育無私尊親

罔間欽惟

皇太后陛下功參乾始道叶坤重少廣願神壽祉
延廣於榮養會寧乎化通遐威被於至仁致使
藩方亦蒙恩典臣祗承三爵欽仰震慈太極生
兩儀莫狀重玄之德上帝降百福願貞悠久之
休臣下情云云

黎暉嗣封上

皇后謝表云伏以軒緯垂光福員咸仰火維傳爵
服命增華永言藩飾之恩彌篤瞻依之念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貞靜淵懿柔嘉憲令肅于北宮宣
孚內治風化行於南國妙贊外和茲茲逮遠之

邦亦荷便蕃之賜臣祇承洪眷遙頌徽音萬物
以生以成欣覲坤元之德百福如幾如或願綏
恒久之祺

正德八年安南臣民謝

賜封黎暉表云安南國陪臣黎廣度等者人臣吳
柄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八年正月
二十六日伏親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副使刑科右給事

中潘希曾齋捧

皇帝詔書九臣等所奏命臣黎暉為安南國王臣
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感戴謹奉表稱謝者伏

以帝所馳懷仰冀立君之命皇仁柔遠旋疏錫

爵之榮嶺海清寧老倪悅懽欽惟

皇帝陛下明明迪哲聖鑒後猷敬德而嗣若功奄
旬萬姓或典以依為夾女勸庶邦廣施比達之
恩胥慰後顧之念臣廣度等久居周服喜聽堯
言鑒井耕田均圓暨南之化望雲就日齊傾拱
北之心臣下情云云

又歲貢方物表云伏以元后體天誕布大同之
治遐邦任土爰伸共享之悅事介良辰旅庭惟
恪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淵受帝命以式九圍

內事外撫矢文德以洽四國近說遠來凡蒙覆育之恩胥篤朝宗之禮臣莫安南服遙拱北辰浮于濟達于河三載載徵於夏貢望如雲執如日萬年求頌於克仁

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表云伏以慈極揔和榮受九州之養藩方脩貢恪遵三歲之常擗驛載馳蓬雲在望欽惟

皇太后殿下道符光大仁廣生成恩齊久播於周休徽音不已長樂詠揚於漢頌景曜丕昭惠化所覃邇遐咸悅臣莫居炎微欽仰宸儀太始太

初莫伏淵冲之德至愉至俟願綏壽考之祺臣

下情云云

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云伏以京室儔宗誕播祠徽之美藩邦樂典虔脩底貢之儀懇欽葵心依稀椒

殿欽惟

皇后殿下端莊淑慎靜雅秉嘉富能儉責能勤懿範風彰于中外風以動教以化仁聲廣被於朔南九圉際藩悉歸煦育臣守主有恪奉幣彌恭且與日以並明至仰光華之德坤配乾而稱至永享攸久之休

宣德八年黎利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權署國事臣黎利紳首頓首上言伏以青宮毓德位允正於元良炎徵承恩職恪修於常貢俯仰下悃還仰前星敬惟

皇太子殿下賦性溫恭文思孝友重華叶帝萬方仰繼照之明申命自天四海屬臣居之望根本益國家邦以寧臣跡阻珠崖心馳鶴禁星輝海闊願同四海之歌日升月恒敬祝千秋之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裴禽虎齋捧呈啓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潁楷首頓首上言天順

八年十月二十日伏親

天使正使尚寶寺卿凌順副使行人司行人邵震

賈到

勅諭二道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及幣賜臣

已祇拜受訖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正位中國德叶承天之盛恩拖上國服增備物之華履憐惟均然毫篋報效惟

皇后殿下合坤之順邇日而明妙美化於不言風行八表專至仁於周外子育群方遂使要荒亦

蒙粉飾屏爵叨世襲榮被身章目激軒星亦覺
青雲之騰詩賡摻木願齊福履之緩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陳文真齎捧
赴京外謹奉箋稱謝以聞

成化四年歲貢

皇太后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
正位乎內群方咸仰於母儀率士之濱常職恪
供於懷莫文維不足敬則有餘敬惟

皇太后殿下姪姒徽音塗懿懿德配乾稱至坤載物
於無疆與日並明月德天而久照生成岡外欣
感攸聞臣僻處桂林踰瞻椒殿風化行乎南國

○平康書屋

載咏開惟財賦達於巾邦恪遵禹貢臣下情云
云謹奉箋上進以

成化四年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伏以洽比四海美化實本於閭門于今三年常
貢第勤於筐篚宮雲統梅馳星馳敦惟

皇太后殿下僊域中尊為天下母月猶久照輝宣邇
日之明坤合無疆妙運承乾之德廣輪所囿感
戴惟均臣仰上嗣音求言謹度煖回挂海滂沾
煦有之仁慶衍椒塗遙致落昌之祝臣下情云
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黎仁齎捧赴

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成化十年上

皇太后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
伏以王假有家治化實聞於閭闔臣維承命正
供宜飾於簠苞驛路遠施軒星炳朗敬惟

皇太后殿下仁弘子愛道極母儀月與日而相湏得
天久照坤配乾而稱至應地無疆凡陶聲教之
中舉為尊親之念臣僻居葉國遙望椒宮萬物
並育並生翕受說安之惠百祿是尊是總永綏
壽考之祺臣下情云云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

○平康書屋

皇太子賀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伏親

天使正使禮部郎中樂章副使行人司行人張廷
綱齎到

皇太子詔書一道除已開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
以天地儲祥演迺璿源之慶宗桃主宅輝煌寶
冊之儀萬國以貞四方來賀敦惟

皇太子殿下全相全度王裕凝姿仁孝天成道風
敦於三善溫文日就望允叶於群心震器有歸
邦休惟求臣乞遶浪泊聽阻明安漢樂四章難
聲名言之妙笑時五福永祈保佑之純臣下情

云云所有欽進方物另具本差陪臣褚豐齋捧
赴京朝賀謹奉箋稱賀以 聞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萬邦以貞廣被春宮之慶庶士交
上恪脩夏貢之儀挂嶺路長璫山雲近敬惟

皇太子殿下休符蒼震明協黃離衣服至于履門
風敦純孝王器莫如長子允屬元良九陶上國
之風悉仰前星之耀臣分第惟舊奉幣良厘德
言盛禮言恭喻想溫文之美天益高地益厚願
同攸久之祺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

本差陪臣潘貴齋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睟睟前星茂著重暉之象茫茫下
土舉脩九貢之儀矧在暨南敢持享上敬惟

皇太子殿下學崇三善孝奉兩宮動循規矩率純
溫文日就出守宗廟社稷祚胤天申凡圖際蟠
同歸顯後巨壤分冊微目極青園萬國以貞咸
仰元良之德五福曰壽願推洪範之疇臣下情
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阮安齋捧

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
首伏以萬國以貞令望夙隆於震器九州之外
常供載節於旅庭庸寓有孚第漸不腆敬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親德仁孝盡倫正道正行正言
德弘由理重光重暉潤象叶承祧九蒙至化之
施悉仰少陽之照臣擊心良切守典惟恭南服
山川惟阻丹崖之遠東明宮闕長瞻銀榜之高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仕
觀齋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 聞

成化二十二年歲貢

皇太子方物箋云安南國王臣黎灝稽首頓首伏以
自天錫祚慶方篤於承祧薄海歸仁禮第勤於
奉幣路遙南徼日極東朝敬惟

皇太子殿下樂業聖謨笙鏞仁義叶發祥於濟哲
大本益隆昭成德於溫文群心攸係九遂有生
之樂齊供不令之需臣忝嗣外封久安內附經
常九貢第循周后之規歌詠四章永播漢儲之
笑臣下情云云差陪臣郭瓚齋捧赴京外謹奉
箋上進以 聞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鎔暉稽首頓首伏
以國風正始化放諸南方物將誠禮從其有竊
效多儀之享薄充不會之需敬惟

皇后殿下道妙廣生切參並育六宮承式克勤內
教之脩四海歸仁懋助外和之治推恩所及乎
惠攸同臣等蒙藩封恭輸歲事坤元持載久安
炎微之山川治德貞明遙仰長秋之日月臣下
情云云

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

皇太子歲貢方物箋安南國王臣黎鎔暉稽首頓
首伏以春宮養正光承震器之尊夏貢率常虔
致旅庭之實恭惟

○平屋書

皇太子殿下或度金昭溫文王裕虎國蔭護三善
得於恩性慈寢窺朝百行原於至孝春溫桂海遙
瞻重闕之仁日麗瑤山長仰離明之照臣下情
云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皇后謝箋云安南國王臣黎鎔暉稽首頓首上言
弘治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國陪臣劉興孝
等至自

天朝順齋

皇帝詔書頒賜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拜

受訖謹奉箋稱謝者伏以教始中闡誕播周孔
之英惠乎下國恭脩殷罔之華法象孔彰消埃
美報敬惟

皇后殿下道參經緯治贊脩齊聽女頌於六宮位
正乎內示母儀於四海化放諸南和威頌於微
音澤更蒙於彩飾臣等莫居軫望景仰軒星衣常
蓋取乾坤欣親聖明之治帝后驛則日月示符
恒天之禎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上

皇太子謝箋伏以日麗東明咸仰震享之象春回
南昭貢錫之文安煥是宜榮光時異敬惟

○平屋書

皇太子殿下崇成孝道教養成功國推啟長之賢
夙孚人望天迪元良之德克展邦貞致令貢篚
之選播薰親觀輦之美制

命賜而五服章企荷虞庭之寵教行而三善得求
微周典之休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

皇后歲貢方物箋安南國故國王臣黎鎔暉第二
子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刑四
方之誨風乎化實由於懿範則三壞而成賦正
供惟謹於篚苞桂海路遙蓬宮雲近敬惟

皇后殿下閱雅妙教繆木惟仁持載無私坤承乾

而稱至脩齊有道內及外以成休九象理育之
思慈致尊親之念臣世傳雲瑞夙仰周微萬物
並生誕被含弘之德五福曰壽願貞攸久之祺
臣下情云云

弘治十七年裁貢

皇太子箋伏以德茂元良遠被以貞之化禮循常
貢簿允不會之需梅驛載馳璉山在望敬惟

皇太子殿下因心克篤至性夙成休揚中和修乎
內修乎外譽陶仁孝放諸北放諸南繫望欽同
箋既惟謹臣正道正言周教素欽於二善重光
重闕漢秋願叶於四章臣下情云云謹差陪臣

劉光輔上進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十一日上

皇后賀箋安南故國王臣黎鎰輝第二子臣黎誼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

九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魯鐸副使吏科都給事中
張弘至齋到

皇帝新登寶位詔書臣與國人舉皆歡慶除已聞
讀外謹奉箋稱賀者伏以乾正德以配天誕撫
大同之運坤堅貞而載物弘施撫物之仁福萃
楓宸歡騰海表敬惟

皇后殿下崇高儷極莊靜祠徽脩壹政以內和知
達知近刑王風於外治自北而南九教資生咸
遂臣喻欽懿範丕仰慈元繫國山川漸被普覃
於美化遂宮日月升恒願介於壽祺臣下情云
云所有朝賀方物另具本差陪臣丁順肅捧赴
京外謹奉箋稱賀以聞

正德二年閏正月上

皇后謝箋安南國王臣黎誼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正德二年閏正月初六日伏觀

天使正使翰林院編修沈憲副使工科左給事中
許天錫持節貴捧

皇帝詔書封臣為安南國王并齋到

勅書頒賜臣皮弁服一副常服一套臣已祇受訖
謹奉箋稱謝者伏以位正中宮丕叶坤貞之德
惠乎南國妙參乾施之光慈受孔章尊親益篤
敬惟

皇后殿下溫恭思媚愷樂推仁理和萬物之宜功
弘煦育肇始四方之化道贊治平昭幸爵服之
華賁及藩維之遠臣抵膺寵命遙頒徽音至順
至慎以成乾美扶生成之妙大安大業以介福
願膺綬福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謝恩方物另
具本差陪臣黎考忠上進以聞

上

皇右歲貢方物箋安南國臣黎誼上言伏以位應
乾元茂賞咸和之治庭克旌實慶修丕享之儀
驛騎載馳軒星在望敬惟

皇后殿下含弘光大淵懿端莊居貞符家道之享

教明乎內正柏播國風之義化放諸南凡蒙烈

燭之仁齊篤昭作之念臣恭承世爵欽觀宸徽

有夏常供之典第勤於貢矩長秋洪筭之歷敬

祝於壽祺謹差陪臣黃岳

嘉靖七年安南大頭目莫登庸求封表云安南

國頭目臣范嘉謨臣楊鏹臣武護臣阮如桂臣

臣

裴堵臣阮時雍臣黎決臣杜世卿臣王導臣黎

伯驥臣丁伯澤臣阮文領臣黎埜臣阮有鐸臣

賴叔慈臣范文訓臣阮篤信臣武公考臣黎時

弼臣阮尊美臣阮率止臣楊出頌臣阮元宗臣

黎敦亮臣潘廷佐臣黎公勤臣阮伯歲臣黎慈

臣黎演臣阮文侶臣阮廷富臣陳允亮臣陳珣

臣屈瓊玖臣丁貞臣阮清臣丁順臣武幹臣阮

秉和臣阮文恭臣尹茂魁臣阮茂臣阮肖象臣

阮光論臣阮篤臣范敦理臣張孚說臣黃微臣

阮達明臣范正敦臣阮時克臣何景道臣陳文

炳臣吳從矩臣阮秋臣阮簡清臣阮貴推臣郭

突臣黎水臣陳伯共臣黎克光臣武金鉅臣范

鉢臣范金橋臣范金梧臣鄧大值臣杜伯巖臣

阮現臣阮玷臣杜一雷臣黎紹介臣范在臣范

廷華臣阮禮臣阮文淵臣陳大認臣莫敬臣裴

賀臣桂衆臣裴掌臣武沔臣阮世儒臣武阮武

秩臣武淹臣武有德臣梁世頌臣阮如科臣杜

伯絕臣杜千雲臣裴文哲臣阮播鄭認臣阮維

嵩臣阮維賢臣陳梯臣陶正卿臣陳嶠臣武

盛臣陶先敬臣裴伯迺臣丁公儉臣阮文飛臣

阮息臣鄧季遵臣黃仁賢臣阮董臣楊伯琨臣

黎琿臣阮頻臣阮榜臣華伯選臣阮可力臣阮

臣

仁楠臣阮生臣阮未臣阮亭臣常十第臣阮廷

文臣陳叔齊臣梁伯能臣何文毫臣阮文壽臣

馮永寧臣阮克篤臣裴拱北臣阮克從臣謝伴

臣黎子儀臣陳批臣裴李珍臣阮仲誠臣馮鏐

臣阮文就臣朱文雄臣阮掃臣阮李珍臣丁進

康臣麻季肅臣阮有枝臣黎印臣鄭伯祐臣阮

公鄭臣范益微臣阮興敬臣莫闕明臣阮仲效

臣范明猷臣黎廷珠臣譚森臣鄭堯臣褚師董

臣阮居仁臣阮鴻漸臣阮振萃臣劉毅額臣阮

昭訓臣阮熙載臣吳勉紹臣黃文贊臣阮詮臣

陳必聞臣阮文猷臣阮貫之臣劉中允臣黎光

黃臣吳約臣阮歆臣阮炳壑臣劉徽臣吳茂博
 臣武祐臣王茂洲臣馮有祐臣范果斷臣吳宏
 臣武炫臣孔司直臣汝茂祖臣范明亮臣譚德
 潤臣梁側臣阮蓄臣潘允聰臣范遜臣阮公儀
 臣阮允欽臣鄧乙臣王沈臣阮迪訓臣阮明登
 臣陳可象臣阮仲瑩臣阮暨臣范永美臣段師
 直臣阮鉉臣阮允昇臣武光肅臣武有嚴臣杜
 洋臣阮大通臣鄧公瓚臣大烟臣阮藻臣黃伯
 道臣阮克忠臣師祐臣黎敷臣阮時享臣阮
 克勤臣杜三綱臣阮彥邦臣阮楚珠臣裴克忱
 臣黃聰臣范永傳臣阮謙光臣陶儼臣范元憫
 臣范允執臣陶哲臣武翔臣范有獎臣范興仁
 臣范廷光臣裴公輔臣黎無敵臣郭琦臣阮旭
 臣裴漱臣阮頴臣范維良臣黎公了臣范經濟
 等者人臣鄭江臣鄧千儀臣曾文燦臣枚能謙
 臣阮伯當臣黎公直臣杜壽應臣文偉臣屈水
 振臣陶爲當臣阮漢臣故廣居臣黃模臣阮易
 臣陳偉臣阮總臣阮潛臣阮惟亮臣鄭堯臣阮
 綱臣許三省臣阮正卿臣陳渠臣郭大藻臣阮
 致知臣故若金臣陶被團臣蔡慈臣賴嘉福臣
 阮秉彝臣裴允煥臣阮鏗臣阮輝臣黎全章臣
 段大通臣潘集臣黎應黎登臣阮世美臣

弘慎臣武維周臣范敬忠臣林伯福臣段易臣
 范全橘臣范克忠臣吳桂臣華璞臣阮濂臣阮
 魯臣阮足填臣阮場臣裴增臣黃無疆臣蘇文
 速臣阮金錫臣阮德蒙臣武士臣裴昂臣阮伯
 克臣梁寓臣武資臣阮伯齡臣阮文海臣陳益
 臣裴三臣丁者臣喬克謙臣何載臣陳蓋臣黃
 輟臣武公榮臣楊卿臣黃千路臣杜覺臣陶文
 明臣阮珠醒臣鄭文管臣武伯輅臣阮貞旨臣
 武弘臣武伯崖臣阮端謹臣嚴大厚臣吳士健
 臣黎瑞臣黎徽臣黎伯驛臣阮克輔臣阮弘毅
 臣郭助臣阮公族臣黎涉臣武璫臣阮廷禧臣
 阮仁涉臣武泰臣陶仕臣阮皓臣何由義臣阮
 晴臣武造武揚依臣阮漸臣黃源臣喬景祥臣
 阮廷榜臣范仁麗臣阮有典臣范肥臣黎文無
 臣阮攻臣黎喻臣杜璟臣阮純道臣裴慎臣朱
 壽耆臣阮逢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正
 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臣等奉國故國王臣黎
 調欽承
 朝命襲封王爵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被逆高
 作亂故國王臣黎明遇害無嗣本國頭目故黎
 義昭故黎調同臣等暨國人共推臣黎明長兄
 故臣黎願長子臣黎譚權管國事嘉靖元年七

月二十七日夜時被逆臣鄭經黨與杜溫閣誘
遷臣黎德于外逆緣因而脅遷臣黎德于本國
清都府源頭本國大頭目莫登庸頭目故黎炯
故黎叔祐同臣等暨國人共立臣黎炯之弟臣
黎德權攝國事臣黎德累差人頭目臣莫登庸
及武護臣莫械臣阮如桂臣裴塔等領兵往清
都府源頭搜捕逆臣得臣黎德回本國國都
綠臣黎德前在源頭久染嵐瘴得病經年醫治
弗効嘉靖五年十二月八日臣黎德病篤而卒
其逆姪餘黨病已歸服國內稍安大頭目臣莫
登庸請解所領兵權歸于私邑嘉靖六年五月

○平定書

○

十七日臣黎德被病病症不能管攝國事本年
六月八日差臣黎冷臣阮有鐸臣黎亮敦臣丁
順臣屈瓊臣戶茂魁臣阮茂臣阮貴推臣褚
師董臣鄭冕臣阮昭訓臣阮炳奎臣阮允欽臣
鄭乙鄭范永范臣楚玉等召大頭目莫登庸赴
本國國都委以國事本年十二月六日臣黎德
病篤付大頭目臣莫登庸謹守

天朝所賜

欽賜印信本月二十八日臣黎德卒臣等暨國人
以黎氏絕無孫一國人氏無有貌攝臣等竊見
大頭目莫登庸功德素著且臣黎德前已付托

衆望攸歸堪任臣等本國社稷人民之寄臣等
暨國人合辭固請臣莫登庸謹守

欽賜印信權攝國事已於本國國都撫集臣民今
臣等稟命于朝乞賜臣莫登庸封爵臣等謹奉
表陳情者伏以

皇仁及遠翕四海之智凡遐裔投忱冀九霄之霽
澤兢惶冒賁俞允是祈臣嘉謨等竊惟粵自南
壤之肇封累沐中華之敷教丁部領黎桓代立
則頒詔諭許以奉藩李公益陳楚相承則賜璽
書禪之修貢逮夫本國黎王之傳襲亦蒙

天朝列聖之柔懷歲飭常供虔將包篚時遣多故

○平定書

○

久阻樺航嗟嗟邦緒之其微顧民生之焉仰臣嘉
謨等竊念臣等本國大頭目臣莫登庸素優才
畧出齊難也輔臣諛臣應於危難之秋勉圖匡
復討逆焉逆姪於擾攘之際克放經營疆域賴
以保全恭庶而寧集小心有恪每存安節之
忠成功罔居雅薦鴻謨之義屬攝居之寢疾慮
宗姓之無人一國事務之繁持勤托付聞境苑
倪之衆弟切依歸崇推雖協於輿情稟受當遵
於朝命欽惟

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剛健粹精天覆地載日月明
德符高厚東漸西被判南暨化洽廣輪九輪享

上之誠舉遂曲重之願臣嘉謨等伏望俯從民
欲曲降綸音錫之山川用資分茅之寵修其禮
物誓殫任土之恭臣下情云云

嘉靖七年迎庸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

莫登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王御圖丕闢宅中之治藩方效欵屢修享止之
供萬里標航九霄日月欽惟

皇帝陛下惟精惟一克寬克仁率入焚和答揚大
武光訓用德懷夾安勸小太庶邦至于積海之
隅亦是乾坤之造臣禮因從舊化仰作新地遠
交南雖後區包之貢天高辰北永望拱拱之心

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頭目
阮光論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登庸上

皇太后貢方物表云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慈極居尊丕著坤
從之德藩邦修貢屢將旅百之儀葵藿傾心雲
霄在望欽惟

皇太后陛下道符姒妣賢媿高曹長信願神榮受
九州之養太冲始化普陶萬物之春九圉際蟠
胥同親戴臣巡居南徼欵仰東朝光天至於海
隅咸沐施生之惠介福于其王母願貞攸夫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差頭
目阮貫之齎捧赴京外謹奉表上進以聞

登庸上

皇后貢方物箋安南國大頭目臣莫登庸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品物並生咸仰承天之
德藩邦丕享恪遵任土之儀梅驛路遙遂宮雲
遠敬惟

皇后殿下端莊賦性專靜嗣徽修壹政以資和教
成乎內播國風而正始化放諸南幅員胥囿於
慈仁幣帛齊將於恭敬臣僻居軫墊偷望軒星
光天含弘莫測安貞之妙昭明高朗願乎祚徽

之休臣下情云云所有歲貢方物另具本謹差
頭目阮時享齎捧赴京外謹奉箋上進以聞

聞

越嶠書卷之十六



越嶠書卷之十七



宜山李文鳳編次

賦

仁宗時交趾獻奇獸侍臣司馬光奏賜曰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適無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其麟共為狀也熊頸而鳥喙鬚首而牛身耳則無角象則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謀靡得而拘於是降輅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曠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觀乎中宸與夫題丹服之士南

平屋書卷

金象齒之珎歎紫闥而公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揖而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泰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承燕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執則體文王之平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詭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為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休惕是以方內又寧黎民滋殖垂壽之章耳皆詩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華至於根著浮派鼓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

獨臻靈獸所以來格維漢室之初黑鵲貢於絕

徽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

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

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

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

天下也正心以為本脩身以為基開門睦而四

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

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維康未能復漢唐之

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况物尚疢癘而

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

四方之獻當三靈之登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

出沮澤之淵安其未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

德不為之虧奈何貪其琛寶之美悅其鱗介之

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詭譎之辭以惑遠近之望

以為蠻夷之珍不若以迎獻之勞為迎士之用

養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歲

幾廢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

哉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

愚陋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

竭力對揚而行之聖帝於是御極樓之篇觀大

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頭嚴穴之秀善有司杜無

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

平屋書卷

〇

升官無能而不授使授契居左鼻亮立右伊呂
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諸經執之源淵覽皇王之
步驟求大化之所未乎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
利若瘵飢夫渴除民之害若憂天疾疫賜宇
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女無所漏浮費首而
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釋使之
夏有首而冬有裘居有舍而行有稷絲續之饒
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
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恥爭
而喜讓閭閻之俗淳清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
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施表之長頸額而聳瞻祝

卷之六

髮之澤曰面而走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偕
眼而諸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
卷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湊其路肅肅
於林薄醴泉廣沸於嵌實平慮巖植於階麗朱
業生於庭雷鳳皇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駒
羣交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商夷之九禽瘳
之恆戰戍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
何足以托水衡之甸而污百里之固音哉

翰林院編修湛若水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調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
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睹民物風俗熙熙無

足異者惟往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
之於常作交南賦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隆而
周象厚壤淵其莫測越峽比而無限爰上下手
中六兮中氣聚其日人中四漸而四荒兮極決決
濟手禽獸草木而為濟維中氣以風之又漸
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兮哲聖以之
疆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
而以五森內夏而外夷兮松要流以為度帝曰
南之荒裔兮疇分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
帝炎帝而神祝融安南分野翼軫之南朱鳥之
地記曰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祝宵乎皇后君之攸治兮曰火德而徵龍燭九

卷之六

險於赤水兮觀馮夷之圭宮皇右君兄弟五人
曰微天仙龍
赤水在西南昔陶唐之咨命兮義叔南宅乎交
趾庸均秋乎南訛兮亦暨時之興事李德京而
莫遐兮荒忽心以之自異維彼交之叢爾兮北五
管而南越裔際尉佗之七郡兮漢九郡而同置
憑都盧於末兮望越裳乎海際都盧國在合
之南
在安南南迄運兮占不芳而聯屬兮雲漢之尾
占不芳即派諸晉之渡瀘兮州炎劉之經始木
占城地唐承手厥則兮抵都護之府治歸化江一日浦
江與漢南等自
大理而下入海安南在漢昔炎氏之方發兮
為交州在唐為節鎮府昔炎氏之方發兮
海外之樓船二女孽乎中葉兮登慈故用感夫

馬援死銅柱之礪碎兮厥境捨乎南天彼高氏之
 定交兮建石壩之靜然胡嶧峯手橋市號立富
 良之江堤高氏斯曾彼爾詰曰火均兮冒耳耕
 之仍雲維公縉之肇緒兮紹八葉以斯君京甫
 墓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五代時有李公蘇
 其國至宋嘉定義黎經之子也和叔後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
 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而亂德北丘黎之
 司地而屈民兮堯始受之顓頊彼三苗以效尤
 兮陶唐亦復手貞則
 皇混一以為家兮巨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
 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之包匭兮則九載而
 三秦厥易世而來王兮叩
 天王而虔受折圭玉手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經護
 受波以赤舄兮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于雲
 亭兮將天語於揚對
 帝曰疇咨若時余其以兮疇專對而舉詩終曰予之
 額蒙兮之四方其以宜斑麟服其焯焯兮光
 手珮之陸離帶飛霞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
 書余紳以忠信兮申篤敬而行之慎世途兮曲
 難又脩阻嶮巖羌蹇蹇兮淮四迺嘯歌兮江
 涓望南極于嶺嶠兮馮炎颺而長嘆聚個手餐
 梧之墟兮積重辛而聯翩西遙睇于桂湘兮見

二妃之焯焯眺崑崙而容與兮懋舒肅手等遙
 邕州有崑崙崑崙山歲月經于五管兮青牛服于南關
 即名鎮即名鎮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興於五結
 攀南榮而盤桓兮瞻鳳鳥之翩跹南榮乃安南
 果始問道兮掠山執鳳眼兮七源安南有鳳山
 孫翫晴隲於坡壘兮濯北裁之清漪朝曦發乎
 不憚兮度一憐而僕山坡壘北裁不憚一憐步
 飛空於風墜兮迴縹緲乎雲飄懸崖崔嵬兮淵際
 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厚土又上登兮高天
 鬱乎山林之險隘兮川屈結而纏綿交人尚計
 城邑城邑險隘險隘水數十大水數十大抵皆此一水也抵皆此一水也暮虎豹
 之蜿蜒兮朝蜺蛇之蜿蜒過不禮而昌河兮渡
 市橋而呂現余息彼而班班炎均遠送以斯迎
 兮度富良兮泗潭五禮書昌市橋呂現曰余中
 筆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遊帝之玄圃兮
 閒逍遙乎閨風初離郢之豫章豫章名曰清
 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井泉依雲母兮
 高頌圖安期兮左隣鄭安期仙化
 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
 帝歌之皇華兮蕙容詠平炎德汎淫遊乎方外兮
 觀落海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
 挾火輪曜乎城訾兮覬下弦之以夕蹇余渡以

王母兮亦熟黃而丹聖紛龍舟其後先兮沓蟻
人而裸涉鐵百撓以象刀兮扶黑欄而刃白夫
唯高藝天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每一龍舟百
戰肆迎拜於殿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脩門其
大興兮見廣文之類扁富良江邊有殿曰祥壽
門曰大興亭曰廣文
臨炎宮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以弭
節梯天使之離館交均俯候于朝元兮肅鼓
天之比面入有節曰天使門
曰朝元殿曰敬天儼百辟以皇皇兮
奔重侯之散散陳黃惶兮月殿時六龍兮臨下
叶虹橋渡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聆
天書于洪音兮伏羣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大簇兮

卷之五

五

黃鍾寂而不作叶置鳴鳳之嶰管兮擊靈鼉之
高鼓應何鼓之磅礅兮展天吳之舞蹈夜又奮
其怒臂兮標堅挺而前杜開廣宴於勤政兮崇
余東之席端行則屏卒執鉦橫杜其前
行禮則二大漢怒臂行之珍羞嘉
蝦兮太兮別陳柳席敷重兮地下登土偶兮族
盤俗以蝦子
盤織席拒救雜俎兮遠必芬鳴呼廣樂兮
茂葉大呂既梁舞踏兮弗事于羽登庸尾笄兮
指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圭梅之碧彈繁
玉盤之狼籍兮瓜赤先期以爲獻每無寒正月
已食梅瓜
奏夷樂於殿上兮鼓綠雜進而零亂列雅趙以
爲陣兮又休猴而加冠曰重黎其苗裔兮定乃

祖之司也禮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髮而脫屣也
教余聞其度閼兮定孟陬之中適嗟陽候之
迫絕兮茁芋留乎三天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騰
亦以之藏也正月苗未已長
蓋冬布種也望炎火之千里兮
臨回風而就炙眩仙果以舒懷兮毋實累其枝
碧傾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塗悉鞠躬
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
大指而跣趺見島揚之拂拂兮披髮走而迅且
其俗行則俯身爲敬舊志云交人立則二足大
指相交故曰交趾島揚即拂拂山神帝族
故以甫龍節兮啓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
爲此
大太一使風伯兮爲之御塞雲霓以爲梁兮先朱

卷之五

五

崖而向道攬蒼龍而佐驂兮繫右驂乎白虎騎
箕尾之瀏瀏兮秉燭龍而先後制乎日旌之輝煌
兮填雷鼓之轟轟兮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輶之
鍔鍔飄乎島島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安南
有朝霞
霞右余參之以蓐收兮左携拉乎勾芒厥旋頭
以無光兮曳鵲尾之閑閑地理志分以
安南爲鵲尾則繫木
星以節行兮披鶴裝而荷戈其俗兵行鳴金鉦
則繫木爲節皆披
鉦柳紅兵街救以無言兮挾矢弧而誰何伏萬
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衆呀設毋懼於犀館兮
雲帔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蕙帳兮綴五絲之流
蘇坐沉香兮氤氳列絳帷兮纓纓或高歌而繫

臺兮滌陶硯於天池唐虞皆有臺高二尺山

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侯珮玉兮進餐

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食席地兮跣居

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披髮而冠

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鞦韆之

縹緲乘風雲兮步虛眺有娥之嬋女兮觀蒙山

之都姝雋雪白而漆黑兮亦娥眉而曼膚上衣

古而過野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

跣足足而泥途資珍髭以弗信兮齒黝黝而牙

聲仍膏洪之丹砂兮將轉訪乎勾漏逢鮑親於

南海兮途亦與之遠勾漏山在親民居之鳥

翼兮垣居高而簷低其俗從古為鳥翼屋方毫

瓦而銳下兮緊厥形如短圭爰秉葦而平數兮

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類

而象諸安南之制民居如此鳥翼堂而里置兮

日中市於墟落還四面以施榻兮中市官而均

擅國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與駘曰國君

之稱富兮又曷數以為對兵裸以靡甲兮亦焉

用夫犀兕豈厥家之固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

寄生之景累兮亦既繁而木葉藉若人之福威

兮不再世而玷殆矣均既予以排並兮又蕙蘭

之猗託安南有茅余辭以帝之綢繆兮有縣圖

之猗託安南有茅余辭以帝之綢繆兮有縣圖

之猗託安南有茅余辭以帝之綢繆兮有縣圖

之猗託安南有茅余辭以帝之綢繆兮有縣圖

之芳藹又重余以椒苓兮曰余襟之難改余受

聞風之續紛兮又曰殷之苗桂慨有職乎咨詢兮

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申而問俗兮恐

邦人之汝給其俗多詐問之招朱鳥兮七宿分

南野而司矢乃靈招夫天飛兮噓於余而具陳

鳥恍惚而夕降曰余不習乎世言交三趾而作

篆兮無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迥氣風兮

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南斗兮天中規燬度兮

鵠尾天地罔爾兮涼風爰又戾兮玄扈澤不腹

堅兮溶融安南地長年皆馮碧雞兮右掖接鳥

衣兮鄰邦碧雞山在安南西服余華蟲兮乘駕

驚跨鴻鸞兮天維振鷺吾其潔白兮海鷗嗒乎

忘機疾黃鳥之譏巧兮鳩鵲點而懷棲雉胡臻

化塵而呈樓兮善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怒而

寒兮裴翠胡喪於奇羽鸚鵡諸鳥皆安南

數自訴寒使紛紛乎斗筭兮亦焉足以多數

九萬於南溟兮鸚鵡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

兮雀蛤胡感而化遷鸚鵡使南海即安南之南

為蛤鸚鵡鳴而草芳兮天紅藏而不雪隨陽惜

乎冰泮兮布谷啼於冬月安南氣常溫日遂遂

手皇宮寔玄也昭昭乎博厚通而不可原也

持祝融之演溟兮而南紀之事也紛總總其淵

持祝融之演溟兮而南紀之事也紛總總其淵

持祝融之演溟兮而南紀之事也紛總總其淵

持祝融之演溟兮而南紀之事也紛總總其淵

陸兮直卷余之昌言也曰惟揚之未育兮土赤珠

乎塗泥貢奇南以沉水兮又南金與纖綿揚州服上塗泥金安南土產者捕抽包而實致

今丹荔遠而見遺繫錦山兮為金又煮海兮以

為鹽波羅持平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熾波羅

息香皆安帝具矢而捷射兮獸帶甲而穿山南

籍香以為崇兮猩猩機跡手能言探余驪龍之

頸珠兮又網海狼之珊瑚珮明月手而海兮拂

若木於明都箭緒穿山甲屬猩猩明珠

而嘶戈兮蓬萊浮海而負燕射弓巧而俠影兮

巴蛇吞象而止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號犀

胡靈兮而厥角通天象美知兮而委燕自埋手

斯戈見山海經蓬萊南海上山傳安南有射

工惟越百丈九百吞人吞象有水犀有象燕蓬

理之有懷忽兮玄虬負黃熊兮出遊眺西皇之

青鳥兮見王橘之雙危恍海若兮夜出水妃偕

兮明邀胡馬夷兮娶婦諒佳期兮好迷何海上

之居人兮頭霄飛而海食晨則返而完歸兮又

追隨於往夕舊傳安南海洞中有人夜中頭飛

絃歌曰二神僊誕誕恍惚兮惜手余狐疑助莫

決兮騎彼箕尾揖傳說兮天路漫漫何脩越兮

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為神於日馭曰南執以平

秩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拆裏兮庶決音

之猶豫曰物之土顧玄趾基一體齊氣就首飛之

斷永不續孰能彌之補天有石誰其治之驚足立

極龍曉載之象能理牙誰親掘之無瓜無角誰

與鍾之馮夷聚婦匪形安協水仙有宮朝

胡身紫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搖而起紫水三

千執其何之有鳥九頭孰啄食之惟天一本誰

拆之旭毒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極日

月曜靈風鼓雷折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

九流荒唐美測笑有與謨聖人作或厥民拆固

鳥獸孽華過此則非吾之所識于日時車就駕

卧輓義和未明離離扶桑參差火火均繫鼓且

笑且歌乃臨橋梁送予于可恍手忽忽若夢南

相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兮煙艇紉隔離中

州兮常而不常恠詭幽兮不常而常三光周兮

聖人耀德文明流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余

忠兮為軸又揆信兮以為輅乘余歌兮于堪輿

廓自得而容與兮余因以從容于周道觀八極

之無窮兮浮遊馳騁于宇宙而上下聊及觀而

知天兮超逍遙於閭戶迺旋氛旋之斑斑兮搜

蛻族之翕翕制摺摺之雲旌兮叫帝閭兮閭闔

入鈞天兮紫微闔廣樂兮九合

序

送李實尚太望序 翰林學士嘉興張伯淳

安南古越地雖在九州之外域實為膏腴也自昔置刺史若守若牧有地治變化所及故其俗知文物當不昧於尊君親上之義而自入皇元域萬民以來共於事君親上之義若未究焉者使所以相屬於道夫以堂堂國家於黑子之地顧有所遺哉大抵柔遠懷邇興大威德者聖所先威也聖人所得已舜敷文德於兩階文王脩教而化皆時也今天子六龍正御大霽解澤不以安南遠服而外之謀所以布德音者也於是禮部侍郎李君先實使而以兵部尚書董甫

○平屋書屋

君則平為輔行於手選也人謂此行易余獨以為難矣足其難向者論旨於是邦孰不曉以君臣大義與福利害之機彼挾其懼心以聽則言易入不然歸而報聞吾盡吾職國家固自有以處今二君跋涉數千里播天一書聞其自新而已倘於二而去於二而來是夫人而能為便安事我輩况人情積歎之余一旦自跋於無過則則不勝喜然喜音玩之萌也吾就其所而能使之令其遲回之不決之舊而新是固斯不負重華禮樂之遺仲實嘗班尚書即則平當二副使乎昔所學所行何事今行俟礪匪躬蹇蹇無

入五刺之態其人能辨人之所難決然無疑僕於客中不堪聽陽關不辭效兒女曹作加食相憶語姑叙以識別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朔日書于上都玉堂之署

送尚書柴莊卿序 翰林院學士李謙字

至元十五年安南國王上表記以鄰境侵虞不克躬親王殽世子不諳命而自立朝廷議遣使而難其人適全盛安使柴公莊卿自雲南至矣臣薦其材上召問其父兄皆信臣且辭意慷慨熟彼風土即日行禮部尚書奉使仍賜錦衣弓矢鞍馬以寵其行莊卿至安南具宣上意開意

○平屋書屋

一再三孰迷不寤卒無來意莊卿歸為上言不忍加兵詔諭冀一未年三年三往返是歲入覲者陳遣安國王之弟世子之叔父也上曰世子拒命國人何罪焉宜以遣受主安用以撫綏其民乃擇冊命仍授莊卿宣慰使却元帥將兵衛遼東還國翰林諸公皆作詩送之僕承之翰林凡詔書中諭表章上未者皆與聞之遂為之叙其事而贈之言自古非有才之難而擇才之不易今主上知莊卿純茂辯給弘毅博洽足以任重致遠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故寄之以聞外委之以絕域凡師旅之事得以專制之而又以振文

李公爲之二至二李君贊其慕其擇初也審侯
莊卿行其無負聖天子選任之意其無愧諸公
期望之辭撫循招徠實在並行余數日候公於都
門之外而賀曰終軍陸賈勿專美於前矣時至
元十八年十一月日

使交趾錄序

元方崖蕭登

皇帝御天之初元至元甲午孟夏也天地發揮
民物欣戴仁風甘雨遠邇均被首罷南征選使
往諭命禮部侍郎李衍而泰登亦與茲行舞
于脩文唐虞盛事不惟親見之又親任之于彼原
隰萬里戴軀驅書生不能爲情得爲使此古人所

○平屋書屋

志所榮區區何循而辱此受命戒途夙夜若
凡經行見聞輒加紀錄不覺成集歸以板行以
廣其傳各有謂曰此子使交趾錄也板行於世
將不免釣名之譏小廉節也民冒朝之盛事臣
子之大恥也焉敢徇曲節其大恥三代以降中
國之盛莫踰漢唐尉陀故吏耳僭稱名號號安
復長沙漢文帝卑辭奉書高麗封國耳陸梁傳
不奉正朔唐太宗至親征不免天開景運繼至
聖世世祖皇帝受夷群雄混一海宗際天極地
莫不臣妾今上皇帝體元君正重明作離大教
天下以盡詔遣臣二輩遠使絕域山川險阻天

威赫然及境而重使出送返郭而國族踴躍及
館而國主親訪奔走駭汗屏息聽詔拜舞叩頭
如在闕庭上表稱藩藩臣羽物鎮貢周款後時中
國之隆未有如斯若不傳之久何以昭宣聖化用
自上都至安南州郡山川人物禮樂故實異政
殊俗恠草奇花人情治法愈病藥方逐日編
記通成一集錄欽聖詔冠于集首次以安南世
子回表貢物及中朝諸老送行詩章編次于后
間有應酬紀詠亦借附末庶使後世知聖代臣
妾萬國之盛而出使遠臣者亦有所考焉非徒
爲泰登遭遇之榮也太史公述遍天下南浮
江淮北過涿鹿泰登比自開平南至交趾茲
奇絕足冠平生之紀實也

○平屋書屋

安南志畧序

黎崱

僕生長南越竊祿仕途十載間奔走中國稍
識山川地理內附聖朝至是五十餘年矣自愧
僕愚舊學蕪落垂老嗜書忝恨脫於古今文
籍不能遍覽抑未暇日綴葺紀聞采歷代國史
交趾圖經雜及方今混一典故作安南志畧二十
卷以敘事附於卷末庸表天朝德化新被統一
無外而南越其懷遠嚮慕朝廷之心亦可榮
於此者昔人有言夫道一而已矣今則同康獲

載之內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不均此性具此理
哉况南交唐虞聲教所暨以迄于今三千餘年
是宜聲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國雖曰風土之異
而事之可為紀述而不可泯也然稽諸博載
抵牾為多是書之作雖本之見聞微之紀載豈
無訛焉君子見其跡畧尚攷而正諸
初元乙卯春清明節古愛黎廟序
元統

敘事

前安南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後也世居交州
會祖坤李氏末為東上閤門使祖徽陳初為
外郎父遠科登為令書合聚諸衛許收孫文生

前安南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後也世居交州

歲試童科陳大玉三人能記留左右詩誦長聚

諸衛張樂女仕致仕即遷佐許海軍節度使彰憲

上侯慕安南自中統前納款臣附天朝貢獻方

物積有年矣至元癸未有占城之役上遣使諭假

道給軍輸報以右丞唆都征役世子不聽甲申

冬鎮南王偕平章阿里海牙奉命進兵十二月

臨境世子拒敵大敗乙亥春正月上復遣諭唆

都自占城進兵其後世子勢蹙遣兄子彰憲侯

陳鍵率前等數萬衆拒咬都于清化戰不利彰

憲見小敵不敵大弱不敵強微子歸周良有以也

余乃國孫其思覆身亡乎遂與前等率衆降附

鎮南王嘉賞四月望日班師彰憲等入見驛至

吏凌寨彼兵攻懸官軍夜戰突出伴使遇彰憲

壓戰勢逼於馬上前抱屍馳數十里出丘溫瘴

之屬更被殺幾年則隨班赴閩會同館使引望

大明殿宴總賜五十緡內成春上閱其忠特封

國第陳益稷為安南國王同降官受符有差則

祗受勅從侍即遙授紙縣令尹丁亥歲安南國

王等屬官月俸賜弓矢鞍轡馬疋令送還國上

命鎮南王暨平章奧魯亦溪師討九月三日自

鄂起師十一月至安南世子迎敵潰走則時以

疾留思明隨後軍潰省都十二月二十八日破內

牙關進安南平江北水陣焚廬室亂射藥箭

五更潰省都事候都等數千戶矢道俱陷焉獨

前引遠達高戶名謝未詳焦千戶僉事阮鎮南

判黎晏晏馬上抱安南國王九歲男大叔侯共

六十餘騎殺其守關卒而北晏馬力乏而幾幾

為所獲山則憐之以自乘壯馬換與晏等騎後鞭

晏安馬前驅逸去前途又為被害衆攻問閩當

晉馳數百里夜半至黎明詣州詔開拜賀戊

子歲且已而萬戶千戶具酒饌以燕前各執銀帛

謝曰君王出關使我輩存是更生也我物亦要

引大故侯勢室頂戴碧瓦石細藤帽致謝則曰
吾屬陷死而獲生天也皆辭而弗受晏長則七
歲拜則為父以黃泥石一顆高麗布二段謝又
却之俱還思明府侯軍役宣慰趙備作詩而稱
焉每領兵巡邊邀則同行宣力三月鎮南王以安
南炎瘴班師則衆居漢陽閩中士吏未凱
初偕宋臣曾淵子挾安南後彰憲侯歸順朝廷
授爵秩賜錢帛從軍出力還與則康教年卒
前哀無所歸買鳳極山地瘠之時至今矣家安
南王念則軍前效力薦之壬辰歲祇受勅牒
奉事即追授同知安暹州事初本國亂又
母家屬離散則未中州十歲始聚前國王宗女
李氏李隨義父彰懷侯陳宣慰內附官吏欲殘
給時服後罷衣糧賜田二頃養贍終已歲朝廷
立安南行省再征本國平章劉二唆都達則與
省即朝祖廣漢鄉萬戶胡繼殷馳驛汪浙計
會軍務
贈錢學士溥出使安南序
李賢天部尚書
翰林學士
天順辛巳安南國謹遣陪臣奉表請封國王
上曰安南乃詩書文物之邦封王使非儒者不可
及禮部列文臣教人以開遂定翰林侍讀學士

錢先生為正使蓋以學行老成獨出其右故也
命下之日士類皆悅且曰我朝自洪武以來遣
使安南者不過高官大職耳未有學士為使
者今
皇上特遣學士為使所以重安南者矣趨九鼎
鍾大呂也夫見高官大職為使則以重為重
不究學士之重及以學士為使然後乃知其
重有不在於高官大職也何也高官大職凡有
才德者皆可居之而學士之任非學行優者
不得與焉此學士之重所以異於高官大職也
然前代學士之品極高今雖列於五品而名之
重猶自若也吾知安南一聞學士使於其國則
其忻悅感戴之情必加倍於尋常矣而待之禮
決不泛然所謂事大之誠豈不由是而益為耶
合院僚友咸謂先生是行不惟有光於儒林各
賦詩歌為卷以贈所以贊而美之也用筆其
者至矣復讀余為序於首余惟古昔先王遣使
有詩見於小雅有曰每懷靡及蓋述其心之所
懷常若有所不及矣又曰周爰咨諏蓋勉其廣
詢博訪務盡其職而已矣今諸公以僚友之禮
贊之於詩雖曰贊而美之而述之勉之意亦
多寓於其間由是之觀則遣使之詩不必出於

君上而臣下固可以體而言之矣然則先生斯行也必能宣

上德達下情而深副朝廷之意諸贈言者不為無助矣若夫道途外國山川風景觸目成詠傳記所經以為盛事而贈矣縉紳之口者在先生則用於既足之後發于持滿之末耳信乎綽綽然有餘裕矣回視近侍儒臣出使安南若陳君傳者應不讓也於是乎序

劉定之翰林學士

先帝之先交趾帝以兵俘其王即縣其地使其民納賦稅供力役儼於中土已而復求其故王之

之亂而立焉但使以時供職工員每傳世則必請

命益威以懾之而後德以懷之豈不兼盡其道乎

昨者其王黎濬為其孽子弟琮所弑琮來請命未悉其故而制命已行矣至境而事漸達宸

聰於是召還所遣使而濬之弟灝遂充討琮而誅之然則不待干戈之加而惟示恩典之不妄下

遂以立天常正人紀於千里之外我

聖天子之德威何其廣大神妙也哉隆古帝王奉天以命德討罪其法具於經而尤莫明於春秋之所載若翰林侍讀學士松江錢先生原溥以春秋學子致位侍從簡在聖知者也持節奉封

瀕之命以行脩撰王君大韶等十有五人以其在先生屬僚之列而又前此被

音朝夕執業

於左右尤為親厚相率賦詩成卷請余序其首簡以為贈余親自漢以後制駁夷狄所以不古帝王若者非則則過於柔漢高祖唐太宗且不免於是非特其君之過為之臣者亦有過焉太宗怒高麗蓋蓋蘇文弑君遽興兵親駕而往征之過於剛矣其過在君豈若今日水運乾符而足以誅琮乎高祖之封趙陀為南越王也遣陸賈往佗以利啗賈而賈入之所得珠玉寶玩在橐中者千金其他物在橐外者又千金陀以此敢

為大言戲賈以輕漢如云我與蕭何曹參韓

信孰賢此猶可也云我與漢天子孰賢此何奇語也其後陀卒叛服不常由賈過於柔不知為臣之道以此致也所以然者賈未嘗學於春秋而遼夫機毛伯求金美韓起辭王之旨也學春秋若錢先生豈類賈哉其正辭直氣之所懷壓廉節義色之所輝朗必將行挂嶺之外而冰快炎海之堦有假於不言者然則後世觀我皇明君臣之盛非漢唐所能及於此亦可見矣若乃諸君子之詩置於先生之行橐者使事有聞取而觀之哉俯而和之歸之日以示余當使余

駭夫遠道山川之助異域殊奇之覽足以增發
襟思激昂豪氣又非平日玉堂同詠之此則先
生之所得不亦多哉

吳節 南京國子監

安南古南交之地載於虞書自秦以來負海為
阻伏波將軍嘗破其師鎮以銅柱今則為國世
貢中華歷代因之我

太宗文皇帝惡其王亂特遣六師往平之

宣宗章皇帝復降仁恩追封其後俾世守臣職奉

貢如初至是其國主黎濬以弑祖弟瀨率國人

討平其亂奉表上聞

○平屋書堂

皇上嘉其能撫輯衆心遣使冊封為其國王選擇

廷臣之有文行者一人以往文武大臣咸謂莫

宜於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先生遂奉

命為正使持節以行道過南京縉紳大夫咸出謁

都亭聚首嘆美謂適歲以來奉使南交者

非部堂之鉅卿即黃門侍史未嘗以學士行者

今如簡使華乃在詞垣

皇上深意固將有在良以學士精窮學典識達古

今通詩書之源知儀文之序而先生又久於

鑒波素承顧問簡在 聖心知名海內者彼交人雖

素尊奉中國服馴有常然遠在海濱墮語俚

衣服禮節尚循英陋先生茲往必能折以古典

規以時制遏其奇衷音而歸於大舜順則夷裔

之風庶其有瘳予聞之國初時交貢未通廷選復

仁羅先生以弘文館學士行交人重其內為翰之

臣降心聽命其歸也與交貢俱來

太祖皇帝賜坐前屏以寵異之士林傳誦以為美

談今先生以登瀛之選往封下國職任之重又非

弘之比但海道遼闊鯨波萬里使節往來不能

不致勞於 聖慮先生行尚謹服食以終使華

俟祥飈旋轅

天顏伊邇於御屏燕勞之榮自將有在矣先生其

念之哉於是各賦詩為別舊僚侍讀周君先

弼棠而快之予亦舊嘗侍遊者僭序于首簡云

張知 浙江提學副使

皇帝受天命明君主萬方恩威旁敷德化周洽凡

在覆載海內四夷君長莫不奔走率職奉命惟

謹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以弑祖其弟瀨率

國人討亂者而誅之遣陪臣言諸 朝 上

嘉瀨能復讎靖亂不煩天兵且濬至親宜授封冊

命禮宜使者持節以往而翰林侍讀學士雲

間錢公膺正使之奉焉公官近禁幾十年經

筵啓沃簡在

帝心惟文正學聲播朝野一旦徵諸玉堂之署以終
寧速夷 朝廷所以重交人者可謂至也矣公
初 陛辭適有別旨令中貴人齎以賜額而禮
官決議欲公與偕行公聞之默然奮曰安南文物
之邦而用鉅大禮也某以學士充正使而與中
貴人偕禮當若何行特夜漏十刻亟命燭
作書與諸司禮者於是用禮公得專行公美備
之志剛毅之操明敏之操見於處大事卓卓不
苟蓋若此考之前志在元代間命禮司尚書
鐵失安南使而西江傳君與礪實輔所降行制
上有安南王字次真定與礪默有曰安南自陳日

○平屋書堂

烜絕王封嘗有詔令彼上章稱世子今制有安
南王字是無故而王之也安南遂自稱王奈何
諸於鐵失議未決與礪即僕馬馳至省白其事
立收還制書而正之當時與礪即名燁然傳
四方公所使亦安南也而所以駁禮官之失以全
國禮者與礪以豪傑之士所見豈遠哉與礪
詩人耳公所學剛方正大又非與礪比是行也
必有大過人之事以示南人者豈真如與礪之所
就而已哉與礪歸交人入貢及國明必問傳先
生安在吾不知公使還之後交人所以敬慕而
而敬問者又當何如也公道浙江蕭泉諸公論

奉節圖賦詩以贈余於公同年也因著是說於
首尾為辟王先驅云

奉使安南詩序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執既
而濬弟瀨與國人共誅琮以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梁王
君元正副使往用瀨嗣為安南國王使命在行
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
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數而德

○平屋書堂

以合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懷地
連二廣者聞有評訐風文移紛擾不絕相屬
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枚萌動國人有攘
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即伏首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
重以

皇上神謨廟筭天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
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
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即
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于彼舉國
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

文皇帝弟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天威而豈
皇上先照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文學士
位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
濱酋長當思命之日天其將收昔者畏威之
夏穆而為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
令使事之有成必矣

辭安南國贈物對

湛子奉

命往封安南國王明已成禮王賦詩為祝湛子
既賡酌之濱行王以金帛諸物為贈湛子對曰
天子全御覆載之中輯和四表降陞裔各有寧宇

平屋書堂

而不私故遣行李錫乃復命仍乃分土奠茲

南裔保我赤子非為賜也行人之來知有一事而
已又以貨還是二事也敢聞辭且聞古之贈人

以金者不若贈人以言今君已有贈言矣又焉

用金夫言一也金二也二則責君子不為責敢

辭明日致於呂瑰辭之如前又明遠曰致于市橋

辭如呂瑰遂為之賦揮金一章而贈不復求

送湛編脩若水使安南序 吳郡毛登學士

正德六年安南遣陪未請封

詔慎選命使於是翰林編脩湛君元明持節往

之冊君潛心正學所養深厚子在官夙夜匪懈

結出使人或曰是將一吐其胸中之奇以夸示總

域而益大其聲乎予以為此非獨知君淺抑亦

未究于行人之體嘗觀古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者固由于人品之高亦惟其一時所值有大閑係

於國家而不容以默於是致其志必行其所樂

天然後其名赫然顯於世否則無用之辨得已

之言雖多亦為公矣以為姑即宋事評之幫丹

加號吳奎不賀優入侮聖道輔斥之向使二公

當其時有若茲兩事者初未始經于耳目其剛

方正大之氣既無所因而激發彼亦何由知正

人守義之可畏而悚然愧哉 方今國勢如大

平屋書堂

阿出匣其疆大過宋氏遠甚矧自

宣廟未安南奉正朔益處 朝廷禮數與朝鮮等

視他國獨優故君以國之史臣

賜一品之服特綴 講務以行人入其疆王當蒙見出

迎道左禮成而返不出三日要之理勢萬萬無

宋使所值事當此時而將事之使乃欲銜一長

矜一能以與雕題交趾之蠻瑣瑣相較量弗思

自重此以知國體者所不為而謂君為之乎乃若

隨和而鳴屢難而定上以宣

九重之德下以慎一身之儀凡使事之宜與其所不

得為者其行其止觀君在

朝所自立而其在南夷者可前知也予何言獨念
明天子選於衆授君以萬里之節其屬望深矣而
君顧可以私於自爲其來徐徐不思所以副之
手夫體國者臣之忠也相規者友之直也君之
行其鄉人盧李二黃門要予贈之言爰以是告
舍此予復何言之贈哉

記

天威涇聽墜海碑記

唐裴

刑部海節度掌書記朝議郎
右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

巨浸無涯接天茫茫狂飈卷颭駭浪屹起若流
玉堆而起雪岫瞬息萬里皚皚然縱天吳之神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威亦不能抑遏其勢長鯨夏其踰躐巨鯢因其

擺圍水族之偉者尚不能安况橫越之舳艫焉能
利涉聊即演權擗裂帆覆溺而不可極有之乎

今天威涇者自東漢馬伏波欲窮二微特圖交趾

煎熬饋運開闢浚渰乃鑿石穿山于避海路及

施攻用死役者不啻萬輩竟不遂其志多爲

建震山之巨室石自嶺而咽之伏波無術不能

禁乃并其息自皇唐三都護聆舊迹俱扼腕念

禁盡欲繼其事遂命疊僚資殫物耗理前功而

不就又各殞數千夫積骸于涇之畔過者無有

敢議其事者自僕射渤海公前湯璽夷夷踰險

張削平交趾克復郡城階磨駸久駐羣卒伍然

運粟走食尚用洪濤召徵謀術未同長策渤海

公曰再有舟楫重開皇風聚兵安人損便於事

遂託長史林訊湘南軍都將余存古等部領李

將兵士并千手一千餘人往天威涇而疏鑿之渤

海公諭之曰天道助順神力扶持今鑿海派用拯

生靈苟不循之何難有之前時却讓乃猶師不至

時法不整博約營私人情怠惰今我則不然則

安濟其生事耳訊等遂唯而去自咸通九年四月

五日起手操解駸豐備資糧判出鑿石是不堅

而不頑盤而厚併手捐折聚力鐫掘逾月之間

似欲開濟俱中間兩粟值石山斬薪焉緣豆數

丈勁硬如鐵勢不鉞鑿下刃卷斧時施柄折後者

相顧氣沮手柔美能巧矣至五月十六日當晝不覺

不覺狂雲興怒風作窺林若睨視掌如瞽俄

有霹靂奔電自勵之聽大雷數百聲後者皆

股慄膽動掩昭蔽視移時而視四境方廓衆奔

視驗其艱難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

落者約入而不能卒者皆爲境之擾擊擲于兩

岸又其西堅確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復大震如耕

怒迅烈復於愈東之所震者衆復驗之是不

以唐磨涇若有所失傳之盤陀者亦碎烈十丈

又其西復值巨石亦不可措手人皆息攻仰恃穹
臬亦有所恃復與雷雲又大震疊石乃墮烈
者泉迸出味如醢醢此乃乾坤極助神力扶持遇
險艱一瞬夷垣皆渤海公心無私契精格上玄使
裂缺之與豐隆矜神功而謬妙用靈祇陰相增
勛庸感應如斯古無傳正遂使夫洩一孤棹引
而湖中間合流無纖毫阻滯經過卒校梯瀕
漲而不艱危饋運儲禪安舟航而無覆沒
凡交趾履危之地其處三焉末洞沙之燁皆耕
其備連女瀉灣之石角鯨其沸騰犬豕神凶脚
感其洵湯齊人所歷毛髮自寒今則安流坦途
不復斯經險矣於戲渤海公之功績與暨許渠
開挂嶺可等肩而濟其家區耳訊與存古動
靜奉公精專辦事指麾之外更就審曲面勢伐山
微村結構尚亭創脩公館衆驅來走而碧橋架撐
而橫虹神室雷祠道堂僧署無不克備皆顯完
完是其年九月十五日畢工訊存古等堅請立
召紀功以彰曠代渤海公之績因命掌書臺
其事劉綬秉筆不敢退讓銘曰天地汗漫人力微
苦廢厄走食昌隆駕航脫免者希傾沉是常
我公授策勵山鑿石功施艱難雷霆震激洩海
成汎舟不窄危溟漲坦夷得餉我師天道開泰

神威東持威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建

書天威涇廳鑒海汎碑記後 宋無名氏

交趾安南故封威通中渤海公高駢南征間治
糧道其助貞順震師巨石勒功涇上皇名天威
下造昭傳中原多故遂置疆場之外宋因懷之
以德得不治之道霍侯守邕霍中偶得模本慮
在異域埋廢無傳於是命工刊石植之大廳之
右蓋其意者欲示遠人使知皇家聖度歲儲職
貢而不怠也紹聖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平交趾記

李師中

嘉祐五年六月交趾中峒中紹泰率衆犯邕州

平交趾記

境巡檢宋士充等擊死之上一聞迺召侍郎余公
靖於青州面諭曰以鄉熟嶺南事今授卿體量
安撫使亟往無辭繼以如京使知鄧州賈侯師
熊副之擇材勇者自後即荆湘兵以行其年冬
至邕遣介交趾困事者賈嘉祐於麾下詰之嘉
祐訴云本無惡心但近邊種落苦邕人侵擾舍
怨不能自明迺相聚以起誤犯軍官以地遠不
噫之請歸就治自今敢入寇者斬約東定迺去
噫五刑不明小雅盡廢則蠻夷猾夏冠冠我
作秦自責深者其心恕自任重者其功速惟天眷
祐下民惟君眷有天覆一物所失當自計利

官勞實力與與英較勝員員忍人地韓愈罪狀
功之人李固駁用兵之議其有意於根本矣
論南無田事 今既出邕守用應重仁明者公
又畫一為令以謹疆理盡去前時徑使之害民
者使後人知勝討在此不在彼專於自治撫以
斯民外安物情中策遠備公之慮遠矣哉既還
老幼遮道曰我公無歸以保我生師中舊學於
經得復張之義顧柱之比青壁萬尋巖而刻諸
以為公作記其威令有未亨者公將復命固請
師中不敏尚能為公志之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廣使安南奉

上旨就賁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
之烏蠻灘至則親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
司繕脩之功畢始歲事蓋以遠事為之也廣還
白于 廷臣或謂

上本旨格不致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二日丁卯
上御太極殿太師韓國公及禮部侍郎翰林諸臣
咸在焉廣因奏對之頃且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殊戮諸靈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
祀耳為之脩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建之謂廣
善為使云

祭文

祭交州張中丞文

維年月故吏某職官某敬祭 故都護御史中
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蹟無施秦
強莫制或賓或叛越白漢世聖唐宣風初解寧
歲積臣丹服漸化推髻為華人流我惶悌士瘼
之埋惟公克繼勤勞遠苗敷贊嘉惠銅柱南表
前功再脩空道北出武道蠻陬梯航連連旌旆
悠悠輻輳都會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
侯聲馳常卿覬降交州嗚呼哀哉昔公試吏
時推清能公昔秉朝章使奉事謂公為人之準

絕錄案以安民賦用登柱史稍遷曹郎既昇程

公左理海裔斯澄乃紀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
王恩錫十朋前書循撫五王乞請音音者我
多聞府碑據群吏攸屬顧茲微陋敢願甄錄既
受筐篚載命加服賜有楚冠用懸爵角墨官赴
命主望惟懼視險如夷瞻程非邀伯氏在官受
帶中途沉連隱憂宦吏涕濡子姓莫在使命顧
殊轉魂弟影敢廢斯須情留江遠夢語天錫思
切有裕義爭從後顧慕長勳展轉增惕自撫中
賜晏激方候消憂永期投蹟謹德不福法星降
安建縣巨微驛計吳未撫公躬益愴恨循顧增哀

勝容莫及報德何階輒率北轅中莫克指望拜從
至音容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越嶠書卷之十七

平屋書卷

越嶠書卷之十八

宜山李文鳳編次

詩

歷朝名賢雜題

贈文止刺史顧我公真

晉陸士衡

顧侯本休明清風肅已邁蓬迹落石巽

王也

改撫授南裔伐賊上嶺表楊旌萬里外遠賈不

解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榮帶惆

悵飛騰爲引領望歸旆

越嶠州

唐沈佺期

嘗聞文止郡南與貫肖連四表分寒火三光置

平屋書卷

日偏尉佗曾取國翁中久遊泉邑屋連甍在魚

鹽舊產傳越人遙捧翟漢將下看爲北斗崇山

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破月容鬢聚年年昆弟

惟由命妻孥割住綠夢未魂尚擾愁委病空纏

虛道崩成淚明心不應天

古渡海龍編

自昔聞銅柱行未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

天雨露何時及京華若箇邊思君無限淚堪

作日南泉

古連州

送都護裴泰

推德輿

忽佩交州印初辭列宿文莫言方任遠且喜主憂

分迫轉朱爲路連飛裴翠邸戎舡航漲海旌

柳巷雲烟絕傲寒惟識名香夾谷焚懷未通此
越長養合南薰漸數同心阻欣看異績聞歸時
無所欲蓄以或煩君

判都護李琢雪政民判

庚日休

南方不押吏致我交趾覆瓿綿三四年流為中夏
辱儒者聞即退勇音兵乃黠軍常滿天下戰
將多金玉刮得瘡民瘡分為勇士掃雅雅許昌
師忠武冠共族去馬萬騎風住作一川內時有
殘卒回十門萬戶哭哀聲動聞里怨氣盈山谷
誰能聽聲聲不忍看羽族念此向誰差悠悠額
李琢

越裳操

韓愈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
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上在四方在下武歸
孔威敢戲以武執海竟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
均越裳來百

尉陀接

許渾登

劉昂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島夷中南未奇
國任黃力北向孤臣陸賈功

送人之嶺南

李郢

聞山迢迢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
逢地女越王臺上見青牛萬月照帝懷曙石潭

煙含桂古秋回首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美芙蓉
留

山中贈日南僧

張籍

獨向山中老松門閉雨漚翻經上蕉葉掛網落
藤花梵石新開井穿茶自種茶時逢海南客
語甜家

題伏波廟

宋司馬光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分挂界傲外夷
輸金生失奸臣意誰明報主心一棺忠勇骨漂
瘁烟深

南越行

諫議朱之才

之才字師美洛西人崇寧
間出直學為四水令見中集

南越太后却鄭女皓齒明眸照重上珊瑚為帳象
作床錦織高張擊手銅鼓太池液內紅芙蓉白憐
謁在蠻烟中瀾凌故人香無乳深宮猶看南飛
鴻隨兒作帝心不顧惟願西朝相渠殿茂陵少
年亦可人遺來海島來相見金規夜燎龍延香
咽珠夜照光煌煌香燭泰甸隔萬里今夕得遂
雙鶯鴛鴦白首相君佩銀印干戈歎起蘭墻擊
莫言女子無雄心置酒宮中潯結陣漢家使者儒
且柔纖手致白標霜毛孤鸞竟落老臣手可
憐空奮鞭千秋撲紅搖拽師四起成出挂陽下
離水越即追斬呂家頭九郡同歸漢天子尉陀

靖車幾番青夕雲慘淩山腰橫玉璽初從真主
得金湯却為邯鄲傾五羊江連湘浦竹塢魂應
伴湘妃雨

客安南見進奉使口占

安南莫道是天淵歲歲人從到北國江北江南
親故滿三年不寄一書來

至元以來名賢奉使安南詩

世子燕席索詩

侍郎兩山李思珩

乾坤氣運會貞元皓月騰空瘴烟息北闕星馳
新語命南交春轉舊山川存誠乃可必事帝
保國無怨是畏天光觀紫宸歸化錦山河帶礪

保千年

○平崖書堂

世子和前韻有自顧不才慙錫土只緣多

病欠朝天之句即席次韻

雨露汪洋普漢恩鳳啣丹詔出紅雲拓開地角
皆和氣爭扶天河洗戰塵盡道聖書十行下勝
如琴瑟五經薰乾坤魚羹無南北何患雲雷復
有也

行賈有禮辭之世子舉陸賈事塵塵見夢

謝絕以詩

詩歸南來奉玉音九重惻怛為民涕蜀人受命
相如傲越使何求陸賈金冰雪孤忠臣子事乾

坤生物帝王心從今但得天從款航海梯山歲歲
深

觀茶

地席踟躕午坐涼棋邊袖手看人忙摘御過眼又
春綠送到誰家摘袖香安南袖花甚秀茶如荊
葉北所無

春夜觀茶贈世子

儒學提舉徐明善便交

綠狹庭院月媚媚人在臺中小有天身共一拜紅
燭底心遊萬仞碧霄邊誰能喚醒迷魂著賴有
傍觀袖生仙戰勝將驕兵所忌從新局面恐妨
眠

尚書張顥卿

○平崖書堂

遙望烹烟鎖暮霞市朝人遠隔誰孤虛度
院無多所盛茂園林只一家南注推津天淡水東
開高樹木綿花安南雖小文章在宋可輕談井
底蛙

荔枝吟

尚書梁貢父

一日二香色異千里萬里驛程迤皇朝未為
責包茅不作漢唐無益事

和洞妙自真世子韻

侍郎李仲實

笋芽先自梅龍種文彩班班出上新一日朝天
便成竹比君百倍越精神

即席賀世子韻

郎中蕭方厓

春風花雨落賓筵送著歸期看顧從北安南
成樂土小心長與戴尧天

侍郎李景山

來從日下到天涯九萬扶搖快一飛率土皇風
初浩浩去程春日正遲遲人心天意誰能間厝
數謳歌自有期明代保民如赤子不妨憂國重
彈眉

郎中杜希望

天詔飛來苞鳳卿綉衣持節使安南翱翔幸得
從龍便瓊鏐元知上馬堪異日江山歸併句小
邦臣子聽高談還朝不辱君王命茅屋青山分

外耳

郎中文字方

至治龍形帝澤新海邦萬里使華臨中天日月
頌王正下土風雷聳德音教慎不言藩國禮通遜
無外至人心須知物物同人意不在梯航遠貢
琛

贈世子太虛子

文章世子王為神冠服雍容古佩神仙苑露葵
初向日海洲瓊樹獨留春歷階再拜欽明詔式
燕多儀禮上賓從此君臣保民社主恩長界越
南人

答太虛世子韻

郎中楊廷鎮

奉旨遊驅海上山朔風初作瘴煙寒閉河動色
先春意況老歸心盡款顏詩詠白狼周德廣書
馳丹鳳楚天寬好東夷世撫忠哀獨歷丹忱對
兩間

和太虛世子韻

郎中趙子期

三山瀛海雪濤深統駕塵寰一降臨鳴鶴在陰
元有子閑雲出岫本無心國中調應多餘暇筆
底經綸自好音昨日離筵相接近情懷戀戀酒
頻斟

郎中智子元

嗣聖登皇極深忠念遠臣九重頌正朔萬里起
經綸日月中天曙風煙絕城春仁恩同一視珍
重愛斯民

安南喜雨

丹鳳叩言下九霄遐荒氣氣已潛消乾坤雨露
通元氣海嶽風雲逐使輶楊僕樓舡何用入馬
援銅柱不須檣欲知聖澤涵濡遠看取村村滿
綠苗

廣州教授傅若金

冬入安南國雲迎使者昭郡聞秦日置柱念漢
時標江路第循舊山田稻尚苗恩波涵遠近行

後世辭芳

志喜

元統三年頒正朔詔書達到極南開使旌拂樹
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諭俗豈勞司馬檄朝
周終見越家來還家香舊應相問文化了今過
九坡

送尚書柴莊卿使安南

翰林學士承旨鹿港王盤

單車奉使崇尚書龍潭虎穴垣如途丹青明著
使外國不減漢朝張與蘇共山李生有志謀樂
執鞭策同馳驅但願皇恩彌宇宙不須珍異輸
天都

翰林承旨高唐閻淳子淨

柴侯身許國志意何深淳昆弟死絕域涯涯雙
玉麟談笑萬里侯劍氣凌青雲畏途走康莊異
俗猶四隣至元爭避荒包茅貢未臣奈爾三不
朝廢置良有因鱗介易衣裳島衣商主兵民威儀
不勝用作輔吾仁君

翰林學士王肯堂

定遠歸來拜上卿又持鱗節向南行使星遠照
蒼龍野驛騎相挽鴻鴈程湖霧島煙開夙瘴使
貪泉竊避先聲馬前領取安南長吏歸京父

子盟

通紹冊

翰林學士胡祜

炎方一萬里軒蓋幾回來海徼稱忠節江神識
俊才奇勲能竭力大間欲誰開竹帛垂名字
生亦快哉

集賢學士梁曾貢甫

鉄石孤忠付白麻六朝人品五侯家已全蘇武太
邊節又得張謩海外援詩筆強凌銅柱月輝
艱正及洛城花安南雖小文章在未要輕校并
底蛙

國傳建安王載

翰林學士

金石丹悅動藻旒馬語舊路壯美遊車無恙以
廉聲著贊有包茅職貢脩指安地圖朝比關口
傳天詔到南州此行不待長纓請好繼班生萬
里侯

學士王之綱予性

三錫恩醴重難聽弟兄照耀姓名同一門忠義
古稱有千載寵崇誰比隆壯歲已知醇素節
方元自仰高風里間聞望從茲起更著垂名竹
帛中

燕山庾泰

人說文州最壯邊何勞安遠一揮鞭虎情耀日

黃金卷鳳口御香玉版宣孤劍開千嶂路片
雲飛過九溪烟此行識得君王命要補西南半
壁天

王希賢

將門貴曾幽并豪志節凌雲萬丈高金虎分符
重恩寵太山一擲輕鴻毛長纓致越非難事寸
舌強秦君不勞萬里振鐸君好去愧將冬夏老
吾曹

夷門李清 三秋

行人捧檄過群柯宛勝當年馬伏波服速自應
文德在五溪何必動干戈

又

殊音異服豈無情亦解逢人說太平我有一言君
試聽古來定遠是書生

李宏

車軌文書海外同安南元在版圖中九天遠遣
皇華使萬國同朝紫極宮博望重來人更喜捷
林初復路新通中原春好花如錦不必淹留到
剡桐

河南侯宗禮

跪拜天朝列上卿又持鱗節鬱林行教行丹詔
千鈞重萬斛明珠噲輕要正襟期量湘海不瀟

須辭氣吐縱橫安南世子無多慮早早連轡入
帝京

覃懷侯謙

驛路秋風馬足輕虎符糾紳續衣帶丹心報主惟
忠義金紫盈門顯弟兄此去暫持蘇武節歸
來定有伏波名徒勞我輩真堪嘆終世區區
女情

送李兩山

翰林奏言九門董文用

幾載經波戰燧紅老臣一語百語鑾通如天目
是吾皇福閣在高樓八面風

又

東漸生民望紫翁百年心事與天同好詩一卷交
州稿刻在天台隔海揚中

翰林承旨高堂復

往年御節使荒遐風節堂堂衆所誇萬里朱崖
鱗介北一星銀漢斗牛槎轉輪已息江南郡烽燧
還清瘴海涯垂橐歸未見天子又携恩詔撫
皇華

內翰楊載仲弘

九秋天色晚萬里送君行嶺首寒雲起腰間玉劍
橫奉揚天子詔慰遠人懷直渡蠻江水火火
氣一日清

送青郎中

翰林奉旨董文用

烏臺空發行臺封司農一戰歸繁峰十常允
不如意人生康康數相逢帝庸天命念垂子樓
紅木忍往蠻賓古未每重華選蕭君禮貌尤雅
容文學語言當此學字宰相見之皆悅從安南小
邦等鱗介早赴絳闕朝真龍

翰林奉旨信太扁

選材特旨赴輶車六一先生共里間呈麗秋景新
寵教風清瘴海舊名譽兩階干羽脩文日萬
里梯航聽詔餘此語端能動殊俗金山玉帛不
躊躇

○翰林奉旨

集賢學士河東宋勃

先仁貌穉秀若日昭寬制頒新出治朝高選俊英
持節去今知初不同荒要

又

海濱諸越自浮沉本不煩煩詔使臨盡報兩班
征戎去太平長御漢人心

翰林學士廬山劉岳

喜拜龍形年第一薰風拂拂依依香舍粉署
星辰近思重皇華禮樂輝北闕新頒治頌下南
荒愧謝遠人歸太平氣象彌寰宇役事言
還入紫微

翰林學士陳儼

都門祖道挽紅驂敬徹皇華酒半酣玉節拜恩
辭闕下全函侍詔入安南新詩定見維林重壯
志寧辭虎穴探諭蜀相如公事了早回烟棹過
湘潭

送李景山詞

翰林應膝賓

老氣盤空才名照萬里西風行色人物朝中第
一司馬題橋班超拔筆記承流宣化早威聲先
馳殊域舊為烏有者吟邊吟指閩河歷當年曾識
自古人心忠義百水朝東衆星拱極桐桂無端
隔斷天南天北念瞻丹闕捧紅雲金泥香調屑

○翰林奉旨

明年歸對西山細說安邊策

右調奪錦標

送傅與礪佑使安南翰林學士歐陽玄

省臺交薦盡名公使者南輶載與同馬自馬群
先定價鵬從海運且持風橐如陸價無他寶柱

念文淵有舊銅此去新詩千百首時時北望寄
征鴻

博士王沂

光色動南溟文星逐使星維林傳秀句銅柱勒新
銘落日鯨波白春風瘴海青即應幕下拭牽
日侍雲駟

宋沂子

皇帝三年頒正朔使君萬里向交州理此天開寵
光漏銅柱雲低蜃氣收陸賈獨能持節往終
軍因得乘繡遊幕中為惜懸河辨毛遂歸未
生上頭

送南宮舍人趙熙翰林侍講學士廣集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將命方離闕陪臣已在郊

衣裳鴻羽漸干威虎皮包瘴霧衝風散漉漉
急雨梢朱鷺窺土室白雉下樽罍夜浦蛟停織
陽關荔折苞

翰林侍講學士廣集

聖德隆千古皇風奠九壠金門頒鳳詔玉節使

○平屋書堂

龍編博雅資專對才華屬妙年郎中初遴選省

府昔周旋文治中華盛仁恩漢國宣清風渚亭

雨麗日淨壘烟蹤跋思銅柱委陀跨錦韉充天

新正朔禹貢舊山川聲語持難解雕題可俗憐明

年春色早歸拜御階前

集賢大學士約彥博

寸舌權驕悍忠誠信可施熟名標柱日憐慨請綬
時非止包茅貢終防蒞茲私此行君有策會見
靜王師

即中陳剛中

老母越南盡白髮病妻燕待北黃昏蜚烟瘴南

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竟

離交州與丁少保

一雨隨車瘴海烟大鵬何止水三千南來未了
維摩病北度空思達磨禪使節尋常銅柱外天
威咫尺玉階前臨岐握手無他囑留取丹心照萬
年

入安南絕不作詩清明感事集句十首

十室宜春下苑花五年寒食住京華日憐慣識
金蓮燭奉使虛隨八月槎

回首扶桑銅柱標芙蓉帳暖度春霄清明寒食
誰家哭折戟沉沙鐵未消

○平屋書堂

水流花謝兩無情獨上高樓望帝京閑憶全明

池上路人生看得幾清明

江東行客思悠悠不盡長江哀哀未寒食清明

都過了鷓鴣飛上越王臺

台州城閣海冥冥美人踏金鼓皆上行獨在異鄉

為異客無花無酒過清明

慈母年高鶴髮垂異鄉無鴈到家遲初過寒

食一百六日思親十二時

共籍梨花作寒食孟光舉按與眉齊越裳翁

翠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

寒食家家出古城滿川風雨看潮生八千里外

觀零客起向朱櫻樹下行

一百五日寒食雨風光別我苦吟身尚書氣與秋

天香同走天涯泥泥落人

海上乘槎占紫氣清明時節雨紛紛虎牙銅柱

傾倒水盡天南不見雲

越嶠書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越嶠書卷之十九

宜山李文鳳編次

國朝詩

洪武三年夏四月賜奉使安南翰林

知制誥事張以寧因論安南世子陳

日燈服三年喪制寧當上即位初僧

安既抵國其王已組國人請以王即

授世子寧具疏以請上喜得其奉

使體賜詩并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居則規

諫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事夷漢之陸賈奉

使於南越馬援持書於賓融是也朕居江左十

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快於心自

即位之初特遣翰林官知制誥事張以寧典簿

牛諒使安南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

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以寧自彼其王

已行長逝彼國人請授王印於世子我臣以寧

言此吉禮非凶事也今爾國有喪況來文伊先

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之非禮爾國當遣使往

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之今使者至如以寧

實封之言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烟甚重古人

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游之處恐烟

瘴乘其體故耳我臣以寧抱忠貞之氣奮言能

使之風軌之以大義守之以法使安南復命而後降印又安南國中人民官屬以我中國攝爲大禮見人長攝爲禮畢爲我以率能評之以禮使彼國中今行稽首頓首之拜觀其所以我以率非獨抱忠貞而能使者事者速能化夷行中國之禮可謂智哉於戲抱忠貞之氣奮守節之剛非生性之自然歷練老成愚夫猛士可乎使之善者以寧也綴詩以勉之句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不淡事述其事耳

言君命自是前賢忠義傳

右以寧初使

廣南南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多談說瘴雲煙樹若惟烟民人既足爲卿禮斷髮衣袍侶野伴話到異方人異慶老臣何日得來前

右得以寧實封

我臣奉命之丹微驛路遙遙幾度河野宿聽猿啼夜月朝看徑走疲曠何風塵未紀何回日取性觀山世態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但陰歐逐片雲遇

離馬乘舟涉大江風帆掛與尋播臣驚聞詔

銜前浪洲底雄鯨翔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時開珠攤海雲光我臣勁節邀方靖好把丹衷奉

上蒼

右念以寧涉江海

卿初奉命使前奔道路崎嶇密佈危千尋樹抄像飛走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鳥啼人不月沉象吼夜還昏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樂敦

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鳥啼深處聲投耳默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樵下到至今人性獸無驚峯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

海平

右念以寧入重山

鄉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又知人道是話非雖壯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恐臨時不自然使此受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迎旋

右慎言

海濱邦國實多殊勿爲區區化作迂此去爾家豈俸祿好持方寸向前當功名千載誠難得一失應須目下污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來堪

右戒財

華林江狹水湍流為問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
氏性壤山生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
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卿當歸告甚
崇優

右保身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
中國禮訢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着萬
里神交是宿緣更把聖書深道與直教素服衣
三年

右諭張制誥令世子守服

平安南頌 并序 左春坊司直郎金定

永樂五年夏四月安南賊臣黎季犛據其國主
陳氏而自立事聞

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率中外馬步軍
八十萬往討其罪八月斬雞翎關而入九月師
渡富良江十月克其東都西都隨下季犛暨子
蒼皆被執其地悉平將臣遣使撫巡其國中
天子吊伐之意遍求陳氏後故立之則既無有乃
請其地為郡縣內附許之國人大悅臣謹按圖
經所載安南為古交趾郡地在百粵之南連鉅
海俗悍以剽渡唐宋元之君率皆羈縻之迫于

大明至德旁洽神武四耀故朕平數十世不臣之
寇旬月之間悉歸版圖人徒見成功之速而不
知聖人命德討罪若天地之化工生成肅殺一
出於至公無有偏私故能若是也自古武功告
成則有歌頌是故檢伐則六月之詩陳淮夷
平則江漢之頌作陶炳耀震蕩耳目之載之上
下讀其詩猶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然以臣之無
詞固不敢比效萬一而

陛下之功德則過宣王遠甚苟因其言以求其事
不惟其文惟其實孰曰不宜其詩曰於穆廣運
與天同度洋洋聖文烈烈神武積符在躬作萬

國主休風旁流孰敢遠拒肆彼炎微有兇醜昏
憑險負阻蜂結蟻屯灼彼瘴毒以煽以焚炎氣
沸騰卒戕其君邊鄙言盡聞

望心震悼舍曰弗圖孰稱天討乃咨于能汝往靖
之錫以斧鉞總我六師能拜稽首冠服鉉琮

天彤弓左彝右佩雕戈指天龍有如雲
天子餞之于江之濱當聲豆蓬登降有次黃流大
哉既飲既食六師桓桓霆衝颶馳樓船蔽江直
楊其虛兇鬼既視兇黨自潰新闢入郭若履空
達富良法有艦如織我糧我糧咸資于敵既
覆東果尋搗西穴盤根既阻豈慮茅葉土疆載

巡文人按堵爾焦我沃爾飢我哺瘴烟廓舒皇
風清穉誰其昇之惟

皇之德交人有言人孰無良彼昏而任以絕其常
交人有言人孰無怙母伴赤子違我父母裂我
衣裳解我權結為中國氓欽于世世溫溫皇仁
諄諄皇言載臨載被邇昭遐宣西東北南咸聞
幅員聖子神孫億千萬年

平安南詩 并序

翰林院學士楊士奇

臣開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
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
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
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
罔有孽害時謂太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外莫安四夷嚮慕大
小遐邇蒸蒸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
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克屢世國主淫刑暴
斂毒害下人滋久茲甚

皇上憫焉弗寧發詔使遷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
鄰占城又冠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

咸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
其主有遣微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予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
邀遣使者執殺其主遣微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論曰予承

天命保康非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
而遽誅斯遏抑厥目新乃有弗迪至於再三而
釋弗誅惟予弗召今盜茲弗迪予必不釋將用
大正匪予志用武惟盜茲給惡群臣合辭力替
必次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

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暨神機橫海驍騎游
擊鷹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
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允厥脅從咸
釋弗誅推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茲困予盜罔
攸詎告汝其代予往吊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
旣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遣嗣子裨統治厥民往
我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數百萬拒
于境上民王師來為已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
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踏無
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教人並海

遁去王師追之悉生執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者民所苦罷其苛禁數求安南王遣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予恤悉改去所苦咸藉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跪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于寇暴無遺矣茲土故隸中國咸願復列中國祇密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遭民意下詔郡縣其選置守吏復置交趾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群臣上表稱賀臣惟安

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趾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惜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率循為常更歷數姓幅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悔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惡大挫塗炭弘復土疆功德峻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運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報擬古作者之意謨平安南詩首以示後未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君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昇所復明明

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

皇帝總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最爾蠻交配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殲

皇曰彼醜匪吳人類庶或改率于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違益驕誠我厥鄰盜我邊鄙百辟文武願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伴憂延

皇曰中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獮偽恭願

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孽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蠹弗除過遺嘉後惟

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茲違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吊困窮賊惟

醜虜賊數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遙邁辭直氣厲

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嗷嗷烈烈赫赫紫紫如飄

剽剽如霆截截蠡彼醜虜脅驅為拒作威天降

執有強禦雞翎夜聞富良為帶投兵委戈奔降

進拜乃入交城乃從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鷄

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

悻悻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

天子生我旋屬爲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遐遠淪

天子聖仁過迓我初內我比我求康不寔傳獻于

天子受之民有願欲

天子與之四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

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爲梗鑒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附藐藐中夏莫安鞏固海航陸車來

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別劇繡衣按交趾

翰林學士鮮璠

乱髻白烏繡衣郎
驄馬南巡古越裳
城郭揔開

新郡縣山河全是舊封驅天連銅柱蠻烟黑地

接朱崖海氣黃莫謂炎霜冰雪少源令六月見

飛霜

登越王臺

汪朝宗

趙陀垂老思鄉國北面長吟上越臺
潮汐終迴

滄海去岡蠻多有白雲來鳥帝花落榕城靜酒

熟荷香荔園開最喜殊方無自日好從高處望

蓬萊

又

絕頂涼風捲翠濤。俯臨闌闌見秋毫。凋零碧玉連層閣。錦繞牙樯擁萬艘。鴈翅城邊沙草合。虎頭門外海潮高。何人得似任公子。未去三山釣六鰲。

陷賊口占

萬里遼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

關山遠
白日懸
心天地知
死何南
應荒有日
生

歸比關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徹願共天戈殄

叛夷

玉堂留別

遠使交南別

帝都玉堂開宴總鴻儒

九重鳳闕新

恩詔萬里龍編舊板面但把文章誇盛世不煩
以當明珠羣公借得井霖去一洗堯邦瘴癘無

郊外留別

萬里封藩此日行
皇州二月正啼鶯
紅亭綠酒

朋簪合碧水丹山使節明率土車書看一統滿

囊珠玉羨羣芳却憐乘醉匆匆別回首天顏又

一程

名古寨遺祠

入安南界陪臣迎接者問其姓氏不答書此戲之始具制通名

路入安南第一程筆夷閭隘極嚴明蒲山日晃
公茅影夾道風傳刺竹聲赤脚秀儒司漢禮黑
牙老將率蠻兵却憐錯伴皆頭目不肖從前說
姓名

交南黎景微與其弟弘毓充教並致通頭

而詞翰定稱間得請未見貌恭而言遜

信乎其國之良也因其請書遂走筆歌

此美之景微借左僕射弘毓借右僕射
充教借吏曹侍郎

昔聞河東有三鳳今見交南有三黎天豈生材

限其地異代異鄉名可齊趨朝玉立階前晚退

直珂鳴里中好可堪別後永相思海天月落青

山杏

安南戲贈王給事

吉安十日南風起百夫曳送未安南誰云此地
即瘴厲其奈與君能飽餐百夫深負水走忍
饑更怯江風寒天其或者佑此輩孟浪跳躑良
非難不須借彼處州水萬萬渡盡溪頭灘不湏
熟究養生訣總有邪氣難其于人生勞逸相有
念與君徒爾興長歎

安南陪臣黎弘毓阮堵等伴送途中二首

按轡齊驅出近郊細觀物里總忘勞園林草木
多脩竹男女衣冠只短袍綠野競來人匠匠青
山故繞園周遭未深談論情先洽信是遐方有
俊豪

穩坐輕車幾日程早冬天暖瘴烟晴山從熟路
行偏近人得斯文更有情八句每留同館意一
彈時叙異鄉情孰今四海為家久憑軾何煩致
卿生

偕右僕射黎弘毓偕學士承旨阮堵偕審
刑院同知阮貽厥等伴送至關口留別

至道本無外斯人則有殊殊豈性之本良由習

所拘上有命世德下有攻文儒變化自合順所

至同一趨避哉古交趾宅彼天南區區真夏聲

教漢唐載輿圖愛及

聖明世美化日以乎漸漬匪丹青始炳久則淪陶

鑒若

天地萬象歸洪爐所以章縫士接武輝煌衢況此
二三子燁燁紛華腰伴送一千里光同照乘珠
夜訓短歌韻日侍清晏娛材豈限南北而可謂
奏無離別意亦喜此行良不孤

送港編脩若水使安南西涯李東陽大學士

聖朝荒服盡冠纓
嶺外交南舊有名
文字不隨言語別
道途長共海波平
一家兩使同封命
六載三回漢使旌
天上玉堂非遠別
故鄉重慰倚門情

石齋楊廷和 大學士

昔人何事請長纓
遠國今知公與名
世爵每緣天使重
夕烽常保塞垣平
北堂夢入孤雲合
南斗光回萬里旌
莫向離筵歌四牡
聖君能體從班情

厚齋梁儲 大學士

千頃陂前早濯纓
士林元重使君名
不辭遠道傳
天語要使殊方共
太平穩石冠棠迎
駟馬渴江魚
鳥訝千旌明年北
鴈將歸日莫忘羣
公屬望情

東湖黃宗 大學士

粵南聲教亦冠纓
假罷常因漢使名
近日又來重譯奏
海波還似舊時平

九天雨露隨符璽
萬里風雲擁旆旌
好向跨人路
盛事誰能將母慰
深情

敬依嚴韻奉呈諸閣老先生

湛若水

迂儒賢館濫簪纓

元老華夷並擅名
天使借先南斗避
台衡高照泰階平
夢魂宵宵雙懸

關心緒搖搖一去旌
四牡已勞歌靡盬
拜詩無復北山情

黃公覆持

西涯閣老送湛元明內翰使交詩過讀因次韻奉贈元明

東所張謝 戶部主事

約向滄溟共濯纓
當時次意謝浮名
功名自會尋溫嶠
婚嫁何曾累向平
書校黎光餘舊閣
使行燭影在新旌
星輶只尺無由見
落看胡濛復舊情

次韻答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共將策笠謝冠纓
中歲備污一第名
金馬有官截曼倩
成都無地隱君平
郭郭我了人間夢
聲譽君歸使者旌
亦恐乖崖人開散
時方扶大得無情

再用

西涯翁贈湛內翰韻奉贈潘黃門東所張訓君行不足請長纓
舊制藩封事有名
此地先朝曾版籍
于今王土共昇平

九天雨露未

恩命萬里江山擁使旌年少久宜授筆早休教臨
祖勃離情

次韻謝潘黃門 東所張翊

林居久笑不替纓謝絕人間利更名何處遠未
責瑣客高軒應與碧山平設勸羊酒翻勞饋嘉
落詩章豈見旌天地投范君自厚跌然報李獨
馳情

次韻奉答東所 潘希曾

出塵心蹟了無纓三十年來四海名詩酒對時
聊爾爾行藏於世亦平平春風偶下賢人憐南
國空愁使者旌壯獨門墻菊花徑白雲深鎖不
勝情

張東所與潘黃門用

西涯翁韻往復予因用韻言別三水湛若水
從容已了皇華事兼與江山詢勝名海島或因
逢葛老金華先許訪初平聯翩雙舫酬諸作出
沒千峯見一旌暫且分携應不易相親難割別
離情

星輅初返佳章即呈喜可知矣奉和一章
或可憐不日還

朝臨祖行囊贈處故事也耶 東所張翊
頃令弁服化冠纓此日剛中甚著名滄海揚帆

未抱穩碧宵趙首泰階平斯文我射聊城箭外
道誰降趙壁旌回路與君敦古誼臨風贈處不
勝情

用韻留別東所張先生 湛若水

種種元非爲請纓弄丸來往只無名杞人徒自
憂天墜禹域還聞說地平天上風雲夢寐世
間賢哲樂弓旌多君贈處臨歧意我欲酬君豈
世情

寧藩輔國將軍贈行詩

奉使南荒別

帝京錦帆孤月下江城

次韻奉答東所

一人有道扶元氣萬國同聲頌太平遙目海天春
正挽回頭牛斗夜常明萱堂莫怪歸期遠從此
凌烟再著名

東吳毛澄 學士

麟袍爭睹漢威儀萬里交南出使時沾醉不辭
光祿酒贈行多是禁林詩大家逐子歸應喜叔
度令人去有思

紫殿東頭供奉在星輅北上莫遲遲

長洲吳一鵬 侍講學士

幾年清譽動朝紳經學平生授受貞銅柱望中
仍故懷白沙門人更何人幅柴豈有千金索

賜錦新裁一角麟莫爲山川掩使節

內廷供奉待詞臣

顏川賈詠中允

詞臣幾見使遼方又見

天門領袖蒙海國定知文獻重

經常行轅詩論長

思頌萬里金函密

命下重階寶冊香遙憶廣南舟道處邑人爭識

有仙郎

上黨劉龍贊善

詞臣待節使炎方喜送慈闈過故鄉草木光風

迎初珮山川勝覽入文章兵戈舊蹟看銅柱禮

樂新儀仰玉堂萬里周詢應有得早旋仙旋獻

吾

皇

皇

濮陽李廷相中允

中朝舊重封疆國

命史遙煩講讀臣特節路經鄉土日捧輿人過嶺

頭春多才陸賈陀應服能諭相如蜀白親萬里

風烟來往地黃門同伴得安仁

吳門陳霽贊善

飄節出驚掖超遙遠行遊天津浩無外封殖綏

炎陬微霜被野草落風颭颭狐鬼漫縱橫三

軍動猶蒐征途民沴飢創殘木能瘳市色多丘

壚感茲增百憂家山踰嶺嶠草木不知秋風上

良所習萬里輕離愁行經伏波挂懷古心悠悠

麗藻播名勝沉思動潛出崑辭橐中裝華夷頌

清脩

河間李時編脩

萬里衣冠懷下國

九天封拜屬詞臣仙班暫別鵷舊侶宮錦先生海

嶠春節擁風雲經故里舟行江漢奉慈親廣南

南下交州路重譯相逢說

聖人

聖人

河內何塘備撰

詞林海內久知名出使今看萬里行嶺嶠路岐

關吏識驛途車馬候人迎尉陀既已加冠冕陸

賈寧須耀甲兵寶帶衣錦光照日奉親歸去故

鄉榮

華陽溫仁和編脩

蠻服侯王願折主

璽書直道漢金泥朔南咸暨無常貢儋耳多方

自熟黎梅雨入秋增瘴熱海天沉月見潮低處

途駟道春風滿形勝還應細品題

建安滕霄 脩撰

奉使恩深著賜袍交南萬里不辭勞浮嵐極目
枕柳晴炎海連空島嶼高樓樂

聖朝歸一統儒臣清望重羣豪丹書玉冊從天下
珍重遐邦未易遭

新都楊慎 脩撰

望望朱鷺極斗杓青雲干呂未應銷試尋銅柱
功猶在欲問丹砂蹟已遙金冊遠頌天上字錦
囊歸賦日南謠星軺過處人爭羨太史聲華重
本朝

臨淮趙永 編脩

東風初放洞庭船絳節親承

玉陛前江口月斜潮落夜嶺頭春暖瘴未天恩親
夢繞南溟外戀

關心縣北斗邊聞說島夷迎候久

聖朝恩命待吾宣

北海翟鑒 編脩

輶車載節動星辰宮錦裁袍刺瑞塵度嶺爭迎
冊禮使還鄉喜奉太夫人臨印負弩誇司馬即
即懷章美買臣得意人生何足貴光輝偏愛故
鄉春

會稽董元 編脩

南極春隨旌節回遠人爭識鳳塵來路經漢柱
苔封篆雨過秦林荔潑醅夜浦風生搓斗近海
門日出

詔函閑應多圖志歸王會莫負能遊太史才
上海陸深 編脩

皇仁覃四極南紀舊提封雲海蛟人泣星槎漢使
通山川低比拱日月讓南窮芝檢封王國塵袍
借上公先聲蓉閣上取道梓鄉東度嶺潘與軟
還

朝霞空江清應饌鯉天遠不聞鴻柳葉凌霜聲
榕花倒水紅輻軒供勝覽王節重觀風乎足分

中外車書示大同遠人徵典禮天使古夔龍

千乘崔銑 編脩

春傍驪駒出鳳臺即從河上望蓬萊湖山雲暗
遊龍去江漠天空旅鴈未全馬久栖原太隱交
南事對檀高才相違未卜相逢日極目仙舟首
重回

洞庭徐縉 編脩

龍州州上暮猿鳴龍州行客無限情烏蠻灘頭
煙水碧伏波廟前春日明霓旌絳節封王去推
髻銅環擁道迎試睹殊方新禮樂益加昭代盛
聲名

建業景易 編備

高名翰苑星辰切奉使

朝廷禮數頻春動舟航魚饌美興分山水錦囊新
定知嶺徼荒茫地驚仰雲霄待從臣鎮服功成
銅柱香長風不動海鄰鄰

古括潘衣 編備

紫詔頒封出上方詞臣持節向南荒江清水闊
魚龍壯海徼山深草樹長下國也知周典禮遠
人爭睹漢冠裳道途更喜還家便親導潘與入
壽鄉

四明余本 編備

曉出都門路朔風何太豪東臯驚白練

北闕訝金袍日照驚泥紫風吹

帝節高喜開南國

詔拜舞說

皇褒

長沙易書誥 檢討

五柱衣裳共三山風氣速碧潭珠漾月白書島
生烟南海無波浪

中朝有聖賢

龍章開越國麟錦照蠻川太史南遊日相如西使
年文星移遠渚搖影動長夫柳酒旌前送旗柳

馬上傳崔卿曾道母楊子舊提鉛早返征夫
駕聽歌四杜篇

晉代孫詔先 檢討

漢家自古稱天使海國從南望日頭萬里春風
鳴白雉兩峯寒月喘金牛不辭問俗頻遮馬空
爲題詩更上樓史局清嚴經幢重可能長笑醉
羅浮

海陽盛端明 檢討

交南持節重君行使道娛親無限情吳域聞名
爭識面仙班指日望歸程吟邊風月微圖志夢
裏鶯花憶

李平雁書堂

京從此遠遊應有賦雄才應不讓長卿

次韻奉酌安南國王 湛若水

山城水郭度重重初領新詩見國風南裔莫言
分土遠

北辰長在普天中春風浩蕩花同舞

化日照四海共融記得傳宣

天語意永期中外太平同

次韻留別安南國王以酌餞別之作

富良江頭春日明我歌君聽我將行自天

三錫元殊數薄海諸邦孰與榮更謹識方酬

聖德每將人監達群情臨岐不用重分付

萬里明成道蕩平

將發再用韻辭安南國王所贈金幣諸貺

海隅日出絲雲重

龍節迴時更御風恭敬直須筐篚外襟懷都見詠
歌中揮金一笑辭連子執玉千年典祝融踏斷
虹橋天際路此生難此再相同

回程初發呂塊驛道中二絕句

時未數朶堯花紅顏色偏憐媚午風今日未消
零落恨一場春夢并成空

一鴉鳴處亂鴉鳴古木烟村送曉程莫向浮雲
問踪跡浮雲元只御風行

市橋道中 六言四首

春草氣蒸行李朝花露滴征衣帳望平原南濕
欲尋舊路雲迷

樹杪鳴鳴雨霽稻畦秋送風涼欵采楚襟香草
已辭越索難將

雲去行間露墜風來草際波生忽逐黃牛別壠
驚飛白鷺一行

斷橋兩涯流水孤村一帶平漁鄉夢初驚喚渡
海懷想見乘桴

壽昌小憩二絕

清香浮靜榻鳴雨過疎籬下上千年意斯亭坐

我誰

四表光光德南交亦屢過欲尋義叔宅何處扶
南訛

王禮道中用昨壽昌韻二絕

鳥喚深深樹花闌短短籬春風無恨意知是定
因誰

曲樹枝橫道果雲拂蓋過來時曾記此只恐路
歧訛

次韻潘希曾回渡富良江之作

鶯啼花發闌春情滿路鶯花是送行莫與錦囊
收拾盡半番春意了持迎

隔江曾望波羅樹到岸還如未到時回首東風
一長咲乾坤此事本無涯

用韻奉答 學士毛東川先生

即看几几儀形外也到休休樂善時陋識豈能
酬遠業高情兼已拜新詩逢人只說長公學知
已長懷飽叔思裁得尺書憑寄與天空日短鴈
未遲

用韻奉酬 吳月樓學士先生

滾滾名公起縉紳雲間學士特清真敢言
君命曾無辱須信

朝廷更有人會見南來馴白雉空嗟西狩係祥麟

何時竣事朝

天去乞與巢由作外臣

回宿玉樓曉枕夢 先師石翁先生

鳥鳴客初覺簾櫳光漸發歎起仍遲留省事心
已折哲人夜入夢遺我一書札恍惚不可讀意
了字滅沒展轉隔幽明哀歌思盈闔

中站過雨

天際密雲合簷端飛泉鳴雖帶行李間亦愜游
息情且慰三農憂兼愛百草生不愧漏與溼但
無金石聲

發僕山

平屋書屋

曉發僕山館驅車卽長板雙蓋衝雨行不覺白
日晚攀子望五雲天路何其遠迢遙隔江山巖
月經五管

又絕句二首

水漲溪橋下雲西古木低重回潭不記路半小

鄰西

水橋將影度一水逆人行隔岸花無數尋芳不
自由

道中夜阻水

暮雨山木暗溪潦何湯湯停車久延佇歎濟甯
無梁露宿忍長望野火無精光豈亦吾道非率

彼容何傷單公極超卓載載譏陳量

又絕句二首

亂蟬鳴午樹雙蝶弄時芳處處生幽思都忘祝
髮鄉

土俗殊卑鄙人情尚熱痴不知夫子意當日欲
居夷

回宿北峩四首

唧唧鳴蟬近我虛堂尔鳴何心我則感傷草蟲
斯蛾昔也雪霜我行不遠歲月相將

入關示諸頭目黎念等

宜雨閉山館行雲滯不徂飄風載羣木漫天作

平屋書屋

波濤豈不念沾濕肅

命卽前途永當從此別且復小踟躕

過鎮南關止坡壘驛

度閔雨如麻霎然雲氣開晶光時下臨

龍節從天來雙雙青鳥馭乘雲降王臺都人盡羅

拜神仙啓天闕惟春王正月霜澤未南枝

北峩駟道中口占四首

南風不滿旗新晴日初暖草木生光輝得意流
鶯轉

南極行盡頭南望尚漢漭不遊八極外焉識天
地廣

風教旌旗定山空玉節明如聞重輝語
聖德比周成

何處北我驛門前江可憐若教居孔老川上意
依然

次韻潘黃門出閨宿坡壘之作

水程山管了公程駐節閨西想晚晴已信衆
星能拱

極護芳儀衛盛陳兵春風到處人爭親雨露來時
草亦榮欲寄歸心隨出日中天下直是

神京

不傳驛二首

十寒五屋書屋

絕島生脩篁無風自相拂有果不知名碧枝撲

丹實

千軍金鼓震十里羽儀趨是我曾無事春風鳥

調雅

北莪歌同潘希曾韻有序

我不如念慈親也因物興思歌以永言

我不如北我江水沅北趨東出粵南州江流百
折三千里我思百折猶未已望雲浴日潮頭紅

何時到海觀會同

往卜鄰驛山間四絕句

野飛得意爲誰撥水際翩翩弄影紅可惜不裁

玄園上却同灌莽何春風

江山景物元同我鳥弄花枝故異音我欲題詩
愁鳥訝我詩還作越聲吟

真成入谷嘆鳴驕谷裡雲閒水自流肯許周行
平似砥柱輸千里作山遊

一溪詰屈群山裡迂迴緣山屢度之非是

皇程畏紆慢不妨留憩改新詩

次韻潘黃門宿布村之作明將出閨

連雲草色潤帶雨花枝寒物態兼詩得羈懷共

酒歡青牛誰谷口紫氣此簷端慙愧非吾輩臨

閨重倚闌

十寒五屋書屋

宿卜鄰

卜鄰誰與鄰多本山無人吾何無卜之吾以卜

白雲白雲滿深洞寒氣生重衾冥棲俯南斗高

卧依

北辰自非冷霞侶獨愁傷神

次韻潘黃門早發不傳驛之作

異俗難同調詩情空自濃觸人山雨霽當面水
重重飛鳥愁歌徑行雲無定蹤自茲欲浮海高

步蓬萊峯

僕山驛道中

側逕通幽崖凌風放高躅下有百尺淵上蒼苔

尋木冷泉漱溪毛迴風動脩竹超然生奇懷情
結清溪曲中有無名禽於茲媚幽獨

宿僕山驛

迴節山之巔駐馬山之腰空館生虛寂群山獨
岩荒攤食對紅燼沉吟發清謠驅馳超兢心
生久塵慮消

曉發僕山驛至丕禮驛四首六言

草色初看過雨山先乍見收霞烟大散綠茅棟
荒蘿一樹挑花
搖曳旌旗十里班超甲士三千著處春風滿意
殊方化日何天

陰晴養花天氣士女遊行風晨一番佳人拾翠

滿城飛李爭春
冠履不倫之分珪璋特達之尊東節會成周禮
曳裾歸去王門

覓恍有序

覓恍念友生也興起黃鳥有懷音問遂
及德言終思益簪

覓恍黃鳥遠音千山懷我良朋聲問不先我之
思矣矧茲德言

黃鳥覓恍響傳千岑懷我好友弗嗣德音我之
憂矣矧彼益簪

右覓恍二章章六句

丕禮驛夜坐

路馳心有往俗忤氣屢發蠻貊可行行萬敬功
尚缺悠悠臥虛館咄咄書空扎惕然發深省攬
衣坐寥泬夜久空宇澄三籟俱已滅

遠情辭壽昌驛道中作

承

玉皇兮嘉命分亦土兮朱明頌

天書於遐服先朱鳥手南溟施裂袂兮前驅申雷
兮戒程將燭龍兮啓達又天琴兮肅清俾馮
夷兮擊鼓張天孤兮吉行乘雲車兮風御扶日

壽昌驛書屋

輪兮龍旌遵聖則兮甫亦月珉兮霞纓慨侏
龍兮逆耳獨默然以孤征豈自異夫持戴胡笑
悲兮同聲旌搖搖而山靡衣飄飄兮風輕覽兮
輿兮以莫極長寄此兮遠情

昌驛曉枕二絕句

指上為巒語悲鳴何處生簫條孤館裡忽忽旅
魂驚

啼鳥殊無賴喚回春夢多恍疑還是夢身似在
南柯

往市橋驛道中絕句二首

瘴雨枕柳暗林塘誰子家香風吹枳殼飄送到

星車

驛路依村樹人家接野烟忽聞朱鳳過有女下
鞦韆

市橋驛

父老齊加額雲中見 斗星寧知尊

帝義共有哉

天靈行李日將暝鶯花眼忽明短詩聊復爾試為

盡情聽

早發市橋驛至呂現驛

草草迅霄征昧昧秉明燭映輝雲烟間零亂溪

山曲微雨濕芳原輕寒襲春眼道遠呂現館迤

邐交南郭萬里勢雖遙幾年事自屬

次韻潘黃門壽昌河之作二首

却如周宰孔不似晉臨河已見天無外還聞海

不波影隨一葦渡聲接兩涯歌遙想唐虞化南

交義堅和

回首千山路消愁見此河濫觴立鷺渚睽閣浴

鳧波有客乘槎過何人鼓枻歌璽音不須解以

臆宣天和

次韻潘黃門之作

五色雲中度鵲橋九天露下泥星軺地窮朱鳥

心猶壯程盡溟鴻意尚遙珠樹西將求碩果扶

桑東去抱孤標不堪母念思方坊欲報

君恩愧未饒

富良歌

秉玉節兮坐王子舟披霞纓兮雲袂擎蘭漿兮

泛中流馮夷舞兮蛟人游草蔓兮荒洲悵獨文

兮容與望五雲兮

懷歸四言

淵魚困池容鳥驚枝水消草生賓鴻北飛四序

代徃客子懷歸

次坡壘驛

萬里安南第一程停驂此日快新晴喧林鼓吹

朝迎 節耀野旌旗夜宿兵士俗衣冠猶自異

春風草木有餘容乾坤覆載何遜遜正北紅雲

是 玉京

北戎歌

北戎驛前江水流百折直到蒼梧州蒼梧去海

幾千里江水流朝宗勢未已桃花昨夜飄小紅大

海浮去春風同

往僕山驛道中奉次

湛元明高韻四

絕句

看花難得早春同花好休教盡意紅我欲回時

重見面恐因爛熳易隨風

不知春色幾多深是處春山鳥弄音我亦有懷
難了了天涯相伴作微吟

空谷未鳴何處驕前驅旗鼓駛如流盤旋盡日
無村郭一笑真成汗漫遊

暖風無力綠旗垂春日悠悠何所之忽都好山
雲外起欲凌絕頂自題詩

宿布村

泥塗日已夕草閣雨猶寒美睡方知倦羈栖自
鮮歡泉聲迴澗底花氣藹林端往路遠何許沉
沉夜又闌

早發不憚驛

鳥啼山館曙睡思共春濃香裊沉檀細花明錦
繡重簡書仍往路歲月只孤蹤稍稍方煙外奇
嶠又幾峯

壽昌驛

初辭壽昌驛復度壽昌河岸靜連蒼竹潮平漫
線駛墟人喧鳥語海船起漁歌行盡天涯路春
風亦自和

發市橋驛

細雨青林暗市橋五更燈火促星軺紫泥擎出
天恩重赤土分來海國遙正朔不殊亮日致封疆
何用漢時標午風披拂輕陰散春色還同喜氣

饒

回渡富良江二絕句

富良江頭春日暗王子東春送客行一棹中流
歌未畢隔江花柳已相迎

江北江南從此辭江波激瀨似來時春風送客
無南北并帶鶯聲過水涯

開府廣州同登海珠寺用半洲韻餞別

枳齋仇 咸寧侯

十年馳夢江南久此日重遊感舊臺萬里朋簪
舒嘯屢滿天風雨為詩未徹從海國飛帆遠綠
綈蓬臺有鶴迎弘賜交南銅柱表崇勲偉績伏

高才

東塘毛 兵部尚書

筵開共酌蘭陵酒病起初登海寺臺兩岸鐘聲
聞不斷半江雲氣去還來虛堂盡永禪心寂落
日朝平賈舶迴美道炎荒近多事諸君原是齊
川才

半洲蔡 兵部侍郎

嶺表城南海國開中樓孤嶼擁樓臺老龍夜捧
明珠出弱水香浮鰲極未雲岫層層微隱見煙
波漠漠帶牽迴扶桑日湧潮聲早舟楫遙看
濟險才

宜山李文鳳編次

安南君臣詩

送天使張顯卿張西使共回國王陳日熾

顧無瓊報自懷慙極目江皋意不堪馬首秋風
吹鐵紉犀梁落月照書卷空難住燕歸北地
懷愁聞鴈別南此去未知傾蓋日篇詩聊贈當
高談

山國

安南國公善樂老人元時內附五首

當年扶義出南邦耿耿丹忠對使蒼不是文公
述晉難庶幾微子慨殷王箕裘未泯先君烈簡

策長留後世芳寒海車書會同日故家遠祀越
山長

大明殿侍宴

班陪玉笋侍紅雲日未熙熙瑞氣溫萬派朝宗
滄海閣衆星環拱紫宸尊雅容湛露秋篇什份
佛鈞天入夢魂孤孽秋毫皆帝力頑疎忠赤報
深恩

萬歲山侍宴是日值雪

碧溪鳴鳶不動塵王京綵繞會星辰舞回驚
三山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披仁風榮御苑水
涵聖澤溢天津越南羈旅陪班列咫尺光昭日

月新

還國

幾年出國查雲沙身寄絨鞍暫到家簇簇樓臺
空日影盈盈珠翠各天涯真成東海歸鴻鴈
望南門入鄭蛇人物淒涼何處問江風吹老荔
枝花

贈天使張顯卿使還

西風吹夢到龍編回首相逢又隔年馬退輕塵
還日下鴈隨瘦影出雲邊四方專對詩三百五
嶺歸來路八千盡道朝廷用文士尚書志氣查
秋天

挽宋臣陳仲微

宋亡入安南卒

國王陳光昂

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收淚爲傷情無端天上
編年月不常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遶故園一
堆黃壤蓋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
太平

饋天使張顯卿春餅

國王陳日熾號竹村大士四首

柘枝舞罷試春衫况值今朝三月三紅紫雕盤
春菜餅從來風俗舊安南

送天使李仲實爾方匡

靈液吹香暖餞筵春風無計駐歸鞭不知南

郭星福幾夜先芒照越天

送天使麻合麻喬元朗

郭星兩點落天南光引台纏夜繞三止因恩深
情易感小邦倍薄禮多懸節揮瘴霧身無恙
拂春風馬有駉駉語願溫中統詔免教憂國母
知懷

和喬元朗

飄飄行李嶺雲南春入梅花只兩三一視同仁
天子德生無補世文天慙馬頭風雪重回首眼
底江山小駉駉明日瀘東煙水闊蒲萄嫩綠先
心懷

送天使安咸曾李景山

國王陳見

躔聚輶光射海涯拂開炎眼日短觀龍飛料知
炎燭聞名遠敢恨春風照校建近校五嶺山高人不
渡三相水闊獨先歸太平有象煩君語喜溢洋
洋八色眉

贈天使撒只兀文子房

國王陳日奎

號太
厚子

至治改元新初頒到海濱傾心效葵藿扶病德
絲綸光照嵐溪夜溫回草木春歸當月前席幸
不外斯民

謝天使馬合謀楊廷鎮

馬蹄萬里涉溪山玉節攜攜瘴霧寒忽都十行
開鳳尾宛如咫尺對龍顏漢元初紀時方泰舜
曆新頒德又寬更得三公成一款却添春色上
眉間

再用韻呈天使

九鼎尊安若泰山時晴時雨瘴烟寒溽天玉帛
歸先舜北屋絃歌學孔顏銅柱不煩勞馬援蒲
鞭誰復羨劉寬聖恩浩蕩慈雲闊化作甘露滿
世間

送天使撒只兀趙子期

驛騎行行瘴霧深海邊光照使星臨四方專對
男兒志一視同仁天子心越國山川供傑句同
家雨露播給音明朝相隔雲南北今日休辭酒
滿斟

贈天使宋莊卿李振等

國叔昭明王樂道先生

一封鳳詔下天庭咫尺皇華萬里行比閔衣冠
爭祖道南州草木盡知名口卿咸福君褒貶身
佩安危國重輕敢囑四賢均泛愛好為翼卯越
蒼生

送宋莊卿

送君歸去獨傍徨馬首駸駸指帝鄉南北心旌

懸近旆主賓道味泛離觴一嗟談笑須分袂共
唱驍駒惜對床未嘗何時重親面慙慙握手叙
淒涼

登岳陽樓 內附封輔義公粹山陳秀履
高樓百尺倚雲端扶病登臨誠一有望眼優窮
燕塞遠吟腸頓貯洞庭寬鳥沉谷口千林暝龍
戰波心六月寒多少羈懷無處話平蕪漢漢水
漫漫

朝京還來城遇雪

風霰嚴凝透袖寒陞前咫尺對龍顏一言讓國
聲名遠萬里朝天富貴還守土職若南海外傳
家心拱北辰間馬蹄奮迅歸期好直到冬深望
粹山

元日朝會

內附安撫使賴孟歸
聖日臨光被越南驛亭官柳許停驂車書今記
四方一冠佩咸呼萬歲三香吐翠雲龍闕開通
翻金海鳳肅酬群臣舞蹈天顏近春顧思深雨
露涵

廣參議許公詠東山飄然樓詩

秋興亭前月去時滿樓山色索新詩心如柳絮
沾泥早身似蓮花出水遲經卷已輸居士樂酒
樽宜與可人期倚欄看處即湖景慶浩紛紛總

不知

內附 新元甲申官軍入境世子遣兄子
黎藿十五首

十丈樓船下粵龍將軍繫組列城降中朝一統
有今日南國小臣如此江自一羽乞州賦後須
忘麟介土飛先當年百歲泰陀老何事詩書澤
一邦

朝會

萬國衣冠擁建章黃金滿袖帶天香祥開黃道
乾坤開瑞拱紅雲日月光聖壽松栢元不老臣
心葵藿自難忘只今舉似封人祝歷世光仁實
運長

喜詔

黃鸝唱曉玲瓏尺五飛來紫禁中遂使老言
布天下殆知漢詔感山東金甌已付經綸手王
燭均調鼎鼎功人國太平無事日村村抗稻舞
香風

侍安 皇慶初元

玉階仙伏曉班催日上彤章寶扇開雷動乾坤
三祝壽春生雨露九霞盃元年新記黃龍瑞重
譯今傳白雉來從此南荒深感德不勞銅柱立
崔嵬

駕田柳林隨侍

仙仗平明擁翠華，景陽鐘發海東霞。
千官捧日臨春殿，萬騎屯雲動曉沙。
白鷄精翻山霧薄黃龍旗拂柳風斜。
太平氣象民同樂，南北旂航共一家。

都城

天象分明散曉霞，故令騎馬入京華。
雲開闔闔三千丈，霧暗樓臺百萬家。
寒盡宮花初著蕊，春深官柳已藏鴉。
太平氣象今如此，始信皇都福未涯。

重九懷張憲侯

久賦登臨不賦詩，却來重九看花枝。
猶思馬上西門哭，不記簪邊左手持。
雙鬢豈堪頻懊惱，一尊當及未衰時。
紛紛蜂蝶知春事，明月秋風可付誰。

贈尚書撒里瓦使安南還

安穩梅花道尚書，向北還人烟雨邊。
樹容思萬重山陸賈道南越，張騫度玉關。
皇華君善事誰喜近天顏。

題郎中趙子期

下國瞻宸極，交州有使星。
梅花南北景，篋竹短長亭。
殊俗詩難寫，荒村酒易醒。
嗣嗣趙公子，終

不愧朝廷

送侍郎智子元使安南

桂林南去接交州，柳葉檳榔暗驛樓。
使者持書行絕域，侍郎鞭馬照清秋。
元年詔下黃龍漢，九譯人歸白鯉周。
便化文身作章甫，歸來陸賈說前瓊。

送文史傅與礪佐天使安南

尚書文史濟時才，疋馬仍隨使客來。
滄海龍飛天子詔，青溪鶴駕趙王台。
諸溪篋竹參差動，五嶺梅花准擬開。
政使風煙殊百粵，未應佳句不能裁。

壽安南國王七月三日

明河秋露照華參，天雨仙花優鉢曇。
雲恩重鵬程轉，溪北丹成鶴去在。
安南長生籍內千秋八，苦樂堂中七月三。
白髮門徒彌重意，沆霞拍手借春醅。

用載道韻晚游郎中湖

疎簾長綆狀短離，日來湖上久支離。
鷗邊人立城陰晚，柳外花明水淨時。
世事紛紛驚鳥倦，眼客懷草草說新詩。
荒詞爲喜文翁笑，辭辭乾姜一片碑。

贈傅與便安南還

竹裡需啼嶺嶺安南使者下龍船招領為臣
傾心拜詩致離林好事傳終節司存新雨露
春來往倦風烟江頭客髮盡白猶見南來陸
賈年

大別諒高栢

今古朝昏意自閑人傳高栢未曾刊神功四載
殷周上元氣一枝江漢間骨蛇銅龍天啟海深
沉木虎雪連山摩挲擬問耕事遺南朝烏去
不還

悅安南國王

當時侍坐談玄客今日到門燈照靈重對畫眉
竟或返每看遺稿淚交金西門舊路花應白南
國新行草易青無限越吟招不得紙錢風急樹
冥冥

安南地圖歌

安南版圖數千里少是居民多山水東鄰合浦
北宜邑南抵古城西大理古朱山嶺外號蠻夷
自陶唐有交趾其在成周有越裳重譯曾未失
白雉秦名象即漢交州九真日南接其地漢初
趙陀總雄據乃令為王免誅徙維因高后禁閉
市陀復怙強隨僭偽即稱帝與中國謀散害邊
民嚴武備漢家自是起兵戈每戰無功罷力士

漢文備德不事武釋罪不誅封趙氏陀因感德
稱藩臣遂使嬰齊來入侍方物珍奇歲貢輸傳
繫子孫維五世呂嘉謀叛暗與兵故殺其王并
漢使武皇一怒奮天戈千里精兵掃兇穢路侯
博德勇有謀破越如同破竹勢分為九郡置官
守南越從出國乃廢中華開化適免收漸教遠
人通義光武初除新室雖未達選擢南方使廉
摩洽二女逞奸雄奸名微側妹微貳招呼要黨
據南交威服百蠻無與北侵邊寇掠六寸城一
立為王一為帥堂堂漢將馬伏波苦戰三年常
切齒分軍駁逐到甌溪賊酋援首悉平治廣開
漢界極天南銅柱高標傳漢史命官遣將鎮其
民德政清新多惠施至於士燮善撫綏貴重一
方人所忌因政紛紛吳蜀晉爭為壘壘陳興廢
過隋唐始號安南今乃是張舟始作都護時脩
築羅城制軍器高駢威信行在後此邦人人多
慢易咸通末歲中國亂轉運避方肆驕恣吳權
曲顯矯與揚益奪相爭民力匱宋初丁氏始封
王丁絕轉封恭與李李傳九世二百年嗣有陳
王來襲位太平日久重儒風禮樂不冠冕初似
皇元一統自古無德服萬邦恩澤被陳王細軟

三十年後嗣不道遺上旨甲申假道征占城令
助軍器供餉饋君然逆命相抗衡拒得王師心
懷吳陳王子姓二三人慕義來歸沐恩賜興師
伐罪出有名千里膺揚耀旗幟進兵數道會于
交勢若雲雷馳萬騎其王逃海匿山林旁及無
辜遭罪戾師還伏罪進未章犀象寶珠常鍾至
聖心蕩蕩念斯民罷戰休兵合天意南國從此
悉安然億萬生靈蒙其死遠人懷德自心歸天
下爲家當盛際小臣苟丐拜皇恩竊祿素餐心
自愧棄閑綴緝舊所聞寫作安南風土志

題桂林驛五首

揚柳長亭又短亭春風吹旂著江城無人相識
客對客有事可知情度情千里鄉心蝴蝶夢一
船歸意鷓鴣聲不知灘節明朝去又是烟波幾

日程

夏日江城氣蘊隆使華期限苦匆匆萬程去語
馬嘶外一掬歸心蝶夢中在我有懷深感慨復
天無語問窮通平生不作難囊計慚愧尋常五
尺童

逆旅瀟瀟夜賴沉芭蕉葉上動秋心一鞭馬影
隨風遠故國梅花入夢深客裡月明偏識面天
涯屬斷少知音凌雲未遂平生志擊節不勝時

朗吟

十日蒸雲似桂林薰風何處不披襟樹禪爭聖
容懷善處菊未開秋夢深醉裡乾坤新使節吟
邊山水舊知音無端夜坐空階雨滴碎鄉關萬
里心

踏盡崔嵬路幾千停車逆旅自李年安危非我
所能及語默隨人深可憐澆破鄉心桑落酒吟
消客恨草堂篇自憐補國無絲髮兩度香風馬
一鞭

入貢別第之作

一分北去一南還雙影茫然寄馬鞍塞外雲迷
鴻鴈斷原頭風急鶴鴒寒荒宵夜雨連床語萬
斛鄉心借酒寬我守節抗君扇枕從來忠孝兩
全難

應湖廣省會賦詩

獵獵風吹拂面沙潭潭官府建高衙會看百一
聞河關不顧八千途路賒樽俎盃盤開綺席衣
冠禮樂愧皇華人生聚散如南北同樂清朝掌
德嘉

應省府會席上賦詩 大夫阮固天

遠邦慕化來旬宣春溫益益董職筵聖朝元首
至明聖股肱承弼供良賢寬洪博大等天地包

荒納汗高元微生何幸逢盛世誠欲迷職來
朝天盈盈金樽沐恩渥薰陶涵泳隨更遭台光
咫尺奉德意滿堂酬酢相周旋洪鈞一立轉天
地八方四海登陶甄豈惟我輩受其賜遜荒億
兆樂業長綿綿

送官

安南使

欲別情懷意懸然幕雲春樹兩堪憐昔非孟軻
真由命今識荊州亦是天對酒豈同徐孺搢紳
文共載李應船要知別後相思近長在光風霽
月前

留題峽山寺

阮中宇定夫桐江人安南國使

萬壘情峯聳翠巖樓臺高倚碧霄寒江雲落漠
愁金鎖山月低迷泣玉環納納乾坤真勝跡茫
茫今古幾憑闌我來撫景舒長嘯風落松花石
洞閑

又

杜觀晉山人安南國使

覽遍湖山路八千清幽惟有這林泉風帆浪楫
三吳客月屋雲卷六道禪洞口猿啼千古意樹
頭鷺轉百花天憑闌細數登臨與兩度攀緣兩
桴船

又

楊宗海字朝用安南國使

峽寺初來訪停舟碧玉灣眼中疑對畫容裡爲
開顏古殿今猶在妖猿去不還一時留美話萬
古耀名聞歲月水流水烟霞山映山許多前後
事分付有無間已愧愚求劍那堪智解環坡詩
廢未就洞口鎖雲鬟

閨怨迴文

安南無名氏

殘月映簾疎弄風後庭離別怕匆匆半衾半怯
秋閨冷遠笛長悲曉閣空驚掩鏡間眉蹙柳鴈
橫釵畔髮生蓬寒燈漏影紗窓小難與相思添
夜中

律詩十首送天使錢學士歸朝

安南主黎額

承詔迎秋下日南

天顏咫尺

聖恩覃國從玉節開昌運山遶金甌掃瘴嵐自是
襲封昭嗣與不同推結交朝簪却慚定魯非高
子留與邦人作美談

舉國君臣迓使旌富良江山古螺城一封

恩詔乾坤重萬斛明珠草芥輕錫土久安朱鳥分
委心奚用白鷄盟願言國祚同

天壽帶礪河山頤治平

祝

天萬壽起萬呼喜動春風滿國都
比屋絃歌師孔孟累朝警笏頌

唐虞禮遵

舊制東西序恩治新君

上下孚莫道此來多矯俗古稱綏遠盡吾儒

碧水丹山足勝遊清光一帶照南州囊無恙茲

說何起匪有菁茅貢已脩陸賈千金魯滿索班

起萬里亦封侯只今相南惟文物富貴於人豈

浪求

五嶺天高瘴霧開

詔書飛下越王臺

萬年重紀黃龍瑞九譯爭看白雉來曉日珠厓標

柱在秋風銀漢使撻回吾君若問斗南事久已

須心仰上台

聖治衣裳易介鱗詩書嶺表足儒紳禮嚴外屏

君臣義盟結中原父子親豈待長纓能致越何

須寸舌苦強秦歸途正值梅開候兩袖清香萬

里春

昭代仁風徧八夷垂衣端拱正無為兩階千羽

脩文日四海梯航迷貢時鳶趾已能遵

聖化雞林何必重吾詩人林却憶姜公輔曾向

中朝振羽儀

江山高城擁大羅早從光日照南訛秦官偕起

一故尉漢將功收兩伏波版籍屢更新郡縣興

圖不改舊山河邦稱富庶非珠玉歲熟八蠻并

二禾

越駱丹厓凭萬重一丸新受紫泥封雨餘尚有

鶯投泊秋後全無鴈過峰村傍山收翡翠溪

童目水關芙蓉士風民俗聞諳語談笑還應可

折衝

交州自古宅南陲况復于今際

或時環極有星皆北向朝宗無水不東馳壯懷盡

得江山助虛譽真慚草不知重索還朝見

天子一編惟有紀行詩

送天使湛內翰還朝并引

安南王黎明

聖天子明德以照四方願比以建萬國以安南文

獻之邦待之尤厚

待命內相湛大人捧

詔持節黃臨南國風度凝遠禮樂雍容接見之間

不勝歡羨遂賦述體詩以表厚意詩云

鳳詔祇承出九重皇華到處總春風思東越

甸山川外人仰先天日月中文軌車書歸混

一威儀禮樂諸昭融使星耿耿光輝過預喜三

合瑞色同

餞湛內翰并引

春光駘蕩天色精明序屬三陽時當嘉會恭遇

聖天子臨御家邦

恩霑遐邇渙頒

鳳詔

特命內相湛大人持節來封度數昭明禮文詳

備方深愛助遽見言還繾綣之情曷維其已因

寫一律以餞之云

聖朝治化正文明內相紙承使節行威禮雍容昭

度數至仁曠蕩煥

十

思榮特留欲叙慇懃意臨餞難勝繾綣情比後鑒

坡承願問南邦民物園昇平

送天使錢學士還朝黎念大頭目

駟調四牡出郊原萬里歸程快著鞭笑我術無

能縮地羨君氣有舉冲天風帆秋掛三湘月星

旆晨凌五嶺煙料想釣天清夢裡夜來先到

玉皇前

阮直

曉日初升瘴霧空歸程馬首正吹風知音豈限

珠厓北惜別那禁珥水東上國有人還獻納

偏弓無事賴幘幪地年兩地如相憶一片情懷

寄塞鴻

黃清借史曹

星輶旋輪出都門宿雨初收日色暄南海

恩霑波浪闊北辰心拱帝君尊金臺月白催詩

興華蓋天低入夢魂歸觀威顏終咫尺遐

氓好為正溫存

阮復借學士

望實端堪壓萬豪遠持使節效賢勞九天日

月瞻依近萬里江山興詠高別酒頻斟情戀戀

歸心莫過水滔滔自從回首北南後幾度懷人

正鬱陶

阮居道

聖朝天子廣懷柔快觀中朝第一流星旆遠

從天北關陽春便滿日南州遙知燕許時惟

岳近識歐蘇器獨優已想旋歸邁入相下勞賢

夢得巖求

程盤

日邊祇奉紫泥新夾道爭迎責近臣北闕

絲綸光若綉南交草木盡生春離筵勝餞竟清

酒歸路騰驂踏軟塵丹禁重來如有問為言

一國樂皇仁

阮廷美借禮曹

寅奉天書下玉京江山萬里飽經行皇恩

遠被乾坤大玉節高懸日月明宣室席前魂
夢陽闕歌臺酒頻傾未何何日重相會聊把詩
篇寫別情

范熊

星輶繞駕入重城南國山川喜氣生 大德乾坤
施雨露小邦民物荷 恩榮一心事 上堅金
石萬壽無疆祝 聖明江許賡筵今近旆好憑
敷奏恤遐氓

范維孝

星旆聯翩拂曉雲江亭餞別意勤勤囊中維有
詩千首馬上相逢月一輪藉藉芳名騰桂海依
依清夢繞 楓震歸來早晚承清問為道避方
沐 至仁

范若

早年平步上瀛洲今日乘風到海陬萬里扶搖
鵬繫水九霄凌厲鷗橫秋高談雄辯從前義舉
清標自古無多少關河歸指點新詩一任錦囊
收

武永禎

新捧 芝封自 九天南人快觀王堂千百揮
健筆堪扛鼎胃吐雄文似湧泉澤國邦能淹使
節嶺梅擬從賁吟鞭歸若草觀風奏應道今年

勝昔年

潘員

玉署周旋荷 寵恩銀轡雙駕路無塵錦袍影
照江山麗芝檢泥香草木新下國驚香天上客
歸鞭又拂嶺頭春燕閑為道蕃民意萬歲千秋
祝 聖人

阮貽厥

破曉初登珥水舟江亭飲餞思悠悠回旌風捲
千山雪歸路天澄萬里秋後 命祈朝金使節
照人清節見明流有懷此日情無柰日極清山
不盡頭

阮自得

萬里遙來博望槎天風吹向海南涯 聖朝履
載乾坤大下國霑濡雨露嘉澤物仁心春有脚
照人清節玉無遐雖杯莫恡頻頻把明日歸
朝路正賒

陶雋

江亭餞別思悠然杯酒頻斟馬欲前 日月九
宵光使節江山萬里屬吟鞭文章豈在歐蘇後
議論端居董賈先威鳳祥麟爭快觀飛騰重入
五雲邊

阮世科

華蓋天低東閣老聲名到處人皆道 丹詔親承
德意深春風可掬光儀好江頭波綠酒杯傾
驛程香梅動花早歸來教奏語無他下國畏
天期永保

陶名澄

使星來自五雲邊萬大光芒照越天日嚴層霄
新照綉春回炎繳舊山川北南情款芳樽裡今
古乾坤老眼前刺喜輶車旋輪日觀先幸得趣
吟邊

陶仁心

回輶光映翠袍新夾道爭看貴近臣鴈影遠接
天北月馬蹄輕超嶺南春四方志氣生平事萬
里風霜健在身料想歸朝當復
命爲言下國贊同仁

奉贈

文職大頭目黎景微

紫殿承恩入夢頻歸輶表裏向天津縉袍色
映千山曉玉節光回萬落春五嶺風輕金勒穩
三想月淡片帆新夜開宣室如前席爲道交南
共帝臣

奉和

自愧硤硤粗樸甚光華幸得狀懸黎溫良縝密
人皆暗紛紛魚目真難齊彩筆新裁春錦快價

同拱璧者來好開緘一見一精神誰謂北南天
香香

黎弘範景微弟也

斯文直與天地在今日復見韓昌黎初入交南
終駐節一方景仰山斗齊彩毫掃就雲箋晚鬼
泣神驚吟更好白雪陽春欲和難激昂義氣秋
天香

黎允元借吏曹侍郎

使節煌煌星一點春回南國徧羣黎王堂天上
瞻依近名冠時流孰與齊風雲占得乾坤曉春
蛺蝶蛇看更好幸蒙一顧重千金天遙但惜鴻
飛香

阮永錫審判院使

親承鳳詔馳駟臨宣布皇恩澤遠黎文光
萬丈燭炎海高名永與日星齊使輶旋軫瀘江
曉江樹含烟晴更好振袂遠歸華蓋天遙香
極目紅雲香

奉賁途中韻

原隰旣馳到遠郊每懷靡及爲勤勞臨岐有日
思分手擲地成聲想奪袍縉縉恩情何不已
酬雅韻喜相遭傍間玉在知形穢深愧文衡一
代豪

素將道義答前程多士披雲都日晴一念君親
頭向白蒲懷風月興偏清幾多篇付珠璣句蓋
是詩書孔孟情記取廟堂調鼎日好施手段濟
群生

上國多仙客惟公骨相殊平生尚情白不作物
情拘于尺盡渙儀

朝中稱鉅儒望猶司馬重學有伯魚趨珠玉口隨
唯聲譽藹寰區從容一長嘯乾坤入版圖九
重鄙日鉤鈐務交孚今古同文軌山河誓不渝
懸關神馳月驅寒夜擁爐數篇留別意指日
上天衢遠想揚夫子今人味道腴感懷心正

切教報乏隋珠恐復萌鄙吝崇朝鮮自娛斯文
從古有清名即今無鑒坡應早輟頭扶殘公
孤

阮增學士
承旨

駢駢四牡歷炎郊王事周爰豈憚勞曉日光生
新使節御爐香惹舊宮袍九重恩詔整

天重千載斯文偶此遭風月滿懷吟興逸驂
令復見詩豪

聖世廣聲教覃及萬國殊乾坤大一統南北無
所拘所以致盛治翊贊皆吾儒群方貢琛賈

天關如雲趨天子曰俞哉安南古名區封域

雖恨隔久歸我與國禮樂慕中國信義素已孚
懷柔固宜厚終始無或渝諭遣皇華奉天香惹
御爐旌節入南郊煌煌耀雲衢詞翰騁雄偉道德
何充腴步趨采薺聲咳唾明月珠和氣藹可掬
咲語而歡娛况復重節義清標世所無歸舟何
所有一輪明月孤

阮貽厥審刑院
同知

天地莫區域北南風氣殊文軌相混同何有物
我拘聖朝重柔遠旁鴻詢碩儒列壤九州外
俗尚各異趨道大宅中尊美化軍八區至仁同
一視德意無不孚嗟嗟此交南敬天心弗渝

阮平學士

融液與薰陶豈外造化爐有美王堂仙使筆臨
交衡佩服仁義言萬永道味駛折尚在名節何
意於金珠送行出遠郊杯酒叙情娛日未接盛
儀襟懷鄙吝無行李自蕭然天寒山更孤

阮恪武職
官領

使君和氣藹春陽學富才同德業秉操雅聞金
石確揮毫快靚鳳鸞翔四方不負男兒志萬
古應留簡冊香自愧武人粗率甚欲賡高韻恐
非長

天生我豈民賦予元非殊四海吾同胞熟有彼
此拘是道誰主張豈不在吾儒九州復九九風

俗各異趨先民辨內外譬若草木區區近寔至
理柔遠真良圖近者既懽悅遠者方交孚先天
共帝臣東節壽敢渝皇皇大明業天地一
乾爐洞照萬里外日月昭天衢剖符封列國
何異割膏腴內相使南交責德賤犀珠來詩賡
獻納豈徒聊自無相送千里外贈言那可無惜
別不能寐夜寒山月孤

送港內翰還朝

黎念大頭目

綸音讀罷紫泥封回首蓬萊第一峯望外交關
千里月夢中帝闕五更鐘星槎迢遞歸程遠
雲樹參差別思濃南浦吟成憑寄語滔滔江漢

共朝宗

宵羅星斗虹千丈念在君親日幾回別後清
規何處是天心明月嶺頭梅

梁德明

華國詞章譽蚤斐文星今作使星輝月中虹彩
光千丈筆下龍蛇燭九圍名揭斗南長炯炯夢
纏辰北正依依別來無限通霄望天上星躔
近紫微

耿耿帝京紅日照依依親舍白雲飛孝忠
念深圖報萬里星輶早從歸

譚慎簡

文雅風騷筆索臣皇華盛選屬儒珍親承天上
經綸青輿入南郊草木春雲夢澄空習次闕江
山得力筆峰神歸未若道觀風事俗美民安政
治淳

容程水水又山山一任星輶萬里還今日送君
憑寄語焚香祝聖北南山

尹茂魁

輝煌天上使星明光映交南萬里城表表風
流錢學士堂堂人物狄懷英雨露桂嶺鴻恩溥
路熟梅關馬足輕况復歸裝無恙茲持身節似
玉壺清

親捧恩綸出玉京交南草木總敷榮驚人
詩賈金增重扶世高標王比清帝所夢經雙
鳳闕客程春入五羊城丘梁二老君應繼台斗
行省鳴履聲

阮澤民

迢遞歸輶入漢宮那堪惜別思匆匆清規王映
梅閨月逸興春生桂嶺風孤矢壯懷凌曉露
奎文焰燭晴空歸未若問交南俗戴白垂髯
化中

目送星輶萬里還那堪惜別思悠然交關關外
分岐後南北春風共一天越嶠書卷之二十

越嶠書二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李文鳳撰文鳳字廷儀宜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官至雲南按察司僉事是書皆記安南事迹朱爨
尊曝書亭集有越嶠書跋稱爲有倫有要於彼國
山川郡邑風俗制度物產以及書詔制敕移文表
奏之屬無不備載而建置興廢之故亦皆編次詳
明然大致以黎崩安南志畧爲藍本益以洪武至
嘉靖事耳

朝鮮國紀一卷

〔明〕黃洪憲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朝鮮國紀

一卷》提要

朝鮮國紀

明 樞李黃洪憲懋中著

朝鮮周封箕子國箕氏世居東土周末燕攻其西取地二千餘里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以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東渡溟水居西界後龔朝鮮朝鮮王箕準浮海南奔率其眾居韓地金馬郡號馬韓王後百濟溫祚王并其國漢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漢樂浪郡地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甯總管府洪武元年以卽位遣符寶卽僕斯奉璽書諭國王額二年額遣使奉表賀卽位請封爵且貢方物詔封爲高麗國王賜龜紐金印誥命及大統歷金綺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因使還復以書諭額令濬城隍足兵食修祀典母果尙釋氏又賜六經四書通鑑漢書十二月額遣陪臣張子溫等上表謝封爵并賀明年正旦貢方物中宮東宮皆有獻三

學海類編

朝鮮國紀

遊覽

一

遊覽

年春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國八月高麗遣三司使姜德贊上表謝賜冕服貢方物并納元所授金印九月高麗遣臣僕長壽奉箋獻方物賀皇太子千秋節四年中書省奏高麗國郎將李英因入朝貢多闌出貨物請加禁止詔勿禁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禮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仍賜王額紗羅文綺令善待之額請遣子弟入太學上謂中書省曰高麗欲子弟入學甚善但恐其遠離父母彼此懷思令國王與臣下熟議以聞七月額遣禮曹判書吳季南等奉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險遠不奉

聖海類編

二

朝鮮國紀

二

遊覽

朝貢且多蒙古人畱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爲逋逃藪恐貽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璽書言暹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六年諭中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意今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不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文物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惟產布十匹

足矣中書省其以朕意諭之七年額遣臣周誼等奉表貢方物中稱白苧布三百送大府監中書省奏元時有貴府監主進方物本朝無有上命還其貢降璽書切責之十年高麗遣使爲故王之請諡號上曰王額被弑已久今始來請諡將假朝命以鎮服其民且捨其弑逆之迹耳勿輒因降勅切責額十二年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受高麗降人以生邊釁十三年遼東都指揮使潘敬業遣人送高麗禮曹判書周誼至京賜夏衣一襲勅曰東夷巧詐叛服靡常今逆賊既弑其君又殺朝使未

聖海類編

三

朝鮮國紀

三

遊覽

幾乃遣使飾非前者不令來朝彼顧堅請入貢與之約又不如約自今毋令擅入我境貢獻止與邊不許入京十六年高麗遣使張伯崔泊貢方物以違命卻之令禮部諭其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貢獻十八年國人立王禍爲王禍貢布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禍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額諡恭愍先是恭愍王無子養寵臣辛旽之子禍爲子恭愍王爲嬖臣洪倫內豎崔萬生等所弑李仁人擅國誅倫等立禍已而禍遣將寇遼東李成桂爲副將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上國乃還

兵禍懼傳位于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以國人黜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瑤誅禍昌遂李仁人二十年指揮僉事高家人等市馬高麗還言國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延安侯唐勝宗擇可者償以直不堪者量減仍報其王知之先是遼陽瀋陽兵亂民轉徙高麗及高家奴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佳等以爲言上令索之至是高麗因送市馬并遼瀋流民二百八十餘口來歸二十一年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舊爲元帥崔亮部曲因國王禍率都軍相崔瑩李成桂欲寇遼東成桂使景屯文州以糧

學海類編

朝鮮國紀

四

遊覽

餉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乃以兵攻王城囚王及崔瑩景懼禍不敢歸時景妻子已爲遼東白帖木兒招諭入境故與其屬韓成李帖木兒來降上勅遼東嚴守備仍遣人偵之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爽朝明年正旦詔位尙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闍人二百瑤昏迷信譏妄殺戮國人不附共推李成桂主國事李成桂者全州人也遠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爲成桂父成桂既爲眾所推二十五年知密

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至言瑤不道其子爽亦癡騃縱酒色與禍黨元禹實等謀復禍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欲攻遼東爲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從史瑤誅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閭等國中臣民以安妃命退瑤私第擇宗親無可立者眾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高麗限隔山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難據信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詔仍號朝鮮旦復遣使請印詔卻方物索道傳

學海類編

朝鮮國紀

五

遊覽

旦懼送鄭總等三人至言道傳病不能行表實總等所撰上畱三人不遣仍諭旦勿用小人以保三韓二十六年遼東指揮使司奏朝鮮國近遣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上遣勅切責仍勅遼東守臣謹守邊防絕朝鮮貢使二十九年請印詔不許三十一年府部奏朝鮮雖奉貢不絕而累生釁端請招之上慮興師殃民第令禮部移文責之旦老請芳遠爲嗣旦卒賜諡康獻永樂元年芳遠遣陪臣奏世系非李仁人後請改正初祖訓載朝鮮國李仁人及子成桂先後弒四

王而永樂初祭海嶽祝文又稱成桂爲仁人嗣故芳遠有是請詔許之朝鮮使臣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上遣使賜以金印詔命復因其請賜九章冕服及五經四書大學衍義諸書六年芳遠遣世子提奉表貢馬金銀器及方物賜織金文綺紗羅衣五襲并賜其陪臣鈔幣有差七年遣中官黃儷賜芳遠綵幣五十表裏諭令進馬助國用至則酬直芳遠獻馬萬匹助征北虜上賜勅獎諭仍賜白金千兩紗羅千匹綵絹五百匹十五年上嘉朝鮮國勤修職貢遣使資勅賜

學海類編

卷六

朝鮮國紀

六

遊覽

國王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餘慶慰謝恩無常期凡使臣至俱賜宴并賜衣服綵段等物有差每年十一月賜大明一統歷宣德元年以綢貢獻之勤遣中官尹鳳齋勅往勞賜王及妃紗羅錦綺絲帛又賜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代得失俱在此書間綢勤學朕故賜之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二年遣中書昌盛等齋勅往賜綢白金千兩紵絲紗羅錦帛二百四十四匹別勅綢進馬五千匹資邊用至則酬直先是永樂二十一年勅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七

遊覽

中官使朝鮮多需求無厭因勅絢臣使臣至國待以飲食足矣毋遺以物王父子敬事朝廷逾久逾篤朕所深知非左右近習所能聞也王無慮焉先是朝鮮貢物有金銀龍頭盞之屬上勅絢曰金玉非爾國所產措辦必艱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絢感悅遣孟昉等奉表謝七年遼東都司言諸衛屯種缺耕牛詔朝鮮選牛一萬送遼東給軍仍遣員外郎李顯運絹布五萬匹償其直八年遼東總兵官巫凱奏朝鮮國擅攻建州衛請詰問之先是朝鮮國奏毛憐建州人許爲忽刺溫野人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八

遊覽

糾眾犯其邊境而建州毛憐二衛亦奏忽刺溫野人頭目答兀等掠朝鮮人口朝鮮乃疑建州所爲故加以兵上遣人各齎勅諭之至是凱復奏其事上曰遠夷爭競是非未明豈可偏聽但謹邊備而已絢奏欲遣弟子詣國學或遼東學校讀書上賜五經四書大全諸書令就本國務學九年上初開木蘭河等衛指揮兀苦里等言黑龍江七姓野人議侵朝鮮因其使還勅絢令守將嚴爲之備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

後得罪欲歸建州恐爲朝鮮拘留畱以聞于朝上勅絢將凡察等家送至毛憐衛復勅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三年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佩赤舄及常時視事冠服四年建州等衛都指揮李滿住等奏都督凡察指揮童倉等聽朝鮮招引叛去絢上奏自明并陳述累朝安邊詔勅上賜勅諭曰李滿住虛捏奏情朕已具悉王父子世守禮法永篤忠貞凡察等既在彼安生樂業不必遷移第戒其安分守法勿作非爲以累王之令德五年勅諭絢曰比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九

遊覽

者爾奏凡察誘姪童倉逃往建州慮其與李滿住同謀生釁侵擾本國朕遣勅諭令仍還境城王宜解釋舊怨寬以撫之復諭凡察等仍還境城不則聽與李滿住同處毋妄生釁端以自取罪六年勅諭絢曰凡察棄其本土逃居境城後得罪于王而復逃回朝廷憐其播遷困苦赦宥前過加之撫綏不至失所王近奏其同李滿住謀引野人劫王貢使今又聞其糾眾欲以夏秋間掠王境王不可忘備如彼革心自止王亦棄其前過勿與校先是凡察等言率眾徙建州絢遣軍馬追殺其部落及

阻畱一百七十餘家上勅絢遣去令彼完聚至是絢復奏曰小邦遭遇聖朝累世蒙恩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即高皇帝賜復之地其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于秋哈攻剋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爲創公廩給婢僕衣糧牽馬撫綏備至臣父又陞以上將軍職事後被七姓野人等攻殺之并殺其子阿古焚其房屋財物凡察等化離失所臣撫恤之一如先臣撫恤其兄近歲忽以耕農打圍爲由徙居本國東陲後潛逃依李滿住此時臣未及知誰爲追殺其畱此者或以婚姻懷土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十

遊覽

其志已離勢難復合強之終不爲用不若姑聽之便十二月絢奏本國僻在邊郵語音與中國異凡聖諭及使臣至國必資通譯乃知邇者遼東鐵嶺衛軍李相被虜至國頗識文墨語音純正乞畱本國訓習華音以通上國之情許之七年上以建州朝鮮爭訟不已搆怨日深命錦衣衛指揮僉事吳良等齎勅諭朝鮮拘境城人口會眾而審願還者即付領回願畱者聽於是良等同建州頭目款亦及朝鮮委官審得童阿哈里等八十五名皆世居朝鮮父母墳塋在焉又受本國報事不願回還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十

遊覽

反刺等械送京上勅諭絢曰王忠誠衛國屢獻海俘朕用嘉悅顧倭奴鼠竊狗偷固有悛心王宜嚴爲守備若其寇邊朝廷命官軍勦滅之或復侵軼王境當遣將擣巢盡俘其類以息邊患仍賜白金綵幣有加時北虜犯邊詔朝鮮備馬三萬赴京景泰元年二月絢遣李含等貢馬五百匹奏曰北因鄰寇構釁邊警不絕馬之耗損者十六七未能依數充辦詔已至者受之償其直未至者止勿貢絢卒命太監尹鳳等諭祭并持節冊封絢子珣爲王五月勅珣曰近得遼東奏報開原瀋陽等處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主

遊覽

達賊入境虜掠人畜及攻圍撫順所城池審知各賊乃建州海西野人女直頭目李滿住凡察薰山刺塔爲北虜迫脅入寇已勅遼東總兵官設法擒勦念彼素與王國有仇恐乘機來寇王宜飭邊將整軍馬慎烽埃遇賊出入潛遁即便截殺以除邊患十一月封珣嫡長子宏暉爲世子三年珣卒賜諡恭順封宏暉爲王五年賜宏暉宋史從其請也六年宏暉病請以其叔琰權署國事詔可七年請讓位于琰上遣內臣冊封琰爲王天順二年琰奏世子璋病故請立次子晄從之三年登州衛海

船遭風漂至朝鮮所載賞賜遼東官軍布花等物賴國人撈救得之十七琰遣人送至鴨綠江仍給旗軍衣糧遣回上嘉王敬事朝廷賜勅獎諭先是琰私納建會董山授中樞密使諜聞上遣勅諭之琰辭以勅旨許其往來于是復勅琰曰宣德正統閒以王國與彼交侵勅令釋怨息兵各保境土未嘗許其交通往來且彼既受朝廷官職王又加之是與朝廷抗衡也事在已往朕不深咎今後宜謹守法度以絕私交全令譽琰惶恐貢馬謝罪四年夏四月朝鮮誘殺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并執

學海類編

卷八

朝鮮國紀

主

遊覽

其妻已沙哥等其子阿比車聚眾復仇事聞上勅琰曰王言郎卜兒哈通謀扇亂故依法置罪然王之法止可行于王國不得行于鄰境是宜奏聞朝廷暴白其罪今王輒害伊父于九人其族類聞之能不忿然思報乎朕爲王慮亟將已沙哥等送至遼東都司朝廷令阿比車收領完住庶可見以解仇不然王雖恃富強難免其非時據害也又勅毛憐衛都指揮尙冬哈令諭阿比車撤回人馬毋相仇殺冬十月琰奏本國幹朶理等世居會甯鎮北與阿比車通謀犯邊挈其親黨依李滿住恐緝

謀構釁兵禍不息上命遼東守鎮官戒諭滿住等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至義州掠人畜并殺並江收禾民琰奏聞于朝兵部議朝鮮嘗誘殺郎卜兒哈繼又誘致都指揮厄克因縱兵給其家屬自取仇恨宜諭之安分守法毋自作弗靖庶使邊夷釋怨從之成化三年諭朝鮮國母獻珍奇以其屢貢海青白鵲等物故也琰遣陪臣高台弼來奏所獲建州賊屬上厚賜之且勅琰曰董山等世受國恩以爲藩衛近者陽爲朝貢陰肆盜邊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王世守禮義忠于國家宜閉絕關隘以杜其奔進之路更能遣兵相應伺便而蹙之則王之功愈茂而忠愈彰矣勉樹勲名時不可失四年琰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統眾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攻破兀爾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其子古哈等三百八十六級生擒二十三人獲牛馬等畜二百餘焚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至是仍遣台弼獻俘上命禮部從厚賞賚加賜王金綺及西洋布并賜康純等金幣有差仍遣官齎勅獎諭是年琰卒賜諡惠莊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爲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遼東連年被寇瘡痍未起

今歲復不稔軍無見糧內臣沿途騷擾勞費百端且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匪其人必爲所輕乞追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往上是之詔今後齎賞遣內臣其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行者充正副使往六年暉病革其子幼且病以其兄故世子璋之子娶權署國事暉卒賜諡襄悼封娶爲王復從其請追贈娶生父璋爲王諡懷簡七年娶奏往年天兵討建州本國效順擒斬野人李滿住其子索而哈反今欲報仇聚眾肆毒乞勅邊臣應援詔可十一年娶復奏建州野人糾聚毛

伏當加等復糾眾盜邊詔朝鮮出兵夾擊倭遣右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引兵渡江進擣賊巢斬首十六級生擒男婦十五人并獲遼東被虜婦女七人及驅其驢馬燬其廬舍十六年春二月倭遣陪臣漁世謙來獻捷賜宴禮部初太監鄭同使朝鮮倭遣陪臣許熙伴送熙還道遼東建州虜騎掠其從卒三十餘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齎什物稱是報擣巢也至是倭奏至願勅諭夷虜追還所掠人畜且欲令邊將乘便攻之兵部議朝鮮奉藩謹宜降勅嘉倭忠敬及諭以遼東連年用

學海類編

三

朝鮮國紀

六

遊覽

五年冊立惲嫡長子顥爲世子賜織金紗羅紵絲衣各一襲逾年顥卒惲病風請以國事付其弟惲詔令權署國事以俟後命正德十三年惲遣陪臣南袞貢方物馬匹請改正會典所載宗系許之嘉靖八年朝鮮使臣柳溥復陳建國始末以請詔付使館十二年上以朝鮮朝貢如期自宴賞常例外特加一宴以示褒獎十八年惲遣戶曹參判柳仍淑等奉表貢方物賀上廟號尊諡及睿宗獻皇帝祔太廟配享明堂禮成上特御奉天門引見其使臣賜宴禮部二十三年漳州民李王乞等載貨

學海類編

三

朝鮮國紀

七

遊覽

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樂官赴京肄習以遵聖朝禮樂之制許之三十六年封長子顓清爲世子三十八年倭犯朝鮮恒遣官兵李鐸等擊之盡殲遣禮曹參判尹毅中等賀冬至因以爲奏并歸倭所掠我民三百餘人上降勅獎諭賜金幣仍賜鐸毅中等銀幣有差三十九年恒遣陪臣柳榮等入賀聖節至遼東被虜傷從官一人詔自今朝鮮貢使俱遣官兵送迎仍賜綵幣卹死者家隆慶元年七月恒遣陪臣李榮賢等上表貢方物賀肅皇帝尊諡禮部議尊諡廟號故無稱賀禮然不

學海類編

朝鮮國紀

太

遊覽

常樂以律遠夷特受之仍賜綵幣有差其冬恒卒賜諡恭憲遣官弔祭封其姪署國事李岵爲王萬歷三年重修大明會典岵復遣陪臣請明世系乃得改正如今文云朝鮮東西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京畿忠清慶尙全羅黃海江原平安咸鏡各統府州郡縣俗柔謹重禮讓喜讀書爲詩文婚娶必通媒納采不娶同姓士大夫喪葬祭悉依文公家禮科舉定于子午卯酉年崇釋尙鬼惡殺戴折風巾女人被髮屈紒居茅茨衣多麻苧色尙白飲食

用俎豆官吏閑威儀燕享鄉射皆如禮以蹲踞爲恭因用制俸釐用杭四時節日及季夏土旺日鑽木改火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賕及婦人再嫁者書名三司其子孫不齒士類山川九郡神嵩北嶽海鳴綠江爲大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細苧布細花布龍文簾席白礮紙狼尾筆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入稍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薏苡其餘不能殫載云

學海類編

二八

朝鮮國紀

十九

遊覽

朝鮮國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黃洪憲撰洪憲字懋中秀水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事嘗奉使朝鮮獲觀其國先世實紀因次其傳受次序及興廢大要爲此書然所錄甚畧不及史傳之詳備也

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一卷

〔明〕馬蓋臣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錢德

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越世家

疑辯一卷》提要

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序

古者豪傑之興志存乎為民其必有倉卒制變之才因時達權之智終始一心之忠夫然後足與銷禍亂續民命以綱紀四方也唐丁未造羣盜蜂起黃巢擁衆二十萬所過州郡男焚蕩民無孑遺當是時吾祖武肅王決筭里子弟數十騎禦之賊遂宵遁兩浙賴以全其倉卒制變可謂神矣既而僖昭蒙塵中國無主削平草竊慎固封守以俟天命迨及宋興遂

天兼辨序

其土地人民以歸正統父子若孫三世一心可謂忠矣作史者列十國世家乃等吳越于竊據之例不已過乎夫謂之竊據云者私其土地人民而有之也當時吳閩蜀漢乘時借號力抗王師使民積骸釀血力窮國滅若是而謂之竊據可也吳越之肇基也皆取之羣盜之手其受封也皆出自朝廷之命五季無可托國及有宋受命遂先納款歐陽文忠謂其知尊中國效臣順矣而又等之竊據可乎讀史者不明大端顧曰

錢氏嘗遠昭宗赦董昌矣嘗自改元於國中矣夫當時昭宗播遷政柄下移民失所恃王惟以保全生民為重也昌之僭亂不赦之罪也楊行密為之奏自為已地也改元之說無有的據且當朱梁後唐革命之晨中國未有共主之日也夫苟以民命為重也則雖不從亂命拓封疆以自固可也曆數未有所屬雖自紀年亦可也是皆識時達權真正大英雄所為豈規規小信足與擬乎哉夫古今有不易之理人心公論是也

疑辨序

吳越之民自唐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愛戴錢氏之心有如一日是非有刑驅勢迫之也其遺澤在人故沒世而民不能忘也作史者至謂其剥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當時天下遭黃巢契丹之亂人至相食有呼宰人所曰春磨案曰宰殺務者慘毒不可言矣歐陽子作有美堂記特稱錢塘之民獨得富完安樂邑屋華麗十萬餘家斯實錄也司馬溫公通鑑大書錢氏蠲租赦荒不一而足趙清獻公奏修錢氏墳廟謂父

老過之而流涕者王荊公讀東坡表忠觀碑謂其筆直事核一時論定固有異言厥後朱文公特書於綱目胡致堂論辯於管見豈非人心公論有終不容氓滅者乎若文忠者固一代良史也而為說獨自相牴牾如此則史之闕文傳疑豈春秋之後可易得哉昔者蘇子容為父辨謗欲奏改草頭木脚之語洪念先德不白往來於懷然而歷考諸先正則有若不待奏改而大義固已暴乎天下後世矣用是授簡于門人馬蓋

疑辨序

臣為集諸家語在吳越者彙次之為吳越世家疑辨使讀史者得據為案以訂史文之疑非敢為一家之書也時

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朔日

賜同進士出身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前國

子監監丞

詔冠帶閒住吳越國武肅王第十九世孫德洪頓首百拜撰

吳越世家卷

武肅王十九世孫德洪列門人吳郡馬蓋臣述

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

不敏

既作吳越備史圖表矣廼明年春緒山子復命別撰書以終刻備史之意疑作史者或未盡也蓋授之意焉不敏學識疎闊不見知於當世情喜縱於大端而病或局於細義夫作史者文忠歐陽公也文忠傳言舊矣以疎闊不見知之學識百年天下信服之人吾固懼以解其先世之疑而更厚之也覽者其不以蚍蜉撼樹為

不疑辯

誚乎雖然記之者是辯之者非則辯將為施辯之者是記之者非則又將安避焉於是乎作疑辯或曰古之作史者善惡皆具而聽觀者采焉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禕言愛當知其惡也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言惡當知其美也歐陽子以怨文僖之故而沒錢氏之善子以師緒山子之故而隱其惡與曰是詩也不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乎言實之不可揜也且子誣史也非作史也證明而辯存非有所加也又予東人也敢不知戴哉吾於金石遺文弗之論

今諸史可覆也無有紀其虐者紀其虐者惟五代史為然吾故辯之亦曰微顯闡幽辯物正辭而已矣是歲乙未夏五月望吳郡馬蓋臣拜手題

五代史云自鏐世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二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云唐失其天下乘時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又云考

不疑辯

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至以錢氏之屯動于氣象為妖祥真斯民之孽云

胡三省云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休暴歛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

司馬溫公通鑑於元瓘即位書曰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米子綱目同

通鑑於弘佐即位書曰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問倉庫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今復其境內稅三年

綱目云弘佐溫恭禮士躬勤政務因民獻嘉禾而賜復三年

致堂胡氏曰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曰武肅鏐常理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云云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歛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致堂管見及文獻通考

八 疑辨

綱目書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謂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俶杖之國門國人悅鑑亦同

續通鑑及宋史世家曰俶善始令終寵極富貴近代無比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性謙和未嘗忤物世以是重之

惟後周廣順三年十二月通鑑書曰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跡切諫罷之

馬蓋臣曰增兵乘會以伐南唐也南唐離也曰罷之恤民之意重於敵愾者可見也歐史極詆

錢氏之虐其說出十國紀年自胡三省已疑之

不得而為之說曰其子孫所為今歷考數王之始終者如此歐說其何如矣夫五代史文忠本以病薛居正之失實自謂得春秋之意而朝廷又付之國子頒之天下而溫國公為天子奉詔編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宜先取稽焉而於此卒不采片言晦翁復不滿溫國之書於是合胡康侯之作而為之綱目凡去取數十餘事而亦不見采豈非是言之未足取信與二公宋人必有所聞其見精確蓋自有故云或曰歐史

九 疑辨

所述太宗諭范杓之言爾宜有所受者乎曰是豈出於太平治迹與此其述歐史者而謂歐史述之與觀其記平吳越而終於表忠觀碑則是書之後於歐史可知矣而謂歐史述之乎

歐陽子有美堂記曰金陵以後朕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頃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

蘇子表忠觀碑曰知杭州軍事趙抃言錢氏墳墓在

錢塘者三十六臨安者十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又曰三世國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王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

六
纂
辨

五

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醢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

王荆公以其筆直事桀嘗評此文可與司馬遷諸侯王年表相伯仲曾魯語出耶動錄

馬蓋臣曰觀歐史之文如此民其弗堪夫是不

有鳴鴈之劬勞則將有我行之流離矣而有美

堂記復曰富完安樂邑屋華麗十餘萬家豈牢

牲之餘乎虐用其人至于百年其無類矣而乃

富完安樂何言自謬也蘓文忠學於歐為服喪

三年近代稱為不倍師說而表忠觀碑先言其有德於民甚厚次言其有功於朝廷其大與歐說始終非有德澤又何謬也趙清獻世稱不妄語者其上言於朝廷曰父老過之流涕清獻不妄語欺人肯以欺朝廷耶百姓非歲澤何自取流涕哉荆公雖性僻於宋亦名大家學賸論有斟酌尤不肯阿人意獨評蘓碑可與子長諸侯王年表相伯仲而他無所稱要自可見耳噫自唐僖之時訖于後周百餘年間翰訥式月而生豺虎群行天下無邦矣不知民何自有遺類乎

六
纂
辨

六

今次當時天下之禍亂與錢氏安集於吳越者于左則其辛勤于百幸之際錢氏之實可以無待於論辯矣

天下大亂黃巢兵乘勝王鐸奔襄陽留劉漢宏守江陵鐸既去漢宏遂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

巢攻潼關張承範尚恃有天塹巢驅民入其中掘土填之湏臾即平

巢陷長安及官軍克復之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

時民間無積聚巢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確磴并骨食之號給糧之慶曰春磨寨給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巢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開輔東盡青徐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田令孜奉天子發寶鷄時軍民雜糝鋒鏑縱橫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

不疑辨

七

板下上枕建膝而卧車駕繞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鷄荆南斗米直四十緡食甲鼓皆盡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

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四野俱無耕者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城中食盡通犀帶一易米五升錦衾一易糠五升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葦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秦彥軍即據廣陵者故行密爭之掠人詣肆買之驅縛屠割如羊

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及城破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後行密復攻宣州城中無食民相啗

孫儒屠高郵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一夕盡坑之復命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于廣陵

孫儒悉焚揚州廬舍盡驅其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盃二及經秦秦彥畢畢師鐸孫孫儒楊行密兵火之餘

不疑辨

八

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李罕之為澤州刺史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潛出行營販米入城又時為邏者所執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

李繼鵬等亂天子趙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渴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

標哭聲震山谷朱全忠嘗因屠殺之後大風沙塵晦冥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

全忠攻鄜州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已為人所弔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大肉直五百

全忠令朱友寧攻傳昌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民食童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啖驢尾呂充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謂之宰殺務以上通鑑

入彀辨

九

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

契丹見大素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五代史

契丹破相州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兒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其後王繼弘鎮相州歛城中饑饉之凡得十萬餘

契丹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

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

里之間民被其毒同上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其間語笑自若同上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通鑑

右次中原江淮湖襄川蜀之亂

閩主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以作白龍寺

入彀辨

十

南漢劉龔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謂之水獄通鑑

南漢劉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盡殺諸王并其子而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鈸湯鐵床剝剔等刑號生地獄通鑑

右次兩廣福建之亂

馬蓋臣曰當時人相食聚斂有如此禽獸行有如此又有作繒山寶皇宮蜀書出通鑑有加賦

至數倍 吳南唐事詳文獻通考 歐不書或書而

不悉且就如十國世家所叙相形觀之吳越之

虐亦不至甚也矧又未然歟而總序乃獨以吳

越為剝削之尤何歟牢牲劉民孰有甚于諸國

者而乃以加諸吳越歟

黃巢之衆屠陷中原轉噬兩廣蹂躪荆湖毒遍天下

以百萬之衆窺闔浙西武肅以二十騎却之於石鏡

卒以遁去 諸載皆同

擒斬劉漢宏以救浙東之民 諸記載同

討薛朗劉浩助楊行密滅孫儒而江淮浙西之患息

六錄辨

諸記載同

初董昌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歛數倍以充貢獻及中

外饋遺每旬發一銅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

疋他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風水雨雪遠程則皆

死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

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

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振貧乏 通鑑又綱目

收復越城救五十萬生靈 安樂營碑

吳越築捍海塘廣杭州城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綱目

開平四年築捍海塘怒潮急湍晝夜衝激版築不就

王乃採山陽之竹法矢人造為箭三千隻羽以鴉鷺

之羽飾以丹朱鍊剛火之鐵為鏃命強弩五百人以

射濤頭人用六隻每潮一至射以一隻射及五隻潮

乃退東趨西陵餘箭埋於候潮通江門浦濱鎮以鐵

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以大竹破之為籠長數十丈

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橫為塘依匠人

為防之制又以木立於水際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

六重象易既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漸漬岸益

固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付江淮發運使李溥同供

六錄辨

奉官盧守勲按視依錢氏立木積之制仍令守勲專

掌其事 昭勳錄

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幢因名鐵幢浦今其鐵

箭尚存 一統志

故老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鐵輪護其

址而以鐵絙貫幢餘且引絙維于塘上下之石捷然

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 臨安志

右三說紀幢不同要為奇偉之績萬民所感

人重詭而喜傳之也

王新夾城嘗親勞役徒因自運甃由是恭從爭運之

役徒莫不畢力本傳

建築城壘不擾蒸庶盡出軍行安衆營勅

制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撥淺軍姑蘇志

求賢接士無怠寅昏越城廟碑

七年之內廓清兩浙九州廟碑陰記

江湖之上棹有歌聲斗牛之間獄無冤氣李琪碑

其民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蘇子瞻碑

時一方無事武肅孫文奉為中吳軍節度使於郡中

不家葬

十三

創南園東莊每春時縱民觀之延接賓旅任其所適時有丁陳范謝四君子在賓幕丁諱守節丞相謂之

祖陳諱替明屯田陳之奇曾祖范諱夢齡參政范仲淹曾祖謝諱崇禮太子賓客謝壽之父皆職節度推

官以長者稱姑蘇志

王賓詩民遭五季是何如史冊間觀亦皺眉吳地却

逢錢節度人家無事看花嬉姑蘇志

開平元年王封吳越王還鄉省塋壟一鄰媼九十餘

携壺漿角黍迎於道王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

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王為牛酒張錦為廣幄

凡男女八十以上金樽九十以上王爵時黃髮飲王尚不減十餘人王起執爵自唱還鄉歌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知曉王覺其歡意未洽乃再酌酒高揭吳

喉山歌以見意衆遂合聲歌唱廣黃叫笑振席歡感鄰里今山民有能歌者昭勳錄

唐室自崔胤死六軍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全忠猶忌之設食於幄盡縊殺之宦官

誅盡至以內夫人宣傳詔命樂開平四年七月錄表

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

黨乞原之朱溫從其請通鑑

不家葬

十四

文穆召元珣以懲虐政本傳

善撫將士好儒學使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

士錄用之五代史通鑑

忠懿上奉職貢下謹封疆教民以戰外則禦寇難之

侵勸農以耕內則豐國儲之備勤勤十稔全盛如初

本傳

以忠孝保社稷以廉讓化人民克惠綏於一境宋史

世家

周仁冀事王就以保族全民建歸朝之策王為朝廷

拔常州吳越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

王自撤之將何以衛社稷乎王出虎子為刺史以仁冀代為丞相

溫公凍水紀聞

納土後宋太宗屢赦兩浙罪無輕重並從釋放

胎動錄

孫觀記曰乾符光啓間大盜蜂起爭為強雄而武肅

王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浙東西之地五代分

裂諸藩據有數州自王獨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

土地封府庫帥其屬朝京師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

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

十萬家

此止謂蘇州以此例之則兩浙之民戶可知矣

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節度使錢

六疑辨

十五

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

姑蘇志

國初時武肅十六世孫汝賢以事沒官乃齋和陵鐵

券及五王遺像諸關自陳得賜召對

高皇為靈威口諭之曰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

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及于有宋知太祖

太宗為真主束手以方千里之地歸附朝廷可延賞

也仍戒保守宗器特詔有司給還財產

昭勳錄

蓋臣曰此錢氏之大畧也其在備史者未盡也

亦足以昭百季千里之溫休矣于今而猶杭甲

天下者職有由矣豈可沐餘潤而冀之知也東

人謂光菴

王賓號

之詩則不待窺龍門而思焉

功矣仲尼稱堯子如其仁如其仁予於錢氏亦

云吾指摘一二事言之延誥等以中朝奄宦尚

得依末光被餘庥况國中之士女乎汝賢以十

餘世裔孫猶能延世當當時本支之盛抑天比

其美也且夫納土而屢赦與旅拒而醜血積骸

竭天下之力者何如此皆彰彰也歐陽子斬然

以為無德澤至目為諸國之禍尤凡有善史法

宜述者皆沒而不書豈不有故歟學士大夫崇

信歐史者反以備史為多虛美隱惡抑可悲矣

不最辨

十六

蓋在宋有劉恕云

王始無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

若收舊圖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蔡西湖以為之當

十倍于此王謂術者曰豈有百年而天下無真主出

乎卒於治所增廣之

蔡府燕閑錄

秦裴為淮人守崑山鈍師降將久而後降鏐怒之對

曰裴力屈而降非心降也王善其言宥之

通鑑

時有叛將王許以自新待以不死不得已而用兵

李

王在軍旅閱禮樂而敵詩書

楊廷式碑

錢常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術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果得報而返通鑑及姑蘇志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綆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綱目通鑑 姑蘇志云琰有智時人謂之孫百計

淮將周本陳章圍蘇州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輒舉網福乃過入城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通鑑五代史

不疑辨

七

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屬以後事綱目

忠懿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鼈臠而庖人因刃傷指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王得之遂藏於袖願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蘇州筆記

開譚錄曰初嘗令西湖捕魚者供使宅魚一日武肅使羅隱賦磻溪直釣圖隱諷之武肅大笑悉令蠲免蓋臣曰是則歐陽子之言豈非亦有由乎夫執其近似以繩人而不要其始末則天下無人矣當草昧之初固自有然者而君子貴改過不深

刺為心也而云家至日取是奔走國中之人日亦不足也何以能國吾懼其不能一朝居也何以能百年乎嶺南謂漁戶為蟹曰嶺蟹遭劉意其正謂此然而曰嶺蟹而又系之吳越吾不達也先王之制天下也以啟典為要也吾著吳越啟典之事于左以為德本而世勸焉其載備史者未之及也

武肅將薨戒文穆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綱目及通鑑

四十七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蘇子瞻碑

不疑辨

八

尊主庇民天與其性李圭碑

于時宇縣罹災姦雄樂禍或負固於嶺表或假息於閩中或竊號於邗溝或僭稱於庸蜀皆屢馳車介勸以自尊王皆拒而不答慷慨增憤及理命之際手書以戒子孫且曰吾平生所受異數瞋目之後當悉去之故五廟之蒸嘗不絕奕葉之富貴長守班固所謂傳國五世不失正道書于甲令而稱忠孝者也同上又戒諸子曰吾謝世之後汝惟忠為令德可長有富貴揚獎武碑

唐昭宗手詔稱之云卿天資忠貞萬里限江山之遠

雖隔儀刑一心推金石之堅蓋明尊戴云

王第鏢殺人奔於仇國其子長方五歲次者數月武肅憐之養於官舍與諸子同硯席名其長曰可圓次曰可圓異其父歸叙云可圓本傳

元璣即位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綱目及通鑑

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初元璣未立時陸仁章嘗數以事犯之而劉仁杞好毀短人諸將因此請除之元璣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乃欲請私憾而殺之可乎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璣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同上

入彀辨

十九

元璣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璠自蘄州入見元璣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璠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璠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綱目通鑑同

元璣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遣官授以重任通鑑

初鏢禁中外畜聲伎元璣年三十餘無子馬氏夫人為之請於鏢鏢喜曰吾家宗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璣納妾鹿氏生弘儼弘儼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眾妾生弘傑弘億弘仰弘信夫人撫視如一常置

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通鑑及綱目

弘俶嗣廢王侑位謂胡進思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始視事同上

弘俶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送故王侑於衣錦軍私第潛戒溫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進思屢請殺廢王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俶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溫遂大

入彀辨

二十一

被任用進思以憂死綱目通鑑本傳皆同

吳越內牙指揮使斜滔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薛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通鑑

吳越奉其廢王弘俶居東府書嘉之也厚之至也綱目

廢王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囿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通鑑

王命東府以官物充廢王取給西寢之後即卧龍山廢王置園亭于上栽植花木周遍高下每良辰美景被道士服擁妓樂旦暮金賞迄于四時靡有虛日毋

元夜張燈過于山谷用油數千斤七夕建綵樓於山巔諸節時費用悉類此廢王能為詩亭榭之上紀錄皆滿本傳及宋史世家意同

儀善琵琶忠懿嘗因兄弟燕集欲使儀彈而難於面命乃別設一榻置琵琶於其上用黃帕覆之酒酣儀果白此必琵琶願奏一曲以為王壽忠懿大悅為舉太爵而醕之賜比綾五千匹儀本傳

倣以嫡嗣惟濬無檢故器惟治數俾權發遣軍國之務嘗一夕傲暴疾孫妃悉欽符鑰付惟治泊入朝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藩任焉宋史世家

不疑辨

二十一

蓋臣曰惟治廢王子也自近古以來忌故王而及其子孫者如弗克也難哉忠懿之事乎觀其為心也其以宗盟視我而我視宗盟者哉乃若婦人最有爾我而甚愛子也順睦夫人亦默諭忠懿之意要為尤難矣哉豈非以恭睦馬夫人為之倡歟夫雖以置之三代之上可也孰謂四國喪亂之中而有此乎

王事文穆昏定晨省一杯之藥必經其手一俎之羞必嘗其味當時物議翕然稱之年十三先君捐館哀若成人泣血絕漿殆無生意廣順中丁外艱杖而後

起氣息纔屬有識增感行路傷情李至碑

王舅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王誅之王曰吾以先太夫人之故安忍寘之于法言訖嗚咽流涕但延福等於外郡宋史世家本傳意同

初江南李煜貽書於王曰今日無我即明日無君假令明天子易地酬勲王六大梁一布衣耳王攬書投之于地表其書以聞出李至碑宋史世家意同

從効向化盡平宿憾欣容假道俾效輸琛陳洪進繼遣行人六由王境王皆豐其館穀假以舟車恩禮不表殆將二紀其樂人事大如此李至碑

不疑辨

三十一

自五代以來世稱其忠歐陽脩墓銘序

蓋臣曰先王之政敦典庸禮莫大焉春秋之法序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繼先王之政者也肆錢氏在亂離不失君臣之誼父子昆弟閨門彬彬和雅其由來漸矣當昭宗蒙塵則垂泣奔問諸國勸進以為踞吾爐炭之上至死猶戒子孫從藩服之儀祭先必哭負母登樓教子以讓立嗣以賢約內外不畜聲伎斷罪人立出寵姬蓋自武肅始云以一人振墜典于禽獸羣噬之中因庇千里流百年吾故表之以獎世或曰錢氏

內政可矣改元僭禮尚不失君臣之誼乎曰此何以知焉改元之說或以爲保正或以爲寶正司馬公以爲天成元年閻自若以爲同光四年余公綽以爲同光元年倪朴立論同於公綽又云改元寶大而溫公通鑑於是年特書吳越曰不改元王子充大事記同於溫公又云改元寶貞其考臨安永月寺幢云寶貞元年錢鏐建夫稱元示有統也稱名示有尊也既以稱元而仍以自名事不相比此一疑也又其考金牛瑪瑙寺等幢云皆寶貞年間盡六年而止正當天成

不疑辨

王圭

元年至長興二年其明年復用唐正朔稱長興三年其年三月武肅薨以遺命去國儀而又云有天寶寶大寶貞三號則天寶寶貞復當何時耶又一疑也意此三號者本中國紀元更亂而史失其官後人因遂以爲吳越所稱未可知歟歐陽子曰得吳越封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長興二年距其元年亦與溫公同其說出自通譜亦非親見然自其爲說已云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此

則實論也其不得歐陽子後諱之說者又曰吳越於國中有石刻僞號皆使人交午鑿滅之甚矣人之好求人之過也假令有之吾且取其知非而改焉而況於未之果然耶迺若僭禮則武肅曰吾平生所受異數皆有所由然及其後也悉命撤去之矣雖然吾以爲武肅在昭宗時仗順奔王可也而力不逮朱梁以後天下喪亂極矣孰取共主哉苟吾國不失典章而已雖改元僭禮未嘗也達觀於至蹟者取其大端而闕其丘益焉

不疑辨

王圭

或難以昔昭宗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令武肅勿攻而不從也是故通鑑以爲吳越罪政使力勝烏在其仗順奔王乎曰無將之戒春秋重焉昌不赦之賊也赦在吳志昭宗不得已而從之馬行密利昌之昏庸久已目東越爲家削之地而武肅先伐大順而舉事焉則戚矣此行密志也通鑑誤適其罪人倒其出入而綱目始正之若曰武肅奉命討賊而行密反黨賊而助之攻則平反得實而罪人伏吳辜矣蓋武肅之不從而討昌不置也昭宗必以爲然不從令而從其

意也奚害焉

歐陽子尚書屯田員外郎錢君黃 云曰鏐起餘杭
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
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
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
錢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益恃力者雖盛
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

其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序又曰錢氏自五代以來
尊中國効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

蓋臣曰此一人之言也而夙異如此何耶當是

大義辨

三三

時錢氏方盛也而豫其衰其藏志可窺而見也
為武進錢氏則如彼為金堂錢氏則如此將焉
取徵哉

曾魯曰讀唐書論唐之世家推蕭氏八葉宰相之盛
以為蕭梁有國之無惡於民故餘祉覃其後裔與唐
盛衰觀宋史載錢氏子孫聯姻戚畹出入將相富貴
之極與宋終始當時父子兄弟先後登制科入翰林
者惟錢氏數世建節封王弟昆駱戟相望者亦惟錢
氏祖孫相繼執政遂正台席者又惟錢氏宋之世家
莫此為盛然蕭氏失節其後遽微錢氏屢經易代而

子孫彬彬蓋由其先王保其民不識兵革而亦仁者
有後之驗歟 昭勳錄

蓋臣曰此其子孫之食報也吾故以系之末而
徵之天蓋死食於名宦者八人食於鄉賢者十
人賜進士及第者二人賜進士第者十五人賜
進士出身者一百一十九人有名無考者又三
十六人進士薦鄉者十人貢鄉者十一人辟舉
者四十六人高隱者八人以勳蔭貴封王侯而
下者四百八十二人無考者益紛不可詳迄今
駁駁未之艾何其盛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

不義辨

三三

勝言天之福善禍淫久而不越也歐陽子豫其
衰安在其為衰歐陽子右諸國薄吳越為剽剽
之尤今諸國之子孫皆安在而吳越之子孫若
此者歐陽子之說至于今天定之矣蓋其內舉
彛綱外弘威德固自致然歟吾嘗怪歐史於忠
懿之竭款而貢此人心之共與也叙其文深刻
務為挑織至撰為宋太祖之言曰此吾帑中物
耳何用獻為是言也李繼岌伐蜀對王宗弼之
言耳蓋已得蜀而宗弼猶以蜀賂以規西川節
制故繼岌云夫人以厚意加我而更詆訾之此

稍厚者不爲太祖寬仁誠恕當以天下之度待天下之人以勸來者猶恐不濟其有是乎此不惟誣忠懿而以誣太祖矣嘗聞歐陽子曾爲錢文僖即惟演忠懿子西京幕屬與文僖有隙故

後脩五代史遂痛毀吳越焉宋史嘗譏永叔晉出帝論爲濮園議而發則安知吳越世家不爲文僖發乎又曰史家失實自武成已然吾又奚多怪也如忠懿自宋興國三年九月得風疾歷數年更數十餘發至端拱元年七月李繼恩之賣賜至也與王子惟渲同也王蓋扶疾而拜焉

大業錄

卷二

其明日晡時疾乃甚又明日四鼓而薨可案也其死生同日固自偶然而劉定之以爲太宗醜死此又以誣太宗矣大抵史家好爲異說自前代陳壽魏收皆不免清議云或曰昔范旻嘗言忠懿在國徭賦繁苛矣此皆出于續綱目也然則亦誣歟曰非是之謂也歐陽子之說要皆有由但執其近似耳夫有國與天下不同也宋既混一天下則可以薄賦吳越以區區之地交諸侯奉天子不容爾也要在經畧有方使吾民得所耳其在易曰損而有孚无咎道固有然焉昔

者忠懿之輸國也兩浙之民聚而相哭曰吾王不歸矣因造浮屠命之曰保俶至今存也觀民有去思可以得當時之實矣此亦一徵也且當時建國錯天下繁賦其孰不然而歐史獨於吳越言之乃吾所以病也蓋昔金陵徐知誥用欽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征苗一斛別輸三斗後加至四斗謂之鹽米入倉則有麋米亦不下三斗釀酒則有麴引錢供軍須糶自晉天福時創例至宋咸淳間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也此其甚者歐何不言之歟或言續綱目出宋

大業錄

卷二

史宋史間采歐陽子歸田錄然則亦未可信也乎

吳越世家疑辯序跋

月川子曰余讀緒山子吳越世家疑辯序蓋信其為千古公案非一家之私言也夫前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不思蓋前人之愆而惟務掩過是誣之也非孝子慈孫之心也仁且智者弗為也緒山子念先德之不暴於天下後世故思從而表之表之誠是也不可得而私也徵諸吳越之人心則民到于今不忘質諸先正之公論則君子無弗與有顧獨于歐陽史文不能無疑焉然而據其論定之說有若若美堂記其歸德云云則亦無弗與者謂後世之史類不能闕文傳疑者非邪况天道福善禍淫之常久之無弗定者使錢氏之德或厭于天則其享國之久世澤之長天之報應如此哉余故特徵諸天命俾讀者以是先之

嘉靖庚申春三月月川子夏浚書于懷玉勿簡



吳越世家疑辨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馬蓋臣撰蓋臣始末未詳歐陽修五代史於吳越世家極言其汰侈暴斂之事說者或以為修有憾於錢惟演故以此言毀之並非實錄蓋臣之師錢德洪為錢鏐十九世孫因令蓋臣歷考通鑑綱目及他書所載錢氏愛民政蹟逐條臚列以証吳越世家之妄其書雖題蓋臣名實則德洪意也其間援引雖富類多以空言爭論至如吳越改元之事尚有石刻可據昭然難掩乃亦必喋喋而為之辨且謂其本中國紀元而史失之尤可謂鑿空妄說矣

後梁春秋二卷

〔明〕姚士粦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濮陽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後梁春秋

二卷》提要

後梁春秋序

余讀姚子所著後梁春秋而知奪嫡之不祥仁賢之有後天道若陰為劑量不爽眉髮者吁可畏也蓋六代賢胤無過昭明不幸以一青慚歿嫡冢失嗣至有梁神器一歸之簡文再歸之孝元兩君固皆武帝子也藉令天意而在兩君則當使之長有天下子孫永享頤兩君無論身死人手而聯翩血胤斬刈不翅艸菅孝元兇忍固宜簡文懦弱而諸子斷割尤酷僅僅遺一大

園豈梁武奪嫡之際簡文亦不無陰計于其間邪乃宣帝父子則雖羈棲一旅值以彈丸荆土依託周魏用抗彊陳者三十餘載而兩主稱帝諸子為王昆孫蕃衍七葉宰相與唐盛衰終始豈非上天明戒奪嫡默報仁賢之意乎更觀一時為孝元破長沙害河東者莫僧辯若也而僧辯之死似實沒手霸先至于後梁股肱若蔡王岑柳諸姓莫不顯著隋唐而文本亦復作相天意從可知矣此意冥秘千古未

有能道之者適濮陽明府以此書相示因共謀梓使此意灼然昭垂于千百年後且謂姚子編述是書不獨在繼絕存亡已也姚子名士彝經生而貧力于古者尚有西魏春秋余為廩之以需其成萬曆丁未夏日蜀人李作舟書于采石舟中

後梁春秋序

後梁春秋者何曰姚子以親親而尊尊賢賢而惡惡內內而外外續梁統也親親者何宣帝爲梁武孫昭明子于孤爲嫡子名爲順簡文孝元處非其據咸以凶終帝以三世嗣梁歷載三十有三神明之胄可無統乎尊尊者何陳氏倫有神器僭假名號

序

然梁有一日未亡之胤則有一日未亡之號故其上則有帝后太子諸王下則有公侯令僕文武以及即位崩薨贈諡之法雖小朝廷可無位號乎賢賢者何澤裴政之誅昭忠也聽柳遐之歸旌孝也蔡大有李廣許孝敬書官書死明節也來徵沈重崇儒也歸我三州美字小也惡惡者何張續

伏誅惡禍本也還師江陵殺河東王譽罪

孝元也帝殺殷亮明宇文殺也復置江陵總管著隋志也內內而外外者何華皎內附與其歸也城安湘伐公安不克我所宜讎也吳明徹章昭達入寇統在我也客星犯楚熒惑犯太微天象在梁也所謂內也陳篡梁而不備書讎相篡也周魏之際陳

序

二

氏諸主僅各一書所謂外也若夫太清三年梁猶未亡尋繼以魏之大統此從宣帝志也實所以明孝元之無父也何也宣帝以賢儲宗胤不容于孝元將駢首就戮若河東桂陽則蕭氏宗脉無噍類矣不得已而附魏以全宗也附魏則書魏統也孝元以全楚兵力樂其父兄之危擁兵不下第

與宣帝兄弟讎殺坐致父兄死于逆景之手固不得爲人君且不得爲子爲弟爲臣三綱絕矣是梁不亡于敬帝而亡于孝元矣書以魏統蓋用王通氏以元嘉遇弒其後不復備書以魏太和繼之之義也此余以春秋之意許姚子以尊尊而親親賢賢而惡惡內內而外外續梁統之說也

序

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嘉興縣事安成顏欲章撰

後梁春秋序

乙巳冬余自上高徙官海鹽即聞詞賦家有姚君願以一日之長時得見諸名下獨不見所謂姚君者明年秋試士幸以想見面目副我耳中姓名私心以爲夫夫固不易呈身者竊重之會督學台州李公意欲獎士格外而難其人余與年丈安成顏公謀曰非姚君不足當此因各以姚君進併進所著後

梁春秋李公為擊節賞之
曰是可有聞於世者遂廩饗
舍使勵千秋蓋異數也未
幾李公移楚命余鉉梓是
書用備史家散佚余惟後
梁以附庸見北史周隋二書

二

所載三十之季間興滅事跡
不過數幀而盡乃姚弋博考
載籍準經書事因事附人
旁引曲澄拓演成一代規模
觀此則梁武之祀雖亡于江
陰而若猶未亡陳霸先雖篡

有梁而若猶未篡何者後梁
先陳二年亡入隋眭蜀先魏
二年亡入晉等耳特恨幀
圓狹小人才屈弱介於周隋
之間不得如昭烈繼漢大書
綱目之為快也然朱子亦泛始

三

稱帝至于隋滅梁書凡數
見夫亦不忍亡梁之意乎且
是書採綴類皆南北菁英
外編奇逸展覽煥然且為
蜀檮杌吳越備史法書之刻
誠編年小史中之荀袁也今

正史梁書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所撰而姚君復撰後梁春秋何姚氏後先猷厚於南梁如此但後梁雖祀姚君不顯而姚君非受知李顏二公之聞更知代系史史乘人人系於

未余亦幸分之所知標為序其始末如夫褒貶予奪之微則有李顏二公之大手在

萬曆丁未秋仲宛陵漢陽春

書于雙瑞堂



後梁春秋上

海鹽姚士彝編述

中宗宣皇帝

中大通三年夏六月封皇孫曲江公啓為岳陽王王字理孫高祖武皇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也母保林龔氏以天監十八年生于東宮七歲封為曲江公幼而好學尤長佛義特為高祖所嘉賞及昭明薨後以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後梁春秋上

封河東郡王曲江公啓封岳陽郡王啓封武昌郡王暨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為異初昭明母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為上吉高祖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蟻鵠及諸物理埋墓側長子位有官監

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竝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高祖云雅爲太子厭禱高祖密遣檢掘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于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東宮簡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官直前未知邈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

後梁春秋上

二

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于崇政殿解髮臨哭歡旣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高祖旣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薨謚

曰安王子棟嗣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除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高祖旣廢嫡立庶海內噂噉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因進宜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大同四年秋七月以王爲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太子卒高祖捨王兄弟而立簡文

後梁春秋上

三

內常媿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有此授以慰其心王旣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高祖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王嘗於會稽作游七山寺賦詞甚玄致

中大同元年冬十月以王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王以襄

陽形勝之地又是高祖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圖霸功遂剋已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卹民蓋訪言于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于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于當年流芳塵于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檄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

後梁春秋上

四

內有不利于民不利于政長吏貪殘戍將悞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欵意於是境內稱治時魏賀蘭祥鎮荊州性甚清素王與通好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王意取而付諸所司魏朝聞之竝以賜祥

太清三年夏四月以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王不受代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父弘策從高祖起義天監初封洮陽縣侯爲孫文明作亂見害纘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起家秘書郎歷尚書僕射湘州刺史好學負才氣無所與讓及改雍州刺史聞河東王譽當代已纘素輕少譽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業譽當下援

後梁春秋上

五

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王兄弟時譽率軍下青艸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自江口將旋湘鎮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時湘東已至武城乃覆船沉米斬纜而歸荆湘因構嫌隙纘遂棄其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王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王猶總軍府之政會聞賊陷臺城王遂不受代○秋八月侯景圍

京師王遣司馬劉方貴帥師入援景字萬景魏之懷朔人也驍勇善騎射始事爾朱榮以擒葛榮功封濮陽郡公及高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後以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歡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澄乃爲書召景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議皆云納景非宜高祖不從於是封景河南王大

後梁春秋上

六

將軍使持節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遣其將慕容紹宗討景景敗于渦陽景乃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會魏人更求和親高祖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侯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高祖從之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景遂發兵反以誅朱异徐麟陸驗周石珍爲辭高祖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筆管之乃勅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更詔鄱陽王範等爲都督討景又令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于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平也兵聞拙速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景遂聲云游獵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

後梁春秋上

七

州進攻歷陽董紹先莊鐵等皆降之乃復爲導自采石濟師都下弗之覺也而新除都督京師軍事臨賀王正德舉衆應景景即分襲姑孰遂至慈湖時庾信王質水陸禦景咸棄軍奔敗景因乘勝至闕圍逼臺城于是湘東王檄所督諸州並發兵下赴國難檄至王以湘東與河東結隙令蔡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湘東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製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湘東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王云湘東

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王納之乃遣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赴援○湘東王繹還師江陵殺信州刺史桂陽王慤于獄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及簡文遇弒即位江陵是爲孝元帝時湘東入援軍次于郢州之武城諸軍頓江津並未之進旣而有敕班師湘東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

後梁春秋上

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湘東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湘東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慤字元貞長沙宣武王之孫桂陽敦王象之子嗣位領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三年援臺城遇敕還藩慤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尋爲張纘所搆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報湘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啓湘東懼乃水陸兼行自

蠻中步道馳歸江陵慤尙軍江津不以爲意湘東至乃召慤深加慰喻慤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慤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劉方貴叛據樊城王遣將攻斬之初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王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湘東又使諮議參軍劉歆喻王令自行王辭頗不順湘東大怒而方貴先與王不協潛與湘東相知剋期襲王未及發會王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洩遂

後梁春秋上

九

據樊城拒命王遣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子遷超乞師于江陵湘東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樊城已陷王擒方貴兄弟及黨與誅斬之○六月湘東王遣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肅思擊之方等敗死復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王帥師救之敗績先是湘東王遣諮議參軍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湘東大怒乃遣世子

方等征之方等字實相湘東長子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初徐妃以嫉妒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會侯景亂因請入援臺城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湘東始歎其能及河東王不受督府之令方等更乞征之拜爲都督令率精卒二萬南討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諡曰忠壯泉字潤岳東海人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湘東早見擢任及湘東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

徵泉春秋上

十

年秋七月湘東命泉征河東王譽于湘州泉至長沙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謂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譽勇乎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率衆遂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于是焚長沙郭邑徙居民于城內泉遂度軍圍其城久未能拔九月湘東乃數泉罪遣王僧辨代泉爲都督譽告急于王

王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王因攻之湘東大駭乃遣參軍庾奐謂王曰正德四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王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乙卯王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不克退而築城又盡銳攻

後泉春秋上

十

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王軍中沾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龔懼王不振以其屬降于江陵王衆大駭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于建水○雍州刺史張纘伏誅王初以構其兄弟事始于纘將密圖之纘懼請湘東召之湘東乃徵纘于王王留不遣州助防杜岸兄弟給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歸集又率部下繼至以義舉無往不剋纘深以爲然

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績因與岸兄弟結盟績又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眾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舉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杜岸馳告王王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績眾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績并其眾俘送之始被囚繫績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王許之王襲江陵常載績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建水南防守績者慮追兵至遂殺之棄屍而去○夏四月

後梁春秋上

三

王遣蔡大寶進屯武寧初王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眾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建水待時進軍營聞之召其軍還○杜岸寇襄陽中兵參軍尹正計岸誅之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從王伐江陵與其弟劼幼安等叛歸湘東湘東以

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湘東許之岸晝夜兼行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王母保林襲氏登陴閉門拒戰時王自江陵知其師掩襄陽且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王夜至襲氏不知其敗歸謂爲賊也至曉見王乃納之岸等知王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獻于廣平王遣尹正薛暉等討岸會周將權景宣率步騎三千來助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

後梁春秋上

三

子女並斬于襄陽北門王母襲氏數岸于眾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王命拔其舌齧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其頭爲漆枕○冬十月湘東王遣柳仲禮寇襄陽仲禮河東解人也祖慶遠侍中領軍將軍父津太子詹事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歷司州刺史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及景

反諸藩赴援見推總督臺城陷仲禮開營首降援軍聞之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于朱异成于仲禮仲禮入城先拜侯景而後見高祖高祖不與言遣令西上至江陵會王伐江陵湘東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急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嵩嵩執魏戍人符貴以降仲禮命其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

後梁春秋上

四

太守置弩于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圍襄陽○王遣諮議參軍蔡大寶聘于魏魏使榮權來報命王既與江陵相攻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于魏魏丞相宇文泰令丞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馬王大悅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

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王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及王出鎮會稽大寶謁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領長流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非人也王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權北平無終人魏散騎常侍兵部尚書○世子泰如魏時柳仲禮將圖襄陽王懼乃遣其妃王氏及蔡爲質請救于魏魏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蔡字道遠王之長

後梁春秋上

十五

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有成人之量及王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魏大統十六年春正月魏開府楊忠擒柳仲禮據其軍忠小名奴奴弘農華陰人也祖烈龍驤將軍父禎建遠將軍忠身長七尺八寸武藝絕倫識量深沉有將帥之畧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小黃縣侯嘗從安定公泰獵于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泰壯之北人謂猛獸爲拊于因以字之先是仲禮以兵騎一萬寇襄

陽忠與行臺長孫儉將兵救王乃進圍仲禮長史馬岫于安陸仲禮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于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于滌頭忠親自陷陣擒仲禮及其弟季禮悉俘其眾安陸竟陵皆降而

後梁春秋上

六

王乃獲安忠乘勝至石頭欲進逼江陵湘東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營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建北湘東遣其子方畧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乃旋師湘東與邵陵王書啓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邵泰軍曲直有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邵陵得書投之于案慷慨流涕○魏遣常侍鄭孝穆榮權來錫梁王之命時魏朝議欲令王發喪嗣位王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

時榮權在王所乃馳還具言其狀魏遂令穆等持節策命王爲梁王乃于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穆字道和榮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祖敬叔魏潁川濮陽郡守父瓊范陽郡守孝穆幼而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經史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歷岐州刺史考績爲天下最徵拜京兆尹十五年議遣梁使盛選行人歷觀內外無逾孝穆者十六年乃假孝穆散騎常侍持節策拜王爲梁王使還稱旨進

後梁春秋上

七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位至少司空卒諡曰貞○夏五月王僧辯陷湘州殺河東王譽時湘東遣王僧辯圍長沙旣久內外斷絕邵陵王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湘東書勸其罷兵大畧謂方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共思康復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柰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

易奪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湘東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東又遣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旦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大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

後梁春秋上

八

勿殺我得一兄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荆鎮湘東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起家爲湘東王左常侍湘東承制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湘東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剋日就道僧辯謂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

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驅承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強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許之及見湘東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湘東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收

後梁春秋上

九

僧辯旣至湘東因斫之中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會岳陽王襲江陵未知其備湘東遣左右往獄問計僧辯具陳方略即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兵退乃命僧辯往代鮑泉遂平湘州後以克復舊京功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爲陳霸先所殺○世子蔡薨大定元年追諡孝惠太子

魏廢帝元年夏六月王至自魏大統十七年王留蔡大寶居守雍部而朝于西魏宇文泰謂王

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王曰幸甚
泰乃召權與王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孤
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王曰榮常侍通二國
之言無私故啓今者得歸誠魏闕耳

魏恭帝元年冬十月遣柱國于謹等帥師會王
伐江陵破之是歲秋七月梁元帝遣使請據舊
圖以定疆界又連結于齊言辭悖慢安定公泰
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
乎會王亦乞師伐江陵冬十月遣柱國于謹中

後梁春秋上

下

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
泰餞謹于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
將欲何如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
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
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
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
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
必謂力不能分且釋懷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

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
用下策也師至襄陽王率衆會之謹乃令中山
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
走路梁人豎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
至悉衆燒柵圍之會大風城內火燒居人數千
家夜有流星墜城中元帝援耆筮之卦成取龜
式驗之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遣
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爲謹所破謹遂大攻元
帝出枇杷門親臨督戰胡僧祐中流矢死累敗

後梁春秋上

下

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師謹字思敬河南洛
陽人性深沉有識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歷
功封燕國公謹旣破梁俘男女十餘萬人收其
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鳥
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舉輦法物
以入于朝軍無私焉○魏人執裴政于王釋之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梁侍中父之
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于時政爲當
時所稱父喪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

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累功封夷陵侯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及魏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魏師所獲王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亦何煩殉身于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惟命王鐔之送至城下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後梁春秋上

廿三

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事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王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江陵陷送于魏京宇文泰聞其忠授賁外散騎侍郎○冬十二月魏人殺梁主繹江陵旣陷元帝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蕭世誠一至此乎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王孝祀作降文白馬素衣出門王使鐵騎擁之入管囚于烏幔之下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

金千斤于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王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于主衣庫及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王遣尚書傳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王使以布帊纏屍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年四十七敬帝追尊爲孝元皇帝

後梁春秋上

廿三

大定元年春正月王卽皇帝于江陵東城于謹旣平江陵魏恭帝立王爲梁主都江陵資以荊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王乃稱皇帝改元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尊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軍車服節文竝同王者唯上疏魏朝則稱臣奉魏正朔至于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河東王

譽丞相諡曰武桓○立世子歸爲皇太子歸字仁遠帝之第三子也母曹貴嬪以大同八年生于會稽歸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善于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封皇子巖爲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故安成王子岌爲安成王巖字義遠帝第五子也性仁厚善于撫接歷侍中荊州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岌帝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岑字智遠帝第八子也初封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位至太尉性

後梁春秋上

卅五

簡貴御下嚴整有三子瓚球琚欣高祖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文籍善屬文宣帝踐位以欣襲機封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徵雍州刺史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往帝爲梁王承制封拜除大寶爲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貢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

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至是帝徵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戶○以襄陽郡守岑善方爲太府卿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太將軍彭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于辭令以刑獄參軍隨帝至襄陽帝初請附魏以善方兼記室克使詣魏應對閑敏深爲宇文泰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

後梁春秋上

卅五

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帝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及是徵爲太府卿領中書舍人轉大府領舍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操爲五兵尚書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帝母龔太后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略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帝外兵參軍親任亞于蔡大寶帝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郢

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以前五經博士沈重爲中書侍郎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高祖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卽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平重乃留事帝除中書侍郎兼中

後梁春秋上

共

書舍人累遷負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領羽林監令重于合歡殿講周禮○以前著作佐郎柳詵爲侍中領國子祭酒詵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恢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及帝踐阼以詵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詵有俊辯有所顧問應答如響入隋位至秘書監封漢南縣公○以秘書郎王浚爲侍

中吏部尚書浚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浚少有令譽尚帝妹廬陵長公主歷秘書郎太子舍人宣城王友廬陵內史帝踐阼授侍中吏部尚書○以前少府卿沈巡爲金紫光祿大夫巡吳興人父僧晏左民尚書太清中巡爲東陽太守侯景平元帝徵爲少府卿荆州陷帝署巡爲金紫光祿大夫天保五年卒于江陵巡子君理時爲陳東陽太守請身迎巡喪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兄君嚴迎柩還

後梁春秋上

世

葬○以法曹參軍柳莊爲中書舍人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莊少有遠量博覽羣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爲岳陽王諮議參軍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于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帝辟爲參軍轉法曹及帝踐阼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以前中書舍人劉臻爲中書侍郎臻字宣挈沛國相人也父顯梁潯陽太守偏精班漢人稱爲漢聖臻年

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選中書舍人嘗讀班史呼田宵爲田宵元帝問之臻曰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宵帝無以難之江陵平復歸帝以爲中書侍郎後爲周冢宰宇文護辟爲記室爲露門學士封饒陽縣子隋文受禪進位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爲學士臻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

後梁春秋上

八

謂臻還家引之而還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以徐矩爲度支尚書矩東海人尚書左僕射簡肅公勉之子有文學善吏事頗黷于貨殖子敬鴻臚卿○以前法曹參軍柳靖爲尚書度支郎靖字思休選之長子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貲郎後隨父入周歷

河南德廣二郡守隋文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開皇中以壽終○以大將軍魏益德爲車騎將軍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帝鎮襄陽以益德爲其府司馬帝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千戶加車騎將軍○以大將軍尹正爲護軍將軍正其先天水人帝鎮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擒張纘獲杜岸皆正之

後梁春秋上

九

力帝承制以爲將軍尋拜大將軍及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邑千戶子德毅○以將軍尹德毅爲大將軍德毅多權略初江陵平德毅說帝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林岡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餽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

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

後梁春秋上

壬

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帝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帝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後是以見疑賜死○以將軍薛暉爲大將軍暉河東人也有才略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督禁旅爲

帝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改獲杜岸于南陽帝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以莫勇爲武州刺史魏永壽爲巴州刺史是年五月庚辰勇及永壽爲侯平所破見虜○以中衛范通爲東平王長史通順陽人尚書右丞廸之弟也文采劣于廸而經術過之○前侍中驃騎大將軍柳遐乞歸襄陽許之遐字子昇幼而爽邁神彩嶷然篤好文學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府法曹參軍謝舉爲僕射引遐與語

後梁春秋上

卅一

甚嘉之曰江漢英靈見于此矣帝鎮雍州選爲治下尋遷別駕及于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貞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帝卽位于江陵以襄陽歸于西魏遐乃辭帝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金陵唯留先

臣獨守墳柏嘗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帝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及帝崩遐舉哀行舊君之服○二月梁王方智立○魏以楊忠鎮穰城時魏與帝初定江陵乃令忠鎮穰城以爲犄角之勢○王琳遣潘純陀等寇襄陽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竝入後庭見幸琳

後梁春秋上

世一

由此得在左右以軍功封建寧縣侯廣州刺史元帝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江陵已平琳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因據湘州志圖匡復乃遣其將潘純陀侯方兒來寇帝出師禦之純陀等退歸夏口二年車騎將軍魏益德卒詔贈司空諡曰忠壯天保五年以益德配饗中宗宣皇帝廟○春二月帝擊侯平于公安湘州刺史王琳聞江陵已陷遣別將侯平攻梁帝乃擊平於公安平與長

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琳遣平鎮巴州○王琳稱臣于帝初侯平頻攻梁軍以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揮琳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江州琳勢益衰乃奉表請齊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子皆沒于魏因獻款于魏稱臣于帝以求妻子

三年春正月魏宇文覺廢其主廓爲宋公自稱周天王○柱國尹正卒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剛天保五年以正配饗中宗宣皇帝廟○秋後梁春秋上

世三

九月周宇文護弒其主覺立寧都公毓爲主○冬十月陳霸先篡梁自稱皇帝廢其主爲江陰王四年大將軍王操帥師取王琳長沙武陵南平三郡時上游諸將不受琳指麾雖屢寇梁師老兵疲不能進帝乃遣操率兵略取琳之三郡○五年夏五月王琳破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琳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殺太守蔡大有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帝帝許之師

未出而琳軍敗附于齊○皇太子歸聘于周是歲遣太子歸朝于周以蔡大寶領太子少傅○六月陳霸先殂兄子蒨立○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六年夏四月大雨雷震前殿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周宇文護弑其主毓毓弟魯公邕立○甄玄成卒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帝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

後梁春秋上

世四

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遂有得其書者進之于帝帝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帝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卒贈侍中護軍將軍有文集二十卷○散騎常侍岑善方卒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帝委以機密大定七年卒贈太常卿諡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

卒周武帝錄善方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柳義江三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公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子文本相唐太宗卒諡曰憲

七年春正月湘州城主殷亮以城降陳先是江陵既陷巴襄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守之陳太尉侯瑱將兵逼湘州周賀若敦將兵救之未幾

後梁春秋上

世五

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陳于是亮亦以湘州降宇文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秋九月乙巳客星見于翼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其下之國皆受其禍其占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占曰有白衣之會人主惡之又翼爲楚分爲明年帝崩之應○前尚書右僕射張瑄卒瑄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

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歷位御史中丞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分騶兩途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進豫州刺史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綰再爲司憲糾彈無所迴避豪右憚之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臺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帝以舊位禮之

八年春二月壬寅癸惑犯太微占曰癸惑主死

後梁春秋上

世六

喪太微天子之庭也又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癸惑所在其犯太微主命惡之○夏六月周以荆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西魏旣平江陵使帝承梁祚復置江陵防主統兵居于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梁備禦內實兼防梁也太定初以長孫儉權景宣爲江陵防主周武帝改爲總管至是分江陵爲總管以田弘陸騰高琳等相繼爲之○帝崩葬平陵帝自失襄陽之地又見邑居殘毀于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

著愍時賦以見意焉其詞曰嗟余命之外薄實賦運之逢屯旣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于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惡二東之英華豈三石于郭杜異五馬于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需慶將

後梁春秋上

世七

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艸赤縣遶于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已况託萼于霄極寵渥流于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于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于明時遂超隆于宗子始解印于稽山即驅傳于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旣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于樊川等

勾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潸潸歸歎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既車徒之絕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泯泯實有感于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迥飄薄于流萍忽沉滯于茲土復朞月而無成昔方千而畿甸今七里而繁榮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積待同榮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孑孑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馬伏櫪

後梁春秋上

卷九

而悲鳴既有懷于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于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于宋玉空稱嗟于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繁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徇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覲津渚跋扈江湄屢征肇于殷歲頻戰起于軒時有扈興于夏典採芑著于周詩方叔振于蠻貊伯禽捷于淮夷在

通穢其能幾會斬馘而舉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帝在位八載年四十有四葬之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帝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于儉素事龔太后以牽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

後梁春秋上

卷九

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嘗謁釋曇彥彥曾與許詢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以長年至梁見帝是詢後身彥呼帝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帝曰弟子姓蕭名彥彥乃以三昧力加被帝恍然悟前身也但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于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並行于世帝疆土既狹居常快快每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未嘗不肝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崩帝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宜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準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史臣曰宣帝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北朝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類運雖土宇殊于舊邦而

後梁春秋上

卑

位號同于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

後梁春秋上

後梁春秋下

世宗孝明皇帝

海鹽姚十二彛編述

天保元年皇太子歸卽皇帝位卽位之元年尊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爲皇太后所生曹貴嬪爲皇太妃○立東陽王琮爲皇太子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至是立

後梁春秋下

爲皇太子○立王子獻爲義興王獻字欽文明帝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荊州獻懼與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也及陳亡吳人推之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宣明二帝兄弟中竝第三而踐尊位獻自以明帝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于獻由是益

爲衆所歸襄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獻遣王褒
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褒衣進
士服棄城而遁獻衆聞之悉無關志與述一戰
而敗獻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民家爲人
所執送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以柱國
蔡大寶爲司空中書監王操爲尚書僕射帝冊
授寶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寶
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以散騎常侍蔡大業
爲都官尚書大業字敬道大寶之弟有至行父

後梁春秋下

二

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
使詣北朝初命以西中郎將參軍隨宣帝之鎮
及踐阼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
常侍衛卿帝嗣位遷都官尚書除貞毅將軍漳
州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卿○以柳洋爲吏
部尚書洋河東解人祖悌尚書左僕射父昭中
書侍郎洋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王浚俱以風
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黃
郡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以袁敞爲吏部郎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
俊安城內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
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
命主者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
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宇萬國
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
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報奏
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
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後帝入隋授開府儀同

後梁春秋下

三

三司終于譙州刺史子謚謙○以甄詡爲中書
舍人詡玄成之子少沉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
人尚書右丞從後帝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
于太府卿○以韋琳爲中書舍人琳京兆人南
遷于襄陽天保中爲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善
劇談好臧否人物衆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嘗爲
組表以託刺當時其詞曰臣組言伏見除書以
臣爲糝熬將軍油蒸校尉雁州刺史脯腊如故
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籠臨謁載兢載惕臣聞

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綺羅

江陵城二十里有高沙湖其中魚

白綃女兒豈期心于珠翠

結呼白鮪河臣美愧

夏鱣味慙冬鯉常恐鮐服之譏懼胎鼈巖之誚

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弘曲蒙

鈞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

象筯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

佩檣輕瓢纔動則樞輿如雲濃汁暫停則蘭膏

成列宛轉綠薺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

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到銅鐻門奉表以

後梁春秋下

四

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搢紳陂渠俊乂穿

蒲入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時人惡

之或以譏誚聞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傳于江

表○以蔡允恭爲著作佐郎允恭太寶之子美

姿容工爲詩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梁亡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

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耻之

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繇是疎斥帝

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唐爲秦王府參

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

春秋○以東陽王師徐岳爲太子詹事岳尚書

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勉之少子度支尚

書矩之弟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琮

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尚

書俄遷尚書僕射從後帝入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終于陳州刺史子凱秘書郎以秘書郎

王衡爲太子洗馬衡尚書令操之子也操七子

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秘書郎歷黃門郎○以

後梁春秋下

五

沈君公爲義興王師君公吳興人君游之弟有

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帝所重歷中書黃

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獄師

從獄奔陳授侍中太子詹事隋平陳以獄同謀

度江伏誅○夏五月太皇太后龔氏崩諡曰元

太后○秋九月皇太妃曹氏薨諡曰孝皇太

妃○二年春正月皇太后王氏崩諡曰宣靜皇后○

領軍將軍薛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建

子尚知名

三年春二月中書監蔡大寶卒大寶卒帝哭之
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諡曰
文凱配饗中宗宣皇帝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
雅達政事文詞贍速國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
並大寶專掌之宣帝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
以帝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
集二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于世有四子次子
延壽

四年夏四月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吏部尚
書王浚卒于周浚于天保四年使詣周卒于賓

後梁春秋下

六

館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瓘有文詞黃門侍郎
○周遣使來徵沈重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廼
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曰皇帝問
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
方所以會軌異代于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
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絳起焰素篆從風文逐
世疎義隨運舛大禮存于玉帛之間至樂形于
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

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
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
賁奉神器恭維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
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于治俗九變未叶于移
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
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于荆陰隋照更明于漢
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京帛之聘翹
車之招所望鳳舉鴻鸞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
彼異同上庠弗墜于微言中經罔闕于逸義近

後梁春秋下

七

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
申培鮑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
道爲菰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
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
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
優厚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
鐘律天和中復于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
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
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于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遣杜元茂等城安湘先是帝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帥師城漸水以東陳刺史符元舉啓聞陳寓書于周冢宰宇文護曰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况周陳款好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敕邊吏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于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歸忽遣杜元茂神僧

後梁春秋下

九

訓等將率人馬踰澗涉澗便置城隍謀爲侵事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吝今春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敕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隣惠無俟涉言放下漸東唯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荆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

好義絕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疆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

五年夏五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

後梁春秋下

九

朔內附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爲小吏梁代爲尚書比部今史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過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于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

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卽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勾引周兵又崇奉帝爲主送其子玄響爲質仍請伐陳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度岳陽太守章昭裕杜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于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亦爲之用戴僧朔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

後梁春秋下

十

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討恒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南丹陽太守鎮采石從征留異侯安都于巖下出戰爲賊所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六月彗星犯上將長一丈閏六月歲星太白合在柳占云太白爲兵象柳爲周分占爲內兵又曰主人凶憂失城此爲周師喪敗元定被擒殷亮誅死及帝失長沙巴陵河東

諸郡之應○帝遣柱國王操帥師會周宇文直元定權景宣與陳師戰于沌口敗績大將軍李廣死之皎旣內附陳慮皎先發乃前遣湘州刺史吳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楊文通黃法慧章昭達程靈洗等叅謀討皎皎求救于周使者至長安帝亦上書言狀且乞師于是周武遣其弟衛國公宇文直長湖公元定荊州總管權景宣率人馬三萬來赴帝遣柱國王操等率

後梁春秋下

十一

水軍二萬與皎俱會于夏口直令定率騎數千圍郢州吳明徹等水陸來拒以定已渡江勢分遂先與水軍交戰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大敗皎與僧朔單舸奔江陵定無復船渡食盡被執而李廣先登力戰及皎軍敗亦爲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諡曰忠武由是長沙巴陵並陷于陳直字豆羅突周文帝之子武帝之母弟也性浮詭貪狠無賴魏恭帝三年封秦郡

公武成初進衛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以憤
怨謀反誅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有勇略每戰
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以襄虜將軍從魏孝
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進封長湖郡公既被陳人
所執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景宣字暉
遠天水顯親人曉兵權有智略以攻拔襄城功
封顯親縣男進爵千金郡公洮口之戰以驕縱
納賄將士莫肯用命致敗宇文直欲繩以軍法
朝廷赦之尋卒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雅性剛

後梁春秋下

主

直微涉書史孤虛遁甲略通其妙頗以英雄自
許陳武深奇之以平杜龕功封安吳縣侯進爵
南民平郡公統衆北伐敗于清口爲周將王軌
所擒以憂憤遘疾卒于長安○帝殺柱國殷亮
宇文直以軍敗懼罪乃歸罪于柱國殷亮帝雖
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陳吳
明徹陷河東守將許季敬死之季敬吳人小名
嗣兒勁勇過人爲宣帝時驍勇以大將軍守河
東吳明徹乘勝來攻既無救援城陷爲明徹所

擒遂戮于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東平王岌
薨詔贈司空諡曰孝

六年陳吳明徹寇京師僕射王操及周副總管
高琳擊敗之時吳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
帝與江陵總管田弘出保紀南城以避其銳唯
王操與琳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
經十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
保公安帝乃還江陵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
也以寧朔將軍從魏孝武西遷拒高歡有功封

後梁春秋下

主

鉅野縣侯進封犍爲郡公及拒退明徹帝表言
其狀乃進授大將軍卒贈本官諡曰襄○冬十
一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
七年春正月陳主頊立○左民尚書蔡大業卒
詔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
名○尚書僕射劉盈卒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將
錄事參軍隨宣帝之鎮有器度勤于在公宣帝
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黃門郎中書監雍州
刺史尚書僕射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時頗知

名隋鷹擊郎將○度支尚書傳準卒準北地人
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譚湘東王外兵參軍準
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宣帝之鎮官
至度支尚書卒贈太常卿諡曰敬康所著文集
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竝材兼文史秉尚書
右丞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八年春正月

九年陳遣章昭達寇京師王師與陸騰李遷哲
等擊破之陳遣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來寇

後果春下

古

江陵帝告急于襄州宇文直遣大將軍趙閭李
遷哲等率步騎赴之竝受江陵總管陸騰節度
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
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開門
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
斃文季僅以身免虜獲三百餘人陳人又決龍
川寧邦隄引水灌江陵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
塞北隄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
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

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
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于城
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
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
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親率將士戰于
西隄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昭達字伯通
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天嘉元年追
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進封邵陵郡公卒贈
大將軍騰字顯聖代人也少慷慨有大節以平

後果春下

主

李廣嗣功封上庸縣公進位柱國大司空卒諡
曰定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少修立有識度慷
慨善謀略以討蠻酋蒲微功封西城縣公進爵
安康郡公卒贈金州總管諡曰壯武○陳人寇
青泥大將軍許世武赴援敗績時帝與周軍大
蓄舟艦于章陵之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
戢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帝遣大將軍許世武
赴援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下
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

軍士爲長戟施于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城乃陷世武孝敬之子少襲父爲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旣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度支尚書宗如周卒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宣帝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踉蹌自陳不謗宣帝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

後梁春秋下

去

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于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其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十年久十二月周以基平郡三州來歸初華皎戴僧朔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于帝帝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皎因朝周至襄陽謂宇文直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周武許之詔以基平郡三州歸之于帝

後梁春秋下

去

十二年散騎常侍沈君游卒君游吳興人祖僧粲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守君游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卒有文集十卷
十三年夏五月周廢佛道二教初周武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時江陵大明寺乃宣帝所建以旃檀像歸之而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相堂張僧繇爲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旌問釋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

比耳及是廢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
宣尼像乃不令毀拆

十四年侍中尚書令王操卒初吳明徹來寇帝
出頻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汪
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
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
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及卒帝舉哀于
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
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于瓦官門贈司空
後梁春秋下

太

進爵爲公諡曰康節

十五年帝至自周周武帝平北齊得傳國璽帝
至鄴朝賀帝入周畿大冢宰命有致積其餼
五率米九十筭醢醢各三十五醬酒十八壺米
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儉
以致帝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
日帝朝受享于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一公玄
冕乘車陳九儉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
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并服乘車執贊

設九儉以勞賓帝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
乘車還贊千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贊受贊並
于堂之中楹又明日帝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
衛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
贊勞于帝明日帝還贊又明日帝見三孤如見
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贊勞帝見卿又如三
孤于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之長
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周武雖以禮接帝然未
之重也帝知之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
後梁春秋下

十九

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唇齒犄角之事辭理辯
暢因滄泗交流周武爲之歎歎自是大加賞異
禮遇日隆後武帝大會羣臣及諸蕃客齊氏故
臣叱列長叉亦預焉武帝指謂帝曰是登陴罵
朕者也帝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敗吠堯武帝大
笑及酒酣武帝自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
達磨支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仍謂
帝曰當爲梁主盡歡帝乃起請舞武帝曰梁主
乃能爲朕舞乎帝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

不同百獸周武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疋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遣歸國執帝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主歸江東帝經途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叙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首

十六年以都官尚書沈重爲太常卿重自以入周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周武帝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後梁春秋下

二十

綬三世沐浴恩光祗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帝拜至散騎常侍太常卿○夏六月周主邕殂太子贊立

十七年春二月周主贊傳位于太子闡○中書黃門侍郎范迪卒迪順陽人祖鎮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少機辯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天保十七年卒有文集

十卷子哀

十八年是歲爲周宣帝大象元年先是周武帝改元爲宣政帝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周武果崩至是帝復離合大象二字爲天子象明年周宣亦崩

十九年夏五月周主贊殂○柳莊聘于周時周宣帝崩詔以隋文輔政帝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隋文懼帝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後梁春秋下

二十一

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慚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相與共保歲寒耳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于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遲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帝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隋文結託之意遂言于帝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之徒竝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閭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

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伏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于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帝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謙相次就戮帝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隋文踐阼莊又入朝隋文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

後梁春秋下

世

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廣運元年遷太府卿及梁亡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

二十年春二月周隋王堅稱皇帝○隋遣使來聘隋文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疋○都官尚書王浟卒浟淀之弟方雅有器識位至都官尚書天保二十年卒子懷秘書郎隋沔陽令

二十一年春正月陳主項殂太子叔寶立○隋

遣使來逆帝女隋煬帝蕭皇后明帝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東平王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隋煬爲晉王隋文將爲王選妃于梁遍占諸女皆不吉帝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備禮納后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隋文大善之王甚寵敬焉及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

後梁春秋下

世

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修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借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于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于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瞽之所滯思竭節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傷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

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戒盈孰有念于知足苟無希于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遁于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于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胃襟而未識雖沐浴于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于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于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

後梁春秋下

苗

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屈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上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于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咄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

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散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憑同絕筆于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官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官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于竇建德建德妻曹氏妒悍煬帝妃嬪

後梁春秋下

孟

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于武強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汗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于洛州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于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于京師賜宅于興道里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于揚州合葬于煬帝陵諡曰愍○封皇子景暉海王瑒晉陵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瑒新安王瑒等入隋瑒歷朝議大夫尚衣奉御祕書監瑒子欽貝州刺史珣歷左光祿大夫梁國

公食邑三千戶贈遷州刺史子鉅鈞鉅小名藏
嗣爲梁公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暉出
入宮掖伺察內外每有游宴鉅未嘗不從遂於
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文化及所殺鈞
終唐太子率更令鈞生淪州長史灌灌生嵩相
玄宗年踰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二子華衡
華相肅宗爲李輔國所忌貶峽州司馬卒二子
恒悟恒爲殿中侍御史恒生俛相穆宗以太子
太傅卒于家悟爲大理司直悟生倣相僖宗以

後梁春秋下

某

鯁直爲權近所忌以司空蘭陵侯卒年八十衡
尚新昌公主爲太僕卿駙馬都尉五子戡復異
升畧復相德宗以廢居饒州卒年五十七次子
湛湛生真相懿宗無顯功真生邁相僖宗爲孔
璋所譖賜死瑒衛尉卿秘書監封陶丘侯初晉
王廣欲以其妹蘭陵公主配瑒隋文帝許之不
果後適河東柳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
之隋文既崩煬帝徙述嶺表令主與述離絕將
改嫁之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不

從主憂憤而卒瑒字時文九歲封新安王國除
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瑒愛經術善屬
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
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
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千命非先王所
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
標膏肓矣晉王爲太子授千牛卽帝位妃爲后
而瑒寢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
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

後梁春秋下

某

通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
爲恠語罪不測瑒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
言事忤旨稍見忌遂出爲河池郡守部有鈔賊
萬人吏不能制瑒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
賜有功又擊走薛舉數萬唐高祖入京師招之
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
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諸務悉
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瑒自力孜孜抑過
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貞觀中以太子

少師尚書左僕射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于昆弟弗見客瑀于此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艸板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卒年七十四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禰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卿銳孫定以六州刺史治最遷戶部侍郎太常卿以不免于賊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

後梁春秋下

廿八

贈太師○秋九月江水赤如血自荊州至建康凡數千里洪範五行傳曰火水沴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又曰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不五年而後主入隋不遣安平王巖等引陳人悉虜江陵男女奔陳國遂亡又二年而隋破建康陳亦亡○冬十二月隋罷江陵總管隋文旣納帝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帝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獨孤皇后言于隋文曰梁

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得專制其國

二十二年散騎常侍太常卿沈重卒天保十九年重朝于周歸未幾卒年八十有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于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于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

後梁春秋下

廿九

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二十三年帝至自隋帝朝于隋次于郊外詔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于驛館雄等降就便幕帝服通天冠絳紗袞端珽立于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梁國雄等立門右東面帝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于梁帝顧言入告帝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帝俱入至于庭下

帝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于館門外道右東向帝送于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隋文冠通天冠服絳紗袞御大興殿如朝儀帝服遠游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先是隋文踐極帝朝于隋隋文甚敬焉詔帝位在王公之上帝被服端麗進退閑雅隋文矚目百僚傾慕賜以億計月餘歸藩隋文親餞于滻水之上至是復朝于隋賜緣萬匹珍玩稱是及還隋文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

後梁春秋下

三

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及耳帝拜謝而還二十四年夏五月帝崩葬顯陵是年五月帝寢疾臨終上表隋文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痼疾屬續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隋文覽而嗟悼焉帝在位二十

三年年四十四及崩羣臣葬帝于顯陵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帝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于世明帝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茲故能保

後梁春秋下

世一

其疆土而和其人民焉平顯二陵在荊州城北四十里紀山之陽梁亡隋文各給守墓十戶唐韓休二陵碑曰有梁拓跡開統建邺立號皇業始于憂勤霸功興于海縣乃昭事上帝惠綏遠人文軌通于四表正朔繼乎三代屬天步未夷皇綱中圯巨猾開疊大盜潛移宗廟鞠為禾黍衣冠剪為戎狄則我梁之業將墜于地國之郊禋蓋無主矣而天未絕商周猶祀夏炎精翳而復揚文德懿而方肇明命斯在神休允歸則我

中宗宣皇帝世宗明皇帝乘彼樂推撫其歸運者矣宣皇帝諱答明皇帝諱歸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也房雲祚商大火封宋功昭華夏之業德盛明周之禮故能慶緒崇綱哲源浩濟樂叔之封既命遂列于諸侯高辛之祚克昌俱有于天下始宋公子食菜于蕭國以得氏其後居于豐沛自漢丞相何侍中彪奕世載美不忝前烈洎于裔孫整東晉淮陰令始渡江居于南徐州之蘭陵焉整生雋及鎔雋曾孫道成是爲齊高

後梁秦叔下

世一

帝鎔以四代孫丹陽尹順之生高祖武皇帝衍高祖生昭明皇帝統宣皇帝卽昭明皇帝之子明皇帝卽宣皇帝之子也降元精之吉乘正陽之氣星斗發祉日衡兆祥德叶于天地之和名書于帝王之錄故其本枝崇慶歷試肇跡勿用而履夫重剛明夷而蒙彼大難乃鞠旅焚汚投戈雍梁政始東國化行南紀取長沙而兵不血刃戰江夏而舉無遺策推賢用之而如不及委政授之而心不疑誅獫狴而廓天關埽機槍而

清帝座遂撫方夏用膺徽號訓兵同于一旅申命式于九圍克祇上靈之睠光啓中興之業于斯時也飛鴻滿野戎馬生郊庭旅荆棘室同煨燼由是躬大禹之菲薄同衛文之節儉千里襁負一年成都適其樂國歸我有道者蓋同于遷幽而居此也於是蒐夢澤朝渚宮五德配天二郊在國不失舊物重覩漢官之儀叶于新命還秉宗周之禮用能布令結援修好申盟我譽延乎四方人心洽于一德始則誕受多福終亦繼

後梁秦叔下

世三

明重熙豈惟敵國挫師克申威武信亦強隣結好芬若椒蘭謹其外虞弘我邦本孝心虔于祗見儉德過于茅茨立教以至仁爲宗弘風以清淨爲樂豈非古之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夫方欲觀兵上國清蹕中壤混一區宇削平四方而乾道臨于大過雄圖屈于短運霸功則肇王業未弘雖慷慨于當年竟遲回于卒歲者矣嗚呼陵谷驟改市朝無處荒墳巋然蔓艸無沒孟嘗尊貴獨愴雍門之言魏武英威空留士衡之吊有

可悲矣嗣子琮屬金陵畢氣天祿永終山川不出于伯符曆數有同于歸命終我梁祚是爲虞賓其天意也豈人事也次子珣梁南海王疇在光祿大夫梁國公食邑三千戶贈遷州刺史承百祀之重稟一宗之慶恩昭異代禮崇備物子鈞皇朝中書舍人率更令崇賢弘文兩館學士鈞子灌皇朝渝州長史贈吏部尚書疇其慶靈俾爾戡穀盛名昭于海內高秩謝于人寰實彰燕翼之宜克享褒崇之禮嗣子曰嵩金紫光祿

後梁恭帝下

世

大夫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河西節度經略度支營田九姓長行轉運等副大使知節度事判梁州事赤水軍使檢校天下諸軍兵募健兒使集賢院太學士上柱國徐國公秉靈迪哲體道弘正自我人秀惟其國頑亮采而三階已平疇咨而九功式叙糾易王憲緝熙邦政文武體用清明在躬地奉紫垣之寵門延絳河之貴永言孝思式是前烈雖大統云集而鴻芬其記時逢喪亂跡昧于亡隋之年運屬光華功盛于有唐之

日丘墟遂遠碑表莫存豈使配天之功不勒于金石終古之美永翳于丘山式繼武于烝夷俾披文于大隧緬思至道俯課虛懷幸陪論政之餘空媿知音之託乃爲銘曰天祚我梁受命而王於穆烈祖昭惟武皇德配華夏功成剪商克受丕祉弘茲太康陰極爲剝秦終而否九伐未修四郊多壘戎江孔熾王室如燬不有繼明孰彰世祀四子有命二宗代興曆數攸在天人叶徵靈心允洽玄德昭升奄有成命其歸與能長

後梁恭帝下

世

江作限上京未復永念殊邦思同比屋拔山雖壯逝水何速嗣王不辰終我天祿洪惟德門卓彼孝孫弼我王道弘其政源式播前烈貽厥後昆勒茲琬琰永馥蘭蓀已矣焉哉昭丘一望盡烟埃楚塞斷今荆門開緬千里以環繞見二陵之崔嵬銅臺虛今總帳暗金局閱今黃鳥哀鳴呼百年人畏其神者豈獨軒轅之臺史臣曰明帝纂承舊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措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

非繼世之令主乎○安成王欣卒時後主嗣位
贈欣司空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
本初欣以文詞擅名所敵倅者唯河東柳信言
然柳內雖不伏而莫敢與抗及聞欣卒時柳爲
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
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忤以爲笑樂

後主

廣運元年隋遣使來錫璽書後主嗣位隋文賜
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寤勞常須自

後梁書卷下

書

力輯緒內外親任才良聿遊世業是所望也彼
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皆
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
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
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
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饁粥以禮自存又賜
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年號廣運有識者因
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以安
平王巖爲太傅尚書令巖以廣運二年奔陳受

後梁書卷下

書

平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及陳亡
百姓推巖爲主以禦清師宇文述進至奉公球
巖與陳君範等面縛路左以會稽請降述許之
開皇八年伏法于長安○以吏部郎蔡延壽爲
御史中丞延壽大寶之次子也有器識博涉經
史尤善當世之務高宣帝女宣成公主歷中書
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後帝入隋授
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終于成州刺史○大將
軍戚昕伐陳公安不克後主遣昕以舟師襲陳
公安不克而還未幾梁亡昕與安平王巖奔陳
昕嘗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拒楊素素到
仁恩擊敗悉俘其衆素勞而還之○隋復置江
陵總管○隋來徵吳王岑王自以望重屬尊頗
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因留不遣○大將軍許世武伏誅世武密以城
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洩後主誅之○有烏巢
帳隅後主新起後有鴛鴦集其帳隅京房易飛
侯曰野鳥入居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未幾帝

入隋不遭而梁亡矣

二年江陵寺銅像流汗初晉永和六年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躬事頂拜沙門墨翼奉安本寺太元中嘗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有屬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荆入寺禮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使勸像光背梵文

後梁春秋下

卷八

曰阿育王造也其後歷宋齊梁每以放光為瑞流汗為珍大定七年像復流汗而宣帝崩天保十五年明帝迎像入內禮懺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後主移像于仁壽宮又大流汗而梁國遂亡○秋八月後主大去其國是年隋文徵後主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于長安江陵父老莫不煩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隋以後主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為江陵總管將兵戍之軍至郡州後主叔安平王巖及弟義興王瓛等懼弘度掩襲

之遣使請降于陳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

江陵巖等率其部眾驅文武男女二萬餘口奔陳隋文聞之于是廢梁國遣左僕射高頻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尋拜後主為柱國封莒國公自大定元年歲在己亥至廢運二年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而亡煬帝嗣位後主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山史令改封梁公梁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于是諸蕭氏弟布列朝廷後主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

後梁春秋下

卷九

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後主同列煬弟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喻之後主答曰琮若後事事則何異于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高書令見後主嫁從父妹于鉗耳氏因謂後主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後主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後主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後主雖羈旅見北問憂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

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煬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集州刺史史臣曰後主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為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後梁春秋下

第

後梁春秋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姚士粦撰士粦所輯陸氏易解已著錄是書以後梁主蕭詧為武帝冢孫宜嗣梁祚武帝奪嫡而立簡文卒致覆滅而詧附魏立國凡歷三主三十三年乃亡能保其祀北史及周隋二史載記頗畧故作此書欲以詧續梁正統用編年之法採取史傳傍摭文集因時表事因事附人排比具詳中間如詧通魏後即用北魏紀年而不書太清之號以絕元帝於梁又於陳諸帝皆直書其名以示黜貶之意然詧為昭明第三子原非必應得國之人其立也又非受國於武帝值是時弟兄構釁同氣相屠借魏朝兵力獲奉宗祧僅區區守江陵三百里之地身為附庸北面事人其事實無可稱士粦此書與以南唐為正統者同一偏僻王士禛居易錄稱士粦有此書惜未見之殊不知其無可取也士粦又嘗為西魏春秋若干卷蓋亦以補魏收書之缺今佚不傳

南詔野史一卷

〔明〕倪輅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詔野史

一卷》提要

引用書目

四夷附錄

雲南志

樊緯南中志

蒙氏御書

西南夷傳

晉常璩大理志要

司馬氏益州記

哀牢夷傳

任豫志畧南經

徐霞客景山志

南詔錄

元李京大理傳

雲南摠錄

雲南行記

李希憲衡志

南詔通紀

古滇說原

宋范石湖聖祿錄

南詔史

南詔紀行

張道宗國經志

白古通記

雲南事狀

郭松年滇載記

明布政陳文金播銘

明楊殿撰蒼岳傳

明蔣副使萬年一覽志

韋瑄南詔源流

紀年史

漢晉書

唐宋史

一代志

國本綱目通考

野史九例

首序六詔古今大槩總其綱也

次列六詔開國源流政事巨細詳其目也

一存六詔僭帝年號據其實也

一紀六詔僭位時年首列正統於上尊中國也

一則各集怪誕如觀音建國羅叉食人惡滋惑也

一白古通記皆夷字難知存俟知者

一六詔各集紀數百年事實卷數甚多皆僭稱不經今悉去之

一六詔各集散亂家存者少姑順時考訂始知雲南自古迄今非盡夷域其間亦有君臣政事但叛服不常不通中國故以夷目之茲因生滇不悉滇事乃集成編亦管窺耳至于異同遺失參差亦承後君子補訂

淡生堂抄本

新刊南詔野史引

帝王有天下有國史以紀事有野史以僉載

微亦有野錄但所紀多稗老不經蕪渙漫无序南

詔事竟罔聞知予成滇久款一考求弗得遠

默國公雲 出古滇集梓示庠士始得披閱焉視

中亞若溪顧公南詔事畧則加詳矣無何復得滇

人倪 所集野史一冊而六詔始末具悉誠即東

之禪也不 諸梓不猶秘論衡者乎因命予序予

非能文者姑詳其集史之由以弁諸首而已噫是

集也有四善焉辨方也訊俗也好古也傳後也不

特此也上以廣

淡生堂抄本

國家方興一統之盛下以備今古滇雲始末之詳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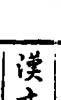
于虞初九百之說方朔三千之讀不大有益乎是

可傳也遂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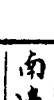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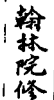
嘉清庚戌八月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成都升菴楊慎書

南詔野史



知蜀威遠縣事昆明倪翰集嘉靖壬午鄉試



翰林院修撰成都楊慎校正德嘉靖間

南詔分星分野

在天井鬼入參一度漢書次鶻首未位晉麗中台上位

北斗開陽一星宋書

在地乃果州裔土蜀之範圍河南辭

南詔

按夷人稱王為詔稱朕為元稱帝為標信稱兄曰容稱弟曰鍾稱下曰景唐始稱南詔因蒙氏吞五詔居

南詔野史

乙淡生堂抄本

永昌姚州之間地在五詔之南故曰南詔

六詔

六詔之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蒙舍詔

化蒙

蒙雋詔

建

施浪詔

曲

鄧賧詔

鄒

詔

越浙詔

江

浪穹詔

今馬

六詔歷代稱名不同

周名百濮

戰國名滇國

漢名西南夷

蜀漢

名建寧

晉名晉寧

唐名南詔

唐憲宗封蒙氏為

南詔王賜金印賜名城名郭開

宋名六詔

大明亦名雲南唐玄宗見祥雲起名祥州乃雲南縣

也古名一縣今為一省之稱漢元豐初置南雲縣則

漢亦名雲南自古記唐玄宗間張儉或住何處答雲

南建雲下因命為雲南

南詔歷代蠻王據土時年

雅間孟獲據於漢

蒙氏據於唐

一百五

鄭張趙

楊相繼據于五代段氏在宋時建都大理至皇明

始滅七姓據土數百年惟蒙氏最久自唐至元始滅

高氏大明朝見存土官蒙氏據南詔建二都以大理

為東京省城為西京

南詔歷代名宦

南詔野史

二淡生堂抄本

李教為南蠻校尉政治明達晉光武元年五答夷元

州事至懷帝時

王遜為晉寧守華夷畏服太寧元年夷叛死之州人

西安南

張翕

漢永平

張元

閩守

王追

中守

鄭純臣

漢明帝

文齊

蜀人

水利有

呂凱

三國

史萬歲

隋時

前有吳霸陳立後有張亮劉龍捷為

費施已東馬忠皆著勲烈

龍克夫

大明

南詔歷代御賢

段文瑞

江人

諸書

奉元詔

控門

馬臨

安德管

楊惠

楚雄人

考世

威神

元朝

按表

南詔歷代名賢

許叔重漢明時明五經為本即教授

張志誠唐太和入蜀學義之書

王昇昆明人元曲請宣慰副使李政名時

張景雲昆明人元至正臨安經安經歷

陳寶平夷人尹貢夜郎人二人德政名時歷官尚書

胡元南詔歷科進士

王揖 李敬仁 段天祥 李天祐 李郁 俱三

甲同進士出身

胡元御試條格

南詔野史

三淡生堂抄本

元皇慶二年翰林李孟奏准開科三年一試時九成

殿生芝天下共取三百人每榜雲南止取五人蒙古

取二名塞目取二名漢人取一名以八月二十初場

武十三次場二十六三場

大明雲南開科

洪武三年二月詔取士條格初場經義一篇四書一

篇二場論一詔詰表內科一三場策一道中式十日

後試騎射書算律五事

洪武十七年初天下三年一試 洪武甲子雲南始

開貢 癸酉雲南始赴應天御試 甲戌始中進士

甲戌始中進士 永樂九年雲南始開科 景泰四

年定雲南取二十名備加十名 宣德元年定雲南

五十名 嘉靖丁酉貴州分科雲南為肆十名至萬

曆丙子巡撫鄒應龍奏加五名

南詔古蹟

省城唐永泰十一年蒙太子鳳伽異築五年洪武十

五年修廣記十里三百三十四步共一千九百陸十

七丈如異未立死城東宣武王築小城与子舜化即

小城以北十里王女王築

滇池三百里史云源廣末俠似倒流故曰滇晉武大

南詔野史

四淡生堂抄本

元十四年寧州守費統奏滇民董曉見池中黑白

一馬出入故老言神馬出与馬交生滇池駒日行

五百里金馬碧雞周天竺國阿育王三子長福邦次

弘德次至德王有一神馬三子爭之王今故馬得者

与之三子追至東山得馬即今之金馬山長子健至

聞得馬也西山時碧鳳在山土人呼為碧雞至蒙氏

封二神為景帝漢武帝遣王褒求金碧神褒至蜀望

祭而回祭文曰歸徕歸徕漢德無疆褒回道卒

孔廟南詔不知孔子以王逸少為聖人元有文廟在

城外魚課司至賽典亦移入城賽公又開東西溝故

春有功 封咸陽王春秋廟祀

柯山廟漢張勳漢守吳水利和人祠祀○諸葛碑省
城東二里舊漢營○土主廟蒙氏十一年建大義法
師以薩提珠九子種左右今存西一株甚茂
國通洞有蛟為害盤龍僧建寺鎮之蛟去水洞名潮
音洞元李道源有碑

倉神明雲南知府郭鉅建倉○學有功漢人立廟于
倉今為倉神公順天人也○梁王宮今長春現

梁王墓在進耳山○賽典赤墓省城北門外○白塔
東岳廟前乃元萬慶寺塔○穿心塔在官渡螺精為
南疆野史

五 淡生堂抄本

怪建塔鎮之市有碑蒙氏摩訶囉會盟立○段平章
墓大理崇正寺後○漢使臣廟在進耳山蒙王碑省
城十五里碑云大周昆明隋西蒙王之碑成都閣立
均撰洛陽賈詢書溫泉在安寧漢十七池惟北甲天
下唐明皇玉蓮池不及也下有硃砂之故允溫泉必
砂碧硫磺在下乃熱現湯池可知○梁王避暑宮今
羅漢山○鹽井漢共四十處惟姚安白井楚雄黑井
佳若狼井黑井因狼與黑牛紙地知名之白羊井今
訛為白鹽井蒙氏時個廷龍女牧羊于此羊忽入土
掘之鹽水出故名白羊井○九陰山在永昌有王

南疆野史

五 淡生堂抄本

氣武侯掘新○神石南安州○鉄橋在巨津州隋開
皇年鑄○地符在白崖石上有文聖王禁人踐之○
神虎熊蒼山一虎二頭食毒草○諸葛碑文曰碑即
仆聖為漢奴夷人碎之石人武定石臼縣仙翁騎助
主助驚仙翁斬之見存○石佛宜良崇真寺孝惠王
建一在宜良蒙武宣王見山有白光掘得大石佛○
秀山在臨安有花一株如芍藥中原未有○盟誓碑
在曲靖北十五里段氏與三十七部盟立○銅柱在
大理唐何履先至南詔復立伏波銅柱○大相公嶺
在寧州山高下視白骨可畏○仙人迹通海峯口鋪
有白沙巨人跡掃之正午不見次日依然

萬箭樹永昌段氏時撲蠻亂過者射以厭之○石佛

北勝州唐吳道子畫刻○孟獲岩今楊林搖鈴山○

竹王祠通海漢女子浣衣竹流來有聲破竹得兒長

雄諸夷以竹為姓棄破竹于野長成為祠○孔拜寺

省城內賽典亦建○青華洞雲南縣八里漢時出一

鹿二首絕景○大井阿迷田中投竹木則燃夜有光

五臺峯在點蒼山漢使李平寧見有風水掘斷雷震

虎建寧張氏時風雷洞阿迷百里內有風雷聲○羅

佐閣在烏蒙山高由蜀叙州入滇要隘

南詔歷代源流

雲南古荒服無記載白古記三皇之後而天摩竭國
阿育王第三子鰥蓋低娶突蒙虧其妻生低蒙蓋
生九子名九龍氏

長子阿輔羅即十六國之祖

次子蒙蓋兼即土蕃之祖

三子蒙蓋諾漢人之祖

四子蒙蓋耐東葉之祖

五子蒙蓋萬生十三子五賢七聖蒙氏祖

六子蒙蓋託居師子國

南詔野史

七子蒙蓋林交趾之祖

八子蒙蓋頌白屋張樂進求之祖

九子蒙蓋開白夷之祖 按哀牢夷傳古有婦

名沙壹因捕魚触一沉木感而生十子後木化

為龍九子驚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又雲哀牢

有一婦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

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九隆死子

孫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詔出焉故諸葛為國共

譜也

大白國

阿育王第八子蒙蓋頌居大理白屋國地名號白國
至楚威王命莊矯伐滇驕遂自為滇王莊威王之後
好佛法紀不振國人推張仁果為王至漢武帝命張
騫使滇立仁果為王仍稱白國后昆弥氏繼之改白
為拜

拜國

昆弥氏國號歷國吳考張氏繼之改為建寧國

建寧國

張氏國號漢末祖張仁果居蒙舍川昆明大族中主
為王建都澂江号雲南王蜀漢建興三年滇酋雍闥

南詔野史

八 淡生堂抄本

假鬼術殺益州守正昂歸吳王孫權以闡為永昌守

武侯南征至白屋殺闡封龍佑那為長亦賜姓張号

建寧國築建寧城并鉄柱立碑南中紀功云万歲後

勝我者过此隋史万歲見而仆之下有字云史万歲

復立吾碑立而祭拜去張氏傳三十三世至張樂進

求一見蒙奇王有異相遂妻以女讓位与奇王王姓

蒙名細奴羅遂滅張氏号大封民國

大封民國

奇主蒙氏姓唐高宗永徽三年奇王乃建都蒙舍葉
城號字嵩山唐貞觀初滅南詔号大蒙國称王偕号

自此始偽謚高祖

長和國即篡臣鄭買嗣

鄭買嗣宣武王相鄭面後宮為侍中宣武王巡鄴開
留嗣守國遂篡蒙位建都大理号長和國歷三世揚
干真滅買嗣立趙氏号天興國

大天興國

趙氏國号主未久干真又篡趙号大義寧才八年通
海節度段思平討之自立号理國即大理異牟尋徙
羊苴城改大札段氏自晉天福三年得國改大理又
改大中并文德建都於城允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
南詔野史

九溪生堂抄本

至元始滅按段思平忿干真篡位討之真逃遂得其
國猶赦真罪廢為僧段氏傳至正明衰弱國人廢段
氏立高昇太

太中國

高昇大段氏臣國人因段正明為君不振而立之号
太中國在位一年遣翁子高大明仍还段位段氏復
興是為后理高氏皇明尚有土酋还位之報也

后理國

段正淳中興即以高大明為相傳至國終而後已
以上大畧序歷代開國相傳之綱大畧已後

詳紀其目

大蒙國 名細奴羅因居蒙舍以蒙為姓偽謚

奇王

唐太宗貞觀初蒙氏威南詔永徽四年蒙受唐封即
位改元大封先是奴羅與張樂進求相讓奴羅曰如
我為君砍石刻入砍之入三寸名曰盟石今存

是年唐僧西天取经○蒙氏平地方封岳瀆以神明
天子為國步主封十七賢為十七山神○丁巳唐僧
取经佛像回過點蒼雨濕經晒于坡間今名晒经坡
僧回註般若经是年有彩鳳鳴于鄧州遂名山為
南詔野史

十溪生堂抄本

鳳羽山○時澂江人郭即矣勇捷蒙氏用為開國武
臣波羅旁蒙氏用為文臣有揚波遠騎青牛号神明
大士能知鹽泉滇鹽井多遠所開元年王堯在位遵
唐正朔改元八子羅晟立按皇明雲南監四十并每
年并天下監課鹽糧共納三百九十萬五千三百兩

興宗王 名羅晟 偽謚興宗

唐上元元年即位年二十以張儉成為相○甲申
武氏臨朝○唐成姚州蠻歸土番唐遣御史李知古
討之築城立州縣知古誅蒙傑掠子女妻怨殺知古
于姚州是年王堯子晟羅皮立

咸成王

名晟羅史

石刻名誠樂魁

唐玄宗先天元年即位年十五歲。○立差法收商稅。○二年遷都立省城土主廟。○十四年立文廟。○開元元年唐大匠裴繼徽建大理崇圣寺并塔刻石紀年。○九年南詔反。○是年王堯遵唐正朔偽諡武王子皮羅閣立。

雲南王

名皮羅閣

石刻作歸義王名魁樂奄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即位年十四。二十六年唐封為雲南王。○唐憲宗元和二年築大理并雪峰長城。○南詔野史

十二 淡生堂抄本

十八年蒙滅五詔先是蒙氏恐三十七部不服選親族為五詔未久五詔抗命王賂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命許之使人諭五詔六月二十四祭祖不到者罪建松明大樓敬祖于上至期五詔至惟寧北妃止夫行夫不听妃以鉄鐲穿夫手而別二十五日五詔登樓祭祖祭畢享昨食生至晚酒醉閣下樓焚火放火兵圍火發五詔死差人報焚火失火燒死諸各妃收骨各妃至雄辯寧北妃因鉄鐲得夫骨至今滇為火節王貳五詔取各詔宮人聞能旬妃美遣子兵取之妃曰誓不二夫即自尽既滅五詔遂破

王蕃及洱蠻入朝天子礼之遣使封雲南王同開府

儀三司賜名歸義并金鈿帶七事歸築太和城上下

二閣。○二十七年明矯叛破浪穹刺川永昌。○遷都

太和城。○癸未城大理。○乙酉西蕃進獅子皮。○十

月城永昌。○丙戌舍孫鳳伽入唐唐授鴻臚少卿妻

以宗室公主賜樂一部。○天寶七年王堯子閣羅鳳立

神武王

名閣羅鳳

德化碑云家居閣

羅鳳回地名也石刻名堯樂

唐天寶八年即位年十九改元長壽以段國忠為相是年唐遣黎敬義封為雲南王子伽異為陽瓜州刺

南詔野史

十二 淡生堂抄本

史。○九年王率妻 謁雲南太守張乾陀社之又多

徵求王起發兵殺乾陀陷夷州三十二。○十年王攻

安寧發人口百户于浪穹。○肆月唐劍南節度鮮于

仲通將兵八萬伐滇滇王謝罪請還俘如不許則歸

番通不許因其使進兵白崖王遣子伽異与段儉魏

迎戰于洱河唐兵大敗通僅以自免遂殺唐婦番土

番封為日東王賜金印以儉魏為清平官刻石國門指

碑曉唐使言受唐之恩明婦番之故。○天寶十一年

唐玄宗因滇殺太守乾陀伽鮮于仲通領兵三万征

雲南。○築白崖城。○十二年唐使命劍南何履光李

密再征雲南王誘唐兵深入糧盡兵還唐兵皆沒李
密死死向履光大敗是後乃白妃妖術展帕手而笑
韓陀傳用鉢法王師乃潰○唐永泰十一年太子鳳
如異染省城破曲靖○大唐元年立德化碑于太和
鄭面文○唐節度鮮于仲通兵取南谿陷大將李暉
自會同陷都督王知進自步顧陷三通伐漢王就安
寧再中表悃兵至曲靖乃遣荀頡楊子芬參軍馬如
之賁狀批示自是唐兵屢敗王遂與唐絕遣弟閣皮
和尚結好土番閣皮有神術人馬十八騎往來不遇
朝夕土番以南詔為弟封為贊並鍾賜金印唐兵三

南詔野史

十三添生堂抄本

至三敗乃其術也時南詔表師楊國忠以捷聞今河
尾有大塚書天寶戰亡士卒之墓時安祿山反羅鳳
乘機取蜀節州○十六年永昌牛生三角鵝九足羊
四角并出光○葉仰子城麗水金寶城○時有張儉
成笑卜教建寺白屋卜告吉又云地下有三截現音
善截在西中截在東下截在東南掘之果然○十一
年王堯改元二子伽異未立死孫吳牟尋立

孝桓王

名吳牟尋

唐大曆十四年王二十一即位改元上元次年率兵
三萬教唐取蜀為東府師還城大理○吳元元年廷

都太和改元元封岳瀆立三皇廟○三年丙寅廷都
大理設官立三託氣託晉馬祿託晉牛巨託晉倉又
立九夷之省也晉軍民札樂刑政出納賓客等事○
丁卯王以子弟師事鄭回中國掠去人力功歸唐
王內附○四月土番犯蜀來取滇兵王雖不叛番心
已歸唐西川節度韋臯又旌之歸唐益堅遂不發兵
○河中進九尾狐○貞元三年吳牟尋歸唐○八年
節度韋臯使崔佐入滇不知番使先在王令佐更夷
衣入佐曰天朝大使豈衣夷衣王不得已夜迎之
佐大宣詔王惧失色佐功王斬番使復南詔從之六

南詔野史

十四添生堂抄本

月唐遣使立王為雲南王王命使獻地并土番金印
于唐王遂賜滇王銀窠金印文真元冊封南詔印
○元和三年七月王堯唐詔太常少卿武少儀祭吊
子名新覓功立

孝惠王

名新覓勸

偽謚孝文

唐憲宗元和三年即位年三十一改元應道○正月
賜元和金印辟臣上尊号曰標信皇帝也重修曲靖
崇真寺晉代建○唐寅四年王堯子功龍最立

幽王

名勸龍成

偽謚幽王

元和四年即位年十五改元龍興○二月鑄佛三尊

送佛頂寺用金三千兩

遣宗榜救緬榜湯池人王勇將先是師子國攻緬緬求救于王王命救之

按緬甸歷代元考宋元屢敗王師洪武十年緬頭目招板南進貢二十九年差進士錢古訓詔立宣慰司洪武丙寅緬紀景東三十一年叛入他郎甸沐國公英舍都指揮寧正平之三月紀定遠沐國公同都督陽誠平之斬首三萬獲四十七象緬酋刀斯郎斯郎埋中矢死象背緬遂降貢方物景泰三年尚書王公驥雲緬孟莽地方緬方獻六川賊奏至上大悅差主南詔野史

十五淡生堂抄本

事何膠雲旁加清初年大燒費金牌官七赴回中年突起海上至今未安自騰至緬止三十八程自勝越一曰南甸一曰羅必思一曰郎標一曰甸頭一曰甸尾一曰甸頭一曰蒙腰一曰甸藍一曰蒙憐結一日空地一曰蒙來結一曰大市一日龍江一日介地一日八列渡一日太公城一日景伶紫蘇个切一日蒙及一日馬來安一日賴當一日山頭一日甸頭一日阿只一日吳細辰一百折弓一日阿越以上陸路自阿越下水九日至緬城其地有五大城首住金樓氏居竹樓其下稱緬酋為卜刺浪稱其妻為米潑刺地

接大理四川苗出入乘轎水有舟筏官有昭孟昭錄昭劉三等官无大小俱金銀卷宝帶器无弓箭水有金沙江洞時徑五里水惡緬人恃此為險倍敬佛重罪對佛發誓恩僧處斬入緬又有一道一由怒江西上一由騰衝七日至六川一由云南縣白屋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弯甸渡入芒市十日到六川三結從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樂沿河小渡十余處皆可進又有三道可行一由天步馬一由湾甸一由阿却地界皆可入緬

六年苗王淫雪失道吳棟即度王嵯巒弒之時二十南詔野史

十六淡生堂抄本

一歲唐命少監李銳祭雨弟功利嚴立

靖王 名勸利 偽諡清王

唐元和十一年即位年十五改元全義厚報嵯巒賜姓蒙封太容。長慶三年賜金印次年廢巒備命敦信三室赦其罪官清平。二月張羅攻劍川。四年遷都大理号大豐。六年僞龍首上下二閣。七年永昌生一頭沙牛是年除洱河水怪建龍屋塔高十二丈

按白古記洱水有妖蛇名薄奴與大水淹城王出示能威者賞金庫子孫世免差役有段赤城鎮威蛇

傳刀入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寺鎮之以蛇
骨灰塔名曰吳塔每年又有蛇起風來則塔灰時
有謠曰赤城賣硬工今龍王廟碑云洱河龍王赤城
蓋有功為神之報

昭成王 名晟豐祐 石刻名勅豐祐

唐長慶四年即位年十六改元保和○立長平倉○
甲戌宗榜敕緬勝之先是師子國侵緬求救於王
王遣榜助之榜勇而貪與緬約成功要厚酬榜過師
子兵尽殺之緬耐金佛一堂榜回至騰越聞嵯巔墓
位榜遺書曰天啟不幸父崩子幼聞公攝位國家之
南詔野史

十七 淡生堂抄本

緬我敕緬回緬耐金佛李國無人唯公與我回日可
親迎佛與國爭先巔不知其謀至日迎之相遇榜令
拜佛即斬回國立世隆○按榜索緬金佛銷時有奉
香大人祝曰願世代奉敬今不可得願去尊輪生咸
彼國祚後果生買嗣慕蒙氏○甲申僧贊陀建宜慶
玄僧贊陀建宜慶玄化寺先是宜慶地水淹僧杜利
東隅池之水中得樟木一段刻為佛呪之咒吳遠近
名曰活佛至明成化間雲南憲副林俊聞之親至火
之得金數百入官火滇淫祠三百人呼公為林臂佛
公攝番田人○三年築鄧川城○四年立鄧開王宮

○五年王改元天啟○開元元年嵯巔建大理崇真
寺墓方七里聖僧李賢若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
萬一千四厘八百九十銅四萬五百五十斤自保和
十年至天啟元年功完砌人恭詣藏徐正○立教官

三人張永讓益州人趙永本國人○丁巳昭成王女
崇真寺燒香回至城西見乘白馬人揖去尋之不得
王告于僧贊陀曰此山神也乃設灯照之果在蒼山
下僧怒教行法移山于河神惧乃願獻宝珠王使
之○王母出家改名惠海○昭成后崩偏選惟羅次
一美女迎之后女建寺羅以寺火失火至今吳吳○
南詔野史

十八 淡生堂抄本

戊午年用銀五千鑄佛一堂○廢道教○四年僧夢
島造永昌卧佛長丈六○元和三年建東寺塔高百
十五尺面寺高八十尺大匠尉遲恭造又建妙應寺
并塔大中十三年完○六月初一星落如雨○是年
大旱王命僧鑑壽海祈雨雨曰昔陽旱七年六事自
青天雨七日今王酒色妄殺天怒不雨王如悔改天
雨自至何用禱為王如僧言自改自責數日果雨○
師摩矣乃景莊帝之母其母摩矣隨王征至羅浮白
城建一寺南壁画一龍是夜龍動我損寺後画柱鎖
之方定○太和三年西川節度杜元穎失士卒心軍

逃入南詔因知蜀虛實寇蜀陷邛戎爲三州掠佐
書室貨去唐宗知之敗績備州司馬以李德裕代之
○大中十三年王堯子世隆立

景莊皇帝

名世隆

唐大中十三年即位政元建極○唐蜀節度韋皋開
通通南詔入貢昭成王怒捷也子苗龍立紀唐玄諱
唐不冊封在自稱皇帝改元大祀蜀播州咸通二
年杜宗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弱未可輕絕且茶
○庚申款蜀不克取乃書寺石佛回○元和中王傾
國寇如定州有飛天神陰兵破之先是節度杜元穎

南詔野史

十九溪生堂抄本

字成却時漢兵至如定休原川漢兵忽驚走蜀軍獲
二夷聞之夷云見偏山神兵一神將長斧坐二鬼之
上若迅雷追來故走即時自死酋長二人乃知飛
天神王也蓋如定有飛天神廟漢兵至双流阻水造
橋三日蜀人聞而悔之見州志○十四年鑄天尊柱
牙白屋高八尺○十六年犯蜀过大渡河唐河河兵
馬使黃景伏半渡破之敗走夷兵徙至蜀兵復敗○
乾符元年寇西川陷黎雅聞高駢改鎮西川乃引去
駢追至大渡河擒酋長數人南詔自叛後唐使至俱
不拜惟拜和尚帝乃命僧景仙住諭公主事乃下拜

○十年南詔寇黎雅如三州○十九年南詔紀建昌
○乾符四年二月帝因怒疽薨于越島景濤子

按成王妃乃漁家女浴于江金龍与交生世隆七歲
開掌手中有通書打漢四字唐武宗發兵四十萬取
西南自建昌入世隆迎于古宗殺唐兵二十萬于交
界處立銅柱先是唐愷隆薨為患妻以公主察其所
為公主以年庚送唐武宗命太史推之知其為龍也
○時高真寺有僧名崇授有神術景莊以為師唐太
和九年景莊攻蜀之粮又遇年節士卒思歸僧呪水
成酒呪石成米各醉飽征伐隨行則用兵如神一日

南詔野史

十九溪生堂抄本

同景莊出師化蝶回國亂宮后書達帝曰回云若來
今宮人皆上綉一蝶僧復來宮人綉之帝見衣蝶命
斬行刑者七次首不斷自云用剪刀斷果然人見魂
化黑鵲飛往高真寺傳云僧魚鵲巢中所得之兒信
矣

武宣帝

名隆舜

唐僖宗乾符四年即位年二十三改元真明父為唐
忠二十年上下俱用子立田嗣元道妻政子臣願歸
於唐領南節度辛曉奏許以息迎忠○十一年四月
請和于唐元表牒內稱弟不稱臣召百官議礼却侍

初崔淡曰南詔无礼恐貽後咎使上表与淡辨帝詔
諭解廣明元年唐僉少卿李龜年以宗室女為化長
公主与南詔和親○七年崑崙國進美女于南詔○
和元年漢主歸唐○唐光啟元年漢王遣楊奇肱送
公主歸唐○二年地震龙首二關三陽城崩○乾寧
四年漢王好畋酣肉發失道墜崖楊奎斌之在位二
十一年子舜化立

李哀皇帝 名舜化

唐昭宗乾寧四年冬即位年十歲改元中興上書于
唐主款以詔答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從之○主
南詔野史

主淡生堂抄本

五季教主○二年鑄崇圣寺文六規音鄭氏合十六
國銅所鑄也蜀人李加亭塑像○七月帝堯在位五
年至天伏二年奸臣鄭買嗣篡蒙國蒙自細羅奴癸
五年僭帝歷十三代共二百四十七年鄭篡之國絕

鄭買嗣篡蒙始末

蒙孝哀帝昏愚生太子八月而堯后臨朝買嗣主國
一日啟后曰母后深宮群臣无主臣抱太子作朝后
以太附之乃捏太子勝脱太子哭不已逐附宮人回
宮三日太子卒遂篡焉

聖明文武威德桓皇帝

即鄭買嗣更名景

唐昭宗天復二年七月篡蒙國年三十二改元安國
國号太長和○建晉明寺○七年戊辰鑄佛一万尊
為殺蒙氏八百人也○己巳八月堯偽諡桓帝子曼
立

南文太上皇帝

名吳買嗣子資明智巧國

泰民安改元六次

梁太祖開平四年即位年二十一改元孝治○五年
伐蜀黎雅蜀兵拒之漢兵溺水万人○四年施宮寺
突傳智照撰封民三宅記同光四年服母藥噪怒殺
南詔野史

主淡生堂抄本

人八月堯偽諡肅文子隆宣立十二月求昏南漢以
增城宮主妻之

恭惠皇帝 名隆宣

復唐明宗天成元年即位改元天應○丁亥東川節
度楊干真弒之立侍中趙善政為帝在位二年壽二
十六鄭氏止傳三代歷二十六年而國終

大天興國 姓趙名善政

趙善政為清平一日遂行天落石于前石裂有紅字
善政為天子於是楊干真弒恭惠而立善政為皇康
皇帝先是善政微時採茶山中午酣夢神曰榮有矣

不止一次告其母母不信同往果然

惠康皇帝 趙善政偽稱

唐明宗天成三年即位改元尊聖次年改天應○三年改國號大天興六月楊干真廢之而自立在位十月

大義寧國 即楊干真篡趙氏偽號干真和

村人母名孫柔有美色封民宣

水 武王私之有孕后適漁人楊氏

影 生真父捕魚真在船頭見水中

龍 有人龍衣冠冕鳳鳥白光之祥

衣 呼父視之見是兒影大喜后遂

南詔野史 王孟溪生堂抄本

威趙鄭而自立偽號肅皇帝

肅恭皇帝 名楊干真

唐天成四年六月篡趙位改元光聖國號大義寧○

辛卯改大明干真為帝貪虐中外咸怨通海節度段

思平攻之干真命弟五人拒之不克真出奔義督在

位八年國亡楊明又篡之矣

大理國 段氏威武人宋太宗時為神武

王將唐天寶七年代漢段儉大

敗唐兵神武王功隆為清平官

賜名國忠拜相六傳而生思平

段 其母過江觸木有孕生二子長

典 思平次思良思平牧放山中聞

異 為王之讖大明楊詔忌之思平

北 逃詔使人追之思平遇農人藏

草乃中得脫行至品甸得奇戟

葉鑑湖得神馬飢摘 桃食

之核上有青昔二字思平拆為

十二月二十一日遂起兵以董

伽羅為師進兵大理楊詔提橋

不得過是夜得三夢夢人去首

南詔野史 王孟溪生堂抄本

玉瓶去耳鏡破左右解曰犬夫

去首為天玉去耳為王鏡破無

對皆吉兆也是日過江有被纓

浣衣婦指渡處遂過江誅楊詔

國號大理

聖神文武皇帝 段思平 僭稱帝以下俱僭稱

晉天福二年即位建都大理年四十四改元文德○

甲辰赦三十七部差役年年建寺在位八年薨子思

英立

文經皇帝 名思英 母楊氏桂仙娘沒而

神封瑜城宣惠國母

晉開運二年即位改元文經叔思良爭立廢為僧法名弘修大師叔思良立

慈聖文武皇帝 名思良

晉開運三年即位改元至治刻樓碑碑○辛亥年帝薨在位五年俱無可述

至道廣慈皇帝 名思聰 思良子

后周廣順二年即位改元明德○戊辰改順德是年薨在位十七年無可述子素順立

應道皇帝 名素順

南韶野史 二十五年淡生堂抄本

開寶二年即位改元明正○先是建隆三年王全斌

平蜀敗取雲南負圖進太祖太祖以玉斧棄之由是

段氏據南詔在位十七年薨子素英立

昭明皇帝 名素英

雍熙三年即位改元廣明○甲辰十一年述傳燈錄

○次年改元明應明聖明德明治十五年帝薨在位

二十四年為君無述子素肅立

敘明皇帝 名素肅

宋大中 符二年即位改元明啟又改乾興○乙丑

薨在位四年為君無述子素隆立

東義皇帝 名素隆

宋乾興元年即位改元明通○丙寅四年禪位為僧廢曆八年薨在位十六年子素真立

聖德皇帝 名素真

宋天聖四年即位改元正治廢曆八年六月薨在位十五年無可述者子素興立

天明皇帝 名素興

宋慶曆元年即位改元聖明○甲申二年薨在位四年無道國人廢之子思肅立

孝德皇帝 名思肅 思平曾孫

南韶野史 二十六年淡生堂抄本

宋仁宗慶曆四年即位改元保安又改保正保德○

皇祐四年廣南府儂智高叛改年號大曆宋命狄青

平之智高走大理西首送京○八年命高智升為楊

允賢克之賜白崖茹甸地方○壬辰陞智升為統天

○丁酉五月禪位為僧在位三十一年子義連立

上德皇帝 名義連

熙寧八年即位改元上德○宋熙寧九年入貢于宋

宋史○三年作八龍王會○在位六年楊美貞弑而

自立

廣安皇帝 名義貞

宋元豐三年義貞立改元廣安篡位四月半段臣高智升命子升太起東方兵殺之

上明皇帝 名壽輝上德帝姪

宋元豐三年即位改元上明○是年日月交晦星辰晝見○二年帝因天變禪位在位二年

保定皇帝 名正明 孝德之孫

宋元豐五年即位改元保定又改建安天祐○四年禪位為僧在位十三年段氏末人心歸高氏群臣請高昇太為君而段氏絕矣

富有聖德表正皇帝 姓高名昇太

南詔野史

二十七 淡生堂抄本

宋紹聖元年國人立之國號太中改元上治在位二年○按昇太茫湧邑人將生父去石雲寺燒香回遇一老人云汝家將生貴子果生昇太段氏末保安帝出遇狂風吹倒為智升救之遂得幸賜妻并地方楊允賢叛昇太討之封保德侯討義貞立壽輝輝在位災異迭興後主段正明亦禪位為僧國人見段氏弱以昇太為主至乙亥帝有疾遺言曰我之立因段之弱我死將位還段正淳子遵言還位段正淳淳以國柄付高氏遂為后理國段氏復中興

后理國

文安皇帝 名段正淳正明弟

宋紹興三年即位改元天授立高氏為相高氏專政段氏擁虛位而已○丁丑改元開明散差役○己未宋徽宗立○壬午修楚雄城次年改元天正使高大連入宋求經書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本○鄴關高觀音來朝進金馬杖八十節人民三萬三千戶賜八章札衣龍頭釵擢為安東將軍○乙丑緬人崑崙波斯三夷同進白象香物○十一月彗星出西方○三年南詔大疫○戊子帝禪位為僧在位十三年子正嚴立

宣仁皇帝 名正嚴○附高太明

南詔野史

二十八 淡生堂抄本

宋大觀二年即位改元日新○二年中元節各方貢金銀羅綺犀象珍室萬計牛馬偏點蒼○三年改元文治地震倒十六寺○三十七部叛高相國與師討之使四子高明鎮守○五年緬人進金花犀象○六年遣儒官鍾震黃漸勅褒相國忠貞○七年大理入貢○九年宋冊封大理國王○六月大明辛封國師生八子高智昌以罪流死其臣尸何二人謀報讎乘王入寺弑之事露王加為義士故用之二人不從曰願死風後人王殺之義士塚今存○國主高太連立○六月初一二日並出○丁未宋高宗立○丙午閏

五月金星入月大火焚三千九百家○紹興三年大理求入貢却之自是南詔不通中國○六年廣西安撫奏大理貢象詔獲送○丁卯慧出暮寧遠矣空破馬地方叛○三月征之大敗○三十七部攻平國公于鄯開叔高明清戰死群臣以平國子有德立之又讓高壽貞自号中國公居楚雄年老諸子內事外叛裨位為僧在位四十年薨

正康皇帝 名易長 正嚴子

宋紹興十七年即位改元永貞高重成繼立改元太室○二年騰永叛高明清平之六討三十七部叛夷

南詔野史

三十九淡生堂抄本

十七日國主謀立与姪壽貞退居楚雄壽貞立号中國布變○十五年改龍興又改至明建德

重霧

二年三月十四重霧二十四方開五月公薨是年宋孝宗立○六月裨位為僧在位二十五年

功極皇帝 名智興

宋乾道八年即位改元利貞○甲午高現音陰主奪壽昌位与姪貞明改元興正十一月阿机起兵同止明入國奪貞明位还貞昌昌各宜慶○丙寅改元至德高妙音自立自白崖起兵破河尾闕入國奪其昌

位○丁巳改元亨成蜀成正 剪惡來謁外祖于鄯蘭意在奪之祖襟之不認盟于天王廟二人口含丁香葉出廟吐之曰盟非我也葉也未父二人未衣鄯開方戰見白馬神誅之悖盟之報也白馬神廟中二力士也○辛丑改元加會己巳改元亨又改安室六年明國公貞昌薨偽封義帝咸天聰明仁帝○宋光宗立○乙卯宋寧宗立庚申六年七月帝薨在位二十九帝偽諡功極子智應立

享天皇帝 名智廣

宋寧宗慶元六年八月即位改元鳳曆

南詔野史

三十九淡生堂抄本

入宋取恆

壬戌入宋取大藏經置五華樓九十四百六十五部○庚申帝薨

神宗皇帝 名智祥 享天帝之弟

宋開熙元年即位改元天開○八年獲征三十七部追至尋甸平之○高家客為國王建寺不已○己酉宋理宗立○輸城降繼立為國王○六年六月十七河水絕流十八日未時水復流○八年國公陰下鄯蘭立先日為演習高大梓為相育才孝美時和年豐十一月帝薨在位三十四年子祥興立

孝義皇帝 名祥興

宋理宗加熙二年即位改元通隆。六年元兵至九
禾俞高木率三品人迎戰殺敗已已地震。宋室祐
元年蒙古滅大理。九年連祐歸宋宋遣使同來致
新經書賜銀百兩祭文一通為永拒元兵戰亡也。
十二年帝薨偽諡孝義在位十三年子興智立。

天定皇帝 名興智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即位改元天定。二年壬子即
宋室祐元年元世祖自大渡河破吐蕃出石門所過
降之高天祥拒不降元兵至大理帝奔鄧州太祥奔

南詔野史

手王淡生堂抄本

姚州元兵追及誅太祥五花樓下時白日雷三震室
祐元年二月元兵至入上關據國王段思良元得五
城八府三十七蠻部立平雲南碑于蒼山。四年善
闡降元元元良哈加賞段監二監井。五年元良哈
至開教志與賜金牌勅仍管八方。元世祖景宗元
年伐緬甸。十年帝同段甫奉元命四征不庭至宋
境安南十二年兵回至定與亮討開元憲宗報朝遣
翰林李道源來祭時段雖失國十六國皆遣使祭吊
御祭文曰段氏承五姓正位歸有新統既順天時以
向義純得國土以棲遲實國家待遠邦之仁由賢王

左右之威受命以來朝夕惕勵賴四征以匡不庭正
當共享亨嘉之運胡一夢以刻其難逢嗚呼當朕未
創大統乃為季叔之國茲既承元運合為君臣之分
待命為大參錄不替子孫子茲特遣太常省祭贈為
理國向蒙天定賢王段公尚賴神休永保祚土所贈
王爵後不為例。十一月帝薨段立按高氏與段
氏相始終百七十年因絕段氏雜別帝号元德常一
方高氏大明尚有土爵豈非正位段氏之報奸雄視
此戒哉

總管 段實 天定帝之弟

南詔野史

手王淡生堂抄本

晉天福二年段思平開國至宋室祐元年元世祖滅
段氏段據雲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國
亦開科取士所取者悉僧道讀儒書者。丙寅年
元世祖入中國改元至元。景定二年元世祖平滇
削段氏帝号勅曰向率我師往臨尔境中拋國人之
請因從城下之盟款付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之
渥以彰同示之仁可乎帝號賜以虎符中慶提管大
理今川建昌騰承等處安插已附之民招集未降之
國卿其勉之。乙丑二年段實改曲請破尋甸。咸
淳四年元世祖以子忽奇赤為雲南王未久合丁亥

之張立道告于帝曰謀丁封孫松山為梁王。七年元伐金萬傑旬降。滇牧僧舍利科二十七部反。賊突大破于安寧。陞參政。十一年賽典赤建雲南各衙門。丙子緬甸叛。二年十月緬犯永昌。元命細連刺丁伐之。破岩三百天。易還師。宋帝昀立改元祥興。宋祚終矣。至元十九年元命丞相大卜參政罕的魯伐緬。破緬太公城。建都王金萬為蒙降。二十一年緬敗元。忽都帖木兒兵詔思播土官田揚兵助之。二十五年元命征緬官悉忻雲南王節制。

二十七年封皇孫甘麻剌為梁王。二十九年元命南詔野史

三十三溪生堂抄本

忙兀魯征八百。三十年元詔皇孫孫山海鎮雲南。給梁王印。元成宗貞元二年立車里軍民府。與八百大才相制。秋八百叛。命也先不花討之。五年元征八百。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反。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雲南行省床九見討之。追殺賊首撒月斬首五百級。六年冬雲地震。八月元命薛超征金萬八百。為不輸殺官吏也。七年八百免征。羊石丞相劉保官收符印。皇孫勸帝誅深表。師辱國。遂誅之。孟深曾兵逼帝。易子謝女。改之報。八年順元擒宋阿重慶叛叔宋隆濟。陞官賜衣一襲。十年羅雄州

上官阿那龍叛。掘趙州元命右丞汪惟能討之。追至曲靖斬之。

高僧神術

元成宗庚申年段實破交趾。朝宋帶僧左黎同往。連元帝手直黎以法洗之。愈帝教再抵拒。地害使八人入地打鼓。名曰有怪。命黎治之。黎行法少頃鼓聲不聞。開視之。八人已死。帝教其法封國師。辛酉段實入朝。授勅征緬。立永昌。卒段忠立。

段忠 通隆之子

中統四年十五歲同元帥闊木破雨林。呂部會川。南詔野史

三十三溪生堂抄本

以年春忠命張希鑄報仇于梁王不勝。死千人。乙丑元以虎符封忠為節。開箇。春攻曲靖。九年忠奉雲南王旨代武定。二十一年隨雲南王伐緬。乙酉立文廟。

滇池蛟怪

元成宗大德元年滇池有蛟。化少婦。滿人神僧趙伽羅舍黑胡擒之。嚙水見形。斬之。黑胡土主也。元丁亥年晉寧建盤龍寺。先是僧奄照段氏族人。号蓮奉遊東山。見龍潭勝景。可建寺。呪就。徙徙。次日龍去。水涸。建寺。至元八月僧入塔中。至今遠近遊香。已亥段

忠故子慶德

段慶 忠之子

大德五年元授慶都元帥賜虎符三顆

諫伐西南夷

六年元御史陳天祥奏止伐西南夷不報丙子元授慶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庚子元授慶雲南行省參政未久故弟止立

段正 慶之弟

元授正大理軍民提管○元大德十一年段正招象

化山中生象入籍

南詔野史

三十五 淡生堂抄本

元封孔聖

是年元封孔子文宣王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元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奉追封之盛典如號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貴神化祚我皇元翰林閣後之詞也碑立漢文廟○至太元年雷益馬家三日地大震○二年三月梁王風疾以諸王老的代鎮雲南○元仁宗

皇慶元年八百夷叛○十月孝子李孟奏准開科雲南每榜限取五人蒙古二人漢人一人○五年正故子隆立

段隆 慶之子

元延祐三年勅周王鎮雲南○四年授段隆大理提管○六年雲南行省奏土官元子夷偕以妻代管詔曰可○至治三年梁王抵洱海立保和奴二子号品旬王梁王回高祥斌殺二王以二妃配知府楊益○洱河水怪

南詔野史

三十六 淡生堂抄本

大定四年洱河有水怪牛猪形金猪短項具水為患大理有通者索段氏黃金百鎰為索制之索成即日移浪穹寧河按六詔灵源記云寧川元底大明宣德年使人李應捕與個得金索傍有漁翁曰可旋得旋斷李金甚收金索將亨驚動其怪連舟俱沉至今為害

太明龍興異瑞

元太定帝致和元年九月十八日我大明太祖誕生乃上天斗精下降先是皇母陳氏夢朱衣異人乃白丸吞之竟有孕未生數年前有術士聞時言豫州荆塗二山有玉氣至是果生太祖生時

紅光滿室即有二郎神廟是夜廷移東止百餘步生
四歲太祖父朱諱世珍抱太祖坐膝下有異人排垣
而來曰好個公。八十二歲大富貴矣後上皇父尊
考時果符其數太祖年十四遇元末紛亂起兵避亂
老黃間宮乏之甚有同鄉人劉德祖常助不足又与
太祖善地壘皇考即今皇陵也時有異儒善相一見
奇之贈以一詩云祥雲覆体應黃袍氣相凌霄方丈
高卓越出手人世表安平海宇統天朝是時太祖不
得已從紅巾韓林兒年號龍鳳從之三年見韓非所
主挺刃自濠渡江年已二十七号吳年不用龍鳳偽

南詔野史

三七淡生堂抄本

号至三十七即王位收討群叛至四十七即帝位號
大明改元洪武以大德王天下。段隆以老退閑子

俊德

段俊 隆之子

元文宗天曆元年元授俊雲南省平章段平章之名

始矣

鎮兵作亂

是年雲南鎮兵亂次年方定。至順元年諸王禿堅
據雲南反殺廣訪稱雲南王詔樞密鉄木見討之。癸
朵甘思等処共道進至羅。斯。二年權尋甸府官

曲木集義兵討雲南敗賊伯忽於馬龍至金山擒
賊首伯忽。二年烏撒都奏雲南則輸甚苦頗傷四
川奏下參政雷教照議。是年俊故

段義 隆之族弟

代父戰授蒙化知州勅成務郎

元封孔配詔

至順元年阿容禾叛于中慶募助兵平之詔陞參政
三年春封文宣王夫人遣人詣滇冊封詔曰我國家
敦典礼以弥文本開門以成德乃膝素王之位高虛
元魏之封有其本之斯其至矣文宣王妻上官氏来

南詔野史

三七淡生堂抄本

靖圣室垂裕世家祖豆岳房因流風于段礼琴瑟在
御存宴樂于魯堂功言邀若于遺文仪像光昭其合
德作祿衣之象称其命鼎之銘茲特封为文宣王
夫人嗚呼秩。桑倫吾於經閣開雕鵲巢之化皇。已
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是年雲南大飢。御
史台奏四川參政馬銘祭征雲南餉中道潛回借官
銀娶妻初下罷官。九月烏撒上官余祿教元雲南
省俞都事奉詔往諭授以參政。十一月雲南省奏
國馬每月上寅日給監啖馬則馬无病因雲南伯忽
反監不到馬多死詔四川監給之。段义故

段光 陰之子

高達賣國

至順乙丑光主國事番兵化耗孟州判官李生等守
白崖遙高達賣國番兵乘勝長驅破河尾我兵敗之
河赤不流得戰馬兵器元算遂作凱旋一律云兩鎖
金門百里城神州花木管絃聲齊天蒼岳盤龍鳳勝
地長河伴月明梵宇三千連碧落招提八百向林青
恒河善策心元異何患愚夷陷不平

長壽仙曲

二年段光遣張希嶠楊生張連与梁王報讎光兵大

南詔野史

三十九淡生堂抄本

敗止存三人以年梁王復使大理段兵大勝侍翰楊
天甫作長壽仙曲上段光云蒙氏鍾王氣駕御萬乘
堂東洱水朝西点蒼南龍閣对北金鏤四面固全陽
江綠春楊柳岸清古雪霜竹林鶴立蜀輪黃屏障龍
吟毒破玉四景如粧此生誠慶幸有眼親明王云云
光大喜徽安○順帝立政元元統三年改立正元年
雲南王案山生小赤犬元數群走如飛段雄正曰歟
天狗星所化大兵壓境之兆二年方息又下鉄面破
屋傷物○三年紅巾陷雲南○四年所刺失里平雲
南是年光故

段功 光之弟

至正四年功襲蒙化知州○六年木邦夷斯可戍叛
命河南參政賈敦熙會三路兵討之○至正十五年
元主竄脫脫于雲南○三月兩日相盪○夏梁王刺
段臣高達先是參政段光令高達督兵羅即閩梁王
使人暗招之遂不從答以一詩云寄与下蕃梁王翁
撤書何苦召高達自為五岳嵩山主智過六丁縮地
公鉄甲鉄盔并鉄帽花鞍花索御花袍但揮眼前青
石陣孤雲擊破歲千重梁王忌之密令人刺帳中

神僧除妖

南詔野史

四十淡生堂抄本

是年梁王宮中有怪左右啟王曰盤龍有僧蓮峯能
驅邪王礼請至行符法怪息王喜礼謝留宮中至夜
聞日今中原紛乱後事若何僧曰二十年後國亡矣
至期大明兵南下○十六年黑鹽井有毒龍吳水溢
鹽井損民居連峯建寺書鉄符沉水害息○寧州有
虎噬人連峯洒淨限虎遠去次日虎去○七月元以
四川廣訪蕭机云為雲南諸路廣訪

紅巾入滇

二十三年紅巾賊倪文俊命將明玉珍同弟明二攻
雲南兵入金馬山梁王奔楚雄○四月十日梁王發

中慶至石碑村紅巾入城梁王報感而自咏云野无
青草有黃塵道側仍多戰死人触目傷心无限事鷄
山还似舊時春随命陝西來收帖木見拒之擒明二
各處乘机殺戮功謀于楊湖海同稽于卜卜告吉又
得子宗子禾矣至随王行殿功率兵拒紅巾敗于閤
灘紅巾復震殺段氏時將鉄萬戶时有江心庄楊勝
堅戰死梁王為文祭之曰生于江心為我援危我旧
不識用備其數死于卧龍王侯重之用顯其義噫美
重于生生必有死此尽大丈夫之事者能有幾人願
魂歸蒼洱吳傑復生以保我之昆商痛哭問者淚下

南詔野史

四十一 淡生堂抄本

是夜紅巾屯古田寺功令人焚寺紅巾死者大半
追至回纥關大破之賊將謝德收安寧功追之殺二
千人謝奔中慶是夜小軍拾得一書乃明王珍母寄
來書云自尔去後平安征雲南務要得之兵糧不足
隨後發來不可輕回段功得書改曰尔自去後老身
不安臣下乱法又聞中國軍馬入界非止一處尔須
急回還則准保大夏天統元年明太后平安書尋拾
命人有打金箔人陳惠頓往唯世元奉切許看母過
行送書玉珮得書堂良一兩令回至夜單面切知之
迨至七星關大破之○梁王歸鄧關以段功足兵之

功以女阿謹妻之梁王与公主宴酣歌金指環云將
星挺金枝宝閣金枝玉葉灵輝輒東南西北中月唯
有月玉文金印大如斗唐貴妃配结父王永寿偕碧
鵲顏作擎天傑平章父住梁府夫人高氏在大理作
詞來功云風揉殘雲九霄丹○遂就池元偶水雲一
片綠寂寞倚幃屏春雨紛○促蜀錦半開駕鸞獨自
宿珊瑚枕冷泊濕戎針目好難熬將軍一去无度負
与形立影与身独盼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公
得書歸至金雞廟報生子喜作歌云去时野火通山
赤凱歌回奏梁王悼自冬抵又陽春时物变迁今又

南詔野史

四十二 淡生堂抄本

惜婦來暮綠韋○萌茅甲折何意生杜鵑声裡日如
年好歸去

平章別妻

至正二十四年平章思新婚娶赴梁宅家臣楊智上
詩留行云功深切莫逞英雄使尽英雄智力旁切悲
梁王生逆計龍泉血染慘西風張希崎亦上詩留平
章起曰宝剑多埋荒土物耶流播于順州平章与正
妻高氏別義程至漢梁王君臣私語曰平章來有
吞金碧之心王与公主謀以孔雀賜害之公主私洩
平章不信二十六年七月請平章東寺講經至通濟

橋為逸遂殺之公主曰昨灯下言不信今果然痛哭
命侍女錦被包之王礼送歸大理公主作詩挽之
哭語不錄

馮公挽詩

至洪武七年馮都督經墓挽云田橫五百劍孤身轉
眼關山半委塵白閣玉樓召客記南滇彩壁說詩人
蒼山夜黑雲遮月金馬天寒鳥怨春共惜平章連綉
幕至今應染水声頻 ○自是梁王信諶戚段族戚
尽梁段二國因此失好年一搆兵宦慶知事楊昇改
和二國自滇海入金雞廟分界南屬梁王北屬段氏
南詔野史

四十五淡生堂抄本

段室 功之子

洪武元年梁王穀占大理金矢刺平章七改不克通
使改和陸室為雲南左丞

梁借段兵

明初獲入滇梁王令帖木的借兵時段室長成回書
云殺虎子還喂其母分組果自詐組公假達戚龍獻
璧衣皮金印玉書乃釣與之餌誘間淑女設掩歎之
細羅况平章死已止遣一婢一奴整可配華黎氏奴

可配阿嵯妃二事許諾必借大兵如不許金馬山換
作点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矣來矣書後詩曰峰
火狼烟信不符驪山奉火是走吾平章枉散紅羅帳
負外空題粉壁畫鳳別岐山祥兆隱麟跡却教瑞光
元自從界限鴻溝滿後成敗與亡不屬吾梁王見而深
恨○

神僧祈雨

至正二十五年雲南大旱人言定遠有神僧瑜伽能
降龍役鬼啟王梁王遣人迎至僧設壇祈雨咒畢鉢
中出一小蛇遂大雨王喜酬以金帛薛煥後鬼荷担

南詔野史

四十五淡生堂抄本

○至正二十六年重午梁王宮門外現射柳隨侍文
武賜宴廣訪支渭興詩賀云地平如席草如烟年少
將軍酒半酣朱甌馬穿人影過綠楊枝逐箭分鋒旌
旗色映宮牆柳嫩角声飄海外雲何日鯨鯢俱授首
普天演武共儲文時元末盜起故云○梁王宣光十
八年段室通好梁王來朝時有舍與自沅江改入鄯
開梁王驚懼室率兵敗之又破石多羅于海口梁王
陸室武定公制書云段室歸附而來忠勤日著庸示
至優之渥以彰同視之仁父子立功四征克捷云云
可謂三代輸忠乃于我馬控德之中干戈紛掩之際

不使違朝而又立勲特獎室為武定公尔其不負初心永保尔爵以光大尔赤城于無窮云○梁王偽號宣光十九年中虔詣土王廟廟指王指已重修立碑祀事先是省城土主廟至正十二年者民揚光重修至是再修

紅巾入滇

元至正癸卯三月紅巾入滇陷中慶結城焚憫忠寺及居民

段女報讎

至正丙午段平章女寶姐小名僧奴未嫁時綉一旗南詔野史

四十五淡生堂抄本

遠建昌土官阿崇臨嫁將旗付弟曰毋言父被梁王殺死我欲報讎待汝長成汝已綉五年矣我嫁至建昌收拾夫家并東川軍馬飛報若到汝急來應慎勿違焉行時以詩別弟云珊瑚釣起出香閣滿目潛然淚濕衣水鑑銀臺前丈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免走頻來往往桂香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重恨點蒼低又云何彼穠華花正紅歸車獨別河東鴻臺燕苑難經日風刺霜刀易割胸雲白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登馬秋重淚珠恰似通霄雨千里關山幾處逢○至正二十六年春中原監起梁王臣廣

訪支渭興三懇乞休梁王不允遣使金閨慰賜酒餽頗听命自味年高才薄忝清流款掛朝冠不自由且喜壯懷元訴謀從教行道有鳴鵲故園春木无由見何日干戈定得休九十年春光還散暮放懷且与醉金甌

梁王昆池宴

至正二十七年閏四月梁王生日群臣稱賀王宴文武于昆明池上省憲官詩賀曰賢君天書宴佳賓殿帳先施巨海濱萬里晴天開錦帳一川芳草卧麒麟笙歌優送金盃酒饒枕寬闌玉佩人醉飽百官咸稽首領王高壽過千春

南詔野史

四十六淡生堂抄本

段國降表

洪武即位至十三年五月大理段室方降上表云臣聞有天下者為天下之主有列土者為列國之君卑且難隔萬里之遠丹心每向中原之主大理自二帝三王之後兩漢三晉之終大蒙國受封于前唐鄭趙楊德守于五季自且祖思平有國貢礼屢行于東宋自心每列于西南迨至胡元不尚仁義專事暴殘元順已適北方梁王統福鄒開迎聞明主奉天承運取極南京中原太平邊徼寧意者中國有聖人履

舜之正統小漢唐之淺高天時人事然也或命且依
漢唐故例歲貢天朝或效大元取名俾守旧土度寒
谷而陽曲局照日八荒浴德六合同春垂憐也境故
恤一方款修進貢悲融明威合待事休之定專候聖
旨之頒謹此奏差段真王伯鵬馳奏以聞 太祖詔
諭之○洪武十四年段宝卒段元一子明立

段明 宝之子 皇明野史作段世

大明伐滇

己未年桂為摠裁即洪武十四年也○辛酉年授明
宣慰○是年大明天兵伐滇先是洪武六年十二月

南詔野史

四十七 淡生堂抄本

命翰林李士王禕湖廣參政吳雲勅諭滇梁王時元
太子即位于沙漠使脫脫來滇催兵糧款恢復中原
聞天使至責梁王有二心梁王不得已殺棉父老收
葬地藏寺吳雲亦被害沙漠口觀回莫江是計聞太
祖震怒命額川度傳交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兵行太祖
餞于龍江授以方畧兵至曲靖梁王命左相達里麻
率兵十萬拒之王師至白石江大霧四塞方戰即擒
達里麻于泥中梁王聞之棄城走海梁王聞城破殺
嬪妃飲毒不死投海父老望進耳山土人立廟妙應

寺側嘉靖末折修社李旧址為寺傳公入城收果王
全印南藉分兵取建昌臨安楚洱等處

二忠恤典

按王禕至建文時始贈文節至永樂登極允建文時
設施惠革文節之謚削去至正統六年浙江義烏縣
丞劉傑奏請加奉使雲南死節臣王禕恤典方謚文
忠立祠于滇勅賜二忠

大理戰書

洪武十五年二月大理偽國段世聞滇破盤却使張
元亨州判李洪大理來下戰書畧云鄒蘭危如登天

南詔野史

四十八 淡生堂抄本

大理險倍投海莫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雖若漢祖
駐蹕只得鄒蘭取之易而守之難不若依我請乞冊
封定為進貢是為良策吾寔武人不通經史前代得
失則廢聞也恭惟陛下振耀皇威功不下三孔明才
克殫于方叔滌山川之旧染歷代所未有也况吾与
汝既無殺父之讎又无財債之怨无改交鋒真乃不
祥汝死威楚彼處之民有何罪焉若耗人之食是他
其命取人之財是剗其心擄人妻女是亂人倫則予
之應不得已也爰念汝等皆中國之人其中豈无一
二達士得必何益不得何損西南之地稱楚不免易

動難安今春氣漸宣烟瘴漸起不須殺汝四五月間
而淋可任汝粮尽氣散十散九死形如鬼魅色如黑
漆散活不能汝之速退狼狽矣莫若称此天晴地乾
早尋活路寧作中原鬼莫作邊地魂汝宜南之大理
國段氏預首其書後詩云○長驅虎旅勢威恒深入
不毛取暴殘漢武故營旗影威唐宋遺壘角声震方
今天下平允易自古雲南守性難摧敵華夷歸一統
徑輪度量必須寬○書至傳公大怒即命將王弼胡
海率兵徑進段氏恃田菴和尚妖術列兵五萬拒下
閩沐英命弼趨上閩胡海暗度点春段兵自潰段氏
南野史

中允淡生堂抄本

大明興裔

按雲南平皇明一統天下府共一百五十州二百四
十縣一千一百四十衛共四百九十三興裔之廣古
未有也○段氏有國十三年改元一起康成終壬戌
是年國亡○洪武十五年雲南初平土官楊苴謀殺
沐國公英同都督謝熊平之○洪武十六年解段父
子至京起行別故人楊剏序一詩云○雄兵一日破

重圍父子分離瞬息間別後款知相憶處錦江流水
碧潯○是年擒夷八百皆降○段氏到京頭目尽
誅段二子 太祖南諭汝父魯有降表姑宥之長子
苴仁賜鴈門衛鎮撫次子苴義賜武昌衛鎮撫○是
年命長吳保耿炳文至雲南班師留沐留鎮守

封平雲南功

洪武十七年封平雲南功傳交德封穎國公郭英武
定度靖海東川度陳桓封善定度張翼封宦慶侯仇
成張龍先已封侯吳俊金朝興先卒亦封侯俱世襲
○十九年命穎國公長吳英再征雲南夷○二十

南野史

平 淡生堂抄本

一年命傅公統番漢大兵征雲南諸蠻○是年擒夷
犯他即沐英命都指揮齊正平之三月徧獲叛都督
馮誠平之徧降納貢○二十二冬沐英入朝宴于奉
天門賜金二百兩銀五千兩鈔七萬五千文倚百疋
命回鎮雲南○二十五年雲南建昌土官月魯殺命
果國公藍玉越萬侯俞通平之○二十八年越州土
官阿資殺沐春平之

征六川

二十九年征定遠六川○三十年陞雲南布政使統
馬尚書為平定土地衙門法令相賦稅之功也○

五月命傅公討雲南曲請善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
等處都督張鈐有功封永寧侯三十一年六川平

建文遊滇御製

二十三年乙丑六月十三建文焚宮出遊雲南先是
太祖末年傳位于太孫建文知其不終也既大漸授
小臣封固命宮迫乃啟及永樂兵入金陵建文開匣
視之乃楊印能度牒遂剃髮自御溝逃出宮中大起
以爲建文自焚不知帝爲僧逃西遊雲南武定獅山
寺御製一律云○漂泊江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
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元情水自流長樂宮前雲

南疆野史

五十一 淡生堂抄本

氣數朝元圍後雨聲愁蕭細柳年一綠野老吞声
哭未休今詩存武定獅山先是我太祖夜生太孫
侍立余咏新月詩中一聯云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
吞太祖知影落江湖非吉兆也時以爲詩識○永樂
三年征八百○四年雲南大古剌王濬的那浪來貢
詔立宣慰長官司先是朝命上官楊瑄與雲南千戶
孟景美詔諭諸夷古剌因而朝貢○宣德七年八百
土官刀之雅奏波剌國屢使請失討之帝曰遠夷不
可勞中國必而有不是降詔解諭

征六川

正統三年征六川不克四年復征○五年廣西獯人
沙人叛沐昂平之○六年命定西侯蔣青使征六川
○九年徇區六川賊思仁發十年築騰衝城○十三
年高雷王驥敗六川賊于孟春○景泰三年六川賊
逃班師王驥陞官數萬員

皇明出入財賦摠

按夏太師名兀吉云賞費一時有限陞費後日既窮
六川不過中國一大縣輸納幾何陞官數萬員宜國
用之日乏也不特然也不特然也以一衛論洪武錦
衣官止二百員至嘉靖增一千七百員以天下論

南疆野史

五十二 淡生堂抄本

洪武時文職二萬六千五百餘員今倍之洪武職
四萬二千六百員今十萬餘員天下康賸二萬六千
軍八十九萬六千吏六萬五千朝廷天下田土止有
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一年所出糧稅十五省共二千
六百六十八萬石監課商稅共雲南歲辦開銀每年
提進二百四十三萬使出造作用二十萬宣府大同
遼東陝西濟邊用四十萬有警加十萬年節至旦千
秋等節用三十九萬親王王妃公主并上用及天下
王府銀盤水櫃用三十萬七千兩每年款項使出二
百萬而餘剩四十三萬尚有天下灾傷征伐冊封不

箕姑以黃臘一小事論國初止用三萬斤景太天順
用至八萬五千矣正德十六年工部奏造作中官巾
帽靴鞋絲絳羅史等項成化時用二十萬弘治用三
十萬正德末用七十二萬司國計者當凜也

大明封岷王於滇

大明封岷王鎮滇先是太祖分封天下親王四十七
府始以漢王封滇王不肯行後封滇王來滇太祖生
皇子二十四人馬右生懿文太子秦晉慈周四王余
皆妃所生岷王封滇後不道取回安于武昌州

王恕致珍禽

南詔野史

五十三溪生堂抄本

成化十二年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差指揮郭英由小
路入交趾求索安南驚駭英回以兵尾之事聞于報
命王恕招滇捕美上死于并恕在雲南月余疏二十
上時錢能差有錦背鸛鵲織金絲八宝扇龍紋進上恕
差人借觀開籠放去恐後欽取○十五年巨津州白
石山一日中裂半入于江水泛沒田時頃屢有地拔

地震

弘治十三年滇三十六處同日地震差刑部侍郎樊
瑩奏滇境內山川考察文武去官一千二百五十八
員○雲南鎮軍叛先是雲南招臣張誥浚胡元賽公

所聞東西二溝用省城六衛軍月糧稍給遂中軍禁
撫院門時有勢豪因宿怨駕言是卿官進士韓昂阻
糧中軍入昂家損更房無片瓦以激變論下昂父子
于獄合家冤死百口招安畢戮為首叛軍白清等

災異

十六年春雲南貢院騰蛟起鳳匾大風吹去十五里
山上麥移于山下時巨津州地報甚急○十八年滇
大震遺札部郎中陳崧詣滇祭山川之神

安全叛

嘉靖六年冬尋甸府土舍安銓叛先是知府馬性魯

南詔野史

五十四溪生堂抄本

徵糧禁銓妻于徵銓聚中奪妻遂叛長驅省城陷嵩
明楊林等處時招鎮徵兵調至土舍鳳朝文党銓同
叛朝會提制伍文定往討至滇銓已擒

交商申文

嘉靖十六年交趾叛臣莫登庸逐其主陳氏交人告
急朝命滇進師討之時蒙自縣境外即交趾叛臣莫
登庸文武淵地名交商三堂移文交商查勘交趾叛
逆原由文淵回文云安南國威勇推忠切臣特遣輔
國上將軍行宣光都提使司提兵慶陽侯武文淵謹
具陳狀為查勘事嘉靖十六年三月下旬文淵奉見

天朝臨安府大官帖文一通查勘安南篡逆事由仍示文淵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不勝喜悃恭惟皇帝陛下陛下尊居九位正萬方休天地之心正獨帝之道故大官有是帖也文淵敢不悉陳被疊庸者海濱之子祖父以捕魚弄斧願前國王黎暉孫而用之國王去世國人立黎持為王年号光紹登庸潛謀不軌逐而錫之復立光紹弟黎椿為王未五年又殺之暴王母于館外篡其位偽號明德未三年兄弟相爭殺弟莫振傳子登瀛改号大政凡八年退于海明登瀛居龍編城篡位殺主事蓋如此本國忠義舊

南詔野史

平五溪生堂抄本

臣如郡推轡保護先紹之子黎椿據清化城鄭賜鄭曉據太原路阮塗據義安路阮仁運廣據南詔義存故主各提兵濟難賊敗故也伏乞大官休朝廷德意奉詞伐罪倘將前項事由陳奏亦安南福也至于山川道路難易若石龍關至歸化府五百里山崎嶇歸化至龍編城路頗平坦諒山街至龍編六百里俱大路安府至龍編一千零七十里崎嶇難行安邦海洋水道難渡道里悉在天朝版圖不必再言惟念登庸父子之奸浮于券惡南土人民殆甚秦苛文淵祇承本國出領宣光深有益于天朝恭惟

皇帝陛下陛下德廣亭花量宏極渙奮武周伐罪之本夷人臣弑篡之謀文淵求以叔國類為卿導剿除逆庸正名分之重遠救生民之塗炭內安外撫遐邇共仰于威德大畏小懷雲輅均需于德故謹具陳狀伏惟照鑒

按交趾東西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皇明永樂五年建衙門四百七十二立為一布政司至永樂二十二年太監馬騏驎傳詔旨往交南開辦金銀珠寶因而激變至今失之趾交在前代世為一國篡弑不一至皇明酋長乃黎氏宣德初交南名黎暉乃黎利

南詔野史

五十六溪生堂抄本

曹孫僅四傳未及百年至正德十一年又為陳嵩所執嵩子陳昇據諒山府稱王改元應天加靖初黎惠得國又為逆臣莫登庸所逐居清平海而死登庸篡國改元明德子方瀛改元大正登庸僭稱太皇朝廷命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討之登庸稱降詔立安南都統使司賜從二品銀印事在嘉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不能靖國又為下所逐至今亂未定

元江反殺布政

嘉靖三十年沅江叛先是土舍那鑑殺任奪印朝命撫臣石公簡討之鑑賊殺布政徐樾乃江西名儒

時以天暑還師

易門夷叛

嘉靖三十六年易門夷叛先是喬甸通大李朝陽等以微糧太急為群聚裝叛偽稱混天大王尋即勒捕平之

平武定叛逆

嘉靖三十九年省會無賴段賜等謀叛先是賜以霸吏禁獄父之自稱段平章之後得恩少三十六人妄擬宋江作變事露收捕

嘉靖四十年武定鳳繼祖叛先事營府印土媚翟氏南詔野史

五十七 淡生堂抄本

年老男媚索氏當徒領府事因得罪翟氏翟氏遂謀奪印與族侄徒祖因而仇殺爭官拘鎮倉分守左恭陳公善性處徒祖抗命據府叛分守金事張公降進討土舍阿方賣陣新浮橋絕王師歸殆公不屈死之事聞于朝命尚書呂公光洵鎮守沐公朝弼討之擒殺徒祖改土設流

同時死事招安生員楊忠惠等惜未恤錄

岳鳳叛

隆慶六年隴川岳鳳叛鳳以逃民為隴目把父之謀主奪印陰誘莽殺三宣六慰峰起官司屢捕不昕萬

曆九年犯姚關十年春奉勅征討時日色無光月

赤如日夜无星辰昼連烟霧先是萬曆九年彗星見西南光茫燭天識者以為兵象乃今北隴川之變

擒岳鳳

十一年春朝命泰將鄧子龍守備劉綎討之時宗州守蜀人何鈺常破蜀人九絲城乃車騎入諭擒鎮司道楊崇勸捕遂計擒逆鳳父子土舍罕慶三宣六慰悉平捷傳露布以聞論功欽賜給臺劉陞侍郎兼川貴兵餉一品服一襲鎮守沐陞太保賜一品服各廕一子欽賚銀段司道府縣各有差鄧劉陞付南詔野史

五十八 淡生堂抄本

德兵西南平定

擒逆鳳奏捷露布

雲南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劉綎為仰仗天威蕩平巨寇恢復三宣六慰傳露布以報大捷事伏以王靈丕振恩威暨及於邊陲天命維新肅教復施于荒服幸膚功之克捷占景運之重熙泰照還夷岳鳳等原以上司部落蕞草賤夫孤嫗欺孤謀主奪印雄吞六慰威叔三宣馴至結連逆黨登食諸夷遂及勾引莽酋憑陵中夏上年襲殺官軍肆元忌憚近年侵犯內地窺伺蓋謂騰越永昌皆彼丘隴所在碧

難金馬亦其桑梓故墟是以峰巒聚謀為不滅報
敵鳴鶴張志非在小恩辱孤之兵跳果見怪恃狡
克之穴陰伏偷安以為威狐不射容知天網莫逃未
我奉命以來神飛智勇足馳自奮與賊勢不俱生
恨不滅此而後朝食爰于萬曆癸未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誓師分哨並進披歷險隘直抵賊巢元惡
即以倒戈就擒賜從悉皆僥首受傳月射千山喜獲
田禽之利風行六詔載揚霜集之威惟時大義激于
中心勝氣騰于千里神武布昭于將校惟戶震動于
九天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戈戟連雲直致移烟
南詔野史

五十九 淡生堂抄本

塵于海島鼓聲震地近期沈甲兵于天河見賊盡在
目中凱旋指諸掌上虎穴喉張手切收不戰狼烟呼
吸息勸底威寧拋金沙城盡哈言有大而非誇通室
井跨而滇信先行而不利上地克拓者不下數千余
里擄掠奪回者旄倪縣計數萬餘人綠相机宜薄施
措置撫岳恩而姑從之款南夷風聞而懷服討蠻莫
而隨省之款逆竟畏威而創懲招孟容褒其母之慈
賢招孟容表其兄之忠憤傳罕氏以復于崖之故土
細木和以慰殘毒之來歸誘伺吾之忌爭使之自相
屠戮諭阿瓦之款附使之反面仇雖棄賊將于孟容

剪點夷之羽莫擒莽偁于孟容去巨款之爪牙至于
芒市錫號穩細道城之失業久矣則招安之以厚我
之藩籬南甸雷弄蓋達點首之顛連極矣則賑貸之
以固勝永之門戶切云寬之思者望風而響應避水
火之危者襁負而爭先當鋤強戡暴之威存問死扶
傷之惠誠兵甫及二月黎梯為之一空遂使海濱吳
雄咸謂天威莫測遐邇重疊共款

聖壽無疆第念疆宇雖已廓清泰酋依然肆大若不
亟加勦滅終為禍根蔓延際可乘之時而往畧譬若
連航假彈壓之威而剪除勢如破竹即于甲申年二
月十一日糾合諸夷歃血咸達營剏符定從連橫進
討蓋雖不殺致殺實則以夷攻夷財不費而國威愈
張師不煩而天威益振共集堂之陣用成善後之
功俟蕩平之後另商改土設流于平定之余更宜集
閣建堡設大將旗鼓以控制其要冲立諸司衙門而
相為犄角隨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財可使富保障
堅于未形及練土著之兵以足兵而力可使強瘴癘
庶几无患由是雨霽雲開見陞樹蒼山之色風清庭
靜新羌怯雷管之聲而滇南之安永保萬世之無
虞矣地方幸甚國家幸甚教馳雷布以聞萬曆

六十 淡生堂抄本

南詔野史

十三年三月奉 旨罕慶等正逆鳳等赴京○是年

冬車里夷物來貢○八月鳳等至京札兵二部奏

傳告廟○十三年秋八百夷厚象方物來貢

雲南擒獲隴川叛逆岳鳳等解京獻俘儀注

禮部儀制清吏司為仰伏

天威計擒元惡恢復疆土恭報西南陽平以紆

聖懷事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

先准兵部咨稱雲南鎮巡等官沐 等恭報節次

擒斬逆犯首級二千一百三十八名顆及逆賊岳

鳳父子等五名續添養廉啞宴得皮一名押解到

南詔野史 六十二 淡生堂抄本

京乞要擇日祭告

郊 廟宣捷獻俘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該本部照例題 請于本月二十九

日早遣官祭告

郊 廟是日 御前宣捷捷音百官吉服致詞稱賀

其 獻俘另行擇日具儀題 請等因奉

聖旨是祭告 南郊遣官徐文壁 北郊朱印禎

太廟駙馬侯拱宸各行禮欽此欽遵隨行惟欽天監

本手擇到本年九月初二日辰時吉 獻俘等因

到司案呈到部日等謹將獻俘合行儀注開坐上

請伏乞

聖裁等因萬曆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本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陳等具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就迎送該司即

行該衙門欽遵施行

計開

一前期禮部告示文武百官具朝服詣

午門前行慶 賀禮

一先一日內官設 御座於 午門樓前櫺正中

是日早錦衣衛設儀仗於 午門前 御道之東

南詔野史 六十二 淡生堂抄本

面放坊司陳大樂于 御道南東西北向鴻臚寺

設贊礼二人于 午門前東西相向設文武官及

諸蕃使人等侍立位于樓前 御道南文東武西

相向及刑部 獻俘官位於 午門前 御道東

稍南西向設 獻俘將校位於 午門前

御道西稍南北向引礼引文武官東西序立 獻俘

將校引俘列于 午門西邊武班之後伺候

上位常服 御皇極門鐘聲止鴻臚寺跪奏請

上乘輿樂作至 午門樓 上陞座樂止鳴鞭訖鴻

臚寺官宣奏畢贊 獻俘將校引俘至 獻俘位

北向立定俾跪于將校之前刑部官詣接前中通跪奏云具官某某奏云某官以某處所俸 獻請付所司候

旨傳下刑部官領 旨訖即同將校押出施行文武百官入班北向立唱排班上齊致詞官詣中通跪致詞稱 賀訖贊鞠躬樂作五拜三叩頭興平負樂止鴻臚寺跪奏禮畢樂止駕興樂止百官以次退

南詔野史

六十三卷生堂抄本

南詔野史附錄終

南詔野史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昆明倪輅集成都楊慎標目滇中阮元聲刪潤前無序目後有崇禎六年姜午生跋云新都楊用修先生遊其地乃原其世系著爲載記滇中阮元聲霞嶼簡及斯記惜其佚脫欲更讐之以付剞劂而不言輅作今考書中叙事下逮萬厯十三年慎不及見跋又稱大畧始於沙壹觸沈木而生九龍此書乃始於南詔星野其沈木一事僅附見於南詔源流案語中前後矛盾不可究詰大抵元聲之所爲倪輅楊慎皆依託也前半冊逐條標目頗嫌叢瑣後半冊大蒙國以下則歷紀蒙氏始據南詔以迄於段明頗似世家列傳之體末則總叙明代平定雲南始末而於歷代竊據諸家皆稱其僞號僞諡尤爲乖刺元聲馬龍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金華府推官

南唐拾遺記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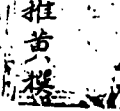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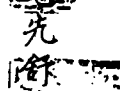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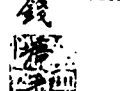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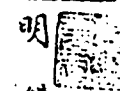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唐拾遺

記一卷《提要》

南唐拾遺記



叙曰予觀李後主雅好儒學善文章總統江南屢有
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溺于酒遂以亡國
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涵軈亡度也歸命之
後謂宜優饒小詞何非致慘禍以死無乃宋人實甚
予讀馬令陸游諸公所撰書及他外紀所載竊悲之
嗟乎煜未為太子時以兄篡性嚴忌獨遂嫌避跡執
喪哀過其禮可不謂孝友出天性者哉太宗號宋英
主然太祖十月崩十二月即改元傳位後致弟位俱
不得其死開寶皇后崩群臣不成服天倫之際慙慙
重光故迹成敗以議而賢否繫之非篤論也予改略
采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于馬陸二書鄭文寶
近事陳彭年別錄及陳寔唐餘記傳之後名曰南唐
拾遺記以備覽古者之蒐擇且以懲喪失國家者不
必盡極亂之主而不能自強于為政雖才華明敏為
守文令辟亦終不免傳于咄咤云

宋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

譚正陽偪壽州時劉仁瞻未下而藝祖分兵略滁。滁四面皆大山去州三十里為清流關則平川而又有西澗在滁城西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而滁州其控扼地且欲援壽州命大將軍皇甫暉將岳十萬扼其地藝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師入憩滁州藝祖兵聚閑下且虞暉再至問村人云鎮州趙學究在打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請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

暉威名冠南北太尉與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兵勢與君如何曰非其此也曰然而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曰然則使彼整軍再來則師絕歸路無復有遺類矣藝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轉敗為勝者也今閑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祖西澗水火漲之時彼必謂公既敗無故躡其後者公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不虞公來公可以得志所

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也藝祖大喜且要學究為導學究亦不辭遂人導之即夜出小路行軍皆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而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藝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帥既被擒或謂周師且大至城中亂自相蹂踐死亡不可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須即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則壽為孤軍故周人得以擒仁瞻自破滁州始也暉擒送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于簣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州卒伍起兵伍

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萊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匡胤者乃天贊匡胤也因感稱藝祖神武遂不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淮滁州有高山大川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則不惟中斷劉李相接之勢而淮南盡為平地無復險阻自是世宗得以乘勢勝而盡收淮南使李璟割地稱臣者由藝祖擒皇甫暉首得滁州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藝祖為神武者蓋暉非常人知其

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建原廟于滁而毀名曰端命以太祖歷試于周王業自此而始故號曰端命蓋宋之鎬沛也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于滁引為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命為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蓋建策自滁州始也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嘆以為至言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

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第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照物每縱聲青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于時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欲為相者屢矣為宋齊丘深忌之終不大用

韓熙載好虛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乃放出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盟臣及旦以書來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沉淫

江南徐鉉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猶事鉉疏得二十事鉉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焚金鉉字也

孫晟為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墮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至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歲拜御史大夫旬日果用正台席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遣將李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遂軍廵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

死歲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鄰縣許令令為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帚堂前治地熟視麻處黯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于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而穴處尚未改也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告于老吏具得其實遂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以辱當報奩

崔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辦具送還許答書曰適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于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林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為婚媾前令之語不忠無匹輟奩為贈可為慕義何緣易婿予人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豆之小名忘人綱之篤誼何氏不列于訕漏而躋之德行昧鑒裁矣

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醬州關外夜則歸卧關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微露灘磧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眾皆奇之

先舒按此事見清波雜誌又見語林作徐知諤又稱贊寧云云諸學士皆以為無稽贊寧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過一僧張席其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駕鶯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嘗密語徐鉉鉉言于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此丘澄暉事院牌勅賜雙飛之寺與此事略同疑一事也宋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彬使人語之曰介冑在

身拜不及答職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儀衛甚盛時獨登舟徘徊不能進彬命左右板而登焉既一吸茶彬謂煜趣歸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感之曰詎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木板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契焉能復死衆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彬潘鄆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

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破不下曹翰攻之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上書一絕句云由來東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篇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搗練在月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

滿懷憂何足尚耶

李煜歸宋後營上不樂見于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哀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人輒數日出必泣罵後主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李後主歸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營上不目聊當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惋未久下世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鉉曾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弟見之但言朕令卿往可矣鉉遂徑往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鉉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相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入報鉉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是禮鉉引椅少偏後主相持大笑乃坐已默不言忽長嘆曰當時悔潘後佑李平鉉既去有旨

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藥（達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帝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復又東風之句併生之遂被禍云

南唐後主堯太宗召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召鉉為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客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碑文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枚杆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

媼之謾始勞罔聖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嘆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必嘗分俸贍給焉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氏為武彊都監為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一公主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宋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審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是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

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先舒按李景即元宗璟初名馬令陞游兩南唐書俱云初名景通陳彭年江南別錄乃云初名景此事見游避暑漫抄反摺別錄與已書矛盾其亦失考之故耶中載芳儀曲詞（頗）破蕪兄今記刪之

宋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宋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過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愴惋所記止此

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出家誥豈斯人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于鄒州鉉無子其弟鐸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傳存甚多客嘗過求觀之有自江南入宋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纒踰尺前年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硯山流轉數十家為朱老元章得後朱老之歸丹陽也

念將卜宅久未就而燕仲恭學士之弟雅稱好事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群木晉唐人所居燕有宅焉米欲得一宅而燕覓得硯于是王彥昭符即兄弟與登北園為之和會燕米竟相易後號海嶽蒼者是也硯山藏燕氏未幾索入九桀矣

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宋國姓也是時藝祖方授命言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兆已宋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未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有識者甚患之未幾犬戎寒盟亦逼迫之兆也

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群錄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辨之遂為熙載矣

宋陶穀使江南甚款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謄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秦蕘蘭遂敗恨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教七穀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秦蕘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觥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

好姻緣惡姻緣抵得那亭一夜眠別人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驚膠續斷絃是何年
李煜既降宋太祖嘗飲燕煜顧近臣曰當不忝作一翰林學士

南唐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謂之韓君輕格

江南晚祀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于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粧

李後主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品

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 金字鳳 嬰王
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其嘗出一月團墨云價值

南唐宜春王從諫喜書札學晉二王指法用宣城諸葛
筆一技酬千金勁妙甲於當時從諫號為翹軒寶帚
韓熙載工翰墨四方膠煤多不恟意延飲工朱廷燒墨
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自名臂香月篋而寶
之後熙載歿俱為諸妓妾攜去無復存矣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夷所
產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之類九十二種江南素所
無也

李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進退不敢進
後主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
不敢竟進使隨共諦視之乃八尺琉璃屏畫茂光也蓋
董源之筆與孫樵彈煙事絕相類

詞女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問曰後主詞
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東流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世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
相善經年不復睹面精神凝至夜必夢之嘗寄詩云別
夢依依列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
為人情照落花

李後主獵青山一牝狙觸網^網見後主兩淚將顛屈指其
腹後主憫之戒虞人守之是夕生二狙

伶人王感化少聰慧未嘗試卷而多識故事登口諧捷
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苑中游觀見繫

牛于株拚令感化賦詩詩有獨向殘陽嚼枯艸近來問
喘更何人之句益識二相也

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甚不悅因命酒獨飲指北岸
山問舟子云皖公山意愈不懌王感化獨前獻詩云龍
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
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以束帛贈之

先舒按此事見緗素雜記又江南野錄亦載其事與
此小異王感化作李家明中主作嗣主未審孰是也
對花焚香有風味味相和者其臭殊妙本棹宜龍腦餘

醺宜沈水蘭茸四絕含笑宜簪薝蔔宜檀韓熙載著五
宜記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詰
旦將斬之僧云夜偶得月詩自喜故耳因誦云園、離
海嶠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大喜
遂釋之

李先主昇將授禪欲諷勅蔡蘭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
取古人名仍詢理通實昇舉杯自言曰雪下紛紛便是
白起宋齊丘曰著辰過街必須雍齒時徐融在坐意欲

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授

于江

李後主天性孝友爱初即位遣長弟從善入貢于宋宋因
留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又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
有鶴矣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

賈魏公尹京師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江南國主李煜
相見則清癯道人也公曰太師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
探釋氏未誤有所見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故來耳
懷中取一詩授公公讀之隨聲灰滅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其族子作動植疏建封得史錄
之中載鵠事傳寫偽謬分一字為三作人日鳥故建封
每人日必進此味

李後主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睹
大者遠者人疑其有諷訕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
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
周矣

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州生徐錯令以挂屑布磚縫中
宿艸盡死呂氏春秋云挂枝之下無雜木蓋其味辛蟄
故也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
折處亦然無稍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
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自謂晚年始得端匾之法凡小篆
喜瘦而長端匾之法非老手不能也

江南中主時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
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
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州州近視

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睹異境如源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卷是晚景遠峰之項宛然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後齊丘嘗有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呂之亦不肯出有老樂工且雙臂作一詩書于紙為放入齊丘第中譏之海陵州宅東有小兒坟數十至今累

繫皆當時所殺徐氏族也

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今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作品色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由是人皆效之婦人足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南唐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帝嘗作浣溪紗詞二闕手寫賜感化誦為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真珠上玉鉤是也後主即位感化上其詞後主感動乃優

賞之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外山河幾會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處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燕子瞻云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固當痛哭九廟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先舒按此詞或是追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据煜詞則揮淚本為哭廟而離歌乃伶人目煜辭廟而自奏耳豈

必果如項籍之飲帳中

之別華容耶

宋師圍江南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後有人見其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詩詞工夫治國豈為吾虜耶

先舒按櫻桃一闕蓋未完臨江仙詞也後有為續之者然又有人親見後主梵業書塗著數字未嘗不完烟艸低迷後云爐烟間是鳳兒空特羅帶回首恨

依依獲子由題詞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

後主煜三年二日相聞時人見之

釋妙空名守訥嗣法于雪峰卯一齋住嘉祐祥院江南李氏三詔不起

南唐傳國三葉僅歷三十七歲而亡然發繫臣民之思其典章文采至今可想先舒按正史而外諸家紀汪南事實多同特小有抵牾茲記悉載凡若干條然是率爾就編故不必該備其徑複者則刪之至江南臣僚北歸以後之事與故國無預者亦所不錄宋元人載筆辭多冗弱間亦稍加撙節不以為僭也

南唐拾遺記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有聲韻叢說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畧採宋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於馬陸二書鄭文寶近事陳彭年別錄陳霆唐餘記傳之後然實皆習見之事無一異聞又後主却登高文全篇載於陸書從善傳中而訛為登高賦惟存二句烏在其為拾遺也紫竹評李後主詞一條見龍輔女紅餘志不詳所出其人之真偽未可知且是紫竹之語何與南唐遺事以此條為例則詞話詩話連篇不盡矣師子國王一條鬼魅現形乃小說荒唐之語豈可以補正史將太平廣記載秦莊襄王就僧乞食亦可補史記秦本紀耶李煜殺諫臣溺浮屠荒於酒色缺失非一先舒序中以爲守文令辟亦非篤論也

十六國年表一卷

〔清〕張愉曾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六國年

表一卷》提要

昭代叢書乙集卷四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十六國年表

新安張愉曾庭碩補

同郡張頌諧石校

晉 涼 趙 燕 秦 西秦 南凉 北凉 南燕 西凉 蜀

惠帝永正月以
寧元年正月
辛酉 涼州刺史

十月流
人李特
據成
進次成
郡

昭代叢書 卷四 十六國年表

一

晉 涼 趙 燕 秦 西秦 南凉 北凉 南燕 西凉 蜀

太安元
年壬戌
二年癸
亥

永興元
年甲子

八月
趙自稱
大單于
十月
王從
都左

二月
南新
特弟
西稱
軍九
流平
子入
成和
十月
王成
建興

六年壬子	五年辛未	四年庚午	晉	昭代叢書卷四十六國年表	三年己巳	二年戊辰	丁卯	懷帝永嘉元年	光熙元年	二年乙丑
王	安元	趙西將軍和弟	涼	趙	元永	元永	元永	元永	元永	元永
安元	安元	安元	燕	秦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西秦	西秦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南凉	南凉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北凉	北凉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南燕	南燕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西凉	西凉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蜀	蜀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二年己卯	太興元年	丁丑	武帝建元	晉	昭代叢書卷四十六國年表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成	二年甲戌	與元年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涼	涼	涼	涼	涼	涼	涼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西秦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南凉	南凉	南凉	南凉	南凉	南凉	南凉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北凉	北凉	北凉	北凉	北凉	北凉	北凉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南燕	南燕	南燕	南燕	南燕	南燕	南燕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西凉	西凉	西凉	西凉	西凉	西凉	西凉
安元	安元	安元	安元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illegible][illegible]

七年辛丑	八年壬寅	九年癸卯	十年甲辰	十一年乙巳	十二年丙午	十三年丁未	十四年戊申	十五年己酉	十六年庚戌	十七年辛亥	十八年壬子	十九年癸丑	二十年甲寅	二十一年乙卯	二十二年丙辰	二十三年丁巳	二十四年戊午	二十五年己未	二十六年庚申	二十七年辛酉	二十八年壬戌	二十九年癸亥	三十年甲子	三十一年乙丑	三十二年丙寅	三十三年丁卯	三十四年戊辰	三十五年己巳	三十六年庚午	三十七年辛未	三十八年壬申	三十九年癸酉	四十年甲戌	四十一年乙亥	四十二年丙子	四十三年丁丑	四十四年戊寅	四十五年己卯	四十六年庚辰	四十七年辛巳	四十八年壬午	四十九年癸未	五十年甲申	五十一年乙酉	五十二年丙戌	五十三年丁亥	五十四年戊子	五十五年己丑	五十六年庚寅	五十七年辛卯	五十八年壬辰	五十九年癸巳	六十年甲午	六十一年乙未	六十二年丙申	六十三年丁酉	六十四年戊戌	六十五年己亥	六十六年庚子	六十七年辛丑	六十八年壬寅	六十九年癸卯	七十年甲辰	七十一年乙巳	七十二年丙午	七十三年丁未	七十四年戊申	七十五年己酉	七十六年庚戌	七十七年辛亥	七十八年壬子	七十九年癸丑	八十年甲寅	八十一年乙卯	八十二年丙辰	八十三年丁巳	八十四年戊午	八十五年己未	八十六年庚申	八十七年辛酉	八十八年壬戌	八十九年癸亥	九十年甲子	九十一年乙丑	九十二年丙寅	九十三年丁卯	九十四年戊辰	九十五年己巳	九十六年庚午	九十七年辛未	九十八年壬申	九十九年癸酉	第一百年甲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一年	乙卯	九月	收元和平
十二年	丙辰	十月	收元和平
十三年	丁巳	十一月	收元和平
十四年	戊午	十二月	收元和平
十五年	己未	正月	收元廿
十六年	庚申	二月	收元廿
十七年	辛酉	三月	收元廿
十八年	壬戌	四月	收元廿
十九年	癸亥	五月	收元廿
二十年	甲子	六月	收元廿
二十一年	乙丑	七月	收元廿
二十二年	丙寅	八月	收元廿
二十三年	丁卯	九月	收元廿
二十四年	戊辰	十月	收元廿
二十五年	己巳	十一月	收元廿
二十六年	庚午	十二月	收元廿
二十七年	辛未	正月	收元廿
二十八年	壬申	二月	收元廿
二十九年	癸酉	三月	收元廿
三十年	甲戌	四月	收元廿
三十一年	乙亥	五月	收元廿
三十二年	丙子	六月	收元廿
三十三年	丁丑	七月	收元廿
三十四年	戊寅	八月	收元廿
三十五年	己卯	九月	收元廿
三十六年	庚辰	十月	收元廿
三十七年	辛巳	十一月	收元廿
三十八年	壬午	十二月	收元廿
三十九年	癸未	正月	收元廿
四十年	甲申	二月	收元廿
四十一年	乙酉	三月	收元廿
四十二年	丙戌	四月	收元廿
四十三年	丁亥	五月	收元廿
四十四年	戊子	六月	收元廿
四十五年	己丑	七月	收元廿
四十六年	庚寅	八月	收元廿
四十七年	辛卯	九月	收元廿
四十八年	壬辰	十月	收元廿
四十九年	癸巳	十一月	收元廿
五十年	甲午	十二月	收元廿
五十一年	乙未	正月	收元廿
五十二年	丙申	二月	收元廿
五十三年	丁酉	三月	收元廿
五十四年	戊戌	四月	收元廿
五十五年	己亥	五月	收元廿
五十六年	庚子	六月	收元廿
五十七年	辛丑	七月	收元廿
五十八年	壬寅	八月	收元廿
五十九年	癸卯	九月	收元廿
六十年	甲辰	十月	收元廿
六十一年	乙巳	十一月	收元廿
六十二年	丙午	十二月	收元廿
六十三年	丁未	正月	收元廿
六十四年	戊申	二月	收元廿
六十五年	己酉	三月	收元廿
六十六年	庚戌	四月	收元廿
六十七年	辛亥	五月	收元廿
六十八年	壬子	六月	收元廿
六十九年	癸丑	七月	收元廿
七十年	甲寅	八月	收元廿
七十一年	乙卯	九月	收元廿
七十二年	丙辰	十月	收元廿
七十三年	丁巳	十一月	收元廿
七十四年	戊午	十二月	收元廿
七十五年	己未	正月	收元廿
七十六年	庚申	二月	收元廿
七十七年	辛酉	三月	收元廿
七十八年	壬戌	四月	收元廿
七十九年	癸亥	五月	收元廿
八十年	甲子	六月	收元廿
八十一年	乙丑	七月	收元廿
八十二年	丙寅	八月	收元廿
八十三年	丁卯	九月	收元廿
八十四年	戊辰	十月	收元廿
八十五年	己巳	十一月	收元廿
八十六年	庚午	十二月	收元廿
八十七年	辛未	正月	收元廿
八十八年	壬申	二月	收元廿
八十九年	癸酉	三月	收元廿
九十年	甲戌	四月	收元廿
九十一年	乙亥	五月	收元廿
九十二年	丙子	六月	收元廿
九十三年	丁丑	七月	收元廿
九十四年	戊寅	八月	收元廿
九十五年	己卯	九月	收元廿
九十六年	庚辰	十月	收元廿
九十七年	辛巳	十一月	收元廿
九十八年	壬午	十二月	收元廿
九十九年	癸未	正月	收元廿
一百年	甲申	二月	收元廿

亥	戌	酉	申	辛未	簡文成 安元年	晉	午	五年庚	昭代叢書 卷四	巳	辰	卯	丙寅	乙丑	子	二年甲	兩自立
三年乙	二年甲	元年	孝武寧	二年壬	燕	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十一月 燕秦
					西秦	南京	北京	南燕	西秦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義熙元年 乙巳	二年 丙午	三年 丁未	晉 四年 戊申	五年 己酉
薛純與 賈從之 長安				
	七月遷 後魏 立賢 子雲	改元正 始	北燕 後秦 西秦 南涼 北凉 南燕 西凉 夏	十月 為其下 所求 推為 為主 即天王 位千 城改元 太平 為北
	乾歸 十一月 子雲 從部 始	與 不 命 子 其	十二月 元嘉 年	二月 遷 徙 元 嘉 年
	九月 徵 元 嘉 年	六月 赫 運 勃 白 領 大 夏 元 嘉 年		

六年 庚戌	七年 辛亥	八年 壬子	晉 九年 癸丑	十年 甲寅	十一年 乙卯	十二年 丙辰
從 治 縣						
		後 魏 如 月 乾 歸 子 雲 元 嘉 年	北燕 後秦 西秦 南涼 北凉 西凉 夏	十月 徙 元 嘉 年	二月 立 元 嘉 年	二月 立 元 嘉 年
		十一月 徙 元 嘉 年				
		二月 徙 元 嘉 年				

[illegible]

十六國年表題辭

惟

世祖十有六年歲在己亥昊天不弔降割于我家俾
 女祖遺厲虐疾不少延用頌厥命時厥考生六年矣
 暨厥弟罔有攸情惟祖考是依實爲予考女之會祖
 考以食以訓既婚厥室畢生女兄弟三人乃考邇于
 僉壬誕喪厥家肆無祿卽世越一載歲甲子予慙匪
 德罔克格天俾厥考弗克臻于期頤棄子暨女衆庶
 越厥厥世女奉母歸于舊邑艱食懋學亦既有年今
 昭代叢書十六國年表題辭

復遷于此邦匪惟力于經亦遷于史爰有十六國年
 表之補允協于予心予誕成女子忝于子考罔克胥
 匡以生矧今之顛隕十喪厥八子罔克自振易克濟
 女是用疚于予心雖人懋乃德勵乃學率厥古訓繼
 厥舊服天監在下尚能永我命于來茲俾復厥舊物
 符于肇造庸告子列祖俾追厥辜嗚呼我言若茲敢
 曰其如我言惟女羣從尚克相予糾繆繩愆嗣有令
 緒以終底于成厥惟我之休亦女有眾之慶嗚呼懋
 哉無替予命新安張潮題

十六國年表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張愉會撰愉會字庭碩徽州人是書以崔鴻所
 錄十六國事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年經國
 緯條理分明頗便於尋覽其從父張潮收之
 昭代叢書乙集中後有潮跋謂不識崔鴻何以不列
 年表今得此書可以補其缺畧考劉知幾史通崔
 鴻原書實有表屠喬孫等作偽本時偶漏撰此篇
 潮未及考耳前又有潮序一篇文格純效尚書其
 意欲擬夏侯元昆弟誥殊爲詭僻尤無取焉

中山沿革志二卷附中山詩

文一卷

〔清〕汪楫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山沿革

志二卷》提要

中山沿革志序

琉球隋書宋史皆曰流求元史則曰瑠求時皆未與中國通故紀名各異隋煬帝大業三年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海師何蠻言之遂與俱往抵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寬復受命往撫之不服武賁將陳稜率崑崙軍人通語言者往終不服逆戰爲稜所敗掠男女千人嗣是遂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給金符賞詔以行出海洋遽掠一山軍小挫未至瑠求引還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上言瑠求可圖狀遣省都鎮撫張浩等襲之禽生口百三十人抗命如故明洪武五年命行人楊載詔諭而中山王察度遂遣使入貢明太祖待之恩禮有加於是山南王永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相繼臣服俱受封于朝其後二王使不復至云爲中山所併然年時皆不可攷終明之世亦

無有疑而致問者臣備員史官常思搜羅放軼

補舊乘之闕會有

冊封之役入國首以此爲問皆謝不知世系沿革亦

秘不以告蓋國有厲禁一切不得輕洩也嗣以

諭祭故主入其祖廟預勅從吏具筆札俟行禮時密

錄其神主以歸已又購得琉球世繼圖一卷卷中

番字多不可辨委曲探索始知其國南宋始稱王

明初始通中國元延祐間國剖爲三明宣德時復

中山沿革志

二

合爲一自宋至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歎斯者無據

謂皆尚姓亦非也爰就圖中所載可識者書之疑

者闕之叅以實錄約畧詮次爲中山沿革志二卷

用備稽考云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望翰林院檢討

臣汪楫謹序

中山沿革志序次

三

琉球國先王廟神主序次圖

歷代有功王叔

大成

尚巴志

尚思建

尚全福

尚泰久

尚德

宣威

尚同

尚永

尚寧康翁

尚豐宗盛

英祖

舜天

察度

尚質直高

尚賢秀英

尚元

尚真

尚忠

英慈

西威

王城

思紹

武寧

義本

舜馬順熙

歷代王妃

中山沿革志 序次

四

右神主所書皆漢字舜天居中左英祖右察度似

是不祧之位制皆甚朴寧豐賢質四主制漸華矣

即列于中三主之左右豈高曾祖考之義耶諸皆

稱神主獨此四主稱尊靈曰木葬故也寧為康翁

豐為宗盛賢為秀英質為直高或曰謚或曰生時

之別字也其餘序次多沿未詳其義歷代多王叔

攝收故祀之今王之弟亦稱攝政王云

中山沿革志 卷上

翰林院檢討 汪楫纂

世繼圖原本前列盤古至夏商周秦西漢東漢

後漢西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

後周北宋南宋大元大明

大清 八十年 越一幅乃書大琉球國中王舜天

以來世繼圖今削之斷自舜天始

舜天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南宋淳熙十四年丁未 世繼圖誤 二十四年 舜天即王位

世繼圖曰 于公 男子不知何許人按宋

史流求傳有云淳熙 數百 年 至泉之

海園頭等村肆 舜天稱王時即在位

五十一年

舜馬順熙

嘉熙二年戊寅 大長子舜天

義本

淳祐九年己酉

世續圖道
已酉二字

舜馬順熙長子義本嗣

位在位十一年

英祖

景定元年庚申英祖卽王位英祖者不知所出世

續圖曰天孫氏之後義本時民苦疾疫多依英祖

義本遂遜位時二大島來貢二大島者卽今所謂

北山也是爲琉球關地之始在位四十年

中山沿革志卷上

二

大城

先王廟神
主作大成

元大德四年庚子英祖子大城嗣位在位九年

英慈

至大二年己酉大城次子英慈嗣位在位五年

王城

延祐元年甲寅英慈第四子王城嗣位于時山南

山北割據稱王琉球國始分爲三在位二十三年

西威

至元三年丁丑王城長子西威嗣位在位十四年

察度

至正十年庚寅察度卽王位察度者不知所自始

世續圖云其父爲浦添按司浦添地名按司國人

讀作安知如中國官長之稱明洪武五年行人楊

載賞詔至國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

無有遠邇一視同仁自元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

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

中山沿革志卷上

三

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北清兩

燕朕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告朕意使者所至

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

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于是王遣弟察期

奉表貢方物太祖賜王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

各五疋賜泰期衣幣有差是爲琉球通中國之始

七年王又遣泰期等入貢并上皇太子箋貢物如

之太祖賜王曆及幣帛有加賜泰期衣幣靴襪副使悉爬燕之及通事從人皆有賜八年太祖命附祭琉球山川于福建先是天下山川太祖皆躬祀太帝以琉球已入朝貢亦請祀祀兩年矣禮部尚書牛諒言躬祀非禮始命附祭九年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至國市馬及硫黃王遣泰期從之入貢浩因言國俗市易不貴統緒惟磁器錢釜是尚自是賜予市馬多用是物十年王又遣泰期等表賀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四

元旦貢馬及硫黃十一年十三年貢方物賜資悉如例十五年王又遣泰期及陪臣亞蘭匏等貢馬及硫黃太祖賜幣帛有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送泰期等返國路謙歸言琉球三王爭雄長時相攻也十六年王遣亞蘭匏表賀元旦貢方物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其臣師惹等奉表入貢太祖賜王鍍金銀印及幣帛七十二疋山南王賜幣帛如之而遣中使梁民勅王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環海

爲國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卽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監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賞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通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憐今遣使諭三王知之三王能體朕意思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于是王及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入朝各賜衣幣十七年王遣阿不耶等入貢賜鈔幣十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五

八年表賀元旦貢方物太祖賜王海舟一山南王如之又補給山南王山北王駝紐鍍金銀印各一十九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百二十四匹硫黃萬二千斤賜宴及鈔二十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進皇太子箋獻馬而山南王承察度及其叔汪英紫氏山北王帕尼芝亦各遣使入貢二十一年王遣使甚僕結攷等貢馬賀天壽聖節二十三年表賀元旦貢方物世子武寧亦貢馬五匹硫黃二千斤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六

各進表箋貢馬并遣從臣各致每潤八馬寨官子仁悅慈入國子監讀書就學自茲始太祖各賜衣巾靴襪并夏衣一襲鈔五錠飲又賜羅衣各一襲及靴襪衾褥王具疏言通事程復葉希尹二人以寨官兼通事往來進貢服勞居多乞賜職加冠帶使本國臣民有所仰止以變蕃俗報可先是國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採硫黃于河蘭埠遇風飄惠州海豐爲邏卒所獲語言不通以爲倭人送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七

至京至是貢使爲白其事太祖皆遣歸賜閩人善撈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時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實他盧尾賀良志等入國子監讀書資如中山例二十六年王遣使麻州等貢方物已又遣使壽禮結致等貢馬借寨官子良志每入國子監讀書太祖命賜夏衣靴襪秋又賜羅絹衣各一襲僚從各給布衣嗣是歲必有賜二十七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賜宴于會同

倂王疏言亞蘭匏寧國重事乞陞授品秩給賜冠帶又乞以通事葉希尹等二人充千戶太祖皆從其請俾其王相秩同中國王府長史稱王相如故二十八年王遣王相亞蘭匏貢方物而山北王珣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各遣使入貢太祖賜鈔有差二十九年王兩遣使貢方物而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承察度及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貢詔遣三五郎實錄前作三五郎尾今作三五郎等歸省賜三五郎

齊白金七兩絲緞六表裏鈔五十錠寨官子實那

盧疊

實錄前作實他盧尾今作實那盧疊

鈔二十錠絲緞一表裏歸

未數月會世子武寧遣使貢幣寨官子麻奢理誠

志魯二人入國子監就學三五郎疊復與俱來爾

卒業太祖許之仍賜衣巾靴襪三十年王兩遣使

貢馬及硫黃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叔汪英紫氏

亦入貢三十一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及硫黃世

子武寧貢如之女官生姑魯妹偕入謝恩以音常

在京讀書也太祖賜鈔有差三月太祖命以冠帶賜王先是王嘗請中國冠帶太祖命禮部圖冠帶之制示之至是匏等復以爲請賜如制并賜臣下冠服承樂改元遣使以即位詔諭王王遣從子三吾良疊奉表賀且貢方物皮祖賜鈔幣襲衣宴于會同館遣行人邊信劉亢齋瑛錦綺幣賜王還奏稱旨成祖擢信爲湖廣道監察御史亢爲工料給事中未幾王卒在位四十六年

武寧

察度既卒其子武寧遣三吾良疊訃告于朝承樂

二年正月成祖遣行人時中往祭賻以布帛詔武

寧葉爵詔曰聖王之治協和萬邦繼承之道率由

常典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

帝作屏東藩克修臣節暨朕卽位率先歸誠今既

歿爾武寧乃其世子特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

承厥世惟儉以修身敬以養德忠以事上仁以撫

下克循茲道作鎮海邦永延世祚欽哉四月山南王弟汪應祖亦受封于朝應祖故山南王承察度從弟承察度無子遺命應祖攝國事元年常遣長史王茂朝貢會山北王攀安知遣使善住古耶貢方物丐賜冠帶衣服以變國俗成祖許之至是應祖遣使隗谷結致來朝貢方物且奏乞如山北王例賜冠服成祖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國必有統衆必有屬既能事大又能撫衆且舊王所屬意也宜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十

從所言以安遠人遂遣使齎詔封之賜如所請偕其使俱還已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其使擅詣處州中磁器當建問成祖曰遠人知求利而已朝廷於遠人當懷之不足罪冠羅船往琉球遭風漂至福建布政司籍記所有請命成祖諭至剛曰暹羅與琉球通好自是番邦美事豈可乘其危而利之鄉有善人猶能濟困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所司舟楫爲之修理人乏食給之粟或歸或往琉球

俟風便導之去三年行人時中使琉球還命復職中初爲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坐罪當戍上書願改過遂命爲行人使琉球至是還復其職王遣三官良璽奉表貢方物謝襲封恩賜衣幣宴于會同館已又遣養埠結制等賀萬壽聖節時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汪應祖亦遣貢而應祖又遣寨官子李傑赴國子監受學賜衣如例四年王及山南王山北王皆表賀元旦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就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十一

學賜衣鈔有差王進闕者數人成祖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言恐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進成祖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卒不受

世繼圖云洪武二十九年王卽位凡在位二十六年臣按其國繼世嗣位類先自立而後請於

朝故所紀嗣位之年與中朝遣封之時多不合而其後憚於供應甚有延至十餘年乃上請者然明初貢使時通歲或二三至幾與域中郡縣無異封卒年歲不應參差如是卽云洪武二十九年嗣位中更靖難赴告踰期傾在位二十六年則永樂之末尚宜無恙何五年遂有祭賻之典耶或云武寧爲尚巴志所滅然其詳亦不可考謹闕疑以俟來者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十一

尚思紹

先王廟神主作
思紹無尚字

永樂五年世子尚思紹遣三吾良盛貢馬及方物別遣使以其父武寧訃告成祖命禮部賜祭賻詔思紹嗣王爵六年王遣使阿勃吾斯來表貢方物謝襲封思時山南王汪應祖亦貢馬各賜鈔幣七年王遣使賀萬壽聖節山南王汪應祖亦貢馬各賜衣幣八年王遣三吾良盛朝貢山南王汪應祖亦遣使賀萬壽聖節皇太子皆賜之鈔幣王遣官

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皇太子各賜巾衣靴絛衾褥帳具通事林佑本中國人啓請賜冠帶從之是年冬成祖又賜琉球生李傑等冬衣靴襪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資子周備也成祖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於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安得違之九年王遣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十二

二吾良盛

賀元旦偕王相之子懷得察官之子祖

魯古入國子監受學又遣使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疏言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長史程復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勤誠不懈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悉報可時使人有匿其方物不盡貢者監察御史廉得其實以聞成祖曰此非國王意也宥之王遣使謝貢方物勅賜王鈔及絛幣十年王遣使賀元旦

山南王汪應祖亦入貢已又遣使賀萬壽聖節成祖賜鈔幣又賜琉球生夏布襴衫條靴十一年王兩遣使貢馬偕寨官子鄒同志久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已又與山南王汪應祖各貢馬賜鈔及永樂錢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成祖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賜衣幣及鈔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傳留學者皆賜冬夏衣十二年王遣使賀元旦遣三吾良璽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古

貢馬及方物賜鈔幣皇太子賜琉球生益智每等二人羅布衣各一襲及襴衫靴襪衾褥帷帳從人皆有賜成祖賜鄒同志久等三人衣鈔十三年成祖遣行人陳季芳等齎詔封山南王汪應祖世子他魯每爲琉球國山南王時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各寨官合兵誅達勃期推他魯每攝國事他魯每表請襲封故遣使往并賜詔命冠服及鈔萬五千錠王及山北王攀安知俱各遣使貢方物王

世子尚巴志亦遣使宜是結制貢馬及方物賜文綺三十表裏十四年王遣三吾良璽貢馬及方物謝遣使不謹之罪先是王所遣使直佳魯犯法坐誅成祖勅諭王曰比王所遣直佳魯等來京朕優待之及還至福建乃肆狂悖擅奪海船殺死官軍毆傷中官奪其衣物直佳魯首罪當真大辟已命法司如律其阿勃馬結制等六十七人與之同惡罪亦當死眷王忠誠特遣歸俾王自治自今遣使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七

宜戒約之母犯朝憲已又遣使貢馬而山南王他魯每亦遣使來貢謝襲封恩成祖賜琉球生夏衣十五年王及山南王他魯每俱遣使貢賜資甚厚已又與世子尚巴志各遣使貢馬十六年王兩遣使貢方物成祖賜使者冠帶鈔幣有差十七年王三遣使貢馬及方物二十年王遣使賀元旦已又遣貢方物二十一年世子尚巴志遣使奉表貢方物皇太子令禮部宴勞之二十二年二月王訃聞

於朝命禮部遣官賜祭賻以布帛九月遣行人周彝齋勅以行

按山南王承察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又作登入學

中山王察度遣從子三吾良登入謝自是兩人

無疑弟良登既爲察度從子則是武寧兄弟行

矣而武寧遣三吾良登赴告表稱良登曰姪再

遣入謝亦然至思紹遣三吾良登入貢凡四皆

以姪名豈數人者名稱皆同抑臣主不以世系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六

爲序國俗固爾耶今去姪字止書其名議之以

待參攷

尚巴志

洪熙元年仁宗遣中官柴山齋勅至國封世子尚

巴志嗣中山王勅曰昔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

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琉球國

中山王思紹聰明賢達茂篤忠誠敬天事大益久

弗懈我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續承大統念爾父沒

已久爾其嫡子宜俾承續特遣內官柴山齋勅命

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尚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

德務善以福國人斯爵祿之榮延于無窮尚其祇

承無怠無忽仍賜冠帶襲衣文綺方仁宗遣山時

貢使已兩至表稱世子賀成祖萬壽聖節至是始

知改元是年凡四遣使貢馬及方物云宣德元年

王遣使貢方物謝襲封恩附奏曰臣祖父昔蒙朝

廷大恩封王爵賜皮弁冠服洪熙元年臣奉詔襲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七

爵而冠服未蒙頒賜宣宗命行在禮部稽定制製

以賜之先是仁宗遣封已賜冠帶而王復以爲請

以皮弁故宣宗謂禮部尚書胡濙曰遠人歸誠固

是美事特賜冠服亦表異思古人言招携以禮懷

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之王遣使鄭義才進香

長陵義才言海風壞舟附內官柴山舟得達乞賜

一舟歸國且便朝貢宣宗命行在工部與之已又

兩遣使貢馬及硫黃賜襲衣靴襪有差二年王兩

遣使貢方物使者同行異舟遇風相失已而皆至
時山南王他魯每亦遣使進香長陵三年王遣使
鄭義才等貢馬及方物謝賜皮弁海舟宣宗賜義
才等冠帶及金織紵絲襲衣餘皆素紵襲衣宣宗
以王朝貢彌謹遣使齎勅勞之并賜王紵絲紗羅
錦緞已又遣內官柴山齎勅賜王金織紵絲紗羅
緞四年王遣使表貢賀萬壽聖節已又兩遣使
貢馬及方物而山南王他魯每亦兩遣使入貢俱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大

賜宴及鈔幣又命山南王使齎勅及鈔絹歸賜其
王自是山南王不復遣使蓋併於中山矣五年王
四遣使入貢宴賚如例仍賜王鈔二萬一千七百
六十錠六年王兩遣使入貢又表貢馬及金銀器
照謝賜錦幣七年宣宗以外國朝貢獨日本未全
命內官柴山齎勅至國令王遣人齎往日本諭之
明年日本遂來朝宣宗命行在工部給中山貢使
漫泰來結制海舟一以貢使言來舟損壞故是年

王遣使人貢者凡四宴賚如例八年王遣使入貢
有凡二宴賚如例九年王遣使貢馬及方物中道
遇風先後至已又遣使謝賜衣服海舟宣宗賜幣
有差仍命齎勅及幣歸賜王十年王遣使謝禮部
尚書胡濙奏曰比奉旨節一切冗費以安軍民今
四番使臣動以百數沿途疲于供給宜勅諸路總
兵官并都布按三司繼今審其來者量遣正副使
從人一二十人赴京餘悉留彼處給待從之正統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元

元年英宗頒賜大統曆適王遣貢使伍是堅至今
是堅齎回勅諭王及日本國王源義教曰我國家
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承無間遠
近一視同仁爾爲國東藩世修職貢益永益虔王
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
寶期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矧王篤於事大良可
嘉尚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彩幣以答遠意
王其欽崇天道仁卹有民永保藩邦以副朕望王

再遣使貢馬及万物使者至福建如例止其貢物以聞其自携螺殼九十海巴五萬八千失於自陳有司以漏報沒入使者額請給值英宗命行在禮部如例給之後浙江市舶提舉司王聰復以爲言英宗謂禮部曰海巴螺殼遠人資以貨殖取之奚用命悉還之仍著爲令二年王遣陪臣義魯結制等貢馬及方物奏稱本國各官冠服皆國初所賜年久朽敝乞更賜又言本國遵奉正朔而海道險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三

阻受厝之使或半載一載方返事下禮部覆奏命冠服本國可依原降造用大統曆福建布政司給與之禮部又言琉球國貢馬矮小宜令選高大者充貢英宗曰遠人慕義入貢不必計物優劣三年王遣使義魯結制等貢馬及方物賜幣有差四年王遣使梁求保入貢已又遣阿普禮是等入貢賜宴幣如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成規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於福建停憩館穀之需所費不貲比

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稍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廩米外其茶鹽醢醬等物出於里甲相沿有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緩輒肆詈毆雖遠人不足與較而憑陵之風漸不可長已行福州等府縣止將例應供給之物按日支與不許私以銅錢支當但煩瑣多端終非久計乞令該部定議於人支日廩之外量加少許聽其自辦其林惠等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三

不能禁戢坐視紛紜請執治事下行在禮部以爲於例止日給廩米一切費宜悉罷之其通事人員不行禁戢請治罪英宗以遠人姑示優容令移文戒諭之五年王遣步馬結制等貢馬及方物宴資如例先是朝貢者朝叅出入皆給馬至是令止給正副使著爲令六年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鄭顥疏言琉球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吉駕船載瓷器等物往瓜哇國市胡椒蘇木至東影山遭風桅

折進港修理妥稱進貢今已拘收人船收頓貨物并護船器械候旨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况遇險失所尤當矜憐其悉以原器物給之聽自備工料修船促還本國

按世繼圖載巴志永樂二十年壬寅卽位在位十八年與實錄不甚相遠又云初爲佐鋪小拔司舉兵討南山王又攻落北山王併爲一國或云并滅武寧而奉其父思紹爲王按永樂十三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三

年山南王汪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各寨官合兵誅達勃期此或卽巴志所爲而復推其子他魯每主國事至宣德四年歷十四年而後國除不應擁虛器如此之久而永樂十三年以後山北王攀安知不復遣使入貢則山北王先山南而亡者十四年矣思紹永樂五年嗣位二十三年卒在位凡十八年則巴志奉思紹爲王之時年甚少豈蕞爾海邦有如太原公子故事者

耶惜無他書可正存以俟考

尚忠

正統七年巴志第二子尚忠遣長史梁求保入貢以巴志訃告乞嗣位英宗遣給事中余忭行人劉遜齋詔至國詔曰昔我祖宗恭天明命君主天下無間遠邇一視同仁海外諸國咸建君長以統其衆朕承大寶祇奉成憲用圖永寧故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爰自先朝恭事朝廷勤修職貢始終如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三

一茲旣云亡其世子尚忠敦厚恭慎克類前人上能事天下能保民今遣正使給事中余忭副使人劉遜齋勅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以主國事爾大小頭目人等其欽承朕命盡心輔翼悖行善道俾國人咸樂太平副朕仁覆蒼生之意并勅王曰爾遣長史梁求保奏爾父王尚巴志亡歿良深悼念特遣使命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主國事爾宜篤紹爾父之志益堅事上之誠敬守臣節恭修職貢

善撫國人和睦隣境庶幾永享太平之福仍賜王及妃皮弁冠服金織襲衣幣布等物當忤等未至忠已兩遣使貢馬及賀明年元旦猶稱世子云九年王遣使入貢者四使臣梁同奏乞一海船以便歲時朝貢從之十年王遣使入貢者二宴賚如例十一年王遣使入貢者二宴賚如例十二年王卒

世續圖云王正統五年庚申卽位在位五年按實錄正統七年遣封十二年卒則在位亦五年

三

但紀年參差耳

尚思達

正統十二年世子尚思達遣長史梁球入貢以其父尚忠訃告請襲爵三月英宗遣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諭祭故王尚忠封世子思達嗣王勅曰爾比遣長史梁球等奏爾父王尚忠凶歿良深悼念特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繼承爾父主理國事爾宜篤紹先志敬守臣節恪修職貢簡任賢良善撫

國人和睦隣境以保國土仍以皮弁冠服常服及織金紵絲羅縠等物賜王復詔諭其國臣庶盡心輔翼各循理分毋或僭踰俾凡國人同樂雍熙副朕一視同仁之意王遣通事蔡讓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十三年王遣使入貢使伴與四川長河西番人相毆會同館門外有重傷者事聞英宗命毆至死者抵死十四年王遣使梁同等貢馬及方物時福建尤溪沙縣方有寇警所司請緩期三月

中山沿革志

卷上

三

始達已又遣使馬權度等入貢賜衣幣冠帶仍命權度齋勅并絲幣歸賜王及妃禮部上言貢使欲以所賜絹匹往蘇州府易紗羅紵絲歸國服用從之景泰元年王遣使百佳尼朝貢景帝命齋勅并文綺彩幣歸賜王及妃通事程鴻言船壞不能返國願以賜幣造船禮部請移文福建三司聽其自造不得擾民從之已又遣使梁同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二年王遣使察都等人貢亦以自備工料

遣船為請禮部言今福建地方被賊人民艱窘宜令其候本國進貢通事李敬等回日附載歸國從之已又遣使亞間美等入貢使未達而王卒

按世續圖云正統十年乙丑卽位在位五年蓋十二年誤作十年也

尚金福

景泰二年景帝遣左給事中喬毅

殊域周咨作陳謨

行人

童守宏諭祭故王思達封其叔尚金福為中山王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壬

三年金福兩遣使入貢猶稱王叔蓋命猶未達也

四年王四遣使入貢宴資悉如例未幾卒在位四年

世續圖作景泰元年卽王位

尚泰久

金福既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焚燒府庫兩傷俱絕所賜鍍金銀印亦銹壞國人推尚泰久權國事景泰五年泰久以聞并請鑄印頒賜命所

司給之已又遣使入貢表稱琉球國掌國事王弟尚泰久云云景帝命齋勅及絲幣歸賜王弟六年

王弟兩遣使入貢云王姪尚伯禮等欲於蘇州收買絲幣及釘藤等物修葺海船禮部恐其擾民不

從景帝以琉球素遵王化與他國不同特許之遣

給事中嚴誠

殊域周咨作李秉彝

為正使行人劉儉為副使

齋詔封王弟尚泰久嗣王詔曰帝王主宰天下恒

一視而同仁藩屏表率國中或同氣以相嗣朕躬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壬

曆天命撫馭諸侯琉球國王尚金福既薨其弟尚

泰久性資英厚國眾歸心茲特遣使齋勅封為琉

球國中山王凡彼國中遠近臣庶宜悉心輔翼罔

或乖違長堅忠順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

咸使聞知又勅王曰爾自先世恪守藩維傳及爾

兄益隆繼述敬天事上久而愈虔屬茲薨逝軫於

朕懷爾乃王弟宜紹國封特遣使齋詔封爾為琉

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絲幣等物爾尚砥

礪臣節懷撫國人欽哉七年遣使入貢猶稱王弟

及冊封後遣使入謝又別遣使入貢則英宗復辟

改元天順矣天順二年王遣使朝貢者三三年王

遣使李敬貢馬及金銀器皿疏言本國王府失火

延燒倉庫銅錢請紹永樂宣德間例所帶貨物以

銅錢給賜禮部以銅錢係中國所用難以准給宜

將估計鈔貫照舊六分京庫折支生絹其四分移

文福建布政司收貯紵絲紗羅絹布等物依時值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天

關給從之王遣使亞羅佳其等入貢宴賚如例四

年王遣使入貢五年王遣使王察等貢馬及方物

六年王遣使程鵬等貢方物宴賚悉如例

按世繼圖云泰久係尚志達之弟而實錄則云

金福之弟益實錄止以請封之疏爲據他無可

攷也又云景泰五年甲戌王卽位在位七年則

王卒於天順五年而六年始開於朝觀尚德紀

天順五年卽位蓋信

尚德

天順五年泰久第三子尚德嗣位六年遣使入貢

以泰久訃告英宗命吏科右給事中潘榮行人司

行人蔡哲充正副使往祭故王泰久封世子尚德

爲王詔曰朕紹帝王之統繼祖宗之緒主宰天下

一視同仁撫馭華夷靡間遐邇惟爾琉球國僻居

海島密邇閩中慕義來庭受封傳業蓋有年矣故

國王尚泰久克篤勤誠敬天事人甫餘六載條爾

中山沿革志

卷上

天

告終先業攸存可無承繼其世子尚德性資仁厚

國衆歸心茲特遣正使吏科右給事中潘榮副使

行人司行人蔡哲齋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

賜以皮弁冠服等件凡國中官僚士庶宜同心輔

翼作我外藩嗚呼循理設度永堅率俾之忠親族

睦睦丕昌咸寧之化故茲詔示悉使聞知七年王

遣使崇嘉山等入貢宴賚如例成化二年王遣使

程鵬等貢馬及方物賜宴及衣幣三年王遣長史

蔡璟入貢賜幣四年王遣使程鵬已又遣使讀詩

貢馬及方物俱賜衣幣五年王遣長史蔡璟入貢

璟言其祖本福建南安縣人洪武初奉命於琉球

國導引進貢授通事傳至璟陞長史乞賜詔封贈

其父母吏部覆以無例不許廣東市舶司奏有番

舶遭風吹至九星洋審知是琉球貢船欲貿易土

貨往福建造船回國禮部覆奏宜令廣東巡撫嚴

加譯審果無虛詐方許貿易仍諭今後進貢務由

中山沿革志

卷上

辛

福建故道并勅地方官禁約下人不得因而侵損

失向化之心從之王遣使查農是等人貢宴賚如

例六年福建按察司奏琉球貢使程鵬至福州與

委官指揮劉玉私通貨賄俱應究治詔建治王而

省賜王遣鵬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中山沿革志

卷下

翰林院檢討 汪楫纂

尙國

成化六年尙德卒尙國自稱世子世繼國曰國伊

平人伊平國人讀作葉壁卽今所謂葉壁山也父

爲里主卽今所謂過閩理官也國爲御鎖之側卽

今所謂耳目官也尙德多行不義國人胥怨德旣

卒欲奉國爲王國曰世子在孰敢奸此位乎國人

中山沿革志

卷下

遂共殺世子七年閩遣使蔡璟等入貢以父尙德

薨來赴請襲爵憲宗遣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爲正

使行人司行人韓文爲副使齎儀物行慶弔禮封

世子尙國爲中山王弘福建上杭人乞便道展祭

不許後行至山東病卒改命兵科給事中管榮偕

文往貢使蔡璟以織金蟒羅製衣爲錦衣衛校尉

所副指爲市人私售刑部鞠之璟固稱是國王受

賜於先朝者事聞憲宗命禮部稽舊籍有無禮部

曰無遂沒入內庫仍勅諭國王知之八年王遣長史梁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福建三司官奏稱琉球國人先因進貢潛居內地遂成家業年久不還應盡遣之禮部議其人若承戶部勘合許入籍者仍舊餘如請九年王遣王舅武實入貢謝襲封恩武實奏稱國王常遣人往滿刺加國收買貢物遭風壞船漂至廣東有司轉送福建願自備工料修船同回許之十年王遣使沈滿志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仍以鈔絹酬其自貢物值滿志等乞如舊制折給銅錢不許十一年王遣使程鵬入貢附奏乞如常例歲一朝貢禮部覆稱去年福建守臣言琉球使臣登岸焚劫訪察不獲宜令鵬等齎勅省諭並定貢期憲宗勅王曰王使朝貢已如例賞賜遣還近福建鎮守官奏通事蔡璋等還次福州殺人劫財非法殊甚今因使臣還特降勅省諭勅至王空問璋等故縱其下之罪追究惡徒依法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二

懲治自後定例二年一貢止許百人多不過加五人除正貢外不得私附貨物并途次騷擾有累國王忠順之意其省之十二年王遣使梁應等入謝會憲宗立皇太子應因奏乞如朝鮮安南例賜詔齋回禮部以琉球日本占城皆海外國例不頒詔憲宗特命降勅并以錦幣歸賜其王及妃先是福建特設市舶提舉司內官一員專理琉球一國貢物事務至是內官施斌卒巡按御史葉勣請勿更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差而兼屬之鎮守太監盧勝庶民不擾憲宗不從勅內官常查往視事十三年王遣使李榮奉表謝恩已又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復請歲一遣使朝貢不許命如前勅

世繼岡曰王成化六年庚寅卽位在位七年成化十二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卒按六年爲庚寅則十二年當是丙申非己未也
尙宣威

成化十三年丁酉尙宣威卽王位在位僅六月丙申八月四日卒

按尙圓有子而宣威嗣位並其所出俱未詳攷丙申千支又不合第據世繼圖書之

尙真

成化十三年尙圓世子尙真嗣位十四年遣長史梁應等請襲封憲宗命兵科給事中董旻爲正使行人司右司副張祥爲副使賞詔之國封世子尙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四

真爲中山王賜皮弁冠服金鑲犀帶并以綵幣賜王及妃應等具奏仍欲一年一貢部覆不許十五年王遣使李榮朝貢迎封冊賜宴及衣幣十六年王遣使馬怡世人謝附奏曰臣伏讀祖訓條章許臣國不時朝貢故自臣祖父以來皆一年一貢週年舊撫福建大臣以臣國使有違法規利者令臣二年一貢此誠臣之罪也然臣祖宗所以殷勤勸貢者實欲依中華眷顧之恩杜他國窺伺之患乞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五

知舊制憲宗不許勅王曰襲因爾國使臣入貢往來假饋遂爲名污我中國臣工其實以爲已利又不能箝束僚從以致殺人縱火強劫民財又私造違禁衣服俱有顯跡故定爲二年一貢之例朝廷富有萬方豈爲爾一小國而裁省冗費哉此例既定雖再紛更特茲省諭王其審之十八年王遣使貢馬及方物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憲宗曰海南遠人嚮慕文教朕甚嘉之今有司如舊制歲給衣服廩餼毋令失所俾通知中國禮儀永遵王化王又以不時進貢爲請疏言以小事大如子事父禮部言其意實假進貢以規市販之利宜勿聽仍勅王曰朝廷定爾國二年一貢已具前勅臣之事君遵君之勅可也屢違勅奏擾乎所以固拒者非爲惜費蓋二年一貢正合中制朕恤小之意實在此王其欽遵毋事紛更禮部又言琉球國進貢舊例到京少則四五十人多

則六七十人俱給賞有差過因各國進貢率多如
弊每國止許五七人不過十五人到京餘俱留邊
以俟今福建以例止容正議大夫梁應等十五人
赴京既已給賞餘六七十人俱留布政司宣發官
帑以次均給庶不減削太甚失柔遠之意從之二
十年王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奏永樂年間所賜
船被壞已盡止存其三乞自備物料於福建補造
部議許造其一二十二年王遣使蔡職貢馬及方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六

物時官生蔡賓等在監肄業已五年王咨部請假
省親憲宗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
斥之矧遠人豈可長留不遣其卽放歸以遂定省
之私二十三年王遣陪臣馬審禮等貢方物謝恩
至則孝宗嗣位登極四月矣賜冠帶衣幣仍命領
詔賜王及妃錦幣弘治元年王遣使皮揚那等從
浙江入貢孝宗命却之以貢道當由福建且貢非
一時也皮揚那等具以國王咨禮部文言成化二

十一年本國正議大夫程賜等進貢回國報知皇
太子冊妃乃遣使表賀並貢方物禮部言琉球入
貢雖與例限不侔然遠人之情可念况箋文方物
已至京難於終却請暫賜容納後仍以舊例裁之
或因福建風水不便取路浙江亦令審實奏請方
許起送今次所給正副使緣緞等物宜如舊例審
件從人減半以示裁抑之意從之時蔡賓亦隨貢
使至言成化中讀書南京國子監今吏部侍郎劉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七

宣時爲祭酒特加撫恤乞容執費於宣所致謝許
之三年王遣使馬仁等爲大行皇帝進香別遣王
舅麻勃都入貢奏稱本國來貢人員近止許二十
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疎失又謂本國貢船抵
岸所在有司止給口糧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
孝宗命來京許增五人增口糧二十名五年七年
皆遣正議大夫梁德入貢賜王錦緞宴資德等如
例九年十三年皆遣正議大夫鄭玖入貢 錦

緞宴資玖等如例十五年王遣使入貢請于福建補造海船以便往回從之十六年王遣使吳詩等往滿刺加國收買貢物遇風舟覆詩等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爲邏卒所獲廣東守臣以聞孝宗命送詩等於福建守臣處給糧贍養候本國貢使歸之十七年王遣使具言前使遭風未回致失二年一貢之期至是補貢納之武宗登極命行人左輔頒詔至國正德二年王遣王舅亞嘉尼施等貢馬及方物奏乞每歲一貢禮部議琉球在昔朝貢不時至成化十一年因使臣不法勅令二年一貢今彼因入貢違期故爲此奏以備非宜勿聽武宗特許之長史蔡賓奏乞自備工料修造貢船二隻禮部議行鎮巡官驗實量修不必改造賓復奏武宗曰賓善人也令二船折卸補造第勿過式四年王遣正議大夫程璉入貢五年請以官生蔡進等五人入國于監讀書許送南監仍給衣廩等物

如例六年王遣正議大夫梁能七年遣正議大夫梁宣等入貢宴資如例十年王遣長史陳義十一年遣正議大夫梁龍貢馬及方物宴資如例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陳義入貢十三年遣正議大夫陳遷十五年遣長史金良貢馬及方物宴資如例嘉靖改元王遣王舅達曾加尼進香貢方物嘉靖賜王及妃錦幣勅王仍遵先朝舊例二年一朝貢每船不得過百五十人仍命福建巡撫查覈巨艦驗放二年王遣長史金良等二十人入貢言其國先有正議大夫鄭繩領謝恩方物後復原標未至而表文在此請得先進許之明年王遣王舅方物以舟敗至是復進福建守臣以聞世宗命就彼中宴資遣還方物令所司轉運仍令繩賁勅轉諭日本國王令捕繫倡亂者以獻五年官生蔡廷美等請于國子監讀書令禮部照例給原米薪炭及冬夏衣服是年十一月十日王卒在位五十年

一 尙清

嘉靖七年天縱王卜稱第五子尙清自稱世子遣正議大夫鄭繩等進貢請襲封繩等回至海中溺死九年又遣蔡瀚入貢中前請禮部以襲封重典命福建鎮巡官查訪申報瀚請遣讀書官生蔡廷美等四人還本國婚娶給賞幣布有差瀚又言來經日本日本國王源義晴托齋表文乞赦其使臣宋素卿之罪併乞新勘合金印復修常貢禮部驗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十

其文俱無印篆言倭情誦詐不可遽信勅琉球國王遣人傳諭日本令擒獻首惡送回擄去指揮奏請裁奪十一年正議大夫金良賁國中人民結狀請冊封世宗遣吏科左給事中陳侃爲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爲副使齎詔之國詔曰朕恭膺天命爲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尙真紹顯封已踰四紀

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尙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使資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國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尙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又勅王曰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天道世事皇明爾父尙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十一

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使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祇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承化保境安民以稱朕柔遠之意十三年遣正議大夫梁椿入貢表稱世子時詔命猶未達也舊制外國貢使至京師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館令得游觀貿易居常皆閉館不出惟朝鮮琉球防之頗寬已而亦令五日一出至是朝鮮國王李懌以已爲冠裳國恥與他國同因

禮部以請詔施其禁十四年吏科給事中陳侃等
奉使琉球還陞侃爲光祿寺少卿澄爲尚寶司丞
侃言海中值風濤之險多藉神床不致顛覆乞賜
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今布政司設祭一壇報可王
遣王舅毛實等入貢謝恩宴賚如例仍以錦幣雜
物賜王先是王以金四十兩饋侃等不受實等并
以金奏進世宗命侃等受之十七年王遣使陳賦
入貢宴賚如例十九年王遣長史梁梓貢馬及方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七

物奏請補造海船四以便續貢許之禁不得違式
二十年王遣使殷達魯等入貢宴賚如例二十一
年長史蔡廷美招引漳州人陳貴等駕船之國通
與潮陽船爭利互相殺傷廷美乃安置貴等于舊
王城盡沒其賞賚等夜奔爲守者所掩捕多見殺
於是誣貴等爲賊械繫送福建廷美賚表將赴京
陳奏巡按御史徐小綽會同三司官詳審列狀以
聞曹廷美等待命得旨貴等違法通番着遵國典

重治琉球既屢與交通今乃敢攘奪貨利擅殺我
民且誣以賊詭逆不恭莫此爲甚蔡廷美本宜拘
畱重處念素係朝貢之國姑且放回後若不悛卽
絕其朝貢令福建守臣備行彼國知之二十二年
王遣正議大夫陳賦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并
以禮幣報王王請遣官生梁炫等歸娶時炫等就
學南監已踰七年詔給資糧驛騎遣人護歸二十
四年王遣長史梁顯入貢送還朝鮮漂流人口宴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七

賚如例二十六年王遣陳賦入貢賦與蔡廷會偕
來廷會祖蔡璟閩人永樂中撥往琉球克水手而
產籍在閩與給事中黃宗槩上世有親至是廷會
來宗槩與交通饋遺事覺逮下詔獄禮部請並罪
賦革其賞世宗曰陳賦無罪賞如例蔡廷會交結
朝臣法當重治念屬貢使姑革賞示罰蔡璟旣永
樂中撥出何得於中國置產立籍行撫按官勘明
處分二十八年王遣正議大夫梁顯入貢宴賚如

例二十九年王遣官生蔡朝用等五人詣京請入
監讀書許之三十二年王遣長史梁炫入貢宴賚
如例三十四年王遣正議大夫梁碩入貢具言貢
舟至港其勢必壞請令使臣買海上民船駕還詔
福建守臣覆狀聽買不得過大又請放官生蔡朝
用等歸國省親許之遣使送歸未幾王卒在位二
十九年

尙元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古

嘉靖三十六年尙清第二子尙元遣正議大夫蔡
廷會等入貢請襲封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敗
還入海至琉球境中山王世子尙元遣兵邀擊盡
殲之得中國被掠人金坤等六名至是廷會等入
貢獻還國言窮島遠人須乘夏令遇南風汎始得
歸國乞如二十四年例每歲自行修買歸舟不候
題請世宗嘉其忠順許之仍賜勅獎諭賞銀五十
兩絲幣四表褒有功人馬必度及廷會等俱厚賜

三十七年遣給事中吳時來行人李際春爲正副
使奉詔之國封世子尙元副王無何時來疏論大
學士嚴嵩奸邪狀言其畏航海之役故生事陰
言世宗怒杖時來遣成政命刑科給事中郭汝霖
爲正使偕際春以行三十九年汝霖等尙未行而
正議大夫蔡廷會入貢奉表謝恩稱受其世子命
以海中風濤叵測倭人出沒不時恐使者有他虞
獲罪上國請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五

文方物而身同本國長史梁炫等資回詔冊不煩
遣使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下禮部議言琉球在
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故累朝以來待之優異每國
王嗣立必遣侍從之臣奉命服節冊以往今使者
未至乃欲遙受冊命則是委君視於草莽其不可
一也廷會奉表入貢乃求遣官代進昧以小事大
之體棄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
賊爲梗使臣至淮安撫按官暫爲留住俟事寧卽

遣貢闕下占城國王爲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令使者賞回勅命乃一時權宜且此失國之君也造無稽之詞以欺天朝援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特倭人之警風濤之險耳不知琛寶之輸納貢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也其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領回詔勅然其王沙古卜洛猶懇請遣使爲蠻邦光重且廷會非世子而命又無印信文移若遽輕信其言萬一世子以遣使爲至榮謂逆拜爲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如占城將誰任其咎哉其不可五也乞令福建守臣以前詔從事便至於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典宜止許人貢方物俟受封後方進謝恩表文世宗從之四十一年汝霖等始奉詔至國詔曰朕受天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爾琉球國遠處海隅聲教漸被修職效義閱世已久故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七

國王尚清顯荷爵封粵諭二紀茲者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厥象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紹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齋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守禮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者舊尚其同心翼贊以佐王飭躬勵行用保藩邦故茲詔示咸俾悉知王遣其舅源德偕汝霖等入謝詔陞汝霖爲光祿寺少卿際春爲尚寶司丞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七

再勅獎勵仍賜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灼都各三十兩一表裏隆慶收元王遣使人貢宴賚如例二年王遣使人賀宴賚如例三年王遣守備由必都等歸日本掠去人口守臣以聞穆宗以王屢效忠誠賞銀幣同前仍賜勅獎勵由必都等給銀幣有差五年王遣正議大夫鄭憲人謝又歸被掠人口再勅獎勵賜銀幣給賞如前遣南監受學官生梁炤等三人歸國從王請也時二大島弄兵屢至那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上

霸王因自往撫之得疾危甚有國頭者顧天所代王死竟死王返中山官其子厚卹之未幾王卒在位十七年

尚永

萬曆元年尚元世子尚永遣使人貢請襲封禮部行福建鎮巡官查勘又送還被掠人民獎賚如例二年世子遣王舅馬中叟長史鄭佑等十八人人貢賀登極宴賚如例三年世子兩遣使人貢四年

世子遣正議大夫蔡朝器等貢方物如例給賞外神宗命每五日另給鷄鶩米麩酒果以示優異以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爲正使行人謝杰爲副使齋皮弁玉圭往封尚永嗣王崇業等疏言四事一願去詔勅如彼國懸留宜如例俯循其請一秩祀海神合舉祈報二祭一造船宜專責府佐副以指揮二員造完一併隨行一飲食物用弓矢器械以及觀星占風聽水察土醫卜技藝之流畢備許酌

中山沿革志

卷下

无

量取用悉如所請五年正議大夫梁灼入貢表稱世子時崇業等尚未行也八年齋詔至國詔曰朕受天明命君臨萬方薄海內外罔不來享延賞錫慶恩禮攸同惟爾琉球國遠處海濱恪遵聲教世修職貢足稱守禮之邦國王尚元紹序膺封臣節采謹茲焉薨逝悼切朕衷念其侯度有常王封當繼其世子永德惟象賢惠能得衆宜承國統永建外藩特遣正使戶科左給事中蕭承業副使行人

司行人謝杰齋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國中官僚耆舊尚其協心翼贊畢力匡扶懋懷勿替於承先軌禮益虔於事上綏茲有衆同我太平則亦爾海邦無疆之休勅王曰惟爾先世守此海邦代受王封克承忠順迨於爾父元畏大事大益用小心誠節懋彰寵恩洵被逮焉薨逝良用悼傷爾爲冢嗣克修厥美群情旣附宜紹爵封茲特遣使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爾及妃冠服彩幣等物爾宜恪守王章遵述先志秉禮守義奠境安民庶幾彰朕無外之仁以永保爾有終之譽王遣王舅馬良弼入謝偕陪臣子鄭周等三人就學命送南京國子監如例給衣糧九年王遣正議大夫梁燦入貢十一年王遣使梁鈞入貢十五年王遣正議大夫鄭禮謝恩別遣使貢方物宴賞悉如例是年王卒在位十六年

尚寧

萬曆十九年尚圓嫡孫尚寧遣使鄭禮入貢言國方多事未暇請封部咨該國世子宜速請襲爵鎮壓國人毋以地方多事爲辭二十三年國人哈那等船飄溫州浙江巡撫劉元霖以聞神宗命優恤遣還二十七年寧遣使鄭道等入謝請冊封部議不必遣官但取其該國王舅法司等官印結與世子奏本到仰頒封神宗曰既來請着選廉勇武臣一員同往行禮二十九年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朱國祥言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時當承襲屢遭倭警延迨至今既經世子尚寧奏請相應准封其該用皮弁冠服紵絲等項宜照例應付遣官已奉明旨但據其陳乞情詞援引會典必以文臣爲請惟聖明裁定得旨如請命兵科給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禎爲正副使往賄浙江巡撫劉元霖報獲海船係琉球差探封貢聲息其中類倭數人衣箠刀仗皆倭物會同館譯問長史蔡奎奎不能

辨神宗命待該國質審回奏再遣瞻祖等往己丑
瞻祖以憂去以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代之三十
二年世子遣王舅毛繼祖等入賀冊立東官并謝
賜還本國漂流人口各賜衣服帽襪三十三年神
宗命冊封使臣夏子陽等作速渡海以彰大信仍
傳諭彼國以後領封海上著爲定規先是萬曆二
十三年琉球使臣於翦等爲世子尚寧請封撫臣
許孚遠以倭氛未息議遣使齎勅至福建聽來使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面領或遣慣海武臣同彼國使臣往得旨待世子
表請然後如議頒封迨二十八年請封表至則有
用武臣之旨二十九年世子再疏乞差文臣始改
後命於時子陽等方齎勅入闕而巡按方元彥以
濱海多事警報頻仍借撫臣徐學聚請仍遣武臣
前往子陽等具言屬國言不可爽使臣義當有終
乞堅成命以慰遠人俱未報而禮部侍郎李珣機
言宜斷行領封初旨并武臣之遣而罷之於是御

史錢桓給事中蕭道高各具疏力言其不可且云
此議當在欽命未遣之先不當在冊使既行之後
宜行該撫速造海船勿悞今年渡海之期俟事竣
復命然後定爲畫一之規先之以文告令其領封
海上永爲遵守從之於是子陽等齎詔之國詔曰
朕恭膺天命誕受多方爰暨海隅罔不率俾聲教
所訖慶賚惟同爾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自
我皇祖稱爲禮義之邦國王尚永祇襲王封恪遵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侯度修焉堯逝良惻朕心其世子寧賢足長人才
能取衆聞爾請命恭順有加念其國統攸歸人心
胥屬宜膺寵渥罔我藩籬特遣正使兵科右給事
中夏子陽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齎詔往封爲
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國中官
僚耆舊尚其殫忠輔導協力匡襄堅事上之小心
肇承先之大業永綏海國共享昇平惟爾君臣亦
世世永孚於休又勅王曰惟爾上世以來建邦海

外代膺封爵長岡藩維爾父永恪守王章小心祖
畏忠誠茂著稱我優嘉述至長終良深悼惻爾爲
冢嗣無系象賢既允萃情宜崇位號特茲遣正使
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
齋勅諭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
綵幣等物爾宜益虔侯度克紹先猷保乂人民奠
安境土庶幾恢朕有截之化抑亦貽爾無疆之休
三十四年夏子陽等事竣復命陞子陽爲太常寺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五

少卿王士禎爲光祿寺丞王遣王舅毛鳳儀及正
議大夫阮國入謝并以二使所却贐金上於朝神
宗命來使齋回王附奏洪永間賜閩人三十六姓
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爲朝貢之司習海者授通
事總爲指南之備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語海路更
針常至違錯乞依往例更賜事下禮部寢之三十
六年王遣使鄭子孝等十三人入貢宴賚如例三
十八年王遣王舅毛鳳儀長史金應魁急報倭警

致緩貢期福建巡撫陳子貞以聞四十年浙江總
兵官楊崇業奏報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
琉球執中山王遷其宗器宜勅海上嚴加訓練而
兵部疏言倭入琉球獲中山王則三十七年三月
事也於時福建巡撫丁繼嗣奏琉球國使栢壽陳
華等執本國咨文言王已歸國特遣修貢臣竊見
琉球列在藩屬固已有年但爾來奄奄不振被拘
日本卽令縱歸其不足爲國明矣况在人股掌之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五

上保無陰陽其間且今來船方抵海壇突然登陸
又聞已入泉境忽爾揚帆出海云來倏忽迹大可
疑今又非入貢年分據云以歸國報聞海外遼絕
歸與不歸誰則知之使此情果真而貢之入境有
常體何以不服盤驗不先報知而突入會城貢之
尚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於硫黃馬布之外
貢之齋進有常額何以人伴多至百餘名此其情
態已非平日恭順之意况又有倭爲之驅哉但彼

所執有詞不應驟阻以啓疑貳之心宜留正使及人伴數名候題請處分餘衆量給廩食遣還本國非常貢之物一并給付帶回始足以壯天朝之威正天朝之體章下禮部覆如撫臣言四十四年王遣通事蔡屢來言通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欲協取鷄籠山恐其馳突中國爲害閩海故特移咨奏報福建巡撫黃承立以聞據世纘圖云浦添孫慶長卽察度之孫不知何以興於日本自薩州島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舉兵入中山執王及羣臣以歸留二年相傳法司鄭某不屈被殺而王危坐不爲動慶長曰有此氣象無惑乎受天朝封號也卒放回或云割地與之卽北山也在位三十二年

按世纘圖云尚清爲天纘王子則非尚真之子明矣乃傳元及承已歷三世何以又及圖之孫尚寧而寧又及於元之孫尚豐其詳不可攷尚豐

天啓改元頒登極詔於福建布政司轉命衛指蕭崇基齎詔之國三年尚豐遣使蔡堅等貢硫黃馬匹請襲封尚豐者尚元第三子尚久之子元之孫也先是定期二年一貢萬曆間國被倭難詔停貢已十年至是以爲言部議本國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待冊封後另議五年豐遣使入謝并乞封典六年兩遣使入貢七年遣正議大夫蔡延等入貢宴賚悉如例崇禎改元豐遣使入貢再申前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請命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爲正使行人司司正楊掄爲副使齎詔及儀物往封尚豐爲琉球國中王王六年三策等始至國王遣使入謝九年遣使入貢宴賚悉如例在位二十年

尚賢

崇禎十二年尚豐第三子尚賢遣使蔡堅等入貢宴賚如例十七年遣使金應元入貢兼請襲封會中朝道阻不得歸在位七年

尚質

大清順治三年福建平先是尚質請封未報使者留滯閩中至是與通事議必振等至江寧投經畧臣洪承疇轉送入京禮部言前朝勅印未繳未便授封遣通事諭旨六年賢之弟尚質自稱世子遣本國通事周國盛齎表歸誠隨通事入朝七年遣王舅何榜琨正議大夫蔡錫等奉貢入賀船漂沒未達八年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壬

世祖章皇帝令來使周國盛齎勅歸諭世子九年始抵國十年世子遣王舅馬宗毅正議大夫蔡祚隆等貢方物繳前朝勅印請封備言其國王歿勅印隨葬惟尚寧未葬故印以寧勅齎繳十一年

世祖遣兵科愛惜喇庫哈忒張學禮爲正使行人司行人王珪爲副使齎勅印并彩幣往學禮等以往例無可稽考疏請十事部議賜一品麒麟服於欽天監選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擇醫生二人賜儀

仗給驛護送外給從人口糧至福建修造渡海船選將弁二兵二百人隨行十五年因海氛未靖還京待命

今上御極念遠人延佇日久譴責學禮等卒遣行康熙二年奉

詔勅至國

詔仍順治十一年所頒

勅則康熙元年也

中山沿革志

卷下

壬

勅曰皇帝勅諭琉球國世子尚質爾國慕恩向化遣使入貢

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誠特頒恩賚命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等齎捧勅印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乃海道未通滯閩多年致爾使人物故甚多及學禮等奉掣回京又不將前情奏明該地方督撫諸臣亦不行奏請迨朕屢旨詰問方悉此情朕念爾國傾心修貢宜加優卹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逗留遲悞

豈朕柔遠之意今已將正副使督撫等官分別處
治特頒恩賚仍遣正使張學禮副使王垓令其自
贖前罪暫還原職速使人歸國一應勅封事宜
仍照

世祖章皇帝前旨行朕恐爾國未悉朕意故再降勅
諭俾爾聞知

詔曰帝王祇德應治協於上下靈承於天時則薄海
通道罔不率俾爲藩屏臣朕懇縉鴻緒奄有中夏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聲教所綏無間遐邇雖炎方荒畧亦不忍遺故遣
使招徠欲俾仁風暨於海濱爾琉球國粵在南徼
乃世子尚質達時識勢祇奉明綸卽令王舅馬宗
毅等獻方物稟正朔抒誠進表繳上舊詔勅印朕
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
人司行人王垓齎捧詔印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
仍錫以文幣等物爾國官僚及爾氓庶尚其輔
王徬乃侯度協摠乃蓋守乃忠誠慎又厥職以

休祉綿於奕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賜王印一綬
幣三十疋妃綬幣二十疋三年王遣陪臣吳國用
金正春入謝疏言捧讀勅諭因臣使物故甚多滯
闕日久將正副使併督撫諸臣處治但中外均屬
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爲諸臣之報而反重爲
諸臣之累臣何人斯豈能安然清夜

上命還學禮等原職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卒

按世續圖曰王在位二十年則嗣位當在順治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六年

尚貞

康熙十九年尚質世子尚貞遣使入貢

上以貞恪共藩職當耿精忠叛亂之際屢獻方物恭
順可嘉賜勅褒諭仍賜錦幣五十疋又于常貢內
免其貢馬者爲例二十一年世子遣耳目官毛見
龍正議大夫梁邦翰上言先王尚質於康熙七年
告薨貞嫡嗣應襲爵具通國結狀請封禮部議航

海道遠應令貢使領封見龍等固請部議執不可

上特允之^臣廷臣會推堪使者命翰林院檢討汪

楫爲正使內閣中書舍人^臣林麟焄爲副使楫等

疏奏冊封事關大典奉使理宜詳慎等事言本朝

成例及明季會典皆遣科員行人爲正副使

皇上以關係出使外國特命九卿詹事科道會推臣

等欽承特簡不敢畏難除應行舊典悉如順治十

一年例謹陳未盡事宜七條一請頒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御筆現今各省皆蒙頒賜琉球向化既久夙稱守禮

之邦似應頒賜俾海外臣民群瞻

睿藻一請照例

諭祭海神一渡海之期部議候貢使同往但貢使方

去未必卽來臣請但有彼國鄉導便可出洋不必

專候貢使庶公事得以早竣原給不致虛糜一請

帶修船官匠一同渡海庶任事經心一請給關防

以稽詐冒一請增兵護行以壯國威一請預支俸

銀爲辦裝貲禮部盡格不行

上命會同戶兵工三部再議奏上

御筆大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王特許帶修船匠役隨

行製祭文二道祈報海神并給俸二年以往二十

二年^臣楫等至閩時總督^臣姚啓聖等方治兵攻

臺灣遂不候造船徑取戰艦渡海先行諭祭故王

禮

諭祭文曰朕受天景命君臨萬邦殊方海澨罔不賓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三

服凡有恪共藩職累世輸誠則必生加錫命之榮

歿隆賻卹之典所以旌揚歸附采懷荒遠垂爲國

憲昭示億年爾琉球國中山王尚質式廓前徽誕

膺世祚作藩屏於南海輯圭瑞於中邦浮航貢費

崇遵王享之規踰險求章虔秉朝宗之志方謂河

山永固帶礪之祚常存何期霜雪迢零松栢之姿

忽謝眷言藩服朕實傷焉爰沛褒綸優加祭卹

卹銀一百兩綢絹五十疋

冊封詔曰朕躬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教誕敷遐邇率俾粵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并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尚貞屢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闔閭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尚茲以序當繼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焄齋詔往封爲琉球國中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五

山王爾國臣僚以及士庶尚其補乃王慎修德政益勵惻誠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又勅王曰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家嗣序應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專擅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臣節忠誠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焄齋勅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祇承寵眷懋紹先猷

輯和臣民慎固封守用安宗社於苞桑之作大家之屏翰欽哉母替朕命賜王蟒緞錦幣三十疋妃二十疋臣楫等至國宣布

朝廷文德武功舉國傾心風被七島莫不慕化且歲免供應約束兵革毋犯秋毫國人胥悅先是國人不雨冊封後大雨如注國中向不知祀孔子

皇上文教覃敷無遠弗届康熙十二年始建至聖廟於那霸臣楫等將旋王親詣館舍令陪臣致詞曰

中山沿革志

卷下

五

海隅下國遠被

皇仁宸翰褒嘉綸音寵錫惟期忠誠世守仰答天心但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向學有心今

皇上聖學高深超過萬古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敢祈天使轉奏臣楫等歸具疏以請

上許之舊制王宴使臣每宴必以金爲餽臣楫等皆固辭不受積七宴金共百九十有二兩至是王遣謝恩官法司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疏

聞請勅使臣收受部議不可

上特允所請王又疏恭謝

天恩兼陳封舟瑞應疏言歷查前代請封雖蒙恩准遣使而奉命以後每遲至三四年而後臨臣國甚有十餘年而後臨臣國者如前封順治十一年遣使直至康熙二年始臨臣國若使臣汪楫等之朝拜命而夕就道且當海疆多事之時衝風冒險而來從前所未有也更有非常之瑞應爲

中山沿革志

卷下

美

皇上陳之臣國僻在海東去中國不可以道里計往者封舟開駕惟恃西南風而行中道絕無停泊處故數旬而後至者有之月餘而後至者有之甚至水米俱盡更有不可言者從未有自五虎門開洋三晝夜而達小國者也臣差有大夫通事舵工伙長迎護封舟渡海親見舟行之際萬鳥繞篷而飛兩魚夾舟而送經過之處恍如夢寐不知已抵琉球內地矣通國耆老臣民無不以爲此開闢以來

所未有不啻從天而降此皆

皇上之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

御筆在船所以有如此之瑞應也臣自受封以後颺風不作雨澤應期臣身亦加安泰此皆

皇上之賜也而兩使臣之克副任使真不愧

皇上之特簡矣臣以爲宜宣付史館記載其事以彰

聖朝之瑞應以紀

皇上之實政章下所司

中山沿革志

卷下

美

奉送

翰林汪先生還

朝兼祝

詰封檢討公八大壽序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

翰林汪先生奉

皇帝命來中山三日而涉大澗國之遺老舊臣傳說

上世天佑神庥之盛迄未有神速若此者

中山詩文

中國聖人之使不問而知爲非常人矣卽思祝其狀

貌聆其聲咳溯洄從之所可以舊制告不獲卽

見惟日間先生取衆之嚴明持已之正大以及

恤我窮黎靡有遺照願見之心益切而起居偶

不戒幾爲參苓所悞先生隔垣如鏡指授

醫來不旬日而霍然起余於是益歎先生之

不可測而深惜執綬之不早也迨

帝命既宣我心可寫先生信處信宿遽治歸帆余

以舊制候風多在冬仲而先生言歸愈急詢
之左右乃知先生尊人

封檢討公以甲子王正壽登八十先生旣懷

帝闕又念親闈不遑啟處良有以也余辱先生臨

存下國幸托通家不獲修登堂之禮爰命群臣

粗知文藝者各占數語爲壽先生備非常之

德爲

聖人之使

中山詩文

封檢討公有

聖人爲之君有先生爲之子其福壽殆不可量奚

取於不文之言然余思一見

封檢討公而不可得旣見先生而又不肯隔則惟

托於不文之言以見志先生其肯爲我登堂

誦之乎

康熙癸亥秋月

勅封琉球國中山王尚貞頓首拜撰

題書奉祝

誥封翰林院檢討汪太公壽

咏松竹

通家晚生尚弘毅

何以祝華封山川隔萬重堂前千畝竹堂上兩

株松

咏雙松

通家晚生尚純

鬱鬱雙松樹蒼蒼百歲姿要知強與健偏在歲

寒時

中山詩文

王

法司官 毛國珍

滿頭白髮老南華九九春光日未斜東海壽杯

斟不盡何須洞口問胡麻

咏松

法司官 毛泰永

植體宜千仞垂陰動百尋李膺真烈烈和嶠自

森森桃李何堪較雪霜安得侵萬年身不老種

子又成林

咏松

法司官 翁自儀

山有喬松枝如游龍何以溉之天祿萬鐘

山有喬松蒼蒼其色云誰照之老人南極

咏松竹

王舅 毛自義

水光山色年年碧竹葉松枝處處同八十老翁

顏色好一觴遙落海雲東

咏菊

紫巾官 夏德宣

中山十月菊初黃但見陽和不傲霜滿把摘來

香在手還家高捧萬年觴

中山詩文

四

咏松

紫巾官 毛允麗

虬根鐵幹走蛟螭但見龍從不記時借問盤桓

有何好伏生終日啖松脂

紫金大夫王明佐

渡海纔三日還家祇萬年姓名香案吏文采玉

堂仙蜀嶺梅方萼綬山桃最鮮遙知獻觴處歌

頌滿華筵

咏松

耳目官 吳世俊

泰華山松高接天
幘幘宇宙作雲煙
海隅有望
清光者遙拜龍麟慶大年

耳目官 章受祜

金門上客御風來
應有神仙進壽杯
持向高堂
勸雲液分明紫氣得蓬萊

咏松菊

正議大夫鄭宗善

八十家居樂太平
悠然把酒似淵明
人間花柳
知無數不及庭前松菊情

中山詩文

五

正議大夫梁邦翰

星使迢遙萬里遊
一天雨露溥荒陬
君歸喜見
雙松茂不減舊客千度秋

正議大夫鄭永安

八十方初度風雲
千載開佳辰逢岳降
和氣擁
春臺長見雙松茂
喜看青鳥來錦旋
遑啓處歡
進九霞杯

中議大夫鄭宗德

人間何處有丹丘
紫氣常盈帝子樓
此日群仙
望南極一齊騎鶴上揚州

中議大夫陳初源

亘天紫氣浩無邊
白髮飄飄望錦旋
春色爭光
年未老名聞海外祝椿年

咏菊

中議大夫孫自昌

景雲縹緲擁瓊臺
千載琪花從此開
欣值高堂
初度日臨風遠寄紫霞杯

中山詩文

六

咏竹

遯園理官楊有稷

密葉呈新綠疎枝拂舊寒
遠人無以獻持此當
琅玕

遯園理官文克繼

錦衣將紫詰百拜祝封君
下有五色花上有五
色雲

遯園理官毛知傳

聲名蓋代是汪倫
無價文章動海濱
遙望江南

秀色好龍慈古栢一草春

咏松菊

長史

蔡應瑞

撫松種其子採菊餐其英得華復得實豈爲一時榮種松枝葉茂餐菊顏色好蒼翠滿華堂中人不老

咏竹

長史

鄭弘良

蓬山有浮筠青鸞相盤旋天風偶一吹聲如鐘磬傳昔有離婁公餌之成神仙汪公居竹西服

中山詩文

七

食應共然

咏松竹

那霸官

栢茂

竹箭之筠松栢心四時不改常森森我公對此酌大斗芝蘭玉樹共長吟

咏竹

那霸官

吳彬

瞻彼青青竹群居獨不群無心自承露有幹直凌雲

雜

大清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孟夏月丙申朔越二

十有二日丁巳之辰

勒封琉球國中山王謝

恩使臣法司官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使者

昌威都通事曾益等謹致祭於

大清勒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鄉飲大賓汪太公暨

勅封孺人汪母閔太君之靈嗚呼太公太君何遽

中山詩文

八

相繼逝耶昨歲之夏

天使奉

皇帝命臨存下國人秋卽整歸帆以今年王正太公

壽登八十用是宣命旣畢不遑安處爰摯陪臣

國珍等並航中土叩

闕謝恩

國珍

等自幸道經惟揚得覲

天朝人瑞歸報

國君喜可知也何

國珍

等乘傳渡

江遽觀凶問欲一泥首堦前而不可得嗚呼自

天使至中山爵我長君奠我社稷拊循我臣民恤

小之義靡不周國之中自王后以迄士庶戴我

天使如帖如特益念

皇帝之慎簡天使以懷我冠帶之邦萬里外服如在

几案間今

大使以馳驅靡監自失帖特

國珍

等拜瞻靈几又

重悲孝子之勞王事而不獲依依於苦塊也雖

然禮七十日傳八十日臺公迄母已登壽考又

中山詩文

九

有

天使爲之子服命既膺

帝心簡在正未有艾太公太君亦可以含笑九京矣

有酒盈樽有肴盈豆靈其格止尚

饗

中山沿革志二卷

安徽巡撫
標進本

國朝汪楫撰楫字舟次休寧人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宏詞授檢討是編乃其冊封琉球國王時作按

楫別有使琉球錄備載冊封典禮及山川景物此

則專紀中山世系附以考據前有自序稱

諭祭故王入其祖廟因密錄其神主又得琉球世續圖參

以明代實錄約畧詮次蓋琉球之沿革具是矣

十六國年表不分卷

〔清〕孔尚質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六國年表二十二卷》提要

十六國年表目次

第一冊

漢

成

前涼

第二冊

後趙

前燕

第三冊

前秦

後燕

第四冊

西燕

後秦 後涼

第五冊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北燕

南燕 夏

第六冊

附代

附魏

附仇池

附吐谷渾

不滅二萬奈何欲首受役辱過百年左賢王吳武起
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
推測為大策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郭若之淵白願請
會葬勿許及幽并兵起并州刺史王浚率鮮卑段務
公勝起幽州說願曰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
兵討願兵討願願曰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
近耶士衆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
願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
當也吾欲奉表與還洛陽時願奉表徐傳撤天下以
申在郭逆順制之君意如何淵曰殿下武帝子有大勲於
王室恩威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盡死力何難發之
有王浚豎子東藏公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
一發郭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
不復在殿下也願撫勉士衆請以鎮之淵請以二部
推東藏三部衆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懸心願悅拜
洲北單于泰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在汾州之右介
休縣西而單于
之庭左部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
萬都于離石屬西
河郡以聽為鹿薺王即公孫
奴次王號遣左於
陸王宏匈奴王號俱分
左右帥精騎五千會願將王
粹拒東藏公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還洲間願去
郭數日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
言不可不殺將發兵奪鮮卑為桓宣曰晉人奴隸御

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
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
之氣類奈何尋之淵曰大丈夫當
為漢高祖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
等落首曰非所及也

劉淵遠都五國城胡晉歸之僉衆謂其下曰昔漢有天下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宣等上尊號淵曰四方未定且依高祖稱漢王子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追尊安樂公禪蜀後主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高祖世祖昭烈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為五宗以右賢王宣

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太尉范隆
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崔懿之陳元達皆為黃門郎
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同辭不至北洲師陸起元達
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
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脫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僅聰
貌魁偉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好讀書善屬文俄而
一寸射而洞之嘗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惟聰
重之曰永明昭漢世祖魏武之流教人何足道哉

十二月漢劉曜寇太原奪端寇西河
東嬴公騰遣將軍聶玄擊漢戰于大陵玄兵大敗淵
乃使劉曜寇太原取注氏屯留長子中都寇軍將軍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喬端寇西河取介休殺介休令賈渾渾屬太原郡今介休縣屬上黨郡中郡今沁州介休縣屬上黨郡中郡

十月武鄉羯石勒降于漢

勒武鄉羯人有膽力善騎射永興初并州大德東燕公勝執諸胡于山東賣充世實勒亦被掠賣為保平人師權為奴憤其狀覓而免之懼家隣于馬牧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為盜永興二年公勝起部人多得之故桑起兵桑與勒率數百騎赴之桑始命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即邑轉前攻鄆晉兗州刺史苟晞擊斬之汲桑逃還范中牧所更聚眾劫掠

自稱大將軍以勒為前驅所向輒克署勒討虜將軍後進攻鄆晉太傅越使苟晞討之勒與晞相持于平原陽間三十餘戰各有勝負晞擊桑大破之桑退保清湖今臨逆擊破其八聖死者萬餘人桑奔馬收散為四勒奔桑平地胡部大張旬督荀焉莫突等屯于上黨勒往從之長吁為部大因說督等曰劉琨于舉兵伐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自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勒于賞慕往欲欲叛部大而歸于矣督等受之十月乃隨勒單騎歸漢署督為親漢王次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親之烏桓張伏

利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之不能致勒偽獲罪往奔伏利度喜約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服勒知眾心附已固會執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乃釋利度率其眾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眾配之

十二月群盜王彌劉曜降漢

光熙元年劉伯根叛王彌率家僮從之及王浚誅伯根彌亡入長廣山屬秦為群盜永嘉元年率眾攻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拔二郡二千石後為晉苟晞弟純所敗陽平劉曜少貧賤力制斧牛走及奔

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常相薦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落起重自稱將軍寇掠趙魏為晉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以彌為征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東萊公靈為平北將軍

戊辰永嘉二年漢主淵永鳳元年

正月漢遣劉曜據太行石勒東下趙魏

淵遣將軍將軍劉曜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石勒寇常山晉王浚擊之三月漢王彌入寇進逼洛陽晉涼州刺史張軌遣兵入衛擊破之彌趨平陽彌分遣諸將寇掠青徐兗豫四州攻陷郡縣多殺令

晉荀勗連戰不克，彌遂入許昌。涼州刺史張軌遣護北宮純率兵入衛，夏五月，彌入自轅轅，敗官軍于伊北。伊水，北京師大震，城門盡閉。彌至洛陽，屯於津陽門。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陣彌兵大敗，燒建春門而東。左衛將軍王東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自軹關如平陽。淵遣使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既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

涼北宮純擊敗劉聰於河東

七月，漢劉淵徙都於蒲子。平陽郡，禹城。

漢人寇平陽，晉太守宋抽棄城走。淵遂徙都于蒲子。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鄯吾和，卻棄城走。

十月，漢劉淵稱帝于蒲子，大赦，改元永鳳。

淵稱帝，改元封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

從子曜為龍驤大將軍，十二月復封和為大司馬，曜

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陳留王后父呼延翼為司

空，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疎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代

悉封。郡縣公族是年丞相右賢王劉宣先卒。

十一月，漢石勒劉璽率兵入寇。

勒與璽帥眾寇魏郡，汲郡頃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

十餘邑。皆假璽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強壯五萬人

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執魏郡太守王粹殺之。

己巳，永嘉三年。漢永鳳二年，改河瑞元年。

正月，漢徙都平陽，改元河瑞。

時，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漢主曰：「不

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峙岷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

昌，諸徙都之。淵徙之時，汾水得玉璽，淵因改元河瑞。

三月，漢劉景寇晉黎陽，拔之。

晉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淵攻之。

淵以誕為前鋒，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

攻黎陽，克之。又敗王湛于延津，沉男女三萬人于河

淵間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

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然景為平虜將軍，

漢石勒寇晉鉅鹿，常山諸郡。

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等郡，眾至十餘萬，勒集衣

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廩為股

肱。安北張支雄挑約達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

從之。張賓好讀書，潤大，有大志，自比張子房，勒徇山

東嶺，謂人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共成

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賓初以

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勳

靜客之。

漢遠王彌劉聰攻壺關，晉龐淳以壺關降。

淵以王彌為侍中，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裴王聰共

攻壺關石勒為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黃肅韓述救之為聰所殺晉太傅越遠內文王璽將軍施融等將兵拒聰戰于長平曠大敗遂破也詔長子靳復萬九千餘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聰遣兵襲晉陽不克

八月漢劉聰等入寇洛陽晉弘農太守垣廋擊敗之聰寇洛陽晉軍拒之皆為所敗聰長驅至宜陽恃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廋詐降夜襲聰軍廋大敗而還王浚亦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盧擊石勒于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十月漢劉聰劉曜劉景及王彌復寇洛陽兵敗召還

聰等復率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馬雁門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聰等至宜陽時晉以漢兵新敗不意其至大懼聰屯西門涼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翼聰而屯洛水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眾自大陽潰歸劉聰等還聰表晉兵微弱不可以冀願故遂師固請留攻許之聰親祈嵩山晉參軍孫詢說越未出擊殺劉將劉厲呼延翼等誦謂聰曰洛陽守備固運軍在陝糧食不交不如還平陽襄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數待命于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遽還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備盡不歸

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漢王彌帥兵南出轅轅河南諸郡流民皆叛之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陽河南各郡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聞王彌兵南出轅轅皆燒城邑殺長吏以應彌

漢石勒寇信都殺晉冀州刺史王斌魏郡劉矩以郡降勒寇信都殺刺史王斌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晉王浚自領冀州收詔車騎將軍王詡及北中郎將裴憲將兵拒勒至黎陽堪憲等皆退走淵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璽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泰等東屯內黃

十二月漢以曹蕤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王彌表左長史曹蕤行安東將軍事東徇齊地淵從之蕤自大梁引軍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琅邪永嘉四年漢河瑞二年

正月漢立單徵女為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又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漢石勒寇徐豫兗等州拔白馬蒼垣進攻冀州

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引兵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鄆城拔兗州刺史袁孚遂拔蒼垣拔後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餘萬口四月晉祁弘敗劉璽於廣宗殺之

七月漢劉聰寇河內叔晉征虜將軍宋抽河內叛降于聰國河內太守裴整于懷晉詔征虜將軍宋抽執之聰擊叔抽攻河內並急河內人執裴整以降劉淵以裴整為尚書左丞晉河內督將郭默收裴整家白為瑞立劉琨以為河內太守

漢主洲卒子而立

七月庚午洲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耳為太保裴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裴單于薨於平陽西又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人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

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宏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琚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乎李意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洲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補政已卯洲卒太子和即位和字士恭漢劉聰殺呼延攸及劉柔劉銳等并弑其主和自立敗元光興

劉聰之亂
裴整之亂
郭默之亂
裴整之亂
郭默之亂
裴整之亂
郭默之亂

和性情思無忌宗正呼延攸侍中劉柔衛尉西昌王銳等相與謀殺和曰先帝不維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強兵于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于近郊陛下便可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丑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礦四王未有逆迹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諂言以疑兄弟兄弟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欽懼曰惟陛下命士牛銳率馬景攻裴王聰于單于薨攸率永安王宏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柔車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容武

衛將軍劉琨攻北海王又寇瑯琊又新閭歸聰命賁甲以侯銳知聰有格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未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新裕於未新隆甲申聰攻西門明克之劉淵都平陽諸門使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于光祿西室攸銳攸柔柔首通衛群臣請聰即位聰以北海王又單后之子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辭聰大而許之曰又及群公正以禍難方殷舍孤年長耳此國家之事孤何敢辭侯又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尊單氏為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封子榮為河內王昌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恒為高

平王仍以黎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並漢主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雍州流民王如率眾襲破官軍稱藩于漢嚴農侯脫皆聚眾應如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閔中荒殘不願歸晉征南將軍山簡等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官軍破之于走馮翊嚴農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故令長以應之如白龍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十月漢劉黎劉曜及王彌寇洛陽

集等入寇敗官軍于池池遂長驅入洛川集出報殺掠陳梁汝潁間石勒出成車間陳留太守王讚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北本曰

漢石勒破王如殺嚴農盡并其眾

王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勒引兵清河將趨南陽王如眾屯襄城以拒勒二擊之盡俘其眾嚴脫據宛勒攻克之嚴農救之不及而降勒新脫同嚴送平陽盡并其軍遂南寇襄陽攻板江西至壁三十餘所遂起襄城王如遣弟瑯襲勒二逆擊滅之勒復屯江西如後為敗所殺

十二月晉嚴破琅瑯晉青州刺史荀晞擊破之

嚴破琅瑯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荀晞嬰城自守晞遣兵與嚴連戰破之

漢劉聰殺其兄恭

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刺之而殺之

漢太后華氏卒

華太后色美年少聰惡焉太弟又屢以為言后慙恚而死又寵達衰然以單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于聰曰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集兄弟無遺種矣聰曰然吾徐思之后曰事留雙生太弟見集等浸長必有不妥之志萬一有小人

交構未必不發禍今日也聰心然之又嘗單冲泣謂父曰疎不問親主上有意于河內王矣避下何不避之又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父又以上主齒長故相推奉天下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集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距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辛未永嘉五年漢主聰光熙元年六月改元嘉平

正月漢曹蕤擊敗晉軍青州刺史荀晞棄城奔高平

漢石勒拔江夏勒謀保據江夏恭軍都尉張賓以為不可會軍中飢疫死者大半乃渡河寇江夏拔之

二月漢石勒破新蔡進拔許昌

勒襲新蔡殺新蔡王璿拔許昌殺北平將軍王康

四月晉太傅越帥師伐漢卒于軍石勒追破其衆于苦縣殺王衍及襄陽王範等

太傅東海王越以胡寇日逼內不自安戎服入見詣討石勒帝留之不從乃率甲士四萬以行甚自隨以太尉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東屯於項越既与苟晞有隙帝亦思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王公逼辱公主密賜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卒于項以沒事付王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率輕騎追之及于

苦縣審平城今遼大敗晉軍縱射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執太尉王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詮豫州刺史劉劭太傅長史庾歆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曰勸勒稱尊號冀以免福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餘人畏死多自陳述惟義陽王範神色儼然頤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否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

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棺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

六月漢人隔洛陽遠晉懷帝于平陽

聰遣前軍大將軍呼延晏率師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餘萬人劉曜石勒王彌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王彌至宣陽門曜至西平門晏等克宣陽門入南宮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懷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于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殺太子銓及朝臣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於孫諸陵

焚宮廟官兩皆盡曜紬惠帝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

漢大赦改元嘉平

聰以洛陽已突大赦改元嘉平封帝為特進光祿大夫平阿公後復進封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謂帝曰朕昔造卿言聞名久矣贈朕拓弓銀研卿願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曾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驅除且臣家能奉武帝之業九族數世陛下何由得此聰悅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女卿苦遇之曜以王彌不侯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

下之中山河四塞城藏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徒却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勿聽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耶屠各除句奴劉曜說彌曰今九州鼎沸群雄競逐將軍于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彌音徐州人徐親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失鼎足之勢彌心然之

七月漢劉曜隔長安

南陽王模將趙染降漢聰以為平西將軍使與安西將軍劉雅攻模於長安河內王聚始安王曜繼之染敗模兵于潼關長驅至下音北馬遂圍長安模倉

庫音主空竭士卒離散遂降衆殺之

漢以劉曜為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齊公

九月漢以石勒為幽州牧

石勒師兵攻陽夏殺王讚遂襲棠城執荀晞漢以勒為幽州牧晞驕奢苛暴屢殺賢士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以至于敗

十月漢石勒襲殺王彌并其軍

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曜說彌使召曹襄兵以圖勒彌使賊召襄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潛殺賊而彌不知會彌將徐邈高梁引所部兵去彌：兵漸

衰及聞勒擒荀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用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彌與劉琨相持甚急求救于勒：未之許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琨斬之王彌大喜謂勒親已不復疑也勒請彌宴於己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併其軍表漢主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之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鎮并州刺史以安其心荀晞王讚謀叛勒：殺之以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坡

晉劉琨遣還石勒母及其從子虎

初石勒被掠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燠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送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故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琨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山暴無賴請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使于馬

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獲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漢石勒攻滎陽太守李矩擊却之

漢劉雅趙染等帥兵攻新平晉金城太守索琳安平太守賈疋等擊敗之

裴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索琳救之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賈疋等戰于黃丘在馮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涼州刺史彭蕩仲殺之趙等擊破裴于新豐裴還平陽于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從之

十二月晉祁延以新興降漢
壬申永嘉六年 漢嘉平二年

正月漢納劉殷女為貴嬪

聽后卒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顯女為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又將細太保殷劉女太弟義以同姓為嬪周諫不可聽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与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于是六劉之寵傾漢宮聰希復出外劉殷為相不犯顏忤

旨然因事進規諫益甚多每議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曰白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務當裁諫凡人尚不可而斥其過況萬乘乎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創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憐有卑讓色故能虛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青考終

四月漢以王彰為驃騎將軍定襄郡公

聰諫殷王公大臣親臨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現陛下所為臣寔痛心疾首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尤盛劉琨咫尺剌容繼據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改往修來天下幸甚聰大怒囚之太

弟又彈于聚樂觀切諫聰怒曰吾豈禁封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卑延年太保殷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德高厚願世無此頃來小有不供臣新王公直言忤旨遂囚大將臣等竊所未鮮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之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持節赦彰進彰為驃騎將軍定襄郡公

晉安亮太守賈疋克復長安漢劉曜遁歸平陽

疋等圍長安數月曜連戰皆敗縣掠士女八萬餘口奔平陽疋等奉恭王業入長安聰敗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

五月漢劉曜攻晉傳峻于三渚敗之在盟津

六月石勒據襄國即今河北新鄉已使已使

勒舉于襄城屬豫州謀遣舟將攻建業琅邪王
齊大集江南之眾使長文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
大雨三日勒軍中饑獲聞晉軍將至集諸將議之右
長文曰爾勒勒送款勒欣然長嘯中堅將軍渡安堵
就高避水勒曰君何怯耶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分道
將兵夜攻齊春據城倉粟勒顧謂張賓曰君意何如
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略妃主擢
將軍之髮不足數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殺王彌
不當來此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
也鄒有三臺之固即城山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中
也銅臺即銅雀臺所居而曰

金省臺北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徙北據之以經營
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慮將軍之右矣勒採獲鼓
曰張君計是也乃點膺權賓為右長文號曰右侯勒
發葛陵遣石虎向齊春為晉記瞻所敗連奔百里勒
結陣待之將不敢近退四書卷七月勒自葛陵北行
野無所掠軍中飢甚聞而水聚眾壁枋頭在汲郡遣
支雄孔萇潛取其船引兵自棘津濟河華水大破之
盡得其資儲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劉琨時守鄴
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
之未易猝拔捨之而去彼將自潰方今劉石琨王彭
祖公之大敵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飢亂

明公雖據大兵進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
制四方也不便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而棄平陽
以圖進并此霸王之業也即郭襄國形勝之地乎
諸將一而却之勒曰右侯之言是也遂進據襄國賓
復言于勒曰吾今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壘
未固資儲未廣二寇文王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
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命諸將攻冀州即縣壁
至多降運其穀輸襄國且表于聰以勒為都督幽
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武寧二年
冀州刺史慕容暉和龍始置營州
漢達劉惔鎮離石劉驥鎮西平劉琨鎮蒲子

漢以趙固為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固勸王王嘉恐為石勒所併欲率兵歸平陽兵士饑
困又恐劉演邀之乃使長文臨深質於琨降之至是
自懷求迎于漢聰達梁伏阮將兵迎之長文臨深等
率眾一萬叛歸劉演系引眾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
之隨而西聰以為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八月漢寇并州晉劉琨齊常山劉聚入晉陽
劉琨鎮并州雖善于招懷而短于撫馭故至者日以
千計而去者亦相繼琨素奢豪喜飲色且以徐潤措
穀預軍令孤盛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
而專殺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其言虛矣聰達

河內王集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
環蘭之東出收兵于常山及中山使却說張番拒聚
就番俱敗死聚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番并州
別駕却幸等以晉陽降漢曜還救不及率數十騎奔
常山聚入晉陽沉殺環父母聰乃復以曜為車騎大
將軍以前將軍劉曜為并州刺史鎮晉陽
漢主聰以王育為太保王彰為太尉任顯為司徒馬
為司空朱記為尚書令范隆為左僕射呼延晏為右僕
漢衛尉梁芬奔長安
十月晉征西大將軍劉曜復晉陽劉聚遁歸
初劉聚攻晉陽環求救于代兵未至而晉陽陷代公

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等率軍為前鋒攻晉
陽自率眾二十萬繼之劉環敗散卒數千為之鄉導
六修與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創傷處以馬
援曜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夜入晉陽與劉聚劉置
掠晉民踰蒙山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漢兵大敗
擒劉置新郁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
獵于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環入關諸進軍
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卿今已
已復州郡吾士馬遠來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
也留其將箕澹段聚等戍晉陽環徙居曲陽屬太漢
贈傅虎為並州刺史

十二月漢彭天獲殺晉征西大將軍賈疋
初疋討彭仲蕩誅之至是仲蕩子天獲率群胡攻疋
伴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獲執而殺之漢以
天獲為雍州刺史

漢石勒及南鮮卑段疾陸眷盟于襄國
廣平游輪張豺率眾據苑鄉屬廣平受王浚假署勒遣
變安孔萇等攻之王浚率諸軍及遠西公段疾陸眷
匹碑文奮末秭等攻勒於襄國勒出戰為疾陸眷所
殺將攻城勒懼謀于眾皆勸堅守張賓孔萇曰鮮卑
之眾段氏最為勇悍而末秭尤甚今其大衆遠來戰
間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且宜弗出示

之以怯整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
定出其不意直衝末秭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
必矣末秭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命孔萇督
銳卒自突門出擊末秭帳不能克而還末秭逐之入
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眷等皆退長來勝追逐掩尸三
十餘里勒質末秭遣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
奮諫曰今以秭末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
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以糧馬金銀賂
勒且以秭末三弟為質諸末秭諸將勒勒殺之勒曰
鮮卑健國與我素無仇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
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

夫乃以金帛報之使石虎與盟結為兄弟疾陸眷引
兵歸勒召末極燕飲誓為父子連運運而末極在
途日南當三拜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
游輪張豺俱降于勒二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
琴簡應帝更樂元年 漢書平三年

正月漢劉聰敗晉懷帝于平陽侍中庾珣王雋死之
聰安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珣王雋
等不勝悲憤同號哭聰惡之殺珣雋等故晉臣十餘
人帝亦遇害大赦復以舍稽劉夫入為貴人

三月漢立貴城劉城為皇后
聰后張氏卒立劉城為皇后為后起鸞儀殿廷尉陳

元達諫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
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劉領庶
幾失有陛下踐祚以來作殿觀四十餘所軍旅數興
觀還不息飢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復營繕豈為兆
民父母之意乎聽大怒初新之時聰在李中堂元達
先鎖腰而入即以鎖三堂下樹呼曰臣所言社稷之
計而陛下殺臣來堂有言臣得與龍達比干遊矣左
右曳之不能動任顛末起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
元達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忠
知無不言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后察初左右得利手
跪上言曰昭德足居鸞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

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忠臣
之言豈為政哉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
怨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歸咎於
妾拒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
人者妾每覽古事念之忘食何意今日妾白為之復
何面目仰事中御指歸此此堂以密陛下誤惑之過
聰覽之色變徐曰朕比年已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
元達忠臣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省明之誠能補病
之意命顯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以劉氏表示之曰外
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各賜穀帛有差改道還
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懷賢堂

漢劉曜為智明鬼長安晉詔尚書左僕射麴允弋黃白
城以拒之

四月漢石勒陷鄴城以石虎鎮鄴

石勒使虎攻鄴漢劉演奔原上陽三臺流兵皆

降于勒以挑豹為魏即太守以撫之久之復以虎
代豹鎮鄴

漢使劉曜屯蒲坂

六月漢石勒擊降定陵及山東郡縣

勒使孔萇擊定陵屬潁川殺四微刺史薄盛率所部降

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

將軍為桓亦叛王浚潛附于勒

十一月漢劉曜趙染攻長安晉雍州刺史趙光襲破之
劉曜還平陽

劉曜與趙染攻趙光于黃白城光累戰皆敗染謂曜
曰光率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襲之夜
入外城帝奔討雁接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
將軍趙登帥師救長安染引還趙光以兵襲漢軍大
敗之殺其冠軍將軍壽智明曜引歸平陽

漢劉曜擊敗晉師于石梁注水 殺河南尹魏浹
曜固石梁晉劉渚郭默救之敗歸曜復浹殺之
甲戌更興二年 漢嘉平四年
正月流星墜於平陽北化為血

有流星出車牛入紫其光燭地墜於平陽北化為血
視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
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
何問人事

漢宣武劉后卒
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聰曰武宣自
是廢寵競進後宮無序矣

漢更定官制
置丞相等七人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
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
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

一部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
皆位五僕射以其子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六條即六曹
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
大司徒來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並兼亞
也

三月石勒襲殺王浚降其眾
先是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塗高之識謀稱尊
號號者當塗高王浚亮王持高王持高等士民駭怨而浚矜
豪日甚不理政事任用苛刻小人調於浚下不堪
命石勒欲襲浚使人覘之逢舍人王子春多資金寶

奉表于浚極意諛之勒稱尊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
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春曰
石將軍才力強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
行夷夏大將軍非惡帝王而不為願以帝王自有歷
數非智力所取故歸身殿下又何怪焉浚大悅封春
等皆為列侯厚賜遣使報聘游輪兄統為浚司馬遣
使私附于勒新其使以送浚雖不罪統益信勒
為志無復疑矣至是王子春偕浚使來勒匿其勳卒
精甲蔽師度所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
庶尾勒伴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不得見王
公見所賜如見公也復遣使奉表于浚期以三月十

詣幽州奉土尊號勒問浚之政事子春曰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法苛酷賦役設繁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割立葦間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還蓟具言勒形勢寡弱誠欺無二浚大喜益驕怠不復設備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非殺劉琨及鮮卑高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與琨也智勇無及將軍者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葺于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

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者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也遣使奉箋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封浚自効琨大喜許之勒軍遠易水浚督獲孫綿馳白將勒兵拒之浚左右亦曰胡人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言擊者新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蓟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宴飲塞諸街巷使兵不得出也浚始悞或生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升其樓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之召浚妻与之並坐執浚立于前浚罵曰胡奴謂乃公何凶逆如是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

強兵坐視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委任奸貪殘虐百姓賦害忠賢盡過燕土誰之罪也使送于襄國斬之于市故浚度下精兵萬人浚諸將爭詣軍門謝罪詔略交錯誅朱碩素萬等籍浚將佐親戚家資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書百餘秩米鹽數十斛而已停蓟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還孫綿遂擊之勒僅而免勒至襄國遣使獻捷于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陝碑匹碑遂掘蓟城

漢石勒圍平原太守卻縠段匹磾救之勒引還

初王浚以却縠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績依勒勒海太守劉胤謂縠曰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自污會匹磾以書邀縠同歸江東縠從之或曰其如何又縠子勒授督護縠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勒聞之殺又晉以縠為平原太守勒遣兵圍之匹磾使弟文騰救之勒引還

五月漢劉曜趙染寇長安晉趙允擊敗之曜退屯蒲坂曜染寇長安曜屯渭池染屯新豐索琳將兵出拒之染輕琳不聽長文魯徽之謀為琳所敗趙允復逆戰于馮珣夜襲將軍殷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

守郭然於懷然食盡送妻子為質諸羅于曜羅單復
嬰城固守曜怒沉其妻子于河而攻之然奔李矩聰
召曜還屯蒲坂是秋趙染攻北地趙元拒之染中弩
死

石勒命州郡開實戶口戶出帛二疋穀二石

十一月漢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族

粲少有俊才自為相國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懷

諫國人惡之

乙亥建興三年 漢改建元元年

三月漢大赦改元建元

漢兩血

三月兩血于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
瑋太保許遐二人勸又為亂誅粲太弟又不聽東宮
舍人荀詒告瑋遐勸又謀反漢主聰收瑋遐假以他
事殺之使寇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又恨上表
乞為庶人抽抑而勿達後漢主晏群臣引見又容貌
憔悴髮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痛哭繼酒極歡
相待如初

漢石勒詰討曹巖不許

巖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
戍石勒表巖有專擅東方之志詰討之聰以勒滅巖
不可復制不許

漢主聰納新準二女為后

聰納中護軍新準二女月月光月華以月光為上皇后
月華及劉貴嬪為左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以
為並立三后非禮聰不悅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
不得已廢之月光慚急自殺聰恨元達

六月漢劉曜寇上黨

曜寇上黨敗劉琨于襄垣欲進攻陽曲聰遣使謂之
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退屯蒲城

九月漢策命石勒為陝東伯

聰策命勒為陝東伯賜弓矢得專征討封并冀幽冀

漢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轉攻上郡

趙允等以安弱不敢進屢遣兵于丞相南陽王保

亦不至自是長安以西不復貢奉長安百官饑乏採

稻以自存禾自生

丙子建興四年 漢建元二年改稱嘉元年

三月漢殺其大臣陳休卜崇蔡母達公孫或王琰田歆
朱諧河間王易御史大夫陳元達等表諫不聽易病卒
陳元達自殺

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琦等寵幸用事聰遊
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蔡
惟叔生除拜使沈等入白而沈等又自以己意決之
沈等車服第舍踰于諸王子第中表為守令者三十

餘人皆貪殘為民害新準閔宗誦事之少所陳休左
衛將軍下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与
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語休崇曰沈等勢力足四
天地卿輩自謂親賢孰与陳蕃竇武休曰吾輩年踰
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安能從省低眉以事閹豎
乎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秋等七人謀之皆
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側席求賢而一旦戮
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賢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
罪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
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沈叱曰卜侍中欲違詔
手聽拂衣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渤海

自此
殺下

梁繆少府皇甫陽死之

曜圍晉北地太守趙昌大都督趙允將步騎救之曜
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人始允曰城已陷往無及也
眾俱而潰奔還軍武曜遂取北地進至涇陽注水之
渭北諸城悉潰獲將軍魯克梁繆皇甫陽等皆自殺

漢立樊氏為上皇后

樊氏故張后侍婢聰與之立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
皇后璽綬者復七人嬖寵用事利賞荼亂大將軍泣
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違死何以生來災人敢憂情發
病卒

河東平陽大姓

大姓民饑流浮者什五六石勒遣石越將兵二萬屯
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使人勸之不受
命潛與曹叡相結

八月

漢劉曜陷長安御文中丞吉詡左僕射趙允死之
曜逼長安焦嵩三叔宋哲引兵救之散騎常侍辛雄
監京兆馮翔弘農上洛四即兵屯霸上皆畏漢不敢
進相國保南陽王模子思帝遣胡松將兵入援擊曜
兵于靈臺破之松恐國威復振趙索勢盛乃帥城西
諸即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趙
允索琳進保小城內外新絕城中飢甚死者大半亡
逃不可割惟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

五月漢石虎攻晉劉瀆拔康丘

海王數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
等皆詣闕表諫痛陳沈等罪惡休等忠節請免王沈
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哭曰群兒為元達
所引遂成廢也太宰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
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
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能
復言安用默：處世乎歸而自殺

勒遣石虎攻劉瀆于康丘拔之獲瀆弟恭以歸段匹
碑遣弟文鴛救之不及瀆奔文鴛軍

六月漢劉曜攻北地拔之晉建威將軍魯克散騎常侍

十餅允盾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皇帝泣謂允曰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使宗敬送降牒于曜索琳留敬使其子說曜曰城中食猶足交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琳以儀同萬戶即公者請以城降曜新其使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取人索琳所言天下之惡也撤相為戮之宗敬至曜營次日帝乘羊車向祖街歷觀出東門降群臣號泣扳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文中丞馮翊言朝自殺曜焚觀受壁使宗敬奉帝還宮越一日還帝及公卿以下送至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趙元勰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

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大司馬聰為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贈趙元車騎將軍諡曰節愍新索琳于都市尚書梁元侍中梁濟及諸郎皆為曜所殺漢石勒圍晉樂平太守韓據於北城劉琨帥師援之敗績韓據奔城廩

勒圍樂城據求救于劉琨：新得拓跋之眾欲率以討勒冀澹衛雄謀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琨不聽悉發其眾命澹率二萬騎為前鋒琨屯廣收為之聲援勒以孔萇為前鋒設疑用伏澹入其伏中萇前後夾擊大破之雄澹奔代郡韓

據棄城走并土震駭北城屬樂平

十二月晉李弘以并州降石勒

劉琨出屯廣曠使長文李弘守并州弘見漢兵整以并州降勒琨進失據不知所為薊州段匹碑遣信邀之琨率眾從飛狐奔薊匹碑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使陽曲樂平民於襄國置守軍而還孔萇攻冀澹于代即殺之

漢石勒封李回為弋陽子

孔萇等攻賊帥馬嚴馮貽音來蓋為漢子久而不克司冀并充流民迭相招引民不得安漢陽庾張賓曰嚴等與公非有深讐流民皆有戀本之心今還良牧

守使招懷之可不日而清流民將相率而至矣勒乃召萇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都護兼高陽太守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歸之嚴恨赴水死諸率眾降流民歸之相繼于道勒喜封回為弋陽子增張賓邑易北屬河間高陽屬河間

丁丑元帝晉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

春正月漢兵東畧晉弘農守宋哲奔江東

哲守華陰漢兵自長安東畧哲棄城奔江東

二月漢劉暢寇滎陽晉太守李矩擊破之

暢率步騎攻滎陽李矩屯韓王故城暢兵將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

欲夜擊之士卒皆懼，懼乃請于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敎，遣神矣，相助，眾皆踴躍爭進，距還，勇敢千人，掩擊，揚言新首數千，級揚僅以身免。」

夏四月漢廢太弟又為北部王

初，王沈新謀等指太弟又於眾云：「大將軍與太弟又謀作亂，僕不信。」臣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波、郭悺問之，必可知也。沈復私語二人曰：「二王逆狀，主上相圖，具知若問，但云有之，俱誅，不敢言耳。」眾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眾以為信然。而聽待又猶如舊，至是，眾使人說又曰：「適奉中詔，京師將有變，宜表甲以備，非常又信之命。」宮臣皆表甲，眾遣使馳告沈

薄：「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表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耶？』沈等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眾以兵圍東宮，眾使薄沈收氏羌首長十餘人，窮問，又為大單于氏羌皆懸首高格也。燒鐵灼目前，皆自誣，又謀反。于是謀東宮官屬及父素所親厚，薄沈等素所憎惡者，大臣數十人，阮士耳萬五千餘人，廢又為北部王，眾尋使薄賊殺之又，形神秀妻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耶？』氏羌叛者甚眾，以新薄行車騎將軍討平之。

六月漢立子集為皇太子

又既廢乃立集為皇太子，丞相大弟于懿攝朝政如故。

八月漢趙固帥師降于晉

初，固與長文周振有隙，振謂固于聰，晉李矩之破劉揚也，于揚帳中得聰詔，令揚還通洛陽，即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以示固：「新授父子帥騎一千來降，矩仍令守洛陽。」

十二月

漢劉聰弒晉愍帝于平陽，尚書郎辛賓死之。聰出收使帝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也。」眾而視之，故老有垂涕者。眾言於聰，請除之。聰曰：「且小視之，乃整群臣使帝行，洒洗鬚已而。」又使更

衣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抱帝大哭，以蓋撞聰，命引出，斬之。通趙固郭默使漢河東，至絳，隔平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眾神劉雅生屯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集以贖天子。」眾表于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不為李矩趙固之用矣。」帝遂過害于平陽，八，集遣雅生攻洛陽，固奔

陽城山河南陽

成元大興元年漢廢嘉三年

三月，晉河內太守郭默等集破漢軍，劉集還保陽鄉。李矩使郭默誦誅趙固屯于洛，誦潛使其將取雅等，夜濟河襲漢營，劉翼光覘知之，以告集，曰：「彼

聞趙固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俄而雅等掩至十道進攻衆驚潰死傷大半退保陽柳_{在江}及旦見雅等兵少更集餘衆與雅等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執之漢臨河拒守不得渡雅等乃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哭圍齊虎牢

漢益新則百堂突

焚殺昭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

四月漢立王氏為左皇后殺其臣王鑒崔懿之曹恂

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聰立之為左皇后中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尚書令曹恂誅曰自肅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

可處汚椒房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恐非國家之福聰怒使宣懷謂太子餐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其違考寔于是收鑒等送市斬之臨刑王沈以執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頓首曰豎子滅大漢者正生汝輩與斬耳既而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后

五月石勒授曹叡東州大都督青州收封琅邪公

曹叡既得青州乃叛漢降晉又以建康慈遠替援不接復與勒相結勒授之職

七月漢主聰卒太子臧即位大赦改元漢昌

聰薨疾微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

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拜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收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收勒許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曜為大司馬昌谷王顯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黈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送決尚書_{奏事}立尊靳氏為皇太后樊氏為弘道皇后武氏為弘德皇后王氏弘孝皇后立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并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漢劉劭殺其太宰景大司馬驥吳王逞太師顏司徒勸靳氏等皆年未二十衆多無禮無復哀肅靳氏陰有異志私謂劭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

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衆不從靳俱復使二靳氏言之衆乃從之收太宰景等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

八月

靳黈執其主衆自稱大將軍漢天王王延死之衆治兵于上林謀討石勒以相國曜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黈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衆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于黈：矯詔以從弟靳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黈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衆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東市發淵聰陵新聰屍焚其宗廟_{開數里}衆皆曰自古無胡人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

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運之晉家萬不敢受非
想投之速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除各小醜
固晉之仇焉稱天命使二帝幽沒報華求扶持梓宮
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元帝二遣太常韓胤等奉迎
欲以王延為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
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現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
門現大將軍之入也乃殺之

漢劉曜石勒率兵討新淚

曜聞石勒自長安赴之石勒率精銳五萬以相淚據哀
陵北原平陽東南淚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漢劉曜自立改元光初曜改元

曜至赤壁河東皮氏縣太保呼延晏自平陽歸之與太傅
宋紀等共上尊號曜乃即位大赦惟新氏一門不在
赦例改元以宋紀顧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
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
封十罷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淚於平陽已及羗羯降
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即縣漢主曜使征北
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馬勒共討淚
十二月喬泰王騰等殺新淚降漢二收新明等悉斬之
石勒入平陽修陵置成而歸

新淚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于勒二因泰送
於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寔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

權使朕至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當悉以政事相
委況免死乎卿可其宣此意泰還言之淚自以殺曜
母兄沉吟未從曜母胡氏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
軍新康等相與謀淚推新明為主奉傳國六璽降漢
勒大怒遣軍攻明二出戰大敗嬰城固守石虎復率
幽冀之兵攻平陽求明救于曜二使劉雅劉景迎之
明奔漢曜西走景邑屬焉殺新氏男女無少長皆斬
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于平陽葬于栗屯石勒焚平
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集已
下百餘口葬之置成而歸

己卯大興二年 漢光初二年

二月漢殺石勒獻使

勒遣王修獻捷漢主曜使郭記晉授勒太宰領大將
軍進爵趙王拜王修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
曹平樂從修至栗屯留事漢言于曜曰大司馬達修
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耳時漢兵寔疲與曜
信之乃遣記還修斬于市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
曰孤于劉氏有加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
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于彼也乃誅曹平
樂三族勒已後事

四月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皇太子
羊氏即惠帝后曜甚寵之頗干預國政又封子襲為

長樂王蘭為太原王冲為淮南王敬為齊王高為魯王徽為楚王諸宗室皆為郡王

陳安降於漢

初南陽王模死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寵待甚厚保將張春連刺客刺之安馳逃龍城至是降于漢

六月劉曜改國號曰趙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

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也立漢宗廟以從民望

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並議以問群臣秦光文始

封盧奴伯成謂王初封陛下又王中山趙公也請改

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氏羌蒲洪降趙趙以洪為率義侯洪事蹟見秦國

庚辰大興三年 趙光初三年

春正月趙主曜寇陳倉晉南陽王保遷于秦城

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風以附晉南陽王保使

其將王遠等據陳倉張頭等據陰索松多據草壁秦

隴氏羌多應之趙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攻

陳倉王遠戰死進拔草壁陰索保俱遷于秦城保欲

張齊河曜還長安保後為其將張春所殺保

二月趙洛陽守將尹安等降於司州刺史李矩

尹安宋姑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石

生引兵赴之安等復降於李矩使穎川太守郭默

將兵入洛石生唐宋姑一軍而還于是河南之民皆

相率歸矩洛陽遂空

六月趙已苻叛連游于遠討平之

趙將鮮于車謀反與已苻句徐庫三姓也等相

結事覺車伏誅因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

大夫游于遠諫曰聖人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

曜怒以為助逆因之盡殺徐彭等于是已苻悉叛推

已苻句渠知為主西山氏羌已羯應之者三十餘萬

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毀

其表曰大荔奴夫種子遠蓋不憂命在通史猶敢如

此叱左右殺之中山王雅郭汜紀呼延晏等諫曰

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忠之至也奈何殺

之曜意解乃赦之欲自將討渠知子遠曰彼非有大

志欲圖非望也直惧陛下刑威欲逃耳若前然大

敵與之更始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

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

罪重結連不散者頗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棄之

不然恐非歲月可除也曜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征討諸軍事子遠

屯雍城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

堂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引兵巡隴石氏羌

虛除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其子伊餘等悍無敵

率勁卒五萬嚴壓子遠堅壁不戰伺其無備

勒兵薄食悉眾掩之生擒伊餘權渠乃降也反悉平

趙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擇儒臣以教之
趙封侍中喬豫為安昌子和苞為平樂子並領諫議大夫罷宮室諸後

曜作鄧明觀及西宮起凌霄臺于瀋池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前奉詔營鄧明市道細民咸譏其奢以為立觀之費足以平涼今又建西宮凌霄其為勞費億萬鄧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冀吳蜀而重府魏又開營建壽陵周四里濠三十五丈以銅為檟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秦始皇下銅

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不亡之國不祭之墓故聖人儉葬乃深遠之慮奈何于中興之日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臣矣其悉罷諸宮室後作壽陵一遵霸陵布告天下使知曜之朝欲簡其過也又省鄧水園以與貧民
壬午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年

二月趙人擊楊難敵降之

難敵氏王楊茂搜子自稱左賢王屯下辨弟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武都曜自將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伏池仇池諸羌氏及故晉南陽王保將楊賴龍西太守梁勳皆降于曜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

得疾欲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使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城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陳安叛趙自稱涼王

秦州刺史陳安求朝于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死大掠而歸曜使呼延寔監輜重于後安邀擊獲寔謂曰劉曜已死汝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不曰泉首于上却却何為大業遂殺我安怒殺之連弟集帥師追趙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却自稱涼王寔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漸之曜聞之

恸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于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以武為秦州刺史酒泉公
癸未明帝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年
秋七月趙人討陳安殺之以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

先陳安圍趙將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葭引兵趣上却與貢合擊大破之安收餘騎走保隴城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列遠兵圍上却安出戰執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屬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突圍出奔陝中與曜連

將軍平先追之安左揮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殲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安棄馬與左右匿于山中趙兵索之不得明日安達石容現趙兵趙將呼延音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音人殺之尋其迹獲安于潤曲新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楊伯支以隴城降劉將宋亭以上却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户于長安以羌皆送任請降曜以赤亭羗首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趙人擊涼王張茂遣使稱藩于趙

曜自隴上西擊涼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涼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揚言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涼王茂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曜乃拜茂為侍中太師涼州牧涼王加九錫

始末見涼

趙以田崧為鎮南大將軍鎮仇池

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惧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劉厚追擊之難敵請降于成趙使田崧鎮仇池

趙封子胤為永安王

初曜長子儉次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儉之比當以為嗣曜

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勲德當世受專征之事非他臣之比也乃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斯隼之亂沒于黑區部亦句陳安既敗胤自言于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悲善謂群臣曰義光太子雖已為太子然冲切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以安光義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固諫以為不可胤進曰父之于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因歔歔流涕曜以熙弟后所止已

死不忍廢奉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儀多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命熙盡家人之禮

乙酉大寧三年 趙光初七年

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趙

句除附趙後趙將石佗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而獲牛羊馬百餘萬而歸趙主曜使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救援岳与佗戰于河濱斬之

後趙死者六千餘人岳悉取其所得而還楊難敵襲仇池殺趙將田崧

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松左右令松拜松瞋目叱曰
臣狗安有天子收伯而向賊拜乎顧排一人奪其劍
前刺之難敵不中難敵殺之見附仇池

四月後趙王騰據并州降趙見後趙

趙主曜帥師援石梁軍潰奔遂長安晉李矩郭默皆南
奔石虎破石梁獲劉岳等以歸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晉司州刺史李矩頓
川太守郭默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于趙使中山
王岳將兵萬五千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刑司
之兵自清澗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
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

公虎帥步騎入自成軍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退保
石梁虎作塹柵環之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
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逆戰趙前將軍劉黑闥
石聰于八持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軍中無故大驚
士卒奔潰乃退屯浞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
拔石梁擒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羗三千餘人皆
送襄國遂攻王騰于并州執騰殺之坑其士卒曜還
長安素服節次哭七日而後入因患憤成疾郭默乘
妻子南奔建康李矩亦率眾南歸矩長史崔宣帥其
餘眾降後趙于是司豫徐兗之地皆入後趙以淮為
界矣

趙以子胤為大司馬大單于侯封南陽王

置單于臺於渭城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氏羗
豪傑為之

丙戌成帝咸和元年 趙光初八年

冬十月趙將黃秀等寇鄆晉順陽守魏該率眾奔襄陽
順陽郡南陽郡

丁亥咸和二年 趙光初九年

五月凉人伐趙劉胤擊敗凉軍遂拔令居振武
凉建武咸太守竇滔帥師伐趙南陽王胤將兵拒
之凉人敗績胤拔令居振武遂有河南之地入凉

戊子咸和三年 趙光初十年

七月趙人破石虎於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

後趙中山公虎帥師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者五
十餘縣遂進攻蒲坂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羗之
眾屯秦州以脩張駿謁難敵自將水陸諸軍以救蒲
坂虎引還曜追之八月及于高候大破之新石聰
枕尸二百里虎奔朝歌州衛曜濟自大陽東攻石生
于金墉決千金塹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
趙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遵等皆降襄國大震
十一月後趙勒帥救洛陽及趙人合戰于西陽門獲趙
主曜殺之

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退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退等出乃散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以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拔師老卒怠我以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自河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此無能為可知以大王威靈臨之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石聰挑豹等會榮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碣津流漸風極不可渡及虎至水泮勒趣渡畢流漸復合勒以為神助改其

地為靈昌津勒謂徐光曰曜燕軍成羣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後趙諸軍集于成羣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羣甲叩祝說道燕行出于羣營之間屬河趙主曜專與要臣飲博下撫士卒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榮陽戎杜黃馬閑俄而洛水候者與趙戰擒獨送之曜問大胡自來耶對曰王自來曜色變使徹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曰可以殲我矣勒率眾入洛陽城虎攻趙中軍石堪石聰各以精騎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自閭闔門夾擊之曜少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踰垣

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水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遂大破趙兵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將士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班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之然復何云耶乃班師曜創甚載以馬輿至襄國舍曜于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守之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耶我殺石枕槐之多矣勒使曜與其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數熙與大臣巨維社稷并以吾意勒惡之久之

乃殺曜

己丑歲和四年

正月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奔上却蔣英卒怒以長安降後趙

熙聞曜被擒大惧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勲諫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其阻眾斬之遂率百官奔上却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閏中大孔將軍蔣英卒怒擁眾十餘萬據長安降焉後趙後趙遠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

八月後趙石虎攻上却獲劉胤殺之秦隴悉平氏

蒲洪羗前姚弋仲俱降于後趙
胤率衆自上却趣長安龍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
風始平諸郡或夏皆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
守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大破趙兵于義渠
傲奔還上却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却潰執趙太
子熙南陽王胤及其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俱殺
之秦隴悉平自劉淵至曜三世僭國二十七年而滅
蒲洪姚弋仲俱降于後趙

成
巴 雄 西
年 稱 宕
據 成 渠
益 都 人
年 梁 王
寧 興 起
平 三 州
二 永 終
美 昌 穆
平 成 帝
樂 漢 丁
中 健 於
梓 為 成
潼 漢 都
府 加 始
漢 江 晉
治 陽 惠
陵 國 帝
宋 四 甲
巴 提 子
西 越 季

晉壽夜郎上庸潼川遂寧

太宗李雄三十一

哀帝班月雄姪子為太子在仁立弟期

幽公期

中宗壽
改元
周王
號作
曰不
漢一
生

歸義侯勢晉太溫減僧之固除

辛酉年歲次壬午三月

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張魯在漢中實人李氏自巴西宕謀往依之李氏
之先康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併天下以為黔中
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實因謂之
實人焉曹操克漢中李虎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
軍遷於郿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
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閬中薦饑
郿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
有疾痼窮乏者特兄弟常營糗賑救之由是得衆心
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已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
李恂持節監塞不令入劍閣恂至漢中受流民賂表

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贖贖蜀有倉儲歲復重檢宜令就倉朔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于人是非庸才耶聞者異之永康元年徵益州刺史趙廣為大長秋廣賁后之姻親聞徵甚恨時賁后且以晉室衰微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庫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廣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泄將威勢聚衆為益蜀人患之益州刺史耿騰密表流民剛剽立不能制客心為亂階宜使還本居廣惡之遣兵截騰及西夷校尉陳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李庠帥李含任田上官晶李

攀賈他反符成魏伯等皆歸廣以李庠為威武將軍陽泉亭侯委以心督使招六郡壯勇以新北道李庠曉勇得衆心廣忌之長文杜淑等亦勸廣圖之會庠勸廣稱尊號廣以庠為大逆不道引新之時李特李流將兵在外怨廣引兵歸綿竹屬新密收民得七千餘人夜襲廣長文賈遠等軍燒之遂進攻成都賈遠李苻等新聞走文武盡散廣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罪狀詔拜梁州刺史羅尚為益州刺史特聞尚未甚懼使弟驥道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牙門將王敦漢太守辛冉曰特專為盜賊宜同會斬之尚不從朝復符下秦雍

州使召流民還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備力聞州郡逼遣人怨怒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詣尚求停至冬辛冉等以為不可并予諸要施開投索流民賈貨特款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特之相率歸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虛流民辛冉分榜購募特等許以重賞特悉取歸改為能送六郡前豪李任闇趙上官及成吏族王一首賞絹百匹李任等皆六郡大姓流民大恨歸特愈衆旬日間過二萬人特又遣闇式詣尚求申期式謂尚曰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收之不以理衆怨雖犯怨為禍不淺尚曰然今聽寬矣式歸言于特曰尚言未可

信也尚威利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為變非尚所能制宜深為備特從之分為二營特居北流居西以待之辛冉等潛師襲特營軍至特發代擊之殺其將傳首示尚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驥為驍騎將軍進兵攻冉于廣漢尚救之不肯冉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揭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遣兵攻尚于成都羅尚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賸貨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以兄輔弟驥子始蕩雄及李固弟離任回李攀李恭上官晶任臧褐褒上官淳等為將帥闇式李遠等為僚佐特字元明

壬戌 太安元年

五月李特敗晉師毛植以巴西降于特

晉河間王穎遣督領討李特朝復以張微為廣

漢太守軍于德陽尚亦遣張龜年軍于繁城特皆敗

之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至毛植以即降蕩攻

傳子茂萌傳走其眾盡降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

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八月李特擊殺廣漢太守張微

特攻張微：擊破之進攻特營李蕩力戰遂破其兵

殺微以塞碩守德陽李驥軍毗橋廣漢新縣也尚遣軍擊

之屢為所敗遂進攻成都燒其門特勢益甚建寧大

姓李獻毛詵未提時如李猛俱逐太守應特晉南夷

校尉李毅討之殺詵及猛

癸亥 太安二年 李特建初元年

正月李特據少城故其境內改元建初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倫儉

以少城降特入據之大赦改元羅尚保太城成都郡城

少城皆秦張儀所築太城今成都子城也道便求和

于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款于特：遣使就撫之以

軍中乏糧特入城惟取馬乃分六郡流民于諸塢就

食李流言于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

子弟聚兵自守以脩不虞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雄

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逆加疑

忌使之離叛乎

保赤祖

二月晉益州刺史文羅尚襲李特殺之特子李蕩李雄退

朝達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將水軍救尚進

逼德陽特遣李蕩及昌郡太守李瑱就德陽太守任

滅共拒之岱率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從事任

諫于尚宣言諸塢期于二月十日同擊特至則尚遣

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新特及李輔李

遠傳首京師流民大悅蕩雄收餘眾退保赤祖在梓潼

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西營孫阜破

德陽獲蹇碩任滅退屯涪陵

三月李雄擊破羅尚守軍

羅尚遣督護何冲等攻流：与驥拒之流軍中乏符

成隗伯叛應冲蕩母羅氏懷音甲拒戰伯手刃傷其

目羅氏氣益壯流等還戰大破之乘勝進抵成都尚

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子而元李流以特蕩雄

元宗岱孫阜將至甚惧李令勸降尚流從之李驥李

雄逃諫不納舍子離為將潼太守聞之馳還欲諫不

及退与雄謀襲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

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

耳眾皆從之雄遂与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

荆州軍遂退流奇雄才軍事悉以委之

七月李流徙屯郿城

李雄攻殺晉汶山太守陳國遂取郿城晉音馱流徙

屯之蜀民保險結塙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惟涪陵

千餘家依青城山范長生平西泰軍涪陵徐攀降于

流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九月李流卒眾推李雄為益州牧

李流疾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

姜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驍為驍騎將軍流

卒眾推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郿城復遣李

驍擊破尚軍入少城尚退保太城驍攻捷為斬尚糧

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閏十二月李雄入成都

雄急攻尚軍無食留張羅守城夜遁羅開門降雄

入據之

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或李雄建興元年

李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

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

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乃自稱成都王夫

敬改元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驍為太傅兄始為

太保羅為太尉國為太宰雲為司徒瑱為司空閻式

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父特為景王母羅氏為王

太后雄以國難有志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難事

雖彌謹

丙寅光熙元年或建興三年六月改元晏平

三月李雄拜范長生為丞相

長生自青城山詣成都雄迎門執板拜為丞相尊之

曰范賢

建寧夷寇寧州晉刺史李毅卒毅女秀帥眾拒守

晉寧州刺史李毅守寧州雄誘建寧夷攻之數圍守

經年屢上書於朝求援不報疾甚救援路絕子劄自

洛來省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秀領寧

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拔草為食伺

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後建興元年創始至州

人推劄領州事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奏不省

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指誠無感生不

如死欲自刎朝哀之以王遜為寧州刺史遜以素劄

為未提太守劄李劄王遜

六月李雄稱帝國號成改元晏平以范長生為天地師

雄既據成都范長生等請上尊號雄乃借稱皇帝大

敬尊父特為景皇帝母曰皇太后復其部曲皆不豫

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

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丁卯晉懷帝永嘉元年

或晏平二年

三月成李離等擊晉巴西太守張熙軍大破之

秦州流民郡定旬^音氏等據成固寇漢中梁州刺史

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求救于成主雄遣

太尉離司徒雲司空瑒將兵救之大破燕兵殷及漢

中太守杜孟治東城走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于蜀

漢中入旬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

戊辰永嘉二年成晏平三年

成李鳳屯晉壽^{即茂}寇漢中

己巳永嘉三年成晏平四年

十月旬琦等殺李離間式以梓潼降于羅尚晉譙登進

據涪城

天水人旬琦等殺成太尉李離尚書令閼式以梓潼

降羅尚雄遣太傅驥司徒雲司空瑒攻之不克雲瑒

戰死譙登者羅周之孫成巴西太守馬脫殺其父詣

晉益州刺史劉弘請兵復父仇弘表登為梓潼內史

使自募兵登募流民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斬馬脫會

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音城雄自攻之為登所敗

庚午永嘉四年成晏平五年

二月成文石殺李固以巴西降羅尚

成太尉李固鎮巴西帳下文石殺之降羅尚四月羅

尚奔于巴即晉以長沙太守皮素代之

四月成張寶復梓潼

成主雄謂其將張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
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旬得信之委以心腹
會羅尚使至琦等出送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
以寶為太尉

十二月成李驥攻晉譙登於涪城

驥攻登羅尚子宇及素佐素惡登不給其糧晉益州

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十二月素至巴即羅宇使人

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乃殺宇巴郡大亂驥知登食

盡援絕急攻之士民皆重氣食之餓死甚眾無一人

離叛驥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尚先獲壽}

辛未永嘉五年成改王衡元年

正月成李驥拔涪城李始拔巴西晉梓潼內史譙登死

之

驥拔涪城獲譙登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成主雄大

赦改元王衡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

之

甲戌晉愍帝建興二年成王衡四年

正月張虎張成等以漢嘉涪陵漢中之地降成^{張虎見}

張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張成等起兵逐楊難

敵以其地歸成于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

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梓州刺史李恭

為荊州刺史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

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
置吏官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
戶調絹不過數文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
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
乃至閭戶不開路不拾遺漢嘉或王冲歸來提舊站
建寧樊豐皆歸之已即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皆
愛琅瑯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恥不能舉兵使
人欣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溢之無祿秩取給於
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其所以短也
丙子建興四年 成玉衡六年
四月晉雷昭董霸叛降于成

寧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平夷太守雷昭平樂太
守董霸俱帥三千餘家降于成
戊寅晉元帝太興元年 成玉衡八年
四月成以范賁為丞相

長生博學多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明至是卒
李雄以其子侍中賁為丞相
十二月成李鳳叛李駿討平之以李壽為前將軍督巴
西軍事

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成主雄兄子稚疾之鳳以巴
西叛雄自至涪使賁討之新鳳乃以壽督巴西軍
癸未晉明帝太寧元年 成玉衡十三年

正月成李駿任四寇蓋登屬越晉將軍司馬攻戎瓦越
萬守李劍漢嘉守王載各以郡降于成
三月成李駿進攻寧州晉姚萇擊敗之寧州刺史王遜
卒

驥攻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萇等拒之戰于塘琅
屬捷成兵大敗溺漢水死者千餘人萇以道遠不敢
濟而還遜以蔽不窮追大怒報之怒甚冠裂而卒遜
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府事後以
堅不能禦寇表尹
奉為寧州刺史
六月成遣李稚等擊楊難敵敗績

楊難敵為趙所敗送任請降于成安北將軍李稚

受難敵賂不送難敵于成都趙師退即遣歸武都難
敵據險不服稚悔請討之雄遣侍中領軍珍與稚
出白水征東將軍壽及珍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群
臣諫不聽難敵拒之壽珩不得進而珍稚長驅至下
辦難敵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成軍深入無難皆為所
殺死者數千人雄聞珍死不食者數日珍諱子有
也

甲申大寧二年 成玉衡十四年

正月成立立兄子班為太子

成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
為太子群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

材大功事克成而早生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驥司徒王連諫曰先王立嗣以子者所以明定分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

士動道禮法雄每有大議報令預之

丙戌晉成帝咸和元年 成玉衡十六年

六月成人討越蕞斯更破之蕞音龍斯 望種也

正月成羅恒寇朱提晉太守楊術兵敗死之

戊子咸和三年 成玉衡十八年

成以李珣為梁州刺史文屯晉壽

是歲成漢王李驥卒其子壽以喪還成都乃以李珣

代壽屯晉壽行征北將軍

庚寅咸和五年 成玉衡二十年

十月成李壽賈黑寇巴東建平拔之

壽拔巴東晉太守楊謹等退保宜都

辛卯咸和六年 成玉衡二十一年

七月成李壽攻陰平楊難敵請降

壬辰咸和七年 成玉衡二十二年

十月成李壽賈黑寇寧州朱提

壽黑至朱提晉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引

兵助朱提太守董炳城守壽歡逆賊黑曰城中食少

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為拒之城久不下壽欲攻

之黑曰南中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

困然後取之潤牢之物何足汲潤牢大 壽不從攻

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癸巳咸和八年 成玉衡二十三年

正月成李壽拔朱提

董炳霍彪等力竭皆降壽威震南中

三月晉尹奉降于成

寧州刺史尹奉降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

軍壽領寧州

甲午咸和九年 成玉衡二十四年

三月成分寧州置交州

分寧州之興古永昌群柯越蕞夜郎等郡為交州以

霍彪為寧州刺史文費深為交州刺史

四月成主雄奔太子班立

雄生瘍于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

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

膿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太子班即位

以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于壽及司徒何點尚書王

環班居中行表禮一無所預

十月成李越越其主班立其弟期

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班

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珣勸班遣趙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遽遣推心待之趙珣出屯於涪音浮趙因班夜哭裁之于殯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橋太后令罪狀班而廢之稱庚太子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眾欲立趙奉期而立之以趙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封漢王皆錄尚書事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趙鎮江陽葬雄于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期攻壽不敢發期遣壽將兵向涪討珣壽先遣使告珣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珣遂奔

晉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乙未咸康元年 或主期玉恒元年

正月成敗元玉恒大赦

立王后閼氏以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

九月成殺羅漢上官澹

太子班之舅羅漢及漢王相上官澹謀誅期立班子事覺期殺之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藩尚書姚弋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于數人希復聞白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丙申咸康二年 或玉恒二年

十月成殺其從子武陵公戴戴有雋才期忌之誣以謀反殺之

十一月成李壽敗晉人於漢中置守戍而還

時晉詔建威將軍司馬勲安集漢中成漢王李壽擊敗之遂置漢中守戍成南鄭而還漢中治南鄭

戊戌咸康四年

漢主李壽漢興元年

四月成李壽廢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忌之壽惧不免陰與長史羅恒解思明等謀攻成都期殺遣人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帥步騎自涪襲成都期

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橋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郫都縣公幽之別宮收建寧王趙景鸞曰褒姚華許涪等殺之遂誅太子曰哀帝羅明解思明等勸壽稱成都王稱藩于晉任調等初壽稱帝壽令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壽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何如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稱帝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道一無所受龔壯父叔為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常勸壽討期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驥曰獻皇帝母母氏曰皇太后立妃閼氏為皇后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

為大成廟以量較為相國羅恒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寧州刺史即公嘆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謚而齊書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七月漢主壽與大臣盟於前殿
廣漢太守李札告大臣謀廢立壽使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徒札為漢嘉太守以李闕為荊州刺史鎮巴即

八月蜀久雨命群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不報
壯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歆血盟眾舉國稱藩大功克集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飢疫並

臻天或將以監示陛下宜遵前盟推秦建康雖降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反覆辨論數百言壽省書內慚秘而不發

九月漢任顏謀反伏誅

僕射任顏任太后之弟謀反伏誅壽盡殺成主雄諸子正室

己亥成康五年 漢：興二年

三月晉人擊寧州漢建寧太守孟芳以寧州歸晉

廣州刺史郭岳攻寧州郭執刺文重彪以寧州降

四月晉李松攻巴郡江陽執李闕黃植以歸

征西大將軍庾亮遣泰軍李松師攻巴郡江陽執

漢荊州刺史李闕已郡太守黃植等送建康漢復以李奕為鎮西將軍守巴郡

九月漢殺其臣李演

漢主壽疾羅恒復謀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之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襲作十詩託言魏人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令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談耳

十二月漢李奕寇巴東晉守將勞楊敗死
庚子成康六年 漢：興三年

三月漢人攻拔丹山建寧晉守將孟芳等死之

九月漢大閱

趙王虎遣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伐晉紛中分江南壽大喜遣使于趙大修舟艦繕兵聚糧徵士卒七萬人為舟師大閱于成都鼓譟盈江解思明以為不可壽乃命群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而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群臣皆然壯言乃止龔壯以為人之行事莫大于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不從乃詐稱疾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十月漢李閔歸自趙

閔初為晉所獲逃于趙成主以書請于趙：遣歸并

辛丑成康七年 漢漢興四年

十一月漢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成主雄以儉約寬厚得蜀人心及李閔王叡還自
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
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暮之徒旁即民三代以上者莫
成都大修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報殺以立威左僕
射蔡興左僕射李叡皆坐直諫死民疲于賦役吁嗟
滿道思亂者衆矣

癸卯晉康帝建元元年 漢漢興六年

八月漢王壽卒太子勢立

謚曰昭文廟號中宗

甲辰建元二年 漢王勢太和元年

正月漢改元太和尊母閭氏為皇太后立妻李氏為皇

后

四月漢更定宗廟祀典

漢太文令韓昭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故漢
主勢命群臣議之相國董故侍中王琬以為景武創
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乃更命祀成祖
太宗皆謂之漢孝帝廟號太宗諡獻皇帝祖雄諡文

帝

乙巳晉穆帝永和元年 漢太和二年

八月漢殺其臣馬當解思明

勢無子大將軍廣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
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益復孤危固請許之
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三族達太保李
奕襲廣于涪陵貶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嘆曰
國之亡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志略敢
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丙午永和二年 漢改嘉寧元年

冬漢李奕舉兵反殺之改元嘉寧

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漢主勢登城拒戰
奕奔騎突門：者射而殺之因大赦改元勢驕淫不
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疎忌舊臣信任左右諂
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始無療而居
山谷其文夫稱河秦河段婦人稱河秦河等之類至
是始從出山自巴而西捷為梓潼布滿山谷不可禁
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丁未永和三年 漢嘉寧二年

三月晉安西將軍桓溫率師伐漢：主勢降
溫自上年謀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惟江夏相袁喬
勸之行十一月溫率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熊王

無忌伐漢拜表即行使江夏相表為帥二千人為前鋒二月軍至青衣即漢嘉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竺等自山陽起合水在岷江諸將欲設伏于江南以待晉兵督竺不從引兵自江北駕鵞碕渡向捷為三月溫至彭模即魏武陽縣之彭亡聚也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徧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金甌賁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攻彭模孫盛擊走之溫進遇李

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漢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督竺至捷為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溫前鋒不利泰軍襲覆戰死天及溫馬首衆俱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漢軍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焚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勰送降文于溫自稱蜀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與觀而縛指軍門溫解縛焚觀送勢及宗室十餘人于建康引漢司空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在若蜀人悅之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

南將軍王濶將軍陳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溫自擊突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使益州刺史周撫顧彭模斬王誓王濶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至升平五年卒自李雄稱成都王至勢止傳五世偕國四十四年而亡

四月漢鄧定陳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護棄涪城退保江陽

七月漢陳文鄧定立范賁為帝賁以妖術惑衆蜀人多歸之

戊申永和四年

四月晉益州刺史周撫等討范賁斬之益州平

三月涼州刺史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將兵入衛詔封執西平即公辭不受

書卷之六

朝廷以執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副刺史前所求有也

漢王彌寇洛陽執遣督護北宮純將兵入衛京師純募勇士大破彌兵

封執為西平即公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關者

執獨貢獻歲時不絕

庚午永嘉四年

十一月詔加涼州刺史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光祿大夫傅祗等遣執書告以京師飢饉執遣奉軍

杜默獻馬五百匹詔以布三萬尺

壬申永嘉六年

三月涼州刺史張軌馳檄興復帝室

懷帝被陷涼主簿馬飭說執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

執從之馳檄關中其尊輔秦王且言今遠前鋒督獲

宋配率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

萬武威太守張琰率胡騎二萬討發八月秦州刺史

裴范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來配擊破之范奔柔山

甲戌思帝建興二年

二月晉以張執為太尉涼州牧西平即公以其子寔為副刺史

書卷之六

五月晉太尉涼州牧西平武穆公張軌薨世子寔攝位執寔疾遣令曰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毋陷不義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十月詔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涼州軍士張永得寔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丙午建興四年

四月涼求直言

寔下令國中曰朕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之論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罪過者答以筐篚諍言於市者報以羊米其佐隗謹曰明公為政巨細自決與師發令府朝不知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採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說從之增銜位三等

涼州刺史張寔遣王該將兵入援

劉曜寇長安涼遣該帥步騎五千入援兼送諸郡貢

計詔加寔都督陝西諸軍寔以弟茂為秦州刺史
丁丑元帝建武元年涼州刺史張氏用建興
正月晉拜張寔為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
寔辭不受

黃門郎史淑使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慈帝出
降前一日使淑等賈詔賜寔拜寔為大都督涼州牧
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攝大位君
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治寔大臨三
日辭官不受

晉涼州西海太守張肅卒

初寔叔肅為西海太守間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

寔以其老勿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

西平公寔遣太守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開率步騎一萬東

擊漢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壽龍而太守吳紹

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孫南陽王稱子

即上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還賈壽龍公舉動中被

符命勅還還軍俄聞兇逆長安胡毋不進趙允持金

五百請教子孫遂決還壽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

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

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餘諸羌新路相持百餘日

糧竭天立璞激厲將士鼓譟進戰張開亦率金城兵

與璞等戰

夷擊大破之先是長安謠曰秦中川血沒腕惟有涼
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在秦之民死
者十八九獨涼州安全

戊寅元帝大興元年

三月西平公寔遣使奉表詣建康勸進

陳安舉兵逼上邽陳安事相國保告急於寔寔遣賈

濟野奔騎救之保聞慈帝崩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

詵言於寔曰南陽疎屬忘其大恥亟欲自尊必不能

成功晉王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

忠奉表詣建康此至帝已即位

己卯大興二年

四月西平公寔遣韓璞帥師救上邽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授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陳安逼保於上邽寔遣韓璞救之陳安退保綿

諸葛元

庚辰大興三年

六月妖人劉弘賊殺晉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寔弟茂

討弘誅之自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寔左右

皆事之帳下閭閻趨仰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

奉弘寔弟茂知之請誅弘茂乃令牙門符史初收弘

未至漢等懷刃夜入殺寔于外寢茂收弘漢等誅之

并新其黨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寬子駿尚幼推
茂為涼州刺史而平公救其境內茂以駿為撫軍將
軍

八月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辛巳八月四年

二月涼罷重鈞臺工役

臺高九仞嚴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達茂來執公
言何故勞民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
稱兄君之命以規我何為妖乎乃為之罷役

壬午庚子元年

十二月張茂遣韓璞帥師取隴西南安置秦州南陽王
張元康

癸未安不能有
明中六年元年

七月趙劉曜率師擊涼州張茂稱藩於趙

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上河列營百餘里金鼓
之聲動地河水為沸臨河諸戎望風奔潰涼州大震
秦軍馬炭言於茂曰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
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此舉當立信勇之驗
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不可不出茂曰善乃出屯
石頭城東城茂謂陳幹曰曜舉三秦之衆席捲而來將
若之何幹曰曜兵雖多精卒至以大抵皆氐羌為合

公亮
比

涼城姑臧修重鈞臺

涼大城姑臧涼州武都修重鈞臺別駕吳紹固請罷
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于物豈無志臣義士欲

盡節者我願福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我
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
理責人於延遠之世卒為之
甲中大平二年

五月涼張茂卒世子駿嗣立

茂疾執世子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
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
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
朝服飲時恩帝使者史淑在姑臧長文記諱等使淑
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載其境內趙主曜遣使
贈茂太牢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十二月涼平要據抱罕屬金城

張駿將封之從事劉度諫曰辛晏山狂安忍其亡可必奉何以飢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

涼遣參軍王騰聘于趙

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對曰不能徐邈曰君來和好而曰不能何也隨曰卿相貫澤之盟憂心競：諸侯不召而至蔡正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凌遲未能舉通況鄒州乎曜曰此君子也擇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乙酉太字三年

二月黃龍見于涼州嘉泉在武

記碑皆詣改年號以章休祥不許辛晏以抱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

丙戌成帝咸和元年

十二月涼遣使聘于成

駿畏趙人之逼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于成以書初成主雄去稱號稱藩于晉雄復書云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音不振引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至情在望晉此通至閭與有何已：自是聘使相結

丁亥咸和二年

五月涼人伐趙戰于沃干嶺涼師敗績

駿去趙官爵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清金城太守張閭武興太守辛叢揚烈將軍宋輯等舍韓璞帥師攻趙秦州趙南陽王胤將兵拒之七秋遣抱罕獲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叢救之相待七十餘日十月璞遣辛叢皆還于金城胤乘其分兵乃辛叢襲叢軍于沃干嶺之遂前逼璞宮璞眾大潰胤乘勝濟河攻板合居屬廣武郡進據板武如城河南大駭張閭辛晏降于趙駿遂失河南之地金城治枹罕在河南

庚寅咸和五年

涼收復河南地

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戍獲軍與趙分境五屯武街石門炭和渭川甘松是也

六月趙拜張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駿不受

壬辰咸和七年

十二月涼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是歲涼州察屬成功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再言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至是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癸巳咸和八年十二月涼張駿遣治中張淳奉表建康淳適卒

初張駿欲假道于成以通表建康或主雄不許乃遣
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
覆之東峽蜀人橋贊咨以告淳：謂雄曰寡君使小
臣行無逆之地萬里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
義能成人之美故也今使盜殺之江中咸刑不類何
足以示天下乎雄驚曰安有此事耶景嵩言于雄曰張
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現之
寡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道下吏先往須涼淳
曰寡君以皇興播遷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
故遣臣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
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

之足憚哉雄厚為禮而遣之既祖雄謂淳曰貴君英
武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世篤忠貞未
能雪胡人之大耻解眾庶之倒懸日仄忘食枕戈待
旦以琅瑯中吳江東故萬里翼戴冀成大業何言自
娛雄慚曰吾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与六郡避難來
此為眾所推遂有今日琅瑯果吳于中州亦當率眾
輔之淳遂行既而淳卒于道

甲午咸和九年

二月晉遣耿訪等詔授張駿鎮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

秦涼州諸軍事

張淳既卒下吏奉表至建康并奏淳假道之事帝嗟

嘆久之會燄煌計吏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
使慰撫涼州朝以耿訪為持書御史拜駿為大將軍
還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
書付陵詐為賈容以達之至是訪始至自是每歲使
者不絕

乙未咸康元年

十月鎮西大將軍張駿上疏請北伐

駿勤修庶政摠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
之以為賢君遣將軍楊宣伐龜茲音丘都善于是西
域焉耆于翼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于城南作五殿
官屬皆稱臣至是有黃并秦雍之志遣秦軍勦黃上

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歲風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
湖竊發餘波未及奉詔之日悲喜交并今勒雄既死
虎期雖逆鷁目有年東西誕曠而元老消落後生靡
識懷君戀故日月流告臣聞少康中興成于一旅光
武嗣漢眾不盈百況以荆揚剽悍巨州突騎吞噬逆
羯在于掌握乞初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汭首尾齊
舉庚亮鎮武昌

己亥咸康五年

十一月涼立辟雍明堂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癸卯凉帝建元元年

甲辰建元二年

重華字泰陽
號次子

四月涼張璠敗趙將王擢于三交城在朔方之西
乙巳魏帝永和元年

十二月涼張璠帥師伐焉耆降之
張璠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梁王

驍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武威與西平張掖酒泉
十一郡也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與晉等八郡為河西
州與晉金城武始南永安以寧戎校尉張璠為刺史
分燉煌等三郡及西城都護三營為沙州燉煌西三郡
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自稱假涼王晉攝三州置
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于王者
丙午永和二年

五月涼鎮西大將軍張璠亮世子重華嗣

璠得疾卒官屬上世子重華使持節大都督太尉獲
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梁王叔其境內尊嫡母嚴
氏為太王太后母馬氏為太后

趙將王擢襲武街

趙造麻秋攻金城涼州艾大破之秋遁

秋等攻金城涼太守張冲請降于趙縣令車濟自投
又攻大夏獲軍梁武執太守宋晏以城降趙却尉宋
矩殺妻子而自刎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
南將軍裴桓將之禦趙于廣武久而不戰涼司馬張
耽言于重華曰強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

謝艾謂重華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方畧艾願
請七千人必破趙以報乃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
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象鳴于牙中艾曰
六博得象者勝象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与趙戰大
敗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福祿縣屬涼州

三月

趙麻秋攻枹罕涼州艾連戰大破之

秋攻枹罕涼州太守即坦以城大難守張俊曰棄
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璠從之固守
大城秋率眾圍蹙數重重梯地突百道俱進城中竭
力禦之秋眾死傷數萬趙復遣劉渾等率步騎會秋
率千餘人附城而上璠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

兵乃退璠焚其攻具秋退大夏虎又遣石亭車司州
兵二萬人為秋等後繼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帥步騎
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船車載白幡鳴鼓而行秋望見
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是輕我也命黑龍驤
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獲或勸艾棄馬又不從下
車據胡床指揮眾分趙人以為有伏懼不敢進到將
張璠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
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秋車馬奔大夏五月秋与石
亭復率眾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塞地晉與廣
武衛至于曲柳涼使將軍牛旗拒之退守枹罕姑
臧大震重華欲親出謝艾索退固諫乃以艾為使持

鄧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退為軍正將軍拒之

七月趙孫伏都劉渾帥師會麻秋復擊涼謝艾及道人戰于神烏趙人敗績

秋等長驅渡河遂成長最謝艾建牙誓衆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退曰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戰於神烏趙

王擢敗走八月艾進擊麻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趙麻秋襲張瑁敗之護軍李達降於趙瑁守河陝麻秋襲敗之河南氏尾皆附于趙

十月晉遣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侍中大將軍凉州刺

史西平公

歸主姑臧重華欲稱凉王未肯授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吾主英心為晉忠且今曾不如解甲以奉

也何以褒忠勸賢乎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爵最貴莫若上公及周之褒吳楚始僭稱王號而諸侯不

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寵榮極矣

豈鮮早夷狄所可比哉且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師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

以加之乎重華乃受詔
己酉永和五年

九月張重華自稱丞相凉王之號重華屢以錢帛牧凉州官屬共上重華丞相凉王之號重華屢以錢帛

賜左右寵臣又好博弄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謙曰先王夙夜勤儉以資府庫正以恥仇未雪志平海內也

今蓄積已虛寇仇尚在豈可輕有散以與無功之人章泰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殆非明主之事

重華謝之

壬子永和八年

十一月王擢奔凉

趙將王擢降燕秦東海王苻雄攻之於隴擢奔凉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

癸丑永和九年

二月凉遣張弘宋修帥師會王擢伐秦敗績凉遣張弘宋修帥師會王擢以伐秦遣苻雄帥兵拒之為雄所

敗張弘宋修俱被虜王擢棄秦州奔姑臧五月凉遣王擢率師伐秦苻願奔長安

擢帥師攻秦上却苻願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北伐詔進重華為凉州牧

十一月凉州牧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

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目趙長尉緝等結為異姓弟兄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

非字太伯

吾方以詐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文亦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

十二月張非廢曜堂自稱推涼公

涼石長父道長等建議以為時雖未夷宜立長君曜堂冲幼請立長寧侯非先得幸於之世馬氏許之乃廢曜堂為涼寧侯立非為大帥討大將軍涼州牧

推涼公

甲寅永和十年

正月張非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殺衛將軍謝文郎中丁琪

非既得志志為潘岳殺重華妃裴氏及謝文王是目稱涼王治不用晉朝王非本姓非立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子庭堅為建康侯曜堂弟玄觀為涼武侯置百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司武公以來馬豈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司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眾抗秦世之虐殿下數德未高於先公而並謀革命且未

非字太伯

見其可也詐大起新之京遣牛勗等擊王報權降秦桓溫入關權遣使告於涼王曰溫善兵其志莫測非懼非畏權之叛遣人刺之事泄益懼使秦州刺史牛勗等擊破之報降於秦

八月涼張曜家混起兵討張非殺之立玄觀為涼王復稱建興四十二年飲其境內

涼張非廢曜堂無道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曜之強遣張掖太守索季代曜守抱罕使曜討叛胡又遣其將楊張珍帥兵襲之張掖人三變知術教言於非

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非三不道詐大怒殺之曜聞之新起兵傳檄州郡廢非以度嶺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重指珍單詣濟河曜擊敗之楊等單騎奔還曜軍逼之姑臧震恐號騎將軍宋混兄修與祚有隙懼禍與弟澄而走合眾萬餘人以應曜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重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溝阮謐曰哀公家混軍於武始大澤為曜堂發哀問月混軍姑臧祚收曜弟琚及子嵩將救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非無道我兄大軍已至遂開東門納混軍迺長等懼罪入閭呼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觀為王易瑞等引兵入殿收長

祚按劍大呼左右力戰莫肯為之鬪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棄其首宣示中外城內咸稱萬歲混瑒上玄龍為大將軍涼州牧而平公時玄龍始七歲張瑄王姑臧推玄龍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琬即公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龍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瑄命用江東永和年號眾多歸之瑄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琳亦據郡叛霸兵奔潰瑄遣弟琚擊琳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應琳瑄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丙辰永和十二年
二月涼稱藩於秦

秦晉王苻柳遣秦軍閭負梁殊而說涼王張瑄見之曰我晉臣也且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瑄曰吾國蓋忠事晉于今六世矣若與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隳天天命固已久矣大秦威福方隆涼王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若以小事大易若舍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瑄曰如君所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天下蓋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為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通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江南必須兵服何右可以義懷君若有遠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恐河右

晉苻柳以征瑄
命者人皆叛
下

非君有也瑄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伐人有餘况于自守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穀函民物之所孰若秦雍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若以貴州不服赫然震怒按挂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何以待之瑄曰茲事當決之主上負曰凉王幼冲君單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瑄懼乃以凉王之命遣使稱藩于秦以祈稱官爵授之
己未升平三年
五月凉宋混討張瑄誅之凉去王號仍稱凉州牧凉州牧瑄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即中殷卿諫之瑄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教也由是人情不

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瑄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凉王而代之混知之與澄率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至南城瑄宣告諸營曰張瑄謀逆奉太極令誅之俄而眾至二千瑄出戰混擊破之瑄與琚皆自殺瑄親以混代瑄輔政混乃請去凉之號王仍稱凉州牧初瑄與混戰其麾下主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至是謂主曰御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瑄恩惟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

辛酉升平五年
四月凉宋混卒以宋澄為領軍將軍混及玄龍及其祖

混夷主親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間以後事欲以混
子林宗繼之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且弟澄
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故下策屬而
使之可之又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
報母持勢位以騷八及卒行路為之揮涕親乃以澄
輔政

九月涼張邕殺領軍將軍宋隆

右司馬張邕惡宋隆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
玄龍以邕為中護軍叔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涼人殺張邕以張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

邕驕務治縱奢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天錫所
親劉肅言於天錫曰護軍出入有似長平之張非當連
除之天錫從之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趙白駒所之
不克與天錫俱入宮中邕率甲士攻宮門天錫呼曰
張邕既滅宋氏又欲覆國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
忍以兵相向於是兵皆散走邕自刎盡滅其族黨
十二月晉以張玄龍為涼州刺史張花為都尉西平公
齊玄與帝與李元年

八月張天錫弒其主玄龍自立

玄龍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天錫專
政與大臣張歆等謀誅之事泄歆等死之玄龍懼以

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周月
乃使肅等入宮弒玄龍宣言暴卒諡曰冲公天錫自
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
遣司馬綸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甲子與帝二年

六月秦拜張天錫為使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丙寅海西公太和元年

十月涼遣使告絕於秦
丁卯太和二年

四月涼人率師討李儼
儼而李儼遁於涼後自拜置牧守與涼絕涼遣前將

軍楊通向舍城征東將軍常捷向左右南屬晉游擊將
軍張純向白土屬今天錫自將三萬屯蒼松屬武以
討之四月攻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常捷又敗之於秦
谷儼懼退守枹罕請救於秦秦遣王猛等救之破涼
楊通軍執李儼以歸天錫亦還秦見本因

丙子孝武太元元年

五月秦人伐涼克涼州天錫出降征東將軍常捷死之
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政熙世子大懷而立廢棄之
子大豫以庶氏為左夫人人情忿怨從弟從事中郎
寔與桓幼諫不聽秦主堅以張天錫且道未純還苟
寔毛盛梁熙姚萇等將兵臨河使關自梁殊微天

天錫字公北
康之少子

錫入朝若違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
段銀問于周虓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虓曰戎狄以
未未之有也豎又命荀池李群王統帥三州之眾為
後繼七月負殊至姑浦天錫集官屬謀之曰入朝必
不返不從則秦兵必至奈何禁中錄事席劭請以愛
子為質重賂以緩之眾怒曰吾世事晉朝志節著于
海內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
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左招西域北引匈奴何
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據袂大言曰孤志決矣使縛賈
殊于軍門令軍士交射之其母嚴氏泣諭不從使龍
驤將軍馬建率師拒秦八月梁秦熙姚萇等潛自清

石津攻涼將梁濟于河會降之進攻纏縮城拔之馬
建恨自揭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常據軍於洪
池姑臧自將餘眾軍于金昌城亦北岸姚萇前驅至馬
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姚萇及常據戰于洪池兵
敗據馬死其屬董儒援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
秉節鉞八總禁旅十總禁兵寵任極矣今奔困于此
、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代
劉而死秦兵入清塞與涼兵戰于赤岸大破涼兵天
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秦
兵至姑臧滅天錫而縛降于軍門荀萇送于長安涼州
郡縣悉降于秦豎以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都尚書後

從秦王豎南寇秦兵敗天錫奔晉、以天錫為散騎
常侍終于晉

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并加驃騎將軍持節開府賜爵中山公群臣授位進爵各有差等張宿任選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屏絕河私以月奉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勤甚重之每朝之常為之正容貌簡辭全呼為右侯而不名

庚辰大興三年 趙二年

二月趙石虎圍厭次執晉樂陵太守卽續以歸段末柁段末柁匹彈族弟與匹彈有隙率兵攻之匹彈謂卽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共擊末柁續許之相與追擊末柁大破之匹彈與弟文鸞攻蜀勒和續勢孤遣中山虎將兵圍厭次厭次治續自厭次

徐龕降於晉

出擊虎伏騎斷其後遂被執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彈為主勿有二心虎遂請於襄國勤以為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死敵護士人必生之致毋得擅殺

晉使羊鑒討龕龕求救於後趙勒使王伏都率兵援之伏都淫暴龕患之又恐其襲已乃殺之復降於晉

六月後趙孔萇攻厭次段文鸞擊破之

七月晉豫州刺史祖逖逐桃豹徙鎮雍丘

祖逖將韓潛與桃豹分據陳川故陳豹居西臺潛居東臺逖使人以布囊盛土如米運上臺而使數人担

米息於道豹兵遂取豹久饑以逖士衆豐飽甚懼及勒運糧饋豹逖又遣別將邀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攻討北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後趙鎮戍多歸逖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計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墳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禁諸將不得侵暴後趙之民邊境稍得休息

八月後趙趙石虎擊徐龕龕送質請降

趙主勒使張賓領選更定九品
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勒用法甚嚴諱

胡尤峻宮殿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翊羞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辛巳大興四年 趙三年

三月後趙石虎寇厭次執晉幽州刺史段匹碑文鸞以歸匹碑文鸞及卽續皆死之

虎攻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鸞言於匹碑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今親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

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乎
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鶯罵曰汝為寇賊當
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聞死不
為汝屈遂下馬苦戰與折執刀鏖戰不已自辰至申
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卸前執文鶯文鶯力竭被
執城內奪氣匹礮欲早騎歸朝即續之弟洎勤兵不
聽復欲執臺使王英匹礮止色青之曰卿不能遵兄
之志復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我難
夷狄所未聞也洎等出降匹礮見虎勤與礮素結為
兄弟虎勤即起拜之匹礮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
至此不能為與禮也勤以匹礮為冠軍將軍文鶯為

佐中即將散諸流民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
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礮不為勤禮嘗著朝服
持晉節續每居坐對勤呼之為賊勤亦不之較久之
不屈與文鶯皆被殺

十一月後趙譏武鄉耆舊

勤即武鄉耆舊詣袁國與之共坐歡飲如平日勤微
時與李陽爭溫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來勤曰陽壯
士也溫麻匹夫之恨孤方寬容天下豈難匹夫乎呂
與之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三世勤以民始復
業資儲未豈重制禁釀祭祀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

壬午晉永昌元年 趙四年

二月後趙立子弘為太子

後趙石虎率師擊徐龕

龕前後降於晉虎攻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七月拔泰山執龕送襄國勒使盛以臺於百尺樓上
搜殺之命王伏都妻子割而食之

七月徐充諸鳩降於後趙

兗州刺史却縠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於是徐充諸
鳩悉降後趙後趙置守軍以撫之

十月後趙寇晉河南拔襄城：父圍譙取陳留

祖逖既卒弟約為豫州刺史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
遂取陳留梁鄆之間復騷然矣

十二月後趙以陳遼為右長史

是月張賓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何奪吾右
侯之早也以陳遼代為右長史每與遼議有所不合
輒嘆息流涕彌日

癸未晉明帝太寧元年 趙五年

後趙寇彭城下郛晉卞敦王遠退保盱眙

八月後趙石虎率師擊曹嶷：出降以劉微為青州刺
史

虎攻安東將軍曹嶷青州郡縣多降遂圍廣固屬青

寇出降送襄國殺之虎欲盡殺寇衆青州刺史劉微
曰留微使牧民已無民焉牧虎乃留男女七口配
微使鎮廣固

十一月後趙以樊坦為章武內史

坦見勒衣冠敝壞勒曰樊參軍何貧至此坦率然對
曰頃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
耶今當相償坦知失言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
防俗人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
萬而遣之

甲申 大寧二年 趙六年

正月後趙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留遐退保泗

口 莞音官屬琅邪

後趙趙新平殺趙河南太守尹平

生為司州刺史攻趙尹平於新安屬河斬之掠五千
餘戶而還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擊河東弘農之間
民不聊生矣

後趙石生寇許潁潁郭誦擊破之生退守康城

生守康城潁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攻之石

聽帥師救生擊敗矩等

乙酉 大寧三年 趙七年

三月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後趙

四月後趙石瞻攻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殺之

後趙王騰據并州降趙

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晉以并州
降趙并州治上黨

五月趙人攻金墉軍潰奔還後趙石虎攻并州殺王騰

後趙石生屯洛陽劉曜遣中山王岳等攻之圍石生
于金墉石虎救之擊敗岳軍岳退保石梁曜自率師
屯金谷為岳殿後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退屯浞
池夜又驚潰還還長安虎攻拔石梁擒劉岳等送襄
國遂攻王騰于并州殺之晉李矩郭默皆南奔于是
司豫徐兗之地皆入于後趙矣
丙戌 晉成帝咸和元年 趙八年

三月後趙以王假為振忠都慰

彭夜微行檢察諸營衛以金帛賂門者求出永昌門
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
都尉爵閭內侯時名記室參軍徐光醉不疑點為
牙門光侍直有慍色彭怒并其妻子囚之

四月後趙石生寇汝南執晉內史祖濟

十月後趙營郭督使世子弘鎮鄴

勸用程遐謀使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
四營皆配之以驍騎將軍門丞祭酒王陽專統六夷
以輔之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二臺
遷其家室虎由是怨遐

十一月後趙石聰寇壽春晉韓晃擊走之

聰攻祖約於壽春屬表請救朝不為出兵聰遂寇遠

十二月晉劉閎等以下邳叛降于後趙石聰攻拔邾城

閎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後趙河南太守王瞻守

後趙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凡流始立孝秀

試經之制
丁亥咸和二年
後趙石虎擊代王純即敗之

戊子咸和三年 後趙太和元年

正月後趙大赦改元太和

四月後趙石堪寇宛晉南陽守王國降於後趙

國既降堪遂進攻祖約於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

閻亮貌類約光執之約踰垣得免光後趙與約已

六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眾潰奔歷陽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為內應聰等乃率兵濟淮

攻壽春約奔歷陽聰等虜二萬餘戶而還
七月後趙石虎侵趙劉曜擊敗之圍石生於金墉
十二月後趙主勒救石生及劉曜大戰於洛陽擒曜殺

之遂滅趙

趙人圍金墉勒欲自將兵救之群臣皆以為不可勒

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此無能為可知

以大王之威暑臨之乎定天下在此一舉不可失也

勒乃戒嚴命石堪石聰苑豹會滎陽中山公虎據石

門旬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流漸風猛不可

渡及勒至水津勒趣渡單流漸復合勒改其地為靈

昌津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阜上也阻洛水次也坐

守洛陽北成禽耳諸軍至成阜見趙無守兵勒大喜

遂中啣枚詭道兼行出於鞏營之間曜聞勒自來色

變撤金墉之圍陣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使虎攻趙

中軍石堪石聰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自闔關

門擊之曜將戰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陣就平石堪

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水上被

創十餘為堪所執遂大破趙兵載曜歸襄國給其故

吏廩兵守之使曜與子熙書諭令降曜不從久之乃

殺曜

己丑咸和四年 趙太和二年

正月祖約奔後趙

晉寇軍將軍趙胤遣甘苗擊祖約於厓陽約率本者數百人奔後趙

趙將蔣英辛恕等據長安遣使降於後趙

八月後趙石虎攻上邽獲劉願劉胤殺之秦隴悉定

趙太子順而陽王徽聞趙敗大懼奔長安上邽虎帥步騎二萬追之與胤戰于義渠大破之乘勝追擊

枕尸千里上邽潰執熙及胤殺之并殺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人于是秦隴悉定前趙遂亡

氏主蒲洪薨會姚弋仲俱降後趙

虎表洪臨六夷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

庚寅歲初上年趙太和三年六月改建平元年

二月石勒稱趙天王立子弘為太子

趙群臣請勒即皇帝位勒乃自稱大趙天王行皇帝

事勒字世龍初名曰無極即無干父立妃劉氏為皇后

子弘為太子宏為驍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

軍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

封南陽王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

子逵為冀州刺史齊王宣為左將軍提為侍中封梁

王石生為河東王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載為尚

書左僕射程遐為僕射領吏部尚書裴安郭殷李鳳

裴憲皆為尚書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自餘文武

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曰主上自卻棄國以來吾

身當大石二十餘年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

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雖始出口

也實念之今人氣塞主上宴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趙誅祖約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順逆今祖約獨存且竊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乃收約并其親屬百餘人悉誅之劫祖逵有胡奴王

安遜甚愛之有資遣事勒以安為左將軍及約之誅歎曰安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就市觀刑竊悲庶

子道重還歸變服為沙門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

趙將劉微帥衆浮海抄掠東南諸縣殺晉南汝都尉許

儒今常地六月丁零翟斌朝於趙

丁零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事朝趙趙以為句町王

提音聘

趙石勒稱皇帝大赦改元建平劉趙已亡故

以皇子弘為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

曰大雅惜惜弘字惜惜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

馬上取天下考文以主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

去殺者天之遺也勒悅光因曰太子仁孝溫恭中山

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非太子所有宜

漸奪其權使太子早承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漸奪其權使太子早承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漸奪其權使太子早承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漸奪其權使太子早承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趙郭敬寇襄陽晉周撫奔武昌

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趙荊州監軍郭敬入寇使人洛陽於律周而復始晝夜不絕撫以為趙兵大至思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魏該弟逃帥眾自石城降敬敬毀襄城還其民於沔北城樊城以成之趙以敬為荊州刺史

京還使入貢於趙

休屠王寇叛趙趙石生擊破之羌奔凉州而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長史馬跳入貢於趙孟毅前使凉辛卯歲和六年趙建平二年

正月趙劉微寇襄陽掠武晉進徐州刺史刺卷擊却之

武進屬吳郡
三月趙主勒如鄴

勒如鄴將營新宮定制精威苦諫勒怒欲殺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以直言新列卿子勒嘆曰人君不得自專如此匹夫家資滿百輸欲布之况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賜成絹百匹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堂於襄國

九月復營鄴宮
以洛陽為西都置行臺

壬辰歲和七年趙建平三年

正月趙大饗群臣

勒謂徐光曰朕可方何代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有若遇光武當並軀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寡婦以取天下也群臣皆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請漢書聞酈食其音力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止乃曰賴有此耳

四月趙郭敬拔襄陽

敬退戈樊城晉人復取襄陽敬更攻拔之留代而歸

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右僕射程璜言於勒曰中山勇悍群臣莫及加以殘賊安忍威震內外恐非少主之臣宜早為計勒曰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強輔中山骨肉至親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當恭奉卿命弗違憂之趙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雖為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也趙曰父兄曰雖有微功而志願無益若不除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趙退告徐光曰中山常切

苗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他日光亦
乘間言於勣曰中山王藉陛下威畧所向輒克天下
皆言其英武而皆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
有輕太子之色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勣默
然始命皇太子省可尚書奏事而以中常侍嚴震參
綜可否惟征伐斬斷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
於主相而李龍之門可以羅雀矣虎愈快快不樂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遣其子斌及桓宣等
擊敗之復震陽諸郡縣

後趙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
斌及中郎將桓宣承虛攻樊城悉俘其眾敬還故戰
於湟水大破之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
板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撫守得
宜在鎮十年趙犀攻之不能勝
癸巳咸和八年 趙建平四年

七月趙主勣卒子弘立石虎殺程遐徐光
先勣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群臣不得入又
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湛還國勣疾小瘳見宏驚曰
吾使王處藩鎮正脩今日有召王者即當自來耶有
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慮暫還今遣之虎仍
留不遣七月勣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司馬
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

實遂卒虎初太子弘使臨軒收光祿大夫程遐中書
令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遵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
散弘大懼自陳劣弱同請讓位虎怒曰若不堪重任
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程遐徐光大
赦夜以勣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另修後衛文物虛
葬於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石聰彭彪各遣使
降晉為虎所殺

八月石虎自稱丞相魏王設石堪石生石朗并誅劉太
后

虎自為丞相魏王以魏郡十三郡為魏國總攝百官
赦其境內止妻鄭氏為王后子遵為太子加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勣為前鋒
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弟王鑒代王苞樂平生
斌章武王葵安領左僕射郭殷右僕射府察親屬悉
署臺省要職勣舊臣皆補散任選官人車服之美者
皆入丞相府劉太后與彭城王湛謀討虎湛請奔兗
州挾南陽王據唐曲召各鎮起兵討之九月湛微服
輕騎襲兗不克而奔為虎追執炙而殺之并廢太后
劉氏而殺之劉后有膽畧勣每與謀決軍事佐勣建
功紫有吕后之風而不妬更遇之何東王生鎮閣中
石朗鎮洛陽皆舉兵討虎蒲洪亦西附於凉虎自將

攻胡殺之進攻生牛車鮮卑之象戰於潼關大破虎
軍虜尸三百里虎奔池畔單潛與虎通反收生上
為其下所殺諸軍皆散虎分命諸將屯所隴道麻秋
討蒲洪洪降拜為元烈將軍護氏校尉虎從洪言侯
秦雍民及太荒十一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
派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可
羌大都督使率其眾居渭河之蒲頭廣川

十二月趙郭權捷上邽遣使降於晉

郭權從石生討虎生敗權奔上邽京兆扶風新平馮

翊北地皆應之遣使降於晉

甲午咸和九年趙建平五年 虎延熙元年

正月趙改元延熙

三月趙遣郭敦石斌等擊郭權四月上邽人殺權降

囚秦王宏

宏有怨言虎幽之

十一月趙石虎廢其主弘而自立稱居攝趙天王

弘自晉重綬詣魏宮請禪位虎不許弘流涕還宮謂

程太后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羣臣奏請依唐

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便當廢之何祥

讓也乃遣郭殷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起車容色自

若謂群臣曰庸昧不堪篡承大統無復何言群臣莫

不流涕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

當且可務居攝趙天王幽弘及程太后秦王弘南陽
王恢尋皆殺之以憂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
為司空韓歸為尚書左僕射申鍾為侍中閭郎為光
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而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
智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大王命世英雄奈何
把臂受托而反辱之耶虎曰吾豈樂此海陽年少恐
不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亦不之罪
乙未晉咸康元年趙石虎建武元年

止月趙改元建武大赦

趙命太子遼者尚書奏事

惟祀郊廟選牧守征代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鶴

雀臺崩即銅雀臺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其舊

遼保母劉芝封宣城君招權納賄求仕進者多出其

門

九月趙遷都於鄴

趙下令聽民出家

初勒敬事天竺僧佛圖澄及虎即位事之尤謹國人

化之率多事佛虎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

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著作即王度等議曰王者

祭祀典禮具有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宜祠奉

深觀惟聽西域人立寺却邑以奉之深人皆不得出

家今宜禁公卿以下不得詣寺燒香趙人為沙門者

家今宜禁公卿以下不得詣寺燒香趙人為沙門者

家今宜禁公卿以下不得詣寺燒香趙人為沙門者

晉廷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孤名諸侯至於祀饗
應從太俗其夷趙百姓樂享佛者聽之

趙石斌討黑羌薄句大平之

薄句大侵擾北地馮翊賊郭教兵章武王斌率師討

平之

丙申 咸康二年 趙建武二年

十二月趙大興宮室

趙主虎作大興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
成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堊以
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瑤銀樞
珠廉玉璧窮壯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為金蓮

花以冠帳頂又作九殿於顯陽殿後遣士民之女以
寔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策馬步
射置女太史謀皮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為齒
簿皆著紫綸巾熱錦博金銀鑄帶五文織成辨執羽
儀鳴鼓吹遊晏以自隨于是趙大早金一斤立粟二
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百息有保並典使牙門張彌
徙洛陽鐘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四輪鑿
銅車轍廣二尺深二尺一鐘設於河募浮沒三百人
入河繫以竹繩用牛百頭鹿羝引之乃出造萬斛之
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喜為之赦二歲刑詹百官穀
帛賜民爵一級又用上方令解龍之言於鄴南投石

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後大飢甚
乃止使令長率民入山澤採橡及魚以佐食復為權
豪所奪元無所得

丁酉 咸康三年 趙建武三年

正月石虎稱大趙天王立子邃為天王皇太子

趙群臣請稱尊號乃自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却群
僚慶安等五百餘人入賀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
餘人虎怒腰斬公成段先左投今成公段作庭燎於
北木高十餘丈上盤置人油
下盤置人諸子封王者皆降即公宗室為王者降為
虎喜之
縣公百官封署各有差

六月趙誅其子邃并廢鄴后立次子宣為天王皇太子

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群臣曰司馬大弟兄自相殘
滅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邃小既而邃驕
恣殘忍好粒歸美姬斬其首沈血置盤上與賓客傳
觀之又烹其肉共食宣韜皆有寵於虎疾之如仇虎
荒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者可尚書奏事每有問白
虎意曰此小事何足白時或不聞又意曰何以不白
謂責咎極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等顏等曰官家
雖稱吾欲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次不敢對八月
邃稱疾不視事而潛飲於李願列舍同謂顏等曰我
欲至冀州殺河間公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
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使人詣讓邃怒殺之

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欲視建疾思澄言而止乃使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遣抽劍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乃幽還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遣人謂之曰應朝中宮寔竟出不顧虎大怒廢為庶人其夜殺之及其妃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誅其宮官二百餘人廢鄭氏立次子宣為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趙計妖人侯子光誅之

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大秦國聚眾數千人于杜南山杜京北自稱大玉皇帝改元龍興趙鎮西將軍石廣討平之

仇伏池氏楊初自稱仇池公降于趙趙魏戊戌戊康四年建武四年

正月趙遣桃豹等擊段遼大破之遼請降

初慕容皝遣宋回送質稱藩於趙請師期段遼還其質而許之至是皝果請師期會遼遣段屈雲侵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率王為遼遼將軍率舟師出潭淪津諸河東北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率步騎為前鋒以伐遼段遼及弟蘭與皝戰於今之東北皝段伐大破之而還虎進屯金臺慕容皝支雄長驅入薊子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

楊裕率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段遼以弟蘭死敗不敢復戰率妻子宗族豪貴千餘家素令支奔密雲山臨行執翰手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今卿失所深以為愧慕容翰北奔宇文弒遼良史劉群等到府庫請降虎遣麻秋郭太率輕騎追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驍騎走險遣子奉表獻名馬於趙虎受之入令支宮論功封賞有差徙段國民二萬戶於司隸雍交四州士大夫有才者皆擢取之楊裕詣軍門降虎拜為北平太守初楊裕守燕山諸將欲攻之虎曰楊裕儒生矜惜名節恥于降運耳其能為也及遼敗乃降

五月

趙人伐燕敗績

虎以慕容皝不會師伐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大史今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師必無功虎怒鞭之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守寧應之者三十六城進逼棘趙兵四面蟻附綠城燕慕容根等盡夜力戰凡十餘日不能克引退燕慕容恪率師追擊趙兵大敗慕容甲逃潰推遊擊將軍石閼一軍獨全閼內黃人本姓冉勒破陳于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驍勇善戰虎愛之還鄴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而平郡公石閼言於虎曰蒲洪雄傑諸子皆有非常之才握強兵屯近畿宜密防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

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於何疑之待之愈厚虎乃遣渡
遠將軍曹代將青州之眾屯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
給之又以紅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王
典帥眾萬餘屯海濱以謀擊燕

趙太子宣帥師擊趙方鮮卑斛摩頭破之
趙冀州八郡蝗

司隸請出守率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
豈罪已之意司隸不進諫言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
領職

趙遣漢歸日歸率眾戍長安
二歸亦石代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

虎追廣至鄴殺之

趙道廣秋率師逐段遼燕人大破之始末
己亥武康五年趙建武五年

七月趙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八月趙道廣安石鑒等寇荆楊樞和城

和城遠在江北而孤晉人屢欲伐之陶侃以為無益
而止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等伐之虎遣裴安率
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萇等率兵入寇荆楊北鄙攻
和城寶求救於亮不許遣兵石閔敗晉兵於汚陰
裴安李農陷汚南陂保敗晉兵於白石張貉陷和城
毛寶等出走赴江溺死安等進據胡亭屬河寇江夏

義陽將軍黃冲太守鄭進督降於趙安進圍石城
縣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十餘級安乃退
掠漢東擁七十餘戶還於幽冀

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

趙主虎以貴戚豪恣乃擢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
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
避路信哉

趙李農張舉攻燕亢城不克

虎以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
營州牧鎮令支農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亢城守
將悅紹拒之數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

數遣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

庚子武康六年趙建武六年

九月燕王皝率師襲趙大掠而還

趙主虎命七州之民司冀青徐并雍也五丁取三四丁取二
合舊兵五十萬具舡萬艘自河達海運穀十一百萬
斛於東安城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北平大興屯田括
取民馬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匹大閱於苑陽欲以
擊燕燕王皝聞之率兵白龍城入龍城西擊趙戎將直抵
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充閑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
津屬武入高陽而至焚燒積聚畧三萬餘家而去趙
以光熹徵還

十月趙以次子韜為太尉與太子宣送日者可尚書奏

宣等專決刑賞不復啟白司徒中鐘諫曰當刑者人主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不當豫政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解不階禍虎不聽中謁者中謁有寵於虎宣亦昵之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九卿以下皆望塵而拜太子虐爭殊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可溺乎約曰卿日晚晚此目保止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公卿畏珍側目燕公斌督邊州亦好收獵常懸管

而入張賀度每裁諫之斌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殺儀并殺賀度度嚴衛施白虎追斌還觀之三百免官歸第

趙道李閼歸漢

勃漢李閼為晉所獲逃奔於趙漢主壽致書於虎以詰之署曰趙王石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閼自誓若得歸骨當料車乘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則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通夫一亡命之人耳且李壽既偕大號若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獻楷矢石誓於趙沈請并遣之使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閼歸至成都壽下

詔曰羯使來庭育其楷矢虎聞之怒點王波白衣領職

辛丑歲歲一平 趙建武七年

十月趙王華帥師襲燕安平破之

華率每師自海道襲安平此遼東之

壬寅歲歲八年 趙建武八年 西安平

十二月趙李弘作亂伏誅

趙王虎作墨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主襄國勅河南

四州四州也 洛豫徐兗 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而討之資

青冀幽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

十餘萬人如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復所食者三分居一旅之公侯牧宰競營利私百姓失業怨目

趙裁省諸公吏兵

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張離說宣裁省諸侯

吏兵以壯根本乃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也 聽置

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

一餘兵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趙豪益深矣

趙濟南石虎自移

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

狼狐千餘追隨之跡皆成路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
北徙南天意欲吾平蕩江南也勅諸州明年悉集朕
常觀董六師以奉天命群臣皆賀制征士五人出車
一乘頭二頭米十五斛給十匹調不辦者斬氏至醫
子以供軍需稍不能給自經于道樹者相望
癸卯晉康帝建元元年趙建武九年

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降於晉

八月宇文逸頭歸執段蘭送於趙

逸之敗蘭奔宇文主是逸頭歸執以送趙并獻駿馬
萬匹趙主虎命蘭率所從解單五千人屯令支
甲辰是元二年趙建武十年

正月趙大閱

趙王虎宴群臣於大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
射之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令史趙攬密言
於虎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
乃大閱而罷

趙遣白勝王霸拔宇文逸頭歸燕人擊敗之

燕伐宇文虎遣勝等自甘松救之不及為燕慕容彪
所敗

四月趙數其臣王彼

初趙軍領軍王朗言於趙主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
子使人伐宮材役者數萬吁嗟道宜罷之虎從之

宣怒會樂悉守房室使太史令趙悅言於虎曰房為
天王焚感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
曰誰可者悅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曰更言其
次悅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
追從前議格矢事腰斬於市及其回子從尸薄水
趙遣尹農等攻燕仇城不克

晉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甘水屬陽縣

十一月趙造河橋於靈昌津不成
虎於靈昌津在滑臺延津之西造河橋采石為中濟石下輒
頽流功費上十餘萬如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乙巳晉穆帝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

正月趙徵石鑒還鄴以石苞鎮長安

義陽公鑒鎮關中後頗賦重文武有長鬚者輒拔為
冠軍餘以結宮人長史取髮白趙主虎虎徵還鄴以
苞代之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
趙殺其大天還明

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造獵車千乘自靈昌津
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為獵場使御史監察犯其獸者
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
犯獸論死發諸州二十六萬人治洛陽宮括百姓牛
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
等公侯七十餘國七等大發元女三萬餘人料為三

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衆發又萬人即縣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蘭第以使者為能討戾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畧蓋荆楚而陽洛南也壽陽揚州也彭城下守令不能將懷謀殺者五十餘人遂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虎號勇將

八月晉路永叛奔趙趙使永屯壽春永將永將

十二月趙以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

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衆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

之弟也武城屬清河郡弋仲營於清河之溝頭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為禁尉迫脅小民我為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

趙使趙恒屯長安

使恒招攻其為圖燕之計燕王乾使慕容霸戍國河

恒畏之不取犯

丙午永和二年趙建武十二年

五月趙其臣朱軌

中黃門嚴生惡軌會火而生齎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虎因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寰國又修長安洛

陽宮殿何用機車示乘環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以實後宮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殺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叔告其主公卿以下相顧以目不敢相過談語

趙將王擢擊涼州武衛武衛在龍口秋道涼

擢襲武衛執涼州軍曹權宜徙七十餘戶於雍州

趙遣麻秋孫伏都攻涼金城敗還

趙以秋為涼州刺史趙使秋攻涼州刺史秋攻金城涼

太守張冲請降縣令車濟不肯降伏刺而死又攻大

是涼護軍無武執太守宋宴以城降秋使誘致宛成

都尉宋矩矩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涼遠中堅將軍謝艾督軍與秋戰秋大敗而

還丁未永和三年

三月趙麻秋等擊涼拔金城大妻涼謝艾擊敗之秋退

屯金城

麻秋孫伏都等三次進攻枹罕俱為涼謝艾所敗秋

通回金城虎聞之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

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趙末見

趙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

虎徙十州之地并冀司豫交聚飲金帛及外國所

獻珍寶不可勝紀捕以為不足急發前代陵墓取其

金寶汝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終晉運復興宜若
後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侯延郡男玄十六萬車
十乘運上築華林苑及長塢廣袤數十里中鐘石瑤
趙攬等上疏言天文錯亂百姓凋弊虎大怒曰苑塢
朝成夕毀無恨使使燃燈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
人即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朝之以
駕芝蓋大朝令列於殿庭

九月趙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

宣同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
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從後宮升凌霄觀望
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

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
百里驅禽獸至薊齊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圍
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
臨觀獸盡而王或獸有逸逸當圍守者有費則奪馬
步驅一日無費則鞭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人所過
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子遺三州蓋司虎復命輜繼
出自并州至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疾之
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於輜微勸宣除之於是
始有殺輜之謀矣

趙

麻秋襲涼將張瑁敗之李遠降於趙
時涼張瑁屯何煥秋襲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獲

軍李遠帥眾七千降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戊申永初四年趙建武十四年

八月趙石宣殺其弟輜趙主虎誅宣及其妻子官屬
輜有寵於虎欲立之以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
怒曰悔不立輜也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
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於而去輜怒
增之至十大宣聞之謂所幸楊桓桓牟成趙生曰凶孽
傲慢敢爾汝能殺之告入西宮虎居西宮當盡以輜之國
邑分汝桓等諾輜夜與察屬要東明觀同宿於佛精
舍宣使楊桓等緣牆候梯而入殺輜置其刀剪而去
且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

空李農諫曰賊在京師鑒與不宜輕出虎乃止農兵
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人舉
食觀尸大笑而去虎疑宣殺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
詐言其母哀過危徵宣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
糾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桓牟成皆逃去獲趙生詰
之其服虎悲怒獨甚因囚宣於庫庫以鐵環穿其領
而鎖之取執輜刀箭紙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於
郭北樹標其上標趙置鹿韁穿之以絕倚梯積柴送
宣其下使輜所幸宦者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以
絕實其其鎖鹿盧繫上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輜四
面縱火煙焰燄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

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
火子緯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救之其大臣不
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
此病發又廢其后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
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卻解棄之漳水濟東宮以養
猪斗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請成涼州趙未得涼州
置涼州于金城先是趙攬言于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
詔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九月趙立子世為太子

虎議立太子前虎之拔上却也張豺獲劉曜幼女安
定公主有妹色納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勸虎立

之虎與群臣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
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
吾已老矣乃與李農張舉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
為太子曹真不肯署名虎問之對曰天下重器不宜
立火虎曰忠臣也然不達朕意遂立世為太子劉曜
已酉永和五年趙建武十五年

正月趙石虎稱皇帝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為王

趙高力督梁犢等叛遣姚弋仲討平之
故東宮高力乃萬餘人請成涼州宣簡多力之士號
曰高力以衛東宮行達雍城既不取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
皆奪其馬使其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梁犢眾

心馳怨謀作亂東歸眾皆跣屣大呼犢乃率眾攻拔
下辨安西將軍劉寧為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
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
向崩潰攻陷即邑殺長吏二千石長驅東至長安眾
已十萬與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山潼
關進趣洛陽虎以李農為大將軍統衛將軍張賀度
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屬河農等大敗戰於
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即虎大懼
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統姚弋仲蒲洪等之弋仲將其
眾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病未之見引入賜御食弋
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畧豈為

食未耶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兇犯愁耶何為而
病兇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為逆既為逆而誅之
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兇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
當先憂此勿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何可能
至老為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獷直人無貴賤皆汝
之虎亦不之責於坐犢使特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
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否乃披鎧跨馬于庭中
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
之斬犢首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
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秦雍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恩陽郡公

四月趙主虎卒子世即位石遵廢世而自立

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石燕王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與張豺之斌好獵嗜酒為劉后所詔被召不即至同矯詔稱斌無志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五百人守之遵自幽州至勅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張豺使雄矯詔殺斌虎卒世立遵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

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軍圍之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停李城不進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等討梁犢還遵於李城屬河內平昌縣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軒奸臣用事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誰不倒戈而迎者遵從之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舉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還遵軍於蕩陰屬滑州石閔為前鋒者馬獨士皆踰城出迎豺斬之不能止豺弟雄亦率龍騰二千入斬閔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泣豺亦惶怖不知所出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遵至安陽亭屬魏豺懼出迎遵今執之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市夷其三族于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圖封世為燕王廢劉氏為太妃尋殺之復李農位立故燕王斌子衍為太子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梁平公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太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時沛王冲鎮薊州遵殺世自立勅內外咸嚴討遵自薊南下軍於范鄉遵遣王擢以書諭冲冲不從遵使武興公閔李農率軍討之戰於平棘屬趙冲兵大敗獲冲於元氏屬趙賜死坑其士卒六月葬虎於顯原陵

廟號太祖

趙罷蒲洪都督洪遣使降于晉

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使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國家所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降晉

六月趙揚州刺史王懷舉壽春降晉晉遣西中郎將陳遠據壽春

晉征北大將軍褚裒帥師代趙戰於代陂敗績裒退屯廣陵

裒上表請北伐即日嚴戒直指泗口趨彭城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趙南討大都督李農拒之裒部將

王龔李遵等戰於代波龔大敗皆沒於趙哀退陳遠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通歸

九月晉兖州刺史司馬勲攻趙長安拔賀城宛城而還初趙樂平王苞謀率閭右之衆攻鄴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道成使告晉兖州刺史司馬勲率師赴之勲出駱谷破長城戍歷於懸鈞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奇令以應勲凡三十餘戍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等將兵拒勲趙主遵遣王朗帥騎二萬以討勲為名因劫苞送鄴勲兵少畏朗不敢進十月釋懸鈞拔宛城殺趙南城太守袁景復

遷兖州

十一月趙石閭弑其主遵立石鑒遵字大猷第九子鑒字大猷第九子初趙王道之孫李城也謂閭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閭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閭素驕多疾身宿將皆畏之既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奉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閭外侯中書令孟準等或勸遵誅之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等入議於鄴太后之前曰閭不臣之迹漸著余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閭小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施以告閭閭遂劫李農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燕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討遵

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碁碁者二人對局白黑碁六局以石為四階內中高視文問成曰及者誰也曰義陽王道曰戎尚如此鑒能幾時遂殺之并殺鄴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鑒等鑒即位大赦以閭為大將軍討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即閭為司空劉群為尚書僕射盧諶為中書鑒

十二月趙石閭弑其主鑒於御龍觀

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閭李農不克禁中擾亂鑒懼若為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羊門并殺苞新興王祗祗與姚弋仲蒲洪連兵移檄中外共誅閭農閭以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呼延盛等率師討祗石成石啟石暉謀誅閭農皆為閭所殺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錄等帥騎士三千攻閭農不克死於鄆陽門閭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殿橫尸相枕流血成渠胡人或踰城或斬閭而出者不可勝數閭書尚書王簡少府王爵將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觀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之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於是趙人中國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閭知胡之不為己用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婦老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高鼻長鬚濫死者半尸諸

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聞皆命趙人為將帥誅之

庚戌永和六年魏冉開永興元年趙石琚永寧元年

正月趙石閼戡其主鑿畫滅石代自立為皇帝改元永興國號魏

閼欲滅石代之迹更國號曰衛改元青龍易姓李代趙人宰趙庶太尉張舉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琚將軍石寧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從石代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純琚澄口衛軍將軍張賀度據石清郡縣建義將軍段勤琚黎陽寧南將軍楊群琚桑壁鎮南將軍劉國琚陽城段龕琚陳留

姚弋仲據瀘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閼麻秋率眾歸鄴蒲洪使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率眾伐鄴閼與戰於北城閼據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閼月廢鑿殺之并殺趙王虎三十八孫盡滅石代姚弋仲子孟若帥禁軍數千斬閼奔瀘頭司徒申鑒等上尊號於閼以讓李農：固辭閼曰吾屬故晉臣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剖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代衰微遠竄紅表豈能純馭英雄閼曰胡尚書可為藏機知命矣乃

即皇帝位閼字永曾本姓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魏復姓冉氏以李農為太宰討齊王使侍節啟諸軍屯皆不從

三月趙石琚稱帝於襄國改元永寧

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仲子襄雄勇有才畧士民多愛之請弋仲以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袁第請者日以千數乃使之將兵琚以襄為驃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兖州牧畧陽郡公四月趙石琚將兵伐魏

魏冉閼殺李農及王護王衍嚴震趙昇等

閼故李農并其子王及王護王衍嚴震趙昇等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擾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晉不應

六月趙石琚進據邯鄲魏將王泰擊破之

琨至邯鄲劉國自繁陽會之為魏將王泰所敗死者

萬餘人劉國還繁陽

七月段龕據廣固

龕段蘭子因石代之亂引部落南徙至廣固自稱齊

王後魏

八月趙張賀度等伐魏冉閼擊敗之

張賀度以勦劉國新縣會於昌城昌縣屬魏郡將攻鄆丹
聞自將擊之戰於蒼亭賀度等大敗追斬新縣於陰
安屬屬魏郡盡俘其衆

辛亥永和七年趙永寧二年 丹國永興二年

二月趙姚弋仲遣子襄率兵救襄國

丹閔自去歲十一月國襄國百餘日趙主於危急乃
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
國璽又乞師於姚弋仲仲遣其子襄帥其二萬八千
救趙誠之曰丹閔素仁背義屠滅石氏戎受人後遇
當為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棄僞
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遣樂難

將軍悅將兵往會之閔亦遣常婦使於燕燕回輝
於龍城

三月趙姚襄石琨救襄國入破魏軍丹閔走還鄆

襄等救襄國閔遣將軍吳睦拒襄於長蘆屬河孫威
拒琨於黃丘屬魏郡皆敗還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
恭諫閔將止道士法饒勸之行閔信之悉衆出擊悅
紹通以燕兵至襄琨悅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
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鄆降胡東將康等執閔
子胤降趙祗殺之姚襄還滎頭弋仲怒其不擒閔杖
之一百

趙遣劉顯帥師擊丹閔敗還

顯軍於明光宮去鄆二十三里閔悉衆出戰大破顯
軍追奔至陽平屬魏郡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
求殺祗自劾閔乃引歸

四月劉顯弒趙主祗

顯弒祗及其丞相石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

鄆閔拜顯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五月趙劉啟自鄆城奔晉屬漢陽

七月劉顯稱帝於襄國

八月周成張遇魏統樂弘俱降于晉

徐州刺史成周徙康却豫州牧張遇徙許昌及毫州

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弘俱降于晉

趙高崇召獲敦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降晉三河

壬子永和八年丹國永興三年

正月魏丹閔擊故劉顯入襄國

劉顯攻常山閔率八年騎自往救之擊顯敗之追奔

至襄國顯將軍曹伏駒閔門約閔閔殺顯及其公卿

以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鄆

趙法陰王石琨率妻子奔晉詔斬於建康市

四月燕遣慕容恪等率師伐魏獲閔丹殺之

閔既克襄國進食常山中山諸郡燕使恪擊之閔將

戰將軍董閔張溫諫曰解早乘勝鋒銳宜且避之閔

曰吾方欲以此衆平幽州新慕容氏今遇恪而避之

後趙錄云
其地有
石里
大早
理

人謂我何及戰燕兵屢敗關素勇遂輕燕所乘駿馬
曰朱龍日行千里關左操而刃予右執鉤戰馳擊燕
軍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為中軍直衝之慕容
恪遣精騎連鎖為方陣誘至中壘圍之數重關潰圍
而東二十餘里朱龍變遂為燕軍所執入破魏軍恪
送關于燕王雋責之曰汝奴僕下材何得妄稱帝
號關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且稱帝况
我中土英雄邪雋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評復
攻鄴魏將幹及關廷智開城拒守五月燕人所攻復
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雋謂關為崇遣使記之謚曰
悼武元王

魏馬頌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將幹懸懸而下各壇
倉慕容評執魏后童大太子智太尉申屠司空條枚
等及乘輿服御送於薊魏亡

六月晉戴施率眾救鄴取傳國璽送於朝

初晉謝尚使戴施據枋頭鄴中大飢人相食攻趙時
宮人被食盡謝幹使魏嵩劉猗奉表降晉求救於
謝尚施聞幹求救乃自垣倉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
傳國璽將使嵩還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沉吟未決六
月施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始幹曰卿且出
置付我我當施白天子天子問璽在否所信卿至誠
必多發兵糧以餉救相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
使督護何融運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謝尚迎送建

康

七月鄴城靖慕容評執丹智等送薊城

留者即存之鹿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鹿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律外以鹿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魁最不己中原離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併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戎國此霸王之基也鹿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眾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鹿者悉以附即遷東賴以復存封釋病釋為東囑其孫奕於鹿釋卒鹿召與語曰奇士也補大都督封後封柏皆來歸鹿鹿曰此家松金捷也以其為長史俊為參軍

癸酉 歷帝建興元年

四月慕容廆遣子其翰討段氏取徙河新城王浚徵廆并路騎廆共討段疾陸春廆遣翰攻段氏取徙河新城至陽樂間拓跋珪六修敗而還翰同鎮徙河壁青山初中國士克避亂者多依王浚不能存撫士民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鹿政事修明受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裴叡陽龍黃泓魯昌為謀主游遠逢義西方度宋與封柏裴開為股肱宋該皇甫安皇甫真繆惟劉斌封侯封裕與機要遼東張琨魏無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相攻連年不解王遵說琨率其民

千餘家歸鹿為置樂浪郡以琨為太守遵參軍事甲戌建興二年

三月晉朱左車孔繁胡如翼奔昌黎

王浚之取其參佐朱左車等奔昌黎依鹿時中國流徙歸鹿者數萬家廆以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

丁丑元帝建武元年

二月晉以慕容廆為龍驤大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鹿辭不受遣使詣建康勸進

晉琅瑯王以鹿為都督遼左離夷貊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鹿辭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鹿

曰西京覆沒天子蒙塵琅瑯王承荆江東為四海所屬謂宜遣使琅瑯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征伐有罪雖敢不從庶士高翔亦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且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伏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等詣建康勸進

戊寅元帝大興元年

三月晉詔授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元帝即位詔授鹿龍驤大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鹿辭公爵乃以游遠為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遠創定府朝儀法裴叡曰晉室衰微介在江表威德不能遠及中

原之亂非明公不能也今諸部頑愚相聚宜以漸併取以為四封之資未可便換朝儀處曰召言非孤所及也八歲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幾之力也

己卯大興二年

十二月慕容廆大破崔亮及宇文弇獨官於棘城遂徙遼東

平州刺史崔亮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毀宇文弇使共攻之約滅廆共分其地高瞻力諫亮不從三月兵至廆諸將請戰廆曰彼為崔亮所誘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

其鋒甚銳不可與戰彼為合而來既無繼一久必携二待其人情疑漁破之必矣乃閉門自守亮獨以牛酒誘宇文弇二國弇宇文弇與廆字之士卒數萬連營四百里廆使召其子輪於徒何輪遣使白廆曰宇文弇固為寇破眾寡易以計破難以力敵今城中乏食足以禦寇輪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廆稱疑之弇者曰急獨官有范陵之志將驕卒老單不堅密若奇兵猝起倚其無備必破之也廆乃聽輪留徒何急獨官聞之曰輪素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乃遣騎襲輪知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弇之眾馳行入伏中輪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問使

此段文字為後文所引，內容與前文重複，故略。

語處出兵廆使子銳與裴蔭時精銳為前鋒自以廆大兵繼之前鋒始交輪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宇文遂大敗急獨官僅以自免盡俘其眾獲皇帝重三乃引兵趣遼東懼與十數騎奔高麗廆其眾急降於廆以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郡平官府市早出增如故又遣將軍張統掩擊高句麗將如叔子於沙城俘其眾千餘以崔亮子高瞻輪短石歸於帳候待以客礼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曰心君聖疾在此不在他也今吾室喪孤孤欲與諸君共濟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此顧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哉夫立事立功但問

志畧何如耳華夷何足別乎瞻猶不起後以疾卒鞠彭為東萊太守與曹蕤相攻蕤兵強郡人皆為彭死蕤不能克久之彭嘆曰天下大亂強者為雄苟可范依即為民主何必力爭便可姓肝膽塗地吾之則禍自息矣與鄉里十餘家得海歸崔亮北徙鄆林客於東萊彭蕤之相攻林無彼此蕤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北至遼東亮已敗乃歸廆以彭為龍驤將軍事鄆林粟帛車牛皆不受躬耕于野

庚辰大興三年

三月慕容廆遣長史曹蕤獻捷并獻三寶於晉詔以廆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初鹿破悉獨官宋該勸鹿獻從江東乃便該為表裴
幾奉之并河得三爾詣建康獻之幾至建康或稱鹿
威德野舊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裴對曰臣
少蒙國恩出入省闕若得復奉翠輿且之至榮但以
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
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往來而不
還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獨義之心使懈
體於討賊北庭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
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裴解鹿為安北將軍平州
刺史

十二月高句麗寇遼東慕容仁擊破之

高句麗寇遼東仁大戰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辛巳大興四年

十二月晉以慕容鹿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

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卒鹿於是以裴
幾游遼為長史裴間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眺為軍
諮祭酒崔彥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立子乾為世
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乾與諸生同肄業
得暇亦親臨聽之乾雄毅多權畧喜經術國人稱之
從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夷吏甚有威惠仁亦
次之

壬午永昌元年

十二月慕容鹿遣世子乾襲段末柁入令居

乾入令居屬遼東掠居史千餘家而還

癸未明帝太寧元年

三月慕容鹿執後趙使送建康

石勒遣使詣好於鹿二執其使送建康

乙酉太寧三年

二月慕容鹿大破宇文乞得歸入其國

石勒以鹿執其使如乞得歸官爵使討鹿使世子

乾與索頭段國若擊之以遼東相裴幾為左翼慕容

仁為右翼乞得歸提統水以拒乾兄子悉校雄拒仁

仁擊悉校雄斬之乘勝共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

棄軍走乾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

百餘里而還盡獲其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凡之降附

者數萬

辛卯咸和六年

冬車騎將軍慕容鹿請北伐

鹿心存王室不失外臣之節忠勇恭讓內治其國外

能托石勒破宇文以顯朝廷之威法今文章雍容

可觀以中朝文武不能復仇雪恥討滅群胡上賊於

陶侃其畧曰鹿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

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忿今海內之望

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交豫之却使
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敗滅國恥必除鹿在
一方敵不竭命鹿傳屬宋該等以鹿立功一隅位卑
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加爵秩軍韓恒曰立功
者惠信義不著不惠名位不高且繕甲兵除群凶功
名之後九錫自至北于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鹿不
悅於是東夷校尉封袖等疏上侃府請封鹿為燕王
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功成進爵古之成制車騎雖
未能為官推勤然思義竭誠今騰雙上聞可不遲
速當在天堂也
癸巳歲和八年

夏五月晉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武宣公慕容廆薨世
子旆嗣立

廆疾篤召世子旆至榻前謂之曰獄者人命之所懸
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
稼穡者國之祿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階
也不可以不戒言迄而卒六月世子旆以平北將軍
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旆字元真廆第三子赦繫囚以長史裴
問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翔為主簿太子以帶方太
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驁為才而護之
旆從以誕為右長史

十月慕容翰出奔段氏慕容仁據平郭叛

旆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安主甫皇弟真切諫不
聽旆庶兄翰同母弟仁皆有寵於鹿旆忌之翰嘆曰
吾愛爭先公不敢不盡力而人以為雄才難制豈可
坐而待禍力與其子出奔段氏段氏以遼素聞其才且受
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與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礼於
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况有罪乎昭曰我在內
未為可疑兄趣兵來我為內應男子舉事不克則死
不能却建武偷生異域也仁遂還平郭舉兵旆知之
賜昭死遣高翔等將兵討仁戰於汶城北旆兵大敗
封袖乙逸韓瑒等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
旆追思皇弟真之言拜為平原別駕

甲午歲和九年

二月段蘭以慕容翰攻柳城大破慕容汗等軍於牛
谷翰師退蘭亦還

段遼襲後河不克復遣弟蘭與翰攻柳城柳城都尉
石琚城大慕容延城大一城併力拒守不能拔蘭怒
復益兵來攻旆使慕容汗封奕等將兵救之戰於牛
尾谷行兵大敗蘭棄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
曰為將當務慎重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懸
軍深入旆多權詐惡國中之衆拒我果累不敵此危
道也蘭曰卿慮遂滅卿國耳翰曰吾投身上國無復
還理但欲為大國計耳乃命所部攻獨還蘭不得已

而從之

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八月晉遣使輸恭遼東公鹿策拜慕容鎮東大將軍

平州刺史遼東公持節承制討拜

詔遣持節御史王齊論於遼東公鹿謂者徐孟策拜號

齊等下馬石津為慕容仁所留由海道行也壬戌

號王齊徐孟等

十一月慕容號討遼東入襄平

號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遂入城翟楷龐

鑒等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號欲悉坑其民高

翔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耳今元惡

猶存逃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苦之路矣乃止以

杜群為遼東相安輯遣慕容仁襲新昌督護王

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遼東治襄平

丙申或康二年

正月慕容號討慕容仁執之悉降其衆

號將討仁司馬高翔曰仁專脩陸道宜乘海水以襲

之群僚以涉水危不若從陸號不從乃率其弟軍師

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

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云城七里仁狼狽出戰不意

號自來也慕容軍復率衆降仁衆阻動號縱擊大破

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號先為斬其帳下之叛

者然後賜仁死殺其黨丁衡等餘皆赦之封高翔為
汝陽侯

六月慕容號大破段遼字文逸頭歸之衆於柳城

段遼遣將軍李詠襲無却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

蘭將步騎屯柳城字文逸頭歸改安晉為蘭殺後號

率步騎向柳城蘭不戰而退號北趣安晉追頭歸棄

輜重而走封奕追擊大破之號曰二寇無功必復至

諒伏以待之遼果寇柳奕發伏縱擊之破其衆

丁酉或康三年

夏蘭勅慕容通擊段遼敗之

號築好城於乙連城之東以逼乙連使蘭勅守之段

遼以車數千而輸乙連蘭勅擊而取之遼又遣其弟

屈云襲號于通於興國城通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

疾陸春及遼王世皆見尊禮裕言於遼曰親仁善隣

國之寶也慕容氏與我世婚送為甥舅號有才德而

我與之構怨利不補害杜稷之憂將由此始願而退

首先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戎遼不從

九月慕容號稱燕王

左長史封奕等勸號稱燕王號從之於是脩置群司

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鷲為司

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群為約言令宋該劉

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允驎常侍宋晃平熙

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冬十月魏即燕王位大赦
十一月追尊武宣公為武宣王宣公夫人段氏曰
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為王太子
武成或康四年

三月慕容皝會趙師大破賊遼於令支慕容翰奔宇文
代始末見趙四年表

遼屢為燕患皝稱藩於趙請兵討遼虎還其箭而許
之遣桃豹等以舟師出海道文雄等率步騎伐遼皝
自將引兵攻掠令支諸城賊遼將追之慕容翰口趙
兵在南當併力禦之而更與燕關燕王自將而來士
卒精銳萬一失利何以南禦關趙曰前為卿所誤以

或今日之患今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眾追之皝設
伏以待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餘戶及畜產
以萬計而歸段遼率妻子宗族棄令支奔密雲山臨
行執翰手曰不用卿言自取敗我固甘心令卿笑可
保以為愧翰乃奔宇文代

四月晉以慕容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
五月趙人伐燕圍棘城慕容皝大破其軍趙人遁

趙以皝不會兵伐段遼而自專其利帥師伐之或卒
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高翔曰將若之何翔曰趙兵
雖強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石虎遣使四出招誘
燕周成內史崔壽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

尉封柏獲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失三十六城冀陽亦
殺太守宋燭降趙營立內史鮮于屈而遣使降武寧
令孫興晚諭更武共收屈殺之閉門拒守朝鮮令孫
泳帥眾拒趙無浪太守以境內叛率二百餘人還棘
城趙兵進逼燕王懼欲出亡慕容根曰趙強我弱入
王一舉則足趙之氣勢遂成不可復敵今固守堅城
其勢百倍觀形察變間出來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
走奈何望風委去皝難從之然皝懼形於色玄菟太
守劉佩曰強寇在外眾心怖懼王當自強以厲壯士
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縱無大捷足以安眾乃
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士氣

百倍趙兵四面蟻附棘城慕容根等晝夜力戰凡十
餘日趙不能克而退皝乃遣其子恪率二十騎追擊
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諸軍皆棄甲逃潰皝分
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九城皝賞鞠彭慕興根
等而治諸叛者謀城是眾功曹劉翔為之申理多所
全活趙之攻棘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勸洪出避
禍洪曰卿意見明當當自行之吾受大恩義無去就
當死於此耳與普統歸而說普遂降趙隨趙而歸
死於喪亂然由是以忠為著

十二月段遼歸於燕
段遼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

遺麻秋運之燕王就自率軍迎遠，密與燕謀覆趙

軍，就遣恪伏精騎於密雲，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檀州有東

三藏，秋步走得免，執秋司馬陽裕，就盡得敗遠之衆

待遠以上，蜀以陽裕為郎中令，趙將鮮于亮為左常

侍，以崔登之女妻之。後遠謀反，燕就殺之，送首於趙。

己亥成康五年

九月趙攻燕，凡城悅紹拒却之。

趙李農張舉攻凡城，燕王就使穩廬城大悅紹為禦

難將軍，使守凡城。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說曰：

「受命禦寇，死生以之。」凡城堅守，一可當百。妄言惑衆，

有眾心，乃定。紹見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攻之，旬

不能克，乃退。

冬遼東公就遣使獻捷于朝，并請北伐。

就以前王末奉朝命，遣長史劉翽、參軍鞠運獻捷，論

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其平中原，

慕容恪等擊高句麗，新城字文部

高句麗王劉乞盟，乃還。又使子恪及霸擊宇文別部

蜀年十三勇冠三軍。即

庚子成康六年

正月慕容翰自宇文部復歸燕。

宇文逸頭歸忌翰才名，翰乃狎狂酣飲，或卧自便，或

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之賤不復省錄，以故得行。

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識之。燕王就以翰初非叛亂，

猜嫌出奔，雖在他國，潛為燕謀，乃遣商人王軍通市，

宇文以寵翰，見車無言撫膺領之。而已就曰：「翰欲

來也。」復使車迎之，翰驚弓三石，餘矢尤長，大就為造

可手子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宇文

名馬，携其二子過，取子矢，逃歸。趙使百騎追之，

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騎突而前，

立發刀，吾射之一發，中者可還，不中可前。果騎解刀，

立之一發，正中刀環，追騎散走。就問翰：「子喜，恩遇

甚厚。」

十月慕容就率師襲趙，破武遂津大橋而還。

趙料兵積糧，謀欲伐燕。就曰：「石虎自以無安防，亦重

複薊城，南北不心，設倍分，出其不可意，當破也。」乃率

諸軍入自蠟燭塞。自龍城入，西入薊城。襲趙，成呼當道者皆

斬之。直抵薊城，趙石虎閉城不取，出燕兵進破武遂

津，入高陽，所至焚其積聚，掠三萬餘人而還。

辛丑成康七年

正月燕築龍城，立宗廟宮闕。

三月，晉遣使拜慕容就為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

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太子偽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

校尉左賢王，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

散騎常侍期周辭不受

劉翔至建康引見帝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遺
日朝服拜章翔為銑求大將軍燕王章重朝翼不許
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剪為戎數未聞中華公
卿之曹有一人能據臂揮戈摧敗凶逆者之獨慕容
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寇功烈
如此而惜北海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籍指聖朝跡
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曰
借使能除石虎乃復得一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發
歸擒知極宗周之殉今晉室陷危君位幸元愷曾無
憂國之心而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群凶而君更

唱邪惑之言忘聞忠臣四海未一哀由君輩翔留歲
餘議終不決翔乃說帝中侍或弘曰或古那石虎苞
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惟慕容鎮軍翼帶戴
天子精寶白日而更不獲殊礼竊恐天下移心解休
無復南向者矣豈社稷之長計乎弘為之入言於帝
帝亦欲許之會銑上表稱度代兄弟擅權台亂且加
斤退以安社稷又移度表書責其當權秉
國不能為國雪恥其甚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拜銑
為燕王脩物典冊皆從殊礼又以其子為安北將軍
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功臣百餘人并以翔為
臨泉侯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驕奢酣縱相

尚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蕩淹踰三紀宗社為墟斯乃
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而諸君宴安江沔肆
情縱欲宸懷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王
濟夷乎充等甚漸詔使大鴻臚郭晞持節冊命燕王
粲翔詣北公卿餞之江上翔謂諸公曰李壽石虎志
相吞噬王師縱未能登諸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
石虎先入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七月郭晞劉翔至燕王銑受詔以翔為東夷護軍
領軍大將軍長史唐國因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
李洪為右司馬中丞鄭林為軍諮祭酒

十月燕以慕容恪為護軍將軍鎮平郭
自翰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撫舊懷新屢破
高句麗高句麗不敢入境

壬寅咸康八年

十月燕王銑遷都龍敖其境內

慕容廆先居徒河之青山後徙棘城今銑自棘城遷
都龍城營州柳州即古孤竹國也徒河之青山在
都龍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在柳城東南一百七
十里龍城在柳城之北龍城之南福
德之地是建都龍城供今遼東地

十一月燕王銑率師大破高句麗入其國
建威將軍翰言於銑曰宇文弼威日大屢為國患逆
頭歸篡竊得國群情不附性識庸闇將帥非才難遠

附張錫^趙石般勢不接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
古國與通常有窺闕之志彼知宇文弼之禍必及己
必求虛深入若少留兵不足守多留兵不足行此心
腹之患宜先除之宇文弼之虜必不能遠東多利
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
強然後中原可圖也魏之將擊高句麗有二道
南道平關北道陰狹輪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弼帥
銳師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北都^{高句麗}不足取也別
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肢無能為
也魏從之自將勁兵出南道以翰霸為前鋒別遣長
史王寓等出北道高句麗王李劍果遣弟武率精兵

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師奔南道輪等先至合戰魏以
大軍結之左常侍鮮于亮率數騎犯陳所向攜大軍
乘之高句麗大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渡加
高麗^{置官有相加}遂入丸都劍卑期走輕車將軍慕
與望追獲其母及妻王寓等戰於北道果敗殺魏田
是不復窮追遣使招劍：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
不可伐亦大軍既去必復鳩聚備足為患請載其父
尸因其生母俟其束身來歸然後逐之撫以恩信策
之上也魏從之發劍父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
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其丸都城而還
癸卯^{唐帝建元元年}

二月高句麗王劍禧臣入貢於燕

劍使其弟禧臣入朝於燕貢珍異以千數燕還其父
尸榆留其母

宇文弼頭歸擊燕：慕容翰擊敗之

宇文使其相莫涉渾渾將兵殺燕諸將多請戰魏不許
渾以魏為畏已不復設備魏使翰出擊大敗之渾僅
以身免書俘其衆

甲辰^{建元二年}

正月燕王魏率慕容翰等伐宇文弼大破之悉收其地
臣史高翔卒於軍

魏與左司馬高翔謀伐宇文弼弼曰伐之必克然不

利於將出語人曰吾往必不返然患在不避也於是
魏自將以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軍格霸及
折衝將軍慕容根將兵三道並進高翔將發不見其
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逆頭歸遠南羅城大涉夜示
將精兵逆戰魏使人馳謂翰曰涉夜千勇冠三軍宜
小避之翰曰歸掃國內精兵以屬涉夜示千素有勇
名一國所賴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然今熱知其
人雖有虛名易與耳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之應
霸從旁擊之遂斬涉夜千宇文弼卒不戰而潰燕軍
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宇文弼建元二年}逆頭歸走死漢北
宇文弼由是散亡魏悉收其畜產資儲徙其衆五千

餘落於昌黎關地十餘里更命涉夜于所居城曰威德城即南使弟彪戍之而高翔疏侃皆中流矢卒嗣善天文趙王虎遣師救宇文不友攻威德城慕容彪追擊破之

燕殺其弟建武將軍慕容翰

翰之戰宇文弋也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漸差雙於其家試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殺欲為變就難籍翰畧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返今日死已晚矣然謂賊跡拒中原吾自不量良敢為國家蕩一區憂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其子飲燕而卒

乙巳穆帝永和元年 燕十三年

正月燕罷范圍以與史之無同者

燕以牛假吏使佃苑中稅其什之七八記室秦軍封裕上書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海內蕩析武宣王虎綏之以德華夷之民百萬輻湊振負而歸若赤之子歸父母拓地三千餘里增民二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圍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川續講集皆應通刊以脩灌漑疏池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進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根多虛費廉祿皆宜澄汰秦軍王憲大夫劉明等並以言事忤旨免官禁錮夫求

諫書而屈耳言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老矣書上既下今日覽封記室之諫孤寔懼焉國以民為本

民以穀為命可悉罷苑圍以給民之無田者寔貪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晉魏舊法溝洫以時修治今戎事方興勲伐既多官未可減俟平一中原徐議之工商學生皆當操擇夫人臣聞言於人主至難白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官生憲深得其體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燕龍山龍見

諫書白二龍見於龍山在龍城之東交首遊戲解角而玄

燕王鮑親祀以太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赦其境內

十月燕使慕容恪率師攻高句麗拔而蘇置戍而還十二月燕稱十三年

鮑以古者諸侯即位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稱

十三年鮑自稱元年已繼上至今年應稱十三年

丙午永和二年 燕十四年

正月燕遣世子偽伐夫餘虜其王玄

夫餘初居鹿山在玄北為百濟所侵部落衰散西

徙近燕而不設脩鮑使世子偽率慕容容年慕容恪慕容

興根等襲之遂拔夫餘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

而還魏以主為鎮軍將軍妻以女
戊申永和四年 五十年

九月幽州牧燕王慕容皝薨

皝有疾召世子偽囑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賢臣以
經世務恪智勇英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
楊士秋字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
十一月燕世子偽即位 偽字宣英

赦其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文為左賢王左長
史陽騫為郎中令

己酉永和五年 義王偽元年

四月詔拜慕容偽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

事幽平二州收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十二月燕遣使於涼約共伐趙

庚戌永和六年 燕二年

二月燕遣慕容霸等帥師伐趙

初石遵之止慕容霸表於燕王請伐趙平北太守孫
興亦言之偽以新遭大喪勿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偽
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
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判亦恐更為後患偽以鄧
恒振樂安若兵出恐其乘高斷要首尾為患霸曰恒
雖欲為石氏拒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
自然瓦解偽猶豫未決問於封奕奕亦勸之伐趙中

即黃泓將軍慕容根等所言皆合乃以慕容恪等為
將軍選兵講武為進取之計至是使慕容霸將兵自
東道出徒河燕興根自西道出蠕蠕處偽自中道出
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霸鮮于亮為前驅留世子暉
守龍城霸軍至三陴 燕王在遼西遼陽趙征東將軍
鄧恒惺怖遁去與王午共保蘇霸收樂安北平兵糧
與偽會臨渠 燕王在北平 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與鄧
恒走保魯口 燕王在遼陽郡 偽拔薊應欲坑其士卒霸諫
曰趙為暴虐王與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也而撫
有中州也今坑其士卒恐不可為王師先嚴乃止偽
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

產欲為石氏拒燕眾莫為用乃率八城令長出降范
陽太守李產為太守以李產為太守以弟直
為代郡城即孫泳為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
自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渠 燕王在遼陽郡 恒將鹿勃早夜
襲燕營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遁
由是燕軍得嚴慕容根帥左右精勇直前擊早李洪
等而之早乃退走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而從
士卒死亡畧盡偽乃引還
八月燕徙廣寧郡民於徐無屬石代郡民于凡城
時代郡人三百餘家叛歸趙故徙之
燕王偽南狗冀州取章武河間

初勃海賈堅少尚氣節仕趙為殿中督趙亡還鄉里
擁部曲數千家慕容評徇勃海招之不降評與戰而
擒之偽以為無陵太守以評為章武太守封裕為河
間太守堅苦別偽與恪皆受重之時堅年六十餘偽
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火之時能令不中夙老矣
往往中之射再發一矢拂卷一矢唐腹皆附膚落毛
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

辛亥永和七年 五三年

四月燕遣封奕高閼討魏逵約劉準封放皆降之

魏丹閼以逵約為勃海太守劉準為幽州刺史與約
中分渤海偽使封奕等討之奕引兵抵約壘遣人謂

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願單出一相見
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各屏騎從單馬交語奕與論叙
平生畢因以言說約歸燕約聞之懷然不言奕豫成
給使張安俊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鞭安有勇力因
扶之而馳至營奕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
欲邀君以取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閼至渤海舉
族亦迎降逵約後延鄴放招妻焉

八月燕遣慕容恪攻侯龕于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
侯龕降於燕

恪攻中山侯龕閉城拒守恪乃徇常山魏趙郡太守
李邳降恪厚撫之將邳還園中山侯龕乃降恪入城

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民皆安堵評至南安王午遣鄭
生拒戰評擊斬之偽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
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

庫偃官傅帥部眾自上黨降燕音偃
丁零翟鼠率所部降燕封為歸義侯丁零居
壬子永和八年 燕元重元年

三月燕王偽還都

偽欲都鄴恐北人不從故稍徙軍中文武民家屬
于鄴

燕遣慕容恪等伐魏獲閼丹殺之趙年表見

閼軍於安喜山中閼素勇所將皆精銳燕人憚之恪

謂諸將曰閼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士卒飢疲甲兵雖
精其臂難不用足破也閼所將皆步卒而燕皆騎兵
閼將趣林中參軍高閼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閼得入
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
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果還就平地恪分軍為
三部謂諸將曰閼性輕銳又自以眾少必致死于我
我厚募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合其戰從旁擊之無不
克矣乃選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鎧連其馬為方
陳而前閼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閼左操兩刃
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
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圍閼數重閼潰圍

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人所執殺其僕射劉
群執董閔張溫皆送於薊閔子振奔魯洛進屯常山
舊命恪鎮中山閔至薊送於龍城後殺之慕容評侯
龔率兵攻薊魏蔣幹及魏太子智開城拒守城外皆
降於燕劉顯弟寧崇率胡騎三千奔晉陽每見趙用

慕容霸攻趙將段勤降之
趙立義將軍段勤率胡騎萬餘人保輝幕為請舊遣
霸擊之軍至勤與弟思聰舉城降

七月燕慕容評等攻薊城潰獲魏太子智等送于薊
燕遣將軍慕容容軍與根等助慕容評攻薊城中飢
甚魏長水校尉馬頌等開城納燕兵評執送魏后董

氏太子智中鍾等于薊燕王偽詐云董氏得傳國璽
獻之賜號奉重君賜丹智爵海賓侯以中鍾為大將
軍右長史命評鎮薊悉有趙地

八月燕遣慕容恪封奕陽驍等擊王午大掠而還
午聞魏敗鄧恒死旬稱安國王恪等攻之午閉城自
守送丹操於燕軍恪掠其禾稼而還午後為其將秦
興所殺呂護復殺興自稱安國王

十月故趙將王擢等各以州郡降於燕
擢等聞閔之亂各據州郡今各遣使降燕王偽以
王擢為益州刺史龔遵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
史李歷為兖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

將軍

十一月慕容偽稱皇帝改元元璽

燕群僚上尊號於偽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追尊
武宣為高祖文明王為太祖置百官以封奕為太尉
陽驍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悌為右僕
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時晉使適至偽謂曰汝還白
天子我承人乏為國中所推已為帝矣改司州為中
州建留臺於龍都趙以都郡置司州于龍城以玄
慕容太守乙連為尚書令專委留務
癸丑永和九年 燕元璽二年
二月燕立其妃足可渾氏為皇后北方三世子暉為皇

太子自龍城遷於薊
三月燕慕容恪圍魯口拔之呂護降燕復以為河內太
守
燕以慕容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冀州刺史鎮常山慕
容評為鎮南將軍都督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慕容彥
為前鋒都督荆齊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十一月樂陵朱亮平原杜能清河丁競陽平孫元各以
城邑降於燕
亮等于趙末各據城邑至是皆降於燕以亮為青
州刺史能為平原太守元為兖州刺史競為立節將
軍

甲寅 永和十年 燕元璽三年

四月燕大封宗室

燕主偽封單為襄陽王彭為武昌王恪為大司馬侍
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太平王評為司徒驃騎將軍
封上庸王霸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荊陽王厲下邳王
宜為廬江王度為樂浪王弟恒為宜都王建為臨晉
王微為河間王龍為歷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
王徽為安豐王德為弘農王始安公倭為南康公
丁咸為丹安王亮為渤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陽
王時為中山王以尚書令賜鸞為司空仍守尚書令
命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

霸寵踰於太子由是偽惠之以其常璽馬折還更名
曰缺尋以其庶識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
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偽愈惡之召還

七月朱亮殺慕容鈞奔兗

鈞輸子為青州刺史與亮共治厥次侮亮殺之奔

兗

乙卯 永和十一年 燕元璽四年

四月晉蘭陵守孫黑濟北守高柱建興守高亮秦河守
王會黎陽守韓高皆以郡降燕

十一月燕遣慕容恪等擊段龕
龕與偽書抗中表之儀偽以此非其稱帝偽怒使恪擊

之

十二月燕以高句麗王創為樂浪公遣使歸其母

高句麗王創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母其燕主偽

許之遣將軍刁龕送其母月氏還國以創為征東大

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上黨馮鸞據上黨遣使降于晉安上黨郡治

鸞遂燕太守據上黨遣使降于晉安上黨郡治

丙辰 永和十二年 燕元璽五年

正月燕慕容恪大破段龕遂圍廣固

初燕王偽謂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可直取呂

護而歸護非恪恪遣輕兵先至河上以覘之龕爭嚴

號勇有智言於龕曰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

河進之城下雖欲乞降不可得也請率精銳拒之於

河龕不從燕固請不已龕怒殺之恪乃引兵濟河龕

逆戰大破之於淄水執其弟欽斬表範等齊王友名

辟閭蔚被創恪其聞賢求之已死龕脫走還城固守

恪圍之招撫段龕諸城段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率衆

降恪命以故職還屯陽都沂水

十一月段龕降燕悉定齊地以鞠敦為東萊太守

恪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段衆未有離心龕用

無術以致敗耳今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

卒多矣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皆感

悅為高湯深鑿以守之倉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倉
悉出戰格又破之倉僅而得入城中氣阻倉面轉
出降遂剽傷以為伏順將軍殺朱亮恪撫安新民悉
定齊地留慕容慶鎮廣固以鞠殷為東萊太守解子
亮為齊郡太守乃還鞠殷以書戒其子殷曰王彌曹
蕤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拘舊怨以復亂源殷推求
得彌從子立蕤固嚴於山中請以相見沒結意分道
以車馬衣服郡元乃和明元年

丁巳升平元年 慕容元元年

正月燕徵乙逆為左光祿大夫

幽州刺史乙逆亦留臺至是徵之逆夫婦共載鹿車

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春近於道逆大怒問車不
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悅逆嘆曰豈惟璋之
亦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二月燕立中山王暉為太子大赦改元光壽太子暉年
五月燕遣慕容垂等攻敗勒大破之匈奴賀賴胡率部
落降燕

十二月燕徙都於荊大赦

自薊徙於薊復作銅雀臺

戊午升平二年 慕容元二年

三月燕遣慕容根及慕容評攻上黨馮鸞奔野王
初鸞既以上黨降晉又附於張平又歸於燕既而復

叛燕二月司徒評討之不克燕復遣慕容根而評攻
之鸞與其黨相猜忌奔野王依呂護其眾盡降
九月燕遣慕容評陽鸞慕容臧等討張平高昌李歷盡
降其眾

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降燕又降晉又降
慕容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使評討張平于并州
鸞討高昌於東燕臧討李歷於僕陽歷奔漿陽其眾
皆降并州歷盡百餘皆降於燕高昌以右僕射悅綰為
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諸葛驥等率壁百三十八
降於燕鸞皆復其官爵平率眾奔平陽復請降於燕
十月晉山太守諸葛攸帥師伐燕

攸伐燕入武陽屬東燕慕容恪等拒之攸敗績還春
山格渡河畧地河南分置守宰

十二月晉荀羨擊燕泰山太守賈堅獲之拔山荏
堅屯山荏屬焉 晉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
人堅將戰諸將以眾少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免
不如戰也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城羨進攻之堅曰吾
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乃開門直出
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
多從堅下斫橋柱堅人馬俱陷橋之遂拔山荏羨謂
堅曰君世晉臣奈何背本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
也氏既無主強則託命既以事人安可改節羨執置

兩中數日整憤悅而卒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
悅明啟辰山義兵大敗燕復山落

燕出吳王岳為平州刺史鎮遼東

垂娶段末柱女生令賢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
尊事足可渾后：衛之雋而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淫
酷希旨告段氏與尚書令高弼為逆盡欲以連行垂
傷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
確然終無撓詞治掠日急垂怒之遣人私謂段曰人
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海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
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逐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國
不可也辨答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雋

出垂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后黜之以其妹

長安君妻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己未升平三年 燕光三年

二月燕立丁丑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 後為西燕

燕主偽宴即目於蒲池

偽宴群目語及故太子暉潛然流涕曰才子難得卿

等謂景先何如時長史李續對曰獻懷太子在東宮

注為中庶子太子志業大注有八雋曰卿譽雖過然

此兒在吾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續曰

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好遊敗

而衆絲竹此其所以損也偽顧謂暉伯陽之言藥石

之惡也所宜誠之暉甚不平

燕主偽發趙王石虎墓鞭其尸

雋夢石虎噓其腐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觀以百金郭

玄子李薏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雋

踏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

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而不流及春滅燕王猛為

之誅李薏收而葬之

八月晉泰山太守諸葛攸率師伐燕

十月晉謝萬都墨伐燕

萬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壘以病退也彭城萬以為

燕兵大盛故量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頽

川燕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十二月燕主偽寢疾徵慕容垂還鄴

偽疾謂大司馬恪曰吾病不必濟今二方未平景茂

冲幼吾欲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

治之主臣何敢干止統偽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

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豈不能主少主乎

雋喜曰汝能為用云吾復何憂召吳王岳還鄴

庚申升平四年 燕光四年

正月燕主偽卒子暉立改元建熙

偽方大開徵使恪將之入寇會疾薦召大司馬恪司

空驚及司徒許綽軍將軍慕容根等受遺詔輔政及

辛太子時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時僞第三子字景茂
二月燕尊足可渾代為皇太后以恪為太宰評為太傅
賜爵為太保慕興根為太師

根性本強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
后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冲幼母后
于政後山陵畢宜廢主上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
無窮之福恪曰公醉耶何言之勃也根懼愧謝而退
恪以告兵王岳：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
觀釁而幸雖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
書監皇甫真亦以為言恪不聽根又言於太后及燕
主時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請率禁軍以誅之太后

將從之時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託以孤嬰必不肯
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乎乃止根又勸太后東還恪
聞之乃與評家泰根眾狀便右衛將軍傅蘭誅根并
其妻黨翼大赦時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惶懼太
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出入一人步隨或
勸宜嚴恪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
驚擾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貌
嚴謹虚心待士諮訪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或有
過失不顯其狀隨宜地叙不令失倫時人以為大愧
晉聞僞卒皆以為中京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
方大耳

燕以慕容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充
州牧荊州刺史鎮蠡臺

燕所徵郡國兵以朝多難互相驚動往往散歸自鄴
以南通路斷慕容恪使垂鎮蠡臺屬廣又使孫希傳願
帥師現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

十一月燕以李續為章武太守

恪欲以李續為右僕射燕主時不許恪屢言之時曰
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時請獨裁乃出之
於外續以慶卒

辛酉升平元年燕主時建興元年

二月平陽人舉郡降燕時居張年

燕以段剛為太守督護韓苞共守平陽
慕容恪率師攻河內呂護奔滎陽

呂護并高昌之眾遣使降晉且欲引晉兵攻鄴三月
太宰恪帥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討之兵至野王河內
而傳願請急攻之恪曰文賦經變多矣現其守備未
易猝拔護肉鮮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
之不遇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功乎乃
築長圍守之至七月護遣張興出戰傳願擊斬之城
中日慶獲食盡夜悉精銳突圍不得出死傷殆盡
棄妻子奔滎陽恪撫存降民各隨所樂以護為軍梁
琛為中書著作即護後復叛晉奔趙

四月晉桓溫遣黃門郎桓綸帥師攻許昌破燕將慕容

廋

九月張平襲燕平陽及雁門

平襲平陽故太守韓苞又轉攻雁門殺太守軍男

既而秦攻平、謝保於燕以求救燕人以平反覆不

許平遂為秦所滅

壬戌晉惠帝隆和元年 燕建興二年

二月燕呂護攻洛陽護卒于軍並帥北還

燕孫興以洛陽孤弊請取之燕以呂護為寧南將軍

屯河陰進攻洛陽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守柝陳祐

告急桓溫使庾希鄧遐助祐守洛陽七月護退屯山

平津中流矢死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野王鄧遐進

屯新城屬河南郡

癸亥興寧元年 燕建興三年

四月燕慕容忠亮襲陽進陷密城晉祭陽守劉遠奔江

陵燕城屬梁陽郡

十月晉河南太守朱斌克許昌

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於長平屬陳

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甲子興寧二年 燕建興四年

二月燕人畧地河南

四月燕李洪攻獲許昌河南陳郡燕遺慕容塵屯許昌

洪攻許昌敗晉兵於懸瓠即南潁川太守李福戰死

河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燕

遂拔諸郡徙為餘戶於幽冀二州

七月燕遣慕容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於百官於鄴

燕人寇洛陽盡取河南諸城

太宰恪將取洛陽招約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使司

馬悅希軍於盟津孫興軍於成皋晉洛陽冠軍將

軍陳祐眾下過二千沈勁自表求配祐軍祐力詔以

助為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屢以眾擊眾

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留勁以五

百人守洛陽眾東奔新城燕悅希引兵掠河南諸

城盡取之勁沈充之子以其父死於逆亂立於

洛陽之於朝請封爵命不得任司州太守王朗之

及要守洛陽喜曰吾志欲發命今得之矣遂與勁洛

乙丑興寧三年 燕建興五年

三月燕人陷洛陽晉楊武將軍沈勁死之

燕太宰洛吳王岳共攻洛陽克之執沈勁：神氣自

若恪欲宥之慕容廆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

人用今赦之後必為患遂殺之恪畧地至碯洹間中

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恪之燕以慕容範為洛

陽刺史鎮金墉吳王岳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

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湘牧鎮魯陽太宰

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唐固不能齊辟閭蔚今定
洛陽使沈勁為戮雖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恪為將
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結大要而不為苛令使
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
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自晉嘉勳之忠將東陽太守
四月以陽鷲為大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為司空
領中書監

時燕太尉平武匡不封奕卒故以鶩代為太尉鶩歷
事四世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謹恭謹
厚過於少時戎東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
令者封奕亦歷事四世宣勞過於陽鷲

丙寅 帝太和元年 歲建興六年

十一月 燕人寇兖州拔魯高平等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 晉趙德捷宛城叛降燕
南陽太守桓澹走促新野燕人以趙盤自魯陽伐宛
後晉桓豁羅崇復攻宛拔之趙德走盤退歸豁追擒
之留兵戍宛而還

丁卯 太和二年 歲建興七年

四月 燕慕容廆竟陵晉太守羅崇擊破之

五月 燕太原王慕容恪卒

燕太原王疾篤時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
恩莫大於薦賢吳王垂文武並資管籥之亞若任以

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
八月代改燕雲中慕興經棄城走

燕將王屬等破勅勒還遁代地犯其稼田什翼健怒
蓋平北將軍慕興遂戍雲中什翼健攻之堅棄城走
慕興賀辛威殺

戊辰 太和三年 歲建興八年

二月 燕以中山王冲為大司馬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

初太宰恪以蓋主暉冲幼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
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王臧曰南有遺晉西有
強秦二國常有進取之志願我未有隙耳夫國之

興廢係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
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
然年未堪多難吳王元寶英傑智畧超世若能推
大司馬以授之不能混一四海慎毋冒利而忘害不
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用其言
以冲為大司馬冲暉之弟也垂為侍中

秦苻廋以陝城降蓋

廋以晉公柳等舉兵叛秦：擊之廋請降於蓋求兵
接應蓋親尹花陽王德上疎其都勳以輕曰苻氏骨
肉乖離分國為五是天以秦賜蓋也宜命皇甫真引
兵趣蒲阪吳王垂施解廋固太傅提禁旅後經傳檄

三輔示以禍福必望風響應混一之期於此乎在矣
蓋人亦多請救陝關關中太傅許曰秦大國也雖有
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畧又非太
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吳王垂
謂皇甫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
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
之如言不用何

九月使悅綰登校戶籍盡還郡縣

晉制官品各以貴賤占田有差而又以品之高卑蔭
其親屬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
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王公貴戚多占民為

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
左僕射麴允信云悅綰以政法不立豪貴恣橫民戶彈
盡妻輸無入且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庶民從
之綰專治其事糾絕奸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
舉朝怨怒綰亦以力疾釐校病亟而卒
己巳太和四年歲建興九年

四月晉大司馬桓溫帥師代道遺慕容垂等將兵拒
之九月戰於枋頭溫不利而還

溫率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道六月至金鄉屬
平郡天旱水道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
水會於清水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軸轡數百里都

起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危不戰運道又絕因數
為資復無所得北危道也不若盡舉見泉丘趣鄆城
彼吳一威名必望風逃潰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
歛城鄆而守則當北敵憂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畜為
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
銳勝負難必歛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
俟資儲充脩至未要進兵雖似賒遲然期于成功而
已捨此二策連兵北上進不速退必愆乏漸及秋
冬水更涸滯北土早寒三軍裹褐者少恐於時所憂
非獨無食而已溫不從使檀玄攻胡陸拔之屬高獲
慕容垂使王厲率步騎逆戰於黃墟陳留小平郡黃墟厲兵

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暉又遣樂
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賊不能抗乃遣李鳳來救於秦
七月溫屯武陽陽平郡進至枋頭蓋大懼謀奔和龍且
王肅曰且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
暉率范陽王德等拒溫岳表申胤封孚悉羅騰皆從
軍暉又遣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群臣
皆不欲救故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
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現兵
峭絕則大事去矣不如與道合兵以退溫退道亦
病矣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苟
池鄧羌帥師救道出自洛陽軍至潁川潁川郡中胤

亦言於封乎曰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臥全勝若粮廩愈悲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矣溫將悉羅騰數與溫戰斬其將段思李述等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閭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溫范陽王德侍御史劉當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新溫糧道溫數戰不利粮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出垣倉鑿井而飲江左分豫陽立東城郡屬洛州行一百餘里溫將爭欲追之垂曰溫初退必簡精銳為後振擊之未必得

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力盡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率兵徐躡其後溫果魚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急追之及於襄邑屬陳范陽王德先率勁騎伏於襄邑東側與垂擊大破之秦苟池又邀擊於進又破之死者數萬人十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

晉者真以壽春叛降區

溫恥其敗歸罪於真奏免為庶人真怒張壽春叛降區、拜為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又宣城公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歷陽淮南太守治壽春今壽春縣十一月區吳王垂亡奔秦

吳王垂還都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之功評皆抑而不行太后足可彈氏數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謀之大宰格之于格與垂舅蘭建知之以此告勸垂先發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忍不忍為也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世子令請曰尊也父比者如有愛色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何以為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欲保全身不失大義不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庶幾感格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肥如即外懷群夷子肥如之食以自保亦其次也肥如即垂曰善因

微服出郭將趣龍城至邯鄲屬廣水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太傅評白區主歸還西平公強追之及於范陽令拒後強不敢過會日暮令白垂曰事已迫謀不及設不如往歸秦垂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陵原令曰太傅構事以來人尤忿恨若順衆心取之如指掌今日之便誠不可失爾給數人足矣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以萬全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前妃之世子令保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郭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足可彈氏于鄴秦王聞垂至大喜却近執手厚礼之關中士民素聞

蚩父子名皆嚮慕之乃以蚩為冠軍將軍封賓侯
范陽王得素與蚩善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皆坐免
官後以中紹言乃以蚩為尚書郎初梁瑤使於秦至
是馳歸而蚩已奔秦深言於許曰秦曰閱年旅聚狼
於陝西吳王又歸之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
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且問秦主何如人曰
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不以為然以告燕
主歸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深愛之上疏極言
請脩洛陽太原廬閣以防未然上意雖然未嘗許謀
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苟堅庶幾善道終不
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宣輕自驚擾以啓寇

心卒不為脩是時太后侵撓國政太傅會昧無厭倚
賂上疏官非才累羣下忿怒尚書左月申紹上疏曰
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黜陟無法莫
相糾攝大與中兵必方莫及此者賊則屢北皆由守
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與寬莫肯致命故也後
宮之費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而上下因循
日失其序且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公私而
遂節抑浮靡受惜用度如此則二方可以豈特保境
安民而已哉疏奏不省
十二月秦遣王猛攻燕洛陽
初燕請秦於秦許割虎牢以西之地及晉師退悔之

不與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
洛州刺史鄧羌伐燕攻洛陽
庚午太和五年燕建興十年

正月燕慕容琰以洛陽叛降秦

王猛遣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統曰燕荊州今已塞成
卑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金
墉窮城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鑒豈三百弊卒
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燕無安王臧破秦兵於石
門執秦將楊猛進屯滎陽王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
二月燕以表瑾為楊州刺史朱輔為荊州刺史
者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以保壽春請命於

鄴燕以瑾為楊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五月慕容令起兵於汝城被殺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嫉之及猛帥師攻洛陽請垂
世子令參其軍臨行請垂為別曰遠別何以贈我垂
脫佩刀贈之猛略垂所親以垂命費刀謂令曰王猛
疾人如仇終恐不免吾今東還便可速發令殺之而
又不覆審乃將舊騎奔燕安樂王臧于石門燕人
疑之從之汝城令自度終不得免密謀起兵汝城中
請代士數千皆厚撫之令殺牙門孟鳩城大沙圭懼
請自郊令信之引置左右遂率請代士東襲威德城
殺城郎撫城部署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將襲

鎮東將軍勃海王亮於龍城其弟麟以告亮。亮聞城拒守。涉王因侍立擊令。單馬走其黨督。涉主追至薛烈澤擒之。赦之。諸龍城白亮。為誅涉去。赦令尸而葬之。

八月秦伐燕。使慕容評將兵以拒之。

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遼陽。猛使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之。歸以秦寇馬要呂侍部李鳳梁琛樂嵩問曰。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畧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遠來為寇。安肯不戰。吾當同謀以求勝。安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歸不悅。王猛克

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造部縣督望風降附。遂入大震封亭。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嘆曰。鄭公亡矣。吾屬將為秦虜。越得歲而吳代之。卒受其福。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興。不過一紀耳。

九月秦王猛楊安入晉陽。大破燕軍於渭源。慕容評走

楊安攻晉陽。久之未下。王猛引兵助之。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人。得入城中。大呼斬閹納秦兵。遂克晉陽。執蓋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燕以猛懸軍深入。欲持久以別之。評為人貪鄙。彭固山泉鬻推及水積錢帛如丘

陵。士卒怨憤。莫有固志。猛聞而笑之。曰。慕容評真奴才。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歸遣侍中蘭伊讓評。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猛陳於渭源。使鄧羌張蚝徐成等馳赴並陳。羌等跨馬運矛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降殺又十萬餘人。評單馬走還鄴。

十一月秦王猛等破鄴。燕主暉降。將軍高允朝夜之

秦兵長驅而東。圍鄴。猛之未至。鄴旁剽劫以行。又猛至。遠近帖然。民皆安業。吏相謂曰。不復今日復見大

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可為古之遺愛矣。初。燕宜都王桓率衆萬餘屯河亭。猛平之。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屬魏。堅使鄧羌攻信都。桓奔龍城。猛散騎侍郎餘蔚。魏主帥失餘高句麗。及上黨。晉子。猛上黨太守。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猛主。猛與諸王評。臧淵。及將軍孟高。艾朗。等奔龍城。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遣一卿大夫及於時。係吏有懼色。高弼言於垂。曰。大王負英傑高世之畧。遭遇屯阨。棲息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耶。垂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有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堅使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持暉。

夙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
 負與之交結推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
 效爾又不識天命鳳屬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
 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與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
 謝之言於秦王曰慕容鳳慷慨有才豈但狼子野心
 恐終不為人用耳自慕容儼永和八年改元稱帝俾
 子暉共十九年而亡蓋故太史黃泓嘆曰燕必中興
 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自製

史 163—567

賊勇多糧畧群氏皆畏服之劉氏之亂散千金招延
俊傑或夏之人襁負歸之推為盟主漢劉聰遣使拜
為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獲氏拔劉秦州刺史劉公
大興二年降于劉曜：封為率義侯咸和四年石勒
滅劉曜洪降于石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石虎篡
位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永和五年虎
使討梁犢以功封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劉文惠陽郡公石閔諺之於遵
罷其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降于晉洪已前事
己酉穆帝永和五年
十一月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

秦雍流民初為石虎徙於司冀等州及關東今因趙
亂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眾至十餘萬
洪子健在鄴新閭出奔枋頭趙石鑒懼洪之逼欲以
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屬議之主
簿程模請與趙連和如列國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
耶引模斬之

庚戌永和六年

閏正月晉以蒲洪為冀州刺史廣川郡公

朝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以嚴浩經畧中原遣使授
洪為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
州刺史廣川郡公授其子健為假節古將軍兼河北

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以懷來之
蒲洪擊敗姚弋仲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
改姓苻氏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子襄帥眾擊
洪：迎擊破之斬首三萬餘級遂自稱三秦王又以
識文苻付應王而孫堅背有草付文遂改姓苻氏以
雷弱兒為輔國將軍梁犢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翼
魚遵為右將軍領右長史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
趙俱牛彥辛勞皆為從事中郎苻毛貴為單于輔
相

三月麻秋鳩苻洪：子健誅秋統其眾請命于晉

趙將麻秋降于洪說洪曰石冉方相持中原之亂未
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洪然之既而秋欲併其眾因
宴鳩洪：歸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原可
定今不幸為賢子所困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
可急入關言終而卒健收秋斬之統其眾去大都督
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使告表于晉且請
朝命健字建業

八月苻健襲長安十一月趙杜洪奔司竹健入長安

初趙王以王詡与麻秋鎮長安鄴中亂秋与詡去長
安還鄴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安北將軍雍州
刺史閭西夷夏皆應之苻健欲取之恐為所覺乃治

宮室於枹頭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文以賈至碩為左長文梁安為右長文段純平勞為左右司馬王魚程肱相文等為軍諮祭酒悉眾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遵弟雄率眾自潼關入兄子著率眾自軹關入從河南入潼關至羊陰後河北臨別執著子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矣既濟焚橋自帥大軍隨雄而進杜洪以張先為將軍率眾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弟郁勸洪迎健不從郁後前部降于健二道符雄殉渭北丘首毛受徐璠范首白橫皆斬洪使降于健符著

魚遵所逼城邑無不降附者洪恨固守長安符著與張先戰于渭北擒之三輔郡縣皆降符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屬狀風健遂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于是秦雍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季猛上却不下十二月符

雄辭斬之

辛亥永和七年 秦皇始元年

正月符健自稱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改元皇始長文賈至碩等請健如漢中王故事為秦王健曰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

祖妻強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親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親為長樂公以弟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著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元貴為司空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標王隨為左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強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

二月趙張平降于秦

趙并州刺史張平降秦以平為冀州牧

秦遣使問民疾苦除趙苛政

遣使問民疾苦搜羅為異寬重飲之稅弛離宮之禁

罷無用之器去奢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

壬子永和八年 秦皇始二年

正月秦符健稱帝

秦丞相雄等上言請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

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

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

張遇叛晉降于秦

趙將張遇降晉謝尚不能撫慰遇怒據許昌叛使其

將上官恩據洛陽降于秦以為征東大將軍豫州

五月秦攻張琚于宜秋斬之

六月秦苻雄敗晉謝尚之師于潁水

晉謝尚姚襄攻張遇于許昌秦遣雄畧地關東往救之戰于潁水尚等大敗奔還七月秦徙張遇及陳穎

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以楊群為豫州刺史鎮

許昌今開封府許州

十月晉遣冠軍王侯攻許昌克之

謝尚遣使攻許昌克之秦將楊郡退屯弘農

十一月秦苻雄攻隴西王擢奔涼州王擢趙將時降于晉

癸丑永和九年秦皇始三年

二月秦苻雄苻菁敗涼人于龍黎遂拔秦川以苻碩為

秦州刺史龍黎隴州吳山縣

涼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師伐秦苻雄苻菁

拒之大敗涼師虜張弘宋修王擢棄秦州苻始滅秦

以苻碩為秦州刺史鎮上邽

四月秦苻飛龍討劉康破之

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眾于平陽稱晉王苻飛

龍討擒之

五月涼王擢帥師攻上邽苻碩戰敗奔長安

六月秦誅張遇

秦主健納張遇妻母韓氏為妃儀數于眾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耻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飛龍為目兵屯龍東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事覺伏誅于是

孔特起池陽狀劉珍夏侯顥起鄠始胡陽赤起司竹

風呼延毒起蒲城北眾數萬人各遣使于晉請兵

九月秦遣苻雄苻法苻飛分討孔特劉珍胡陽赤呼延

毒

雄克池陽新孔特法克鄠新劉珍進克司竹胡陽赤

奔呼延毒

甲寅永和十年秦皇始五年

二月晉征西將軍桓溫率師伐秦戰于藍田大敗秦軍

進至灊上而還

溫說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湖口至南鄉

陽屬南步騎自淅川起武關屬南命司馬勳出子耳道

梁州以伐秦溫別將攻上洛獲秦州刺史孰敬進擊

青泥破之藍田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

攻陳倉以應溫秦遣太子苻丕相雄淮南王生平昌

王苻北平王碩帥眾五萬軍于硤柳以拒溫藍田溫

與秦兵戰于藍田苻生單騎突陣出入以十數殺傷

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冲又敗雄

于白鹿原在藍田溫戰轉而前進至灊上苻等退屯城

南秦主健以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

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苻合兵拒溫三輔郡縣皆

未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斗酒迎勞男

女夫路現者老有垂涕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苻

雄率兵襲司馬勲于子午谷破之勲退屯女媧堡涼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史毛難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為百姓除殘暴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溫歎曰雄乃再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徙關中五千餘戶而歸歆與王猛俱還猛辭不就呼延

嘉率眾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司馬勲自女媧堡令王擢將兵攻陳倉秦苻雄帥師救之擢為雄所敗司馬勲奔漢中王擢奔畧陽

秦苻雄帥師擊秦太子軍

秦主苻奕之嘔血贈魏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謀恭汎愛遵奉法度故使重之子監襲東海王爵監性至孝有志度博學多能文結英豪呂纂接疆汪梁平老皆与之善雄字元才漢文季子頭大足短秦以趙俱為洛陽刺史鎮宜陽雄中呼為大頭龍驤臨曰欲武八月秦人攻雍殺秦東關中悉平

秦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為太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為司空

實拒桓溫之功也健勤于政事教延公卿習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儒生秦人悅之

十月秦太子萇卒

萇拒桓溫為流矢所中至是卒

十一月涼王擢降秦以嘆鐵為秦州刺史

擢鎮秦州涼王畏擢叛已遣人刺之事泄又遣牛霸等帥師擊破之擢降秦以為尚書僕嘆鎮秦州秦以苻安為并州刺史鎮蒲阪

安自晉歸為姚襄所虜至是亡歸以為并州刺史

乙卯永和十一年秦主始平苻生改元壽光

四月秦立子生為太子

生幼無一目性粗暴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信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刺不堪鞭笞洪謂健曰是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萇卒其兩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以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以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

六月秦苻菁作亂伏誅以苻安都督中外諸軍事

健疾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生而自立時生

在西宮健前著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瑞

門眾望見惶俱皆捨伏逃散健執著殺之無餘所問

秦主健卒子生嗣立改元壽光健第三子

健以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

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勞

等受遺詔輔政謂太子生曰六歲苗帥及大臣執權

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生立議健曰景明皇帝廟

號高祖大赦改元群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生

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尊母墮氏為皇太

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安之女也以其娶臣太子門大

夫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董榮為

尚書

八月秦以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

徵大司馬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

鎮蒲阪魏王庾為領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

九月秦主殺其後梁氏大臣毛貴梁楞梁安

中書監胡文等言于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

東井於占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

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梁后及

太傅毛貴尚書令梁安左僕射梁楞以趙韶兄俱為

尚書令趙俱固諱以疾謂韶等曰汝等不顧宗祖

欲為滅門之事汝等可自為我其死矣遂以憂卒

十二月秦殺丞相雷弱兒

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等亂政見之嘗切齒韶等見

之生殺弱兒及其九主二十七孫于是諸羌皆有叛

心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諒闇遊晏自若彎弓露天以見朝

臣錡鉞鋸鑿不離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

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脰拉臂鋸頂刳胎比之有之

丙辰永和十二年秦青光二年

正月秦殺其司空王墮尚書令辛牢

司空王墮性剛峻疾董榮等如仇公朝未嘗與言每

呼董龍雞狗字榮小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于生曰天

譴甚重宜以責朝臣當之生曰貴臣惟大司馬及司

空耳榮曰大司馬國之懿親生叔父王安不可殺也乃

殺王墮臨刑榮曰今日後敢比董龍雞狗耶并殺其

甥杜郁韶所惡也生宴群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

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引

弓射牢殺之群臣震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二月涼王張玄靚稱藩于秦

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遠秦軍關賈梁殊便于涼說

涼王賈殊至姑臧涼丞相張璠見之曰我晉臣也臣

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厚賈珠曰晉王与君隣藩
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璵曰吾國盡忠事晉
於今六世矣若与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
士民之節其可乎賈曰晉室衰微隳失天命固已久
矣大秦威德方盛涼王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若
以小事大局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璵曰如君言
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秦征
東何辱命焉賈珠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
後服主上以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君若不
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恐河右非君有也璵
曰我跨據三州涼州河州沙州張氏所也帶甲十萬伐人有餘况

于自守賈珠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殺函民物之饒
孰若秦雍先帝戎旗西指水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
易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
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璵曰苟事當決之于王
非身所了賈珠曰涼王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
危繫君一舉耳璵懼乃以主觀之命遣使稱藩于秦
以主觀所稱官爵而授之

四月秦殺其光祿大夫程肱強平強太后卒
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光祿大夫程肱以為
妨農生穀之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宮中驚擾或
稱賊至宮門盡閉五日乃止推告賊者剗其心左光

祿大夫強平諫曰天降異災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
以應之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廣平王黃眉前將軍飛
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弗聽出黃
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成陽太守猶惜其驍勇
故弗殺強太后以憂卒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
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譟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
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
去春以來連閔之凶至于長安虎狼為暴盡則絕道
夜則發屋凡殺心百餘人不食六畜群臣請禳之生
曰野歎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禱之有正以犯罪者
多故助朕殺之耳

十月秦殺其太醫令程延

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程延診之延曰陛下無他
疾食棗多耳生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新之

丁巳升平元年秦主生永興元年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曰太白罰星東井秦必有暴兵起生曰
太白入東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

四月秦遣符黃眉等擊姚襄新之襄弟襄帥眾降

襄將圖關中遣姚蘭畧地數城姚蓋生王欽等各將
兵招撫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符飛
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

秦殺苻黃眉

黃眉師還秦主不之賞又數眾辱之黃眉怒謀弑生
事泄殺之

苻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苻堅建節將軍鄧
羌帥師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詣黃眉曰襄素強狠若
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必忿忿而出可以擒也五月羌
率騎壓其壘門而陣襄怒悉眾出戰羌佯下勝而走
襄追之至于三原陽縣界羌曰騎擊之黃眉等大眾
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馬曰驪駒忽斃為秦兵所
殺弟長帥其眾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
生以王禮葬弋仲于孤磐天水以公禮葬襄

五月秦殺其太師魚遵王猛見苻堅于長安

秦王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語曰東海大魚化為龍
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并其子十孫
金紫光祿大夫牛夷俱禍求為荊州生不許以為中
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軻雖無驥足
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
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獵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
爵位處卿卿俱歸而自殺生餘酒無盡夜或連月不
出秦事不省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固以為奸
或至中而乃出視朝秉辭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
強欲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或

利人皮面使之歌舞臨現以為樂嘗問左右曰吾自
臨天下外間何所聞或曰聖明罕世天下惟歌太平
生怒曰汝而稱我耶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
刑罰微過又怒曰或謗我亦斬之勳舊親戚殺之殆
盡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
故姚襄秦軍薛讚推翼善讚等密說堅殺生而自取
堅以問尚書呂婆樓曰僕刀環工人不足以辦大
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諮
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
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六月秦苻堅殺秦主生自立為秦天王改元永興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言于堅曰主上失德上下
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
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然眾生
趙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何法兄弟亦不可信
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彊德
帥壯士五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
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釋仗歸堅生捕醉寐堅
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
不拜之堅兵皆笑堅兵引置別室廢為趙王尋殺之
謚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
兄年長宜立群臣皆請立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

秦天王大赦改元諡昭穆臣趙部董榮等二十餘人
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荀氏為皇太后妃荀氏為皇
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
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平安
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弟馥為
陽平公馮為河南公王子為長樂公暉平原公照廣
平公敞鉅鹿公以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
強德為領軍呂望接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
融好文學明辨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
善射射擊刺少有令名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
經營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至亦有文

武才幹治民新獄皆亞于融李威知王猛之賢屢勸
堅以國事任之

八月秦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薛瓚為中書侍郎與
王猛並掌機務

九月秦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量
才擢用

十月秦張平遣使降于晉：拜為并州刺史

平據新吳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
餘里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數與燕秦為敵國十月
平寇畧秦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諸軍事鎮蒲阪
以禦之

十一月秦主堅殺東海王法

荀太后以法長而賢恐終不利于堅与李威謀賜法
死堅与法訣于東堂慟哭唾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
數為清河公

十二月秦免程卓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卓官以猛代之堅舉
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窮困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
雖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并平二年 秦永興二年

三月秦人討張平敗之於銅壁平復降

堅討張平以郗羌為前鋒督獲軍於汾上平使養子

耗禦之耗多力趨捷能曳牛却走城無高下皆可起
越与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堅至銅壁平盡眾出戰
耗單馬大呼出入秦陣者四五堅募人生致之虜楊
將軍呂光刺中之郗羌擒耗以獻眾大潰平惧請降
堅拜平右將軍耗為虎賁中郎將耗本姓石堅寵待
甚厚秦人稱郗羌張耗皆萬人敵

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用漢
九月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
利公私共之秦兵息民早不為災
秦殺特選樊世

王猛曰親用事宗親勳者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以臣家佐秦王使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猛以白聖、曰必殺此老臣然後百僚可肅勅斬之于是群臣見猛皆屏氣已未升平三年 秦改甘露元年

五月秦王如河東六月大赦改元甘露八月秦以王猛為侍中、書令領京兆尹

特進強德太后之弟酈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領京兆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聖馳救不及朝廷震怒奸滑屏息聖嘆曰吾今始知天

下之有法也

十二月秦以王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唐侍中、書令領選如故

猛上疏請讓固舊陽平公酈光祿散騎任群處士朱彤自代聖不許而以彤為侍中、書監左僕射任群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彤為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選權傾內外以李威為預軍梁平老為使持節都督北岳諸軍事鎮北大將軍以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為雲中護軍戎雲中之南

庚申升平四年 秦甘露二年

正月秦分司隸置雍州

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新督安定五郡耳

二月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

衛辰降秦請田內地秦未秋去秦王許之雲中護軍賈雄遣騎襲之聖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點白衣領職衛辰于是入居塞內復歲

十月烏桓沒奕干降秦

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率眾數萬降秦、慮之塞南陽平公融曰戎狄人而欺心不知仁義稽顙內附

非感恩也今處塞內與民雜居彼窺產寔必為邊患不如徙之邊外以防未然聖從之

辛酉升平五年 秦甘露三年

十二月秦命牧伯守宰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之人

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莫敢妄舉請託不行士皆自勵內外之事悉皆稱職田疇修

開倉庫充寔盜賊屏息

壬戌哀帝隆和元年 秦甘露四年

五月秦王臨視太學

聖考第諸生經義与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甲子興寧二年 秦甘露六年

七月秦符騰謀反伏誅

河南公騰秦王生之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
人王猛言于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

九月秦命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

秦命公卿各置三卿并餘官皆聽自丞相獨為置郎
中令富商趙振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為卿黃門侍
郎程惠請治之堅下詔曰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
更橫溢如此宜令有司推檢辟召非人者悉降罰為
侯自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 內工商
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于是平陽等五人
皆降爵為侯

乙丑興寧三年 秦改建元元年

七月匈奴右賢王曾戰左賢王劉衛辰叛秦討平之

穀叛寇杏城秦王堅自將討之八月擊破其眾載諸
降使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于木根山在朔方 堅

以穀為雁門公衛辰為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

十月秦苻幼襲長安留守李威擊斬之

幼亦生之弟以秦王巡撫朔方卒杏城之眾乘虛襲
長安威為留守擊斬之

丙寅帝太和元年 秦建元二年

七月秦王猛楊安姚萇寇南鄉
秦遣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楊武將軍姚萇等

寇南鄉晉剡州刺史桓豁救之軍于新野秦兵掠漢
陽民萬餘戶而還

丁卯帝太和二年 秦建元三年

二月秦王猛等帥師討欽陵

初隴西李儼據郡降秦復通于涼羌欽陵以畧陽叛
秦稱臣于儼于是拜置牧守与秦涼絕秦遣王猛
姜衡鄧羌姚萇等討之涼亦遣將軍楊通常據討李
儼欽陵却落先属姚弋仲聞萇來皆降王猛遂克畧
陽欽陵奔白馬戎部白馬 秦以姚萇為隴東太守

四月王猛執李儼以歸

涼張天錫攻李儼進屯左南屬晉 儼惧退保枹罕遣

使謝罪于秦以求救秦王堅遣楊安王撫會王猛救

枹罕涼張通逆戰猛大破之与天錫相持于城下

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与凉戰當保壁高

壁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

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而西不亦可乎天錫

謂諸將曰吾本來伐叛不來与秦戰遂引兵歸猛遂

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凉州刺史鎮枹罕儼至長

安堅以為光祿勳歸安侯
五月匈奴曹載遣使於燕
秦王堅聞聞太原王洛平陰有圖燕之意使曹載發
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辦為之副以視之燕司

空皇甫真兄腴從子奮覆皆任秦辦至燕歷造公卿
謂真曰貴兄常侍朕為秦世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
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
得無因緣假託乎曰請詣治之太傅評不許辦還謂
堅言燕朝政無紀綱寔可圖也鑒機識變唯皇甫真
耳堅曰六州之眾此并冀豈得不使有一智士曹毅
尋奔秦分其部為二使毅長子璽統西部次子質統
東部

十月劉衛辰奔秦

衛辰為代所破秦奔秦送衛辰歸朔方遣兵戍之
秦諸公苻柳苻雙苻虔苻武舉兵反

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皆雙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
雙復弟洛州刺史魏公虔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虔
主簿姚眺諫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柳據蒲阪
并州雙據上邽秦州虔據陝城洛州武據安突治前
皆使子舉兵反堅遣使諭其罷兵各從其位一切如
故各割裂為信皆不從

戊辰太和三年 秦建元四年

正月秦遣王猛等討苻柳等殺柳雙武進攻陝城
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萑分討上邽安突補
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柳光攻蒲阪前將軍楊安

武將軍張蚝攻陝城魏公虔以陝城降于燕諸兵接
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陝城西三月楊成世為雙所
敗毛萑亦為武所敗秦還秦復以武衛將軍王鑒寧
朔將軍呂光等討之心月雙武乘勝至榆眉王鑒欲
連戰呂光曰彼新得志氣勢方銳俟其糧盡必退
而擊之無不克也二旬雙等果退遂追擊雙武大破
之武乘安突與雙俱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柳數挑戰
猛不應柳以為畏之五月辛未西趨長安去蒲阪百
里柳光夜襲敗之猛復邀擊盡俘其眾柳與數百騎
入城猛光攻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新雙武將其妻
子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新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

阪與王鑒等會攻陝城秦以左將軍苻雅為秦州刺
史長平公王為雍州刺史

十二月王猛等拔陝城獲苻虔殺之以苻柳為并州刺
史鎮蒲阪柳光為洛州刺史鎮陝城

虔至長安堅問何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
屢謀逆亂臣恨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
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虔死原其七
子以長子襲魏公爵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
諸弟之無後者生書曰厲太后曰虔與雙俱反雙獨不
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
可以無後至于仲群雙字不顧太后謀危宗社天下之

法不可私也雙生同擢挑眺為段即守
已巳太和四年母弟建元五年

八月秦遣荀池鄧羣率師救燕

晉桓溫帥師伐燕屯軍枋頭燕人俱遣散騎侍郎樂
嵩求救于秦許嵩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群臣
議之皆曰昔桓溫伐我燕人不救今溫伐燕我何救
焉王猛密言于秦王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
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燕冀之兵引并豫之粟則
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擊之溫退燕亦病
矣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荀池等救
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溫為慕容評所敗奔還荀池邀

擊溫于燕又破之始末見燕國年表

十月燕遣黃門侍郎梁琛使于秦不謂君命可謂

燕秦既結好使者救往還燕遣散騎侍郎慕容黃門
侍郎梁琛相結如秦秦與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
東方之事尋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陰歎自託于猛
頗泄其寔琛至長安秦王堅方攻于萬年馬欲引
見琛曰秦使至燕之君臣朝服饗禮酒掃宮庭
然後敢見今秦王款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
辛勣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
禮且天子稱東與所至曰行在何常居之有又春秋
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

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窺我王畧燕危秦孤
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今強寇既
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好若忽慢
使臣以卑燕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
行曰秉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分耀安得以
秉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
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堅乃為設行宮百僚
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琛兄奕事于秦堅使奕
客館琛于奕舍琛不可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
琛卧起間問東國之事琛曰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
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歎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

所歎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所得論兄何問焉王猛
勸堅留琛堅不許

十一月燕慕容垂奔秦以為冠軍將軍宿從侯始末見燕國年表

垂為太傅評所忌乃与世子令兄子楷等皆奔秦初
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聞垂至大喜
如迎執手曰天生賢傑相必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
數也要當与君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
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
之忠不亦可乎垂謝曰霸旅之臣免死乃幸本邦之
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賞

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視之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父
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施以風雲將不得復制

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
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宿徒侯

十二月秦遣王猛等帥師攻燕洛陽

庚午太和五年 秦建元六年

正月燕慕容廆以洛陽陽秦秦見燕

燕人買盟不与秦虎牢地秦王堅怒使輔國將軍王

猛建成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師攻洛陽王猛

以書遺燕荆州刺史武成王筑曰國家今已塞成車

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艱閑取鄴都金

墉窮城外無救援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

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荆州刺史

慕容令奔還燕令本燕人不書歸而書

王猛之叢長安也請慕容令恭其軍及將行造慕容

垂為別從容謂垂曰遠別何以贈我使賄物思人垂

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前親金照詐為垂使者

賁刀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

仇誅戮日深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今東還

便可速發金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

奔樂安王斌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俱而出走及燕

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

委身投朕贖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
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待
之如舊燕令始末見

秦梁成鄧羌等敗燕軍秦以羌鎮金墉

燕樂安王斌破秦軍擒其將劉猛王猛使成羌擊走

之留羌鎮金墉以桓寅為弘農太守代羌戍宛城而

還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辭不

受

六月秦遣王猛楊安等帥師伐燕秦見燕

秦王堅命王猛督領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

以伐燕堅送王猛于灊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

先破壺關平上黨上黨治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散舟車糧運水陸俱進

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伏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

如風掃葉願不煩鑒與親記庶霧但速勒所司部置

鮮卑之所耳堅大悅猛遂進攻壺關楊安分攻晉燕

遣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之猛克壺關執

上黨太守慕容越所過郡縣望風降附楊安攻晉陽

久之未下猛留荀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又克

之執燕并州刺史慕容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于

潞川十月猛留兵戍晉陽進兵潞川与慕容評相持

使將軍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

將斬之卿羌諸省之弗許又請頭與成功戰以贖之
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謂羌義而有
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教之羌詣猛謝曰吾試
將軍耳將軍于即將尚爾況國家乎評畏猛不敢戰
欲待久以制之猛遂却度間道出評營燒其輜重火
見鄴中無遣使趣評大俱請戰猛陳師而誓之曰
王景畧受國厚恩任蒞內外今與諸軍當竭力致死
有進無退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
不為美乎眾歆聽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
軍之眾謂鄴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勁敵成
敗之舉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

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突太守
萬戶侯相康雍州治安定在羌不悅而還俄而兵交
猛召羌、駿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
耗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
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
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十一月秦王猛等破鄴燕主暉出降恭見燕國年表

秦兵長驅而東圍鄴猛奏于聖曰臣以甲子之日大
破魏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
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聖報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
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

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至也遠近帖然
魏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
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
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宰以祭之十一月秦主堅留
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
萬七日而至安陽屬魏要祖父時故老苻洪父子先
老尚在迎之猛潛詣謁堅請曰奉臣威靈擊亡之
安陽故晏之猛潛詣謁堅請曰奉臣威靈擊亡之
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鑒興遠臨脫
有不虞悔之何及堅使柳羌攻信都鄴城中燕散騎
侍郎餘蔚扶餘辛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
人夜開北門納秦軍燕主暉率左右奔龍城堅入鄴

宮使郭虔追燕主暉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
辛文武出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秦凡得
即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
燕宮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釋梁琛于獄除中書
著作郎燕苟純諱琛堅聞悅館之志恨不及見拜
其子為郎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
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楊安爵博平縣侯
以鄴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侯
郭虔為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
賜爵襄城侯賜爵者止有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

常璉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魏郡之首郡陽平為輔郡故用泰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固舊以任之以燕申紹為散騎侍郎與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一燕循行關東州郡現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燕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顧記室督秦主監白郭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侯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車騎都尉李洪為附馬都尉此燕之三公也皆奉朝請李却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其餘

封署各有差燕故太史黃泓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乎
恨吾老不及見耳汲即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

年秦必復為溫有

辛未太和六年桓溫廢之十一月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建元七年

正月晉大司馬桓溫將兵討袁瑾秦人授之溫擊敗秦

軍校壽春獲表瑾等誅之

初溫自廣陵率衆討袁瑾圍壽春袁瑾等求救于秦

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鑿于石橋肥水大破之秦
兵逼屯慎城屬汝遂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家族送
建康斬之理素真之子桓溫敗苻頭歸罪于真降

秦徙閬東民夷于閬中

徙閩東豪傑及謀逆十五萬于閩中處烏桓于朔馮
北地丁零翊弒于新安浥地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
者聽之

二月秦以韋鍾等為諸州刺史

常鍾為青州刺史周廢梁成為豫州刺史宋廢徐成
為并州刺史晉王鑒為豫州刺史宋廢彭越為徐

州刺史城鎮彭皇甫覆為荊州刺史鎮晉陽荊州原治襄陽今秦末得覆

晉陽姜字為涼州刺史王統為益州刺史涼州屬秦
置益州于扶風界西縣侯苻雅為都督秦晉涼雍

州諸軍事秦州牧晉州即涼州楊安都督益梁州

諸軍事梁州刺史秦無益梁二州長公樂王為征
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欲圖之故置刺史王守令宜得

入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
除正

四月秦符雅揭安排莠等帥師伐仇池揭纂降以揭安鎮仇池

仇池楊氏初降于晉復通于秦至纂與秦絕又与叔
統爭國相攻秦使雅等攻之兵至驚峽仇池纂帥師
拒之与秦兵戰于峽中大敗死者什三四纂遁還
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秦纂惧亦出降送纂

於長安以楊統為南秦州刺史仇池之南故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涼張天錫稱藩于秦

堅命王猛為書馬天錫諭以禍福秦既得關中復破仇池天錫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

五月吐谷渾王辟奚遣使獻馬於秦

辟奚聞楊纂敗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滋川侯辟奚葉延之子好學仁厚無威新尋卒子視連立辟奚視連事另錄附

八月秦進鄧羗鎮軍將軍位特進

王猛請以羗為司隸堅下詔曰司隸重收皇畿吏責甚重光武不以吏事虛功臣實責之也方委羗以征伐之任司隸何足以膺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辦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

涼州治金城自天水徙金城

秦以乞伏吐雷為勇士護軍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于度堅山司繁率眾拒于沅川在天水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皆降其眾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其後叔吐雷為

勇士川護軍統其部眾

壬申歲安二年 秦建元八年

二月秦以慕容評為范陽太守

慕容垂言于秦王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三月秦詔舉經藝之士

秦下詔問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還還民

六月秦召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

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族如故仍帶特進散騎常侍清河侯也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冀州牧代王猛鎮也

勅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劾堅

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如骨肉人主勞于求才

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以為

優崇朕自求安遠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任非其

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

而以分陝為先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而歸至是召為

相以符融代鎮鄴

八月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傳之尊事繁京收任大總督我
機出納帝命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錄也提督我機
聯也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鄒之賢尚不能
兼況臣猛之無似章三四上堅不許猛剛明清肅善
惡者白放黜素尸顯板出滯勸謀農桑練習軍旅官
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因大
治

秦以燕尚書郎高泰為尚書郎泰因請還州許之
陽平公融坐擅起學宮為有司所糾融問申紹曰誰
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辨有胆志可使也先
是猛屢辟泰、不起至是融謂之曰君子教人之急

卿不得復辟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
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
何謂也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桓以稷下垂教
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魯齊不聞褒美乃更煩有
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
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嘆曰高子伯豈陽平
所宜吏乎言于堅、召問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
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寔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
矣以為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癸酉考武寧康元年 秦建元九年
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兵襲仇池秦楊安敗之遂攻

漢川漢中即
亮使子其廣襲仇池為楊安所敗阻水諸戎皆委城
奔潰亮俱更守磐陰九月安進攻漢川
十月秦使王統來彤等率師寇晉梁益二州悉陷之以
楊安為益州收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襄
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刺史鎮仇池

秦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出漢川前禁將軍
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出劍閣入寇梁益晉梁州刺史
楊亮拒之戰于青谷兵敗奔固西城屬魏形遂拔漢
中徐成克劍閣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旆固守涪城
遣步騎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為朱彤所獲旆遂降

于安魏書十一月安克梓潼晉桓豁遣江夏相竺瑾
援梁益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
仲孫拒朱彤于綿竹聞毛當至城却仲孫率眾奔南
中秦遂取梁益二州即梓潼夜即皆附于秦、以楊安
等分鎮其地堅欲以周旆為尚書郎旆曰蒙晉厚恩
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
之責不以為榮況即官乎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
匹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曰晉朝元會与此何
如旆攘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屢
請殺之堅待之彌厚死後事也
秦使乞伏司繁鎮勇士川天水

鮮卑勃寒掠隴右遠司繁擊之勃寒降遂使司繁鎮
勇士川

舊出箕尾經太微掃東升

舊長十餘丈四月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
于堅曰箕尾燕分東井秦分今舊起箕尾而掃東井
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
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責盛莫二臣竊憂
之宜剪其魁桀以消天變不聽陽平公融疏曰東胡
本非蕃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森然滿朝狼虎
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
六合為一家視夷狄如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

惟修德可以禱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惧外患乎
甲戌寧康二年 秦建元十年

二月秦朱彤趙整請誅鮮卑不聽

秦明光殿有人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遺索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趙整固請誅
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
書及而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即
也夫人与堅同輩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萬
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羣
乙亥寧康三年 秦建元十一年
六月秦王猛卒不書官也

猛疾堅親祠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臣諸通禱河嶽
諸神猛疾少瘳為之歡殊死以下七月堅親至猛第
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西羌戎之仇
敵終為我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殮
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天下耶何奪
吾景暮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秦詔置聽訟觀增重儒教禁老莊圖識之學

堅詔置聽訟觀于未央南五日一臨以求民隱增崇
儒教禁老莊圖識之學記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
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長上將士皆令受

學長上宿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官置典學
教授教振庭選閣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
王佩讀識堅殺之學識者遂絕
丙子太元元年

三月秦人寇南鄉拔之山蠻皆降于秦南鄉屬南陽伊洛以北長山大谷皆秦居之

七月秦遣苟長等帥師伐涼張天錫入朝于秦悉收涼
地拜天錫為輔義侯以梁熙為涼州刺史姑臧秦見
秦遣閭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且使武衛將軍苟
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以兵
從之天錫不從殺負殊率軍拒戰悉敗北八月秦

兵濟自清石津板經縮城降涼將焉建敗常捷殺席
功進臨姑臧天錫面縛請降送于長安堅封為驃義
侯拜北部尚書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
七千户于關中餘皆安堵如故熙清儉愛民河右安
之以涼臣彭和正蘇膺張烈趙凝楊幹索泮宋皓等
隨才擢用晉桓冲聞秦攻涼遣兵四出救涼聞涼州
敗沒皆罷兵

十月秦遣苻洛帥師擊代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于秦主堅以幽州刺史行
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冀兵擊代又使并州刺
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彤
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度率步騎東出和龍西
出上郡皆与洛會以衛辰為卿尊十一月代王什翼
健使諸部禦秦兵俱大敗捷奔陰山秦兵退捷還雲
中

十二月秦謀代寔君等分代為二部

秦見代年表

什翼健為庶子寔君所弑國中太亂健孫珪幼其母
賀氏以珪走依賀紇秦主堅召代長史熙鳳問以亂
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等至
長安車裂之從熙鳳之謀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
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劉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順
氏以珪依庫仁行唐公洛以健子庶岫年長遷之長

安堅使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
百年之業禮命河右叛換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
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
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寇俘降百萬聞土
九千五帝之前未賓周漢之前未至莫不重譯來王
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
爵三級于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鄧羌為并州刺
史慕容紹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戎
雲中南粵蜀漢兵疲民困危亡近矣冠軍叔父必能
恢復燕祚吾屬但當受命以待時耳

西障氏羌俱降于秦

初秦既克涼州議討西障也西障氏羌堅曰彼種落褊
居宜先撫諭不從然後討之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
宣慰庭中將軍曷飛率軍隨之飛念其恃險不服縱
兵擊之太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新前鋒督
護備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附貢獻者八萬三千
餘落

丁丑太元二年 秦建元十三年

秦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
秦以熊迦為將作長文領將作丞
趙放將熊迦屢為秦主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乃
使迎領職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頑在精巧慕容

農私言于肅曰白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時不可失肅曰天下事非卿所及

戊寅太元三年 秦建元十四年

二月秦寇襄陽

秦遣征南將軍長樂公王武衛將軍苟長尚書慕容暉率步騎寇襄陽以荆文楊安帥眾為前鋒以征虜將軍石越出魯陽關南陽郡京兆尹慕容垂楊武將軍姚萇出南鄉領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出武當會攻襄陽四月秦兵至沔北晉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兵五千

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王督諸軍攻中城序母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同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晉桓冲在上明江陵縣西恨秦兵之強不敢進至欲急攻之苟萇曰吾眾十倍于敵糧糈山積但稍徙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饒道絕其援兵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我王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晉太守鄭喬与王會于襄陽

七月秦師寇淮陽行貽晉以右將軍毛虎生鎮姑熟以禦之

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晉沛郡太守戴逵字于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兵攻淮南諸城為征南基紐之勢聖後之使後將軍俱難後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即保入寇淮陽八月彭超攻彭城

十月秦却大宛汗血馬

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大宛獻汗血馬熙曰吾嘗慕漢文為人使群臣作止馬詩而返之

秦符重謀反被赦散之

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命長史呂光收重

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

己卯太元四年 秦建元十五年

二月秦人陷襄陽以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

初秦御史中丞李柔勅長樂公王師久無功請徵下廷尉堅乃遣使切讓并賜王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殺王得詔惶恐命諸將併力攻之堅欲自將攻襄陽符融等固諫而止晉遣劉波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秦引退稍遠序又不設備督護呂伯護密送款于秦請為內應攻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呂伯護為不忠斬之以中臺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張蚝為并州刺史

秦慕容超拔順陽執晉太守丁穆今南陽南鄭州

秦人拔彭城盱眙進攻淮南圍三阿晉兗州刺史謝玄帥師大破之秦人遁

秦遣彭超攻彭城俱難等攻淮南即縣晉兗州刺史謝玄帥師救彭城軍于泗口欲報載還而不可得部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為秦所獲賂使云南兵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兵已至我軍行未報為賊所誘勉之秦人殺之超輜重在留城屬彭城謝玄揚教向留城超聞之釋圍還保輜重載還率彭城之眾奔玄軍超隨後彭城留徐襲守之南攻盱眙俱難亦克淮陰留部保戎之倉攻淮南五月拔盱眙執高嘉內文毛環之高嘉倫同也成將貽圓幽州刺史田洛子三

阿應今實去廣陵百里朝中大震臨江列戍遣謝石屯涂中除毛安之屯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擊敗難超難超退保盱眙玄與田洛進攻盱眙難等又敗退淮陰玄遣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殺即保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逵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秦主堅聞之大怒徵超難還超自殺難削職以毛當為徐州刺史毛蓋為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鎮下邳

四
月秦韋鍾拔魏興晉太守言掣阮之
鍾固扼逾歲晉遣右將軍毛虎生繼之為秦將張紹等所敗虎生退屯巴東鍾拔魏興執掣、不言不食

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字丁彥遠字穆潔已于後言祖冲之字開口而死何晉之多忠臣也

庚辰太元五年 秦建元十六年

正月秦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鎮薊

四月秦苻洛苻重叛遣實衡呂光討平之

幽州刺史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耳之微自以有威代功求開府儀同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復以洛為使持節征南大將軍益州牧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為將相而皆懷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此必有陰計治中平規勸之舉兵反洛乃自稱秦王徵兵鮮卑烏桓詣國諸國皆曰

吾為天子守藩不能為行唐公行逆洛頃欲止平規曰今事形已露何可中止洛乃遣兵三萬助北海公戎薊卒眾七萬發和龍堅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王也州偏狹不足以容萬乘湏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重洛健兄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右將軍實衡步兵校尉呂光帥師討之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悉薊城之眾与洛會屯中山有眾十萬五月實衡等戰于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石越自東萊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于涼

州之西海郡

六月秦召陽平公融為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長樂公王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

八月秦分幽州置平州

秦以諸氏種類繁、分各氏十萬五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分幽州置平州、今遼東、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梁諱為幽州刺史、鎮薊、毛璆為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平原公暉為豫州牧、鎮洛陽、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諸公等各配兵戶三千、監送至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

痛哭哀感路人、趙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傳勞、勞父是仇、援琴即伯勞、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誰堅笑而不納、十月、以趙望為秦州刺史、趙遷為洛州刺史、姜孚為寧州刺史、十二月、以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毛當為東豫州刺史、鎮許昌

辛巳太元六年 秦建元十七年

十一月、秦閭振吳仲兒竟陵、晉南平太守桓石虔率軍桓石民擊破秦兵、援管城、獲振仲、斬之、

壬午太元七年 秦建元十八年 晉周旋及秦苻陽王皮謀叛秦事覺、被收、堅皆赦之、號

卒于朔方

東海公陽字法散騎侍郎王皮、字稚周旋共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之、陽曰、臣父死、不以罪為父復讐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號曰號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號屢謀反、秦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以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徙皮號于朔方、號遂卒于其地、堅以扶風太守王永為

幽州刺史、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永清修好、學故用之、

秦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于長安

九月、秦以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帥師討西域、

車師王彌寔、鄯善王休密、駝入朝、請為懲導、伐西域之不服者、堅乃使呂光統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公平融諫不從、

十月、秦大會群臣、謀入寇、秦主堅令群臣于太極殿、議曰、吾自承業、垂三十年、

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寧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如何秘監書來形曰陛下恭行天罰晉主不啻懸軍門則走死江漢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江表偉人君臣同心內外輯睦以臣觀之未見其可太子左衛率石越曰歲鎮守斗極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何險之足恃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吾當与汝決之對曰

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吾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不可伐者皆忠言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果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育平羗羯布滿畿甸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于肘腋腹心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慕容垂言于堅曰弱併于強小併于大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

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獨江南獨遠王命豈可復留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謂不集陛下新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堅大悅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東伐駿不能旦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統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群臣又使堅素所信重沙門道安乘間言之堅不聽安曰必不得已陛下駐驂洛陽遣使奉尺書于前諸將統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又不聽堅所幸張夫人上疏曰妾聞天地之生萬

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順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而請驗之天道訪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噪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兵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嗥鹿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敵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係賢人之用舍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幽州蝗是歲大熟

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劉蘭率幽冀青并民撲除之蘭討蝗經秋各不能滅有司奏徵蘭下廷尉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癸未太元八年 秦建元十九年

正月秦呂光發長安西討

光以鄒善車師二王為嚮導師西行

三月晉荆江都督桓冲帥師伐秦攻襄陽不克引還

冲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

蜀拔五城漢屬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冲

自率大軍攻襄陽六月別將攻萬歲筑陽板之萬歲

順陽屬秦使鉅鹿公嚴慕容垂等救襄陽張崇救武

當張耗姚萇救涪城嚴等軍進冲退沔南七月郭

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

歸慕容垂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

光照數十里冲惧退還上明冲督荆州移鎮張耗出

斜谷楊亮引兵還

八月秦主堅大舉寇晉

堅選良家子二十已下有材勇者拜羽林郎又詔曰

其以司馬昌明字武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

書桓冲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

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款

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言于堅

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

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

苟為搜括以倉陛下之意今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

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悔不聰達融督張耗慕容垂等

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

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

卿其勉之實銜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

然慕容垂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

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能興成之堅發

長安成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

九月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

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潛運

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頓口十月攻壽陽克之執

徐元喜等晉遣謝石謝玄桓伊謝琰等將兵八萬拒

之使胡彬率水軍五千救壽陽慕容垂拔郢城江夏

縣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淮水東通壽春縣合江口

今汝陰下縣

十一月晉征虜將軍謝石前鋒都督謝玄等大破秦兵

于淝水秦主堅遁歸長安錫朱序等皆歸晉

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
兵謝玄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陳憚成不敢進
胡彬以賊盛糧盡潛遣使告石秦人獲之送于陽平
公融、馳白秦主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
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于青
陽道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
秦兵百萬之眾盡至誠難与為敵今乘諸軍未至宜
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謝琰勸
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
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而待之牢之直
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新成及弋陽太守王泳分又兵

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執
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食諸軍水陸繼
進秦主堅与融登青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
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北在寺春顧謂融曰此必
勁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惧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
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
水此又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
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不歡許秦主
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威而殺之蔑
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
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畏陳歎

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
擊之至于青岡去青陽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
蔽川塞野其走者聞風散潰唯啼嗟皆以為晉兵且至晝
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初秦兵
少却朱序在陣後呼聲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
与張天錫徐元喜皆奔晉獲堅所乘雲母車田代抄
四望皆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
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薛曰陛下
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安有子飼其父
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
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

三萬人獨全堅与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于垂曰秦
主兵敗委身于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時不可失
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
彼以赤心投命于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
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
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報仇雪恥非負宿
心兄奈何得而弗取垂曰我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
無所逃死于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
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
若以還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關西會非吾
有也秦軍趙秋及垂親黨多勸去殺堅垂皆不從悉

以兵授聖平南將軍慕容暉屯勳城聞聖敗棄其衆
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暉不從秦王聖收
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

秦命慕容岳安集北鄙

慕容暉謂岳曰尊不通人于險其義散足以感動天
地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于未熟與自
落不過晚旬日之間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岳心善
其言行至浞池言于聖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
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固過謁陵廟聖
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慕容岳勇
畧過人世豪東夷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寇

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
凌雲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聖
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尚不食言況萬乘乎
若天命有異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
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聞東之亂自此始矣
聖不聽遣將軍李蠻閭亮尹固率衆三千送岳權翼
盛遣壯士邀岳于河橋南空倉中岳疑之自涼馬塋
結草茨以渡橋之西平津使與軍程同衣已衣束已馬
與僮僕赴河橋伏發同馳馬得免

十二月秦主聖還長安

聖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淩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

事者之家遣石越率精卒三千戢鄴張耗率羽林五
千戢并州毛當率衆四千戢洛陽

秦呂光至西域焉耆諸國皆降光進攻龜茲

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諸國皆降惟龜茲王
純帛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秦遣乞伏國仁討乞伏步頽于隴西

秦王聖之南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
國仁叔父步頽反于隴西聖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
之大喜迎國仁于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逆
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反聖敗國
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奪而併之衆至十餘萬國
仁

叛秦以後
入西秦

丁零翟斌起兵叛秦、使慕容岳討之岳叛與翟斌合

翟斌叛秦丁零本居山中謀攻秦豫州收平原公暉

于洛陽聖驛書使岳討之岳叛秦與翟斌合入後燕

甲申太元九年 秦建元二十年

正月晉劉牢之等攻秦譙城魏興上庸新城俱拔之

應揚將軍劉牢之攻譙城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

庸新城俱拔之將軍楊佺期據城固守走潘猛

燕王岳引兵圍鄴年見後燕

三月秦慕容泓起兵于華陰秦遣苻叡寶衝姚萇率師

討之泓冲事以後
入西燕年表

泓聞秦攻鄆亡奔閔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亦起兵
屯華陰殺秦將強永自稱濟北王秦主堅謂權翼曰
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閔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
若泓何乃以廣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阪徵鉅鹿公
廩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以左將軍寶衡為
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
秦慕容冲起兵平陽進攻蒲阪秦使寶衡討之
秦以苻定守信都苻紹守高城苻亮苻謨守常山苻鑒
守中山信都屬長樂高城屬渤海
四月慕容泓擊殺苻廋秦姚萇奔馬牧以叛秦事入後
秦表

泓欲奔閔東廋粗猛敵欲肥兵邀之姚萇曰鮮卑
有恩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聽令出閔不可遏也但
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廋勿從戰于華澤華陰之澤
兵敗為泓所殺萇遣趙都姜協詣秦謝罪堅怒殺之
萇恨奔渭北馬牧自稱大單于萇豪俱歸之遂叛秦
秦寶衡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慕容泓見西秦無
四月晉竟陵太守攻襄陽秦都貴奔魯陽貴先為荆州刺史領彭城
五月秦張五虎據豐陽降于晉
秦苻定苻紹以信都高城降于燕
六月秦王堅帥師擊後秦
堅帥步騎二萬擊萇于趙氏塢在北使將軍楊壁等

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萇弟尹買萇軍中無升秦
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俱在北後秦人恟懼有
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
寸餘而已軍復振堅嘆曰天亦佑誠乎
晉將軍劉春攻魯陽秦都貴奔還長安
後秦姚萇擊敗秦軍獲其將楊壁徐成毛當
七月慕容麟叛常山秦苻亮苻謨降進克中山執苻鑒
冀州皆為燕有
惟王守鄆而已
秦苻暉棄洛陽遁歸長安晉荆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
河南太守茂安北戍洛陽
秦與西燕戰于蒲上秦師敗績慕容冲據阿房

堅聞冲兵浸近長安乃引兵歸遣苻方成驪山拜平
原公暉都督以拒之戰于鄭西冲大破之又使姜宇
及少子琳拒冲于蒲上宇等皆敗死冲遂據阿房
秦梓潼太守璽襲以涪城降晉
初晉梁州刺史楊亮伐蜀亡已即秦益州刺史王廣
使康回等拒之康回數敗至是退還成都梓潼太守
璽襲以梓潼涪城降晉
秦呂光破龜茲
龜茲王帛純被困窘急重賂擒胡以求救遣子擒胡
王遣其弟咄龍咄龍女及後將軍趙帥騎二十餘萬并引
溫宿尉頭等國兵合七十萬以救龜茲呂光與戰于

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城恩威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傳節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後秦王堅聞光平西城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城校尉道絕不通

八月晉遣徐亮二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帥師伐秦克彭城郢城

太保安秦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乃遣謝玄督桓石虔伐秦軍至下邳秦豫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玄使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

棄郢城奔燕穿之入郢城河南城皆來歸附十月遣淮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符朗軍至琅邪朗來降

九月慕容冲進逼長安

秦王堅登城覲曰歎此虜何足出哉大呼責冲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如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冲少有寵于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遣之冲遠簪爭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聽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干至此

十月慕容文零等殺劉庫仁奔燕

燕平規屯薊南攻秦王永求救于劉庫仁庫仁使公孫希將兵救之擊破平規軍進據唐城庫仁聞公孫希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平規子文零慕容廆之子常代即兵屯繁峙燕慕容廆之子文零慕容廆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郎兵不與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向潰希奔翟真庫仁弟頭眷代領其部眾

晉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礪礪治北即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屬滑將軍顏肱襲劉軍于河北遂克黎陽劉襲等軍于河北符丕遣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

夜襲之據走之遂克黎陽玄遣晉陽太守滕括之守黎陽于是亮青司豫諸州俱歸于晉後秦姚萇攻新平秦新平太守苟輔即人馮傑馮羽趙義馮苗等悉力固守以拒之

後秦姚萇自將攻秦新平初新平人殺其即將堅歆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痛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萇至新平太守苟輔欲降即人連西太守馮傑連勾今馮羽通書即趙義汶山太守馮苗等皆不可輔喜從之馮城同守萇為王山地道輔亦于城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伏兵邀擊獲萇又殺萬餘

人

十一月秦迎王嘉入長安

嘉隱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來秦人神之秦王堅姚襄慕容冲俱遣使迎之嘉入長安眾聞之皆以堅為有福故福人助之堡壁以老歸之者四萬餘人

十二月秦殺慕容暉及其宗族

鮮卑之在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暉陰謀結鮮卑作亂暉白堅以子新昏請堅幸其家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大雨不果往事遂泄堅召暉及肅曰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眾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

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後殺暉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垂少子柔養于宦者宗牙家為牙子得不坐與賈子盛乘間出奔慕容冲

燕復圍鄴晉遣劉牢之等帥師救之

燕久圍鄴不克乃解圍退屯新城欲繼之自去今以五猶據鄴無去志更引兵圍之開其西去之路初王召張蚝于并州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時晉劉牢之亦將兵趣鄴王進退路絕謀于蔡佐司馬揚請自歸于晉王未許及晉劉襲克黎陽王懼乃遣從弟就恭軍焦遠請救于玄致玄書尚設西

端造與秦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屈節竭誠以求救援猶恨不獲而公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王乃改書而遣之遠見玄欲徵王侍子然後出兵遂固陳誠款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騰括之帥師救之水陸運米二千石以餽王明年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王殺之牢之並桓不進

秦潘猛棄漢中奔長安梁州之地復歸于晉乙酉太元十年秦是元二十一年

正月後秦姚萇擊突安擒苻珍嶺北諸城悉降于後秦

西燕慕容冲襲長安入其南城秦人擊敗之

秦主堅與西燕主冲戰于仇池渠大破之又破之于雀桑再戰于白渠秦兵大敗圍秦主殿中將軍鄒邁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冲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群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而食之高蓋復引兵攻渭北諸城秦太子宏與戰于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燕人入薊秦王永奔壺關

燕帝方王佐與平規共攻薊王永統和龍宮及薊城宮室奔壺關燕人遂入薊秦敗慕容冲城西冲遁還河城

堅與沖戰于城西大破之進至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還平原公暉屢敗于沖堅諫之曰汝吾之才子也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志怒自殺

秦王廣奔隴西晉人復取益州

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至為刺史使守成都而李所部奔還隴西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四月晉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新李至復取益州

熒陽人鄭爽以郡降于晉

四月姚萇陷新平秦太守苟輔馮傑等皆死之

新平糧盡天竭外救不至長使人謂苟輔曰吾以義

取天下豈仇忠臣卿但率民還長安吾止欲其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抗之男女無道惟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堅追贈輔等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慕容冲攻長安秦主堅出奔五將山

冲復攻長安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民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新絕千里無烟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敷為主相与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所敗三輔之民為冲所掠者密遣人告堅請兵攻冲期雖大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于烏合之虜豈非

乎恐使使諸卿生敬莫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諍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冲戰為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惧以議書云帝出五將得久長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師數百与張夫人及中山公統二女寶錦出奔五將扶風杜陽縣又風翔縣亦有五將山

六月秦太子宏西奔下辨慕容冲入長安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与母妻家室西奔下辨百官逃散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翼本襄陽人也

七月後秦姚萇圍五將山執秦王堅

堅至五將山遣吳忠率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于別室

秦苻宏奔晉詔處之江州

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壁拒之壁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奔武都殺之秦強壯假道奔晉詔處之江州後從桓玄反被誅堅破仇池置南秦州壁氏之種類也

秦苻丕復入鄠

鄠飢甚丕率眾就穀枹頭至是歸鄠晉龍驤將軍檀玄与戰于谷口玄兵敗丕復入鄠城

八月後秦姚萇執秦主堅張夫人中山公統皆自殺萇使人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應曆數可以為惠堅

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老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養有恩尤忿之數罵養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養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說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哀慟養欲隱其名謚曰壯烈天王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改元大安苻丕字永叔

丕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九月

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冲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楊輔為右僕射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太子青為長樂王錡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十月苻纂自關中奔晉陽丕以纂為太尉東海王苻定苻紹苻護苻亮皆自河北遣使謝罪十一月以王亮為平州刺史亮為中山太守因為冀州收紹為冀州都督護為幽州收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即公秦寶衛等起兵討姚萇衛有眾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並州

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攻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衛為梁州牧統加鎮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即仇池種焉徙治涇城置備自稱更稱秦州刺史仇池公稱藩于晉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文龍西王

十二月慕容皝拔博陵救秦王充苻鑑

麟攻博陵城中糧盡矢竭功曹張荷踰城出聚眾應麟充臨城救之曰卿乃秦民起兵應賊卿母在城棄而不顧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麟拔城執充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徽救之不及丕以故為平州刺史時載從王永在壺關

丙戌太元十一年 秦主王大安元年

六月秦以王永為左丞相傳檄討賊

丕以永為左丞相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及慕容垂于是天水姜延馮瑀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馮詡王敏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即封列侯將軍柳景擁眾五千據彭池與寶衛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七月枹罕氏啖青等推苻登為秦陽公攻拔南安秦以登為征西大將軍南安王

初王廣攻毛興于枹罕興遣衛平襲廣大破之五月興復欲攻王統于上邽其下枹罕詣氏厭苦兵事乃

共殺與推衛平為河州刺史請命于秦、以平為撫
軍將軍既而以衛平衰老難為成功議廢之累日不
決嘆青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
令現我所為及宴青抽劍而前曰天下大亂吾曹休
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朕
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然主君雄明請共立之以赴
大義眾皆從之莫敢仰視乃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
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署陽公年眾五
萬東下隴西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王秦主王以
登為征西大將軍南安王餘皆因其所稱而授之
秦主王進屯平陽

以徐義為右丞相王騰守晉陽楊輔成並開帥眾
四萬進屯平陽

十月秦主王與西燕王永戰于襄陵王兵敗奔東垣
慕容永詣秦王王求假道東歸王弗許王永戰于襄
陵屬平秦兵大敗王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
初秦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人王忌之
既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河南郡新
晉揭威將軍馮該擊符王殺之執符等送建康
王襲謀洛陽馮該自陝東還擊之故王執其太子
寧長樂王壽送建康敵不誅以付符宏符纂與弟平
師奴率餘眾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西燕

永將以秦后楊后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為永所
殺

秦符登攻秦州姚萇走保上邽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秦州萇
自往救之戰于胡奴岸上邽萇大敗將軍張青射萇
中之義創重走保上邽

十一月秦符登稱帝于南安改元太初

秦尚書寇遠奉勃海王懿濟北王祖自杏城奔南安
登喪於行服謚王曰哀平皇帝登欲立懿眾以懿年
在冲幼未堪多難推登為主乃為壇于隴東即皇帝
位字文高 族孫

秦主登東擊後秦：故將徐嵩胡空迎降

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世祖載以輜輶建黃旗青
蓋衛以虎賁三百人凡有所為必諮之而後行引兵
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利鋒鏑為死休字每戰以劍
稍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
所向無前秦故將徐嵩胡空率眾結壘以自固登至
迎降登拜嵩為雍州刺史文宣京兆尹改並豎以天子
之禮初夏以王元并
丁亥秦元十二年秦符登太初元年
正月秦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皇太弟拜東海
王纂為太師大司馬魯王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

收胡方公

于是盧水胡彭沛谷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降附于纂

三月秦以寶衡為南秦州收楊定為益州收楊壁為司空梁州收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四月秦楊定符纂敗後秦兵于涇陽屬安

定苻擊敗姚碩德長帥師救之定苻退也數陸

七月秦師奴殺其兄纂後秦主苻擊破之師奴亡奔鮮卑

師奴初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後秦姚

萇軍于泥源屬北師奴逆戰大敗奔鮮卑萇盡收其

眾

戊子太元十三年 秦太初二年

八月秦立子崇為太子

己丑太元十四年 秦太初三年

五月秦敗後秦軍于安邱

萇數敗乃遣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邈擊于安丘又敗

之安丘安定陰鹽縣大界登積相重虛

七月秦攻平涼進逼安定後秦主苻襲破大界執登毛

后殺之登退也胡空堡

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于平涼克之據苟頭原以逼

安定萇諸將皆歎決戰萇曰与窮寇競勝兵家所忌

吾將以計取之夜率騎三百襲秦輜重于大界執登

毛后及名將數十人毛后美而勇善騎射秦兵入營

毛氏猶彎弓跨馬矜壯士數百人拒戰眾寡不敵為

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

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容汝耶萇殺之登收餘

眾退保胡空堡

十二月秦雷惡地降後秦

萇遣任寬字金詐遣使招秦王許開關納之登將行

征東將軍雷惡地聞之馳行見登止之萇聞惡地詣

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畧過

人陰憚之惡地惧降于後秦

辛卯太元十六年 秦太初五年

五月秦主登擊後秦敗還強金鍾據新平降後秦

鄭縣人苟曜起兵擊敗郭質應後秦復召秦王許

為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姚萇拒之于馬頭原擊敗

之充州刺史強金鍾據新平降于後秦

壬辰太元十七年 秦太初六年

七月秦主登逼安定後秦主苻拒之登退還雍

登聞萇病大喜告主帥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里萇

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与此羌同世何其

厄哉遂還雍襄亦還安定

十月秦竇衡徙屯華陰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使左

丞相竇衡徙屯華陰晉楊佺期擊走之

癸巳太元十八年 秦太初七年

十一月秦主登討竇衡後秦遠太子與教之

秦竇衡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登攻之于野人堡衡求

教于後秦尹偉曰太子安忍未若請使擊登以著之

襄後之與將兵攻胡空堡登解圍赴之與因襲平涼

大獲而還登自平涼為根本

甲午太元十九年 秦太初八年

正月秦大舉伐後秦

登聞襄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鼓盡

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秦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二堡在胡空堡之東

四月秦主登伐秦師潰于麻橋太子崇等棄城走登帥

眾入馬毛山

登自六陌趣廢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冤堡以拒

之後秦太子與遣尹緯將兵教詳綿據廢橋秦兵爭

水不得渴死者十二三因急攻緯力戰秦兵大敗

其夜秦潰登單騎奔雍秦太子崇及苻偉聞敗皆棄

城走登所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在安定郡陰縣馬毛山平涼之陰也

七月秦主登及後秦戰于馬毛山被執後秦人殺之登

太子苻崇奔湟中立改元延初

登求救于河南王乾歸、遣乞伏蓋州帥騎一萬救

之登出迎歸兵後秦主與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

馬毛山南執登殺之太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謚

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十月乞伏乾歸遣兵執苻崇殺之秦亡

崇為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仇池定與崇帥師攻

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蓋州立義將軍詒

歸拒之戰于平州大敗定兵殺定及崇乾歸盡有隴

西之地秦太子宣奔仇池楊盛：定從弟也自稱仇

池公稱藩于晉：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宣為

平北將軍秦自穆帝元和七年苻健改元稱帝歷六

主四十二年而亡

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王曰岳在鄴如藉虎翼蛟常恐為肘腋之憂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仗給之又遣廣武將軍荀飛龍率兵騎一千為岳之副密戒飛龍曰岳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岳之將行矣勉之岳請入鄴城拜廟王弗許岳微服入亭吏禁之岳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于王曰岳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王曰淮南之敗岳侍衛乘與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岳留慕容農及楷紹于鄴行至高陽之湯池問亮李毗自鄴來以王謀告岳、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于代而彼專欲圖我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傳河內慕容安旬日間有眾八千謂飛龍曰賊寇不遠當盡止夜行襲其不意及夜岳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泰伍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岳濟河焚橋有眾三萬留足可渾渾集兵于河內之沙城遠西山密告農等使起兵相應是日已暮農與楷留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遙至駿馬數百匹以待晦三十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屬廣平郡次年元會王宴賓客請農等不得遣人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列人

已起兵矣

甲申太元九年

後燕元年

正月慕容垂稱燕王與翟斌合兵向鄴

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王騰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秦平原王暉使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耻恒元難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援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凌雲臺成克之洛陽慕容鳳等皆勸翟斌奉岳為盟主岳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拒之岳至洛陽暉聞岳殺符飛龍閉門拒守斌復遣郭通往說岳曰乃許斌率其眾與岳會勸岳尊稱號岳曰新興侯吾主也新封韓為當迎歸返正耳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岳主滎陽郡下固請上尊號岳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謂之統府群下稱臣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義大將軍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列人斬秦將石越會兵于鄴農奔列人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

貪利謂其妻曰惡奴也即貴人家貪無以饌之奈何妻曰即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貪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俟非常利從之農乃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御使戎乎利曰先生惟即是從農乃詣烏桓張讓曰家王已舉大事習試哥威相推奉遠向嚮應故來相告讓再拜曰得故主而奉之敢不盡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帷裳為旗使趙秋說屠各軍聽之與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勅勒易陽烏桓劉大陽等各率部眾數千赴之農假張讓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屬陽平郡收其軍

資器械遣蘭汗段續趙秋慕容暕慕容暕收馬數千匹在唐平于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讓哥兵推農為侯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初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農從之于是赴者相繼去間而苦之農招庫儋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北召平敵及兄歆幼子燕國偉哥皆應之東阿屬清北又遣蘭汗攻潁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王使石越將兵討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東此

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越至列人而農遣趙秋哥擊前鋒破之秦軍趙讓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農曰彼甲在人在我甲在心盡戮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嚴備以待向暮農鼓譟陳于城西牙門劉木積先攻趙柵率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于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故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沒人情騷動垂至

慕容垂至鄴稱燕元年

慕容垂至鄴稱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庫儋官偉為左長史段崇為右長史鄒路哥為從事中郎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哥十七人及甥宇文翰弟于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渾集兵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平幼及弟歆規亦率眾數萬俱會垂攻鄴王使姜讓詣讓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永為隣好若違而不悟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逃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國家後命聖朝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公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

之地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萬世之志更為逆鬼耳垂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遣王書及上秦王表陳述利害請送王歸長安堅復書切責之

慕容垂攻鄴符丕退守中城

閭東六郡多送任請降于燕垂以陳留王紹為冀州刺史屯廣阿屬鉅鹿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于肥鄉屬廣平郡築新吳城以置輜重

慕容楷討東胡及鮮卑烏桓皆擒降之

東胡王晏據館陶屬平陽為鄴中叢援鮮卑烏桓及郡民據堡壁不從燕者尚眾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討之楷為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過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蔽之本汝巡撫民示以大義必當聽從乃屯于群陽屬郡縣有紹率騎數百往說王晏、隨紹詣楷降于是鮮卑烏桓及瑯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五月燕人攻信都秦符定府紹各以郡降秦牟城侯符定守信都高城男符紹守高城慕容溫

慕容麟攻之信符各以郡降信都屬鉅鹿今屬德高城屬如海今屬滄州

七月慕容麟拔常山中山

麟拔常山秦守將固安侯符亮重合侯符護皆降進圍中山克之執符鑒麟威大振留屯中山常山中山俱屬真定

燕平規進據薊南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冲率二州之眾以擊燕二建平朔將軍平規拒之戰于范陽秦師敗規進據薊南

燕誅翟試翟真奔邯鄲

翟試恃功驕恣要求無厭又以翟久不下有貲心太

子寶謀請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大將軍叢皆言曰試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何能為患禮遇彌厚試密與秦長樂公王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燕引清水以灌鄴事覺垂殺之及其弟檀敏試兄子真率其眾奔邯鄲太原王楷言于垂曰丁零非有大志寵遇為亂耳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使太原王楷大將軍叢追之及于下乞指欲戰叢曰士卒饑餒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指不從進戰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

八月燕解郡圍退屯新城

鄴中芻糧俱盡削木以飼馬謂諸將曰王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即前所開王西歸之路以謝秦王時昔之恩且為討翟真之計乃解圍赴新城遣慕容農洵清河平原徵督祖賦農明立約東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十月慕容隆擊破秦軍冀州郡縣復從燕

平規攻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于劉庠仁：使公孫希叔之大破平規乘勝長驅進據唐城中山之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叔敬遜相首尾至又遣宦者光祿率數百騎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

騎招集冀州郡縣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郡縣皆覲望成敗趙即人趙栗牙起兵柏鄉以應興即趙郡人趙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邀擊興命驃騎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戰于冀國大破之興被執光祿走歸鄴隆擊趙栗牙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慕容文零奔燕始末見秦年表

庠仁欲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救長樂公丕燕故臣慕容文之子文零及慕容常時在庠仁所知三郡不樂出兵與其眾夜攻庠仁殺之遂奔燕
慕容容農擊翟連于魯口破之
連真之從兄也農乃信都帥兵擊之連敗退屯無極

農屯薺城以逼之無極屬中山薺城屬鉅鹿農復與慕容麟合擊大破之連率騎奔翟真

十二月燕復圍鄴

垂以長樂公丕無去意更引兵圍之丕求救于晉謝玄遣劉牢之討救之

乙酉太元十年 燕二年

二月燕人入薺

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薺秦王永兵屢敗使宋敬燒和龍及薺宮室率眾奔壺關佐等入薺慕容容農等敗翟真遂拔承營

農會慕容麟于中山共攻翟真：陳兵而出農兵少

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雖勇而翟真柔懦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眾必散乃邀門而處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容國率百騎衝真：走其眾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三月燕命慕容麟屯信都召慕容容農還鄴

垂圍鄴久不下欲北詣薺召農還遠近以燕不報頗懷去就農至高邑屬趙遣從事中郎睦遠近出遠期不還長史張攀請討之農不應教格假板以還為高陽太守秦佐家在趙北者趙北同悉假署遣歸還謂攀曰君所見疎誤當今自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還等自當迎于遠左君但覲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

微丁零四布溫謂諸將曰以吾之眾攻則不能守則
有餘縣騎撫軍首尾連兵會湏滅賊但應聚糧屬兵
以俟時耳于是撫舊招新勅課農桑歸附者相繼即
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
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
中山宮室

晉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燕劉撫于孫就柵在黎燕王垂
救之牢之退屯黎陽

四月晉劉牢之援鄴兵敗徵還

牢之進兵至鄴垂逆戰大敗遂撤圍退屯新城牢之
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在臨漳縣北爭燕輜重垂邀擊大

破之牢之單馬走鄴中飢甚至帥眾就晉穀于枋頭
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
相持經年幽冀大飢人相食垂禁民養蚕以桑葚充
軍糧將北趨中山以糧為前驅前所假吏往還等皆
來迎候上下如初張攀乃服張之智燕冠軍鳳每戰
奮不顧身前後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每戒之
使為車騎德之副以抑其銳

閏五月燕圍翟成于行唐

翟真退屯行唐屬常山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
立營人共殺乞立真弟成其眾多降于燕垂至常山
圍成于行唐

六月高句麗隔遼東玄菟

燕命帶方王佐領龍城高句麗寇遼東佐違司馬都
景教之為高句麗所敗遂失遼東玄菟遼東同郡

七月燕餘嚴叛據令支

嚴自武邑北趨冀州敗平規遂據令支以叛

鮮于得殺翟成降

得成長史也殺成出降垂屠行唐盡坑其眾

八月燕遣慕容農討餘嚴慕容融等徇渤海清河

燕以魯王和領鄴使農出蠡瑄塞歷丘城趨龍城合

兵討餘嚴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渤海清河麟擊

渤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厓口清河屬信都厓口在廣川縣即厓城亭

十一月慕容農討餘嚴新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

二郡燕以嚴鎮龍城

嚴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曰殿下來甚速至此

而久留不進者何也嚴曰吾來速者恐嚴過山鈔盜

獲侵良我耳今嚴為集為群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

無能為也今山熟未收而行後自耗損俟其收畢往

則棄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率眾至今支嚴討窮出

降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上

疏請修陵廟垂以嚴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

鎮平郡嚴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功課

嚴桑居民富賄四方流民歸之數萬口

十二月慕容麟叛傳陵

麟攻傳陵城中糧竭天盡功曹張倚踰城出聚眾應麟遂叛傳陵執王克符鎭殺之

燕王垂如中山

垂至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離孔寔倉庫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遂定都中山

丙戌太元十一年後燕慕容垂建興元年

正月燕慕容垂稱帝于中山字道明號第五子

燕群臣請正尊號以臨天下垂乃定都中山稱帝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百官結宗廟社稷三月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文明皇后以蘭后配享太祖追廢

景昭足可渾后尊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傳士劉詳並謚以為非禮垂不聽

四月燕封子叢為遼西王麟為趙王隆為高陽王以弟德為尚書令指為左僕射溫為司隸校尉

六月慕容指討符定符紹符護符亮定符復降

符定符聞符王稱帝復叛燕通王燕遣指帥兵討之指先以書為陳福福定符復降垂封定符皆為侯曰以酬秦王之德也

丁亥太元十二年後燕建興二年

正月燕慕容隆等擊晉清北太守溫詳奔彭城燕慕容指為兗州刺史鎮東阿

初燕太子洸馬溫詳奔晉以為濟北太守鎮東阿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黎守河南岸子指守碣磧以拒之隆遣平初清河隆以大眾陳于北岸黎指皆夫趙城平初追擊大破之詳將妻子奔彭城其眾皆降垂以太原王指為兗州刺史鎮東阿

二月燕慕容隆等破張願齊涉以慕容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

安次人齊涉聚眾降燕復叛連張願進屯祝阿次屬燕國祝招翟遼兵應涉垂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等帥師會高陽王隆擊願戰于祝阿

大破之願脫身保三布口青兗徐州即縣壁壘多降垂以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新柵人冬鸞執涉送燕誅之

三月燕上谷代郡叛

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戡代郡人訢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

四月慕容柔慕容盛慕容容會自長子奔燕大赦柔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奔燕時柔得脫奔并

盛謂柔會曰東西未一東謂柔會自長子奔燕時柔得脫奔并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亡歸燕後永興燕子孫至是始建中山垂為之大赦

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西軍獲：人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也垂悅封彖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

五月燕討翟遼降之

燕主垂曰翟遼以一城之眾反覆三國之間晉燕而不可不討自帥諸將而南以太原王指為前鋒都督遼眾聞指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率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為徐州牧河南公十月復叛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自稱魏天王建元置百官徙屯滑臺

七月慕容麟大破劉顯于彌澤顯奔西燕

劉衛辰獻馬于燕顯奪之垂怒使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復与拓跋珪破之子彌澤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垂以顯弟可泥為烏桓王以撫其眾徙八千餘落于中山

戊子太元十三年 燕建興三年

正月晉平原太守辟閭渾進逼青州燕慕容紹退屯黃中固

渾辟閭蔚之子苻氏乱據齊地降晉為平原太守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渾所逼退屯黃中固齊人謂固在濟南 即章丘

三月燕以太子寶錄尚書事

垂授寶以政自總大綱

十二月燕慕容隆擊張申王祖皆降之己丑 太元十四年 燕建興四年

正月燕以慕容柔鎮襄國立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隆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錄留臺尚書事召慕容農為侍中司隸校尉

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即鎮安逸積年遺寇尚繁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乃召還以隆代之又以平切為征北長文封孚為司馬并兼留臺尚書隆因農規修而廣之遼碣遂安遼水碣石也

十月丁零賊殺燕慕容溫

溫為冀州刺史治信都遼遣丁零故堤詐降刺溫殺之并其長文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户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于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庚寅太元十五年 燕建興五年

九月燕吳柱等作亂慕容隆捕斬之

北平人吳柱等聚眾千餘並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即轉寇廣都入白狼城俱屬北平郡幽州牧高陽王隆方募其夫人眾請還城之隆曰閭閻無業人不思乱柱等詐謀惑人無能為也留葬訖令北平太守廣都令先回續遣安昌侯進將數百騎赴白狼柱眾聞之

皆潰窮捕獲之

辛卯 太元十六年 燕建興六年

正月燕置行臺于薊以慕容盛錄行臺尚書事

六月燕慕容麟破賀訥于赤城徙染干于中山

染干謀殺其兄賀訥起兵相攻魏王珪告燕請討之

燕遣慕容麟擊賀訥禽之降其部落徙染干于中山

麟歸言于垂曰臣現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

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七月魏遣拓跋猷獻見于燕

燕主垂哀老子弟用事留猷求良馬珪不與遂與燕

絕猷逃歸太子寶獲之垂待之如初

壬辰 太元十七年 燕建興七年

六月燕人擊翟劭大破之劭奔西燕

翟遵死子劭代立屢侵燕垂引兵擊之劭將翟都走

滑臺劭求救于西燕西燕王永謀于群臣尚書郎鮑

遵曰兩寇相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術也中書侍

郎張騰曰垂強劭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以成鼎立

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盡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悞

而自救我衝其前劭攝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

垂不聽垂軍黎陽臨河欲濟劭列兵南岸以拒之垂

徙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

沂流而上劭亟趨西津垂潛遣桂林王鎮芳自黎陽

津夜濟軍于河南劭聞之亟遣還攻鎮營鎮芳堅壁

勿戰劭往未奔走疲竭傷者反將引去鎮芳與驃騎

將軍覆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劭走還滑臺北濟河

登白鹿山河內修武縣險固守燕不得進農曰劭無糧

不能久居山中乃還留騎候劭果下山還兵掩擊盡

獲其眾劭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為東郡王歲餘

劭又謀反永殺之劭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入燕安

堵如故斬慕容宏崔逞張牟曼騰賈纂皆降于燕垂

各隨其才而用之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

滑臺彭城王脱為徐州刺史鎮黎陽以崔蔭為宙司

馬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勸陳留王詔太原王指案

浪王溫皆為之佐四王皆嚴憚之前至簡刑法輕賦

後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癸巳 太元十八年 燕建興八年

四月燕加太子寶大單于立子熙為河間王詔為勃海

王鑒為博陵王

十一月燕人攻西燕

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戎士年疲弊未可

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偕舉位號宜先除

之以一民心垂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吾蒙庇

智足以取之遂戒嚴十一月發中山遣鎮西將軍王

瓚龍驤將軍張崇出井徑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

魏之征東將軍平規攻西燕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
在都西燕十二月至都在都西燕
甲午在都太元十九年在都西燕建興九年

二月燕大舉伐西燕

岳留清河公會守鄴發司冀青兗兵遠太原王指出
淫口連西王農出空閑自出河亭擊西燕標榜所趣
軍各就頃西燕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在縣南上臺連
軍戎之

五月燕人破臺壁遂取晉陽

岳頃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岳欲詭道襲之乃悉
飲諸軍北却閑壯大行口惟留臺壁一軍五月燕軍

至臺壁平規擊破大逸頭歸連西王農又擊破小逸
頭歸新勒馬駒擒王次多遂圍臺壁刁雲慕容鍾等
震怖俱降岳設伏于臺壁南澗下与永合戰偽退永
眾追之伏發斬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
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陽王璜等遂取晉陽
八月燕軍圍長子長子潰執西燕王永殺之悉收其地
西燕見

燕人圍長子數月永固急求救于晉魏皆未至部將
伐勒子開門納燕軍遂執永斬之并殺其公卿大將
刁雲大逸頭歸等三十餘人得西燕所統八郡及秦
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眾岳以丹陽王璜為并州刺

文鎮晉陽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文鎮長子擢用西燕
屈遵王德季先封則胡母亮勝孫表等九月自長子
還鄴

十月慕容農寇庫邱陽城克之高平泰山琅邪諸郡皆
潰

岳東巡陽平、原命慕容農濟河農地青兗攻庫丘
陽城皆拔之晉東平太守常簡戰死高平泰山琅邪
諸郡皆奔潰農進軍臨海在縣東也偏置守宰

十一月慕容農敗晉辟閭渾子龍水在縣遂入臨淄

十二月秦遣使歸慕容敏于燕
初燕太子寶之子敏沒于秦至是秦主興遣使歸于

燕自是燕秦結好燕封敏為河東公
乙未太元二十年 燕建興十年

五月燕太子寶等帥師伐魏

魏叛燕侵逼附塞岳遣太子寶及連西王農帥師自
五原伐之范陽王德懷留王紹為後繼散騎常侍高
湖諫曰魏燕世為婚姻彼有內難燕莫存之施德結
好已久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于我秦何遽
與兵擊之淺珪沉勇有謀未易輕也太子富于春秋
志氣果銳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
願陛下深圖之岳怒免湖官七月軍至五原魏王法
珪從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偽避之寶等降魏剽

部三萬餘家收祿四百餘萬斛置黑城在石進軍

十一月燕及魏人戰于參合陂燕軍大敗奔還

九月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慕風起飄其軀數十艘泊

南岸魏獲其甲士皆釋而遣之寶之於中山也燕主

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

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去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

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魏

陳留公度屯河東平公儀屯河北襄陽公道塞燕

軍之南燕術士靳安言于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

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而告人曰吾輩不得歸矣相

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子以垂為寔死謀作乱奉

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十月燒紅夜

遁時河水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

月暴風水合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急追之燕

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暈自軍沒來臨覆軍上

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

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遠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

曰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司徒德勸寶從猛言寶

乃遣麟帥兵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為安繼騎

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詢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

鞍覆魏軍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

營于幡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

士奔街牧束馬口潛進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

軍將東引碩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

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魏器陽公道

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就擒其

遺逆去者不過數千人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陳留

王紹生擒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回等

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太子寶既歸

耻參合之敗更請擊之司徒德言于燕王曰虜以參

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畧以服之不然

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

陽城王蘭汗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其精兵還

中山期以明年大舉代魏

丙申太元二十一年燕建興十一年

正月燕高陽王隆還中山

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二月燕平規平翰叛討破之

燕命規發兵冀州規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及于

魯心親弟海陽令翰亦起兵于遼西以應之海陽屬

遼東鎮東餘黨擊之嵩敗死垂自將擊規率妻子及

平喜等數十人走渡河翰趣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

公根等擊破之翰走山南

三月燕主垂帥師伐魏破平城疾發而還

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寇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青嶺即唐昌嶺在代郡立直上即魏陳留公度鎮平城垂至獵嶺東北以天門也連而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度素不設備燕軍至平城度始覺出戰敗死燕盡收其部落魏王震珪怖欲走而諸部聞度死皆有二心珪不知所適垂過參合陂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漸憤慨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之叛者奔告于魏云垂

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陷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餘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在平城北四十里

四月燕主垂卒于軍喪還中山太子寶立改元永康

垂卒于上谷之沮陽沮陽故城在今楊州東北秘不發喪至中山乃發喪寶即位謚垂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五月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連而王農為都督并雍蓋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安定王庫儁官俸為太師扶餘王蔚為太傅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燕慕容寶其母后段氏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胡鑒愛諸姬子麟養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于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連而高陽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詐剛腹力反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之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以我為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我現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

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及即位使麟謂段后曰后增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家后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氏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臣咸以為然中書令趙惠還颺言于朝曰颺大子無廢母之義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知乎乃成喪

六月魏遣王建等擊燕殺廣寧太守劉元猛慕容詳棄即走

燕定士族關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屬郡縣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

蔭之戶以部曲悉屬即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燕遣慕容隆討平規新之

平規據高唐屬平燕遣隆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意

迎候者屬路七月隆至高唐規棄城走隆遣慕容進

芳追斬之平喜薨彭城

九月魏人擊慕容容敗績奔中山

連西王叢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備

是歲旱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

由是民莫不怨潛召魏軍八月魏王珪大舉攻燕軍

至晉陽叢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容高閉門拒

之叢將妻子東走魏長孫肥追之獲叢妻子燕軍盡

沒叢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春見魏國

燕立子策為皇太子清河公會長樂公盛皆進爵為王

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收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

俊有器垂垂愛之疾篤遺命寶以會為嗣而寶少子

策長樂公盛與會同年耻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

寶立策寶從之立段氏為皇后策為太子策年十一

素蠢弱會聞之心慍慍章武王宙奉燕主岳及成哀

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

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宙年長屬

尊每事凌侮之見者皆知其異志

燕命慕容叢出屯安喜以備魏

賢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強盛

使入平地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遂曰

魏多騎兵馬上賁糧不過旬日宜堅壁清野彼無所

掠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魏兵眾多民雖禁堡不足

自固動搖民心示敵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

趙王麟曰魏素勝氣銳鋒不可當宜先守中山待其

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計命叢出屯安

喜屬中山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十月魏攻燕常山板之山東郡縣皆附于魏

魏王珪自升陘趨中山燕李先降于魏進攻常山板

之自常山以東守寧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于魏惟

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信都鄴屬

十一月魏人攻中山及鄴城燕慕容隆慕容德擊敗之

魏人退屯新城

珪進軍攻中山高陽王隆守南郭率眾力戰是旦至

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進軍魯口燕博陵太守

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高陽王德使南

安王青等夜擊魏軍于鄴下破之魏退屯新城青請

追之別駕韓諱曰魏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戰

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軍方固

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

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隄城未修敵未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

十二月魏賀賴沒根降于燕

魏列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悞降于燕以爲鎮東大將軍雁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伏珪始覺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懷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丁酉安帝隆安元年 燕主寶永康元年

正月魏鄴師退燕人追擊破之

魏賀賴盧招跋儀等圍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之甥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有隙儀司馬丁建陰通于范陽王德從而搆間之儀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乃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追擊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容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

魏人攻信都慕容鳳嶽中山信都降于魏

魏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魏王珪自率兵攻之燕宜都王鳳踰城嶽中山信都降于魏

二月燕人及魏人戰于潯沱水燕師敗績表見魏

寶聞魏攻信都出屯深澤屬博遣趙王麟攻揚城中在

陰山蕭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群盜擊魏沒根兄子配提開叔降燕悞帥所部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使求和于燕寶聞魏有內難遣人責珪賈恩不許悉發步騎屯于曲陽之柏肆營于潯沱水北以邀之魏軍營于水南寶潛師夜濟慕容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于營北以爲之援慕容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既而慕容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于營外望見乃擊鼓收衆及中右及中軍將士稍集未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騎衝之慕容兵大敗還赴寶陣寶復渡水北魏兵整衆而至燕軍奪氣寶

三月燕慕容會率帥入援

引還中山魏軍隨而擊之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衆燕尚書令慕容皓謀弑寶立趙王麟不克新闕出奔魏麟由是不安清河王會表求赴難而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庠傳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爲前鋒偉等頃虛龍近百日無食敗馬牛且盡會不發寶累詔切責會不得已治行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偵魏強弱諸將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諸君荷國寵任而更坐惜乎諸君

安居于此崇請當之傳喜簡給步騎五百崇進遇魏軍千餘騎崇曰彼眾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斬十餘人魏軍潰去崇亦引還新首獲生具言敵中濶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行是月始達薊城

燕慕容麟謀逆殺北地王精奔西山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于寶曰淺珪頓兵誼耳山勢沮屈人心思歸諸部雖叛正是可破之時加之舉城思奮固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矣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將士數千人俱自請于寶

曰坐守窮城終于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殊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宜從衆一次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曰望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耻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言還固喜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隆母在為吾道此情乃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夜解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試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奔西山依丁零餘衆西山丁零于是城中人情震駭

燕主寶棄中山奔慕容會軍

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奔會軍乃

召隆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外寇方盛內難復起晉由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還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士數年之中公私充實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遷東高撫善卜筮為隆祈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遠太妃亦不得見若使主上獨住殿下潛留于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乃遍召寮佐問其去留惟司馬魯恭奉軍成茂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恭合所殺

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起戰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北還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留此以副衆望農欲殺之而惜其才力謂之曰必如此望生不如就死夜寶與太子冀連西王覆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勅海王胡懷陵王鑒皆切不能出城隆退入迎之白為戰好義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景員外郎段宏太史金劉起等帥工役三百奔新

中山人立慕容詳為主以拒魏

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魏主珪欲夜入

城冠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請俟明日珪乃止燕開
封公詳從實不成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眾
攻之連日不拔珪臨城諭之曰實已棄汝曹欲為
誰乎皆曰群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
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長孫肥李果追實至
范陽不及破其新城而還新誠焉
四月燕慕容隆擊破魏兵燕主寶自鄴歸龍城慕容會
反伏誅

寶至薊清河王會迎于薊南寶怪會容止快有恨
色慕容隆與農皆曰會年少習驕臣等當以禮責之
寶詔解會兵以屬隆同拜乃分會兵給農遣庫儁

官諱率兵助守中山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
兵追之及于薊南澤薊北二會整陳與戰農隆皆將
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農又獨追數十
里乃還謂留臺治書楊珍曰中山積兵數萬不得展
吾意今日之役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破魏兵
於狼洋思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終無為嗣之
望乃謀作亂伏尼歸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己果
圖所伐者兵己去手欲于何所自容不如誅二王
廢太子大王自度東宮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
豫未許寶欲誅會以農隆沮勸而止會聞之益懼寶
宿廣都黃榆谷在北平由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

千神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隆農殺隆于帳內農被
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乃詣寶曰二王謀逆臣
已除之寶陽曰吾同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且行農
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也命執之行十餘里召
群臣會且議農罪會就坐寶自慕容勝使斬會傷其
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勅兵攻寶二帥二百騎馳二
百里晡時至龍城會追至石城不及追仇尼歸攻龍
城寶遣兵擊破之會乃盡收鑾輿器服以後宮分給
將帥引兵向龍城二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
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
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會率十餘人奔中山開封

公詳殺之連而王滑破腦見寶手見裏劍僅而獲濟
以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以餘眾為中堅
將軍典宿衛贈隆司徒謚曰康寶以高雲為建威將
軍封夕陽公養以為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沉重寡
言時人莫知惟中衛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與之
為友跋父和事西燕王永為將軍永敗徙和龍長樂

燕慕容詳遣兵襲魏軍敗績

魏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
城詳遣步兵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
四月燕慕容詳稱帝改元建始

庫偃官驥入中山與相攻詳殺驥盡滅其氏又殺
中山王符瑗夷其族中山民無定主恐魏兵東之男
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數河間慕容
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置百
官以新平公足可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
跋觚以固眾心珪之弟使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
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七月慕容麟入中山殺慕容詳稱帝

詳設足可渾潭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群下
離心城中飢窘不聽民出採稻晉呂不希死者相
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張謏帥兵督祖常山麟

白丁零入護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
稱尊號聽人四出採稻人既飽食求與魏戰麟不從
稍復窮餒魏遣長孫肥襲中山入其郭麟追至泝水
為魏所敗而還泝水石中

十月慕容麟棄中山奔魏入入中山

中山飢甚麟帥眾出據新市屬中山甲子晦魏王珪攻
之太令裴崇曰不吉皆封以甲子亡兵家忌之珪曰
封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麟退阻
泝水戰于義豐麟軍大敗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
西山遂奔魏克中山燕公卿將吏降者二萬餘人
燕主寶用慕容德為冀州牧

燕人傳言拓跋珪衰弱司徒德克守鄴城倉德表至
勸寶南還寶乃大簡士馬欲復中原遣鴻臚卿魯遵
冊拜德為丞相冀州牧南夏公侯收守皆聽承制封
拜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遠落論南視形勢慕
容麟至勸復稱趙王說德曰魏既克中山必將攻鄴
城中雖有積蓄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惟懼不如南赴
滑臺阻河以待魏伺釁而動河北可復也時魯陽王
和弟鎮滑臺亦遣使迎德許之

戊戌陰安二年 燕永康二年

正月慕容德南徙滑臺稱燕王德以後
二月燕主寶發龍城既速骨作亂復奔還

落論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寶命罷兵還西王農言
于寶謂雙厚莫莫取其牛馬以充軍資寶從之會南
燕王德遣李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
引還龍城仍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
家屬隨駕農等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
與敵宜且養兵現蒙撫軍將軍慕容與騰曰百姓可與
樂成難與始圖今師眾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
寶乃次二月出就頓留長樂王盛統後軍發龍城
慕容與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
頓三十里連營百里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
眾心譁征役遂作亂上不皆代之上長共逼高陽

王嵩為主殺樂浪王宙中年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護之故獨得免寶將十餘騎奔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騰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壓征後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三月段速骨子福龍城殺慕容農燕主寶出奔蘭汗擊速骨誅之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通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

速骨將攻城連西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且速骨等攻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徧城農素有志節威名城中恃以為強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寶與盛及慕容騰餘眾等輕騎南走速骨出眾于殿內長上阿交羅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譏讓_{宗音}出力健子聞之殺羅及農速骨誅諸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冀城寶欲還長樂公盛等皆曰蘭汗之志詐未可知今卑躬赴之萬一有異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

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龍都亦未晚寶從之

三月燕主寶還龍城蘭汗弑之

寶間道過鄴：人請留不許南至黎陽伏于河西之西為黎陽遣中黃門趙思若北地王鍾從弟之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倉長上作亂夫據來此王亟白丞奉迎鍾聞而惡之執思若以狀白德：將迎之張華義與寶皆不可獲曰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請馳往詞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意寔圖之寶既遣思後聞德已稱制悞而北走獲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宣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幸先群后以匡帝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偷生于莽也德殺之寶還慕容騰及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驕橫為民所怨乃殺騰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以蘭汗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乃北行至建安乙連之南盛勸寶且宜留察汗情狀寶乃遣李早往見汗：遣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乃岳之舅盛之妃父也必無他不待早還遂行盛流涕固諫寶

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寶至索莫
汗音陞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
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騎五百出迎後
寶俱進預陰公餘崇容言于寶曰現加難形色福更
甚逼宜留三思寶不從行教里加難先執崇殺之引
寶入龍城外即弑之十四汗謚曰聖帝殺太子策及
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
王改元青龍以兄堤為太尉弟加難為車騎將軍河
間王熙為遼東公如祀家故事長樂公盛聞之馳欲
赴哀張直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性惡賊必念
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

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于汗盛妃復頓頭于
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于宮中以為侍中左光
祿大夫親待如舊堤與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
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兄弟浸相猜
忌

六月燕慕容盛誅蘭汗及其黨改元建平

燕太原王奇蘭汗之外孫汗亦不殺得入見盛潛
使奇逃出去兵奇起兵于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堤
討之盛謂汗曰善駒音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
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
眾汗然之罷堤兵更遣仇尼慕將兵討奇時大旱汗

將子燕諸廟委罪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恨誅相
与率前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恨遣太子穆將兵
討之穆曰慕容盛我之仇讐此腹心之疾不可養也
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
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季早衛雙劉忠張豪張
真皆盛素所親厚而穆引以為腹心早雙得出入至
盛所潛与盛結謀穆堤擊加難等破之穆將士汗穆
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早等共殺穆時
軍未解嚴聚在穆舍聞盛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
子和揚分也令支白狼者盛遣早真襲誅之捕斬堤
与加難于是内外帖然士女相慶字文拔年壯士數

百來赴盛拜為大宗正告于太廟全曰賴五祖之休
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出而復賴五祖漢魏晉宋也不獨孤
以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
世因大赦改元盛謹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揖行統
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
等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指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
軍謚寶曰惠閭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起兵建安南
北人翕然從之擊滅汗兄子全匹馬不返進屯乙連
汗誅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等謀不受命進至龍
城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斬其黨賜奇瓦拒王之
嗣遂絕太原桓也群臣請上尊號弗許八月以河間公

熙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
璜為衛將軍劉中正為左將軍張柬為後將軍並賜
姓慕容李早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為前將軍張
順為領西將軍黎尹却龍城治昌黎張真為右將軍
皆封公

九月燕以慕容暭為幽州刺史鎮肥如

十月慕容盛稱帝

燕群臣復以尊號盛即皇帝位尊皇后段氏為皇太
后太妃丁氏為獻莊皇后初盛從寶出亡蘭妃奉丁
后謹及汗珠盛以妃當從坐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
固爭得免然終不為后

己亥隆安三年 燕主盛長樂元年

正月燕改元長樂

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榜掠多得其情

四月燕詔自今王公有罪皆令自功自贖勿復輸金帛

十二月燕：郡太守高湖降于魏

燕以慕容熙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庚子隆安四年 燕長樂二年

正月燕大赦賊號為庶人天王

二月燕襲高句麗拔新城南蘇

高句麗事燕禮慢盛自將擊之以慕容熙為前鋒拔
二城開境七百里熙勇冠諸將盛曰叔雄果有世祖

之風但弘畧不如耳

五月燕段復還

初燕段登反薛連前將軍段機：段太后之兄子也
逃奔遼西至是復還歸罪盛赦之賜號思悔侯使尚
公主入直內殿

辛丑隆安五年 燕長樂三年

八月燕段機弑燕王盛慕容熙自立機子伏誅

燕王盛德其父懦弱夫國務峻威刑多所猜忌群臣
有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
慕容國泰與段瓚子謀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前
將軍段機與子興瓚子泰潛于禁中鼓譟大呼盛

聞變率左右出戰賊眾逃潰俄有一賊從閣中擊盛

：被傷輦升前殿中鈞禁衛事定而卒年二十九中璽將

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

難宜立長君時眾望在盛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

素得幸于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日

群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于熙：讓于元：

不敢當熙乃即天王位捕獲機等夷三族平原公元

以嫌賜死閏月葬盛于興平陵謚昭武廟號中宗慕

容提張佛哥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字

道文去

十二月魏攻燕令支拔之

魏虎威將軍宿奮千攻燕令支援而戎之中領軍字文援救之不及

壬寅元興元年燕主熙元始元年

正月慕容拔攻令支成克之

拔攻令支魏者千走拔遂克令支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令支中熙將軍陽蒙為遼西太守

十月燕丁太后自殺諡丁信及慕容淵

熙納符護二女長曰城娥為貴人次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意與兄子信謀廢熙立章武

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自殺淵及信人皆害之
癸卯元興二年燕主熙元始二年

五月燕作龍騰苑

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

百步峰高十七丈

甲辰元興三年燕主熙元始三年

四月燕復趙道還宮于龍騰苑

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

半謂於苑反

乙巳義熙元年燕主熙元始四年

燕伐高句麗不克

熙自帥軍伐高句麗攻遼城東且臨熙命士將毋得先登侯剡殺限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

中得嚴備不克而還

丙午義熙二年燕主熙元始五年

正月燕主熙再襲高句麗不克引還

初熙欲襲契丹至陞北畏契丹之眾欲還符后不聽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二月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之東

陽公雲傷于矢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丁未義熙三年燕主熙元始六年

正月燕大赦改元建始

閏二月燕起承華殿四月后符氏卒

燕主熙為其后符氏起承華殿買土于北門土與較

同價宿軍典軍杜靜州刺史詣闕極諫熙斬之符

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四月符氏卒熙哭之慙絕久而復蘇喪之

如父母斬喪舍彫命百官于宮內設位而哭之使人乘驗哭者無淚則罪之群臣皆含辛萬陽王妃張氏

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毀其機穽中得弊氈張氏送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沐

浴侯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殯府藏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謹往

七月燕馮跋叛據龍城立慕容雲為天王獲燕主熙殺之北燕為

熙葬符后于徽平陵夜車高火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後二十餘里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即素勿皆得罪于熙：欲殺之跋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歎民不堪命跋素勿與弟萬泥謀欲因民之怨共舉大事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符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公為民名門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率眾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

之乃置后柩于南苑收髮貫甲馳還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于門外退入龍騰苑雲自立大赦改元嵩方兵諸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勦順惟侯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望_{去聲}也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赴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將壯士二千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援兵無復諸眾心疑俱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所殺明

日熙微服匿于林中為人所執送于雲：數而殺之
後燕亡_{世元二十三年}自_{去聲}熙四并其諸子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以為平州牧昌黎王

十六國年表

西燕起太元九年甲申起太元十九年甲午共曆國
平陽一年拔華陰晉陽上黨西河樂平雁門新興

濟北王慕容泓偶子起兵于華陰敗

威帝冲泓弟稱帝于阿房借

志泓子借

永八年弟運之孫借

甲申孝武太元九年西燕慕容泓起兵于華陰

三月慕容泓起兵于華陰

泓為北地長史聞燕王岳攻鄆亡奔關東收集鮮卑

眾至數千還上華陰敗秦將強永其眾遂並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岳為丞相

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

慕容冲起兵于平陽進攻蒲阪王弟

冲聞泓起兵亦起兵于平陽秦遣苻融攻泓寶街攻

冲

四月慕容泓擊敗秦兵殺苻融

泓聞秦兵具至傾帥眾將奔關東秦鉅鹿公融輕泓

馳兵邀之戰于華澤秦兵大敗殺苻融

慕容冲奔泓軍泓進軍長安

冲為秦寶街所敗辛鮮卑八千騎奔泓：眾至十餘



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達資儲大駕
送家兄皇帝泓當率關中無人翼衛乘輿還返鄆都
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隣好堅大怒召暉至責之曰
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
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
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
今暉以書招喻泓若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
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
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大將軍大司馬汝可為大將
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便即尊位于是進軍
長安改元燕興

六月西燕高蓋等殺慕容泓立慕容冲為皇太弟

泓謀臣蓋等以泓德望不如冲且泓持法苛峻乃殺

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蓋為尚書令

後秦王長遣子嵩為質以請和

七月慕容冲據阿房

秦遣平原公暉督軍以拒冲：与暉戰于鄭西大破

之又戰于灊上秦兵敗堅少子琳將軍姜宇等皆戰

死冲遂據阿房九月慕容冲進逼長安

乙酉太元十年西燕慕容冲更始元年

正月慕容冲稱帝于阿房改元更始

冲僭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

慕容柔^子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
安今中山王^冲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泰已甚
其殆難濟乎

西燕與秦人轉戰于長安入其南城秦軍衝之敗之
冲与堅戰于長安之仇班渠崔岳冲兵敗復戰于白
渠圍秦王獲得之夜使高蓋襲長安入其南城秦軍
衝力戰破之秦太子宏復破之于成龍壁

三月西秦攻秦驪山秦楊定擊破之
冲攻秦高陽公苻方于驪山殺之尚書韋鍾被執自
殺秦將軍苟池俱石子再戰于驪山慕容永新苟池
俱石子奔秦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敗之

閏五月西燕主冲入長安

冲攻長安秦王堅親自督戰冲大破之又擒其驍將
張定堅大惧出奔五將山留太守宏守長安宏不能
守西奔下辨冲遂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十月西燕高蓋伐後秦戰敗降于後秦

蓋伐後秦戰于新平大敗遂降後秦初冲擒秦楊定
蓋以為子蓋降定便亡秦隴右復收集舊眾^{定仇}
丙戌太元十一年^{慕容永建武元年}

二月西燕韓延弼其主冲立段隨為燕王
冲樂在長安且畏岳之強不敢東歸謀殺慕容柔宮室
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弼因眾心不悅

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

三月西燕慕容永殺段隨立慕容忠為帝改元建武
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永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顗
為燕王改元建明冲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
而東恒弟韜誘顗殺之于臨晉恒怒捨韜去永与刁
雲攻韜：奔恒軍恒立冲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諡
冲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執瑤殺之立泓子忠
為帝忠以永為大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
平鮮卑安之至聞^{慕容永}間^{慕容永}已稱帝不敢進築燕
熙西居之

六月西燕刁雲弑慕容忠推慕容永為大單于大將

軍河東王稱藩于燕

十月慕容永敗秦苻丕于襄陵進據長子稱帝改元中
興

永欲東歸假道于丕：弗許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丕
奔東垣王公百官皆沒于永：遂據長子^{為上}稱帝

十一月慕容盛慕容永亡歸燕
庚寅太元十五年^{西燕中興四年}永改元于丁亥

正月西燕慕容永引兵寇洛陽晉青兗二州刺史朱序
擊敗之

辛卯太元十六年^{西燕中興五年}
六月西燕寇河南晉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壬辰太元十七年 西燕中興六年

四月翟釗求救于西燕永不從

燕人逼翟釗：求救于永，謀于群臣尚書郎鮑遵曰：西寇相與吾承其後，下莊子之術也。中書侍郎張騰曰：吾強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以成鼎足之勢。今引兵趣中山，盡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俱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時也。永不從。

癸巳太元十八年 西燕中興七年

十一月西燕遣刁雲慕容鍾率師守潞州以拒燕

慕容鍾遣兵分道攻西燕晉陽河亭，永乃使車騎將軍刁雲等守潞川拒之。

甲午太元十九年 西燕中興八年

二月西燕遣師攻臺壁，嚴兵分道以拒燕。

燕師將至永嚴兵分道拒守，聚糧于臺壁。臺壁，上黨使征東將軍小逸頭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率眾戍之。

五月燕人攻臺壁，大破之。慕容永走歸長子

燕主垂頓兵鄴西南，月餘不進。永怪之，以為太行道寬，疑垂欲就道取之，乃悉飲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在臺壁又云今澤州晉城縣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大逸頭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頭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

馬駒擒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之軍還，自將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率眾降燕。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于澗下，與永合戰。垂偽退，永眾追之，至伏中國騎從澗中出，斬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燕人取晉陽。

六月燕人圍長子

垂進軍圍長子。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垂七十老翁，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八月長子潰，燕人執西燕王永殺之，并有其地。

永固急遣其子常山公弘求救于晉雍州刺史郝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言：垂若并永為患，並滅不如而存之，可以乘機變。從之。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太子亮赴晉為質。燕平規追亮及于高都，獲之。屬上黨，隋為永又告急于魏：主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兵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北秀容也。在定襄郡界。晉魏皆未至。大逸頭歸部將伐勒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殺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頭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眾。

攻守事成自奇秦師伐北師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兵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追襄至山原屬襄浩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離城襄使兄益守山原而已復如淮南

十一月姚襄進據芍陂

殷浩使部將劉歆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歆等皆敗死襄遂據芍陂

十二月姚襄渡淮屯盱眙

襄招徠流民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甲寅永和十年

二月姚襄遣使降燕

乙卯永和十一年

五月姚襄據許昌

襄左右多勸襄北還襄從之攻冠軍將軍高季子外黃陳留會季卒襄進據許昌江西流民執陳留內史劉任降于襄

丙辰永和十二年

五月姚襄攻周成于洛陽

周成初降晉永和十年叛襲據洛陽襄攻之適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他鬼所乘危亡之道也襄

不從

六月晉征西將軍桓溫率師北伐破姚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復陵寢置守而還

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率大軍繼進与僚屬登平乘樓大船望中原而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月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溫軍于水北遣使謂溫曰承親率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勅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使前相見在即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披甲督戰襄眾大敗率數千

騎奔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屢敗民雖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而赴之襄西走溫追之不及楊亮自襄所未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率眾出降溫屯汝太極殿前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留穎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年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入戍洛陽衛山陵執周成以歸襄奔平陽河南之平陽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遂據襄陵屬平陽丁巳并平元年

四月秦苻萇督擊姚襄殺之襄弟長帥其眾降秦始末見秦

襄將圍關中遣兵畧地數城秦將飛龍擊敗之秦復使符黃眉符堅等討之襄堅不戰黃眉謀伏使卿羌壓門而陳襄悉眾出戰羌佯不勝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騎擊之黃眉等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馬斃為秦兵所殺弟襄降于秦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以王禮葬弋仲以公禮葬襄以姚襄為將軍

甲申孝武太元九年 秦姚襄白雀元年 襄以前事見秦

四月姚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

姚襄隨符散擊襄容泓敵被殺襄俱奔馬牧于是天

水尹繇尹詳南安麗漢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襄者五萬餘家推襄為盟主襄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以尹詳麗漢為左右長文姚晃尹繇為左右司馬狄伯支等為從事十即羌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秦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進屯北地秦北地新平安定羌胡皆降于襄

秦人擊後秦

秦主堅自將擊後秦後秦兵屢敗襄弟尹買殺殺後秦軍中無并秦人復遷安公谷壠同官水以困之後秦恟恟有渴死者會大雨三日後秦營中水深三尺繞營百步外寸餘而已襄軍復振堅歎曰天亦祐賊

乎

後秦主襄帥師擊敗秦軍獲其將楊璧徐成毛盛等十月後秦主襄攻新平秦太守苟輔及郡人馮傑等固守以拒襄 秦見秦年表

襄聞襄容冲攻長安群僚勸襄先取之建立根本襄曰燕人固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 嶺北地安定之地也 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拱手取之耳乃留其子興守北地使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与郡人馮傑等固守拒之大戰數四襄不能克

乙酉太元十年 後秦白雀二年

正月後秦姚襄攻安定擒符珍嶺北諸城悉降

四月後秦陷新平太守苟輔馮傑等死之

七月後秦主襄圍五將山執秦主堅八月拔之 拔秦

堅避襄容冲出奔五將山五將無城郭襄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遂執堅送詣新平出于別室襄求傳國璽于堅，不与乃縶之于新平佛寺謚曰壯烈天王

丙戌太元十一年 後秦白雀三年四月改建初元年

四月後秦主襄入長安

初秦主堅奔五將襄容冲入長安欲久居之鮮卑之眾不樂在長安其將段隨殺冲自立襄容永復殺隨

立慕容頭率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北見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蒙陽人高陵趙谷等招盧水胡却奴帥四千入長安渭北皆應之扶風王解有衆數千據馬蹏長安百餘里後秦王苻茂之麟奔漢中苻進軍長安奴俱請降苻遂入長安

姚萇稱帝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以秦尚存姚萇稱帝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以秦尚存以列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地乞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苻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

萇與群臣宴酒酣曰諸卿首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耻乎趙遵曰天不耻以陛下為耻臣等何耻為臣萇大笑

七月後秦以弟碩德為秦州刺史

後秦主苻茂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苻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于蘭城以應之與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苻自安定引兵會碩德以攻統天水屠各畧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畧陽太守王皮降之王統亦以秦州降苻以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十月秦苻登攻秦州後秦兵敗退屯上邽

秦州師救秦州為登所敗苻登之苻創重還保却丁亥太元十二年後秦建初二年

四月秦苻定等攻涇陽後秦主苻茂救之定退屯敷陸

碩德為揭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魯王纂共攻之碩德大敗苻自陰密救之纂乃退陰密今隴縣

七月後秦苻秦苻師叔破之盡收其衆

苻秦之弟師叔初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叔救纂而代之苻秦衆攻之姚弋仲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苻後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破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而月間吾必破賊而返於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軍于泥源師叔逆戰大敗亡奔鮮卑苻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十月後秦主苻秦苻西燕主永河河西也永順還十二月後秦姚方成攻秦州刺史徐嵩殺之

苻秦姚方成擊秦州刺史徐嵩敗之拔其壘執嵩

被執罵曰姚萇罪當萬死昔苻黃眉欲斬汝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曾不如犬馬親為大道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方成怒三斬之斬頭腰阮其士卒

後秦姚萇發秦主堅墓戮其尸

苻秦主堅墓被掘無數剥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戊子太元十三年後秦建初三年

十月後秦主苻還長安

秦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長安四面大哭苻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己丑太元十四年 後秦建初四年

正月後秦立秦王堅像于軍

符登立堅像于軍中動靜必咨長以秦戰屢勝為堅神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符登升樓遙謂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並乎久之不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送秦

七月後秦主苻纂秦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尚

登克後秦平涼逼安定苻白與窮寇競勝兵家所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登毛后及登子南安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而還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苻白登眾雖

亂怨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使碩德鎮安定弟靖鎮陰豎

十二月秦雷惡地降後秦後秦以為鎮東將軍庚寅太元十五年 後秦建初六年

四月秦魏揭飛攻後秦後秦主苻纂新之

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魏天王攻後秦姚當成于杏城雷惡地復叛攻姚漢得于李潤在馮東苻白將擊之群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苻登起長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援惡地智愚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各得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

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眾數萬以胡赴之者前後不絕揭飛乃見秦兵少悉眾攻之苻固嬰不戰潛遁其子崇帥數百騎出其後揭飛獲亂眾數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惡地諸降苻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

辛卯 大元十六年 後秦建初七年

五月秦人及後秦人戰于馬頭原秦師敗績退屯于郿初鄭縣人苟曜聚眾附後秦後秦以為豫州刺史有眾一萬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在京兆北赴繁川在杜軍于馬頭原苻率兵逆戰為登所敗苻敗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每慎于戰今失利而更前

逼賊何也苻白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望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于郿秦兗州刺史強金提據新平降于後秦

十二月後秦主苻纂敗秦人于安定

秦苻登攻安定苻如陰豎非之謂太子與曰苟曜必求見汝可執謀之曜果見與使尹緯殺之苻敗登于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苻置酒高會諸將曰若值魏武王苻纂不令賊至今日陛下將拜太過耳苻纂苻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

長過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与天下爭衡
望而進前無堅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
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
得建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畧中有片長耳群
臣咸稱萬歲

壬辰太元十七年 後秦建初八年

三月秦沒奕于降于後秦後秦以為車騎將軍高平公
後秦太子與殺王統王廣符胤徐成毛盛皆符氏

襄廢疾命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與詣行
營姚方成言于與曰寇賊未滅上復廢疾王統等皆
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與從之殺王統等襄怒

曰統等實無他意吾方欲用之奈何殺之

七月秦人侵後秦進逼安定襄自出拒之登還雍見秦
癸巳太平十八年 後秦建初九年

七月後秦使太子與鎮長安

符登攻實衡：求救于後秦尹緯言于襄曰太子仁
厚之稱著于遠近而英畧未著請使符登以著之
襄從之與將兵攻胡堂堡登解圍赴之與因襲平涼
大獲而歸襄使與還鎮長安

十二月後秦主襄年十六太子與自稱大將軍使叔結
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

襄疾甚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

書狀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與曰有毀此
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晉而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
以信御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問取符登
之策襄曰今大業告成與才智足辦矣所復問與秘
不發襄使叔結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
謂碩德曰公成名素重部曲最強易世之際必為所
疑不如且奔秦州現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
必無他慮符登未滅而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
而已終不為也往見與：優禮而遣之與自稱大將
軍以尹緯為長史狀伯支為司馬帥師伐秦
甲午太元十九年 後秦主與建初元年

四月秦主登帥師伐後秦尹緯擊敗之秦太子崇等棄
城遁登帥衆入馬毛山

登聞襄死大舉伐後秦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毛
堡以拒之與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秦爭水不
得溺死者十二三急攻緯與馳使狀伯支誡緯持重
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憂懼今不因思奮之力
以擒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登單騎奔雍
秦太子崇及安成王符廣聞敗皆棄城走廣並使登
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五月後秦姚興稱帝于槐里改元皇初興字子墨
興破符登始發喪即位于槐里屬北地遂如安定諡襄

曰武昭廟號太祖

七月後秦主興與秦主登戰于馬毛山南執登殺之

登求救于河南王乾歸乾歸遣乞伏益州等救之登

出迎興自安定如涇陽与登戰于山南執而殺之悉

散其部眾使歸農業徙陰縣三萬户于長安

十一月秦遣使結好于燕燕已亡故

乙未太元二十年秦皇初二年

秦主興封其叔緒為晉王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

龜為常山公

丙申太元二十一年秦皇初三年

十二月秦姚碩德攻姜乳率眾降

碩德攻姜乳于上邽乳降秦以碩德為秦州牧鎮上

邽徵乳為尚書強熙權于成帥眾攻上邽碩德擊破

之熙奔仇池于成降于成休官雜夏族顯親稱秦州

牧事蹟見西秦

秦以姚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阪

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秦

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渡與初禮聘

汾陰薛強為鎮東將軍薛氏聚族阻河自固不仕強

引秦兵自龍門濟遂入蒲阪恭等乃降龍門在梁山北屬馮翊夏

縣陽

丁酉晉安帝隆安元年秦皇初四年

九月秦人寇湖城進攻上洛攻洛陽晉人拒之引還

晉于洛陽置湖城二戍秦人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

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秦軍至陝城攻拔上洛進

聲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秦人攻之

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户而還興勤于政事延納善

言杜瑾等皆以論事顯拔姜龕等皆以儒學見尊禮

古成說以文章奏機密說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

京兆常高慕阮籍之為人居喪彈琴飲酒號聞之而

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恨而逃匿時秦主興居太后

地氏喪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即葬

即吉尚書郎李嵩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宜遵

聖訓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綽駁曰嵩矯

常越禮請付有司興曰嵩忠臣孝子何罪之有一從

嵩議

己亥隆安三年秦皇初五年九月改元始元年

九月秦以災異詔降號稱王改元弘始

下詔令群臣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賔俊簡省法

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績者賞之貪汚者誅之遠

近肅然

十月秦人陷洛陽

秦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求救于魏河南太守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晉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恭

靖恭靖見吳不拜曰吾不為莠賊臣吳因之恭靖逃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子秦

庚子隆安四年 秦弘始二年

五月秦姚碩德將兵伐西秦乞伏軻歸降

碩德率兵入自南安峽秦州隴西秦乞伏軻歸使將

軍慕兀等屯守秦軍糧探路絕七月秦王與潛引兵

救之大敗西秦兵軻歸走歸苑川與進兵抱罕軻歸

棄其衆奔乞吾乞降于南涼又恐為南涼所殺復以

妻子質于秃髮氐南奔長安降于秦十一月秦以為

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秦見西秦

十一月秦遣晉將劉嵩等歸晉

嵩等二百餘人洛陽陷被獲秦遣之歸

辛丑隆安五年 秦弘始三年

五月秦碩德率師伐涼乞隆遣使請降

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伐涼碩德言于

秦王帥步騎六萬伐之自金城趨廣武軍至姑臧涼

遣呂邈等拒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呂佗亦降西涼

公李嵩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

涼將姜紀初降于利鹿孤至是將數十騎奔秦軍說

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若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

然徒文降耳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与王松

忍將同焦朗華純之衆人伺其釁隙降不足取也不

然秃髮在南兵強國富若燕姑臧威勢益盛將為國

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記為武威太守乞提要款武

興秦主與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碩德

圍姑臧累月糧餉窮乏夏分置守卑鄣倉聚粟為持久

之計乞提助降降九月隆遣使送質請降于秦以

為涼州刺史建康公碩德軍令嚴肅秋毫不犯祭先

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壬寅元興元年 秦弘始四年

二月秦立子泓為太子

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聽思孤疑

久而立之

三月晉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奔洛陽

求救于秦

桓玄入建康殺劉琨之休之等奔洛陽各以子弟為

質于秦以求救秦主與之符信使于關中募兵得

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敬宣年

五月秦人伐魏戰于象阮秦師敗績

秦主與大發諸軍進義陽公平左僕射秋伯支等將

步騎伐魏自率大軍繼之以姚晃輔太子守長安沒

栗于權鎮上却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軻壁六

十餘日援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

長孫肥將兵為前鋒自率大軍繼發八月至永安屬

即秦遣兵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瑤追之及于紫壁平與城固守魏軍圍之秦王與率軍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觀平紫壁在汾東天渡在汾西瑤以安同瑒謀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與至蒲阪憚魏之強久乃進兵戰于蒙坑之南秦兵大敗與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與屯汾西東柏村從汾上流繼之欲以壞魏浮梁魏人鉤取以為薪蒸十月平糧盡矢竭夜悉眾突西南圍求出與列兵汾西鼓譟舉降為應與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與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死魏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秋伯

交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眾二萬皆飲手就擒與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瑤不許乘勝進攻蒲阪會秦然謀襲魏瑤聞之引兵還秦見魏

十月晉將軍袁度之劉奇高長度郭恭秦

桓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顯之劉襲等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劉執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稚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度之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分為二輩度之等奔執休之敬宣奔南燕秦以度之為廣州刺史秦遣使拜南涼秃髮儁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北涼沮

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西海侯西涼李嵩為安西將軍高昌侯

秦遣趙曜屯金城王松忍助呂隆守姑臧南涼秃髮文真襲擊虜之

癸卯元興二年 秦弘始五年

八月秦徵呂隆入長安以王尚為涼州刺史鎮姑臧見

秦徵呂起入侍呂隆念姑臧終不能自存謀迎于秦乃遣尚書齊難等率兵迎之徙隆家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隆至以為散騎常侍使王尚鎮姑臧隆勸難擊蒙遜蒙遜拒之敗其前軍難乃与蒙遜盟蒙

遜入貢于秦郭替從乞伏軻歸秦復奔晉秦人迫殺之

乙巳義熙元年 秦弘始七年

正月秦命鳩摩羅什譯西國經論

與以西域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沙門聽講佛經又命翻譯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

公卿以下皆奉佛州郡化之

六月秦姚碩德伐仇池楊盛降欲俱攻漢中拔成固

七月秦劉南鄉等十二郡歸于晉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等即秦人以為不可秦王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

主與復晉室吾何惜數郡之地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之

丙午義熙二年 秦弘始八年

六月秦姚頊德入朝大赦

頊自上却入朝秦王與為之大赦及歸送之至雍乃還與事晉公緒及頊德皆如家人禮車服玩好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事皆咨而後行

秦以秃髮儁檀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召王尚還長安

儁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以為忠以儁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召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吳威詣長

安留尚吳弗許威見吳流涕曰臣州秦戴王化于茲

五年土宇僻遠威重不接士民嘗瞻杖淚吳守孤城仰恃聖德俯仗良牧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奉何

以臣等賀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賁畜母乃不可若軍固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

馬朝下夕辦何難之下今無故棄五郡之地志良華族以資暴露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為聖朝

所食之憂吳悔之使車普馳上王尚又遣使喻檀傳而儁檀已帥軍屯五瀾

吳遣王尚而入姑臧尚至長安吳以為尚書

丁未義熙三年 秦弘始九年

正月秦以乞伏軻歸為主客尚書

軻歸朝于秦吳以其浸強難制留之使職監其部

六月秦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戊申義熙四年 秦弘始十年

四月秦遣姚弋仲帥師擊南涼兵敗引還

秦王吳以儁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常宗往覘之儁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

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識識不必讀書吾今乃知九州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吳曰涼州雖嬰儁檀權請過人未可圖也吳曰劉劭以烏合之眾猶

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形勢變

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慎者難攻儁檀之敗于勅

二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現

群臣才畧無儁檀之比難以天威臨之未敢保其必

勝也吳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將軍歆

咸鎮遠將軍乞伏軻歸帥步騎襲儁檀尚書尹昭諫曰儁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蒙遜李嵩討之使自相困蹙不必煩中國之兵也又不聽弼濟自金

城姜紀言于弼曰今王師數言討勅儁檀守備未

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

孤城無援可生克也弼不聽進至漢口

守燕關門拒之弼進攻新霸長驅至姑臧僭稱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羌僭稱命即縣悉散牛羊于野飲成縱兵抄掠僭稱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姚弼固至不出七月吳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軍為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僭稱材官將軍宋蓋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飲成遣使謝僭稱引還

秦遣齊難平率師討夏敗績

難師將至夏主勅：聞秦兵來退保河西齊難以劉勅：既遠縱兵野掠勅：潛師襲之俘斬無算難引

兵退走勅：追至木城擒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已酉義熙五年 秦弘始十一年

正月秦遣姚秋伯支伐夏冲鳩伯支賜冲死

吳遣弟平北將軍冲及征虜將軍秋伯帥師伐夏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冲能之以滅心秦主興聞之賜冲死冲死

秦遣使拜魏縱為蜀王後晉益州刺史宋於石代蜀魏縱走死

晉益州秦軍魏縱殺刺史毛璩據蜀稱成都王稱藩

于秦拜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二月秦劉願作亂討誅之

馮翊人劉願聚眾據萬年作乱太子泓遣將軍彭白

狼討之斬厥散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為功乎

九月秦王興自將伐夏敗歸

吳至貳城貳城縣也右平涼東南遣安南將軍姚詳等分督祖

運勅：乘虛奄至吳興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華帝

曰鑒與一動眾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等亦未可至

也吳與勅：戰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勅：所擒左將

軍姚文崇等力戰勅：乃退吳還長安

庚戌義熙六年 秦弘始十二年

三月西秦攻秦金城拔之

赫連勅：破秦平涼定陽畧陽等郡秦人追之不及而還

勅：遣胡金纂攻秦平涼秦主吳款之擊殺金纂夏

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

將數千户內徙吳處之湟山及陳倉勅：又破隴右

白崖堡趣清水屬秦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勅

徙其民于大城吳自安定追之至奇謀川不及而

還

六月晉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以國璠為揚

州刺史

辛亥義熙七年 秦弘始十三年

正月秦徵慶平公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

弼有寵有秦王與為雍州刺史秦分嶺南五郡為雍州為雍州刺史定安記

勅弼結吳左右以求入朝吳乃徵弼遺領身結

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

秦以索殺為太尉頤隴西內文西秦王乳歸遣使請降

秦拜為河南王

吳以河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郭攝請使弼與

不從以太常索殺為太尉使招撫西秦乳歸遣使送

所掠守軍謝罪請降秦遣鴻臚拜乳歸都督隴西嶺

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弟于河南王熾

襲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赫連勅：侵秦者誠殺姚詳攻安定東鄉王賈德降之

姚詳亡者誠為夏王勅：所逼南奔大龜勅：遣虎

奕于追斬之秦遣常山公題迎之不及遂亡者誠勅

：攻安定破楊佛嵩盡俘其眾進攻東鄉下之徙三

千于于貳城秦鎮北將軍王賈德降于勅：

壬子義熙八年 秦弘始十四王

十月仇池楊盛叛秦：遣趙琨姚嵩討之敗績

秦遣楊佛嵩帥兵擊夏戰敗執死之

吳遣嵩既行謂群臣曰佛嵩每見敵者不自制吾常

御其兵不過五千今所將既多過敵必敗行已遠追

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勅：戰果敗為勅：所執

絕亢而死同

甲寅義熙十年 秦弘始十六年

五月秦討妖賊李弘平之

秦王與有疾妖賊李弘與氏仇常反于貳城與興疾

往討新常執弘而還

秦殺姚文宗免姚弼官

左將軍姚文宗有寵于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

宗有怨言與怒賜文宗死于是群臣側目弼言于吳

無不從者以所親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

書侍御史吳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左僕射梁喜

侍中任撫京兆尹：昭承間言于吳曰父子之餘人

所難言然君子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

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心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

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將有廢立之意

信有之乎吳曰豈有此耶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

弼適所以禍弼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

以安宗廟社稷與不聽大司馬竇溫溫左長史王弼皆

竊聚眾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

在藩鎮者于是懿治兵于蒲阪洸治兵于洛陽懿治

子湛治兵于雍皆歆赴長安討弼會吳疾寒見群臣

征虜將軍劉瑗泣以告吳梁喜尹昭請誅弼吳不得

已免弼尚書令以大將軍廣平公歸第。弼等各罷。安
熱洗謀与姚宣皆入朝。使松入白求見。弼曰：汝等正
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松曰：弼苟有可論，所宜盡。弼
聽弼言，非亦當置之刑，辟奈何？逆拒子，是引見。弼等
流涕極言。弼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頭來，曹屬
善。此亦上諫切諫，以表示梁。善曰：天下人皆以吾
兒為口實。弼等不將何以處之？善曰：信如弼言，陛下
早宜裁決。弼默然。

乙卯義熙十一年 秦弘始十七年

三月秦下姚宣獄，使廣平公弼鎮秦州。

弼詣宣于秦王，與之遣使就告。姚宣下獄，命弼將

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与太子不平，今握強

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其不聽。

夏王勅：攻秦，吉。姚宣之執，弼將姚宣。

五月，晉荊州都督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魯軌及

龍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

俱亡奔秦，以休之為揚州刺史。

劉裕忌司馬休之、帥師將之休之，為裕所敗，遂出
亡。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
之，盡境而返。秦亡。秦王弘、秦王弘以休之為揚州刺
史，使使復襄陽。唐盛言于弼曰：據符議之文，司馬氏
當復得洛陽，不如留之。京師與曰：為天命所，在誰能

能違之？脫如符議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去。

秦因廣平公弼太子弘，因詣乃赦之。

秦王與華勳、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于第，與聞之
怒。收弼黨唐盛、孫元等殺之。太子弘請曰：臣不肯不
能，兄弟使至于此，皆罪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
願，賜臣死，若不忍殺臣，臣退就藩。與聞然，召姚瑨、梁
善、尹昭、欽、曼、兔与之謀，因弼將殺之。窮治黨羽，弘流
涕，因詣乃并其黨赦之。弘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丙辰義熙十二年 秦弘始十八年

正月，秦遣魯軌寇襄陽。晉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

二月，秦姚弼子作亂，伏誅。秦王與卒太子弘立，改元永

和

秦王與如平陰，使太子弘監國，入居西宮。西宮秦王

與疾，萬選長安黃門侍郎尹冲謀，因弘出迎而殺之。

與至，弘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萬奸臣在側，殿下

若出，進不得見，上退有不測之禍。弘曰：臣子聞君父

病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

之大也。弘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

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軍聞乘輿所在，自當

來集。太子誰与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

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不惟救廣平公

之禍，吾屬首罪亦盡雪矣。冲以與生死未可知，欲隨

吳入宮作亂不用沙彌計吳入宮命太子孫綏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劉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連殿中上將軍欲要吳弑弼第中甲伏內之武庫吳疾轉寫南安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惜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惜即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欲要吳胡翼度弑兵閉門拒戰惜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幸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惜等不得進遂燒端門吳力疾臨前殿賜弑禁兵見吳喜躍爭進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惜等大敗惜逃于驪山呂隆奔雍尹冲及弟泓奔晉吳引東平公紹

姚讚梁喜尹昭欲要吳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吳奔泓秘不發喪捕惜及呂隆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阮大教政元泓字葬吳于偶陵謚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命齊公恢救安定太守呂超恢捕豫久之乃殺之恢時鎮安定

秦羌酋党容叛姚讚討降之

秦毛雍據趙氏塢叛姚讚討擒之

秦姚宣奔李潤李潤羌據郡叛姚讚討平之并誅宣

姚宣鎮李閏秦軍書宗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和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遂奔李閏南保和望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

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六月仇池楊盛攻秦祁山秦人救之夏人襲秦上邽等即俱破之秦姚紹尹昭引兵擊之夏人退

夏王楊盛攻秦岐山板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退平与上邽等將姚嵩追之戰于竹嶺嵩敗死夏主勃：率兵襲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屬安又殺秦將姚良子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胡儼據城降于夏勃：進攻秦鎮西將軍姚懿于雍城懿委鎮奔長安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征虜將軍尹昭等率兵擊之勃：退趣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夏茂將

羊苟兒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于馬嶺破勃：追至朝那不及而還

夏赫連提南侵秦池陽姚裕等擊敗之八月晉太尉劉裕率師伐秦

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等朔將軍胡藩趣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趣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方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劉裕之謂王鎮惡曰公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鎮惡王猛

之孫苻氏敗鎮惡奔晉：以為臨潼令鎮惡驍勇非
長擊焉甚弱而有謀畧善果斷劉裕与語悅之曰吾
聞將軍有將鎮惡信然

九月晉王鎮惡擅道濟苻王攻拔新蔡遂克許昌

鎮惡等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立降徐州刺史
姚掌以項城降諸屯守皆望風款附進攻新蔡拔其
太守董遵遂克許昌執秦鎮川太守姚恒大将楊業

晉沈林子苻帥水軍攻秦恒倉克之

沈林子自汴入河攻恒倉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
東平公紹言于秦主泓曰晉兵已逼許昌安定孤遠
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内寔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

晉夏文侵猶不亡國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
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人所憚勅：終不能越
安北而遠寇京畿若無安定馬必至于郿今關中
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熱模
密言于泓曰恢于廣平之難有忠勳于陛下自龍飛
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内則不
豫朝權若欲擁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
之累乎宜徵還朝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
徵之適以速其禍耳又不從

晉王仲德入滑臺

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棄

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吾本欲以布帛心萬
尺假道于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遁去魏主嗣聞之
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内向枋頭引兵滑河新尉建
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
使王征唐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于魏也魏
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唐借宣城以息兵行當西
引于晉魏之好無廢也嗣使建問于裕：亦避群謝
之魏河内鎮將于栗碑有勇名崇壘于河上裕以書
与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碑好操黑稍故裕以此目
之魏因拜為黑稍將軍稍同部者

十月晉師至成臯秦陽城榮陽成臯虎牢俱降毛德祖

及秦人戰于柏谷塢秦守將軍趙宏司馬蹇鑒死之
晉檀道濟苻師至成臯秦陽城榮陽成臯虎牢俱降
秦鎮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求救于長安秦遣越
騎校尉閭生率兵救之武衛將軍姚弋仲將兵助守
洛陽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陝縣在河之南為之救援寧
朔將軍趙宏言于洸曰晉寇益深人情震動若出戰
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戎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
師之救晉必不敢越我而西也司馬姚弋仲陰与道濟
通主簿閭恢揭皮皆為之黨共城宏于洸曰殿下以
英武之器受任方面今嬰城自守無乃為朝廷所責
乎洸以為然乃遣趙宏將兵南守柏谷塢東北廣

武將軍石無繇東成犂城晉檀道濟牙長驅而進無
繇至石關奔還洛陽晉龍驤司馬毛德祖與宏戰
于柏谷宏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曰宏司馬寒鑒
冒刃抱宏而泣宏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
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弋鞬城奔道濟

晉檀道濟進逼洛陽秦姚弋鞬出降晉詔遣司空高澄王
恢之修謁五陵置守衛文惠也

晉師至洛陽洗出降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坑之以
為京觀上曰京觀道濟曰吊民伐罪正在今日皆
釋而遣之于是夷夏咸悅歸之者衆秦閭生姚蓋男
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為

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

十二月秦姚懿謀反姚成都姚紹等討平之

懿司馬孫揚說懿使襲長安謀紹廢泓而代之懿以
為然乃散數樹恩于夷夏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雄固
諫懿怒皆殺之泓聞召東平公紹謀之紹曰懿性鄙
淺造此謀者必孫揚也但馳使徵揚遣將軍將軍
振旅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不受詔當殺其罪
而討之乃遣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瑞建義將軍地
主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驥屯潼關懿遂舉兵反稱帝
馳檄州郡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擒其將王國于是
傳檄諸城以討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成都引

兵清河等臨晉破之鎮人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
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揚等

丁巳義熙十三年秦主泓永和元年

正月秦姚恢反姚紹等還兵討平之

齊公恢奉安定鎮戶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移檄
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楊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
將軍彭亮都奔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曰國
家大將重兵皆在東方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
南攻郿城姚懿敗走去年并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
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潼關扶風太
守姚儒等皆降于恢紹引還西還與恢相持于靈臺

姚讚留尹雅為弘農太守潼關亦別兵還派見諸
軍四集甚懼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
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勸葬以
公禮

二月晉王鎮惡攻潼關

王鎮惡進軍浞池遣毛德祖襲尹雅于蠡吾城擒之
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前抵潼關道濟林子自陝
北渡河拔義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弔奔河東又攻并
州刺史尹昭于蒲阪別將攻句奴堡為姚成都所敗
熒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
秦以姚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魯公督

姚萇守潼關達別將姚驥救蒲阪

三月沈林子檀道濟等會王鎮惡并攻潼關

林子曰蒲阪城堅兵多猝不可拔攻之傷衆守之引

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

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至潼

關秦魯公詔出戰林子奮勇大破之紹退屯定城

道各一城關三十里夫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兵力不多

懸軍深入吾分兵絕其糧道可坐擒也乃遣姚萇屯

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自泥池西入潼關有二路南

路達以北為大路留為守大路亦據險而更開北

險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與大路相為唇舌紹

也萇遣尹雅將兵與晉戰于關南為晉所獲以其前

逃將殺之雅曰夷夏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

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林子將銳卒

襲營斬萇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

子轡之潰敗走還定城薛彤據河曲未降蒲阪河

四月晉軍大破魏人于河上

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而上先遣使假道

于魏秦主泓亦求救于魏群臣皆以裕教言伐秦

必登岸北侵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崔浩以為

不可弗聽乃遣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振威將軍姚

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

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碣破初裕

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

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進久之乏食衆心疑悞

或欲弃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

六合事之消否繫于前鋒秦何阻乘勝之勢棄垂成

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

鎮惡等遂使馳告裕求道糧援裕呼使者問船北戶

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挑深入岸

上如此何由得還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

姓慨送義祖軍食復拔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

西行裕遣軍擊之裕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

白直隊丁時裕遣白丁之壯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

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而端抱河車置七伏

士事畢使整一白旆取仍更翻魏人不解其意皆未

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或嚴白旆既舉超石率

二千人馳往赴之爾大弩百張一車並二十人鼓彭

排于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率三

萬騎助之四面切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爾大

輓及猶千餘張乃斷稍長五四尺以鉞之一稍輒

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陣

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畔城即石超率胡藩劉榮

祖逆擊破之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言

秦姚詔卒于軍姚讚代領其衆

紹達長文姚洽將軍安營舊年姚聖嘉太子唐
小方率眾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沈林子邀擊破
之斬洽及聖嘉小方殺獲殆盡紹聞洽子敗死憤恚
發病吐血以兵囑東平公瓚而卒瓚代紹眾力猶盛
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敗之

七月晉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

田子等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清泥
秦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曉柳以拒之

八月晉太尉劉裕至關柳沈田子等破秦兵于清泥

田子等將攻曉柳秦王弘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
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

數萬奄至青泥田子等本為疑兵前頗緣千餘人聞
弘至欲擊之傳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
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固既
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列先薄之
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誑之秦兵合圍數重
田子撫慰士卒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
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等物秦王弘奔還
灃上關中即縣多潛送款于田子

晉太尉劉裕至潼關遣朱超石徐弼之等攻蒲敗取還
裕遣超石與徐弼之會薛弼于河冀攻蒲敗秦平原
公瓚與姚和都共擊之弼之敗死超石奔還秦東平

公瓚遣司馬國瑞引魏兵以蹙裕後
晉龍驤將軍王鎮惡破長安秦主泓出降泓至佛念死
之遂滅秦

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以趣長安裕許之秦恢
武將軍姚雍自香城引兵而西北蒲津口鎮惡追之
秦主泓自灃上引還屯石橋以為之援姚雍門東北
鎮北將軍姚強與雍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
毛德祖進擊破之強死雍奔長安鎮惡追之鄭城太尉
裕進軍逼之泓使姚王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
公瓚屯灃東泓屯道遠固鎮惡游流而上乘蒙衝小
艦行如者皆在艦中秦人見艦迫而無行如者皆驚

以為神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後登
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往時
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家在江南此
乃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
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
勉之乃身先士卒眾皆踴躍爭進大破姚王于渭橋
泓引兵救之為王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懿等皆
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率數
百騎奔石橋東平公瓚聞泓敗引兵赴之眾皆潰去
胡翼度降于太尉裕泓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
于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降亦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

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
軍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
因威撫慰號令肅肅百姓安堵

九月晉太尉劉裕入長安以子桂陽公義真領雍東秦
二州刺史長文王修司馬王鎮惡秦軍沈田子毛德
祖治中傅弘之等鎮長安裕帥師東還姚泓至建康新
于市

鎮惡迎于浦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
拜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鎮惡性貪
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
或謂于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

之鎮惡別取其銀金棄輦于恒側裕意乃安裕收秦
器澤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漢武帝時洛
儀以考周度帝時賈逵加黃道順帝時張衡制渾
象具內外度黃赤道南北極列平四氣二十八宿中
外星官及日月五星為一度海張衡更制以出沒與天相
應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辰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
王莽以古制局小星辰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
制以三分為一度辰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
禮大司馬則景朝多著日北測之深九寸五分求之
風日南則景朝多著日北測之深九寸五分求之
凡日景于地千里而陰日北測之深九寸五分求之
之寸以景于地千里而陰日北測之深九寸五分求之
西京上層有黃帝作有地人北測之深九寸五分求之
如林三級大駕出行為先立名司南車駕四馬制
手帝南指大駕出行為先立名司南車駕四馬制
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并璞州

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瓚率宗族百餘人詣裕
降裕皆赦之送泓至建康斬之于市建元九年姚泓
年三十一裕始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久役思
歸多不欲留會劉穆之卒裕決意東歸以次子桂陽
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
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泰軍王
修為長文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
祖皆為中兵秦軍仍以田子願始平太子德祖領秦
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文先是
隴上流戶寓閬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
州知裕無復西畧之意皆歎息失望閬中人素重王

猛克長安鎮惡功俱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以
峻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以傅弘之
屢言于裕曰鎮惡家在閬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
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為不善正復自滅耳并復
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
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柳子十餘人何俱王鎮惡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害王化
于今百耳始詣衣冠人相留長安十陵是石家墳
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兒孫故云捨此欲何之乎
裕為之悲慰撫之曰受朝廷命不得擅留哉多諸
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

之居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

十六國年表

武陵孔尚質元長氏輯

後涼呂光呂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拔西涼郡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太祖呂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隱王紹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靈帝纂呂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隆昌呂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乙酉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九月秦呂光入姑臧殺涼州刺史梁熙自領涼州牧

光呂婆樓子光字世明姑臧人也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光入

命討龜茲立破其國都咸鎮西域光以龜茲饒樂

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充亡之地不足

留將軍但東歸中途自有福地可居三月光謀進止

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駟駿

馬萬餘匹而還九月至宜禾至縣地秦涼州刺史梁

熙謀開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光新破西

域兵強氣銳聞中國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

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

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焉彼既窮渴可

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也焉度此二阨雖

有子房之策無所施也熙不聽美水令張統初熙奉

行唐公洛為盟主時長安亂以收眾望推志義以帥
群豪光雖至不敢有異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
楊翰之謀恨不敢進杜遠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
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且及其上下離心進以取之
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即迎降至玉門熙使子胤
與姚皓衛翰等帥眾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
靜晉昌太守李純以即降光遣彭晃杜遠姜飛等
與胤戰于安彌屬涼大破擒之四山胡夷皆附于光
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遂入姑臧自領涼
州收表杜遠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
即縣皆降于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洋城

守不下漢分張掖之日勒剛丹等光攻而執之殺洋
及皓主簿尉祐嘉侯傾險與彭濟俱執梁熙光寵信
之祐詣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
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音船牙屬金城即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元吉之西
丙戌晉太元十一年後涼呂光大安元年

二月張大豫
初涼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
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秃髮思復鞬烏丸鞬送魏安昌
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
主政呂光昌松即後之張氏置即執太守王世強光

使輔國將軍杜遠擊之進兵敗大豫追逼姑臧自號
撫軍將軍涼州收敗元鳳鳳以王穆為長史傅徽即
縣使穆說諭廣西諸郡自西至張掖酒泉建康
太守李暹初遠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建康張西
北有建康有眾三萬保據楊塢姑臧四月大豫自楊
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秃髮思復鞬子奚于屯于
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大豫自西郡入臨洮
保據俱城在臨
十月呂光改元大安
光得秦王聖山問舉軍誦素諡聖曰文昭皇帝大赦
改元大安

十二月呂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丁亥晉太元十二年後涼大安二年

七月彭晃徐晃擊張大豫殺之

呂光將彭晃等攻大豫于臨洮大豫奔廣武王穆奔
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
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十二月康寧彭晃據即叛呂光率軍討彭晃誅之進攻
酒泉殺王穆

康寧自稱匈奴王截湟河太守強穩以叛漢分金城
唐之鄯州地漢河張掖太守鼓晃亦叛東結康寧西
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

動若兔移未謀康乎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
寔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是初叛與
寧穆情契未洽出其倉猝取之甚易耳乃自率兵倍
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招
敦煌盧士郭瑒：與同郡索嗣起兵應穆遂東三萬
石以餉之穆以瑒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瑒為敦
煌太守既而穆聽諛言引兵攻瑒瑒諫不聽出城大
衆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而不與
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
可憐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攻酒泉

克之進屯涼州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
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屬酒泉
戊子晉太元十三年 後涼大安三年

三月呂光殺武威太守杜進

光定涼州杜進功居多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群
僚莫及光甥石聰謂之于光：忌而殺之光與群僚
晏語及政事泰軍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豈此州士
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己丑晉太元十四年 後涼改麟嘉元年

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

置百官立妻石氏為妃子紹為世子光字世明時有涼州河西之地

長安之亂光妻子奔仇池依楊氏今歸姑藏
壬辰晉太元十七年 後涼麟嘉四年

八月呂寶攻金城敗績

上年乞伏乾歸擊沒奕于光自帥師乘虛襲金城乾
歸：光乃還至是又遣其弟右將軍寶攻乾歸寶及
將士死者萬餘人

呂光擊彭念奚克抱罕抱罕河州治所

光遣其子虎賁中郎將纂擊南羌彭念奚抱罕羌彭念奚附乞
為北河州刺史纂敗歸光自將擊之克抱罕念奚奔
甘松伏所置

甲午晉太元十九年 後涼麟嘉六年

正月呂光以禿髮烏姑為河西鮮卑大都統見而

七月呂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
護鎮高昌

命諸大臣子弟隨之

乙未晉太元二十年 後涼麟嘉七年

七月呂光帥師伐西秦氣歸稱藩光引歸見西

丙申晉太安二十一年 後涼改龍飛元年

六月呂光稱天王國號大涼改元龍飛以世子紹為太
子

備置百官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王詳為尚書
左僕射段業為土人為尚書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

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不受謝其使而遣之

十月西秦乞伏剌彈奔涼

丁酉晉安帝隆安元年涼龍飛二年

正人涼人伐西秦拔金城乞伏軋歸擊破之

光以西秦王軋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軍于長寂遠太

原公纂等攻金城軋歸數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

梁恭等出陽武下峽在高平西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

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

臨洮河關晉末屬狄道郡武始即狄道縣也延軋歸使人結拜云軋歸衆潰崩成紀延欲追之司馬耽雅諫曰軋歸

勇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今告者視高邑動殆必有奸

宜整陳而前使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

克矣延不聽進與軋歸遇延戰死雅收散卒還屯枹

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秃髮烏孤攻涼金城克之

烏孤治兵廣武攻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代之戰

于街亭涼兵大敗

五月涼沮渠蒙遜據臨松呂纂討破之

初涼王光以沮渠羅仇為尚書翹劉為河三太守

金城河關支河津河也光置此即于張掖金城郡界光忌而殺之羅仇弟子蒙

遜起兵攻拔臨松郡屯極金山在丹光使太原公纂

擊蒙遜于思谷在丹破之蒙遜逃入山中北涼

涼段業及沮渠男成叛據建康

蒙遜從兄男成亦起兵屯樂涇音渠酒泉太守璽

澄討之敗死男成遂說建康太守段業據建康叛涼

光命太原纂討之不克始末見北涼

八月涼郡王詳哥叛呂纂擊破之

散騎常侍郭騰北涼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焚

或守東井騰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

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出悍一旦不歸禍亂必起

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

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

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詳從之騰夜以二

苑之衆燒漢苑門涼州治姑臧有東西二苑使詳為內應事泄詳

被誅屠遂據東苑以畔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

成從之者甚衆光召纂使討之纂將還諸將謂段業

必驍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

潛師夜出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

亂吾將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于是引還業不敢

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兄桓曰郭騰舉事必不虛發吾

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魏令諸即此千

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光不能救

豈可復增其難乎統至番禾遂叛歸屠纂焉西安太

守石元良共擊屠大破之乃得入姑臧屠得光孫八

人于東元及敗而急授于鋒上校分部解飲其血以盟衆皆掩日暴又擊破屠將王斐于城西屠兵勢漸衰遣使請教于秃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赴之

涼張軌等據休屠城以叛屠武鹿反

張軌家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與郭瑄共推涼後將

軍楊軌為盟主反于休屠桂陸諫曰卿棄龍頭而後

地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戊戌年隆安二年涼龍飛三年

正月西秦乞伏蓋州攻涼交陽鶴武允吾俱克之屬金

三月涼呂纂擊楊軌敗還

楊軌遣司馬郭綿將兵北赴郭瑄秃髮烏孤亦遣弟

車騎將軍俯檀助軌至姑臧營于城北纂將樂擊

執郭瑄教之纂敗還

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呂純光弟王德孟敏等皆降于段

業西郡在武威西當嶺之要蒙遜討之故晉昌郡皆降

六月涼呂纂擊敗楊軌呂弘奔張掖東歸段徒治張掖

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決戰郭瑄每以天道抑止之

涼常山公弘領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戎及王德攻之

光連太孫公纂將兵迎弘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

與光合則姑臧益強不可取矣乃與秃髮利鹿孤邀擊纂大破之執奔王乞基屠性偏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呂弘引兵奔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後楊軌與王乞基

十月涼李鸞以吳城降于秃髮烏孤吳城在乞基

己亥年隆安三年涼龍飛四年

四月涼紹及呂纂將兵伐北涼

紹等伐段業求教于武威王烏孤烏孤遣利鹿孤

及楊軌教之業將戰沮渠蒙遜止之業棄兵不戰紹

纂引兵歸北涼

十二月涼王呂光卒太子紹立呂纂作亂紹自殺纂白

立為天王改元咸寧

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纂為太

尉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隋同陳汝委重

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

又謂弘纂曰永業字紹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懷居

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誹睦則群流萬

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

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群

言是日光卒紹秘不發喪纂排闥入哭堂哀而出紹

惧以位讓之纂不許驃騎將軍呂光紹曰纂為將

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且早

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
圖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纂見紹于湛露
堂起執刀侍側纂請收之紹并許弘遣人謂纂曰主
上闇弱未難多難兄戚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拘
小節也纂于是夜帥壯士踰北城攻廣廈門弘帥東
苑之衆奔奔洪範門左衛將軍賈從抽劍直前斫纂
中額纂左右擒之紹遣中郎將呂開拒戰于端門呂
超帥衆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升世光
殿紹自裁呂超奔廣武纂以弘兵強以位讓弘：曰
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建先帝遺命
而廢之漸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

遂即天王位纂字永緒大赦改元謚光曰懿武廟號
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
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永郎
公音纂遣使謂叔父鎮東將軍方曰方時鎮起實
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耳方賴其用以濟
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庚子晉隆安四年涼王纂咸寧元年

三月涼呂弘作亂伏誅
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
之兵作亂纂遣其時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兵大
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內纂笑謂群

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玠對曰天福涼室憂患
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南林罕大司馬稱兵雖
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躬責己以
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因辱士女且弘妻陛下之弟
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
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流涕纂容謝之召弘妻子
寘于東宮厚撫之弘將奔亮髮氏道遇廣武詣呂方
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
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
涼人伐南涼敗于三堆

纂將伐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

國未有釁不可伐也不從亮髮傳檀拒之四月敗涼
兵于三堆涼南

九月涼呂方降于秦方鎮廣武

廣武氏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

辛丑晉隆安五年涼咸寧二年二月呂隆神鼎元年

二月涼呂超拔涼王纂推呂隆稱天王改元神鼎

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遵守
之今疆宇日蹙峙岨二崩之間姑城而有洪池而沉
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避辭謝之然猶
不悅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慕纂召超及思盤
入朝超謂至姑減深自詰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

以脚情兄弟恒：乃敢欺吾要當新卿天下乃定纂
本以恐惕起寧無意殺之因引起思盡及群臣同宴
于內殿起兄領軍將軍隆數初纂酒纂醉乘步輦車
將起哥中遊禁中至東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
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起取劍擊纂洞背川
騰格戰起殺之纂后楊氏命某兵討起杜尚止之皆
捨仗不戰遂取纂首以徇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隲而
公歸皆在北城或說綿起兵擊起綿乘兵歎與佗共
擊之佗妻梁氏止之佗乃謝綿起弟起有寵于綿說
綿曰隆起討纂正欲尊立明公耳明公先帝之長子
當主社稷夫復何疑綿信之乃与隆起結盟單馬入

城起執而殺之謀位于隆：有難色起曰今如來龍
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以起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詔
纂曰重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起恐其挾珍寶命索之
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
后有美色起將紂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
禍及卿宗桓以告楊后：曰大人責女与低以圖富
貴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

王利鹿孤

三月亮髮利鹿孤伐凉

五月秦姚碩德率師伐凉九月隆遣使降于秦

凉王隆多故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莫敢人不肯保親
安人焦詡松武成呂遣使說秦隲而公碩德曰呂氏
兄弟相攻政綱不立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如反
掌不可失也碩德言于秦王帥步騎伐凉七月碩德
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將軍
以避之秦軍至姑臧凉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起龍驤
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
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眾降于秦碩德固姑臧
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扇誘
之欲殺凉王隆及安定公起事叢生死者三百餘家
凉群臣請与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起曰今資儲內

竭上下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
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去之後
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不復若天命
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
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
軍凉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
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

十二月凉呂起擊焦詡亮髮傳檀擊敗之

起攻姜詡不克遂攻焦詡：求援于利鹿孤利鹿孤
使傳檀赴之起已退傳檀与詡連和遂離兵姑臧璽
于相抗在姑呂起夜遣中選將軍王集所傳檀營傳

檀縱兵擊之新集及甲首三百餘級隆恨仇与傳檀
通好請于死內結盟充髮俱延入盟隆伏兵擊之俱
延走免傳檀怒攻顯美隆遣師救之憚傳檀之強通

壬寅明帝太和元年涼州二年

二月沮渠蒙遜攻姑臧涼人擊敗之
姑臧大飢斗米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家
城門盡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
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
引兵攻姑臧隆求救于河西王利鹿孤未至隆擊破
之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

癸卯晉元興二年涼州三年

八月秦徵涼王隆入長安以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

涼亡

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惠之秦
人言于秦王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
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
田沃饒不如固其危而取之與乃遣使徵起入侍隆
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自起謀迎于秦與遣尚書左
僕射齊難等帥步騎迎隆于河西八月齊難至姑臧
隆素車白馬迎于道傍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
鎮姑臧從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與以隆為
截尉常侍起為安定太守涼亡

十六國年表

西秦鮮卑人始晉孝武太元十年乙酉於南涼元

陽天北涼西平南涼西秦南涼西秦南涼西秦南涼

高祖乞伏國仁弟稱秦王乞伏公

太祖乞伏國仁弟稱秦王乞伏公

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
收政元更義

乞伏鮮卑部落之名後以為氏其先乞伏述延居于

苑川天水西便併隣部士馬強盛及趙亡延恨遷于

秦田北涼延卒子傳大寒立寒卒子司繁立降秦：

王堅使鎮勇士川司繁卒子國仁立仍守勇士川秦

以為秦將軍從伐晉聞乞伏步願交于隴而堅遣國

仁還封之國與步願合國仁曰苻氏叛民逞兵殆

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迫

腦諸部等而併之衆至十餘萬以前事至是自稱單

于秦河二州牧以乙旌童遊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

相獨孤匹蹄為右輔弟軋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

城而都之

丙戌太元十一年 西秦建義二年

正月南安秘宜率眾討國仁國仁擊敗之宜南安

七月初宜及莫虔降秦降于國仁

丁亥太元十二年 西秦建義三年

三月秦以國仁為苑川王龍城北限林連南界吐谷渾

七月乞伏國仁襲鮮卑密貴裕苟提倫三部皆降之

國仁率兵襲三部與沒奕于金熙戰于渴渾川在天

沒奕于金熙大敗三部乃降

戊子太元十三年 西秦建義四年

四月乞伏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屬平陽

平襄義十一年乾歸擊之復降乾歸以累女妻之

六月乞伏國仁率弟乾歸自立為河南王改元太初

國仁率其子公宿尚幼群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時跨有涼州河南之地故

以為號大赦改元諡國仁曰宣烈廟號烈祖

七月乞伏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

以南川王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莫侯悌春為

御史大夫邊苗為左長文秘宜為右長文翟勔為左

司馬王松壽為主簿從弟柯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

秦州牧屈春為河州牧分居河隴之間

九月乞伏乾歸還都金城秦以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

己丑太元十四年 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五月乞伏乾歸擊秦涼州大破之

乾歸破秦涼州秦涼州多附之乾歸悉授以官

爵十一月乾歸率弟彭奚念附乾歸乾歸以為北河州

刺史乾歸已于境內置河州故以乾

利文利文為北河州刺史河州原治也

庚寅太元十五年 西秦太初二年

四月乞伏乾歸拜吐谷渾視連為沙州牧白蘭王

視連遣使獻見于乾歸乾歸遣使拜為白蘭王

辛卯太元十六年 西秦太初三年

十月乞伏乾歸討沒奕于凉人襲之乾歸還

初秦沒奕于以子質于乾歸共討鮮卑大兜乾歸破

大兜收其部眾而歸還沒奕于所質二子沒奕于尋

叛東合劉衛辰乾歸率兵討之呂光乘虛遣兵伐乾

歸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乃退

壬辰太元十七年 西秦太初四年

八月涼呂光遣其弟寶攻乾歸乾歸拒之覆其軍

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

癸巳太元十八年 西秦太初五年

正月權于成降于乾歸乾歸以為東秦州刺史休官大

都統顯親公

休官權于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為秦所逼乃請降

子軋歸乾歸封以職休官稱號太子名千歲

六月乙伏軋歸立其子熾熾為太子

熾熾勇果明決過于其父軋歸立為太子

甲午太元十九年西秦太初六年吳年始稱秦

正月秦遣使拜軋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益涼沙

五州牧

六月秦進封軋歸為梁王軋歸遣乞伏益州帥師救秦

登故固急遣子汝陰王宗質于軋歸以請救進封軋

歸為梁王后為梁王后軋歸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帥

師救之

十月楊定攻軋歸軋歸破之殺定及秦王苻崇

秦王登既死子苻崇自立于湟中軋歸逐之并隴西

王楊定：与崇共擊軋歸：遣涼州牧軋歸秦州牧

益州立義將軍結歸拒之益州敗于平州軋歸歸

皆引退司馬翟瑄奮劍怒曰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

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益州雖敗二軍尚全秦

何望風退却瑄雖僚佐獨不能以便宜斬君乎軋

謝之曰果能若是吾敢受死乃率軍進戰益州結歸

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軋歸于是盡有隴

西之地始得

十二月乞伏軋歸自稱秦王大赦自後稱西

乙未太元二十年西秦太初七年秦以剽秦

正月西秦以太子熾熾領尚書令遣為左僕射秘宜

為右僕射

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為等

領府佐如故

四月西秦遣乞伏益州討姜乳敗績

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樓上却軋歸遣益州將兵

討之僕射遠為等曰益州屢勝而驕不可專任必以

輕敵取敗軋歸不聽益州至大寒嶺上却不設部聽

將士遊吹縱飲乳遂擊大破之

六月西秦遣子西戎城也

眾寡光兵多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延敗
光自走矣纂攻拔金城天水公延克臨洮等郡乳歸
乃使人結延云乳歸秦成紀矣延引兵追之遇乳歸
戰敗死光追還姑臧

六月西秦徵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屋引破光為河州
刺史翟瑤為興晉太守鎮枹罕

戊戌隆安二年 西秦太初十一年

正月西秦乞伏蓋州攻涼允吾等縣克之允吾音沿牙金城治前侯

屬金

六月郭瑒降西秦乳歸以為散騎常侍

庚子隆安四年 西秦太初十二年

正月西秦遷都苑川前遷金城今復居苑川也

七月秦伐西秦乳歸敗奔南涼復自南涼奔秦

秦遣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伐西秦入自南

安決乳歸拒之于隴西使慕元等屯守秦軍據探路

絕秦王與潛引兵救之乳歸使慕元帥中軍屯柏楊

在天水秦兵會大風昏霧乃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于外

軍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皆降于秦主與

進軍枹罕乳歸奔金城指諸豪帥曰敗散如此無以

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

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家族勿吾隨也眾曰死生願從

陛下歸曰若天未亡我果日復得相見今相隨而死
無益也乃大哭而別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于武
威王利鹿孤利鹿孤迎置晉興待以上賓亮髮得延
等勸處之于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不允乳歸
俱為利鹿孤所殺謂熾盤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
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而行必為
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後不疑吾在
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盤等于西平八月乳
歸南奔枹罕降于秦十一月至長安秦王與以為都
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金城河之南也

辛丑隆安五年 西秦太初十三年

二月秦遣乞伏乳歸還鎮苑川

秦主興使乳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四月
乳歸至苑川以遣焉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

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壬寅元興元年 西秦太初十四年

正月乞伏乳歸擊吐谷渾大破之

四月乞伏熾盤自西平逃歸苑川

熾盤聞乾歸還苑川自西平逃歸南涼王儁擅歸其

妻子乳歸使熾盤朝于秦主以為晉興太守

甲辰元興三年 西秦太初十六年

九月乞伏乳歸及楊盛戰于竹嶺敗績在上部

乙巳義熙元年 西秦太初十七年

正月乞伏軻歸擊破吐谷渾

軻歸擊吐谷渾于大孩破之掠萬餘口而還視歷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河川自稱大單于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野吐谷渾復興

丁未義熙三年 西秦太初十八年

正月秦以乞伏軻歸為主客尚書

與以軻歸侵強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繼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時軻歸入

十月秦以乞伏熾繼行河州刺史

秦河州刺史彭奚念降于南涼秦乃以熾繼行河州刺史

戊申義熙四年 西秦太初十九年

七月乞伏熾繼築城于燉琅山

熾繼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築城而據之在荒川西南荒川西至枹罕東枹罕北限南連市界吐谷渾

十二月乞伏熾繼攻彭奚念于枹罕敗績

己酉義熙五年 西秦改更始元年是年復稱秦

正月乞伏熾繼破彭奚念克枹罕軻歸自秦逃歸荒川

熾繼入見秦太原公懿于上却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繼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克之

遣人馳告軻歸軻歸從秦王如平涼聞之逃歸荒川

四月乞伏軻歸徙都度堅山使熾繼鎮枹罕

七月乞伏軻歸復稱秦王改元更始

軻歸復稱秦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十月西秦太子熾繼為太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以厚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焦道為太子太師與秦軍圍大車軻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太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繼拜道于床下道

子華至孝軻歸欲以女妻之華曰允娶者欲與之共

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

臣恨其闕于中饋非所願也軻歸曰卿之所行古人

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民部郎

庚戌義熙六年 西秦更始二年

三月西秦攻秦金城拔之

八月西秦復徙都荒川

軻歸討趙質屈機等部徙其民萬五千于荒川遂復都之

西秦攻秦畧陽南安隴西諸郡

軻歸攻克各郡徙其于荒川及枹罕

辛亥義熙七年 西秦更始三年

正月西秦乞伏軻歸請降于秦：拜為河州牧河南王

秦以索被為隴西內文招撫西秦軻歸乃送所掠南

安等守牢謝罪請降秦封軻歸為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單于河南王熾繼為鎮西大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月西秦以子勅勅為秦興太守鎮度堅城秦興即度

之
乳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戶于度堅城以子勅勅鎮

四月西秦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鎮並蘭城並蘭即東

陽界

五月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康郎城

八月西秦擊南涼敗禿髮鹿臺于嶺南

熾盤及弟審虔率兵伐南涼傳檀道太子虎董送戰

于嶺南：涼兵敗熾盤唐斗馬十餘萬而還唐斗馬

乞伏乾歸攻秦水洛城及柏陽堡俱克之徙其民于譚

却

乾歸攻秦畧陽太守王憬于水洛城又攻南平太守

姚龍于柏陽堡俱克之徙其民三千餘戶于譚却使

乞伏審虔城之水洛城在隴山之西界

壬子義熙八年西秦更始四年

正月乞伏乾歸討彭利髮斬之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

史鎮抱罕

西羌彭利髮據抱罕自稱河州牧乳歸討之利髮棄

家走乳歸追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

三千以審虔鎮抱罕

乞伏乳歸徙却譚却命熾盤鎮苑川

四月乞伏熾盤攻南涼克白土金城左

熾盤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克白土使乞伏出果守

之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試其主乳歸熾盤遣師討平之

公府國仁之子也以不得立故裁乳歸并其諸子十

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盤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

揭武將軍木奕干帥師討之又以其弟曇達為鎮東

將軍鎮譚却驍騎將軍姜機鎮苑川熾盤卒文武及

民二萬餘戶還于抱罕秦人多初秦王與伐之與曰

伐人喪非礼也夏王勅：欲伐之中即將王賈德曰

熾盤吾之與國吾不能恤又恃眾力而伐之匹夫猶

耻為況萬乘乎乃止七月乞伏智達巧擊破公府于

大夏公府奔並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巧攻拔之斬

阿柴父子公府奔嶺即南山追獲之并其子輟之子

譚却輟音官

八月乞伏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元永康

熾盤自立募乳歸子抱罕諡曰武元廟號高祖九月

以翟勅為相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侍中

等官

癸丑義熙九年西秦乞伏熾盤永康元年

三月秦索獲以隴西降于熾盤

熾盤遣曇達王松壽擊休官權小郎哥大破之隴右

休官志降秦太傅索稜亦降熾磐仍以為太傅
甲寅義熙十年 西秦永康二年

五月乞伏熾磐襲南涼梁都拔之執虎蓋悉收其地得
檀降

南涼王傳檀封乙弗使太子虎蓋守梁都熾磐欲襲
之群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贛曰傳檀不顧近
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
蓋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
從之率兵襲之虎蓋不能守城潰熾磐入梁都執虎
蓋守連平遠將軍捷度率兵追傳檀以鎮南將軍謙
也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梁都虎蓋赴單

子為西平太守鎮西平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
耀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亶徙虎蓋及文武
百姓萬餘戶于抱罕傳檀破乙弗還無所歸遂降于
熾磐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封左南公南涼文武
皆依才銓叙後歲餘使人鳩傳檀

十月乞伏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乙卯義熙十一年 西秦永康三年

三月北涼沮渠蒙遜攻西秦拔廣武秦人逸之敗績
蒙遜拔廣武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龜尼寅邀蒙
遜于浩亶告蒙遜擊斬之又遣折斐等師帥據勒
姐嶺在金城縣蒙遜擊擒之

四月西秦乞伏元基自長安逃歸以為尚書左僕射
元基初從熾磐入朝于秦至是逃歸

五月西秦襲湟河北京沮渠漢平降見北涼
西秦以匹達為湟河太守出連度都督鎮北諸軍事涼

州刺史譙屯為鎮軍大將軍河州牧

七月西秦以量達為尚書令王松壽為秦州刺史
十一月西秦以王子保為畧陽太守鎮赤水

熾磐遣襄武侯量達將兵擊南羌彌姐度薄于赤水
降之以王子保鎮之在南安郡東山赤谷

丙辰義熙十二年 西秦永康四年

四月西秦量達等擊秦破上邽徙其民于抱罕

十月西秦遣王松壽鎮馬頭以逼上邽上邽縣有神馬山

十二月晉遣使拜乞伏熾磐為西平將軍河南公
熾磐遣使詣太尉裕請擊秦以自効裕以朝命授其
職

戊午義熙十四年 姚秦已亡故西秦稱秦永康六年

正月秦以乞伏木奕干為河州刺史鎮梁郡

十月秦以姚雋為侍中書監隴西公以量達為征東
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

姚弋叛秦降于西河蒙遜父叔父鳥言于眾曰秦王
寬仁自可安居事之何為西遷眾咸以為然遂父推

為為主復降于秦徵雋為侍中

己未秦帝元熙元年 秦永康七年

九月秦匹達等破彭利于涪川十月以王松壽為益州

刺史鎮涪川

庚申晉秦帝元熙二年 秦永康八年

正月秦遣木奕千元基攻上邽

四月吐谷渾阿柴遣使降于秦

秦以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秦並以吐谷渾地為安州

七月秦木奕千與北涼人戰于五澗只記前北涼敗之虜

其將沮渠苟生

壬戌永初三年 秦永康十年

四月秦以乙伏是辰為西胡校尉兼列渾城于汁羅以

顧之即渾川之地

癸亥晉陽景平元年 秦永康十一年

四月秦遣使入貢于魏

熾髡謂其群臣曰宋人奄有江南夏人雖據關中皆

不足為獨親王其也矣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事之

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

并陳伐夏方略

十月秦殺元髮虎瑩及元髮后

秦王之后虎瑩之妹也后與虎瑩謀曰秦本戎之

遺令不治者殺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妻

于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趙質洛城謀

弑熾髡后妹為熾髡左夫人知其謀而告之熾髡殺

后及虎瑩等十餘人

甲子宋陽景平二年 秦永康十二年

七月秦遣太子暮末攻破北涼白草嶺臨松郡徙其民

而還

乙丑元嘉二年 秦永康十三年

四月秦遣叱盧健等襲北涼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

丙寅元嘉三年 秦永康十四年

八月秦王熾髡伐北涼夏人襲苑川熾髡引歸夏帝代

拔南安

秦王熾髡伐河西至涇川遣太子暮末攻西安不克

又攻番禾蒙遜發兵拒之且遣使說夏主乘虛襲枹

罕夏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帥兵攻苑川卑駱大將

軍常伐攻南安熾髡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由老弱

畜產于洮河留古逐相量遠守枹罕秦帝伐攻拔南

安獲秦三州刺史翟英南安太守李亮

十一月夏呼盧古章伐攻秦枹罕等郡秦人皆却之

秦左將相量遠與呼盧古戰于嶺嶺山量遠敗十一

月呼盧古率伐進攻枹罕秦王熾髡遣保定遠呼盧

古入南城秦鎮京將軍趙壽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戰

却之章伐等又攻沙州刺史出連度于湟河秦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章伐等轉攻西平執秦安西將軍庠洛牛阮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丁卯元嘉四年 秦永康十五年

二月山羌叛秦執量送于夏秦武始洮陽南山諸羌叛秦遣右丞相量遣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洮陽屬羌人執量送夏吉毗亦為羌所敗奔還

三月秦以段暉為涼州刺史鎮樂都趙景為沙州刺史鎮西平出連輔政為涼州刺史鎮赤水

六月秦王熾還抱罕夏改運

夏赫連昌為魏所禽熾還乃還抱罕謂群臣曰孤知赫連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叔父涯頭等入貢于魏

九月氏王楊玄圖秦赤水執出連輔政

玄圖將軍符白作圖秦涼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

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

十月秦以吳漢為涼州刺史鎮南強乞伏置十二郎有

十二月漢為群羌所攻率戶二千還于抱罕

戊辰元嘉五年 秦永康十六年

正月秦遣焦嵩討姚瀋吐谷渾元結襲之執嵩以歸

姚瀋叛秦北降涼遣焦嵩討之吐谷渾襲之嵩被執

五月秦王乞伏熾襲太子慕末立改元永弘

熾熾襲曰文昭廟號太祖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

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將軍河州牧

也為驃騎大將軍乞伏州治抱罕徵涼州刺史段暉為

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

牧鎮湟河木叉千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吉毗為尚

書僕射衛大將軍

西河沮渠蒙遜攻秦西平秦元擊擊敗之乃歸沮渠成

都于河西以請平蒙遜因秦伐秦西平太守趙承曰殿下若先

取秦都則西平必為陛下之有苟望請服亦明主所

疾也蒙遜乃釋西平進攻樂都秦相國元基將兵救

之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

中飢渴死者大半河西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

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秦王謂慕末曰吾

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蒙遜所親重汝

宜歸之至是慕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

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吊祭慕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

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遣沮渠奇珍伏兵于柁天嶺

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抒送伐

還秦并道慕末馬千匹及錦蜀銀繒

十月乞伏千年奔河西秦以乞伏沃陵為涼州牧鎮河

秦涼州牧十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使人讓之

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十二月蒙遜復伐秦元基帥師拒之蒙遜還攻西平

秦王之弟刺殊羅燕于文昭王左夫人无髮氏暮末

正月沮渠蒙遜拔秦西平

知而謀之刺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秦沮渠與

蒙遜伐秦轉攻西平秦遣出連輔政致之未至蒙遜

攻其黨殺之而叔刺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

攻拔之執其太守趙承

汝死不負汝殺暮末怒刺其腹投尸于河什寅母弟

二月秦立子萬載為太子

白養去列有怨言皆殺之

三月秦王暮末殺其臣年進

十二月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初年進從勃遊凌霄觀彈飛鳥設中暮末之母傷

秦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五月河西蒙遜伐秦人擊敗之獲其世子與國以歸

秦暮末帥師東如上部留保南安

蒙遜伐秦留元基守枹罕退保定連南安太守翟

暮末為河西前逼遣王愷為訖闐請迎于親人許

承伯據罕開谷以應河西龍西石縣暮末擊破之進至

以平涼安定封之乃焚城邑毀寶器帥萬五千戶東

治城昌建即西安太守莫者初秦據河川以叛在枹暮

如上部至高田谷南安郡界未郭恒謀殺沮渠與國

末還定連蒙遜使世子與國攻之連六月暮末逆擊

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王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

于治城擒與國連蒙遜至譚却吐谷渾王暮瑱遣其

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自龍川至西平

弟沒利延將兵會蒙遜伐秦遣段暉等邀擊大破

也十一月魏遣庫結率兵迎乞伏暮末暮末不從

之

秦諸羌叛攻南安氏人楊難當遣軍擊破之

七月秦以沮渠興國為散騎常侍

諸羌叛推慶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推其族子

蒙遜送穀三十萬斛以贖與國暮末不許以與國為

獲軍亮為主帥衆攻南安暮末求救于氐王楊難當

難當遣將軍符融將兵救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
還廣寧暮末攻之以手令与焦遺使取亮遣乃投亮
出降即將軍事廣寧太守

秦楊顯以畧陽降夏

辛未元嘉八年 秦永弘三年

正月夏人攻南安乞伏暮末出降崔楷奔河西秦亡

夏主定遣北平定公常代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
侍中出達賴政乞伏延祚尚書乞伏跋弭可踰城奔
夏暮末窮蹙與觀出降并沮渠吳國送于上却秦太
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沮謂其父焦道曰大人荷國寵
重居藩鎮重任豈可不卒見眾唱大義以殄寇讐遺

曰主上已陷賊庭吾知愛死而忘義願以大兵追之
是赴絕其命也 不如梓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
之庶有濟也 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
會道病卒楷不能獨舉亡奔河西暮末後為夏所殺
乞伏氏四主四十八年而滅通鑑
稱四十九年以鎮勇士川為始也

十六國年表

南凉 河西鮮卑始晉太元甲午終義熙十年甲寅傳
河始滅唐武
晉興寧即
烈祖禿髮烏孤稱武成王
利鹿孤王借國六年
景王傳檀烏孤弟稱河西
甲午晉書武太元十九年降于西秦國亡

正月凉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
卑大都統

烏孤河西鮮卑也樹樓能五世孫樹樓能之祖壽園

在孕其母相掖氏因寢而產于被中鮮卑謂被為禿
髮因以為氏晉初樹樓能叛隔凉州晉遣馬隆討平
之其後推斤立卒年一百十歲子思復親立建卒子
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取凉州併
先陀曰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後修政
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為冠軍大將軍
烏孤與群下謀曰可受乎眾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
屬人万真若留姓不對烏孤曰卿畏光耶若留曰吾
根本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于我何以待之不如
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孤乃受
乙未太元二十年

七月禿髮烏孤擊破乙弗折掘等部築蘆川堡而却之
在泚中

廣武趙振少好奇畧聞烏孤在蘆川棄家從之烏孤
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呂光拜

烏孤為廣武郡公
丙申太元二十一年

六月涼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並州牧左賢王不
受

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驕三甥慕虐遠近
愁苦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
王之事耳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丁酉安帝隆安元年 南涼禿髮烏孤太初元年

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改
元太初

烏孤自稱西平王改元治兵廣武^{張駿分金}攻涼金
城克之涼王光遠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

敗河南鮮卑吐林等十二部大人皆降于烏孤^{金城}
河南

戊戌隆安二年 南涼太初二年

八月涼楊軌降于烏孤^{楊軌王乞基}

軌收集夏屯康川王乞基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
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于烏孤軌尋

為羌苻梁飢所敗西奔儋海^{今西}烏孤謂群臣曰
軌子歸誠于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漸
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
禿髮烏孤擊梁飢援龍支堡而平樂都湟河洮河諸郡
俱降

梁飢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倅而代之
拒饑求救于烏孤烏孤欲救之群臣憚飢兵強左司
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
嶺南五郡庶幾可取^{洪池嶺南五郡即廣武也}使羌得
西平率羌震動非我之利烏孤曰吾亦欲乘時立功
安能坐守窮谷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平西}

不烏孤進攻援之俘斬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

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調洮河太守王稚皆以郡

降^{樂都洮河}南羌胡皆附于烏孤^{縣在西南}

十月涼李鸞以興城降于烏孤

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己亥隆安三年 南涼太初三年

正月禿髮烏孤徙治樂都^{治所}

以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屬西}廣武公倅檀鎮西

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洮河從弟替引鎮嶺南

之南^{洮河}洛回鎮康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亶^{郡之東}東
夷夏俊傑隨才任授咸得其宜烏孤謂群臣曰隴右

河西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
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之部
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惠呂光衰老嗣子微
弱纂弘內相猜忌若使浩靈康川乘虛逃出彼疲于
奔命不過二年姑臧可圖也烏孤曰善

六月烏孤以弟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僞檀入錄
府國事

八月秃髮烏弇國人立其弟利鹿孤徙治西平

烏孤辭走馬傷脇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利鹿孤

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

庚子 隆安四年 南凉利鹿孤建和元年

正月秃髮利鹿孤大敗改元建和

四月凉呂纂侵南凉秃髮僞檀敗之于三堆

五月西秦乞伏乾歸降春見秦

乾歸為秦所敗其眾盡散乃奔乞乞降于利鹿孤

利鹿孤使廣武公僞檀迎之置之晉興乞乞降于利鹿孤

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秃髮俱延曰乾歸本吾之

屬國固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欺若逃歸姚氏

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之弗之間北西海使不得去利鹿

孤曰彼窮未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秦兵既

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沃引何

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曰白于利鹿孤遣其弟吐

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乞乞降于利鹿孤乃以熾整母子質于西平南秦枹罕降于秦久之熾
盤欲逃詣乾歸利鹿孤遣人追獲將殺之僞檀曰子
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辛丑 隆安五年 南凉建和二年

正月利鹿孤稱河西王以弟僞檀為涼州牧錄尚書事

孤欲稱皇帝安國將軍翰弗倫曰吾國被髮左衽無

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宮廬故能雄視沙漠

抗衡中夏今舉大號必建立都邑儲蓄倉庫不如虛

晉民于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

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長久之道也且虛名無

寔徒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質受分利鹿孤曰安國

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

七月南凉遣使奉表入貢于秦

秦姚碩德伐凉旬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

孤攝廣武將軍以避之及碩德破凉軍乃遣使奉表

貢于秦利鹿孤命群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

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緩急為先惟以徒

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新將拔城而

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十月沮渠蒙遜劬質請降于南凉

遣張松侯俱延伐北凉蒙遜請降乃召延還

十二月秃髮儁檀擊敗涼軍進攻顯美

涼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胡：遣弟子嵩留于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儁檀赴之北至超已退胡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俱延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胡孤城無舍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不如以善言撫之儁檀乃与胡建和遂耀兵姑臧璽于胡阮呂超遣王集夜斫儁檀營儁檀豫蓄火以待之兵至儁檀徐嚴不起集入中壘内外皆舉火光照如晝新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俱偽与儁檀通好請于苑内結盟儁檀使俱延入盟俱延毀其瓦墻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次馬步走得免儁檀怒攻

其昌松太守孟暉于顯美呂松顯美俱屬武威將軍苟安國石可帥兵救之安國等憚儁檀遁還明年儁檀克顯美執孟暉以為左司馬暉曰呂氏將亡人皆知之但禘為人守城不能保全復祇顯任心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儁檀義而歸之

壬寅元興元年 南凉建和三年是年始稱凉

二月秃髮儁檀擊焦胡降之

常侍張融言于利鹿孤曰焦胡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後必為患乃遣儁檀討之胡面縛請降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焦胡見凉

三月河西王利鹿孤卒弟儁檀立更稱凉王改元弘昌

初秃髮思復健愛重儁檀謂諸子曰儁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于儁檀及疾道全以國事授弟儁檀乃襲位諡利鹿孤曰康王

甲辰元興三年 南凉秃髮儁檀弘昌二年

南凉王儁檀去年號罷尚書郎巫官儁檀畏秦之強故去年號遣秦軍閉關使于秦：主與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檀與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

遐藩密通勅敵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與善之儁檀求為涼州興不許

丙午義熙二年

六月南凉秃髮儁檀伐沮渠蒙遜至赤泉而還沮渠蒙遜在張掖蒙遜嬰城固守儁檀乃還

秦以秃髮儁檀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鎮姑臧儁檀入姑臧

秦滅凉使王尚鎮姑臧儁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與以為忠使鎮姑臧召王尚還長安凉人不欲尚去遣主簿胡威言于吳請留之吳使人止尚并喻儁檀會儁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在姑臧南遠逼

建王尚二出自清陽門僞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宋敬
送尚還長安僞檀謂敬曰吾得涼州情之所寄惟卿
一人奈何捨我去乎遂問以安適懷遠之策敬曰涼
土雖與形勝之地也若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何求不
獲因荐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僞檀嘉納之八月使
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十一月遂還于姑臧
僞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丁未嘉熙三年

十月秦彭吳念叛降于南涼

十一月夏侵南涼秃髮僞檀追之敗于陽武下峽

夏王勃率衆擊南涼殺掠而還僞檀追之焦朗曰

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
渡越斛堆溫圍屬武威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
術也賀連怒曰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
宜急追之僞檀從之追勃于陽武下峽勃逆擊
僞檀大敗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人僞檀與
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

南涼屠各城人兒作亂梁冀遣憲等謀反俘伏誅

僞檀畏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皆入姑臧國人駭
怨屠各成心兒曰之作亂一夕聚衆數千人殿中都
尉張猛大言于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
躬悔過何損于明而諸君遠徙小人為不義殿中兵

今至禍在目前矣衆聞之皆散心兒病憂然追新之
軍路祭酒梁冀輔國司馬遠憲等復謀反僞檀皆殺
之

戊申嘉熙四年南涼僞檀嘉平元年

四月秦姚弋弼伐南涼僞檀拒之敗秦師

弼帥師伐南涼進攻昌松殺太守蘇霸遂至姑臧僞
檀出奇兵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弼謀為內
應事泄僞檀盡阮之悉散即縣牛羊于野秦人縱兵
抄掠僞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等擊之大敗秦兵常
山公姚顗聞弼敗倍道赴之使善射者孟欽等五人
挑戰于涼風門僞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欽等弦

未及發被斬顗乃委罪于欽或遣使謝僞檀引兵還
僞檀亦遣使者徐陌詣秦謝罪

十一月秃髮僞檀復稱涼王改元嘉平立世子虎瑩為
太子錄尚書事

以趙遵郭倬為左右僕射俱延為大尉

庚戌嘉熙六年南涼嘉平三年

三月南涼秃髮僞檀伐沮渠蒙遜敗歸還于樂都侯聰
焦朗據姑臧南城降于北涼

初僞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北涼掠臨松千餘戶而
還蒙遜亦伐南涼至顯美掠數千戶而去僞檀乃自
將五萬騎伐之戰于窮泉為蒙遜所敗單馬奔還蒙

避乘勝進圍姑臧人皆驚潰僞檀悞遣司隸校尉敬
歸及子佗為質請和蒙遜許之佗于胡抗逃歸復為
追騎所執徙其家八千餘戶而去南涼右衛將軍折
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屬晉昌郡僞檀畏蒙遜之
逼嶺南又為奇鎮所據乃遣于樂都留或公緒等守
姑臧終出城魏安人侯謨等閉門作亂檀南城推焦
詔為大都督謨自稱涼州刺史文降于蒙遜

辛亥義熙七年 南涼嘉平四年

二月沮渠蒙遜伐南涼圍樂都南涼送質乃還

蒙遜伐南涼僞檀以子安周為質蒙遜乃還

秃髮僞檀帥師伐北涼大敗奔還蒙遜遂圍樂都僞檀

復送質請和

僞檀復欲伐蒙遜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併姑臧山

勢甚盛不可攻也僞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苻翼

從弟反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

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若蒙遜輕兵猝至大敵外逼

徙戶內叛此危道也俄而昏霍風雨蒙遜兵大至僞

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僞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

質請和蒙遜乃還

甲寅義熙十年 南涼嘉平七年

五月秃髮僞檀帥師討唾乞汗等部西秦乞伏熾磐襲
樂都拔之執涼太子虎璽以歸

唾乞汗乞弗等部叛南涼僞檀欲討之護軍孟愷諫
曰連年飢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
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羅慰撫襁部食足
結兵待時而動僞檀不從謂太子虎璽曰蒙遜近去
不能猝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
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乃帥騎八千襲乞弗大
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帥步騎
襲樂都虎璽流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從事中
郎尉肅言于虎璽曰外城廣大難守不若聚國人守
內城肅等率晉人拒戰于外雖有不捷犹足自存虎
璽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逼慮虎璽疑晉人有

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于內孟愷泣曰熾磐
素虛內侮危于累卵惶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
効死而乃疑之如是耶虎璽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
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
樂都遣鎮南將軍謙屯鎮守樂都徒虎璽及其文武
百姓萬餘戶于枹罕

六月南涼秃髮僞檀降于西秦國亡

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僞檀僞檀大驚謂
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
吾籍乞弗之質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
逃還僞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于是將

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訖勅後軍將軍洛陽散騎侍郎陰利虎不去傳檀曰蒙遜熾磐皆委質于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訖勅洛陽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前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陰利虎隨之傳檀謂利虎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虎曰吾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才不能泣血求教于鄰國敢離左右乎傳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吾去今日忠義

始終不虧者惟卿一人而已傳檀諸城皆降于熾磐獨尉賢政屯浩豐門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即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屏藩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虜先歸獲賞緩順受誅然不知主之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瑩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而轉于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傳檀至左南乃降金城白土縣東張氏置熾磐聞傳檀至遣使迎待以上賓之禮拜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後歲餘使人鳩之

左右請解之傳檀曰吾病豈易療也遂死謚曰景王傳三十四虎瑩亦為熾磐所殺傳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虎孤孫副周烏孤孫承林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以保周為張振王覆龍為酒泉公賀為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林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大子魏昌

十六國年表

武陵孔尚質元長甫輯

南燕
成始
傳晉
二世
隆安
二年
國十
成德
極
青
兗
徐
三
州
統
廣
固

齊郡濟南樂安琅邪人

世宗慕容德

超年德
戒兄
于子
晉僧
劉勰
裕王

戊戌 安帝隆安二年 南燕王德元年

正月燕慕容德南徙滑臺稱燕王誅慕容麟蹟見前漢

二、

慕容廆棄中山王業說范陽王德武
魏既克中山必

將攻鄴城大難守人心惟懼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也

伺釁時燕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上乃自鄴

幸四萬戶南徙滑臺趙王麟上尊號于德：用兄垂

故事稱燕王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行帝制置

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

軍幕與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右僕射麟復謀反

德穀之
名渭壑今大

魏賀賴盧叛降南燕南燕王以為并州刺史

三月慕容德殺燕王寶使趙思

燕主實為魏所逼欲投慕容德南至黎陽伏于河西

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使白南燕王德迎之

德聞之謂群下曰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群議

以繫衆心。今嗣帝得還。吾將奉迎。法駕謝罪行闕。何

如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而帝

閣弱不能紹隆先業陛下若臨匹夫之管於天下

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與澤之憂豈可

曰副帝不達時宜委棄國者自取見之不特多業立

已明矣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計為陛下斷行焉

德流涕遺之類率壯士數百人隨惡而不

言迎衛寔欲圖之既至寶已北走執愚以還德以

練習典故留用之思堅不許德棣之淺燕

八月晉鄧啓方閭丘羨等帥師伐南燕

寧朔將軍鄧諮方南陽太守閔丘羨討伐南燕与慕容

容法守戰于管城方守兵敗單騎走免

己亥 陸安三年 南燕二年

三月李辯以渭臺降魏慕容德南據兗州

初秦王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覆之乞

活堡至是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鐘破之滑臺孤

弱鐘既敗附德者多去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

滑臺自率眾討廣新之和長史李辯屢勸和反和不

聽至是復勸之和又不從辨乃弑和以滑臺降魏

行望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悉收德宮人

府庫德遺兵擊蹶：逆戰破之陳穎之民多附于魏

南燕右衛將軍慕容容斬李弼將士家屬二萬餘

曰出滑臺赴德：欲攻之韓範四始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

可攻而據之諸將皆勸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

夷無險又密邇江淮乘舟而戰我之所短青州沃野

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廣固城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

都三齊豪傑思得明主久矣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

隙而動此乃陛下河內閭中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

朗素苦占候德遣牙門蘇撫問之曰潘尚書之言與

邦之言也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北徇齊地此

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

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乃引師而南兗州

北鄙諸郡縣皆降德置守卑以撫之禁虜掠百姓大

悅牛酒屬路

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辟閭澤

入守廣固使司馬崔暹成薄旬固平原太守張駱成

抑泉滎北皆降于南燕潘俱奔魏德遣射殺校尉劉

綱追及于莒城斬之潘子道秀自詣德詣與父同死

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遂定都廣固

庚子隆安四年南燕建平元年

慕容德稱皇帝改元建平

字文明

德即位于廣固更名脩德追謚燕主暉曰幽皇帝以

北地王鍾為司徒慕容德為司空封字為左僕射慕容

興獲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辛丑隆安五年南燕建平二年

十月南燕宴群臣于延賢堂賜韓範絹

德詔群臣于延賢堂酒酣問群臣曰朕可方何等主

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脩

德頌左右賜仲絹千疋仲以所賜多辭德曰卿知調

朕：不知調卿耶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

君臣俱失脩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

南燕遣杜弘訪其母兄

脩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

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勅止當西如張掖德先

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

太尉之私中書令張華曰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

為鳥之私中書令張華曰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

大矣洛德曰弘為君迎母為父捐祿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為平原弘至張掖為盜所殺

壬寅元興元年 南燕建平三年

十月晉劉執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奔南燕
冀州刺史劉執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
山陽起兵攻桓玄不克與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虔
郭恭分二輩袁虔之等奔秦執等奔南燕高雅之表
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取江北之地中
書侍郎韓範亦上疏請南征南燕主令公卿議之皆
以為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癸卯元興二年 南燕建平四年

四月南燕慕容達侯赤眉等謀反討平之

脩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山問德號慟吐
血因而寢疾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璆
攻端陽門殿中帥侯赤眉開應門之中黃門孫進
扶脩德踰城區進舍殿弘等聞宮中有變勒門屯
門脩德入宮誅赤眉等達奔魏

南燕泰山賊王始作亂伏誅

王始聚眾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南燕桂林
王鎮討擒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
王蒙塵于外征東征而為亂兵所害其妻怨曰君正
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

天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
甲辰元興三年 南燕建平五年

南燕劉執高雅之司馬休之劉敬宣奔還晉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脩德
推休之為主雅之欲邀劉執時為南燕司空脩德
甚寵信之敬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
雅之卒告之執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奔燕人殺執
并遣殺雅之司馬休之敬宣等聞桓玄敗遂歸晉
乙巳義熙元年 南燕建平六年

四月南燕以慕容超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北
海王

初脩德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脩德之後秦主
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及德與垂舉兵山東張掖
太守苻昌收納及脩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
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據呼延平脩德故吏也竊
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
孫氏病死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
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呂隆呂隆降秦超
隨涼民徙長安平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
秦人所錄乃陽往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
異之言于秦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謀對或不答
興謂紹曰語云妍皮不裹癩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

脩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達吳辨往視之辨同鄉人宗正謹在長安以告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謀更姓名逃歸南燕脩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于脩德脩德恸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脩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權出則傾身下士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九月南燕主脩德卒太子超立改元太上

汝水竭脩德聞而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不許疾篤立超為皇太子尋卒^{年七}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大赦改元尊段后為皇太后

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封孚為太尉趙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盧莽脩德子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霸不處內鍾固之宗臣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不宜遠鎮外方今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大之皮忍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丙午年慕容超二年 南燕超太上年
南燕慕容鎮等討慕容鍾段宏慕容法鍾孚兵敗出奔

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詣北地王鍾于超請誅之脩德之卒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悞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又收封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萬教遠黃門今年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廢也}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詔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封融齊魏超使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兗州^{青州鎮東萊徐州鎮}昱援

徐州宏奔魏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攻疑：奔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奔秦鎮克青州鍾殺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超好變更舊制朝野不悅

十月南燕封孚卒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政常無群臣問封孚曰朕可方何代主孚曰桀紂超漸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曰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至是卒

丁未歲燕三年 南燕主超太上年

七月南燕主趙遣使稱藩于秦以求其母

趙母要捕在秦遣御史中丞封惟于秦以求之秦王
與曰燕稱藩併送大樂伎或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
長安太樂諸伎悉入而燕主以中趙與群臣議之
山中山伯俱齊郭由是而燕許之趙與群臣議之
右僕射段暉以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
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尚書張華曰陛下慈
親在人掌握豈可新惜虛名中書令韓範與秦王有
舊若使之往必得志乃使範聘于秦稱藩秦表秦王
與曰朕歸燕王家屬必失然天時尚熱當俟秋涼使
散騎常侍常景報聘趙議見宗之禮張華謂宜北面
受詔封送曰大燕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孽子屈節

趙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十月南燕獻太樂伎于秦：歸其母及妻

趙遣張華等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秦：乃還其
母妻厚資禮而遣之趙親率六宮迎于馬耳關屬清

戊申義熙四年 南燕太上三年

正月南燕趙尊母段氏為皇太后立妻呼延氏為皇后
祀南郊大赦

如有歡如鼠而赤大如馬未至墮側須臾大風盡晦
羽儀惟懼皆毀裂趙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
下信用奸邪詠殘賢良賦歎煩多事後敬重之所致

趙乃大赦點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十一月汝水竭澆水無水
南燕主趙惡之問于李宣對曰澆水無水良由通帶
京城近日月也趙大悅賜朝服一具
己酉義熙五年 南燕太上四年

二月南燕慕容興宗等寇宿豫掠其民女

南燕以太樂不修欲掠晉人補之領軍將軍韓諱諫
曰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震恢復先業而更侵掠
南隣以廣仇敵可乎不聽使興宗及斛載提公孫提
等寇宿豫即宿遷掠其民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
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

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
論宿豫功斛載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款
人者勤民填民頃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趙恕不答
尚書都令史王儼諫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
人語曰欲得度事五樓歸等又寇宿南俘男女千餘
人此淮北僑置濟南也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晉詔并
州刺史劉道慎鎮淮陰以格之

四月晉揚州刺史劉裕帥師伐南燕
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
騎司馬謝裕等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乃發建康帥舟
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糧輜重步進至琅邪

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即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燕奈何裕曰吾計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極臨胸屬東海即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梁父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

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主客殊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南燕以并州牧鎮陰平並州刺史鎮發于刺史鎮徐州刺史鎮兗州刺史鎮梁父青州刺史鎮東萊也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交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處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補國將軍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大尉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能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

今年國滅吾必死之超聞之大怒收領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戎攝北簡士馬修城隍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接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音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進據巨蔑水臨朐晉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景勝負猶未決泰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

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檀韶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懷音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兵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王璽華及豹尾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鈞降附採板板賢俊車大悅因齊地糧儲悉悉得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于秦散桂林王鎮使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鎮曰百姓之心係于一人今陛下親重六師奔敗而還群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能分兵救人散

卒運者尚有數萬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于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請遣尚書令韓範使秦必能得重兵起從之七月南燕尚書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瑜城降裕尊苗皆起所委任心腹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會綱自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執之送裕：升綱于棧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使至裕輒遣兵迎之明旦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起請割大岷以南為藩臣裕不許

秦王與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詔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穆之尤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著詳云河遽爾答之此語不足成敵適足怒之若廣固未下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救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羗見伐齊殆將內保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南燕張俊韓範降于劉裕

韓範至秦：遣衛將軍姚弋仲騎一萬往就姚萇于洛陽以救南燕及為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範嘆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浚自長安還降于裕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韓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表範為散騎常侍以書招之或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與師代燕所至崩潰燕亡則秦為之次吾不可以再辱乃降裕：將之備城：中人情離阻燕人初起誅範家起以範弟諱盡志無貳并範家赦之十月張綱為攻具盡諸奇巧起怒懸其母于城上支解之十二月太白犯虛危殺靈臺令張光

虛危齊之分野南燕靈臺令張光勸燕主出降起手殺之

庚戌義熙六年 南燕太王五年

二月晉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起送建康斬之悉定齊地

起與麗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範曰陛下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更為兒女泣耶起拭目謝之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起輩而登城尚書悅壽曰天助寇虐戰士凋瘵獨守窮城絕望外援陛下豈可不思變通起嘆曰廣興命

也吾能奮劍而死不能卻壁而死裕意眾攻城或曰
 今日往亡不利行師為往亡裕曰我往彼亡何
 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奇開門納晉師起与左右數
 十騎踰城突圍出先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起神
 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冊託劉敬宣而已裕以廣固
 久不下欲盡阮之韓範固諫乃止然猶斬王公以下
 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趙詣建康斬之

十六國年表

北凉沮渠蒙遜建康公改元始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拔建康臨松西即晉昌酒東凉寧

凉王段業蒙遜稱河西王
 太祖沮渠蒙遜稱河西王

哀王收健蒙遜子稱國
 丁酉晉安帝隆安元年降于魏北凉段業稱神璽元年

四月沮渠蒙遜攻凉臨松即拔之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勾奴沮渠王之後世為部

帥凉吕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吕延敗死

羅仇弟三河太守趙弼謂羅仇曰三河謂金河也先所
 振即界主上荒鬻信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

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
 向西平出苦難在張掖番天縣奮臂一呼凉州不足

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于西土
 寧使人負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諫以敗軍之罪

殺羅仇及趙弼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畧涉獵書
 文以羅仇趙弼之喪歸奔諸部多其姻族會葬者凡

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吕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
 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耻復上世

之業何如眾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臨松即拔之

檢之七據金山在張掖

五月段業據建康自稱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

涼遠大原公呂纂擊蒙遜於葱谷破之在剛丹界蒙遜

逃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

數千屯樂浪音官屬酒泉太守聖澄討之兵敗澄死

男成進攻建康遠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衆

極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

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

以蓋赴之才歎立忠於齒上之國男成等既倡大義

歆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禾藿之惠何如

業不許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勸業

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

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業以

男成爲輔國將軍安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

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軍兵討業不

克

戊戌晉隆安二年北涼神璽二年

三月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呂純涼晉昌敦煌郡守皆降

業以蒙遜爲臨池侯

段業使蒙遜攻涼西郡執其太守呂純以歸於是晉

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業西郡在武威

之要蒙遜得之故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

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北涼沮渠男成攻張掖涼呂弘棄郡走段業徙治

張掖

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男成及王德攻之涼使

太原公纂將兵迎弘弘引兵索張掖東走段業遂徙

治張掖將追擊弘蒙遜諫之不從大敗而還賴蒙

以免業城西安張掖東以其將臧莫犛爲太守蒙遜

曰莫犛勇而無謀知進而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壘非

築城也業不從莫犛犛爲呂纂所破

己亥晉隆安三年北涼改天璽元年

二月段業稱涼王改元神璽

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四月涼遣太子紹及呂纂伐涼南涼救之趙等還師

涼呂紹等伐北涼北涼求救於武威王烏孤烏孤遣

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等救之業將戰沮渠蒙

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強有窺窬之志紹纂深入置

兵死地不可敵也今戰不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

卵之危業從之業兵不戰紹纂兵歸

庚子晉隆安四年北涼天璽二年

四月北涼以李暹爲敦煌太守始末見

十一月北涼唐瑄叛推李暹爲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

太守

北凉王德叛沮渠蒙遜擊破之

德叛北寇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之德焚城將

部曲奔唐遠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

而還

辛丑晉隆安五年 北凉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五月北凉沮渠蒙遜弑其主段業自稱凉州牧張掖公

改元永安

段業憚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貶匿門下侍

即馬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謂之

于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

謂成男曰段公無鑒斯之才向所憚者惟索嗣馬權

耳今皆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

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水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

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許之蒙遜與男

成約同禁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

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禁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

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不從故

約臣禁山而反誣欲臣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蒙

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

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子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

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

比至氐池張掖眾逾一萬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

遜

進進逼侯瑒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因之至是召昂謝

而殺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昂至侯瑒

降于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

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新閼納之業左右皆散業遜至

業謂蒙遜曰孤了然一身為君家所推願勿餘命使

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新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

畧咸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于敗男

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僕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六月梁

中庸等共推蒙遜為凉州牧張掖公故其境內改元

永安署從兄伏叔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弩為建忠

將軍都谷侯田昂為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

房晏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臨謝正禮為左右司馬

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九月北凉酒泉凉寧二郡叛降于西凉

二郡叛蒙遜降于西凉

呂降隆于秦大俱遠其弟弩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

于姑臧請帥其眾東還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弩建

康太守潛初蒙遜東還弩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

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

制于人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乃遣使于利鹿孤

十月南凉遠俱延文支子帥師伐北凉蒙遜請送南

凉召師還

蒙遜恨秦之通達子嬰念為質于河西王利鹿孤利
鹿孤不受曰吳念年少何達也十月蒙遜復上疏
于利鹿孤曰臣前達吳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
徵弟等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
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利鹿孤怒達俱
延文支將兵襲蒙遜至萬歲臨松氏當臨松即執
蒙遜從弟鄒魯荀子唐具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
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等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
召俱延等還
壬寅晉改元興元年 北涼永安二年
二月北涼沮渠蒙遜攻姑臧兵敗棄涼人盟而還

姑臧大飢蒙遜引兵攻之涼王隆遣使求救于河西
王敕未至隆敗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殺萬餘石
遺之而還

十二月北涼梁中庸叛奔西涼
西即太守梁中庸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
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
耶乃盡歸其勢
癸卯晉元興二年 北涼永安三年

八月北涼遣使入貢于秦
秦遣齊難等迎呂隆于姑臧見秦齊難等蒙遜蒙遜
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挈入貢于秦

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先髮倂糧為公而
身為侯何也秦封倂糧為廣武侯曰倂糧先發款誠
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竊靡之將軍忠實白日立
可以不信相待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綽姚晃不過侯
伯將軍何以先之乎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
更遠封西海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
海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丁未晉義熙三年 北涼永安七年

九月北涼沮渠蒙遜破南涼于均石
倂糧帥眾五萬攻蒙遜戰于均石張掖之東西即張
遜大破之遂攻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降之西郡治
在今甘肅

三月北涼沮渠蒙遜復敗南涼于窮泉侯湛焦胡等據
姑臧南城降
庚戌晉義熙六年 北涼永安十年

初南涼王倂糧遣左將軍枯木伐蒙遜掠臨松千餘
戶而去張氏分張掖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
而還顯美屬南涼大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至
是倂糧自將伐蒙遜戰于窮泉大敗單馬奔還蒙遜
乘勝進圍姑臧人皆驚潰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倂
糧恨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于蒙遜以請和
蒙遜許之倂糧還于樂都尋出城魏安人侯湛等閉

門作北城南城推焦胡為大都督遷移涼州刺史文降

于蒙遜

八月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與西涼盟而還

蒙遜伐西涼敗其世子歆于馬廟擒其將朱元虎涼公嵩以銀二千斤金二千萬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

焉結盟而還

辛亥晉義熙七年 北涼永安十一年

二月北涼沮渠蒙遜攻焦胡于姑臧獲之遂伐南涼圍

樂都

焦胡據姑臧蒙遜攻之拔其城執胡而宵之以其弟弩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

僞檀以子安周為頂乃還僞檀欲復伐蒙遜護軍王暕諫不從五道俱進省不習習及掠五千餘戶而還俄而昏霍風雨蒙遜兵大至僞檀敗歸蒙進圍樂都僞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盾以請和蒙遜乃還

八月北涼沮渠蒙遜襲西涼西涼李歆避擊敗之

蒙遜神輕騎襲西涼：公嵩閉門不戰蒙遜糧盡而

歸焉遣世子歆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壬子晉義熙八年 北涼政元始元年

十月北涼沮渠蒙遜還于姑臧

十一月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河西王改元元始

置官寮如涼王光故事

癸丑晉義熙九年 北涼元始二年

四月北涼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北涼沮渠蒙遜擊敗南涼建國樂都南涼送質請和乃還文支以湟河降

僞檀帥軍伐蒙遜蒙遜敗之于若厚塢又敗之于若

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文支以湟河降蒙遜以為廣武太守僞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北涼王懷祖作亂伏誅

蒙遜殺子新望閭人王懷祖擊蒙遜傷其足其妻孟氏捨新之

甲寅晉義熙十年 北涼元始三年

七月南涼秃髮保周奔北涼

南涼為西秦熾盛所襲僞檀虎望俱降于西秦僞檀

子保周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復奔魏保周後更治

乙卯晉義熙十一年 北涼元始四年

三月北涼攻西秦廣武郡拔之

蒙遜拔廣武斬其將乞伏曜尼英執其將折斐

五月渠沮蒙遜遣使表于晉

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遂舍人黃迅詣齡石以上表建康言聞車騎裕欲

清中原願為右翼除戎虜

西秦王熾盤襲遼河北涼沮渠漢平降于西秦司馬隗
仁力屈殺執

熾盤襲遼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擊敗之熾盤將
引去漢平長文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盤熾盤復攻
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拔南門樓三
日不下力屈被執熾盤欲殺之散騎常侍段暉曰仁
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肅事君乃囚之在西
秦五年暉人為之請熾盤免之使還姑臧

丙辰晉義熙十二年北涼元始五年

正月北涼及西秦和親

熾盤攻秦滋川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盤至秦中引

還二月熾盤遣使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遂結和親
丁巳晉義熙十三年北涼元始六年

四月北涼敗西涼李歆軍于鮮支澗遂城建康

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
兵應之蒙遜將兵伏于蒙泉甘州張掖郡西北一百
有建康軍與歆戰于鮮支澗大破之蒙遜城建康
西有蒙泉

九月沮渠蒙遜殺其臣朱詳

蒙遜聞劉松入關怒甚門下校書郎朱詳入言事蒙
遜曰汝聞劉松入關敢研然也遂斬之傳作研
言手人服飾
研亦自書也

戊午晉義熙十四年北涼元始七年

晉拜沮渠蒙遜涼州刺史

蒙遜奉表稱藩于晉拜為涼州刺史

庚申晉恭帝元熙二年北涼元始八年
六月宋武帝永初元年

七月沮渠蒙遜擊西涼殺涼公李歆遂入酒泉

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浩疊門既至還屯川叢
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采繇張體切諫不聽歆太后
尹氏亦言不可不聽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
曰歆已入吾術中然吾聞歆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
境云已克浩疊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潰澗
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酒泉歆

不聽勒兵戰于蒙泉為蒙遜所殺歆弟翻等西奔敦
煌蒙遜遂入酒泉禁掠士民安堵以采繇為吏部
尚書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智者咸禮而用之以
其子收據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與翻等奔敦
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元請行敦煌太守蒙遜遂姑臧
見涼太后尹氏而告之尹氏曰李氏為胡所滅知何
言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為收據婦與西涼
參見

九月西涼李恂復入敦煌索元詣奔涼興

恂在敦煌有患政索元詣奔涼興
宋承張弘密信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詣乘奔
涼興涼州唐蒙遜遣子政德攻之恂閉門不戰

辛酉晉宋永初二年 北涼元始九年

正月北涼攻敦煌三月宋承苻纂城降李恂自殺

蒙遜攻敦煌築隄瓌水以灌之李恂乞降不許承

苻纂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因于姑

臧于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寶後奔伊吾貴顯于魏開

有唐

七月北涼伐秦敗績

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伐

秦王熾熊遣征北將軍木弈干拒之敗却善守于

五澗洪池苟生敗唐

十月宋詔以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涼州刺史

十二月北涼唐契據晉昌叛契李寶

壬戌宋永初三年 北涼元始十年

七月北涼遣沮渠成都帥眾屯五澗十月秦人擊之獲

成都

蒙遜遣成都帥眾一萬耀兵蜀南洪池遂屯五澗十

月秦人賊盤遣征北將軍出連度苻纂之十月与成

都戰擒之

癸亥宋晉陽王景平元年 北涼元始十一年

二月宋以沮渠蒙遜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

蒙遜遣使入貢于宋詔封之

四月北涼沮渠政德克晉昌唐契苻伊吾

政德克晉昌契苻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遺民

臣于柔然柔然以契苻為臣王

八月柔然寇河西殺北涼世子政德

柔然入寇蒙遜命德政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為柔然

所殺蒙遜立次子興為世子

乙丑宋元嘉二年 北涼元始十三年

四月秦遣叱盧健苻襲沮渠白蹄于臨松執之徙其民

于枹罕

丙寅宋元嘉三年 北涼元始十四年

八月秦伐河西夏人襲秦以款之秦師還

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廣川遣太子慕末攻西安不克

蒙遜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乘虛襲枹罕夏遣師

攻秦苑川南安熾磐引歸

戊辰宋元嘉五年 北涼元始十五年

五月沮渠蒙遜伐秦人歸沮渠成都以請和

十月秦乞伏干軍奔河西

己巳宋元嘉六年 北涼元始十六年

正月沮渠蒙遜伐秦拔西平執其太守麴承

五月沮渠蒙遜帥師伐秦人擊敗之獲其世子興國

蒙遜帥師伐秦使興國攻定遠秦乞伏暮末逆擊擒

興國遣蒙遜至譚却而還蒙遜送款三十萬斛以請
與國秦人不許蒙遜乃立與國母弟菩提為世子
辛未宋元嘉八年 涼改義和元年

九月魏拜沮渠蒙遜為侍中太傅涼州牧涼王

蒙遜遣子安周入侍魏遣太常李順拜為涼州牧涼
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
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北盡窮髮之南極庸西
祇崐嶺東至河曲王寔征之以來輔皇室置將相群
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如漢初諸
侯故事

涼改元義和

壬申宋元嘉九年 涼義和二年

十二月魏遣李順至涼

順至涼王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
多病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恙當相見順曰王
之老病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
順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
曰不謂此無禮乃至于此今不憂覆亡乃敢凌侮天
地鬼魂逝矣見之何用極節將出涼王使定歸止之
起拜受詔使還魏王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
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
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與

敬者身之基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蒙
遜諸子皆庸才如聞敦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難蒙
遜者必此人也然此之於父豈云不及此殆天之所
以資聖明也罰賓沙門旬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
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
使李順徵之蒙遜不遣又救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
荒淫猜虐即下苦之

癸酉宋元嘉十年 涼義和三年

四月涼立牧健為世子加中外都督錄尚書事
蒙遜病國人共議以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
守牧健為世子

涼王蒙遜世子牧健自立為河而王改元永和立子封
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牧健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諸命於魏
謚蒙遜曰武宣王廟號太祖先是魏主遣李順運武
宣王女為大夫會平牧健稱先王遺命遣宋丞宋繇
送其妹與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
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朕克涼
州亦當不遠

魏遣李順拜沮渠牧健為都督涼州河西州西域羗戎
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
宋繇為河西王右相

收捷以無功受賞詔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如安西平西之類
優詔不許收捷尊收捷劉昫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
以下皆北面受業

甲戌元嘉十一年 河西王收捷永和元年

四月宋以沮渠收捷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
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收捷遣使上表于宋告嗣位宋就封之

乙亥元嘉十二年 北凉永和二年

正月有妖書見于涼敦皇東門

敦皇東門有老父投書一紙忽不見求之不獲視其
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收捷以問奉常張慎對曰

昔號之將亡神降于羊願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
祚若盡于遊吹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收捷
不悅

丁丑元嘉十四年 北凉永和四年

十一月魏以武威公主妻河西王收捷

主魏主妹也收捷遣宋縣奉表詣平城謝且請公主
所宜稱魏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收
捷母唐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于京師
則稱公主從之初收捷娶涼武昭王女及魏公主至
李氏與其母尹遵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
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收捷之弟無諱鎮酒泉

指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伊吾音伊吾后就欲之乎尹氏
未測其意始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
當死此不復為種衰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
騎追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北歸何為復
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歸矣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
于伊吾

涼遣子封壇如魏

收捷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徵世子入侍至
是收捷遣之

河西王收捷遣使獻書于宋并求雜書

收捷獻雜書及敦煌趙敵音敵所撰甲寅元曆并求雜

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

己卯元嘉十六年 北凉永和六年

六月魏人伐涼沮渠收捷降凉亡

收捷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乃收捷
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壽留乘傳救之得愈徵
李氏收捷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遣賀羅多殺涼
州觀度冥多羅還言收捷外修臣禮內宴幸悖魏主
欲討之問于崔浩：亦言必克于是大集公卿議于
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以收捷罪過未彰
宜加恕宥國家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南
肅難得水草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尚書

李順使涼九十二送蒙遜款與順進宴對其群下時
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懷順亦為
之隱崔浩知之密以告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
州與古弼皆曰自溫固水以西至姑臧地皆石絕
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天梯山各有積雪深至丈餘春
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
以久留斤等之言是也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為天
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于無水草之
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飲鹿何得通
渠溉灌乎順曰且聞不如目擊吾嘗親見何可共辨
浩曰汝受人金錢為之遊說謂我不見便可欺耶魏
主隱龍也而聞之乃出見群臣群臣辭色嚴厲群臣唯
不敢復言振威將軍伊微補曰涼州若果無水
草彼何以立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魏主善之
五月治兵于西郊六月發平城命為書以讓收捷
其十二罪自雲中濟河七月至上即屬國城使承昌
王健書劉絮與常山王素為前鋒西道並進樂平
王王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卿導
賀傳子八月收捷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
左丞相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于柔然遣其弟征
南大將軍董來將兵出戰于城南皆望風奔潰魏主

至姑臧遣使諭收捷令出降收捷聞柔然欲入魏邊
為寇遂舉城固守其兄子祖瑜城出降魏主具知其
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鮮卑諸部下三萬餘
落收捷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虞魏主見姑臧城外
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言余果驗矣
九月收捷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收捷帥
其文武五十人而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
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記使張掖王
禿髮保周即源賀之兄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
徇諸郡初收捷以弟無諱領酒泉太守宜得領張掖
太守安周為樂即太守後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
臧破魏遣鎮南將軍奚春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楮擊
東都宜得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奚春進攻酒
泉無諱宜得奔晉昌就唐兒于敦煌魏皆置守將守
酒泉武威張掖十月魏主東還留樂平王王將軍賀
多羅鎮涼州徙沮渠收捷家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
城魏主猶以妹婿待收捷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
收捷母年耳以太妃之禮為武宣王置守塚三十家
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收捷尤善文學閑騎張
湛劉柏索敬陰興承欽趙柔程駿程弘皆為之用魏
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柔然從至平城而卒

十六國年表

西涼孝高祖永初二年西傳三世僭國二十

康二
涼年
興和
會我
儲珍
穀廣
煌夏
隋哥
涼郡
公建

太極李鼎用三萬八

韻

元祐元年蒙廷議久之

庚子 晉安帝隆安四年 涼公李嵩稱庚子元年

四月北凉以李嵩为敦煌太守右卫将军。

初隴西李嵩字老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橐及同門

弟敦煌宋繇同宿肅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

終當有國家有騾馬生白頭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

沙州刺史以爲效數令屬款
衆縣事北涼王業爲

中散常侍孟敏卒數惶覆軍郭據沙州治中索仙乃

以素志幸有慈政相為就煙太守為祝難之會宋孫

之言耶白願駒今已生矣乃後之遺吏請命于某

因以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索嗣言于業曰李

焉不可使廢教墮業遂以嗣代之使即五百騎之官

未至二十里驚疑將出迎之敵輒令張遼及宋

每以王爵爲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

卷之二十一

曰詞志驕而兵弱易取也蓋乃遣縣迎及二子歆讓
逆擊之副敗走還張掖蓋表北涼王業請誅詞沮渠
男成惡詞亦勸除之業乃殺詞遣使謝之進蓋為都

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一月李嵩自稱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鎮敦煌

守改元庚子為北涼又分

北凉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州
共建康新凉也推

李嵩為涼公嵩敵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東將

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覲為右長史

尹建興張體順為左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

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

西京五升

十辰平子之土

九月丙子立子歆為世子

己晉改義熙元年 西涼改建初元年

二月西涼李暹白稱願奉涼二州牧遣使奉表詣建康

屬焉。長史長史果。印爾衆以。且果衆。遂以長史。

順為建康太守鎮坐淅音以安縣為教煌護軍與具

子敦煌太守讓敦煌遂遷于酒泉蒿子令誠詣子

以為後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

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覈真偽聽獄折獄

言傳聖教加於我輩廣弘明教

自專用吾輩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念垢區取朝為
寇仇夕委心督粗無負于斯有事任公平坦然無類
初不容懷有不測蓋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
庶無愧于前人也

丙午晉義熙二年 西涼建初二年

九月北涼沮渠蒙遜襲酒泉西涼城守蒙遜乃還

南涼秃髮傉檀求好于西涼焉許之北涼沮渠蒙遜

襲酒泉至安珍即漢酒泉郡安縣蒙遜敗守蒙遜乃還

丁未晉義熙三年 西涼建初三年

十一月西涼遣沙門法泉奉表詣建康

焉以晉前表未報復遣法泉問行奉表于建康

庚戌晉義熙六年 西涼建初六年

七月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與西涼盟而還

蒙遜伐西涼西涼世子歆敗于馬廟朱元度被執焉

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度蒙遜歸之遂結盟而

去

辛亥晉義熙七年 西涼建初七年

八月北涼沮渠蒙遜襲西涼人邀擊敗之

蒙遜襲西涼焉曰兵有不利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

遜斯與吾盟而遠來襲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

竭而擊之茂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焉遂世子

歆邀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斤

丙辰晉義熙十二年 西涼建初十二年

西涼司馬索承明上書詣伐北涼

焉引見指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

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

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漸

恨而退

丁巳晉義熙十三年 西涼建初十三年

二月西涼公焉奔世子歆自立為涼公領涼州收改元

嘉興

焉疾遣命長史宋綽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

訓導之及卒官屬奉歆立之諡焉曰武昭皇帝廟號

太祖尊歆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綽錄三府事

將軍府涼公

三月涼李歆與沮渠蒙遜戰于鮮支洸敗績

蒙遜遣沮渠廣宗詐降以誘凉公歆於兵應之蒙

遜伏兵于蒙泉歆覺之引還蒙遜追之戰于鮮支洸

大破歆軍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戊午晉義熙十四年 西涼李歆嘉興元年

十月晉以李歆為都督人即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

公

歆遣使于晉告襲位故就封之建康涼公及焉皆置

會稽廣

己未晉恭帝元熙元年 西涼嘉興二年

五月西涼張顥乞稱上疏不報

歌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顥上疏以為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于務農懷遠之畧莫如寬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樂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作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事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珍蒙遜亦惧蒙遜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乞稱亦疏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主矣故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改者雖危心昌不改者

雖安必亡元者數煌謙德堂福壽所建張氏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星殞于建康故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裂地裂大山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訪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今蠻夷益甚中國益微爾殿下亞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義後愛愛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歟不報

庚申晉元熙二年 西涼嘉興三年
六月宋詔以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

軍酒泉公

涼李歆帥師襲張掖沮渠蒙遜邀擊截遂入酒泉

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唐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數勅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歆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使莫非望以吾現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嘆曰今涼大事去矣歆將

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街中然吾聞彼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而境云已克浩唐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濇濇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遠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于麥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頌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朝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敦煌太守洵翻之弟也與翻等并歆煌奔北山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

人掌據秦何微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
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秦何更如九人為兒女子之
悲乎吾老婦人國破家亡豈可復惜餘生為人臣妾
惟速死為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為收健婦
九月李恂入敦煌稱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
蒙遜以索元緒為敦煌太守粗險好殺大夫民和恂
初在敦煌有惠政郡人宋承張弘家信招恂：紳眾
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常以州承守推恂為
刺史改元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恂閉門不戰
辛酉宋承勅二年 涼李恂永建元年
正月沮渠蒙遜攻敦煌三月李恂自殺涼止

蒙遜蒙遜重水以淮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
等舉城降恂自殺獲恂弟子李寶因于姑臧涼亡
後奔伊吾尹氏亦奔之見魏及北凉凉元嘉十九年
李寶仲衆入敦煌修城府安集散民後降于魏
通鑑以敬見殺為涼亡故稱二主二十一年然恂
猶李氏子雖不能興復亦不可泯也故以恂死為
涼止

十六國年表

北燕始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終宋文帝元嘉十三年
連東夷王二姓傳三世借周三十年魏和龍昌泰
意帝高雲建德二年
太祖馮跋我雲自立
昭帝弘始二年
丁未晉安帝義熙三年 北燕高雲正始元年
七月燕馮跋叛立慕容雲為天王我燕主熙子白
馮跋長樂郡人父和事西燕主永為將軍永敗徙於
和龍跋事燕主寶為中衛將軍慕容會之亂也侍御
郎高雲率敢死士破會軍寶封為夕陽公養以為子
雲高句麗之支屬世為燕臣沈厚寡言時人莫知惟
跋奇其志度乃之為友及燕主熙立跋與弟素弗皆
得罪止命山澤熙賊役繁重民不堪命跋與從弟萬
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
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
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家會燕主
熙出送符后夜跋等與左衛將軍張熙及符建餘黨
作亂連燕高雲即跋推雲為主雲以疾辭初雲利高
大且畏燕主跋跋曰河間溫人神共怒此天亡之
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還乎

扶之而出，既弟乳陳，守帥眾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開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夫告于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謀之？」乃置后柩于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于門外，明日，重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還入龍騰苑，尚方兵指頭諭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收順惟侯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明日，微服匿于林中，為人所執，送于雲，殺之。本見後燕

慕容雲稱天王，復姓高氏，改元正始。

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為為昌黎尹，馮弘為征東大將軍，孫覆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戊申，晉義熙四年，北燕正始二年。

正月，北燕立子彭城為太子。

二月，葬燕主熙及符后，謚熙曰昭文皇帝，高句麗使使聘于北燕。

叔宗族也，雲遣侍御史李振報之。

北燕以馮萬泥為出塞二州牧，鎮肥如，馮乳陳為并州

牧，鎮白狼，屬古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四月，北燕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己酉，晉義熙五年，北燕馮跋太平元年。

十月，北燕離班桃仁弒其主雲，馮跋誅班，自立為天王，改元太平。跋字

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蓄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鉅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雲臨東堂，班、仁懷刺執戟而入，稱有所落，班抽劍擊雲，以几捍之，仁從旁擊雲，雲拔之，馮跋升弘光門，以視變，張下督張素、李柔言于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柔斬班于西門，泰拔仁于庭中，眾推跋為主，跋乃即天王位，于昌黎。跋字

長樂信，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號。」

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立子永為太子，以范陽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覆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即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為出塞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于尚書左丞韓業，拒之，及為宰相，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庚戌，晉義熙六年，北燕太平二年。

十二月，北燕馮萬泥馮乳陳叛，遣馮弘討平之。

萬泥、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當入為公，輔久而弗徵，二人皆怨萬泥，奔白狼，與乳陳偕叛，跋遣汲即公弘

與張興封之弘遣使諭以極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
與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
弘乃密令謀軍奮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
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變擊得斬無遺萬
泥乳陳俱出降弘皆斬之弘以素帑為大司馬改封
遼西公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辛亥晉義熙七年 北燕太平三年

五月北燕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
劉漢時太子領大單于置左右二輔跋增置前後二
輔為四輔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
遼守軍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現其能燕人悅之

北燕以樂浪公主妻柔然可汗斛律可汗列人

斛律獻馬三千大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音暴連西公素弗
曰前世皆以宗室女妻六莫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
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歎之
乃以樂浪公主妻之

甲寅晉義熙十年 北燕太平六年

五月北燕遣諸匡迎長樂族黨歸和龍
河間人諸匡言于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
黨傾首朝陽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
如何可致匡曰韋武臨海自得海至連西可舟楫可
通出于連西臨渝連不為難也跋許之以匡為游

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後兄買後弟賄
自長樂帥五千餘人歸于和龍長樂即安平跋弟王
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為左僕射常山公

八月魏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人留之
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
受然後敢入跋使人亭過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
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禮見何
若見逼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歎眾辱之乃幽執什
門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樂壞器盡燬若溢流跋遣
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月燕與夏平夏使為洛誡如燕燕盟

乙卯晉義熙十一年 燕太平七年

十一月燕殺其臣孫伯仁叱支乙拔務提銀孫護
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弟叱支乙拔皆以才勇
從跋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殺之護快
不悅跋欲殺之連東太守務提銀怨望謀外叛跋亦
殺之是時諸燕皆亡
跋之故北燕止稱燕

丙辰晉義熙十二年 燕太平八年

十月魏遣延普擊殺燕將庫儁官試焉
試初降魏既而復叛歸燕魏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
水擊試斬之遂攻幽州刺史庫儁官昌皆殺之
戊午晉義熙十四年 燕太平十年

五月魏人襲燕拔乙連城

勃和龍有赤氣四塞敵日自寅至申燕太史張穆言于燕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強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魏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等師帥襲燕魏主嗣屯突門崩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攻和龍破燕軍于右輔古泥拔其將皇甫規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乙丑宋文帝元嘉二年 燕太平十八年

二月燕女子化為男北燕錄云燕北郡人趙青女既嫁化為男娶妻而無子

燕王以問群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雄

化雄猶有王莽之禍况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丙寅宋元嘉三年 燕太平十八年

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庚午宋元嘉七年 燕太平二十二年

九月燕主跋卒馮弘殺太子翼自立為天王

燕主跋病召中書監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于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新使太子翼攝國事勅兵聽政以俗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道閤寺傳問

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惟給事中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恐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于司徒中山公弘：與壯士數十人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開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勳使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奔弘遂即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敗潰弘遣使賜翼死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跋頭曰

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辛未宋元嘉八年 燕王弘大興元年

正月燕大赦改元大興

壬申宋元嘉九年 燕大興二年

正月燕立子王仁為太子

七月魏人伐燕

魏主至濡水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進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以十郡降于魏屬石北平魏置為郡魏寧圍整以守和龍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敗之燕尚書高紹帥眾保羌胡固魏人攻之新結魏平東將軍領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五攻冀陽皆拔之九月魏引兵西還徙營立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燕自慕容氏以來分置郡縣或併或省多不可攷後魏置營州于魏

魏城境連燕冀陽連東樂浪營立可即領龍城大甲
永樂帶方定襄石城唐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
燕王以貢豐在前結念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
圖也

晉末修之自魏奔燕復歸于晉

魏主之圖和龍也雲中領將朱修之謀與南人龔穀
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毛修之毛修之
不從乃止朱修之毛修之既而市池朱修之逃奔
燕二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至東萊遂建
康拜黃門侍郎

十二月燕馮崇遣使降于魏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及即位立慕容氏為
后王氏不得立又燕崇使鎮肥如連西即崇母弟廣
平公胡樂陵公邈相謂曰國家將亡人皆知之王復
受慕容氏之譖吾兄弟七無日矣乃相与亡奔遼說
崇降魏崇從之使邈如魏請降燕王聞之遣其將封
羽園崇于遼西魏遣永昌王提將兵救之

癸酉宋元嘉十一年 燕大興三年

二月魏以馮崇為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收遼西王

六月魏人攻和龍燕封羽以仇城降

甲戌宋元嘉十一年 燕大興四年
三月燕稱藩于魏于什門還國

燕遣尚書高顯上表于魏稱藩請罪乞以幼女充掖
庭魏主乃許之徵其世子王仁入朝燕送于什門還
魏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

六月魏人復伐燕

燕主不達王仁為質散騎常侍劉潔謀曰吾弱魏強
不從其欲必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
百姓收離散賑窮飢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可庶幾
弘恕救之魏主乃遣撫軍大將軍健哥復伐之收其
禾稼徙民而還

乙亥宋元嘉十二年 燕大興五年

正月燕遣使詣建康稱藩宋詔封為燕王

江南人謂之黃龍國後北國謂和龍為黃龍府

三月燕遣使入貢于魏

魏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四月燕遣孫德如宋乞師

十一月燕遣使請迎於高麗

燕曰危處上下憂懼太常楊岷勸遣太子入侍燕王
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
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不聽遂遣陽伊請迎
于高麗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 燕大興六年

四月魏城清古弼帥師伐燕克白狼城

燕主弘奔高麗親人入龍城燕亡

高麗遣其將葛盧王先將兵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
高麗王劉屯于臨川和龍尚書令教生因民之憚遂
開門納親兵親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燕王
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閣下殺生著盧王先
入城命軍士脫樊禍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火城中
五月燕王帥龍城現眾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
婦人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王帥騎殿後
方執而進前後八十里親將高苟子欲追之古弼醉
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親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
城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遣散騎常侍封檄使高麗

令送燕王高麗不許燕王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
秦王化親主欲擊之以劉絮及樂平王王諫止
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璿遣使勞之曰龍城馮君適
野次士馬勞乎弘漸怒稱制璿之高麗度之平郭尋
從北豈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奪其
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怒高麗遣使上表求迎
于宋：遣王白駒迎之并令高麗頒遣高麗王不欲
弘南來遣將孫漱等殺弘于北豈并其子孫十餘人
謚弘曰昭成皇帝

十六國年表

夏 八 叔人始晉 安帝 義熙三年丁未 終宋文帝元嘉
陽 長安 魏 三 世 借國 二十五年 據朔方 平涼 夏
南 安 龍 西 魏 安 定 北 地
世 祖 赫 連 勃 勃 勿 叔 劉 衛 辰 子 稱 大
昌 勃 二 子 借國 三 王 借國 十九年

丁未 晉 安 帝 義 熙 三 年 夏 主 勃 龍 升 元 年
秦 以 劉 勃 為 安 北 將 軍 五 原 公 鎮 朔 方
初 魏 王 珪 滅 劉 衛 辰 其 子 勃 奔 秦 魏 未 見 秦 高 平
公 沒 栗 干 以 女 妻 之 勃 魁 岸 美 容 儀 性 辯 慧 秦 王

與 見 西 奇 之 與 論 軍 國 大 事 龍 遇 喻 于 勳 舊 與 秦 王
諫 曰 勃 不 可 近 也 與 曰 勃 有 濟 世 才 吾 方 之
平 天 下 秦 何 逆 忌 之 乃 以 為 安 遠 將 軍 使 助 沒 栗 干
鎮 高 平 以 三 城 武 縣 朔 方 離 夷 及 衛 辰 部 眾 配 之 使
伺 魏 間 隙 是 固 爭 不 可 曰 勃 貪 猶 不 仁 輕 為 去 就
龍 之 喻 公 終 為 遠 志 吳 乃 止 久 之 竟 以 勃 為 安 北
將 軍 五 原 公 配 以 三 交 五 部 鮮 卑 及 雜 虜 二 萬 餘 落
鎮 朔 方

六 月 劉 勃 自 稱 大 夏 天 王 改 元 龍 升
魏 歸 所 虜 秦 將 唐 小 方 尋 秦 復 請 歸 朔 方 仍 送 良
馬 千 匹 以 贖 秋 伯 支 魏 王 珪 許 之 勃 聞 秦 魏 通 而

怒乃叛秦秦然可汗社論送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
屬胡勃：掠取之悉集其眾三萬偽攻于高平川因
襲殺沒奕干而并其眾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
字屈子句奴主與之後到自稱大夏天王大赦改元
唐之曾孫衛辰之子也以其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力侯提為大將軍封
魏公叱干阿利為御文大人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
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親為左僕射乙斗為
右僕射

十月夏人破鮮卑薛干等部進攻秦嶺北諸城

勃：破鮮卑之眾降者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
戎新其將楊王姚石王等諸將勃勃：定都高平勃

二曰吾大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
未可圖也我若專同一城併必力于我眾非其敵亡
可立待不如以曉騎風馳出其不意敵前則擊後敵
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
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
在吾計中矣于是使掠嶺北諸城：門皆不盡落興
聞之嘆曰不用黃兒興弟是之言以至于此

十一月夏人擊南涼破禿髮傳檀于陽武下峽

勃：求婚于南涼王俯檀傳檀不許勃：率眾擊之殺傷
萬餘人掠二萬七千餘口及牛馬羊十餘萬而還傳
檀率眾追之勃：于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

兵逆擊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獲之勃：積尸而
封之號曰南嶺秦見南涼
戊申秦見四年 夏龍升二年

四月秦師伐夏：王勃：破秦軍虜其將齊難

秦遣齊難伐夏勃：聞秦師且至退保河西齊難以
勃：既遠敵兵野掠勃：潛師襲之秦兵大敗齊難

逃走追至木城擒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
夷夏附于勃：者以萬數勃：皆置守軍以撫之

己酉秦見五年 夏龍升三年

九月秦王興復伐夏：人等敗之以石地代領幽州牧
鎮我羅城

秦師至貳城遣諸將分督租運勃：未厓奄至大敗
秦軍禽其將姚榆生左將軍姚崇文力戰勃：乃退
興還長安勃：進攻秦勃：哥堡黃石固原州長城我
羅城皆拔之以西相右地代領我羅城

庚戌秦見六年 夏龍升四年

三月夏人攻秦平涼敗績別將攻定陽隴右俱破之

勃：遣尚書胡金纂攻秦平涼秦王興救之擊殺金
纂夏左將軍羅提攻定陽拔之秦將曹斌等率眾內
徙勃：寇隴右破白崖堡趣清水隴右秦襄陽太守
姚壽都棄城走勃：徙其民于大城
辛亥秦見七年 夏龍升五年

正月夏人伐秦攻杏城殺秦將姚詳南擊安定東柳俱克之

姚詳屯杏城為勃之所逼南奔大獲勃：遣東平將軍鹿突于追新之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柳下之秦鎮北秦軍王買德奔夏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拜為軍師中郎將

癸丑義熙九年 夏改鳳翔元年

三月夏改元鳳翔築說萬城于朔方更姓曰赫連

勃：大赦改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曰朕

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即唐時阿州利性巧而殘忍蓋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以為忠任之凡造兵器成軍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將銅為一大鼓飛廉箭仲銅龍虎之屬歸以黃金列于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謂其祖從母姓而為非禮乃改姓赫連言微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錢伐為代非本族者為錢伐言其剛銳如錢能伐人也

甲寅義熙十年 夏鳳翔二年

五月秦欽成奔夏

秦後將軍欽成討叛羌為羌所敗俱罪奔夏

十月夏與燕平使烏洛孤如燕莊盟
乙卯義熙十一年 夏鳳翔三年

二月夏攻秦杏城拔之

九月夏人擊秦入新平秦姚弼敗之于龍尾堡

夏赫連建攻新平執秦太守姚軍都姚弼拒之戰于龍尾堡敗夏軍舍建

丙辰義熙十二年 夏鳳翔四年

六月夏人襲秦上邽陰密雍城俱克之以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北未見墓

丁巳義熙十三年 夏鳳翔五年

九月夏人據安定

劉裕伐秦勃：謂其群臣曰姚泓非松敵也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即縣鎮或多降之裕遣使遺勃：書約為兄弟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閏十二月夏赫連勃：舉兵趣長安
勃：聞太尉劉裕東還大喜問于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何如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

天賜我關中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游軍
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傳檄三輔施以威德
義真不足取也勅乃以其子瑱為都督前鋒諸軍
事帥兵向長安前將軍呂元澤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
長文屯青泥白河大軍為後繼
戊午歲次十四年夏改元武元

正月夏赫連瑱軍至渭陽晉傅弘之擊破之
瑱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晉龍驤將軍沈田子
將兵拒之眾盛逼之劉迴堡遠使還報瑱惡鎮
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
唐何由平乃与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長安以北
之地也

軍中訛言鎮惡欲害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據關中反田子詣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
人詰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弘之奔告義真与
王修披甲登橫門以拒其變俄而田子年數十騎未
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殺斬之以冠軍將軍毛
穆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傅弘之次破夏兵于池陽
又破之于襄陽渡北州夏兵乃退裕聞鎮惡死以彭
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
十一月夏王劼入長安劉義真逃還關中即縣悉降
于夏傅弘之朱齡石等俱死之
劉義真年少賜与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諸

修于義真言修欲反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修
人情離駭莫相親一義真悉召外兵入長安外兵謂
得義之兵也開門拒守關中即縣悉降于夏赫連瑱
夜襲長安不克勅進據成陽長安無援路絕宋公
裕聞之遣使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朱齡石代鎮長
安謂齡石曰卿至可勅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
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与義真俱歸十一月齡
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
方軌徐行雍州別駕常華奔夏赫連瑱將兵追義
真傅弘之功義真棄車輕行不從傅弘之酬恩斷後
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

擒買德先屯青泥毛修之亦為夏所擒義真左右盡
散獨逃草中兵卒軍敗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
真識其聲出就之宏乃束義真于背單馬而歸勅
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勅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勅
積人頭為京觀號曰斷龍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
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勅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
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著而驗可謂算無遺策
以買德為都督尚書封河陽侯晉朱敬先成曹公壘
在潼關朱齡石往從之赫連昌攻之城且陷齡石謂起
石曰爾聞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契石泣曰人推不
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与敬先及秦軍劉欽之皆

被執勅：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者十年

十一月夏赫連勅：稱帝改元昌武

己未晉恭帝元始元年 夏改元興元年

正月夏叱奴候提攻蒲阪晉毛德祖棄蒲阪奔還彭城

二月夏人殺韋祖思

夏徵虓士韋祖思祖思至恭順遇害勅：曰我以國

士遇汝：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殺

之
夏大款改元真興以赫連璜領大將軍雍州收錄南望
尚書事勅：還都統萬

群臣請勅：都長安勅：曰朕豈不知長安帝王之

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不能與吾為患親與我風

俗若同土壤隣接自親萬里距絕境數百餘里朕在長

安親萬里危若在統萬親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未

見此耳遂以長安為南望使璜領之勅：仍還統萬

勅：性驕虐視民如草菅常置子劍于側有所嫌忿

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斃其目笑者決其肩諫者先

截其舌而後斬之
甲子宋孝陽王景平二年 夏真興六年

十二月夏赫連璜殺其弟倫赫連昌復襲殺璜夏主立
昌為太子
夏主將廢太子璜而立少子倫璜聞之將兵北伐倫

倫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兵一萬

襲璜殺之併其眾歸于統萬夏主大喜立昌為太子

夏主好於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

涼北曰平朔

乙丑宋元嘉二年 夏真興七年

八月夏主勅：卒太子昌立改元承光

璜勅：曰武烈廟號世祖

丙寅宋元嘉三年 夏主昌承光元年

八月夏遣呼盧古章伐苻秦拔南安十一月呼盧古

章攻秦枹罕秦人擊却之

十月魏人襲統萬入其西門

魏主與群臣議用兵赫連璜：二國何先長孫嵩等

謂赫連主著夏未能為患不如先伐魏：尚書劉

潔武京侯安原等請先伐燕太常崔浩曰魏：為集

歡逃舉大東遠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

敵赫連氏地不過千里攻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

之乃遣司空奚斤帥兵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叟帥兵

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嚮導魏主發平城行至

君子津天寒水合神輕時濟河襲統萬時冬至夏

主方要群臣魏師至上下驚擾魏軍于黑水去城

三十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內三

郎衛士豆代田帥眾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

踰宮垣而出魏軍夜宿城北分兵四掠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日當與卿等取之徒其民萬餘家而還

十一月魏周幾突斤等入三輔克蒲阪先據長安

夏弘農太守曹建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幾等卒于軍夏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吳斤將至遣使赴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方圍統萬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西奔長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吳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吳長安西奔定定十二月吳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降

丁卯宋元嘉四年 夏承光二年

正月夏遣赫連定將兵援長安

定率兵援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二月使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于君子津

五月魏人復伐夏克統萬夏主昌奔上邽

奚斤與赫連定相持于長安魏主欲東虛伐統萬命司徒長孫翰將兵為前驅常山王柔等將兵為後繼南陽王休真等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兵為前候魏主於平城濟君子津至板橋山東北水築城舍輜重以輕騎倍道先行群臣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

不若以步兵攻其便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步兵攻其往彼必堅守若攻而不拔食盡兵疲進退無他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之眾以攻城則不足以決戰則有餘也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兵伏于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將秋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曰統萬城堅攻未易拔待吾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定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遠城清反永昌王健將兵而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糲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夏主從之將步騎

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避而不擊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至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悅言于魏主曰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願且攝騎避之崔浩曰曰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言分兵出其後則順風擊之風為我用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騎之魏主馬蹶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毅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

不報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其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詰問悉閉魏主与招設齊等入其宮得婦人裙繫之繫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明日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將校反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丈宮牆高五仞其外可以礮刀斧堊樹壯大皆雕鏤圖畫故以詩諫窮極文采

魏主曰曩爾小國乃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夏赫連定奔上邽

奚斤与定相持于長安魏遣宗正城清太僕立雄帥師畧地關右定聞魏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進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班師斤上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殘猶有盤據之資今因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城清丘堆使兵擊夏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与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九月夏安定民舉城降魏

戊辰宋元嘉五年

夏承光三年

二月魏尉恭安頡等攻上邽獲夏王昌

魏平北將軍尉反恭攻上邽夏主退上邽涼奚斤進軍安定与丘堆城清合魏軍馬疲兵飢乃深壘自固建立堆督租民聞夏主襲之堆兵敗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抄掠不得芻牧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進退皆無生理而諸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至合擊頡曰伍寇游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時何可待乎焉于死之戰不亦可乎斤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欲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与尉恭等謀選時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持戟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盡昏夏主敗走頡追之昌馬蹶而墜遂擒之送于平城魏主館之于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會稽公魏主常使昌侍左右与之羊騎兵逐鹿深入山谷昌素有勇名諸將皆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親厚如初復封為秦王後昌叛魏西走魏人殺之并誅其群弟

夏赫連定奔平涼稱帝改元勝光

昌被擒平涼王定收其餘眾數萬奔平涼稱帝第五

子大赦改元

三月夏人破魏軍獲奚斤城清等復收長安

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捨綈重賈三日糧追夏主于平涼城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鬣嶺夏主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城清劉拔皆被擒立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新立堆代將其眾鎮蒲阪以拒之

己巳宋元嘉六年 夏主定勝光元年

正月夏赫連昌自平涼奔魏

十月夏主定吹于陰槃

夏主定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是月吹于陰槃

北郡登哥藍山平涼郡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

承大業豈有今日之事

庚午宋元嘉七年 夏勝光二年

九月夏主定帥師攻魏郡城郡名在漢上郡界

夏主以代攻郡城魏郡太守以代通夏主自將數萬人擊魏郡于郡城東遣使于宋約合兵滅魏主謀伐夏群臣咸以為宋兵在河中未可崔浩曰宋

與赫連連相招引虛聲唱和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阪

十一月魏攻夏平涼夏主定敗奔上郡

魏軍至平涼夏上谷公社于哥驤城固守魏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郡城還安定將兵北救平涼弼等遇弼偽追以誘之夏主追之大敗定還夫登鵲陂原名安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斬其水草人馬飢渴夏主引眾下原魏軍擊之大潰夏主中重創並騎走其餘眾

西保上却魏人獲其弟烏視拔禿骨及公族以下百餘人乘勝進攻安定夏樂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却

十二月魏人克夏平涼

魏人攻平涼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人入平涼閭中侯五代田得奚斤城清等獻于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閭中悉入于魏

甲辰宋元嘉八年 夏勝光三年

正月夏主定攻南安秦王乞伏慕末出降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達其叔父平北公章代帥

十六國年表

眾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出連輔政乞伏延祚尚書乞伏跋跋牙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與觀出降并沮渠與國送于上却

五月夏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定率眾西濟河吐谷渾慕利延等帥師襲之執夏主定以歸夏亡

定畏魏之逼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以奪其地吐谷渾王遣蓋州刺史慕利延定州刺史拾虔帥師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是時三王二十六年而滅是歸于沮渠與國被創而死後自中原及西北之地一魏矣人殺之吐谷渾送歸建定于魏人殺之

五胡自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劉淵稱單于起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魏滅沮渠收隄止計一百三十六年江北州郡俱併于魏

附代代起漢北服屬中國後漢強盛改稱魏使併群
十六國
附代代起漢北服屬中國後漢強盛改稱魏使併群

代王拓跋猗盧稱帝建謚曰桓武帝

普根猗盧子

鬱律猗盧子

順僂猗盧子

統即猗盧子

翳槐猗盧子

什翼健猗盧子

什翼健猗盧子建謚曰昭武帝為子寔君所

庚午晉懷帝永嘉四年

九月晉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鮮卑索頭部拓跋氏世居大漠之北代為君長畜牧遷徙射獵為業其俗淳樸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記事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記錄焉傳其先自黃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以後為跋故號拓跋氏或曰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為氏故歷代不交南夏故載籍無聞至可汗可謂如毛姑強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

連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隣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
術氏車愧氏分統衆部為十族隣老以位授其子詰
汾使南遷居匈奴故地汾為人狐弱諸部皆畏其子詰
神女謂汾曰天帝使為君能者居焉去而不得者我
子此及期神女至抱小兒與汾曰此居子也善視之
力微語汾子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山溪故
地并之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魏元帝時力微使
荒外者其子沙陁汗入侍因留為質泰始三年遣歸國咸寧
元年汗復入貢將還衛瓘表請留汗又密以金帛賂
其諸部大人離間之三年遣汗歸自汗入質力微諸
子在側者有寵及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
力微族萬鳥桓主席賢親近用事受瓘賂謂諸部曰

可汗恨汝曹謀殺太子欲盡收其曹長子殺之諸部
惛皆散交力微憂卒年一百四歲沙陁汗之子弗改
立弗改卒力微次子祿官立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
谷北流源西東接宇文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
坡之北使沙陁汗長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
城使沙陁汗少子猗盛統之猗盛屯岸馬不能乘駕
牛車而行率衆渡漠北因西巡諸國積五年降服者
三十餘國猗盛引衆出并州遷徙胡北去自徙都雲
中五原朔方逼長城而居猗盛善用兵西擊匈奴烏
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箕澹往依之
說猗盛招納晉人猗盛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

衆永興二年劉淵攻東嬴公騰乞師于猗屯衛操
勸屯助之乃率數千騎擊劉淵斬其將慕容暭詔假猗
屯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猗屯卒子普根代立懷帝永
嘉元年祿官卒猗盛統率三部與慕容廆通好至是
劉琨討劉琨白部遣使卑辭厚幣請兵于猗盛猗盛
使其弟弗改之子紉律率騎二萬助之遂破劉琨白
部劉琨白部與白部屬其營琨與猗盛結為兄弟表猗
盛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王時代郡屬幽州王
浚不許遣兵擊猗盛猗盛破之由是浚與琨有隙猗
盛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族萬餘家自
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陁北之地石陁間之琨不能制

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驛時崞五縣民
于陁南以其地與猗盛由是益盛五縣在塞外之地
壬申永嘉六年

代公猗盛遣其子六修從劉琨伐漢敗漢軍復晉陽
晉劉琨鎮并州為漢劉曜等所攻奔并州奔常劉聚
入并州殺琨父母琨求救于代公猗盛遣子六修
等率師為前驅攻晉陽自率衆二十萬赴之戰于汾
東大破漢軍聚曜等奔晉陽夜遁猗盛復敗之于重
谷枕尸數百里猗盛駐軍大獵于壽陽山陳閼皮由
山為之赤琨請進軍猗盛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
殺誠以相愧卿今已復州耶吾士馬遠來疲弊且後

癸酉愍帝建興元年

十一月伐城。立梁為北都。

伐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

于湮水之陽使右賢王六修鎮領南部盛樂屬雲中

乙亥建興三年

晉詔進代公猗盧爵為代王食代常山二郡得置官屬

代日強劉琨倚以為援言于朝詔進倚盧潛為代

王猗盧請并州從事莫含于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

州
卑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間者代之以

一、古詩三首

也吾傾身竭資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

雷大壯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成而忘切

國之大節乎含遂行奇盡然重之於人計所無日

法嚴國人記去
者或衆中化妹
立一相影力
猶盛用

少相携而行人問

不仁心在竟可無一人敢逃匿者

[illegible]

其父猗盛著根討誅之自立尋卒

初代王猜慮愛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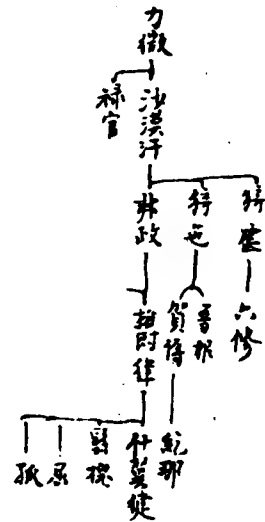
居新平城而點其母云朝未朝將盛使拜此延六參

不侵椅虛乃坐比延于步華使人導從出遊六修壘

先以為猜虛伏謁路左比

子方似情然而生

(上葉右半欄浮簽)



衛盛名之不至大起事東討之為六修折敗遂裁精
盧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未赴攻六修滅之普根
代立國中太瓦斯舊精強速相林滅衛雄集海率萬
桓晉人三萬家及現賔子遵馬牛羊十萬頭賜劉現
四月普根卒其子又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惟氏持
拓跋普律立

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普律

戊寅晉元帝太興元年

七月普律擊劉虎破之

劉虎自朔方攻普律西部普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
塞于是普律西取烏桓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

強雄于北方

辛巳太興四年

惟氏殺普律立子賀偽

惟氏忌代王之強恐不利于其子乃殺普律立賀偽
大人死者數十人普律之子什翼健幼在襁褓其母
王氏匿于誇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勿啼久之不啼乃
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
使

甲申太寧二年

代王賀偽親政徙居木根山

賀偽親政以諸部未服築城于東木根山土原徙居之

乙酉太寧三年

十二月代王賀偽卒子純即立

丁亥晉成帝咸和二年

純即徙都大嶺

後趙石虎擊代戰于句注陞北在雁門有東西陞門純即兵敗
徙大嶺以避之屬上谷

純即帥部擊賀蘭部不克

普律之子翳槐居于其旁賀蘭部純即求之賀蘭大
人需頭擁護不遣純即與字文共擊之不克

己丑咸和四年

代人立翳槐為代王

需頭及諸部大人以純即不當立：翳槐為代王純
即奔字文部槐遣其弟什翼健質于趙以請和

乙未咸康元年

十二月純即復立翳槐奔部

翳槐以賀蘭需頭不恭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純即
自字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翳槐奔部趙人厚遇之

丁酉咸寧三年

十月趙細柳槐國人復奉之純即奔燕

趙將李穆細柳槐于大嶺國人多歸之純即奔燕諸

部復奉翳槐

戊戌咸康四年 代王什翼健建國元年

十一月代王翳槐卒拓跋孤迎什翼犍於趙立為代王
翳槐病命諸大人立什翼犍而懷賈于趙槐奔諸部
以懷石遠方未可必而翳槐次弟屈剛猛不如屈
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孤而立孤。不可有指鄴迎犍
請身留為質趙主虎義而俱遣之什翼犍即代王位
于營時北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孤初代王猶
虛既年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寢衰及犍立雄勇
有智畧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庶務以
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
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于是東自遼瀋而及落那
八千五百里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皆歸服有眾數十萬

己亥歲庚五年 代建國三年

五月代分其國為二部使弟孤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
什翼犍會諸大人于赤城屬代議都溼源其母王氏
曰吾先世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一旦城郭而
居寇來無所避乃止分國為二部而令孤等監之犍
求婚于燕王號以妹妻之

庚子歲庚六年 代建國三年

三月代建都雲中

辛丑歲庚七年 代建國四年

九月代于故城南八里築盛樂城
十月代人擊匈奴劉虎大破之

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追擊大破之
虎年子務恒遣使求和于代犍以女妻之務又朝貢
于趙

丙辰永和十二年 代建國十九年

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匈奴劉開頭請降

匈奴大人劉務恒年弟開頭立將貳于代王西巡
臨河開頭懷請降後開頭部在多後家志歸劉虎

新代務恒之子而代之
丙辰永和十四年 代建國二十三年

七月劉衛如代

代王慕容妃年衛如如代會葬因求婚于代什翼犍

以女妻之

癸亥晉哀帝興寧元年 代建國二十六年

十月代擊高車大破之

高車即勒勃犍擊之獲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以還

乙丑興寧三年 代建國二十八年

正月劉衛叛代什翼犍擊走之

衛叛叛代王東渡河擊走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

許謙盜謁二兄代國無雜事最犍知而匿之謂左

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之而若謙漸而自裁謂吾

以財殺之也增討而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群臣

欲賜劉犍曰彼各為其主聞耳何罪遂釋之

丙寅年海西公太和元年 代建國二十九年

五月代遣燕鳳入秦于秦

七月代人攻燕雲中克之

丁卯太和二年 代建國二十年

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奔秦

犍擊衛辰河水未合犍命以葦紐約流漸俄而水合

然猶未豐乃散葦于其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

乘之以濟衛辰不意代兵猝至與宗族西去犍收其

部落什六人而還衛辰奔秦

辛未晉簡文帝 元年 代建國三十四年

三月代長孫斤謀逆伏誅

代將長孫斤謀殺代王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

殺之寔至六月病傷而卒寔有遺腹子七月生男名

曰浹圭即魏道武帝代王為之赦境內

癸酉孝武帝元年 代建國三十六年

夏代遣燕鳳入貢于秦

甲戌孝康二年 代建國三十七年

代擊劉衛辰衛辰南走

丙子太元元年 代建國三十九年

十一月秦伐代什翼犍奔陰山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于秦：遣行唐公洛等率兵

擊之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遣南部

大人劉庫仁禦之庫仁衛辰之族也戰于石子嶺雲中並庫仁大敗犍病不能自將乃率諸部奔陰山高車雜

種盡叛不得留收復度遼南秦兵稍退乃還雲中

十二月代寔君其父什翼犍秦誅寔君分代為二部

使劉庫仁劉衛辰分統之

初什翼犍分國之半與弟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

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婁開於青鳩

紇根地于力真庶母皆長紐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

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說犍長子寔君曰王將

立慕容妃子欲先殺汝故每夜戎服執兵伺便將發

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殺翼什犍是夜諸子婦及

部人奔告秦軍秦張琚等勒兵趨雲中部眾逃散國中

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紇秦王召代長文燕鳳

問故鳳具以告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欲遷

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遺孫冲幼莫相統攝

劉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

諸部為二今此西人統之西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

先發保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

德子代其子孫世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遠之長策

也臣後之分河以東屬庫仁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

爵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長孫嵩元佗等依

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秦事珪恩勤問俗不

以蘇興見意謂諸子曰山兒有為天下之志必能恢
 隆祖業汝當書程遇之泰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
 虎鼓蓋衛及取在庫仁之下殺秦五石太守而叛庫
 仁擊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久之秦以衛辰為
 西單于督攝西河雜類屯代東城

河在北

十六國年表

附魏代自什翼犍之死國中絕其孫起而北之敗
 元魏二十一年代為南北以迄六朝要叙魏事以附十

年以後事入南朝不載
 道武帝拓跋珪什翼犍借位二十
 明元帝嗣珪太子借位十四年

乙酉晉書太元十年是書止于珪九年

十二月賀納與諸部大人共推拓跋珪為主

代王什翼犍被弒國亂秦分代為二部使劉衛辰劉
 庫仁分統之珪依庫仁庫仁為燕慕與文零等所殺

見後復依庫仁弟頭眷頭慕又為庫仁子頭所殺頭
 將殺珪頭弟元逕妻珪之姑也告珪母賀氏顯謀主
 梁云秦懷之甥也亦密告珪賀氏陰使珪與焉長
 孫號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賀氏故驚厥中群馬
 使頭起視賀氏哭曰吾兒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
 殺之耶頭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湯賀蘭賀
 氏從弟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頭怒欲殺賀氏賀氏奔
 元逕百神車中三日元逕舉家為之請乃得免久之
 頭部自亂故中部大人康和奉賀氏奔珪賀蘭弟梁
 千思之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梁千曰汝等欲子何置
 戒而殺吾子梁千愁而去拓跋珪從祖紀羅與其弟

建及諸部大人共詣賀正推珪為主長孫嵩亦帥所部歸珪

丙戌太元十一年 代王珪登國元年

正月拓跋珪自立為代王改元登國

珪大會于牛川在且如即代王位改元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張冢為左長史許謙為右長史王建和跋叔孫建皮岳為散朝大人奚收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恭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正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

二月代珪徙居盛樂即雲中務農息民國人大悅

四月代改國號曰魏

魏王珪如陵石東東部帥皮辰代題皆叛走詣將請追之珪曰皮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思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珪還盛樂代題復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介代領其眾

八月劉顯以患心逼魏南境魏王珪復依賀蘭部

初秦滅代還什翼犍少子廋吐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迎之以兵逼魏南境諸部騷動珪左右于桓等及惶將莫題等與廋吐通謀謀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急原不問珪慎內難復依賀

蘭部連安同求救于燕 遣趙王麟救之

十月魏師及燕師伐廋吐敗之于高柳廋吐走死

廋吐還魏賀染干侵北部以應之燕千賀出進屯高柳即魏與麟會擊之廋吐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

珪急收其眾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強盛挑義以衛辰為大單于河西王與州牧慕容永以

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以拓跋肆為西單于上谷王珪不受

丁亥太元十二年 魏登國二年

七月魏人及慕容麟擊劉顯于彌澤大破之

劉顯兄弟奔張家言于魏王珪曰劉顯志在併吞今

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

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于燕劉衛辰獻馬

于燕劉顯掠之燕王垂怒遣太原王指助趙王麟擊

顯大破之魏王珪復會擊于彌澤馬邑又破之顯奔

西燕麟悉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七月魏破庫莫奚于弱落水

庫莫奚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珪帥師擊

破之

八月魏遣使如燕

珪陰有圖燕遣九原公儀奉使中山還言于燕曰燕

王袁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

魏世祖
為神元
帝力

主設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謹言之
己丑太元十四年 魏登國四年

正月魏人破高車及吐突隣部
庚寅太元十五年 魏登國五年

四月魏王珪會燕師擊賀蘭訥都訥奚三部降之
七月賀訥請降于魏

劉衛辰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于魏珪率兵救之
直力親衛辰退魏徒訥部落于東境
辛卯太元十六年 魏登國六年

七月魏使拓跋猗猗見于燕
燕王垂哀老子弟用事留猗猗以求良馬珪勿與遂與

燕訥

十月魏珪大破柔然各部俱降

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肩其主字之曰木骨
閭訥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得罪亡匿廣漠谷間
聯合百餘人候訥突鄰于庫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
號柔然子孫以柳久閭為氏其部人世服于代：咸
附于劉衛辰及珪立諸部皆服後惟柔然不事魏珪
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齊六百里諸將以糧盡
欲止珪曰殺劉馬為三日糧足乎曰足乃倍道追之
及于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也後跋猗猗提牙俱降
悉徙其部于雲中珪謂諸將曰汝曹知吾問三日之

意否皆曰不知珪曰柔然驕奢屠奔夫遇水必留我
以輕騎追之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後柔然易多
汗名杜輪率衆西走魏長孫肥追新蜀多汗杜輪敗
餘衆襲匹族跋猗猗五原以西諸部失度漠北遂世為
魏患

十一月魏人大破劉衛辰于悅援城滅其部衛辰子勃
勃止奔薛于部

劉衛辰遣子直力親率衆攻魏十一月珪率兵拒之
大破直力親于鐵岐山直力親率騎走珪乘勝追之
自五原舍津南清河金津在五原即宜入衛辰國部
落駭亂直抵悅援城即代東城衛辰父子出走珪分

遣騎將追之擒直力親于木根山五原河衛辰為其部
下所殺十二月珪率于藍池有五原即宜城林衛辰
衆遺五千餘人句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

世并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
逃于薛于部珪求之薛于部帥太悉伏出勃：示使

者曰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寧與之俱亡何忍
執以送魏乃送勃：于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珪
後襲薛于太悉伏屠其城太悉伏奔秦

乙未太元二十年 魏登國十年

七月燕人伐魏興燕見

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燕遣太子寶連西王農趙王

麟帥師伐之常侍高湖諫不聽魏張玄言于珪曰燕
狃于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實力以來有輕我之心
宜嚴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而
渡河千餘里以避之連司馬珪謀乞師于秦

十一月魏人襲燕軍于參合陂大破之

八月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使陳留公茂屯河
東平公儀屯河北河水自金城過武成天水安定
野縣界始居而東南流今河東界東北流至胡方沃
河北皆河曲之地未渡河也署陽公道將兵塞燕
軍之南秦亦遣楊佛嵩將兵救魏將所執燕使者
臨河告燕太子寶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燕久不聞
垂起居軍皆騷動寶乃燒船夜遁時河水未合寶以

魏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暴風水合魏王珪引
兵濟河選精銳急追之及于參合陂夜部分諸將掩
覆燕軍士卒叩救末馬口潛進日出魏軍登山下臨
燕營燕軍將東引領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
之燕軍自相騰踊溺死者以萬數魏軍邀其前燕軍
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就擒其遁去者不過數
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走免殺燕陳留王紹舍魯陽
王倭奴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珪
擇燕臣之有才用者賞閭閭羣羣崇崇等留之其餘悉給
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士中部大人王建曰燕國
強盛幸而大捷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坑之

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

丙申太元二十一年魏改皇始元年

三月燕主垂大舉伐魏破平城以疾還

燕主垂大舉伐魏引兵塞盡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
陳留公茂鎮平城素不設備為燕所襲度出戰敗死
魏王珪震怖欲走會燕王垂發疾頓平城太子寶等
皆引還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
六月魏王建等擊燕廣寧殺太子劼元沉廣寧屬上谷
太康分置為
慕容詳并即走
魏群臣勸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奏
軍事張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

八月魏大舉伐燕

步騎四十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里鼓行而
進左將軍李柔將兵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
道出軍都尉燕襲燕幽州

九月魏人陷燕并州

魏軍至陽曲屬太原郡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
譟而去燕連而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容
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率數千人東走魏中領軍長
孫肥追之及于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
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
魏初建葦省置刺史太守尚書即以下悉用儒生

魏無量省及刺文太守至是始建置部以下悉用儒
生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盡言少
有才用或加擢叙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
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魏遣美城畧地汾州獲燕慕容買德

十月魏子柔碑等襲燕中山常山以東郡縣悉附于魏
珪使冠軍將軍于柔碑等將軍公孫蘭帥步騎潛
自晉陽間韓信故道珪自井陘趨中山燕李先降珪
以為征東左長史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荀延自常
山以東守牢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于魏惟中山信
都鄣三城為燕守

十一月魏人攻中山及鄣城信都燕人擊敗之魏軍退
屯新城

珪命東平公儀攻鄣冠軍將軍王建攻信都珪進軍
中山燕高陽王隆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甚眾魏
兵乃退珪曰中山城固不如先取鄣信都然後圖之
珪引兵而南燕章武王宙自龍城還馳入薊與陽城
王蘭乘城固守魏攻之不克軍于魯口恃陵太守申
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聞宏名追求
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張宏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傳
陵令及道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詔令兼總文誥
燕使南安王育等夜擊魏軍于鄣下破之魏軍退屯

新城即古攻部

十二月魏拓跋儀賀賴盧等擊燕各率軍退還

賀賴盧自以魏王之舅不受東平公節度由是與儀
有隙儀司馬于建陰通于燕後而構間之儀引兵退

賴盧聞之亦退建率其眾降于燕本見後

丁酉晉安帝隆安元年 魏皇始二年

正月魏人陷燕信都

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珪自往攻之燕宜都
王鳳聞珪至踰城奔中山信都降于魏

二月燕人襲魏軍魏主珪拒敗之

燕王寶聞魏攻信都出屯涿澤悉出珍寶宮人募群

盜以擊魏沒根兄子魏提以沒根殺伐悞誅其部

還圖作亂珪欲北還求和于燕寶不許使募兵夜擊

魏營于滹沱水南固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敗而走既

而燕募兵無故自擊自相斫射珪復整兵擊之燕軍

敗走寶奔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獲燕朝

臣將士甚眾得燕秘書監崔逞以為尚書使錄三十

六曹任以政事

魏賀蘭等部反遣度岳討平之

魏軍士有自柏肆亡歸者遇晉陽言大軍敗散不知

王處南安公順守雲中從孫聞之欲自攝國事莫提

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問不然為禍不細乃

止賀蘭部帥附力眷純備部帥匿物尼純吳部帥此叔根皆舉兵反順討之不克珪使安遠將軍庚岳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安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

四月魏解中山圍

魏人攻中山燕主寶出奔龍城珪欲夜入城王建沮之城中立開封公慕容詳拒守魏攻之不克使人諭之對曰群小無知恐復為參合之衆也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以軍中乏食乃罷圍就穀河間督諸部義祖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

十月魏人克中山

中山飢甚慕容麟退屯新市魏攻之于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遂入中山燕公卿將吏降者二萬餘人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頒賞群臣將士有差發慕容詳墓斬其尸收殺觚者皆夷五族遺三萬騎就衛王儀攻鄴

戊戌隆安二年 魏主始三年

正月魏人入鄴

慕容德奔鄴南徙渭望魏衛王儀遂入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東及而返
魏主珪南巡置行臺于鄴及中山

珪南巡至高邑得王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王永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會士慕容門下至鄴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碩為尚書右丞賈襄率吏兵鎮鄴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恒嶺恒山之嶺在珪以已既去恐山東有變復置行臺于中山命衛王儀鎮之以略陽公道為尚書左僕射鎮勃海之台口珪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魏順州盧叛降南燕

廣州太守順州盧性豪健耻居冀州王輔之下襲殺輔掠陽平頃丘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廣川晉屬部燕後分為郡

二月魏給新徙民田及牛

魏以爾朱羽健為散騎常侍

慕容川前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北秀容也爾朱之先為部落酋帥居爾朱山遂以為氏珪召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珪許之北秀容蓋近平地也

六月魏突厥號曰魏

珪命群臣議國號皆曰國家開基代北百世相承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

國之初己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魏從之

七月魏遷都平城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

宗廟歲五祭用分豆及臘魏都平城置代尹及司州北平

八月魏命正封畿標道里平權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

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為句服

十一月魏定官制音律禮儀律令考天象以為永式

命吏部郎卿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聖詔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文令晁崇考天象以吏部尚

書崔宏總裁之

十二月拓跋珪稱帝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逆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毛為成皇帝

帝拓跋珪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拓跋珪號始祖

什翼犍曰昭成皇帝拓跋珪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拓跋珪

汗曰文皇帝拓跋珪改曰思皇帝拓跋珪號宣祖拓跋珪

祖拓跋珪曰始發即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

其餘多有司攝事

己亥隆安三年 魏天興元年

三月魏詔索書籍送平城

珪聞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志對曰若莫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對曰世有滋益不可勝計荀人主好之何憂不集珪從之

十月魏以穆崇為豫州刺史文鎮野王

初秦攻晉洛陽求救于魏二遣穆崇帥兵救洛陽未至而洛陽陷秦乃遣崇鎮野王以脩秦

十二月燕高湖降魏高湖秦之祖

劉文陳降于魏

文陳衛辰子魏主珪妻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氏

庚子隆安四年 魏天興二年

三月魏立慕容氏為皇后

初魏主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宮生子嗣及克中山

獲燕王寶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歸金人以卜之魏故事將立后必令手歸金人或者立之劉氏所歸不成慕容氏成乃立為后

辛丑隆安五年 魏天興三年

四月魏罷郡行臺置相州

罷郡行臺以所統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六

郡置相州以度岳為刺史

壬寅元興元年 魏天興四年

二月魏拓跋珪高平沒奕于秦秦州

道等至高平沒奕于秦其部眾帥數千將與劉劭

奔秦州魏追至瓦亭不得而還盡獲其庫府舊積徙其民于代都試平陽太守戴廔復秦河東長安大震關中諸城盡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五月秦人伐魏破之于蒙坑遂圍姚平于柴壁賈其

軍

秦遣襄陽公平尚書秋伯支司為前鋒秦主吳自將大兵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等帥師拒之自將大兵為繼平敗退守柴壁魏軍圍之秦主吳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觀平魏將士李先曰兵法高者前敵前接深者為敵所因今秦皆犯之宜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從之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

防禦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路徑不通吳必從汾西直臨柴壁穀援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唐王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吳至蒲阪珪擊之于蒙坑大破之吳退走四十餘里珪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入柴壁吳屯汾西范望為梁東柏材後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為薪焉新和四月十月平突圍歌出為魏軍所拒兩軍相望平不得出吳不得入平計窮率將士赴水死魏兵俱鉤捕之二萬餘人無得免者吳軍坐視其死力不能救舉軍恸哭鼓震山谷珪聞吳欲攻魏乃引兵還秦見

癸卯元興二年 魏天興五年

七月魏作離宮于射山

十月魏立子嗣為齊王加位攝國紹為清河王熙為陽平王昭為河南王

是歲魏王珪始命有司製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

草創多不稽古

甲辰元興三年 魏天興六年

九月魏改補百官

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親加銓擇隨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舊者追封之宗室疎遠及異姓

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或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于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竟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魏大赦改元天賜案西宮

乙巳義熙元年 魏天賜元年

六月魏人寇徐州晉南彭城內史劉道憐等擊敗之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為援清河太守孫全聚眾應之魏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斛斯蘭圍寇徐州圍

彭城劉裕違其弟道愍及東海太守孟龍符等將兵
救之新該及全魏兵敗走

丙午義熙二年 魏天賜二年

六月魏築漫南宮

魏規廣平城欲擬鄠洛長安修廣宮室發八部五百

里內外丁男築漫南宮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元園

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魏初有八部大人既得

丁未義熙三年 魏天賜三年

二月魏立子修為河間王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

黎為京兆王

戊申義熙四年 魏天賜四年

魏殺拓跋莫題

初莫題之伐珪也莫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莫題曰

三歲憤豈能勝重載也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

傲慢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曰三歲憤果何

如題父子對泣語期斬之

己酉義熙五年 魏天賜五年

四月雷震魏天安殿東序

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

服寒食散久之藥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沒劇

又災異數見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慮不

安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進計平生成就得失或

獨語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進計其善惡輒

殺之其餘或言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言

辭差謬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人不自

保百官苟免莫相統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為希

少珪亦知之曰待道災年更當清治之耳群臣畏罪

多不敢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

歸浩字子也宏未嘗忤旨亦不諂諛故父子獨不被

譴

八月魏殺拓跋儀

初太尉穆崇與衛王儀伏甲謀殺魏王不果珪惜其

功祕而不問及珪屢殺大臣儀自疑出亡追獲之賜

死封敵指劉裕降魏臣降魏今錄

十月魏殺劉貴人

珪將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輒先殺其母乃賜

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汝當繼統吾故遠迎古人

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

還舍日夜號泣珪知而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

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路頭王

洛兒二人隨之

魏拓跋紹殺其父珪齊王嗣討誅之嗣即位稱帝改元

永興拓跋紹

初珪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美欲納之太后曰不

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惡令人殺其夫而紬之生清河王紹。凶狠無賴好遊遊里巷叔利行人以為案珪怒之皆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珪遣責賀夫人因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教我左右以珪殘忍人。危謂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執之。年三十九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于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扉間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眾皆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家乃知宮車宴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教惟陰平公烈大哭而去于是朝野怛。人懷異志肥如侯瓚舉降于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齊王嗣聞變自外還還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兒家氏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募人求嗣欲殺之獵郎叔孫俊親在好獵故置獵以索與宗室疎屬拓跋廋廋自云知嗣所在紹使限下二人与之偕往復得即執帳下人詣嗣斬之王洛兒為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夜告安遠將軍安同守眾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為內應者十餘人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母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者悉召用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廋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朝政居廋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連事什翼提使与都坐大官。尚書長封龍等入侍講論出議相政以王洛兒車路頭為散騎常侍叔孫俊為衛將軍拓跋廋為尚書皆賜爵即縣公以李先為安東將軍常宿于內以修顧問

十一月魏誅拓跋悅

朱提王悅度之子也有罪自疑懷匕首入侍將作乱

叔孫俊舉其舉止有異引手智之索懷中得匕首遂殺之

庚戌義熙六年 魏主嗣永興元年

九月拜魏主珪于盛樂金陵謚曰宣武皇帝廟號烈祖
癸丑義熙九年 魏永興四年

十月魏殺拓跋廋

魏命元城侯屈居督會稽公劉黎永安侯魏勣討叛胡出以養出以養以夏兵邀擊會黎以獻于夏勣戰死嗣以出七二將故其妹使攝并州刺史居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愆車徵還斬之
十一月魏主嗣請婚于秦

甲寅歲癸卯十年 魏改神瑞元年

正月魏大赦改元神瑞

二月夏王勃：復魏

八月魏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人留之

什門至燕欲降之什門不屈久之衣冠嬰懷畧盡境
留之不遣欲降之什門不屈久之衣冠嬰懷畧盡境
亂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一月魏遣使巡行諸州

使校閱守軍資財非家所藏悉簿為賦

十二月魏主嗣講易及洪範

博士孫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嗣問天文

術教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乙卯歲癸卯十一年 魏神瑞二年

正月晉劉劭降魏

劭琅邪太守也率二千餘家降于魏

九月魏饑命有司勸課農桑

魏雲代飢太史令王亮等請遣都于鄴嗣以問群臣
崔浩周澹對曰遷都于鄴可以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產無涯號曰斗毛之衆今留兵舊都分象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喪必多又舊都兵少屈蓋

乘然將有瓊審之心若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

廷遠隔恒代難以赴救此則穀糗損也來春草生

潼關將出潼關也兼以秦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

倉庫空竭無以待來秋奈何對曰宜簡飢貧之民使

就食山東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乃簡國人尤貧

者指山東三州就食三州足遣尚書周鐵鎮普口以

安集之嗣躬耕籍田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

遂富安

熒惑亡

魏太史奏熒惑在瓠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劉魏主嗣召

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

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左氏外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對曰其神惠王

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魏王昔堯臨民以五令其育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不魏王堯臨民以五令其育

道五年十九年晉果取魏庚午之夕年未之朝天有

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与耳皆主于秦耳為

西夷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魏首于辰

于辰在斗周之分野秦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為魏

曰主于秦庚午之西也故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

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怨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

浩笑而不答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

之乃去鈞已謂環鏡而行如鈞又成已守也熒惑為

變也作亂戴後夜鉤作左鈞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說言

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秦乃服治之精妙

十月魏立秦女為夫人

秦王與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主嗣以后礼納之

儲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

丙辰義熙十二年魏改秦常元年

四月魏大赦改元秦常

十二月魏叔孫俊卒

俊衛將軍安城王也嗣甚惜之謂其妻桓氏曰生同

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謝焉

張蒲討丁零翟猛在平之

丁零翟猛在縣掠吏民入白澗山為亂在河東蒲

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欲進兵擊之蒲曰吏

民非欲為亂為前迫脅耳今不別并擊之雖欲返善

其道無由必同力協據險以拒官軍未得平也不如

先遣使諭之不與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

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猛在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

追斬之

丁巳義熙十三年魏秦常二年

三月晉太尉裕假道于魏以伐秦魏遣城清等帥師屯

河北以拒之晉人擊破魏軍清退還

晉太尉劉裕帥師伐秦克洛陽將沂河西上遣使假

道于魏秦亦遣使請救于魏使羣臣議之皆曰潼

關天險利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

易裕教言伐秦志不可測且秦洛陽之國不可不救

也且發兵於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於酒崔浩曰裕

固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遇其上流

裕心必憂西上并北侵是戎代秦受敵也今乘其危

遣民又乏食若以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

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

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且南北異俗使國家棄恒山以

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之地安能為

吾患乎夫為國者惟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

者猶以裕必穀西而寔北嗣乃遣司徒長孫嵩都督

山東諸軍事又據威將軍城清冀州刺史阿薄于時

步騎屯河北岸沿河隨裕而西晉人有漂渡北岸報

為魏軍所殺裕乃遣朱超石率軍奮擊魏軍大破之

魏兵奔潰死者相積何薄于被殺清退還呼城嗣乃

恨不用崔浩之言秦見後

五月晉王懿降于魏

齊郡太守王懿降于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

其歸路可不戰而克嗣以問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

乎對曰克之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

多病兄弟爭奪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敵不克嗣曰

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籍父兄之資修復舊

葉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討滅桓玄與復晉室北破慕容南東盧循所向無前非才之過人安能如是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建元初東有慕容紹宗明元初北有柔然陛下既不可親統六師雖有精兵未賄良將長孫嵩長子治國短于用兵非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慕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動悍裕欲以刑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按兵息民以現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嗣笑曰卿料之審

矣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乘時微時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振盪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詰至夜半賜御醪十觚冰精糧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益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而過自咸陽濟河南便彭沛若不時遇則引兵隨之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為之

九月司馬休之等監秦姚成都和都皆降于魏劉裕滅秦司馬休之與子魏王文思司馬國瑞司馬道賜及魯執韓延之刁雍王慧龍桓道度孫桓桓璉陳群表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秦秦句奴領將姚

成都和都亦舉鎮降魏主詔民間得姚氏子弟選平城賞之十月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于魏二賜國瑞爵淮南公道賜池陽子魯執襄陽公刁雍表求南郡自効以為建義將軍雍聚眾于河濟之間搜動徐兗進屯固山

閏十二月秦雍人寇讚降魏

秦雍千餘家推褒也令寇讚為主以降于魏嗣拜讚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河南熒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讚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于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戊午歲閏十四年 魏恭帝三年

四月魏徙冀定幽三州徙河于代都初魏克中山置突鹿傳陞北平河間高陽趙郡徒河州領中山常山鉅鹿之民徙慕容入中國留居三州者

五月魏遣長孫道生討師襲燕拔乙連城

魏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

侍郎奚觀率兵襲燕又命驍軍將軍延普幽州刺史

尉諾自幽州兵趨遼西為之救援魏主自屯突門積

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古泥戰破

之殺其將望南規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

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十二月魏見天津

望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
魏主胡名諸儒問之眾推崔浩曰對災異之興皆
象人事人苟無費同又何畏焉晉王莽篡漢望星出
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星望望星出
亡不遠望星之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北事不端入

十六國年表

附仇池仇池水陽清水氏仇池氏據武都仇池侵掠隴右天
始末以附于十六國其傳
癸酉世紀年表而不序非同也

仇池氏楊難敵襲梁州破刺史張光自稱梁州刺史

初畧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其旁
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
回而上在武都郡至其孫千萬魏封為百頃王千萬
孫飛龍沒強盛徙居畧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
子避齊萬年之亂自畧陽還保仇池自稱輔國將軍

右賢王閼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綏欲
去者衛護資送之世後楊氏茂搜子難敵遣養子敗
易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難敵之難
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
有小罪不能贖也及光與楊虎相攻虎王如餘黨各
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于光不
與虎厚賂之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伐我不如伐
光也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伐其子孟良居前難敵雖
之難敵與虎夾擊孟良大破之孟良死光嬰城自守
憤激成疾而卒眾推始平太守胡季序領梁州虎石
難敵急攻之季序奔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甲戌建興三年

梁州張成子起兵逐楊難敵

楊虎掠漢中吏民歸成張成子起兵逐難敵難敵去

咸以其他歸成

丁丑晉元帝建武元年

楊茂搜牟子難敵立

難敵與弟堅頭分領前部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

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二縣俱屬武都

壬午永昌元年

趙以楊難敵為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趙主劉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

曜進攻之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還恐難敵蹕

其後乃遣使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授為武都

王而秦已州郡創其後北周并殺楊氏為南秦州刺史楊陰平武都之地

癸未晉明帝太寧元年

楊難敵奔漢中請降于成

趙主曜擊殺陳安見難敵聞之大懼與弟堅頭南奔

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曜以田嶠為益州刺

文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于成安北將軍李稚受

難敵賂不送難敵于成都趙兵退即還歸武都難敵

遂據險不服成王雄遠中領軍珍與稚出白水征東

將軍李壽與珍弟珣出陰平擊之難敵遣兵拒之壽

珣不得進而珍稚長驅至下辨難敵斷其歸路四面

乙酉太寧三年

楊難敵襲仇池殺趙益州刺史田嶠見

丁酉晉成帝咸和元年

仇池楊難敵子牟殺立

殺有稱龍驤將軍下辨公左賢王以叔父堅頭之子

璽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稱藩于晉

丁酉咸康三年

楊初弒楊毅自稱仇池公稱臣于趙

毅族兄初殺毅自立并有其眾

丁未晉穆帝永和三年

楊初遣使稱藩于晉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大將軍

雍州刺史仇池公

癸丑永和九年

楊初擊敗秦將苻飛

乙卯永和十一年

晉以仇池氏楊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殺仇池王楊毅弟家奴使梁氏王刺殺楊初子國

誅式王及家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秦州刺

文

丙辰永和十二年

楊俊殺秦州刺史楊國自立

國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壽秦

庚申年四年

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戊辰晉海西公太和三年

晉以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

世奉表于晉授為刺史世亦稱藩于秦：授為南秦

州刺史

庚午太和五年

楊世卒子纂立

纂始與秦絕叔父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辛未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人伐仇池楊纂降于秦

秦王熙遣西縣侯雅梁州刺史楊安等帥師伐仇池

楊纂拒之戰于峽中也纂兵大敗遁還雅進攻仇

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以面縛出降雅送纂于

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使楊安鎮仇池仇池中北

乙酉晉孝武太元十年

秦楊定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

定佛奴之子宋奴之孫也秦滅仇池楊氏皆仕于秦

楊壁為南秦州刺史尚秦王堅女順陽公主定為衛

將軍與西燕慕容冲戰被擒西燕高蓋以定為子及

蓋敗于後秦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乃楊壁等

遣使迎秦王玉共擊後秦玉以定為雍州牧定尋徙

治所城置儲蓄于百頃自稱仇池公遣使稱藩于晉

：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界陽之地自稱秦

州刺史隴西王

丁亥太元十二年

秦以楊定為益州牧

定與秦魯王纂攻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敗請

己丑太元十四年

楊定攻後秦隴城冀城克之秦以定為左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

後秦使姚常戎隴屬界祁奴戎冀姚詳戎略陽定攻

克隴冀二城新常執祁奴詳并界陽奔陰密

甲午太元十九年

楊定與秦王崇攻金乞伏軋歸兵敗見殺見秦及

楊盛自稱征西將軍秦州牧仇池公

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遂自稱仇池

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稱藩于晉

戊戌晉安帝隆安二年

楊盛遣使附魏：以為仇池公

乙巳義熙元年

楊盛請降于後秦後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後秦隴西公碩德屢破盛兵盛乃請降于後秦

丁未義熙三年

晉以楊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盛以平北諸軍荀宜為梁州督預將兵入漢中秦梁

梁州刺史王敏攻之盛遣軍臨瀘口敏退屯武興驛

白馬城一名漢中盛乃復通于晉以荀宜行梁州刺史

壬子義熙八年

秦人伐仇池楊盛擊敗之

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

立節將軍姚伯奇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驚岷秦州刺

文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祈城以討盛

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恕言

于嵩曰先帝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

也直地勢險固耳使君再悉形便何不表聞焉不從

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奇畏懦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

所敗興新伯奇而還

丙辰義熙十二年

楊盛攻秦祁山至陳倉秦人擊却之

盛攻秦祁山援之進攻陳倉秦飲曼光擊却之

壬戌宋武帝太初三年

宋詔封楊盛為武都王

乙丑宋文帝元嘉二年

武都王楊盛卒世子玄立

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

當為晉臣汝若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遣使告表于宋始元元嘉年號

丁卯元嘉四年

楊玄圖秦亦承執其刺史出建輔政

玄遣荀白作固秦梁州刺史出建輔政于赤水城中

糧盡民執輔政以降

魏遣使策拜楊玄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

文南秦王

魏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及境

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乘策還玄懼而却迎

己巳元嘉六年

武都王楊玄子保宗立弟難當廢保宗自稱秦州刺

文武都王

玄病欲以國授難當難當固辭請立保宗而輔之玄

卒保宗立難當卒初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立稱

初稱秦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庚午元嘉七年

宋以楊難當為秦州刺史武都王

壬申元嘉九年

宋以武都王楊難當為征西將軍

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子順為秦

州刺史守上却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因之

癸酉元嘉十年

楊難當襲梁州遂據漢中

宋以蕭思話代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預法預將下

而思話未至難當舉兵襲梁州破白馬即陽獲晉昌

太守張範敗法預秦軍晉安期守又攻葭萌獲晉昌

太守范延法預奔城奔洋川之西難當遂有漢中之

地以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甲戌元嘉十一年

宋蕭詠擊敗楊難當復收漢中

蕭詠思遠橫野司馬蕭承之進據椒頭難當焚掠漢

中引眾而還留趙溫守梁州承之守進攻趙溫：奔

城還難當復達其子和以馮瑀太守蕭甲子共擊承

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相接弓矢無

所復施氏悉衣甲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斬稍長數

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當能曉營走據

大赤承之等追擊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難當遠

使奉表于宋，下詔赦之

乙亥元嘉十二年

楊難當釋保宗之囚使鎮黃亭即重亭

丙子元嘉十三年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

立妻為王后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猶然

貢奉宋魏不絕

楊難當據上却魏遣師討之難當退還仇池

赫連亮之西還也難當據上却魏遣王芳討之亮遣

平東將軍崔順諭難當王芳軍至若陽難當俱請奉

詔攝上却守兵還仇池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

鎮下辨

己卯元嘉十六年

楊保宗降魏：以為秦州刺史武都王鎮上却

保宗与兄保顯奔魏：以保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妻以公主鎮上却保顯為鎮

西將軍晉壽公

楊難當寇上却

秦人多應之魏鎮將拓跋意頭使召羅漢街難當陣

所向靡敵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

責讓難當引還仇池

庚辰元嘉十七年

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年己元嘉十八年

楊難當寇蜀宋詔龍驤將軍裴方明討之

難當傾國入寇據蜀土遣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

以禦梁州兵東洛在宋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新

之難當攻板蕨萌獲苻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攻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十餘日不克乃還宋詔裴

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

壬午元嘉十九年

宋裴方明等大破楊難當仇池平以楊保熾為楊玄後

守仇池楊難當奔魏

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

皆取之難當遣將軍苻弘祖等蘭魯使其子和將重

兵為後繼方明戰于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

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却獲難當兄子保熾難當

以其子虎守陰平間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追

擊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相崇之為

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

王辰迎難當詣平城

癸未元嘉二十年

魏皮豹子隔仇池楊保熾走

魏遣安西將軍古弼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

皮豹子自散關入俱會仇池稱為楊難當報擊皮豹

子進擊樂柳至下辨宋將王真之張玄明俱敗沒胡

崇之乃戰于濁水為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魏遂取

仇池楊保熾走

魏人殺楊保宗

保宗與魏河間公育對嶺維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

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魏：誘報保宗送平城殺

之

楊文德據白崖宋以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楊氏鎮東司苻建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起兵立楊

文德為主據白崖古地名分兵取諸武進圍仇池自稱

仇池公魏古弼擊之文德退走遣使求援于宋：詔

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

秦州刺史武都王也復蘆城屬武都郡以任肅為左

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

戊子元嘉二十五年

魏人攻楊文德文德敗奔漢中宋詔免其官爵

文德招誘氏羌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氏皆

從之五郡魏取仇池鎮將皮豹子擊之文德兵敗

奔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條屬軍資及楊保宗所

尚公主西還初楊保宗之叛公主勅之或曰奈何叛

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或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君哉

魏主賜之死宋以文德夫守免官削爵土

庚寅元嘉二十七年

宋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

魏人寇宋乃起文德使為輔國將軍自漢中而入動
搖河隴文德宗人楊高輔陰平武之氏拒之文德
擊斬之陰平武悉平陰平今文州梁南秦二州刺
文遣文德伐岷提氏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
頭戎襲蘆

乙未宋孝武帝孝建二年

宋以楊元和為征虜將軍楊頭為輔國將軍

元和保宗子朝廷以其年初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

定主頭先戎襲蘆母妻子皆為魏執而頭為宋堅守

無戴心雍州刺史文王玄謨請以頭假節為西秦州刺

史以安輯其眾宋主不從

丙午宋明帝泰始二年

宋以楊僧嗣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初楊元和治白水微弱不能自立武昌建為縣者為白水郡今入階州
并圖奔魏從弟僧嗣復自立苻蘆益州刺史蕭惠
開起兵鹿耳陽遠程法度將兵出梁僧嗣帥群氏斬
其糧道間使以聞宋主以僧嗣為北秦州刺史武都

王

癸丑宋蒼梧王元徽元年

武都王楊僧嗣年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

文度遣使降于魏以文度為武興鎮將

丁巳宋順帝昇明元年

楊文度襲魏仇池克之魏人擊之楊文弘奔城走宋詔
以楊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楊文弘為署陽太

守
魏度惟喜授苻蘆殺楊文度以楊廣香為陰平公苻蘆
或主

廣香難當族弟也

魏以楊文弘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文弘奉表謝罪于魏遣子狗奴入侍魏人封之

己未齊高帝建元元年

魏楊廣香降齊以為沙州刺史子貝為武都太守

庚申建元二年

楊文弘襲敗齊裴叔保

齊南秦梁二州刺史崔景慧連長文裴叔保攻李島
奴于武興楊文弘襲敗之島奴晉書氏為盜後降于
林島奴叛帥眾依楊
文弘乘間出寇梁州

齊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辛酉建元三年

楊文弘遣使請降于齊詔復以為北秦州刺史

先是廣香奔其眾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後起

進據白水齊雖授以官爵而陰勅晉書太守楊公則

伺便圖之

壬戌建元四年

楊文弘卒兄子後起立魏以後起為武都王

文弘卒諸子皆幼以後起為嗣魏人策為武都王文

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武都建元四年既而集始自立

後起擊破之

丙辰齊武帝永明四年

楊後起卒齊以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以為南秦

州刺史

壬申永明十年

楊集始寇漢中齊梁州刺史文陰智伯擊破之集始走還

武興

魏以楊集始為漢中郡侯武興王

丙子建武三年

齊以楊翼子崇祖為沙州刺史陰平王又唐

丁丑建武四年

魏以氏帥楊璽珍為南梁州刺史璽珍舉州降于齊

南梁州于仇池

璽珍送其母及子于南鄭為質遣其弟璽羅阿卜珍

引軍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眾集始

窘急亦請降

魏遣李崇討楊璽珍克武興璽珍奔漢中

崇槩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裡襲之進據赤土南秦州

有赤土璽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率精勇屯驚峽仇池

有龍門或警州路塞路聚碯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

崇命統軍慕容拒帥眾從他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

自攻驚峽璽珍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齊梁州刺

文陰廣景等殺璽珍崇進擊大破之新楊婆羅阿卜

珍生擒參軍鄭猷璽珍奔還漢中

齊以楊璽珍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庚辰齊末帝永元二年

楊集始復降于魏人還其爵位使歸武興

集始將其眾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

椿將兵頓下辨遣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復降魏

一 癸未梁武帝天監二年

楊集始卒魏人立其子紹先為武興王

紹先幼國事皆決于二叔父集起集業

乙酉天監四年

楊集起等叛魏和密帥師擊破之

魏鎮西將軍和密攻克漢中楊集起等聞之俱帥群

氏叛魏新漢中糧道並遣軍擊破之

魏道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

丙戌天監五年

魏傅璽眼帥師討楊集起克武興執楊紹先遂滅其國

集義圖魏開城陽平關所出連傅璽眼擊破其衆乘

勝逐北遂克武興執楊紹先送于洛陽集起集義亡

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領又改為東益州領武興仇

夏長廣軍將楊集起集義後相率降魏晉惠帝元康

漢洛農等即楊集起集義後相率降魏晉惠帝元康

侵漢西天水南使漢中楊跋既盛取武都仇池之地北

取漢中遂滅楊氏

十六國年表

武陵孔尚賢元長氏

附吐谷渾鮮卑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西遷陰山

國相身慕容廆之二子慕容廆之庶兄也西遷陰山

丁丑晉元帝建武元年慕容廆之庶兄也西遷陰山

燕吐谷渾西徙白蘭自立為河南王慕容廆之庶兄也西遷陰山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波歸分戶一千七百以

隸之波歸死廆立二部馬蘭廆遣人讓之曰先公分

建有別奈何不相遠異而今馬有蘭傷吐谷渾曰馬

是六畜關乃其常何至起及于人遠別甚易恐後會

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遠帥其衆西徙廆悔之

遣長史乙那婆三字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

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

理無並大今固焉而別殆天意也理不復還傳附

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

于白蘭地方數千里俱在塞外自立為河南王

河南王吐谷渾卒子吐延嗣立

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嘗懷慨謂其下曰大

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彭韓吳郭並驅中

原使名垂竹帛而潛窺窮山隅在殊俗不聞禮教于

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與康廆同群死作殯裏之

鬼雖偷視日月獨不愧于心乎羌人咸服其言

己丑晉武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卒子葉延嗣號其國曰吐谷渾

吐延雄勇多猜忌羌苻萇聰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統北望曰吾控制諸羌十有三年今為堅子所刺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吾死之後若相葉延以保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辛亥晉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王葉延卒子辟奚立

辛未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澹川侯

辟奚聞楊纂敗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萬斤于秦故秦封之

吐谷王辟奚卒子視連立

辟奚好學仁厚無威斷三弟橫恣國人患之長文鍾惡地而強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為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于生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等趨而扶之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于地下國事

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不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布威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仁孝忠恕松詠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卒孤雖纂業尸位而已敢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庚寅晉孝武太元十五年

視連遣使獻見于乞伏軻歸軻歸拜為沙州牧白蘭王

吐谷王視連卒子視罷立

視罷以其祖父慈仁為四隣所侵侮乃督勵將士欲建功業

乞伏軻歸遣使拜視罷為沙州牧白蘭王視罷不受

視罷謂軻歸使者曰晉道不綱奸雄共逐劉石建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糾同義兵以懲不

順秦何私相假署擬借群光寡人承五祖之休有挂

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清秦隴清彼河涼然後飲馬涇

渭戲問勇之堅以一九泥封東關開燕趙之路迎天

子于西京以盡遐舊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安自

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

年之功流芳來葉

戊戌晉安帝隆安二年

西秦翟瑠帥師代吐谷渾

西秦乞伏蓋州來伐視羅送質請和

視羅與西秦乞伏蓋州戰于廣固川在龍溪縣外大

敗先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乾歸

以宗女妻之

庚子隆安四年

吐谷渾王視羅卒弟烏統立

視羅卒世子樹洛干九歲烏統娶樹洛之母念氏

生慕瓚慕延烏統懦弱荒淫不能立國念氏專制

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乙巳義熙元年

乞伏軻歸擊吐谷渾大孩走死樹洛干自稱車騎大將

軍大單于吐谷渾王

烏統壞一名大孩軻歸擊破之大孩走死胡固樹洛

干帥其餘東奔莫何川在西傾山東北自稱為吐谷

渾王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湫諸戎皆

附之

辛亥義熙七年

樹洛干攻南涼擊敗秃髮虎璽

丁巳義熙十三年

吐谷渾樹洛干卒弟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

西秦安西將軍木奕干擊吐谷渾破其弟阿柴于亮

杆川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愁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

吾子捨度幼弱今以大事付汝及卒阿柴立樹洛

干曰武王稍用兵侵併其傍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

強國

辛酉宋武帝太初二年

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西秦以為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蓋以吐谷之地為安州

癸亥宋當陽王景平元年

阿柴遣使入貢于宋以為督秦表諸軍事安西將軍

沙州刺史洮河王

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吐谷渾王阿柴卒慕瓚立

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

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捨度而投孤：取私于諱代而

忘先君之志乎諱代阿柴長子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阿

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

之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延不能折阿柴乃諭

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推汝曹當戮力

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畧

撫秦涼失業之民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眾轉盛

丙寅元嘉三年

吐谷渾樹洛干帥部眾叛西秦奔弔川附于慕瓚

庚午元嘉七年

宋以慕瓚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王

慕瓚襲秦定遠秦敗琕哥擊走之

吐谷渾掘西秦苑川哥耶故地

西秦王乞伏暮末為河西所逼退保南安其故地皆

入于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相連

宋元嘉八年

吐谷渾遣慕利延哥襲琕夏王赫連定以歸

夏王定畏魏之逼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慕瓚

遣孟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陵帥來其半濟

邀擊之執定以歸

魏以慕瓚為大將軍西秦王

慕瓚遣侍郎謝太亨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魏封之

壬申元嘉九年

吐谷渾慕瓚送赫連定于魏

慕瓚上表于魏求增爵賞魏主不許自是慕瓚貢使

稍簡

宋以慕瓚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

慕瓚獻捷于宋主封之且命悉歸南方將士先沒

于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丙子元嘉十三年

隴西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丁丑元嘉十四年

魏遣使拜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

王

戊寅元嘉十五年

宋以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

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己卯元嘉十六年

慕利延率眾西遁

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悞帥眾西遁逾沙漠魏主以

其兄慕瓚有功遣使撫諭之乃還故地

甲申元嘉二十一年

吐谷渾王慕利延殺其兄子綿代魏人襲之慕利延奔

白蘭

綿代謀降魏阿紫慕利延殺之綿代弟叱力延哥八

人奔魏以此力延為歸義王叱力延請師于魏以

討慕利延魏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軍至樂都從

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兄

子拾寅奔河西從弟伏念哥帥萬三千落降魏

乙酉元嘉二十二年

魏遣高涼王耶哥擊吐谷渾大破之慕利延西度流沙

入于蘭國據之

魏遣耶擊慕利延于白蘭遣秦州刺史封敕文等什

隴西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歸于杞罕什歸身城夜遁數文入杞罕使其民于上
 却高涼王即至寧頭城東北麓利延擁其部落西度
 流沙其子故囊逆戰即擊破之中山公杜豐率眾追
 之度三危縣在至雪山生擒故囊及什野皆送平
 城墓利延西入于閼殺其王極其城死者數萬人明
 年復還故土

十六國年表與圖考

古今州郡國藩不一不能融會今古則閱史亦茫無
 頭緒故方晉勅十九州表以今之地名附于秦太庶
 各圖紛身侵權或可悉其大概然考核尚未盡確所
 望後賢再為參訂

司州晉司隸校尉治河南今河南為司統
 河南郡後漢又分河南為陳留南頓
 洛陽治河南今河南
 金城在洛陽西北今河南
 新河陰縣今河南今河南
 陽城封今今河南
 成皋在河南今河南
 新陽在河南今河南
 新安在河南今河南
 東垣在河南今河南
 東平在河南今河南

梁陽郡今河南今河南
 京縣今河南今河南
 廣武今河南今河南
 石門今河南今河南
 弘農郡今河南今河南
 華陰今河南今河南
 上洛郡今河南今河南
 盧氏今河南今河南
 平陽郡今河南今河南
 襄陵今河南今河南
 猗氏今河南今河南
 皮氏今河南今河南
 河北今河南今河南
 乾壁今河南今河南
 蒲坂今河南今河南
 永安今河南今河南
 宜陽今河南今河南
 新鄭今河南今河南
 宛陵今河南今河南
 尉氏今河南今河南
 長葛今河南今河南

陽阿
屯留縣今潞
潞臺

高都今武鄉 晉書

西河今陽曲 晉書

離石今介休 晉書

樂平今平定 晉書

沁城今沁縣 晉書

雁門今代縣 晉書

繁峙今繁峙 晉書

新興今新興 晉書

五原今五原 晉書

趙國今趙縣 晉書

鉅鹿今鉅鹿 晉書

高邑今高邑 晉書

元氏今元氏 晉書

樂陵今樂陵 晉書

平原今平原 晉書

信都今信都 晉書

安平今安平 晉書

廣宗今廣宗 晉書

聊城今聊城 晉書

樂陵今樂陵 晉書

厭次今武強 晉書

勃海今南皮 晉書

饒安今饒安 晉書

平舒今平舒 晉書

高陽今高陽 晉書

博陵今博陵 晉書

清河今清河 晉書

中山今中山 晉書

蒲陰今蒲陰 晉書

常山今常山 晉書

無極今無極 晉書

井陘今井陘 晉書

范陽今范陽 晉書

涿郡今涿郡 晉書

容城今容城 晉書

安次今安次 晉書

安陵今安陵 晉書

建城今建城 晉書

高城今高城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潁陽今潁陽 晉書

北平郡今遼寧省北平縣

饒陽今遼寧省饒陽縣

徐無今遼寧省徐無縣

上谷今遼寧省上谷縣

涿鹿今遼寧省涿鹿縣

代郡今遼寧省代郡縣

雁門今遼寧省雁門縣

遼西今遼寧省遼西縣

肥如今遼寧省肥如縣

令居今遼寧省令居縣

陽樂今遼寧省陽樂縣

青州今遼寧省青州縣

齊國今遼寧省齊國縣

長山今遼寧省長山縣

禹城今遼寧省禹城縣

濟南今遼寧省濟南縣

歷城今遼寧省歷城縣

臺縣今遼寧省臺縣

樂安今遼寧省樂安縣

城陽今遼寧省城陽縣

平陽今遼寧省平陽縣

東萊今遼寧省東萊縣

濟陽今遼寧省濟陽縣

方輿今遼寧省方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祝阿今遼寧省祝阿縣

安豐寺春公並

[illegible][illegible]

武昌郡今湖廣
安城郡今湖廣
安福

荆州初治襄陽
江夏郡今武昌
江陵郡今江陵

安陸郡今安陸
雲夢今雲夢
沔陽今沔陽
新成今新成
新夏今新夏
夏口

南郡今南郡
臨江今臨江
支江今支江
臨沮今臨沮
汝陰今汝陰
銅陽今銅陽

華容今華容
襄陽郡今襄陽

穀城今穀城
山都今山都
郢城今郢城
偏縣今偏縣

南陽郡今南陽
新縣今新縣
舞陰今舞陰
湖陽今湖陽

冠軍今冠軍
蔡陽今蔡陽
雒縣今雒縣
舞陰今舞陰
湖陽今湖陽

順陽郡今順陽
丹水今丹水
武當今武當
鄭縣今鄭縣
筑陽今筑陽
南鄉今南鄉

義陽郡今義陽
平氏今平氏
隨縣今隨縣
新野今新野
穰縣今穰縣

義成郡今義成
安昌今安昌
平林今平林
陽平今陽平

新野郡今新野

魏興郡今魏興
安成今安成
西城今西城
安陽今安陽

建平郡今建平
信陵今信陵
興山今興山
利歸今利歸
沙梁今沙梁

宜都郡今宜都
南平郡今南平
樂鄉今樂鄉
屏陵今屏陵
公安今公安
江安今江安

武陵郡今武陵
上明今上明
枝江今枝江
松滋今松滋
遷陵今遷陵
南陽今南陽

天門郡今天門
臨澧今臨澧
長沙郡今長沙
巴陵今巴陵
下雋今下雋
醴陵今醴陵

衡陽郡今衡陽
零陵郡今零陵
永寧今永寧
觀南今觀南
始安今始安
恭陵今恭陵

梁州今梁州
管城今管城
樂鄉今樂鄉
沔陽今沔陽
石城今石城

竟陵郡今竟陵
鄧州今鄧州
宜都今宜都
安陸今安陸
沔陽今沔陽
石城今石城

梁州今梁州
管城今管城
樂鄉今樂鄉
沔陽今沔陽
石城今石城

梁州今梁州
管城今管城
樂鄉今樂鄉
沔陽今沔陽
石城今石城

梁州今梁州
管城今管城
樂鄉今樂鄉
沔陽今沔陽
石城今石城

漢中郡今屬西領

南鄭郡今屬漢中領

梓潼郡今屬四川領

白水郡今屬四川領

廣漢郡今屬四川領

五城郡今屬四川領

新都郡

綿竹郡今屬四川領

涪陵郡今屬四川領

遷陵

巴郡今屬四川領

疊江

巴西郡今屬四川領

宕渠郡今屬四川領

巴東郡今屬四川領

永安

益州治成都

蜀郡今屬四川領

成都郡今屬四川領

犍為郡今屬四川領

江陽郡今屬四川領

堂琅

南安今屬四川龍游今屬四川武陽今屬四川

晉源今屬四川縣今屬四川新州今屬四川陵今屬四川監利今屬四川

宣漢今屬四川漢昌今屬四川

漢壽今屬四川

汶山郡

青城郡今屬四川領

漢嘉郡今屬四川領

青衣

江陽郡今屬四川領

朱提郡今屬四川領

越嶲郡

堂登今屬四川領

牂牁郡今屬四川領

且蘭

建寧郡

味縣今屬四川領

興古郡今屬四川領

雲南郡

永昌郡今屬四川領

廣州治番禺

南海郡今屬廣東領

番禺

臨賀郡今屬廣東領

始安郡今屬廣東領

始興郡今屬廣東領

曲江郡今屬廣東領

蒼梧郡今梧州
 廣信郡今梧州
 鬱林郡今梧州
 布山今梧州
 桂陽郡今連山
 高涼郡今高州
 高要郡今高州
 寧浦郡今柳州
 交州今龍統
 合浦郡今廉州
 古爪
 交趾郡今龍
 龍編
 新昌郡
 武平郡
 九真郡
 九德郡
 日南郡
 象林
 盧容

十六國年表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孔尚質撰尚質字元長武陵人是編雖以年表
 爲名而實非司馬遷旁行斜上之體特以僞本崔
 鴻十六國春秋列傳改爲編年猶之排纂班書更
 爲荀紀然體例多不允協如每年但大書甲子而
 以晉宋年號與僭號分注則統緒全乖又首列所
 僭之廟號而書中仍復書名則綱目互異又魏氏
 已定位中原列於正史此乃分標代魏與仇池楊
 難敵吐谷渾一例轉附錄於十六國後尤爲未協
 惟末附輿圖考一卷古名今地排比頗明差爲易
 於尋覽云